新曲苑



任中敏 編著

許建中 陳文和 點校

⊙任中敏文集⊙

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



新曲苑

任中敏 編著　許建中 陳文和 點校

⊙任中敏文集⊙

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


ISBN 978-7-5506-204

9 787550 620414 >

定價：100.00圓（全二冊）

新曲苑

下

任中敏 編著
許建中
陳文和 點校

任中敏文集

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

鳳凰出版社

『十二五』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曲概

曲　　概

新曲苑第二十九種　清劉熙載融齋撰

曲與詞　曲之名古矣。近世所謂曲者，乃金、元之北曲，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。未有曲時，詞即是曲；既有曲時，曲可悟詞。苟曲理未明，詞亦恐難獨善矣。

詞曲互補不足　詞如詩，曲如賦。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。昔人謂"金、元所用之樂嘈雜，淒緊、緩急之間，詞不能按，乃更爲新聲"。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。

成套之本　南北成套之曲，遠本古樂府，近本詞之過變。遠如漢《焦仲卿妻詩》，叙述備首尾，情事言狀，無一不肖。梁《木蘭辭》亦然。近如詞之三叠、四叠，有《戚氏》、《鶯啼序》之類。曲之套數，殆即本此意法而廣之；所别者，不過次第其牌名，以爲記目耳。

分牌即樂之章解　樂曲一句爲一解，一章爲一解，並見《古今樂録》。王僧虔啓云："古曰章，今曰解。"余按：以後世之曲言之，小令及套數中牌名，無非"章"、"解"遺意。

本色當家處　洪容齋論唐詩戲語，引杜牧"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"，高駢"依稀似曲才堪聽，又被吹將别調中"，羅隱"自家飛絮猶無定，争解垂絲絆路人"。余謂：觀此則南北劇中之本色當家處，古人早透消息矣。

借俗寫雅　《魏書・胡叟傳》云："既善爲典雅之詞，又工爲鄙俗之句。"余變换其義以論曲，以爲其妙在借俗寫雅。面子疑於放倒，骨子彌復認真；雖半莊半諧，不皆典要，何必非莊子所謂"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"耶？

北快南諧　王元美云："詞不快北耳，而後有北曲；北曲不諧南耳，而後有南曲。"何元朗云："北字多而調促，促處見筋；南字少而調緩，緩處見眼。"二説其實一也。蓋促故快，緩故諧耳。

張喬小令　元張小山、喬夢符爲曲家翹楚，李中麓謂猶唐之李、杜。《太和正音譜》評小山詞，如“披太華之天風，招蓬萊之海月”。中麓作《夢符詞序》稱：“評其詞者，以爲若天吴跨神鼇，噀沫於大洋，波濤洶湧，有截斷衆流之勢。”案：小山極長於小令。夢符雖頗作雜劇、散套，亦以小令爲最長。兩家固同一騷雅，不落俳語，惟張尤翛然獨遠耳。

破有破空　曲以破有、破空爲至上之品。中麓謂小山詞“瘦至骨立，血肉銷化俱盡，乃鍊成萬轉金鐵軀”，破有也；又嘗謂其“句高而情更款”，破空也。

北曲造詣　北曲名家，不可勝舉。如白仁甫、貫酸齋、馬東籬、王和卿、關漢卿、張小山、喬夢符、鄭德輝、宫大用，其尤著也。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，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。觀彼所製，圓溜瀟灑，纏綿蘊藉，於此事固若有别材也。

清深豪曠婉麗　《太和正音譜》諸評，約之只清深、豪曠、婉麗三品。清深如吴仁卿之“山間明月”也，豪曠如貫酸齋之“天馬脱羈”也，婉麗如湯舜民之“錦屏春風”也。

北六宫十一調聲情　北曲六宫十一調，各具聲情，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。六宫曰：“仙吕清新綿邈，南吕感嘆傷悲，中吕高下閃賺，黄鐘富貴纏綿，正宫惆悵雄壯，道宫飄逸清幽。”十一調曰：“大石風流蘊藉，小石旖旎嫵媚，高平條暢滉漾，般涉拾掇坑塹，歇指急併虚歇，商角悲傷婉轉，雙調健捷激裊，商調悽愴怨慕，角調嗚咽悠揚，宫調典雅沈重，越調陶寫冷笑。”製曲者每用一宫一調，俱宜與其神理肳合。南曲之九宫十三調，可準是推矣。

借宫　曲有借宫，然但有例借，而無意借。既須考得某宫調中可借某牌名，更須考得部位宜置何處，乃得節律有常，而無破裂之病。

曲牌名體之同異　曲套中牌名，有名同而體異者，有體同而名異者。名同體異，以其宫異也；體同名異，亦以其宫異也。輕重雄婉之宜，當各由是宫體貼出之。

歌曲之神理　牌名亦各具神理。昔人論歌曲之善，謂“《玉芙蓉》、《玉交枝》、《玉山供》、《不是路》要馳騁，《鍼綫箱》、《黄鶯兒》、《江頭金桂》要規矩，《二郎神》、《集賢賓》、《月兒高》、《念奴嬌本序》、《刷子序》要

抑揚”。蓋若已兼爲製曲言矣。

依格　曲莫要於依格。同一宫調，而古來作者甚多。既選定一人之格，則牌名之先後，句之長短，韻之多寡、平仄，當盡用此人之格。未有可以張冠李戴，斷鶴續鳧者也。

最患失調　曲所以最患失調者，一字失調，則一句失調矣，一牌、一宫俱失調矣。乃知王伯良之《曲律》，李元玉之《北詞廣正譜》，原非好爲苛論。

聲記　姜白石製詞，自記拍於字旁。張玉田《詞源》詳十二律諸記，足爲注脚，蓋即應律之工尺也。《遼史·樂志》云：“大樂，其聲凡十：五、凡、工、尺、上、一、四、六、勾、合。”樂家既視《遼志》爲故常，當不疑姜記爲奇秘矣。

辨上去　曲辨平仄，兼辨仄之上、去。蓋曲家以去爲送音，以上爲頓音，送高而頓低也。辨上、去，尤以煞尾句爲重；煞尾句，尤以末一字爲重。

結聲　玉田《詞源》最重結聲，蓋十二宫所住之字不同者，必不容相犯也。此雖以六、凡、工、尺、上、一、四、勾、合、五言之，而平、上、去可推矣。

楔子引子　北曲楔子，先於隻曲；南曲引子，先於正曲。語意既忌占實，又忌落空；既怕罣漏，又怕夾雜：此爲大要。

篇法始中終　曲，一宫之内，無論牌名幾何，其篇法不出始、中、終三停。始要含蓄有度，中要縱横盡變，終要優游不竭。

章法纍如貫珠　“纍纍乎端如貫珠”，歌法以之，蓋取分明而聯絡也。曲之章法，所尚亦不外此。

曲句奇偶　曲句有當奇，有當偶。當奇而偶，當偶而奇，皆由昧於句讀、韻脚及襯字，以致誤耳。

襯字　曲於句中多用襯字，固嫌喧客奪主；然亦有自昔相傳用襯字處，不用則反不靈活者。

代字訣　曲止小令、雜劇、套數三種。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，雜劇全是代字訣。不代者品欲高，代者才欲富。此亦如“詩言志”、“賦體物”之别也。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，以雜劇可借白爲聯絡耳。

重小令　曲家高手，往往尤重小令。蓋小令一闋中，要具事之首尾，又要言外有餘味，所以爲難。不似套數，可以任我鋪排也。

務頭　辨小令之當行與否，尤在辨其務頭。蓋腔之高低，節之遲速，此爲關鎖。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，必作家也。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，只管平塌填去，關鎖之地既差，全闋爲之減色矣。

六部收聲　曲以六部收聲：東、冬、江、陽、庚、青、蒸七韻穿鼻收，支、微、齊、佳、灰五韻展輔收，魚、虞、蕭、肴、豪、尤六韻斂唇收，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六韻舐齶收，歌、麻二韻直喉收，侵、覃、鹽、咸四韻閉口收。六部既明，又須審其高下疾徐，歡愉悲戚。某韻畢竟是何神理，庶度曲時情韻不相乖謬。

入聲　詩韻有入聲者，東、冬、江、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、陽、庚、青、蒸、侵、覃、鹽、咸是也。北曲韻俱無入聲。詩韻無入聲者，支、微、魚、虞、齊、佳、灰、蕭、肴、豪、歌、麻、尤是也。北曲韻即以東、冬至鹽、咸各韻入聲，配隸支、微等韻之平、上、去三聲。如屋本東之入聲，沃本冬之入聲，曲俱隸魚、模上聲。以及覺本江入，曲隸蕭豪上；質，真入，曲齊微上；物，文入，曲魚模去；月，元入，曲車遮去；曷，寒入，曲歌戈平；黠，删入，曲家麻平；屑，先入，曲車遮上；藥，陽入，曲蕭豪去；陌，庚入，曲皆來去；錫，青入，職，蒸入；緝，侵入，曲俱齊微上；合，覃入，曲歌戈平；葉，鹽入，曲車遮去；洽，咸入，曲家麻平。是其概已。

平仄互叶　平仄互叶，詞先於曲。如《西江月》、《醜奴兒慢》、《少年心》、《换巢鸞鳳》、《戚氏》是也。又《鼓笛令》、《撥棹子》、《蝶戀花》、《漁家傲》、《惜奴嬌》、《大聖樂》亦俱有互叶之一體。然詞止以上、去叶平，非若北曲以入與三聲互叶也。

用入作平　入聲配隸三聲，《中原音韻》自一東鐘至十九廉纖，皆是也。然曲中用入作平之字，可有而不可多，多則習氣太重，且難高唱矣。

入之清濁與三聲　昔人言正清、次清之入聲，北音俱作上聲；次濁作去，正濁作平，此特舉其大略而已。檢《中原》韻部，入作上者，雖皆清聲，要其清聲之作去者，不下十之三四，作平者亦十之二三，焉得不别而識之？

南北用韻　北曲用《中原音韻》，南曲用《洪武正韻》，明人有其説

矣。然南曲祇可從《正韻》分平、上、去之部，不可用其入聲爲韻脚。案《正韻》二十二韻，入聲凡十。自東之入屋，以至鹽之入葉，其入聲徑讀入聲，三聲皆不能與之相叶；即句中各字，於《中原》之入作平者，并以勿用爲妥。蓋南曲本脱胎於北，亦須無使北人棘口也。

陰陽 曲家之所謂陰聲，即等韻家之所謂清聲；曲家之所謂陽聲，即等韻家之所謂濁聲。自《切韻指掌》、《切韻指南》、《四聲等子》於三十六字母，已標清濁。明陳藎謨獻可之《轉音經緯》，尤明白易曉，是以沈君徵《度曲須知》列入之。《轉音經緯》見、端、知、幫、非、精、影、照、八母爲純清，溪、透、徹、滂、敷、曉、清、心、穿、審十母次清，群、定、澄、竝、奉、匣、從、邪、床、禪十母純濁，疑、泥、孃、明、微、喻、來、日八母次濁，總無所謂半清、半濁、不清、不濁者，故可尚也。曲韻自《中原音韻》始分陰陽平，明范善溱《中州全韻》始分陰陽去，後人又分陰陽上，且於入聲之作平、上、去者，均以陰陽分之，其實陰陽之説未興，清濁之名早立矣。

收音出音　圓音尖音 曲辨聲、音，音之難知，過於聲。聲不過如平仄、頓送、陰陽而已，音則有出字[①]、收音、圓音、尖音之别；其理頗微，未易悉言。姑舉其概曰：蕭出西，江出幾，尤出移，魚收於，模收嗚，齊收噫，麻收哀巴切之音，圓如其、孝，尖如齊、孝。

合聲與切字 《度曲須知》謂：字之頭、腹、尾音，與切字之理相通，“切法即唱法”。余以爲唱法所用，乃係合聲。合聲者，切法之尤精者也。切字上一字爲母，辨聲之清濁，不論口法開合，合聲則兼辨開合矣。切字下一字爲韻，辨口法開合，不論聲之清濁，合聲則兼辨清濁矣。且合聲法，收聲不出影、喻二母，如哀、噫、嗚、於皆是。

通音 事莫貴於真知。周挺齊不階古昔，撰《中原音韻》，永爲曲韻之祖；明嘉、隆間，江西魏良輔創“水磨調”，始行於婁東，後遂號爲崑腔：真知故也。余謂曲可不度，而聲音之道，不可不知。鄭漁仲《七音略序》云：“釋氏以參禪爲大悟，以通音爲小悟。”夫“小悟”亦豈易言哉？

雲起雪飛 張平子始言[②]度曲，《西京賦》所謂“度曲未終，雲起雪

---

① 今校：字，原作“音”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言，原作“解”，同上改。

飛”是也。製曲者體此二語，則於曲中揚抑之道，思過半矣。

北絃南板　王元美評曲，謂“北筋在絃，南力在板”。可知元美時絃索之律，猶有存者，後此則知有板而已。然板存即是絃存，沈君徵論板之正贈，通於彈拍，近之。

正聲感人　《樂記》言“聲歌各有宜”，歸於“直己而陳德”。可知歌無今古，皆取以正聲感人。故曲之無益風化，無關勸戒者，君子不爲也。

曲之名義　《堯典》末鄭注云：“歌所以長言詩之意，聲之曲折。”又“長言而爲之聲，中律乃爲和。”《周禮·樂師》鄭注云：“所爲合聲，亦等其曲折，使應節奏。”余謂曲之名義，大抵即曲折之意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《河南周歌聲曲折》七篇，《周謡歌詩曲折》七十五篇。”殆此類耶？

詞曲合一　詞曲本不相離，惟詞以文言，曲以聲言耳。詞、辭通。《左傳》“襄二十九年”。杜注云：“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。”《正義》云：“其所作文辭，皆準其樂音，令宫商相和，使成歌曲。”是辭屬文，曲屬聲，明甚。古樂府有曰辭者，有曰曲者，其實辭即曲之辭，曲即辭之曲也。襄二十九年《正義》又云：“聲隨辭變，曲盡更歌。”此可爲詞、曲合一之證。

《中州切音譜》贅論

《中州切音譜》贅論

新曲苑第三十種　清吴縣劉禧延撰

中州切音譜　切音之學，讀書者每每不知。或淺視而譏株守，或畏難而嘆望洋。以至習見之字，啓口多譌。其粗涉訓詁，侈談古音者，甚或以爲瑣屑。而微茫之辨，終屬渾淪。審音識字，度曲家無足比數矣；而猶知掇拾其緒餘，未始非迷津一筏也。庚子辛丑歲，知交中有講求音律，因以中州韻相質者，往復辨析，於出音、收音之法，不厭其詳。論列既多，略具原委，乃裒次爲是編，名曰《中州切音譜》。

注明疑母本音　等韻字母本三十六，然方音互有異同。中州音呼疑母多作喻母，吴音則疑、喻顯分兩呼。呼疑如喻，如喁作容，昂作杭清音，宜作移，危作爲，魚作余，吴作湖清音，獃作孩清音，銀作寅，顒作云，犴作寒清音，頑作還清音，顔作閑清音，刓作丸，言作焉，元作袁，敖作豪清音，堯作遥，鵝作河清音，牙作霞清音，迎作盈，藕作后清音，牛作尤，吟作淫，巖作咸清音，嚴作炎之類。一本齶音，一本喉音，中州音通而爲一，然吴音亦間有沿之者。唇音之奉微，喉音之匣喻。吴音清濁不分，中州音則截然各異。且北人呼微母混作喻母，吴人土音又歸明母，微明類隔，猶不甚遠。至呼日母竟作疑母，此類豈得以本音繩之？呼微如喻，如忘作王，微作爲，無作胡清音。文作渾清音，萬作患清音，物作活清音，襪作滑清音之類。呼微如明，如忘作茫，微作迷，無作模，文作門，萬作慢，物作末，襪作陌滑切之類。呼日如疑，如絨作疑容切，讓作仰去聲，兒作倪，人作銀，饒作疑摇切，任作吟，染作儼，日作逆，入作岌，肉作玉，篛作虐，熱作業之類。是編先從中州音作切，疑母字本音注明於下。吴下土音，日母實作泥母呼，但呼泥母齊齒字一如疑母，故日母之作泥母，與疑母一無分别耳。按：韻書日母字，多有轉音入泥母者。穠音茸，而轉音濃，瓤音穰，而轉音孃，耏音而，而轉音耐，挼音蕤，而轉音鐃禾切，䰭音儒，而轉音奴侯切，愞音輭，而轉音煖去聲，又挼去聲，橈音饒，

而轉音鬧，内音蹂，而轉音狃，栟音髯，而轉音南，屻音肉，而轉音狃，衵音日，而轉音昵，苶音熱，而轉音爲涅，爲籥。又爾轉音别作你，乳轉音别作嬭。廿音入，而俗轉音讀作念。其他以文字偏旁而轉音如此者，尤不可枚舉。然則如吴音之讀日母作泥母，在昔已然矣。

北四聲與全聲之非 北人呼平聲有陰陽，而上、去無陰陽。入聲分隸三聲，陰入聲隸上聲，陽入全濁者隸平。叶如陰平，次濁者隸去；叶如陰去，是不復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，别爲陰平、陽平、上、去四聲。以至馬氏《等韻》，删併字母，凡全濁音一概省去。併群於溪，併定於透，併並於滂，併奉於敷，併從邪於清心，併床禪於穿審，併匣於曉，其併喻於影，則次濁音也。平、上、去、入之外，别目陽平聲曰全聲。意欲簡盡，實則狃於土音，不可爲訓。李氏《音鑑》亦沿其謬，不復知上、去、入有陰陽。以之讀一方之音則可，以之讀天下之音則隔窒難通矣。

影喻乃元音 字母中惟影、喻二母字至純且清，乃字之元音，轉喉間即有此音。如小兒初生，其啼聲開口則爲阿，阿呼如吴下土音捱字，今北人有此音。合口則爲哇，合口俗稱满口。及學語則啞啞作聲，皆此母也。蓋音之初起，虚則爲影、喻二母音，影細而喻稍洪。由虚而實爲見母、端母音，稍縱爲曉、匣溪、群、透、定諸母音。漸而推之，則音寖廣矣。人聲始發於喉，由喉而舌，而齶，而齒，至達於唇，則其聲盡矣，而餘聲還入喉中。總之，凡字之餘音，終歸影、喻。故歌者摇曳其聲而使之長，亦惟此音而已。此類書及《古韻發明》等書，皆以此爲先聲也。

中州音與吴音四聲陰陽不同 北音與吴音輕重不同。北音呼陰平，如吴音陰上聲，陽平如吴音陰平聲。上聲陰陽無别，概如吴音陰去聲。去聲亦陰陽無别，概如吴音陽去聲，入音則陰陽概叶三聲之陰聲。今即唱北曲者，亦不從此，蓋已别爲崑腔之北音，而非真北音，前明江右魏良輔，於南曲改舊唱法，别爲水磨調。以良輔時方寓崑，故謂之崑腔。後并北曲亦流入崑腔，而舊時唱法，俱不復存矣。則統曰中州音而已。即就中州音論，呼陰平、陰去，與吴音無分高下，吴音陽平則如中州音陽去，蓋中州音陽去，獨呼一字，猶與吴音近，連上字呼，亦猶獨呼之音；連下字並呼，則近吴音陽平。若中州音陽平與吴音相混，則非平聲而竟去聲矣。至呼中州音上聲，易混陰平。此聲宜向上挑起，稍一轉折，便似

去聲。故欲呼正者，反似近乎陰平。若全濁音，《中原音韻》已移入去聲，亦勢之不得不然。雖南曲唱去聲多高腔，唱上聲多低腔，固顯有徑庭，實則上聲極難穩順，特習焉不察耳。四聲唱法，吴江徐靈胎《樂府傳聲》論之最詳。

上去悉分陰陽　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，上、去聲不分配陰陽。蓋其時演唱院本，上、去聲陰陽本無辨别。推而論之，知初行南曲，并入聲之本音，猶然未分界限也。即以方音論，不但北人如此，近而金陵、京口等處，呼上、去聲已陰陽無别，入聲亦然。後人輯韻，更分清陰陽，毫不相混，一如平聲之例，今皆從之。若復用周德清舊音，轉必駭聽矣。去、入聲陰陽，呼之俱易分明，獨上聲陰陽最難顯分界限，即了然於心，亦未必了然於口。其陽聲清者，指次濁言。呼之似近陰聲濁音。指全濁言。又似近乎陽去，故《中原音韻》與全濁音多歸入去聲，《中州全韻》仍之。去聲則有區别，上聲亦未即劃然分出也。近虞山周少霞始分定陰陽，而字音仍多蒙混。是編庶免此失矣。

上聲確有陰陽　國初錢唐毛稚黄謂曲韻平、去、入俱有陰陽，而上聲無陰陽，必謂上聲有陰陽，支離矯强，必爲韻禍。夫名物象數，奇必有耦。音以類從，平、去、入俱有陰陽，何獨上聲無陰陽？若止純清、次清，無次濁、全濁，純清次清陰也，次濁全濁陽也。則音缺而不全。上聲一類僅得爲音之餘閏，不足以配平、去、入而爲四矣。因上聲仍沿俗讀，混而莫辨，遂率臆輕爲此説。此真支離矯强爲韻禍之甚者也。

切音法　切音者上字用雙聲，下字用叠韻。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字母，而四呼不分；用叠韻止取本韻字，而不拘清濁輕重。國初吴江潘次耕作《類音》，即用同呼字作切。開口字用開口音，齊齒字用齊齒音，合口撮口字用合口撮口音。其《二十四類圖譜》專用影母字，分四等呼法，蓋此音至輕至清，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音。華嚴演唱一音叠十三字，皆此音也。言等韵者，先止有開口、合口之名，而開、合各分二等，後更於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，於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。此法最爲徑捷，但其切音好用僻字，檢閲爲難。近太倉沈苑賓《韻學驪珠》以《中州全韻》爲底本，參以《中原音韻》、《洪武正韻》，其切音又加明顯。總之，上音用同呼字，下音用本韻影、喻二母字，相摩而合成一音，呼之者固讀二字之

音，聽之者止覺爲一字之音。譬如畫家和色，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，藤黄入花青則成緑色；未入之先，紅、黄與青，各爲一色，及兩色相攙，則但成一色，不復辨其爲本兩色矣。是編切音，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，其有未純者略加更定。人第即所切呼之，當無不迎刃而解也。

仍從十九韻部　《中原音韻》原十九部，後人於齊微、魚模中分出兩部，以微與灰、魚與模顯分兩音也。然就北音論之，飛讀弗威切，肥讀佛韋切，皮讀如裴，唇音。微讀如爲，唇音混入喉音。魚模則書讀叔烏切，朱讀竹烏切，樗讀觸烏切，除讀逐乎切，齒音。此類不可枚舉。北音本如是，故不必分也。各析爲二，固合於南音，而北音之真失矣。是編不更立部目，以存舊本之真；分配微與灰、魚與模，界限仍自明劃，其法庶爲兩盡云。

南曲不得從詞韻　前人製曲，用韻錯雜者不必論。其或南曲用韻從寬，支思、齊微同用，似從詞韻之例。其意蓋謂《中原音韻》專爲北曲而設，南曲用之，近乎拘隘。然今南曲所讀之音，其部分與《中原音韻》無甚判别。獨用韻合併，其音終涉兩歧。於《中原音韻》合者分之，齊微、魚模。分之固從嚴密矣，或又於舊所分者改而合之，豈非彼此乖違乎？金章宗時董解元《西厢》，别係彈唱院本，元人雜劇亦仍院本之名，而非其舊。其用韻之寬，猶是詞例。至元人變爲雜劇，而部分始嚴。作北曲者更不得以董《西厢》藉口也。

韻目仍舊　《中原音韻》部目，一東鐘，十九廉纖，各以二字標出。如江陽、皆來、真文、蕭豪、家麻、侵尋、監咸，俱上字從陰，下字從陽。他部或統用陰聲，東鐘、支思、先天、歌戈、車遮、庚青。或概從陽聲，齊微、魚模、尤侯[①]。或陰陽倒置，寒山、桓歡、廉纖。後人訾其不一律。不知德清分部，其標目從舊韻出者居多。東、江陽、支、齊微、魚、真文、寒先、蕭豪、歌麻、庚青、尤、侵、咸，明見通行韻書，固不必論，即如鐘、模皆桓，《禮部韵略》避欽宗諱，改桓爲歡。山、戈、侯。《廣韻》中本有此目，非盡自立也。且詞家有《緑裴軒詞韻》此書部分實曲韵也。亦分十九部，如東紅、邦陽，其目大同小異，不分配陰陽，未爲不善。即分配陰陽，亦不

---

①　今校：侯，原作“候”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得爲盡善。此雖無與韻書之得失，而終不可不知其所自來。是編部目，一仍周本，亦所以還舊觀也。

東鍾江陽乃次鼻音　東鍾　此韻及江陽係次鼻音，庚青則正鼻音。字音半入鼻中爲次鼻音，字音全入鼻中爲正鼻音。前明沈君徵《收音訣》云："曲度庚青，急轉鼻音，江陽、東鍾，緩入鼻中。"明乎收音有緩急，鼻音正次之分了然矣。

東冬不應分　沈苑賓止見東冬、魚虞今韻各分二部，遂臆定東冬等爲二音。殊不知《廣韻》支脂之佳皆、刪山、先仙、蕭宵庚耕、清青、覃談、咸銜亦俱分部。在當時諸音本有軒輊，而今已統同。《類音》列東冬，一合口，一開口，此本非中州音。無論《中原音韻》，即《正韻》及《韻學集成》，東冬音亦併爲一，且他韻既從中州音，獨此分析，亦殊非例。苑賓論今韻部分，輒云未詳其義，是其於聲韻之流變，本未之究也。

江陽不當因所呼不同而更析　江陽　前明王伯良《曲律論韻》一則，謂"江陽與邦王"，"真親與文門"，"呼之殊自逕庭，所宜更析"，此論甚謬。"江陽與邦王"、"真親與文門"，不過齊齒、開口之分，王合口呼。而音則無別。夫音本一類，因所呼之不同，以致歧出。文門舊亦合口呼，今多作開口呼，故此亦仍俗言之。如齊微、魚模者固當更析，寒山與桓歡，家麻與車遮，亦猶是耳。必舉江陽、真文亦分爲二，若皆來之該孩則開口，皆諧則齊齒，寒山之干寒則開口，閑間則齊齒，蕭豪之高豪則開口，交肴則齊齒。交肴舊音本開口呼。庚青之亨恒則開口，興行則齊齒，監咸之甘含則開口，監咸則齊齒，呼之亦微有異，亦將在所更析乎？傎甚矣！

江陽東鍾之土音　弋陽土音於寒山、桓歡、先天韻中字，或混入此韻，如關、官作光，丹、端作當，班、般作幫，蠻、瞞作茫，蘭、鸞作郎，山作傷，音似桑，安作咉，難作囊，完作王，年作匿杭切之類。明人傳奇中盛行，如《鳴鳳記》用韻亦且混此土音，而并雜入他韻。吾吴土音，呼此韻正齒音或作齒頭音。章混臧，閶混倉，傷混桑，嘗作俗杭切。他韵如此類者至多。或問：子於土音各韻既歷言之，如東鍾韻亦有土音之異乎？余曰："徽人讀東鍾韻字公如昆，俗多誤讀昆如坤。風如分，翁如温，逢如墳，紅如渾，東如登，同如騰，隆如棱，多近真文、庚青韻。"凡諸韻中兼

論土音，亦偶即所知證之，其實未能概及也。

支思通屬齒音　支思　此韻通屬齒音。吴下正齒音多作齒頭音，照、穿等母正齒音，精、清等母齒頭音。巵如資，差如雌，師如司，匙如詞。他韵齒音字亦多類 此。度曲家於此類名曰穿牙，以爲識别。使其不混土音，是但以此爲齒音。之、詩、資、雌、思、時、慈、詞、兒之爲齒音，兒屬日母半齒音，今人多讀近舌音，吴下土音又讀如倪。猶多疑似也。嘉、湖一帶，齒頭音大半作正齒音，呼之一似齶音、喉音。如齏似基，妻似欺，齊似期，西似希，煎似堅，千似牽，前似乾，鮮似軒，涎似賢，涎今混作殘音，此據正音言。精似經，清似輕，晴似擎，星似興，錫似行之類。本皆等韻齊齒呼，此韻衹等韻開口呼，故較然不混。

齊微須噫字收音　齊微　韻中歸、魁、堆、推、杯、坏、觜、催、雖、錐、吹、水、威、灰、葵、頽、餒、裴、梅、摧、隨、垂、誰、韋、回、雷、蕤等字，後人析爲歸回韻，俱須噫字收音，皆來亦然。今人於此韻，尚或知收噫字，皆來之混入此韻者無論矣。即或出音呼正，而收音尠知亦用噫字，此只呼得半字，未曾呼得全音也。

入讀平上去法　入聲讀平、上、去，止須先呼入聲本字，收音即用所叶音。即如此韻叶平用移，叶上用倚，叶去用異，一呼即得，此爲至便至捷之法。蓋入聲曳長呼之，本有此音，固天籟之自然也。他韻俱可類推，間或所叶不肖本音，則在四呼之别，熟辨字母，自能解悟。其、特、匐、孛、賊、核、或、國、克、得、忒、筆、北、則、黑、墨、勒等字，用韋叶、平。委叶、上。胃叶、去。作開口呼。略如孩、欸、亥，呼法，而轉收本韻，孩、亥用吴音，作次濁音。仍與孩、欸、亥有别，乃不入皆來。

吴音於齒音齶音合口開口撮口互歧　韻中齒音合口字，吴音作開口呼。入支思，錐作支，吹作差，從正齒音。荽作詩，椎作直時切。臨文則讀作哉、猜、腮才，皆來中齋、釵、篩、柴亦然。其齶音喉音合口字，又作撮口呼，入居魚，歸作居，虧作區，馗作渠，餧作飫，諱作酗，圍作於，其歧互乃如此。

魚模撮口　魚模　韻中撮口字後人析爲居魚韻，其屬齒音者吴人俱讀如支思、齊微韻。諸作支，樗作差，從正齒音。書作詩，苴作躋，蛆作凄，胥作西；除作直時切，殊作時，徐作夕移切，聚作集異切，如作日時

切，沽模韵中梳蔬字，吴語讀如司，居魚韵鬚字又讀如蘇。至吴興語全無撮口字，讀居如基，祛如欺，渠如其，於如伊，餘如移，概作齊齒呼。又閭作黎。此半舌音。前人詞曲亦有沿土音而誤入支思、齊微者，知作撮口呼，自無此失。近周少霞竟分此韻及齊微韻中字，别立知如一韻，豈非妄作乎？

魚模合口　韻中合口字，即今所謂沽模韻也。前人呼此韻者字俱飽滿。孤本骨烏切，枯本窟烏切，烏本斡孤切，呼本忽烏切，他字無不類此。即入聲之谷本骨屋切，酷本窟屋切。今人皆不盡然，似乎開口呼矣。若將此韻呼正，他韻合口字，如東鍾韵公、空翁、烘、紅之類。亦無不得其的音也。

皆來歸回之辨　皆來　此韻每有混入歸回韻者，如乖作歸，歪作威，衰作色威切，台作頹，懷作回之類，此不知分别韻脚之病也。若落腮呼之，自然確肖本音。或乃以二韻難辨爲苦，余以爲正易分别。韻中字吴語多有顯異歸回者，乖讀如中州音孤，歪讀如中州音哇，懷讀如中州音華，排讀如中州音爬，埋讀如中州音麻，此類顯然可辨。但以吴語記别，即可啓口得其真音，又何有二韻相混哉？

真文抵齶　真文　此韻及寒山、桓歡、先天俱抵齶音。抵齶者，以舌尖抵上齶作收音也。今人止知出音之法，而收音一法略不經心，但有上半音，而下半音缺如，以致庚青之鼻音，侵尋之閉口，略與此韻無别，使聞者茫不知爲何一韻；即有知爲當抵齶者，及問其如何抵齶，仍然鶻突，則知猶不知而已。沈君徵《度曲須知》詳論抵齶、鼻音、閉口之法，剖析毫芒，可謂度盡金鍼，審音者所當切究也。寒山不可混監咸，先天不可混廉纖，俱須將韵中字認明，但觀其字之體例，以類相從，自有分别。

真文之齶音喉音字四呼皆全　韻中齶音、喉音字如根、斤、昆、鈞、恩、因、温、氳等類，四呼皆全。齒音如臻、津、遵、竣，臻本正齒音，非一例。欲知開、齊、合、撮之分，於此韻辨之，則尤易入也。

寒山齊齒須如開口呼　寒山　韻中齊齒音，須如開口呼乃的。今人於干、刊、安、鼾、寒等字，皆知開口出音，間、慳、黫、顔、閑，知從齊齒，而仍與先天之堅、牽、烟、言、賢無别。今婁東土語，呼干作革烟切，鼾作赫烟切，寒作劾焉切；其關、單、灘、班、攀、番、岸、壇、難、辦、煩、蠻、蘭等

字，亦概近先天韻，呼桓歡韵亦然。此收韻不清之故，仍以吴人土音論之。呼間如中州音干，慳如中州音刊，黫如中州音安，閑如中州音寒，顔作額韓切，齾音韓如中州音讀。土音亦不混先天也。此等字但以吴語記認，即知其非先天韻中字，而無不讀正矣。

桓歡皆合口呼 桓歡 此韻本皆合口呼，即如端都剜切，湍吐剜切，般逋剜切，潘鋪剜切，鑽租剜切，鋑粗剜切，酸蘇剜切，團徒丸切，盤蒲丸切，瞞謨丸切，攢徂丸切，鸞盧丸切。今言中州音者，但於官、寬、剜、歡、丸、桓等字作合口音。其端、湍、般、潘、鑽、鋑、酸、團、盤、瞞、攢、鸞，以得、忒、百、拍、則、測、塞、特、白、墨、賊、勒作出音，歸韻借剜丸作開口讀，如吴音之呼安寒。蓋取其音較輕揚也。或有誤讀搬如班，潘如攀，瞞如蠻，盤如辦平聲者，又混入寒山矣。今北人音，或讀官如關，寬作闊彎切，剜如彎，歡作忽彎切，丸如頑。

先天必用烟字歸韻 先天 韻中撮口字，如涓、棬、專、川、鐫、痊、宣、鴛、喧之類，今人竟作桓歡音，如此前人何獨又歸入先天耶？但謂此等字桓歡所無，而不知必用烟字歸韻，始爲先天之本音。涓竟作居烟切，棬區烟切，專朱烟切，川樗烟切，鐫苴烟切，痊蛆烟切，宣須烟切，鴛於烟切，喧虚烟切，權渠焉切，全聚焉切，旋徐焉切，傳除焉切，緣於焉切，懸穴焉切，攣閭焉切，輭如焉切，其音更的。若依舊切，即將下一字呼正，如上法鴛作於烟，緣作於焉，則他字無不得其的音。王伯良妄謂韻中撮口字不類先天，欲移併入桓歡，亦坐不察耳！

俗讀旃、梴、廛、羶、禪、然等字，亦與桓歡韻混。若從此讀，亦將如王伯良所云，移併桓歡乎？知切音下字概用烟焉，自歸一律。

蕭豪嗚字收音 蕭豪 此韻及尤侯韻，俱須嗚字收音，如呼蕭作西幺嗚，西則字頭，幺則字腹，嗚則字尾；猶之皆來收噫字音，呼皆作基挨噫，基則字頭，挨則字腹，噫則字尾，字音如此方圓足。蓋一字之音析之則有三字，今人止知有兩字之音，而尠知有三字之音，收音之不講久矣。

齊齒開口自有部次 《廣韻》蕭宵齊齒音，豪開口音，以肴之齊齒兼開口音介其間。部次分列，自有條理，可參究也。中州音讀嘲近朝，鈔近超，巢近潮，梢近燒，而作開口音。至吴語呼交如高，敲如尻，坳如鏖，哮如蒿，亦肴韻中之齊齒作開口音者。

歌戈與沽模出音不同　歌戈　此韻與沽模收音相似，而出音則不同。今人呼此韻，竟有與沽模混者，實則沽模先未呼正合口；而讀歌戈字亦隨口滑過，安能將兩韻分清乎？不肯講究收音，已屬通病，出音間微茫之辨，尤無解悟者。人能於出音、收音二者會而通之，斷未有呼字不的者矣。

歌戈自有開合　前人論此韻爲開口沽模，最爲破的，知此自無混呼之弊。然所謂開口，以別沽模而言之，須知此韻仍有開、合之分。開口字出音與蕭豪近，合口字出音與家麻近。列此二者之間，洵天籟之自然，本有次第，未嘗紊亂。今更立一至顯至易之法，讀歌作高阿切，珂尻阿切，多刀阿切，拖叨阿切，波包阿切，坡抛阿切，左早婀切，搓操阿切，娑騷阿切，阿鏖窩切，呵蒿阿切，駝陶何切，那鐃何切，婆袍何切，摩毛何切，波、坡、婆、摩，本合口字，此作開口，亦仍俗也。䰂曹何切，俄敖何切，何豪俄切，羅牢何切，戈瓜窩切，科誇窩切，窩蛙阿切，火花婐切，和華何切，如此不特開口者不與沽模混，合口者亦不與沽模混矣。人或又因此論，以爲蕭豪收音用嗚，此所論開口呼法，又似呼蕭豪，非呼歌戈，此無論嗚音與阿音不同，今北人呼此韵，或近尤侯，或近吴音呼家麻之半。虞山土音，則亦多近尤侯。即收音與本音，大有輕重。本音則必重呼，使字之本身飽滿，蕭豪收嗚，但於字尾作餘音而已，豈得謂似蕭豪而非歌戈哉？

家麻古音所無　家麻　古無家麻及車遮音，其字但如今魚模及歌戈音讀。家瓜讀如孤，誇如刳，牙如吾，拏如奴，或作女平聲。巴如逋，葩如鋪，杷如蒲，蟆如謨，渣如租，茶如荼，類隔音，荼俗檫字，古但作荼。諸所論列，類兼俗書，衹辨音讀，不及字畫。鴉窊如烏，鵶古但作烏。花如吁，花古但作雩。《説文》：草木華也。孫愐音况于切。《玉篇》：火于、芳于二切，《廣韵》况于切。今方音或有讀花作忽窩切，讀化如貨者，與歌戈叶，正近古音。前人皆讀花如敷，則止從芳于切，此猶讀車尺遮切如居，均非聲轉。華如胡，據此則歌戈中字從華聲者，古音并當讀如胡聲。媧如過，他如拖，他、拖二字，今又作陰平聲。他、那、打、話等類，讀入家麻者，《廣韵》諸書亦無此音，宋詞始偶一見之。麻如摩，奓如多，類隔音。差如磋，查如䰂，沙如莎，遐如何，遮如諸，罝如苴，且如取，邪

如徐；其音耶者如余，野如與，社如署，六經諸子及漢魏以來文辭皆如此。自代北入據中原，方語寖多更變，兼以天竺梵書，廣經繙譯，增益今音。後來諸俚俗字，惟此韵爲多，如咱、嗏、吵、嘛、㹰[①]等類，疊見宋、金、元詞曲中，并不在魏太武新增千餘字之數。自後，編韻者别立此部，展轉迄今。《中原音韻》又分出其半，并析歌戈中數字，别爲車遮韻，歌戈中字，如肥[②]、鞾、髝、迦、佉伽、茄、瘸、臇之類。音讀固顯分畛域，而舊音厓略，渺不復存矣。

藥部字有叶家麻者　入聲藥部字，舊有借叶此韻者，如渥叶啞，剝叶把，覺叶假，學叶遐，卻叶跒，俱見《董西厢》。又歌戈中呵作哈平聲，麼作麻，車遮中奢作沙。其他參錯者不一，皆雜當時方音，不必從也。

車遮不當與家麻混　車遮　吴語呼此韻字，與家麻無别。車如差，正齒音作齒頭音。遮如渣，賒如沙，蛇作沙陽聲，鞾作血窪切，姐作即啞切，且作七啞切，爹作的鴉切，斜作夕牙切，啞鴉牙從中州音。爺如中州音牙，扯如中州音差上聲，瘸如中州音礅[③]華切。此切中州音有聲無字。彈唱家或因二韻通用，竟讀此韻作家麻，以爲通融借叶。雜吴語於中原雅音，不又儒衣僧帽道人鞵乎？

庚青透鼻音　庚青　呼此韻字，須於字音乍吐時，即將本音透入鼻中，方與真文、侵尋毫不相混。亦有讀庚、阬、罌、莖等字作開口音，以革、客、厄、核出切者。見類書。在南曲猶可，北曲則必不可從。若北人讀崩、烹、朋、盲、傾、横入東鍾韻，吴語則多有如江陽韻者。呼庚如中州音岡，阬如中州音康，繃如中州音幫，砰如中州音滂，棚如中州音旁，盲如中州音茫，争如中州音臧，撐如中州音倉，橙如中州音藏，生如中州音桑，櫻如中州音映，亨如中州音炕，行如中州音杭，打如中州音黨，打本此韻字，音項，今京口猶兼存此音，而作去聲讀。吴語又讀家麻中那字如中州音曩。冷如中州音朗，讀正陽上聲與去聲近，前注中曩字亦然。硬作兀杏切。兀讀正齶音，杏從土音讀。其讀合口、撮口字作東鍾韻，

---

① 今校：㹰，原作"㗇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肥，原作"肥"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礅，原作"礤"，同上改。

如肱、泓、轟、宏，作開口音。扃、瓊、縈、兄、滎之類，又與北音近。横字不混東鍾，土音讀如中州音黄。其互相歧異若此，即此可知其鼻音之合也。

鼻音不清之失　吴人或鼻音不清，呼土音如江陽中州音者，又微與寒山混，庚作岡而近干，阬作康而近刊，干刊亦從中州音，如岡康等字例。綳作幫而近班，砰作滂而近攀，棚作旁而近白寒切，寒亦從中州音，下同。盲作茫而近蠻，争作臧而近則安切，撑作倉而近測安切，安亦從中州音，下同。橙作臧而近殘，生作桑而近珊，櫻作映而近安，亨作炕而近鼾，鼾亦從中州音。行作杭而近寒，打作黨而近擔，冷作朗而近嬾，硬作兀杏切吴音。而近額汗切，額讀正齶音，汗亦從中州音。此則語音之偏失者也。

尤侯開齊之間難辨　尤侯　凡一韻中字，撮口與合口易辨，而開口與齊齒在豪釐之辨者，殊難分别。即如此韻：鈎、鳩、摳、邱、謳、憂、齁、休，開齊之呼，顯然有異；至兜、丢俗字。掫、揫、裒、滮、樓、劉等類，俱上開下齊。每多相混。能於此辨得明，分得清，則於聲音之道，思過半矣。

侵尋閉口　侵尋　真文有合口、撮口音，如昆、鈞、温、氳、渾、云之類，至閉口則無此音。且此韻皆齊齒呼，其兼開口者，此所云開口，乃閉口韻中四呼之一也。若混視之，且將疑閉口何又開口矣。僅齒頭音作正齒音數字，如簪、磣、岑、森之類。並無真文所有根、思、痕等字之音。人能辨此，則知閉口與抵齶之所以異矣。庚青韻可即此類推。

監咸須開口呼　監咸　韻中齊齒音，亦須如開口呼。今人呼監混兼，嵌混謙，淊混淹，巖混嚴，咸混嫌，與廉纖無别，一如寒山之混先天。即以吴人土音記認，監如中州音甘，嵌如中州音堪，淊如中州音諳，巖作額含切，齶音含如中州音讀。咸如中州音含，亦可辨也。總而言之，監咸即開口之廉纖，廉纖即齊齒之監咸。寒山、先天亦然，但閉口韵無合口、撮口字。解此辨别，自不致混入廉纖。

廉纖止有齊齒　廉纖　此韻止有齊齒呼，或於占、覘、蟾、苫、髯等字，亦沿吴音讀，一如先天之近桓歡。蓋見他本此數字互相作切，如《音韵輯要》之類。不能審辨。若並以淹、炎作切音下字，如先天韻之例，本韻自不致贅出他音。

侵尋監咸廉纖無合口撮口　侵尋以下三部，無合口、撮口字，但有齊齒及開口字。蓋出音合口、撮口，則收音之閉口微礙，此天地之元音，純任自然，不可强也。人疑有抵齶真文，即有閉口侵尋；有抵齶寒山，即有閉口監咸；有抵齶先天，即有閉口廉纖；有抵齶桓歡，何獨無閉口音？不知桓歡皆合口音。沈君徵所云"口吐丸"也。今人或不盡從合口。故閉口收音，全缺此部。即如寒山有關、彎、頑、還等字，監咸無此音；先天有涓、淵、元、懸等字，廉纖無此音。審此而音韻之微可悟已。

三韻唇音字分入他韻　三韻中所有唇音字，如稟、品、泛、凡、范、貶之類，《中原音韻》諸書皆分入他韻。品入真文，稟入庚青，凡泛范入寒山，貶入先天。蓋此數字出音已合唇，若再閉口收，音似未純，故分移於抵齶鼻音，此亦權宜之法。今人於此三部，皆不知閉口收音，與真文、寒山、先天、庚青，漫無區别，可如此通融，前人分入他韻，殊無謂矣。

洪武正韻及中原音韻之分部　明人論曲，多有南從《洪武》，北叶《中原》之説。正韻分部，平、上、去各二十二，猶今中州韵之二十一部，獨蕭爻兩分，故有二十二。入聲十部，詞韻入聲分爲五部，較此又寬。一屋、二質、三曷、四轄、五屑、六藥、七陌、八緝、九合、十葉，類音所列十類，視此小有出入。併沃於屋，亦猶併冬於東；併物及月之半於質，月韵間有數字入轄韵，如刪韵例。亦猶併文及元之半於真；併月之半於屑，亦猶併元之半於先；併覺於藥，亦猶併江於陽；併錫職於陌，亦猶併青蒸於庚；併洽於合，亦猶併咸於覃；曷、轄、緝、葉，亦猶寒、刪、侵、鹽四部；其條理蓋如此。前明章道常《韵學集成》公穎貢穀，四聲並列，眉目最清。觀《廣韵》江、講、絳、覺諸部目，字聲轉協，其端緒可見。若論古韵，其類例又别，蓋從偏旁文字而參考之耳。與《中原音韻》入叶三聲，其有無適相反。然《中原音韻》之無入聲叶者，所分部次，又適相配合。曷轄之配寒刪，與寒山、桓歡有小異。且各韻中字，皆疑、喻不分。一如《中原音韻》，蓋於諸韻書之外，别爲一書，當時謂此書爲官音。原不必以《唐韻》之例繩之。近沈苑賓入聲另編，其分部亦從正韻而小變耳。

中州韻書論略　中州韻諸書，如李書雲《音韻須知》、王履青《音韻輯要》，略舉音釋，無所發明。沈苑賓《韻學驪珠》，音切較善，然於聲音轉變源流，猶未深悉。至周少霞《中州全韻》，於諸字呼法，紛立名目，殊

多未確;卷首諸論,好逞臆説,無足據依,反摘潘次耕所定開、齊、合、撮之字,以爲訾議。由其於各字之出音,各韻之收音,剖析不清,故持論致多踳駁。入叶三聲,用本音通轉,亦顯然易知,乃自秘爲得之神授,此又淺妄之最甚者。是編論列,獨何敢自謂盡善?而或前人未盡宣之藴,有以引伸之,庶於審音綱領,什得二三。其備舉吴音,借以旁證者,亦曰在吴言吴而已。

非敷二母分純清次清　非、敷二母等韻,明分純清、次清。如見、溪、端、透之例,與邦、滂、隔、標,邦滂重脣音。是非即邦之輕脣,敷即滂之輕脣也。俗或誤讀滂字如旁。不知何時始讀非如菲,方如芳,分如芬,如此類者,竟混非、敷爲一母,概無輕脣之純清音。然此音句在人口吻間,今吾吴讀微母上聲字,如罔、尾、舞、吻、晚之類,其脣微歛,真如非母之本音,土語則作明母字。若北人則又作喻母字,俱詳見前。北人呼次濁音,通如吾吴純清音。全濁音如吴人次清音。微母若不混入喻母,其平聲字豈不亦如吾吴讀微母上聲字?總之,上聲次濁,概作次清。本非正音,至合脣成字,易近重濁。其輕脣之純清者,稍縱即涉於次清,此非、敷之所以無别也。能於此微芒間審辨之,二母自較然不混。然相沿已久,必改分此音,殊駭人聽。今仍舊編,特以圈隔别之。而注明於下,俾得識非母之本音而已。

曲海一勺

曲海一勺

新曲苑第三十一種　清貴筑姚華撰

第一述旨

文章之成　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。一切文章，悉由此則。蓋心物交應，構而成象，積則必宣，形之於言。言者心之聲也，聲成文謂之音，言之尤美而音之至諧者，莫文章若矣。

文筆之分　文章流別，自古已繁。綜其大凡，略有二類：無韻曰筆，有韻曰文。筆者不假修飾，直書而已；文則心物爲基，不欲直言，必醞釀久之，委曲以出，委易曼也。曲易支也。又規矩其辭，鏗鏘其韻，使不流不離，宛然中節；非取物極富，用心至深，未克有作也。

自詩至曲之變遷　文章起於歌謠，至便口耳，往往感人出於不覺。是以古今作者，前後相詔，體雖屢變，其歸則一。有文以來，詩歌尚已。戰國既降，詩分爲三：騷、賦、樂府，並成鼎足。然騷、賦別行，而樂府獨隸詩系。自漢及唐，古、近體詩，猶未歧視。五代兩宋，長短句作，命之曰詞，別子爲祖，支派始分；然以樂府名者，比比而有。金、元起於北方，音律異聲，詞弗能叶。新聲以創，而曲遂作。尋其淵源，一本諸詞，遠祖南唐，近宗北宋，諸家小令，痕跡分明，不獨大曲爲散套、雜劇、傳奇之濫觴已也。是以詞曲界劃，雖極謹嚴，然多蒙舊語。曲亦名詞，或曰樂府；少示區別，則曰詞餘，曰今樂府。茂倩而後，詩集不續，若繼爲之，源流朗然，不可誣也。自時厥後，曲又爲二，南北分歧，雁行相抗。昔爲附庸，今成大國。古今變遷，有如此者。夫文章體製，與時因革。時世既殊，物象即變，心隨物轉，新裁斯出。自今以往，又不知變遷如何也。

文章愈趨愈繁　文章之用，以時爲貴。古之不宜於今，猶今之不宜於後。然而博雅之士，言必稱古，每每貴遠賤近，謂今不逮昔。曲之於文，橫被擯斥，至格於正軌之外，不得與詩詞同科。每攬陳篇，輒爲慨

然。余壹以爲體物之工，寫心之妙，詞勝於詩，曲勝於詞。何則？文章應時而生，體各有當。古俗渾樸，簡略泰甚；踵事增華，乃益趨繁。《詩》三百篇，都無長言，由其簡也。屈宋諸作，不嫌冗長；京都巨製，動累篇幅，循其繁也。況四言必變而爲五七言，李、杜、韓、蘇篇且百韻，事勢所迫，不得減省。而晚近製作，增以億萬。人情物理，益見繁雜，必托高古，一循莊雅，則語言所及，有時而窮。故詞産唐宋之交，曲起宋元之際，猶之七雄糾擾，騷賦遂以勃興；六代紛乘，近體於焉托始，是皆天人所推演而成者。以爲肆而益偷，不知其變而益進也。欲徵其説，請試陳之。

世變産生新文　治平之世，百度守成；文章典則，步趨甚嚴。雖不羈之才，罔敢踰越。及有非常之變，則紀律蕩然。一時才俊，失所依據，斤斧自操，聰明所結，足使風雲變色，河岳異彩。新陳遞嬗，洪蒙再開，漸漸浸淫，以成習俗。所爲文章，亦相準焉。故雖不及於古，然新體萌芽，必於是時。變亂既定，循而治之，繹如以成，文章滋多矣。故世際一變，則文成一體，一治一亂，文韻攸關。説似詭譎，理實尋常。是以文章體格，近世益備。春秋以前，不有騷賦，秦嬴以前，未聞樂府。隋以前無近體，三唐以前無長短句，兩宋以前無曲。騷、賦、樂府、近體詩、長短句極盛，而後人無由托足，則不得不變。至於曲，可謂至近之變革也。

曲之功用狀物存俗　論者獨專古而卑今，右諸體而左曲，幾於衆口所同，此殆恒情之弊也。與謂古勝，寧謂今優。自元以上，文雄萬卷，獨絀於曲。自元而下，模範具存，雖至優俳，亦得爲之。一物之微，一事之細，嘗爲古文章家所不能道；而曲獨纖微畢露，譬温犀之照水，象禹鼎之在山。今世史家，欲有所作，苟求之野，此其材矣。中古以前，獨苦無稽，四民風尚，十不得一，以致考古之士，或詳於其政，而遺於其俗，又未嘗不嘆曲之興晚也。

曲以卑俗漸就湮滅　且夫紀政之書，史於國者也；誌俗之書，史於民者也。民積而爲國，俗胚而爲政。政之言美，俗之言鄙。國之言恢，民之言微。人喜自尊，趨於虚憍。質家尚實，文家務華。文學益昌，黜質崇文，益以夸大，不甘細名。立言者騖高，讀書者好奇。與其詹詹，毋寧炎炎。古今一轍，顛撲不破。故史國者官，史民者稗。帝政之下，民

俗爲卑，益以君臣義大，道學名高。文且斥爲喪志，曲更夷於玩物。猥談瑣記，尚目録於縹緗；瞎話盲詞，亦皋比於婦孺。而曲爲有元一代之文章，雄於諸體，不惟世運有關，抑亦民俗所寓。於今黯然，將就湮滅，北調幾絶，南腔寖微，音節已漸失其傳，文章亦散而無紀。流俗弗喜，大雅不稱。傷哉斯文！從此墜地。當世文人，未之或惜，匪惟不惜，且罔聞知。悲夫！

曲之所貴在言近而有物 惟是誌俗之作，古亦有徵乎？觀於周制，輶軒采詩，以觀民風。孔子手訂，風之存者，十有五國，皆其民史也。古之學校，詩書並習；書以觀政，詩以觀俗，多聞之資，實取諸此。至於漢魏，左思研都，十稔而成，一時傳抄，洛陽紙貴。藉其聞見，爲我師資。非謂夸多，遂足駭俗。工部詩篇，世稱詩史，猶古之遺也。詩賦之體，其起也遠。後有傚者，必習其辭。以古人之語，繪今人之心，以至少之材，狀至多之物。譬之作畫，米家烟雨，必不能作仙山樓閣也。改易古服，純式今妝，勢之所趨，其必爲曲。曲之作也，術本於詩賦，語根於當時。取材不拘，放言無忌，故能文物交輝，心手雙暢。其言彌近，其象彌親。試覽遺篇，則人人太沖，家家子美。余未見元明以來作者，所爲詩賦，有擅於其曲者也。夫苟無其物，不生其心，心而無物，言亦何當？古物古心，猶之無也。余之袒曲，不貴乎其言，而貴乎其心，亦曰有物而已。

曲之文章兼有難易 故以文章，論其準則。曲起金元，逮於明清，時歷四代，著作實繁。雖才有長短，誼有高下，欲加評斷，不少瑕疵，然非曲之過也。曲之托體，美矣茂矣！夫其文情相生，比賦並用。語似淺而實深，意若隱而常顯。情沿俗而歸雅，義雖莊而必諧。謝群言以標新，離六籍以隸事。小令數語，常若豐澤。套詞連章，自成機杼。雜劇傳奇，更兼衆妙。意無不協之句，辭無不白之懷。雖甚參差，仍嚴格律。遇字須酌，逢音必審。平務分乎陰陽，仄尤謹於上去。入質實以清空，去文飾以藻麗。犯古今之所難，獨雜沓而有倫。其易若彼，其難若此，豈非境之至勝，而體之最優者哉！文章諸體，名篇千萬。凡有佳勝，古人居先。曲之興起，才五百年，世不之重，作者較稀，鴻寶所藏，珍秘未闡。及今發揚，未爲晚也。

今樂之成有賴於曲宜加研討 辛亥革命，前史斯斬。文章之運，當

亦隨之。以曲推移，理宜一變。變將奚若？愚見所測。今樂西來，將趨興盛。音即備矣，辭或闕如。觀夫膠庠所習，坊肆所陳，產若芝草，涌譬醴泉，非不成章，僅能具體，不足鋪張國華，涵養民性。其必斟酌於古今，融鑄於中外。不有温故之功，焉見知新之益？然而曲之不競，已非一朝。自雅歌既廢，老輩云亡，口耳並疏，聲容益邈。逮文弛而武張，更禮殘而樂缺。守此遺文，尋兹墜緒，揚玄未草，先費解嘲。嵇琴已摧，徒勞嘆逝。因自傷其孤陋，乃益重其仔肩。日手樂章，信心獨斷。苟余情其信芳，雖人言亦何恤？所以發憤於已衰，商量於既往。因援曲以入文，俾與時而共進。世有同心，相與努力。冀其中興，王於閏運。然後可論損益，再觀變革。不待易世，當有小成。請存斯言，以爲張本。嗟乎！杞宋無徵，夏殷斯已。述先傳後，爲今之責。反覆詳説，曷能默爾。知我罪我，夫復何言？

第二原樂

近世樂亡故民苦　先儒有言："禮樂不可斯須去身。"嘗疑其説，謂非素封，胡能備是？既而思之，禮樂之用，渾沕無象，偶然流形，始著耳目。顯之爲節文，宣之爲歌舞。童年習之，終身由焉。故禮者履也，自履者也；樂者樂也，自樂者也。玉帛鐘鼓，不惟其器，豈必絢爛多儀，炫其粉澤，暄闐衆響，藉爲玄黄。是以周旋衷於其度，舞蹈習於其容。庠序所教，秋冬是程。禮樂之民，雍容如也。洎夫末造，古意寖失。禮饜繁文，樂張俗艷。然履其所謂禮，樂其所謂樂，雖有變遷，猶存軌物。改革以來，澌滅殆罄。禮樂之用失，而人生之道苦矣。一年覘國，百凶尚痳。心滋殷憂，文成倏解。檃栝樂書，冠冕曲論。欲衍彼舊聞，博之今義。或網羅於放失，爲時世之匡益。庶知曲有先傳，言非無故。雖汗漫其辭，所不恤也。

禮樂之妙　禮樂之作，其古之聖者乎？是欲以愚民，而民莫之或覺者。然舍是則民無以安焉，抑亦聖者之所不得已，而人文之興，必基於是矣。予欲有所以狀禮樂之妙，而莫能舉其辭也久矣，今試言之。夫禮樂者橐籥於元氣，根荄於人情。群生仰其米鹽，萬化資其麴蘖。蓋自然之指揮，而至道之孳息也。禮之與樂，一體而殊致。譬彼循環，徹終始

而無端，猶之匹偶，得雌雄而相應。欲辨端倪，請爲次第。

禮樂之始　權輿已祛，先民斯作。世次草昧，凡百無解。惟知縱欲，罔有節度。自然之樂，蟠蟄最先。然而兩間氣化，皆有定則。百骸勤動，皆有定數。品物利用，皆有定性。離此常經，即成抵牾。縱而反抑，因之自限。自然之禮，又寓此矣。人生於有限，勞而後存，以時休息，不忘其適。擇於其所限，而因以自遣，於是娛樂之具生焉。樂之興趣，已進一等。逮所歷已多，知識漸啓。乃酌其勞逸，劑以甘苦，興居必節，嗜慾必度。生之秩序，遂以釐然。禮起細微，玆其太始。如斯簡易，似無與於禮樂。然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。曷得以多貶少，致薄古人？夫一身所遭，乘除於此。推而衍之，至於萬數。當夫人群始通，戰爭既厭。先之以講信，繼之以修睦。林林之衆，暫得休息。皆恃禮樂，以爲經紀。農事有作，益臻明備。禮樂混合，相參爲用。人之所至，禮必至焉，禮之所至，樂必至焉。三五以來，至於改革，政刑有所不及，禮樂爲之彌綸。原其創造，夫豈一人之力？亦積勢使然。聖者聰明先察，因勢利導，爲之文飾，以盡其美而已。故夫禮樂者，道德之式也。節文歌舞者，禮樂之式也。式有長短，義無差池。儒者知之而不能作，衆人由之而不能知。禮樂之民，雖無政刑，未有亂者。禮樂毁滅，大亂必作。我生不辰，復爲先民，不可恫乎？

世風頹弊惟樂可挽　壬子國變，號爲共和，共和之政，西方自出。一耳其名，意必雍容揄揚，彬彬如也。東方禮樂之盛，胡以易焉？豈知其相反太甚，竟至於斯！抑又聞之，共和之民，法所不能治。其名甚美，其實極弊。欲舉其實，明德爲先，道德無形，式於禮樂。予以新民，習聞舊史，以爲禮樂之用，於今爲急。惟是帝制極盛，禮數益多。積弊相承，循而不改。人病其煩，卒底於亂。今與民更始，家[①]務其簡。若復糾纏，勢難綱維。《記》曰："樂盛則流，禮盛則離。"夫樂失則約之於禮，禮失則和之於樂。時會所至，群象斯顯。與惡離而趨流，寧去約而使和。順而導之，範圍易就。故欲矯於今非，正樂之所有事也。

今樂所宜　惟是古今異世，不相沿襲。自雅樂淪亡，燕樂衰歇。道

① 今校：家，原作"宜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古希聲，取悦衆耳。歌者未終，聽者倦矣。昔孔子聞《韶》三月不知肉味；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，則惟恐卧。由聖凡之相去，知古今之不移。夫樂者情之歸也。情動於中，而不得所托，則淫泆陵亂焉。樂之於情，猶盂之於水。苟足爲範，其器與文，雖至萬變，猶是物也。嘗持此則，以評今樂，如有志宣以和，音揚而雅，情麗以則，氣舒以達，整而能暇，婉而有章，可以盪滌凡穢，涵養性靈，諧莊於俗，致近於遠。所謂陽而不散，陰而不密，剛氣不怒，柔氣不懾，四暢交於中，而發作於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奪。其合於此者，雖起近世，猶古之樂也。

梆子乃今之鄭聲　予生以前，不得而見，海内至廣，又莫之詳也。然近三十年，京師習尚，頗有所聞。楚調始衰，秦聲競作。每賓筵奏伎，客座消閒，急管繁絃，耳聒而欲聵；姦聲逆氣，情肆而彌張。衆口所同，於斯爲美。所謂樂姚冶以險，則民流僈鄙賤矣。夫聲音之道，與政通者也。故曰："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"嘗推西腔之所以極盛，竊喟妖孼之先兆也。徵之近事，庚子大創，清政益窳；吏黷於上，民媮於下；綱紀日隳，奸慝四起；聰明趨於詐僞，强武潰而暴裂。喜則思淫，怒則機殺；淫成而樂生，殺成而哀集；喜與樂相乘，怒與哀互進；四者不相調，而人情遂失其中。每每流露，顯於嗜好。梆子因緣時會，隨在觸發；音感於先，而情應之；情發於後，而音洩之。倚伏相尋，機勢相投。人心所趨，勢力遂成。山陝各部，旗幟遂增。以激昂之音，行暴慢之氣，非惟村鄙，實屬下流。既作淫盜之媒，遂破和平之序。歌者鳴其不平，聞者喻而思亂。浸淫演溢，充於江漢。優倡所習，莫此爲先。恣其所習，不可遏抑。馴至法令不行，廉恥盡喪。此清室所以終覆，而民國至今不靖也。若夫村謡坊曲，樵歌漁唱，以及時劇雜弄，何地蔑有？推波助瀾，莫能悉數矣。綜而言之，其音益蕩，其傳益遠。此誠情天之星孛，而慾海之迷津也。流傳異域，爲他人笑。今猶未洒，夫復何言？若此之倫，今之鄭聲，放之不暇，胡與於樂？執政悠悠，聽其倡狂，國家之患，猶未已也。

皮簧介雅俗之間　皮簧品介雅俗，士夫素人，往往習之。蓋絃索之遺製，燕樂之偏裨也。第以簡易過甚，流俗易通。譬之文章，諧媚之作，衹便酬應。笑樂則有餘，陶寫則不足。且其起也晚，淵源授受，不出教

坊。音節律度,囿於市井。未經通人,爲之斧藻,似有待於議論。即無與於性情,百戲一端,何關得失?然而濡染正音,規隨雅操,亦既有合於習俗。而復不得罪於風雅,雖羊欣羞澀,未忘揣摩。然中郎典型,已堪嘆賞。苟宫詞主盟,以之敷佐,猶足鼓吹休明,粉藻豐樂。等諸鄶下,尚存舊國之風。即媿盧前,不廢當時之體。蓋皮簧之於崑調,猶元曲之於宋詞。家法雖變,臭味猶親。予以曲餘之褒,宜存京調之譜。或亦論世者之所必原,而審音者之所不斥也乎?

崑腔爲今樂之聖　崑腔部於諸曲,僅占一體。自明以來,即已擅場。勝朝相沿,三四百年,西被三巴,北極幽并,通都大邑,流傳殆遍,耳目所習,皆爲之化。故明清兩朝,當其盛時,朝飾太平,野獲康樂。牢絡之具,雖非一術,要以科目誘之於有形,崑曲彌之於無間。夫吴音緩曼,其教寬柔,平氣所感,和聲斯應。和平之民,莫吴人若。吴音既被,南北以壹。聞者習於驩虞,見者忘其愁苦。凖人情之所適,常含蓄而有餘。順氣成象,海内晏然。治世之音,有如此者。且夫人情如川,衆欲如火,情不可決,欲不可縱。是以古昔聖哲,爲之防範。明則政刑,隱則禮樂。以是納民,庶幾恬然。四者之中,樂尤與人親,其效捷於禮,而優於政刑。故選樂於今,必以崑曲爲主。蓋崑曲者,和平之表,文化之符,今樂之聖,古樂之裔也。何則?吴地形勢,得山川之秀。舟楫快利,商旅輻輳,人稠物繁。居其地者,交際往來,至爲糾紛,必依事紆徊,然後與人無忤。習之既久,遂成典則。前紹後勉,守爲格言,和順積中,英華發外,心口交應,若符節焉。所以吴音委曲婉轉,獨擅他人。雖自性生,實緣事合;兼之庶富娛樂,感以喜心,設施粲然,鋪張備至矣。以是物力,能致通人。根柢古佚,制作今體,當其托始,已具本原。匪同土音,崛起田舍。詩樂之會,歌舞之交,不覩崑劇,無由悟也。而文章之家,以時經營,萬思所構,衆美悉收。視聽所集,觀摩遂起,雖庸夫豎子,亦且嫻之。於是崑曲所被,莫不文物亹焕。嘆爲樂土,人安其居,各守厥常,爲善之不遑,奚敢以亂?其餘繁富之量,文物之度,凡比於吴者,無有遠邇。大江上下,至於燕蜀,莫不有崑曲。終明清之世,崑曲之域,未有大亂。闖起米脂,洪出金田,皆興自他方,其繁富不及,有迫而作。文物窳薄,又無以弭之。文野之别,明效可睹。向使崑曲傳播,已及兹土,而猶不救於危亡,

則予説不伸，否則仍自信其確也。崑曲之盛衰，實興亡之所繫。道咸以降，崑曲不復，中興之頌未終，海内之人心已去。天命在民，軒然開國，例諸舊典，功成作樂，今其時矣。然而一年以來，未聞擬議，際兹新運，猶踵前非。人樂棼絲，心争衷甲。跛扈者逍遥於駟介，易良者戰栗於冠裳。龍蛇無所，將不免於臺城；鴻雁告哀，已無騁於周道。民亦勞止，何以慰之？是宜乘激厲之餘風，行寬柔之樂教。及崑曲之將絶，急恢復而新之。道一弛而一張，世一亂而一治。幸病患之未深，或針砭之可及。政書千卷，不如《樂記》一言。請語深人，勿謂淺語。

弋陽諸腔均不切用　至如弋陽諸腔，世多不習。北調失傳，亦已泰甚。然弋陽爲崑曲導師，北調與南詞同祖，亦考古之所必資，而論樂之所不廢。祇以篇什徒存，已成古調。音律雖勝，不能當場。偶爾役目，未之前聞。既弗切於世用，亦遂略其敷陳。餘若亂彈平調，壁壘未成。粤謳灘簧，傳聞未廣。或附隸於崑譜，或不數於樂章，於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

宜就崑腔斟酌變革　嗟乎！南渡詞場，夷於左衽，安吴都劇，戒其後旗。山河一擔，收拾者家家；亂離餘年，隄防者處處。回思往事，不少前車。然而聲色因溺以成殃，禮樂相需而後效。斟酌損益，未嘗不可與民變革也。惜乎協律之署已墟，正音之譜不續。今無白石，莫辨宫商。時笑松陵，難尋矩矱。誰其有心，能同予感？言執其桴，共享斯箒。作此小招，誓諸宏願。

清道光末，崑劇中“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挑”、“不隄防餘年值亂離”，兩齣盛行吴中，無良賤皆歌之。時有“家家收拾起，處處不隄防”之謡，已而洪、楊入南京，果應其語。予友銅山楊迪生允升説。

第三明詩

詩五變而爲南北曲　《書》曰：“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”此著詩、歌、聲、律之别，最明白矣。解經恒例，對文則異，散文則别。故聲律之文，皆曰詩歌。約其種類，括以單語，凡詩所統，至爲宏多，喉舌初調，聲音始作，音之爲理，各以類從。本乎天籟，以生人籟，是爲詩始。詩始之時，文字未立，諸樂未作，句無成法，辭無常調，口耳相習，取均而

已。嘗以臆測，揆諸晚近，村謠里詞，殆其等倫。初民智慧，非甚高遠。例之於曲，或如不及。洎乎三五，文成樂備。文章節奏，漸有可言。協均之作，著之於文則爲詩，入之於樂則爲歌。以樂之聲，爲文之律。於是辭必依於其調，句必範於其法。惟是古代，樂律未繁。調簡辭約，句法略能整齊。詩書所載，多是四言。夫四言之爲詩，詩之古也。五七長短句之爲樂府詞曲，猶是詩也，詩之今也。曲有南北，南北諸曲，又各衍其支，今詩之系也。調之繁簡，辭之博約，句法之整齊參差，古今沿革，雖若不同，猶枝幹焉。幹一而枝百，見枝而疑幹，實明達之所非。善乎章安陳璜之言曰："詩自風雅頌一變而爲騷，再變而爲樂府古選，三變而爲近體絶句，四變而爲填詞，五變而爲南北諸曲。至於諸曲，詩之能事畢矣。"陳子《旅書》第二則，周亮工賴古堂藏本。自有曲以來，元明諸家，即有能言其源流，未有能如斯之簡而盡者。予説不孤，自歎得證。嗟乎！世之夷視曲也久矣。輿儓雖賤，同祖軒轅，皇皇神胄，本原非誣。願以所聞，更爲證之。

由詩至曲之沿革興衰　古詩分類，曰風、雅、頌。所以爲此别者，何也？蓋風者鄉人之用，雅者朝廷之用，此風、雅之所由異也。雅用之於事人焉，頌用之於事神焉，此雅、頌之所以分也。風、雅、頌謂之達樂，燕、享、祀謂之達禮。禮樂相須，詩樂妃匹。秦漢以來，詩雖屢變，未有出於此三者。詩不能歌而詞興，詞不能歌而曲作。朝野人神之事，惟後起乎是賴。詩詞作家，矜言風雅，名實已乖。依類紹述，則詩禪於詞，詞授之曲。帝制之下，享祀諸曲。官司職之，一成以後，累葉相沿，制作無多，循而不變。燕樂獨張，風詩稱盛，爲詞爲曲，其文雖殊，其軌一也。審是沿革，乃知曲之取材，不越凡近。雖辭肆而意疏，殆循風人之舊。然禮廢而樂無所麗，聲歌益盛，益失其用。世之淺者，至僅以文章論曲，不合而遂斥之。久越散佚，遂使楚調秦腔，將代南北諸曲。而擅燕歌之場，徒詩之嘆，已見於詞。不及百年，更移於曲。觀其盛衰，可謂祖孫同符，其天運然耶。今樂西來，古風欲墜。恫龜年之已老，幸微子之僅存。炎興不除，猶繫漢紀。興隆未賒，誰信明亡？雖然微已。

自古傳詩重辭而忽聲　詩之轉變，自詞及曲。古今異聲，辭緣聲變。因是殊體，遂立諸名。遠若胡越，而近實比鄰。予壹謂古樂不亡，

但有損益變遷。以辭求聲，古之存於今者，或得十一焉，或得百一焉。詩之爲類也多，言乎樂府，詩樂之最相麗者也。樂府命題，與詞曲名解，多可相參，不惟歌行、謡曲、吟引、怨樂之屬。輾轉相師，而〔江南〕〔後庭〕〔明妃〕〔河滿〕〔楊柳〕〔竹枝〕諸名，且古今不變。秦漢遠矣，亦作三唐所爲樂府格調。逾越千年，典則常存。即令今人製調，遠襲古題，聲律迥殊，或非一體。又古調增減，變而益歧。名存實亡，久已不類。然南北諸曲中，有與詩餘毫髮無異者，徵諸舊譜，往往可見。詩餘自出，更爲有本。若能點勘泛聲，稽合絃誦，悉數證之，使源流朗澈，不世之業也。惜乎漢儒傳《詩》，但知説義。尊經之過，義法並絶。後之繼者，更偏於論文。聲音律吕，古無傳書。樂本無經，何從依據？宋較今近古，而言者常務高遠，好談理數。近世諸家，所撰曲譜，亦僅守四聲句調。聲伎所習，不箸於編。古今絶續之交，隱約僅辨。予欲述詩統，愧不能聲。考今無徵，稽古無助。天地悠悠，誰爲予告？

詞曲一系曲之來源不必盡出異域　雖然，詞曲相距，不過一堦，數其宗派，誼猶父子。北曲雖起金元，似出塞外。頗疑血統，或雜異性。然而漢唐以來，胡樂侵入中原，何啻一二？《摩訶》《兜勒》，傳自張騫。隋文之朝，西凉、龜兹、天竺、康國、疏勒、安國、高麗諸曲，且與華夏正聲，同列九部。是當疑之於詩，匪自曲始。何況金源文獻，漸摩中州，汴京所遺，大半因仍。燕樂所奏，變革無多。觀金人遺翰，載在《中州樂府》者，猶嗣前徽。元入中國，一切從化，夷夏之嫌，更不容有。惟是街陌謳謡之辭，或染凉州豪嘈之習。如弇州所謂金元而後，“詞不能按，乃爲新聲以媚之”者，抑亦安知非燕趙舊俗？未經大雅玄黄，潛力彌布，掩抑者久。其展轉之迹，既爲當世所忽。而習俗轉移，以漸而來。入人既深，機會所至，突然遂起。當其作始，豈意遂爲一代聲歌之主，如是之盛乎？又且安知今之所尚秦腔楚調之倫，再積歲月，不爲此繼也？

曲義本宏兼包文野　此類歌辭，既别於詞，泛濫其名，總謂之曲，是即今語，所謂時調。其所流傳，則《絃索西厢》，至今存焉。觀董氏所爲，雖與詞頗有出入，亦未嘗無詞格存乎其中。〔沁園春〕〔水龍吟〕，其一二之例也。信其滋生，必出於詞。奚以明之？夫《絃索西厢》，舊謂傳奇之祖。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不入雜劇院本，然與諸雜劇院本皆不外以所演之事，繫

所歌之曲。雜劇詞始北宋初葉，真宗喜爲雜劇詞，見《宋史·樂志》。今雖無傳，第以舊目周公謹《武林舊事》考之，則以調名者，詞曲參半。曲之題名，大率爲《絃索西厢》及元曲諸本所祖述，因是頗疑曲義本宏。凡繼樂府而起者，今所稱詞曲，皆曲之所總括。緣文野之殊途，遂詞曲之分界，如風之於雅，判君子、野人之作。諭以樂府，詞則"上之回"、"聖人出"，君子之作也；曲則"艾如張"、"雉子斑"，野人之作也。樂府有《燕歌行》，音本幽薊，爲列國之風。《煌煌京洛行》，音本京華，爲都人之風。同一爲曲，亦别都鄙。都者僅傳，鄙之亡也不知凡幾矣。夫士夫填詞，依聲選調，文章斐然，其人也顯。後世震炫，人人傳誦，耳焉甚熟，遂若淵源分明。其餘流俗所爲，與士夫異趣。言不擇腔，文與其人，又不足以顯之。不信於今，何傳於後？故其亡也忽焉。而後人因於不習，遂以不知。偶爾聞見，未詳所自。種種臆度，以致歧視。若必直窮，則詞生於曲耶？曲生於詞耶？抑詞與曲並起，而互相生耶？是皆未可遽定。姑從左曲之説，謂曲起近世，其出於詞，亦斷無可疑者。

宋金元明南北劇之消長分合　而雜劇一科，且爲詞話開山，傳奇導源，授受相承，皆宗北宋。徽、欽既降，宋徙而南，金據於北，北劇入金轉盛。南村所録，名類至多。惟《絃索西厢》而外，皆無傳者。不能廣證，爲欲然耳。宋雖渡江，猶守舊習，風土既殊，漸更南調。戲始《王魁》，永嘉創作。本葉子奇《草木子》。北雜金風，南参浙調。樂府遺音，當在北矣。金源既亡，元又繼承。南北混一，兩系皆存。顧帝都所在，故院本特用北調。至宋人所爲詩餘，倡家並習。大曲四十，小令三千。當時所傳，有數可稽。而大樂自晏叔原〔鷓鴣天〕，蘇東坡〔念奴嬌〕以下十調，青城楊朝英選曲，猶冠編首。樂府新編《陽春白雪》參之玉田《令曲》一篇，《詞源》十五詞曲轉捩，線索瞭然。其時海鹽、弋陽諸腔，各起鄉曲，振其土音，流衍甚盛。所謂列國之風，其鄙實甚。自經士夫潤色，又屢屢以詞入曲。由鄙而都，於是《琵琶》、《幽閨》諸本，遂爲南曲祖。元社既屋，明又都南。南曲宜盛，迄於遷燕，曲與俱來。南北並參，更生合套，曲之變革，至此而極。五代、兩宋舊詞，聲律幾絶。欲考見緒餘，必於南曲求之矣。慢近諸調，其最顯者。

北曲宗樂府南曲宗詩餘　綜之，北曲以樂府爲宗，南曲以詩餘爲

祖。從流溯源，强爲斷代，實則與樂府、詩餘，皆詩之所自出也。以詩視樂府，以樂府視詩餘，以詩餘視曲，其始作也，聲之都鄙，辭之文野，或有間已。及播之久遠，傳之都邑，加之文彩，則樂府猶詩也，詩餘猶樂府也，曲猶詩餘也。凡鄉人之所用，皆有詩之一體。今有河汾王通更議續詩，九宫十三調固當繼十五國風，而爲樂府、詩餘之殿也。

曲承詩統足以化民成俗　由此以言，則以曲承詩，獨得正統，今雖式微，固應力求顯揚；尊之如將不及，顧世多賤之。夷考其故，殆緣古今異代，所見不同，又不論因革，昧於統系，而以詩歌聲律爲文章游戲娱樂之具。以若所云，則是至聖删詩，不免玩物；五經傳世，其一可廢，豈不謬哉？必知詩之爲用，而曲之道尊矣。

古者士夫約身，步履於禮，和樂於樂，樂必有章，故誦詩尚焉。兼以言情賦物，取類至廣，不出户庭，而周知四方。博聞廣記，必資於詩，然後與賓客言，雍容揄揚，郁乎穆如也。古人至重交遊，辭令酬答，禮繼以樂，樂主於其聲，而麗於其辭，絃歌唱和，辭不必出於己，而不可以不習。故以之接人，則彬彬有度；以之律己，則鄙悖遠矣。樂正四術，秋冬教詩，盡人服習。自少至老，相與俱化。誦詩之民，未有亂者。《記》曰："詩之失愚。"予以爲是何必失？愚正詩之所以妙，古昔聖哲，所以重之，爲馭世之術者此也。禮樂既廢，世勢變遷，詩之所關，僅在性情，然而裙屐風流，往往於此繫之。其人之秀者，其深於詩者也。詩歌相離，樂府、詞曲歷變而衍其傳。觀之舊史，政刑而外，隱然德義之輔。綱維斯民，惟此之賴。曲之潛力，似獨浮弱，有所不及。然其所被，又獨甚遠。祇以士夫偏見，閉門玄論，不識今曲即古詩之遺餘；岸然斥絶，雖治之者一二，毁之者八九，致詩統中失。而化民成俗之具，數千年之遺傳，一旦廢棄。儻繼起以論治，又烏從而求其術？故必序次統緒，明證淵源。《語》謂"詩達於政"。曲之情僞，正政之所出也。今之從政，幸留意焉。

古人詩歌贈答，友道之雅，後世弗及。然皆取成篇，苟習其聲而誦其辭，人人能之。漢唐以來，始出自撰，而工爲之歌，於是有能有不能者。近世雖有贈詩，已不入樂，僅於詞曲，猶或見之。詞律云亡，惟曲獨擅。元明專家，以曲唱和，屢見令套。聲伎之盛，相關甚深。而伎者聲色兼重，優倡之家，與士夫日習，亦往往有能自撰辭者。鬟眉風韻，粉黛

雅嫺，若評世美，可云相得。至於清代，優伶私坊，猶存此意。惜乎曲子，僅供劇場；小令、套詞，贈答已稀。倡伎以色事人，不能風雅。朋友之樂，祇尚酒食。南北女樂，惟以時曲劇詞，幖幟旗鼓。實則門巷之中，無奸不匿；濁世百惡，胚胎於此。因而推衍，流毒無窮。國家世道，潛爲牽動。欲言補救，先正樂人。誰司禮俗，請参鄙説。

第四駢史

曲爲史之支流　曲之於文，蓋詩之遺裔，於事則史之支流也。古之爲史也二：詩、書職之。書者如也，如其事而直著之，故得失顯焉。後王失政，史官避觸犯，往往諱而不書。及流爲紀傳，務爲莊重，常記大言。文其内怯，至使文物風俗，散而無紀。夫文物風俗之所起，大率積之纖微，基於凡近。迨其彌綸，終以宏遠。人情之所綱紀，朝政之所左右，胥於此出，顧其言也雜。儒者弗喜，故不與於鴻業。嗟乎！古今興替，必求諸史。而興替之源，莫由詳焉。史裁之不備，則詩失而之野也。

詩道淪亡遂與史隔　詩之失久矣。《傳》曰："王者之迹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"詩胡以亡？匪師失其聲，史失其官爾。秦燔詩書，後儒誣枉，以説詩亡，更不足辨。《三百篇》以降，遞變而爲南北諸曲，詩未嘗絶也。然而史氏所職，贍於其事，而遺於其物；詳於其政，而略於其俗。輶軒已罷，上下疏隔。秦漢而後，天子益尊。格於野言，不予推致。古文説《周官》斥士禮，不能推致於天子，亦與此同弊。曲學阿世，害難勝言。儒生尊古，妄爲雅、鄭。聲歌之作，夷於玩好。蘭臺鳳閣，無復位置。雖復體物緣情，含宫咀商，集哀百篇，簇衍千葉，代有作者，各以之名。私家誦習，自爲傳播，於國史無關焉。官既久廢，義亦終塞。學者悉不能言，詩所由長淪也。

曲承詩旨故能駢史　惟是詩所以作，本於自然。非國家之勸掖，豈法度之驅策？人情之感，欲罷不能。心聲所宣，有觸即發。雖致嘆於史闕，猶蔓引而彌長。凡爲文章，系於詩者，莫不各有其德。楚之騷，漢魏之賦，六代、三唐之五七言，五季、兩宋之長短句是也。具體而微，其必曲乎？蓋詩之立言也婉，托志也諷，所謂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。有據其事而不能直書者，委曲以喻之，多方以陳之。意含蓄於篇章，情洋

溢於楮墨。物之所比，俗之所宜，史志之眉目，不若聲詩之骨髓也。詩備衆德，其一宜史。後葉中衰，美德幾失。曲起支孽，遠承先志。古史二職，直婉殊能。紀傳僅守其官，歌咏久墜諸野。野之所有餘，皆官之所不足。以此翼彼，匪曲胡歸？

曲無一般詞章雕琢之弊足當史材　始猶謂曲之出微，起又甚晚。史職綦重，以之左右。或慮不勝，因發二疑：乃以三百篇爲衡，繼求之騷，三湘七澤，吾與游焉。倚相之書，未暇此殫也。然而楊雄、王逸之爲騷，則議其漓。繼求之賦，《兩京》《三都》，如矚目焉。馬、班諸書，未遑此述也。然而徐陵、庾信之爲賦，則病其溺。繼求之五七言諸體，上起蘇、李，下迄沈、宋，華聲實義，物色備矣，誦之以爲人群之通史也。且求之長短句之作，剛爲蘇、辛，柔爲秦、柳。意内言外，聲情盡矣，讀之以爲民紀之實録也。然其末流，皆務以辭顯。優俳登場，已撏撦之可笑。樓台論寶，欲片段而不堪。恫前轍之已覆，馳後車而當衝。吾援曲以繼體，復何讓於當仁？自曲之興，騷、賦、五七言、長短句仍不替於世。爲無當於史材，故寧置而不取。吾之初疑，於兹涣然。

曲兼詩與小説之用故益足騈史　孟堅志《藝文》，已録小説。後之續者，未可悉數。及於唐、宋，其體益滋。稗則爲山，説則爲海。軼聞遺事，雜然著已。昔松之注志，皇甫作紀，有所取材，此類爲多。考其命筆，取便直言，文情弗宣，率爾易盡。枝葉於書，而非雲仍於詩也。野史萬家，十九憤嫉。可以肆譏彈，而不能致悱惻。夫人之與世，猶之與親，苟知其過而弗能救也。則痛於中，至無可忍，必以哀①鳴其痛焉，極諫之而以爲勸也，寧微言之而以爲諷也。故怨而不怒，《凱風》、《小弁》之詩，可以法矣。使執此則一一繩之，則小説諸家，至不能成辭，嘅長短之異致，由文筆之殊涂。若以詩人之心，行稗官之志，曲之爲文，所以儷史者此也。因是審諦，更釋次疑。

曲爲人情之總歸故備於習俗　且詩書相匹，其説舊已。至以曲代詩，而與史雁行，未之前聞。胡以實之？蓋嘗尋覽諸曲，能言太凡。以爲曲之情僞，哀樂蔽矣。哀樂之感，乃人情之滙歸，文章之原本，非一體

---

①　今校：哀，原作“愛”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之獨煬，豈曲家之專美？不知文章至衆，言匪一端，其極博者，或馳騖於無極；其至約者，或寂寞於數言。未着芬芳，常乏粹美。惟曲之成文，以情爲主。小令、套數，雜劇、傳奇，結構雖殊，旨歸則一。常使子野喚其奈何，楊基賦其斷腸，莫不感人也深，要皆言情之作。且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聖人弗禁。飲食男女，大欲存焉。得之則可以生，失之則可以死。死生之交，哀樂之府也。經傳所論，其原盡已。然而哀以萬區，樂亦千別。情只一天，狀兼衆態。曲準情以供狀，實人欲之譜牒。試覽陳篇，略爲條理，幾於章章怨別，語語傷離。戒好合之難常，識重圓之匪易。觀其志意，益致纏綿。啼笑肌容，動成吟咏，脂香粉膩，皆入品題。取妍於意，比《玉臺》而多芬；避險於文，越《香奩》以增艷。雖或肆彼昵詞，嫌其放膽，工玆綺語，藉曰療愁，頗爲儒林之所非。要皆閨房之本事，萬惡於焉傀儡，百功由此奴臺，惟曲盡而無遺，乃人情之真諦。兒女之詞，即謂寓言，要必事通乎智愚，言諧於俗雅，然後寄托致其遥深，寸心吐其滂沛。以此色欲，爲衆情之中權，每居高而司令，人意所注，其詞獨多。因而牽緣，生諸瓜蔓，其必滿志於功名，舒心於利禄，所以眩人世之觀瞻，致一家之驩樂。當夫千足競道，匹馬當先，十載伏櫪，一朝得路。升沈所係，性命攸關。情見於詞，豁然肺腑。所以頁朱門之諛辭，則塵軒成韻；騰白屋之腐嘆，則淚墨有聲。豈獨練堂《還帶》之記，兩語開顔？《還帶記》，嘉定沈練堂所作，以壽楊一清者也。曲中有"昔掌天曹，今爲地主"等語，楊大喜之。寧止東畝慰足之辭，千秋同慨。顧元慶《簷曝偶談》：曹東畝赴省，陸行良苦，作《紅窗迥》詞："春闈期近也，望帝鄉迢迢，猶在天際。懊恨這一雙脚底，一日厮趕上五六十里。争氣，扶持吾去，博得官歸，恁時賞你，穿對朝靴，安排你在轎兒裏，更選個弓樣鞋兒，夜間伴你。"自慰其足。曹名净，字西士，宋嘉祐間人。清康熙壬子，褚人穫在德州旅店壁上見此詞，蓋後人所書也。至於絢爛之餘，歸於平澹；牢騷之極，反爲曠達。遂乃寄身世於糟邱，元不忽麻平章〔點絳唇〕《辭朝》"寧可身卧糟邱"套。悟人生於夢蝶，元馬致遠〔夜行船〕《百歲光陰一夢蝶》套。爰有餐霞服日之想，枕流漱石之志，時奪艷詞之席，並冷酣歌之拍，乃欲界之仙都，詞場之别調也。以此食欲，溽於人海，郭璞之賦所不能殫，吴均之移所不能盡。固隱匿於凡文，而踴躍於斯體。其事既

廣，作亦實繁。綜食色之兩性，被韁鎖於群倫。論卑之而無高，理瞭然而共喻。欲論世而尚友，與求之鴻博，不知曲之深切而著明也。古昔聖哲，知情之總歸而已。夫情猶影也，曲由鑑也，持鑑而影之妍媸畢見，聞曲而情之美惡悉昭。亹焉以達，盡而不竭也。婉焉以諷，譎而不邪也。欲習於其政，先習於其俗。俗之習，未有備於曲焉者也。

樂府十五體　悲夫！人之生也，甘一而辛百。嘗有味乎曲之爲言，而太息不已也。昔丹邱論樂府，考定諸體，所著一十五家，獨盛元一體，快然有雍熙之治。以其字句皆無忌憚，故又曰"不諱體"。然金元以來，舊曲累萬，而盛元體不逮其他，寧非隆平不常，如冬日方中，忽忽西崦。况曲之所托，其旨深遠，貌若甚都，中實多慊。猥以益美之辭，致其希慕之意。故以曲斷代，知世之不復漢、唐也。叔季之民，生息於晦冥之中，耳目所接，既不足以致快愉，撼其思慮，流爲歌曲，所以驩虞之辭少，愁苦之辭多。惟權勢利便，肆恣虔劉，吸肝腦以調聲，塗脂膏而飭色。華靦偉麗，過於佚樂，則承安體興焉。始起宫中，漸及朝右。蓮花徹夜，開北海之樽；絲竹中年，傚東山之妓。人稱"仙史"，誦其雅歌；時頌相公，歌其曲子。方春梨欲雨，而笙歌月下争埸；比窮骨支寒，則檀板雪邊競譜。亦復黼黻河漢，藻飾川岳。玉堂之體，號爲正大，然而臺閣名篇，私坊未習，公卿巨製，委巷不懂，其情不諧，其趣相越。此二體者，亞於盛元。職此之由，其傳益尠。曲之傳遠，而所著又夥者，或神遊於廣漠，或托志於泉石，或攄忠而訴志，或嘲譏而戲謔。厥有黄冠草堂，楚江騷人諸體，皆不得於時者之所爲。無赫赫之位，乏鼎鼎之聲。近於人情，習於衆志，常以憂憫，致其歌哭。即呼朋酬唱，不少流連光景之言；抑攬勝登臨，亦傳嘯傲湖山之句。而因其自遣，以測其所懷，皆瀟灑於當時，而嗚咽於言表。總古意與今情，合萬喙而一噫。信乎運會之醖釀，時勢之創造，以善鳴而假之，亦因材而篤焉。是故吾宗牧庵碩學，亦列群英，天水子昂清才，並傳傑作。均見涵虚子《論曲》。其尋宫而數調，寧就苦而辭甘。此物此志，如標如榜。俗之移人耶？人之移俗也。時無吴季，誰與論之？世有董狐，宜稱善矣。

吴歌記之狀曲　予壹韙夫宋氏明宋新撰《吴歌記》之狀曲也，雖中郎之述《篆勢》，士衡之作《文賦》，胡以過焉？而其頌曲，至以爲天地之

元聲,匹夫匹婦所與能。豈非以曲之於人,所紀至近,其於物也,悠然以遠。故又曰:“夢寐不能議幻,鬼神無所伸靈。文人騷士,囓指斷鬚而不得者;女紅田畯,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。”蓋言人情物理,惟曲能盡之如此。且所謂摘天地之長短,測風月之淺深,狀鳥奮而議魚潛,惜草萌而商花吐者。布景之妙,賦物之工,凡曲皆然,第吴歌而已耶?嗚呼!聲音之域,曲代詩而王。時之所授,莫與争也。體既當世,語尤親人。文物風俗,微曲曷觀?

曲爲有容之詞章有韻之説部　曲之歷世也,亘四五百年,各衍宗支,後生益秀。小令、套數,既備諸美;雜劇、傳奇,更拓前規。觀其事必依托,詞必荒唐。明所作之非真,知其言之有故。無非演暢物情,表彰人事。主奴儒墨,總百家之用心;雕鎪經籍,納多文以爲富。豐於篇幅,則致無不盡;實以科白,則意無不顯。可謂有容之詞章,有韻之説部也。夫世事起伏,大波瀾而小波淪;群情險夷,古文無而今文有。欲求善狀,惟此新裁。故書成證俗,未足比其鉛黄;圖著巡方,詎能方斯粉藻?配之舊史,允矣並行。謂予不信,更爲犖舉。

戲劇不外悲歡離合是爲歷史興替之源　原夫男歡女愛,世界之生機;家庭骨肉,吾族之本色。蒼生萬刼,此爲皈依;青簡千秋,斯焉控縱。元精耿耿,爲靈心之所窺;太空冥冥,托斯文而一吐。於是假於事類,道其俗情。以反覆爲丁寧,無先後之蹈襲。親親一體,自天子以至庶人;如東籬《漢宫秋》,仁甫《梧桐雨》,雖萬乘之尊,不免兒女别離之苦。善善從長,於人心而知世道。李山兒水泊一盗耳,而古今雜劇頌之者數十家,皆慕其任俠,以例鈞衡之不平也。作者取則於家常,聽者折衷於天性。所以代古人爲歌哭,往事堪哀;説先後之是非,舊書不厭。是皆以慈悲説法,優孟借其衣冠,笑駡皆精。文章盡爲粉墨,誠一代風紀之綱目,萬化沿革之載記。本兹從違,乃别張弛。諸政自出,而後史有所紀,故曰興替之源,欲明其源,則雜劇、傳奇備焉,不可忽其近也。

劇名記傳圖譜乃以史職自居　蓋比而論之,文以情同者也,言因體異者也。小令、套數,則純乎於文;雜劇、傳奇,則兼之以事。故令只一章,套或累段。文有時盡,不若事之時益也。而雜劇可至四折,傳奇累增,齣乃数十。事與情相生,文與筆互足。選材則群策群力,陳義則大

言小言。哀樂之感，原是一科；悲欣之懷，如下雙管。雜劇已工於傳神，傳奇尤善於寫照。已事入曲，曲之進也；以曲言事，曲之尤進也。考雜劇、傳奇所標題目，或命曰記，或名曰傳，其次曰譜，其次曰圖，史職自居，何關附會？雖徵之古人，或張冠而李戴，而按之世態，則形贈而影答。跡若誣於稗官，實則信於正史。良由好惡，非一人之私；等是述作，爲百世之業。故能寫德模音，雕文鏤質，如將泥以覆印，譬以鏡而照心。潤色爲工，比物生象。一代之文章炳焉，九鼎之神奸盡矣。使孔門用曲，則雜劇公穀，傳奇盲左。獲麟之後，絶筆再續。奚惟升堂入室，與賦争長已乎？

曲之傳奇寫實俱無異於史　至於文心極巧，藻思不群，或反正以居奇，或翻無以爲有，即軼常而示變，仍鑿空而歸真。事或可疑，情原近是。凡以化彼群蒙，鳴其孤憤，振徇路之鐸，代遒人而爲師，雪覆盆之冤，權宰官以司判。不僅東籬八劇，曾凄凉於無影之城；《黄粱夢》青藤四聲，或慷慨於漁陽之鼓。《禰衡罵曹》如是奇情，著爲異事，則又柱下藏書，或嫌其異趣；龍門弄筆，必引爲同心者也。又況《春鐙》《燕子》倉皇半壁之塵；阮圓海《春鐙謎》《燕子箋》傳奇。《花扇》《鐵冠》，棖觸前朝之夢。孔東堂《桃花扇》傳奇，逸民外史《鐵冠圖》傳奇。興亡所繫，掌故斯存。爲曲爲史，又奚能辨哉？

曲之能事在演事繁密寫物博雜　由此以言，則情之爲物，古今無二。所以詭譎，事爲之也。故事以演情，曲以演事。事衷於情，而炳於言。左則爲史，右則爲曲。自曲以外，諸體之文，言情則一。然而騷、賦、五七言、長短句之於情，與有曲之世，疏密繁簡，不可同日語也。曲之事密而加繁，情亦隨之，因而變易，不可究詰。而事所由起，厥數孔多。雅之爲琴書，瑣之爲米鹽，艷之爲裙裾，烜之爲冠帶，蠢之爲牛馬，靈之爲花鳥。或壯麗而爲江山，或喧闐而爲鉦鼓，或軒昂而爲裘馬，或窮愁而爲韋布。逸則爲麈拂，曠則爲簑笠，離則爲舟車，合則爲酒食。爲夫婦之破鏡，爲母子之斷機，爲朋友之雞黍，爲羈旅之翰簡。武則兵稱百鍊，文則策號萬言。旗既萬幕，仗亦千騎。先生杖履留春，老子胡床玩月。時節則春餌秋糕，地産則南橘北枳。典重則鼎彝斑然，怪誕則龍蛇宛爾。綜是殊名，以生多故。賦之爲物，陳之爲彩。古曰砌末，今

曰彩，亦曰切。切者，砌末之省文，又砌之减字也。情因事以糾紛，事因物而結構。凡言舊事，必識故物。一時之製，百思攸托。一器一道，哲人謹焉。第晚近製作，雜而無徵。食貨所不及志，方輿所不遑紀。書券則博士閣筆，製題則詩豪罷卷。史既蓋闕，曲乃居要。爰有刀錐歲華之詞，失名〔南吕・一枝花〕《咏皮匠》套詞。椽屋鬧市之作。元湯菊莊〔一枝花〕《贈鑷者》套詞。按：鑷者即今之薙髮匠也。院本么末，勾欄前後之場；失名〔中吕・耍孩兒〕《莊家不識勾欄》套詞。窮鬼錢神，田老送迎之態。失名〔南吕・一枝花〕《田老齋》套詞。滌器則傳歌陋巷，失名〔一枝花〕《贈妓名玉馬杓》套詞有云："臨邛滌器，陋巷傳來。"按：馬杓即今語馬子，此詞雙關。蹴踘則艷説齊雲。失名〔一枝花〕《蹴踘》套詞有云："富貴齊雲。"又《圓社》套詞云："四海齊雲會。"按：齊雲，蹴踘社名。俶討蚤之檄，月下星前；失名〔一枝花〕《蚊蟲》套詞有云："愛黄昏月下星前，怕青宵風吹日炙。"續打馬之經，花間樹底。元周挺齋〔越調・鬥鵪鶉〕《雙陸》套詞有云："四角盤中，三十騎裏。多少機關，包藏見識。席上風前，花間樹底。"挺齋名德清。事紀降獅，失名〔黄鐘・醉花陰〕《降獅》套詞。篇名賭馬，失名〔南吕・一枝花〕《下大棋賭馬》套詞。既訴牛羊之冤，元姚守中〔中吕・粉蝶兒〕《牛訴冤》詞，又失名〔中吕・哨遍〕《羊訴冤》套詞。亦論鷹犬之價。失名〔中吕・哨遍〕《大打圍》套詞云："鷹犬從来無價。"博魚而色勝六渾，元李文蔚《燕青博魚》雜劇。選硃而囊珍十粒。元失名《浮漚記》雜劇。馳逐影樓之隊，仵作風流。元石君寶《曲江池》雜劇，《牧羊關》曲有云："送殯可須是仵作風流種。"又賓白中有云："他舉着影神樓兒里。"云云。可見元人出殯之概。且殯人皆曰"仵作"，今"仵作"爲官衙隸人之一，專充考驗屍骨之役者是也。繽紛紮扮之場，村坊雲勝。明李玉《永團圓》傳奇，《看會生嫌》齣中，敘賽會之勝。既云紮扮故事，又分段鋪寫，令人神遊，如目擊其盛。今京師村坊尚有之，每勝時輒舉，語曰"過會"。清六部吏人當權時，户部之會，與工部之鐙，皆艷傳人口。自光緒二十六年以後，不復見已。據吴梅村序李撰《北詞廣正譜》，謂其中甲申副車，以後絶意仕進。按：明亡之年，正當甲申。前甲申爲萬曆十年，後甲申爲清康熙四十三年，俱與梅村身世不合，則此甲申必爲崇禎末年無疑。以此論之，則李當爲明逸民，故仍題

明人。惟崇禎三月殉國，而李中副車，其事當再考耳。推班出色，嘲謔於宣和之牌；明李日華《南西廂》傳奇，《琴紅嘲謔》齣，譜牙牌名甚備。話玉添愁，欷歔於宜官之帖。清吴偉業《秣陵春》傳奇《話玉》齣。此傳奇予僅得傳鈔前三齣，今不可復借。欲尋刊本，亦猝不易得也。餘或餖飣雜名，情趣雙關，摹仿衆流，科諢入妙。元曲中集藥名題情之詞甚多，其集雜劇名、曲名，及常言俗語成套詞者尤夥。而《鮫綃記》之草相，《紅梅記》之算命，《精忠譜》、《桃花扇》之平話，類不勝舉。《還魂記》之驅使千文，則又雜集之變也。風花雪月，點化於人身；元吴昌齡《張天師》雜劇。鶯燕蝶蜂，受録於鬼道。《還魂記·冥判》雖言不盡意，而隅可反三。農師之埤雅，遜其輾然；茂先之博物，例之蔑已。以言乎事則如彼，以言乎物則如此。總事物之象，供著述之材。散而見之謂之情，會而聚之，文物風俗，淵藪於此。此曲之能事，所以令人嘆賞者也。

曲家以至誠盡性以博物明俗爲民之史　昔詩家咏史，體亦滋多。或著雜事，或題樂府，或十字彈詞，或四言叶韻。非拘於雅言，即複於述贊。等爲戲弄，無俟褒彈。若夫曲之爲言，自成一家。著一世之真詮，極衆生之幻相。既談笑以飾涕泣，亦婉言而行直道。是故人者天地之心，曲者人之心也。喻於尸而見祖，將於曲以知天。《記》曰："惟至誠能盡性以贊化育。"古之作曲也，可謂能盡其性，以盡人性，盡人性以盡物性者矣。非至誠其孰能之？且夫充史之類，不過以明古今之變，察往來之數耳。曲之所至，則格幽明而事鬼神焉。觀釋老氏之所爲，常附托於儒者。天人之際，且猶通之，况人情物理之常！夫何有於曲？則爲民而執簡，其史於曲宜矣。俗，史於紀傳者也；物，史於表志者也。雖元以南北殊音，明以弋、崑異調，猶之並言漢故，固不複遷，共紀唐文。新寧替舊，史固名判隆污，曲亦藝分優劣。故從事於曲者，其必綜貫九能，兼并三長，然後能續古之《齊諧》，以爲今之世本。豈第馳騁詞華，敷衍問學？偶爾倚聲，便矜絶調。曲至清而漸衰，實作家之不振。然而十有七朝二十有四家之書，亦將與曲而俱斬於是。蓋國家新元，朝野丕變。制度典章，不適前史之筆；文物風俗，亦乖舊曲之心。雖曰人事，或亦天意。惟因是左證，益成吾説，非私願之所欲也。

曲祖詩以爲文因書而成史　而議者好爲淺語，或故事深求，既夷曲

於小技，若語以詩書二家，同屬文史，則又群詆以爲妄。不知章氏著書，《實齋遺書》已爲我先。況《史通》六家，《尚書》居首。唐劉知幾《史通·內篇》偶之以詩，系亦凡六。詩、騷、賦、五七言、長短句、南北曲。自我獨斷，寧等向壁；前無古人，亦何嫌焉？然則紀傳宗班固而祖《尚書》，南北曲宗長短句而祖《詩》三百篇，世世子姓，秩然昭穆。一堂禋祀，千葉配享。王圻文獻，於經籍似或失當；四庫附庸，於文苑亦屬未通。永世沉淪，斯文將喪。特著鄙論，自詡發明。任毀譽之無辨，縱俟聖而不惑。史政史俗，蓋自今而後，始得整齊其辭云。

曲稗

曲　稗

新曲苑第三十二種　清徐珂撰

士大夫諳音樂

乾嘉間士大夫皆諳音樂。三絃、笙笛、鼓板，亦嫻熟異常。嘉慶己巳，錢梅溪在京時，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，程香谷禮部之鼓板，席子遠、陳石士兩編修之大、小唱，蓋崑曲也。

舒鉄雲諳音律

大興舒鉄雲孝廉位諳音律，能吹笛鼓琴。其度曲，不失分寸。所作樂府院本，一脱稿即付老伶，按節而歌，不煩點竄也。

潮人唱南北曲

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，曰潮州調。潮音似閩，多有聲而無字，或一字而演爲二三字。其歌輕婉，閩、廣相半，中有無其字，而獨用聲口相授。曹好之以爲新調者，亦曰賽歌。農者每春時，婦子以數十計，往田插秧。一老撾大鼓，鼓聲一通，群歌競作，彌日不絶，是曰秧歌。南雄之俗，歲正月，婦女設茶酒於月下，罩以竹箕，以青帕覆之，以一箸倒插箕上，左右二人摙之，作書問事吉凶。又畫花樣，謂之踏月姊，令未嫁幼女，且拜且唱，箕重時，神即來矣，謂之踏月歌。長樂婦女，中秋夕拜月，曰椓月姑，其歌曰月歌。蛋人亦喜唱歌。婚夕，兩舟相合，男歌勝，則牽女衣過舟也。黎人會集，則使歌郎開場，每唱一句，以兩指下上擊鼓，聽者齊鳴小鑼和之。其鼓如兩節竹，而腰小，塗五色漆，描金作雜花，以帶懸繫肩上。歌郎畢唱，歌姬乃徐徐唱，擊鼓亦如歌郎。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，以樂神也。

旗亭歌洪昉思詞

錢塘洪昉思太學昇，工樂府，宫商不差脣吻。旗亭畫壁，往往歌之。所作樂府，有《長生殿》傳奇及《天涯淚》、《四嬋娟》雜劇。娶同里黄文僖公機孫女，亦諳音律。

王采薇按笛歌詞

孫淵如夫人王采薇，嘗言唐五代詞，率可倚聲，被之簫管。春餘夜静，輒取李後主《簾外雨潺潺》詞，按笛譜之，令淵如審聽；至"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"二句，聞者欷歔。其後淵如寫《采薇遺影》爲《落花流水圖》，以此。

陸麗京度曲

錢塘陸麗京，名圻。度曲四齣《薄遊武塘》。錢仲芳大集賓客，即令吴伶演唱。新聲艷發，絲竹轉清，四座之間，魂摇意深。

王夢樓教僮度曲

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，嘗買僮，教之度曲，行無遠近，必以歌伶自隨。辨論音樂，窮極幽渺。客至其家，張樂共聽，窮日不倦。海内求其書者，歲有餽遺，率費於聲伎。人或諫之，不聽，其自喜顧彌甚也。然至客去樂散，默然禪定，夜坐，脅未嘗至席，持佛戒，日食蔬果而已。如是者數十年。

陸君暘善三絃

嘐城陸君暘，初嘗學吴絃於吴門范崑白，得其技，已而盡棄不用，以爲三絃北音也。自金元以降，曲分南北，今則有南音而無北音。三絃猶餼羊也，然而吴人歌之，而衹爲南曲之出調之半。吾將返於北，使撩捩之曼引而離迤者，盡歸激決。

嘗譜金詞《董解元》曲，又自譜所爲《兩鴿姻緣》新曲，變其故宫，獨爲刺促偪剝之音，名《幽州吟》，駭然於人。然其時故有知者，周延儒請與游，累致千金散去，終自以不知於時。嘗著《三絃譜》，欲傳後，會大兵

入吴，遯於三江之滸者若干年。世祖聞其名，御書紅紙曰："召清客陸君暘來。"既入，御便殿賜坐。令彈，陸乃彈元詞《龍虎風雲會》曲。稱旨，賜之金。自是貴邸巨室，爭邀致之，無虛日。或欲使隸太常，弗屑也。年七十，尚能作遏雲之逸響。宋荔裳按察琬贈以詩云："曾陪鉄笛宴寧王，吹笛梅花滿御床。幾度凄凉春草碧，不堪重過門雞坊。"

時松江提督馬進寶以鮎首下獄，人不敢問。進寶故善君暘，君暘任俠，直入獄具餉。臺臣聞者皆大駴，各起謀劾之。華亭張法曹急往告，君暘忼慨曰："吾何難，仍遯之三江間耶？至尊若問我，道我病死。"言訖，竟行。後上果問及，如其言，上爲嘆息。當是時，君暘名藉甚。初本名曜，君暘者其字。至是，以上稱君暘，遂以字行。凡長安門刺，往來奏記，皆得直書陸君暘以爲榮。

君暘後復不得志。嘗過上海，上海名家子張均渌慕其技。君暘亦獨奇均渌，謂均渌知己，盡授其技。作《傳絃序》一篇。君暘多門徒，然皆不及均渌也。吴中三王之中，有曰稚卿者，君暘弟子也。

今劇之始

六朝以還，歌舞日盛，然與今劇爲不類。自唐有梨園之設，開元朝分太常、俗樂，以左右教坊典之，乃爲今劇之鼻祖。伶人祀先，明皇是稱，固其宜也。惟唐人以絶句入歌，朝有佳作，夕被管絃。昌齡畫壁旗亭，《黄河遠上》一曲，遂成千古。其事簡易，去今調遠甚。蓋院本始於金元，唱者在内，演者在外，與日本之演舊戲者相仿。今開幕之跳加官，即其遺意。金元以後，曲調大興，按譜填詞，引聲合節，乃爲崑曲之所自出。今劇由崑曲而變，則即謂始自金元可也。

崑　曲　戲

崑曲戲創始於崑山魏良輔。以前僅有弋陽、海鹽二腔，魏出，始能以喉轉聲，别成一調，遂變弋陽、海鹽故調爲崑山腔，蓋以地名。梁伯龍填《浣紗記》付之，即王元美詩所謂"吴閶白面冶游兒，争唱梁郎雪艷詞"者是也。

或曰，創自明季之蘇崑生，蓋以人名。意者曲調相沿已久，崑生曾出新意潤色之，聲律乃益完密。好事者即以其名名之歟？

康熙朝，京師内聚班之演《長生殿》。乾隆時，淮商夏某家之演《桃花扇》，與明季南都《燕子箋》之盛，可相頡頏。淮商家豢名流，專門製曲，如蔣苕生輩，均嘗涉足於此，故其時爲崑曲最盛時代。而崑山之市井鄙夫，及鄉曲細民，雖一字不識者，亦能拍板高唱一二折也。嘉、道之際，海内晏安，士紳讌會，非音不樽，而郡邑城鄉，歲時祭賽，亦無不有劇。用日以多，故調日以下。伶人苟圖射利，但求竊似，已足充場，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。《綴白裘》之集，猶乾隆時本也。道光朝，京都劇場猶以崑劇、亂彈，相互奏演。然唱崑曲時，觀者輒出外小遺，故當時有以“車前子”譏崑劇者。浙江嘉湖各屬，時值春秋二季，尚有賣戲於鬧市者，蓋浙人猶有嗜之者也。

咸、同之季，粤寇亂起，蘇崑淪陷，蘇人至京者無多。京師最重蘇班，一時技師名伶，以南人占大多數。自南北隔絶，舊者老死，後至無人，北人度曲，究難合拍，崑劇於是不絶如縷。

光緒時，滬上戲園僅有天仙、咏霓、留春諸家，皆京劇也，惟大雅爲純粹之崑劇。依常理論，崑劇應受蘇人歡迎，顧乃不然，雖竭力振作，賣座終不能起色。維持數載，卒以顧曲者鮮，宣告輟業。社員大半皆蘇産，相率歸去。或習他業，或爲曲師，貧不能自存，幾至全體星散。越數載，始有人鳩集舊部，組織聚福園，開演於蘇垣之府城隍廟前，雖不能發達，然尚可勉支也。及閶門闢馬路，大觀、麗華諸園接踵而起，冶游子弟趨之若鶩，聚福遂無人顧問，不得已遂又歇業。然諸伶既聚則不可復散，乃易其名曰“全福”；而出外賣戲，頻年落拓，轉徙江湖。舊時伶工，凋亡殆盡，繼起者又寥寥無幾，宣統時闃如矣。

戲劇之變遷

國初最尚崑劇，嘉慶時猶然。後乃盛行弋腔，即俗呼“高腔”一曰高調者，其於崑曲，仍其詞句，變其音節耳。京師内城尤尚之，謂之“得勝歌”。相傳國初出征凱旋，軍士於馬上歌之，以代凱歌，故於《請清兵》等劇，尤喜演之。道光末，忽盛行皮黄腔，其聲較之弋腔爲高而急，詞語鄙俚，無復崑、弋之雅。初唱者名正宫調，聲尚高亢。同治時，又變爲二六板，則繁音促節矣。光緒初，忽尚秦腔，其聲至急而繁，有如悲泣，聞者

生哀;然有戲癖者皆好之,竟難以口舌争也。崑、弋諸腔,已無演者,即偶演,亦聽者寥寥矣。

歐人研究我國戲劇

晚近以來,歐人於我國之戲劇,頗爲研究。英人博士瓦兒特,德人哥沙爾、那窪撒皆是也。瓦兒特著一書,曰《中國劇曲》,分四期:曰唐,曰宋,曰金元、曰明;並就《琵琶記》及其他戲劇之長短,略評之。哥沙爾著一書,曰《中國戲曲及演劇》,分八章:一、中國國民精神與其戲曲;二、中國之舞臺俳優及作劇家;三、中國之劇詩;四、戲劇之種類;五、人情劇及悲劇;六、宗教劇;七、性格喜劇與脚色喜劇;八、中國之近世劇。

崑曲戲與亂彈戲之比較

崑劇縝密,迥非亂彈可比,非特音節、臺步,不能以己意損益,服飾亦纖屑不能苟。《翦髮賣髮》一齣,扮趙五娘者,例不得御珍飾。吴郡正旦某,一夕演此劇,偶未袒其常佩之金約指,臺下私議戚戚。某即顰蹙向臺下曰:"家貧如此,妾何人斯,敢懷寶以陷於不孝?"言次,袒約指,擲諸臺下曰:"此銅質耳,苟真金者,何敢背古人髮膚之訓,翦而賣之乎?"私議乃息。

弋腔戲爲崑曲皮黄之過渡

弋陽梆子秧腔戲,俗稱揚州梆子者是也。崑曲盛時,此調僅演雜劇,論者比之逸詩變雅,猶新劇中之趣劇也。其調平板易學,首尾一律,無南北合套之别,無轉折曼衍之繁;一笛横吹,習一二日,便可上口。雖其調亦有多種,如《打櫻桃》之類,是其正宗。此外則如《探親相駡》,如《寡婦上墳》,亦皆其調之變,大抵以笛和者皆是,與以絃和之四平腔[①]。如二黄中《坐樓》及徽梆子如《得意緣》中之調,即就二黄之胡琴,以唱秦腔,似是而非,故祇可謂之徽梆子。均不類。崑曲微後,伶人以此調易學易製,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,故廣製而盛傳之,爲崑曲與徽調之過渡。故今劇中崑曲已絶,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。

---

① 今校:腔,原作"調"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皮　黄　戲

自有傳奇雜劇，而駢枝競出，有南、北之辨，崑、弋之分。宋以來綿延弗斷，此所謂雅聲也。然弋腔近俚，其局甚簡，有纖靡委瑣之奏，無悲壯雄倬之神。至皮黄出，而較之崑曲，尤有雅俗之判。皮黄者，導源於黄陂、黄岡二縣，謂之漢調，亦曰二黄。不知者乃於黄上加竹爲簧者誤；又以其一出於黄陂，又曰西皮。初甚簡單，崑之唱繫於曲牌，此則辨於諸板。板之類甚稀，第變化得神，錯落有節，自能層出而不窮矣。

崑曲戲與皮黄之比較

崑劇之爲物，含有文學、美術如《浣紗記》所演西子之舞。兩種性質，自非庸夫俗子所能解。前之所以尚能流行者，以無他種戲劇起而代之耳。自徽調入而稍稍衰微，至京劇盛而遂無立足地矣。此非崑劇之罪也，大抵常人之情，喜動而惡静。崑劇以笛爲主，而皮黄則大鑼大鼓，五音雜奏；崑劇多雍容揖讓之氣，而皮黄則多《四杰村》、《八蜡廟》等跌打之作也。

秦　腔　戲

或曰，秦腔於明季已有。以李自成之事證之，則其興固在徽調以前也。京師昔與徽調分枝，絶不相雜。同、光之際，以義順和、寶盛和兩部爲最有名。此調有山陜調、直隸調、山東調、河南調之分，以山陜爲最純正。故京師重山西班，義、寶兩部，皆號稱山陜者也。直、東人善唱者，亦必以山陜新到標題，其實化合燕音，苟圖悦耳。趙瑟秦缶，雜奏一堂，已非關西大漢之舊響矣。光緒時，張文達公之萬雅好此音，故春時團拜同鄉、同年聚宴謂之團拜，義、寶兩部亦得充場，與徽班並駕。雖在曩昔，僅有專園演唱，爲下流所趨，士大夫鮮或入顧；自玉成班入京，遂爲徽秦雜奏之始。

崑曲秦腔之異同

秦腔與崑曲爲同體，其用四聲相同，其調二十有八亦相同。聲中有音，如喉、齶、舌、齒、唇。調中有頭，如高下緩急、平側艷曼、停腔過板。板中有起、腰、底之分，眼中有正、側之判。聲平緩則三眼一板，惟高腔

則七眼一板。聲急促則一眼一板，又無所不同。其微異之點，則崑曲必佐以竹，秦聲必間以絲，今之唱秦聲者，以絲爲主，而間以竹，或但有絲而去其竹。崑曲僅有綽板，秦腔兼用竹木。俗稱梆子，竹用篔簹，木用棗。其所以改用者，以秦多肉聲，竹不如肉，故去笙笛。又秦多商聲，最駛烈，綽板聲嫌沉細，僅堪用以定眼也。

至於九調之説，崑曲僅七調，無四合。七調中乙調最高，惟十番用之；上字調亦不常用，其實僅有五調。若正宫，則音屬黄鐘，爲曲之主。相傳惟蘇崑生發口即是，一生所歌，皆正宫調。其後婁江顧子惠、施某二人差堪繼聲。今則歌崑曲者，甫入正宫，即犯他調矣。秦人顧曲，人人皆音中黄鐘，調入正宫。然所謂正宫者，非大聲疾呼，滿堂滿室之謂也。當直起直落，而復婉轉環生，即犯入别調，仍能爲宫音。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宫，歌羽調則入羽之宫。樂經旋相爲宫之義，自可以此證明之。蓋絃索勝笙笛，兼用四合，變宫、變徵無不具。以故叩律傳音，上如抗，下如墜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句中鈎，纍纍乎如貫珠，斯則秦聲之所有，而崑曲之所無也。

内廷演劇

内廷演劇，遇劇中須拜跪時，必面皇上而跽；若轉場，亦不得以背向皇上。

乾隆初，高宗以海内昇平，命張敏公照製諸院本進呈，以備樂部演習。各節皆相時奏演，如《屈子競渡》、《子安題閣》諸事，無不譜入，謂之《月令承應》。内廷諸喜慶事，奏演祥瑞者，謂之《法宫雅奏》。萬壽令節前後，奏演群仙神道、添籌錫禧，以及黄童白叟、含哺鼓腹者，謂之《九九大慶》。又演目犍連尊者救母事，折爲十本，謂之《勸善金科》。於歲暮奏之，鬼魅雜出，實有古人儺祓之意也。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，謂之《昇平寶筏》。於上元前後日奏之，曲文皆文敏親製，詞藻富麗，引用内典經卷。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《三國志》典故，謂之《鼎峙春秋》。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，及宋金交兵、徽欽北狩諸事，謂之《忠義璇圖》，其詞皆出月華游客之手，鈔襲元明《水滸》、《義俠》、《西川圖》諸院本，遠不逮文敏矣。嘉慶癸酉，仁宗以教匪事，特命罷演諸連臺，至上元日，亦惟以《月令承應》代之。

六　燕　班

吴三桂喜度曲，不差累黍，有周公瑾風焉。蓄歌童十數輩，自教之。中六人藝最勝，稱六燕班，蓋六人皆以燕名也。嘗微服遊江淮間，與六燕俱。賈人某亦嗜聲伎，值家讌演劇，吴投刺謁之，賈延入，納之上座。未幾，樂作。脱板乖腔，百無一當。主人與客極口褒獎，吴但默坐，瞑目搖首而已。主人憤而言曰："若村老，亦諳此耶?"吴曰："不敢，然嗜此已數十年矣。"主人愈不悦。客有黠者，請吴奏技，否則將有以折辱之。吴欲自炫，不復辭謝，欣然爲演《惠明寄柬》一折，聲容臺步，動中肯要。座客皆相顧愕眙。少焉樂闋，下場一笑，連稱"獻醜"而去。

禮邸有菊部

大興舒位，字鐵雲。禮闈報罷，留滯京華。太倉畢子筠華珍，方客禮親王邸。二人皆精音律，嘗取古人逸事，撰爲雜劇，如《楊笠湖吟風閣》例。王好賓客，亦知音。王邸舊有吴中菊部，每一折成，輒付伶工按譜；數日嫻習，即邀二人顧曲，盛筵一席，輒侑以潤筆十金。

演《八仙上壽》

常州府有屬縣八，惟靖江介在江北。順、康間，某親貴出守常州，聲勢烜赫，僚屬備極嚴憚。一日，以壽演劇，七邑令皆來稱祝，靖江令獨後至，懼甚，屬閽者爲畫策，遂重賂伶人。時方演《八仙上壽》劇，七人者先出，李鐵拐獨後，七人問曰："來何暮也?"鐵拐曰："大江風阻，故爾來遲。"閽人即於是時，以靖江令手版進。太守大喜，遂延入，至盡歡而罷。

演《長生殿》傳奇

錢唐太學生洪昉思昇，著《長生殿》傳奇。初成，授聚和班演之，聖祖覽之稱善，賜優人白金二十兩。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，凡有宴會，必演此劇，而纏頭之費，較之御賞且數倍。聚和班優人乃請開筵爲洪壽，即演是劇以侑觴。某日，宴於宣武門外孫公園，名流之在都下者，悉爲羅致，而不及給諫黄六鴻。黄奏謂皇太后忌辰，設宴樂，爲大不敬，請

按律治罪。上覽其奏，命下刑部獄。益都趙秋谷對簿自承，經部議革職，一時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，幾五十人。秋谷及海寧查夏重其最著者。後查改名慎行，登第；趙年僅廿八，竟廢置終其身。洪放歸，旋墮苕霅間而死。當時編修徐嘉炎，亦與讌對歌，賂聚和班優人，詭稱未與，得免。都人有口號云："國服雖除未滿喪，何如便入戲文場。自家原有三分錯，莫把彈章怨老黄。秋谷才華迥絶儔，少年科第儘風流。可憐一齣《長生殿》，斷送功名到白頭。周王廟祝本輕浮，也向長生殿裏遊。抖擻香金求脱網，聚和班裏製行頭。"徐豐頤修髯，有周道士之稱，後官學士。或曰，黄由知縣行取入京，以土物、詩稿遍贈諸名士。至秋谷，答以柬云："土物拜登，大稿璧謝。"黄銜之刺骨，故有是劾也。

演《目連救母》

康熙癸亥，聖祖以海宇蕩平，宜與臣民共爲宴樂，特發帑金一千兩，在後載門架高臺，命梨園子弟，演《目連》傳奇，用活虎活象活馬。

演《臨川夢》傳奇

蔣心餘太史士銓，性峭直，不苟隨時，以剛介爲和珅所抑，留京師八年，無所遇，以母老乞歸。其才其遇，無一不與明湯玉茗相類，因爲《臨川夢》傳奇，以自況焉。其自序略云："先生以生爲夢，以死爲醒。予則以生爲死，以醒爲夢，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，復入於既死之夢，且令《四夢》中人，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，不亦荒唐可樂乎？"

演《探親相駡》

《探親相駡》一劇，原爲崑曲中之梆腔雜劇。雖京戲亦演之，然悉仍其舊。蓋道、咸之際，樂風漸變，趨重京劇。自後内廷傳唱，常例皆京、崑並奏，故率將崑曲闌入。各地伶人，遂亦相沿成習，意謂亦在京戲範圍，實則此劇純用吹腔，固猶是崑曲之面目也。惟服裝做工，則因時會而遷移。間有不相沿襲者，而唱白腔調，悉與《綴白裘》同調門悉用《銀絞絲》曲。中有不合者，殆爲沿訛。惟依崑曲原本，尚少末後與男親家相遇，重延解勸，而親母和好如初之一段，大率爲演京劇者所删矣。至

其劇情，則爲鄉間親家母胡媽媽背布袋，騎驢入城，探其名野花者之女也。先是女見母訴苦，旋與親家母相見；則一村一俏，無不相形見絀，且談吐之時，每被奚落，旋以語及野花之傻，一則苛求，一則迴護，遂至争執相駡，不歡而别。

李笠翁《曲部・誓詞》

李笠翁家蓄伶人，嘗撰《曲部・誓詞》，文云："竊聞諸子皆屬寓言，稗官好爲曲喻。《齊諧》志怪，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？博望鑿空，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。矧不肖硯田餬口，原非發憤而著書。筆蕊生心，匪托微言以諷世，不過借三寸枯管，爲聖天子粉飾太平。揭一片婆心，效老道人木鐸里巷，既有悲歡離合，難辭謔浪詼諧。加生旦以美名，既非市恩於有托；抹净丑以花臉，亦屬調笑於無心。凡此點綴劇場，使不岑寂而已。但慮七情以内，無境不生；六合之中，何所不有？幻設一事，即有一事之偶①同；喬命一名，即有一名之巧合。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，認爲有樣之胡盧？是用瀝血鳴神，剖心告世，稍有一毫②所指，甘爲三世之瘖，即漏顯誅，難逋陰罰。作者自干於有赫，觀者幸諒其無他。"

恭王嗜崑劇

恭親王溥偉喜觀崑劇，能自唱，其左右亦能和之。每遇小飲微醺，輒歌舞間作；偶倦，即令左右賡續以爲樂，曲罷，恒賜以酒。又嘗召伶演武劇，忽顧左右曰："若曹亦可與之厮打。"衆不諳武藝，莫敢應，則力促之，謂當賞白金。時孫菊仙在側，起而言曰："君等宜努力，王爺固有人各一錁之賞，或且可得膏藥一張也。"王頓悟，令止之。

按：《清稗類鈔》《音樂類》與《戲劇類》，篇幅尚多，兹多擇録以涉及崑腔、崑劇者爲限，他不及也。二北識。

---

① 今校：偶，原作"假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毫，原作"辜"，同上改。

菉猗室曲話

菉猗室曲話目次

菉猗室曲話卷一

新曲苑第三十三種　清貴筑姚華撰

卓徐餘慧

明杭州卓人月選《古今詞統》十六卷，搜羅甚富。然至採録小説、傳奇之作以充數，不免爲大雅所譏。徐士俊評："且時攔入傳奇，更覺不倫。"抑亦可見詞曲雖分疆界，明人尚視爲一體。予方治曲，喜其於變遷之迹，有所考證，因節取其語，以資鄙説。葢翻詞入曲，尚見本原，非援曲入詞，致傷糅雜也。録卓、徐餘慧。

元曲賓白所昉　少游〔調笑令〕《咏昭君》、《烟中怨》、《樂昌公主》、《倩女》四首，發端先作七言口號，即"叠末"二字以爲詞頭，謂之"調笑轉踏"。考其起源，出於樂語，而徐士俊評，以爲"前數行疑是元人賓白所自始，被之管絃，竟是董解元數段"。此語非特足爲劇曲考源，更可以見詞曲轉移之迹。再以趙德麟《商調・蝶戀花》述《會真記事》十闋證之，更昭然明白矣。調笑轉踏，宋人多爲之，如山谷、東堂、雲龕、无咎諸家，各有所作，見《樂府雅詞》及毛刻《宋六十名家詞》中。《樂府雅詞》又録鄭僅十三首，前有句隊，後有放隊，各語尚規模樂語，不過一闋分咏一事。而王灼《碧雞漫志》載石曼卿作《拂霓裳轉踏》述《開元天寶遺事》，則合數闋咏一事，爲王伯成之先聲，惜其辭不傳，無可考耳。趙德麟《蝶戀花》十闋，今尚見《侯鯖録》中，毛西河《詞話》已視爲戲曲之祖矣。董解元據《輟耕録》，謂是金章宗時人，名里無考。《西河詞話》則以爲金章宗學士，不詳所據。董撰《絃索西厢》爲古今傳奇之祖，近貴池劉氏有重刻本。

元曲與詞法相通處　《斷腸》《生查子・元夕》詞："去年元夜時，今年元夜時"二語，徐極賞之，以爲"元曲之稱絶者，不過得此法"。顧敻《醉公子》詞末句云："魂銷似去年。"徐云："還魂曲，'恁今春關情似去

年’,用此也;‘最撩人春色似今年’,則又翻此。”

入作平　叔黨《點絳唇·秋閨》詞云:“畫樓十二,有個人同倚。”卓人月注云:“‘十’字,唐詩多作平聲,楊升庵音‘旬’,王弇州音‘諶’。”予按:北曲無入聲,凡入聲皆配入三聲,《中原音韻》可考。以此知挺齋所受,由來遠矣。周德清號挺齋,元人。所訂《中原音韻》爲北曲韻本,今僅存明程明善所刻《嘯餘譜》中。叔黨,蘇過字,東坡長子。

詞用曲韻　蕭竹屋《前調·記夢詞》:“花逕相逢,眼期心諾。”卓注云:“‘諾’字用韻,與北曲同。”

秋千詞入紫釵記　無名氏《前調·鞦韆》詞云:“蹴罷鞦韆,起來整頓纖纖手。露濃花瘦,薄汗輕衣透。　見客入來,襪剗金釵溜。和羞走。倚門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”徐云:“入若士《紫釵記》。”

西廂語所本　毛文錫《醉花間》詞云:“銀漢是紅牆,一帶遥相隔。”徐云:“‘粉牆高似青天’之句未奇也。”

還魂語所本　六一《浣溪沙·春遊》詞云:“日斜歸去奈何春。”徐云:“湯若士‘良辰美景奈何天’本此。”

入紫釵語　山谷《前調·佳人》詞末句云:“今生有分向伊麼。”徐云:“入《紫釵》。”

入幽閨語　董遐周《攤破浣溪沙·鬥草》詞云:“鞦韆架閣檀槽亞,百寶欄邊尋耍。生被香蕪撩惹,賭個輸贏者。　争多説少渾閒話,鬧過殘春聊。且搶得别人盈把,翻要將人打。”徐云:“輕清淡冶,不使一事,不鍊一字,似施君美曲。”按:此作入曲,尚屬本色,入詞則太淺率。展成詞多纖滑,爲昔人所嗤,正以此耳。詞曲界限,不可不嚴。明人多不守之,無怪徐之嘆賞不已也。施君美,名惠,元人,世傳《幽閨記》傳奇爲其所撰,今存《六十種曲》中。近貴池劉氏得舊本重刻。遐周名斯張,明湖州人。

實甫曲與詞意相合處　劉燕哥《太常引》詞末句云:“第一夜相思淚彈。”徐云:“王實甫曲《破題兒·第一夜》即此意。”

西廂仿詞語　溪堂《柳梢青》詞云:“昨夜濃歡,今宵别酒,明朝行客。”徐云:“《西廂》‘前暮私情,昨夜歡娱,今日别離’,殆倣此邪?”

元曲拆白道字之始　少游《南歌子·贈陶心兒》詞末句云:“天外一

勾殘月帶三星。”卓注云："隱'心'字。”徐云："你共人女字邊干，争知我門裏挑心，對此則醜。”按：二語是山谷《同心》詞句。元曲中拆白道字，淮海已開其端矣。

西厢與詞意相合處　東坡《前調·有感》詞云："何物與儂，歸去有殘妝。”徐云："即《會真記》'靚妝在臂'之意。”按：本詞又云："美人依約在西厢。”王實甫曲題目蓋本諸此。

詞曲中用也字　易安《怨王孫》詞云："又是寒食也。”徐云："元詞多以'也'字叶成妙句，殆祖此。”按：元曲凡用"也"字處，蓋有一定音律如此，與文章無關，徐殆未深考耳。僅論文章，不論曲律，此金人瑞之所以敢於改《西厢》也。明人習氣，多如此類。

西厢與詞意相合處　山谷《鷓鴣天》詞云："覷得羞時整玉梭。”徐云："王實甫'推整素羅衣'之句，與'整玉梭'相類。”

琵琶用詞語　蜀主《玉樓春·避暑摩訶池上作》"冰肌玉骨凉無汗"一首，東坡足成《洞仙歌》。徐以爲蘇詞又被高生取入《琵琶》，習聞則厭，惟"一點明月"可留耳。

元曲本詞之語　東坡《翻香令·燒香》詞云："且圖得，氤氳久，爲情深，嫌怕斷頭烟。”徐云："元曲所謂'前生燒了斷頭香'者，宋時先有此説邪？”

還魂用詞語　張子野《一斛珠·咏佳人吹笛》詞云："生香真色人難學。”徐云："人羡湯若士'丹青女易描，真色人難學'之句，不知爲子野所創。”

湯臨川曲與朱宗遠詞之較　朱宗遠《賣花聲》詞云："嫩凉羃葉，柳館黄鸝常寓。”徐云："臨川曲云'弄鶯簧，赴柳衙'，與'柳館'句孰多。”宗遠名灝，明華亭人。

明人詞曲習氣　吴凝父《解珮令·蟋蟀》詞云："有甚干纏，恰催起天涯離悰。”又云："蟋蟀哥哥，倘後夜暗風凄雨，再休來小窗悲訴。”徐賞此語，以爲"似欲攔宋人詞入元人曲"。予謂"蟋蟀哥哥"終非詞家語。明人填詞製曲，皆由一轍，故詞不能望宋，曲不能嗣元；是又有明一代之風氣所由生，而南曲之面目又所以特異也。凝父名鼎芬，吴縣人，年四十祝髪，號唵囕。

紅蕖記取賀方回詞語　方回《千秋歲》詞云："奴奴睡，奴奴睡也奴奴睡。"徐云："沈寧庵取入《紅蕖記》。"按：此亦作山谷詞。寧庵即沈璟，字伯瑛，世稱詞隱先生者是也。吴江人，萬曆間進士，仕至光禄寺某官。所撰曲二十餘種，今惟《義俠記》在，《六十種曲》中尚傳。《紅蕖記》僅於清黄文暘《曲海目》中存其名而已。寧翁與臨川齊名，方諸生曰："松陵具詞法，而讓詞致，臨川妙詞情，而越詞檢，可以測其所至矣。"近予得康熙間興慶閣傳鈔本《一種情》傳奇，以與沈輯《南九宫曲譜》對讀之，無所出入，可見矩矱。《一種情》據《曲海目》亦沈撰。寧庵有子曰自炳，字君晦，亦工詞曲。卓書收《清平調·春宫》詞四首。徐評云："讀君晦詞，知寧庵先生風流未墜。"

二詞爲董劇先導　山谷《歸田樂》兩首，其一云："暮雨濛階砌，漏漸移轉添寂寞，點點心如碎。怨你又戀你，恨你，惜你，畢竟教人怎生是？　前歡算未已，奈向如今愁無計。爲伊聰俊，銷得人憔悴。這裏誚睡裏，睡裏，夢裏，心裏，一晌無言但垂淚。"其二云："對景還銷瘦，被個人把人調戲。我也心兒有，憶我又唤我，見我，嗔我，天甚教人怎生受？

看承幸厮勾，又是樽前眉峰皺。是人驚怪，冤我忒撋就。拚了又捨了，定是這回休了，及至相逢又依舊。"徐云："二曲爲董解元導師。"按：山谷、稼軒、次仲、龍洲諸家，才情豪縱，於詞格已不中材，有時放筆，更出正軌。詞至宋末，多墮惡道，諸家不能辭其咎也。然下啓金、元，遂爲千古曲家開山鼻祖。風氣之成，固非一二人力也。

撋就考　撋，如專切，挼也。趙長卿《簇水》詞亦有"試撋就"句，又有"百撋百就"句，見羅江李氏《雨村詞話》。又少游《滿園花·怨情》詞："當初不合苦撋就。"卓注云："撋，而緣切。揎撋，手挼挱物也。"

天池詞似務觀　陸氏五種　務觀《隔浦蓮》詞云："騎騌雲路倒景，醉面風吹醒。笑把浮丘袂，寥然非復塵境。震澤秋萬頃，烟霏散，水面飛金鏡。　露華冷，湘妃睡起，鬟傾釵墜慵整。臨江舞處，零亂塞鴻清影。"徐云："似陸天池《良宵杳》一曲。"按：此當云"天池似務觀"耳。天池名采，字子元，明長洲人。所撰曲有《明珠記》、《南西厢》、《懷香記》、《椒觴記》、《分鞋記》，今《六十種曲》中尚存《明珠》、《懷香》二記。《南西

厢》近貴池劉氏有刻本，餘未見。《良宵杳》曲，不知在何本中，當再查之。

元宵詞入紫釵　胡浩然《傳言玉女・元宵》詞云："一夜東風，不見柳梢殘雪。御樓烟煖，對鰲山綵結。簫鼓向曉，鳳輦初回宫闕。千門燈火，九逵風月。　綉閣人人，乍嬉遊，困又歇。艷妝初試，把珠簾半揭。嬌羞向人，手撚玉梅低説，相逢長是上元時節。"徐云："結數語入《紫釵》。"

夢詞入牡丹亭　　**辛詞粗率入曲甚宜**　林初文《河滿子・咏夢》詞云："春日弄花不影，秋宵踏月無痕。"徐云："竟是《牡丹亭》上鬼語。"按：初文名章，明閩人。稼軒《千年調》詞云："巵酒向人時，和氣先傾倒。最要然然可可，萬事稱好。滑稽座上，更對鴟夷笑。寒與熱，總隨人，甘國老。　少年使酒，出口人嫌拗。此個和合道理，近日方曉。學人言語，未會十分巧。看他們，得人情，秦吉了。"徐云："卓老評實甫《西厢》，如喉間湜出來者，予於稼軒亦云。"按：此與山谷《歸田樂》正是一類，於詞格則嫌粗率，然論之於曲，正如陳、隋二主《玉樹後庭花》曲，高視三唐近體矣。

還魂妙語出於子野　子野《一叢花》詞云："傷高懷遠幾時窮，無物似情濃。"徐云："《還魂記》妙語，皆出於子野。"

幽閨襟重語本美成詞　美成《早梅芳・曉别》詞云："淚多羅袖重，意密鶯聲小。"徐云："'重'字妙。施君美'風吹雨濕衣襟重'本此。"

詞近歌曲　初文《八六子・望鍾山》詞云："翠娉婷，只爲一片牆兒，費了雙睛，正紫苑春風動處。御溝流水忙時，教人怎生？"徐云："漸近歌曲矣，可不慎其餘乎？"

語在西厢還魂間　李中主《帝臺春・春恨》詞云："拚則而今已拚，忘則怎生便忘得？"徐云："二語《西厢》、《還魂》記之間。"

咏美人足語　梅溪《東風第一枝・春雪》詞云："行天入鏡，做弄出輕鬆纖軟。"徐云："'輕鬆纖軟'，元人借以咏美人足。"

馬張曲語　一女郎失名《玉蝴蝶》詞云："粉牆花影來，疑是羅帳雨，夢斷成空。"徐云："馬東籬、張小山諸君所服。"按：東籬名致遠，元

大都人；小山名可久，元慶元人，曲家巨擘也。徐所云云，當謂小令諸作耳。

還魂記用辛詞　稼軒《水龍吟・旅次登樓作》詞云："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，揾英雄淚。"徐云："若士取贈黄衫客，極當。"

紅梨花似秋澗詞句　王秋澗《水龍吟・賦秋日紅梨花》詞云："定應不待，荆王翠被。"徐云："元人《紅梨花》雜劇，有此妙句否?"按：秋澗，宋人，不詳其名。

續西厢仿存齋詞　瞿存齋《賀新郎・題秦女吹簫圖》詞云："天若有情天也許，許人間夫婦咸如是。"徐云："關漢卿云：'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。'"按：存齋名佑，字宗吉，明仁和人。此當是翻曲入詞耳。

襯字非始於曲　曲中襯字，所以待歌者之損益。金、元以來，相沿不廢，然不自曲始也。自五代詞人已開其端，兩宋諸家，復循其例。前人矜慎，每因增字，或云變格，徒形紛亂。卓注《詞統》，屢標襯字，庶幾得之。如五代歐陽炯《定西番》末句云："如西子鏡照江娥。""如"字襯。宋徐俯《卜算子・春怨》末句云："遮不斷愁來路。""遮"字襯。明孟稱舜《卜算子・江上》詞末句效之云："割不斷愁腸去。""割"字襯。此又曲中變五爲六之法所由昉也。又宋吴文英《唐多令・惜别》第三句云："縱芭蕉不雨也颼颼。""縱"字襯。詞曲淵源，於此可證。唐宋諸家之作，何啻萬千！倘能一一校之，如此類者，正自不少也。

君晦詞如曲　沈伯瑛詞曲，爲有明名家。子君晦，名自炳，能嗣其響。曲子未詳所撰，《詞統》屢收其詞，評謂："讀君晦詞，知寧庵先生風流未墜。"兹録其《清平調引・春宫》四首之一云："夜隨鳳輦上林園，珠翠風多語笑喧。星映薔薇花影暗，玉娥潛戲小黄門。"選材構想，皆於曲之臭味爲近也。

詞曲相近者　明餘姚諸君餘慶源《竹枝》云："種得芭蕉初長成，夜來風雨忒無情。不知雨打芭蕉葉，還是芭蕉打雨聲。"此作亦收《詞統》中。按：《竹枝》爲樂府之一體，援以入詞，必須博證。而《詞統》不一疏明，且此詞意趣究竟近曲，濫收如此。抑亦可見明人詞格多爲曲累，而詞曲轉移之際，針線尤爲分明已。

樂器不同詞亦隨變　元已有三絃　二絃三絃同時並作　北曲宜絃索，南曲宜簫管。絲之調弄，隨手操縱，均可自如；竹則以口運氣，轉换之間，不能如手腕敏活。故其音節，北曲渾脱瀏亮，南曲婉轉清揚，皆緣所操不同，而其詞亦隨之而變，有不能强者。絃索門類，雅以琴瑟爲主，燕樂以琴瑟爲主。自元以降，則用三絃；近百年來，二絃（即胡琴）獨張，此絃索之變遷也。二絃、三絃，未詳起於何時，然元曲中已見吟咏。《詞統》收陳眉公《柳枝詞》末句："三條絃上合新詞，〔掛真兒〕。"注引張小山《題贈玉娥兒》"三絃玉指，雙鈎草字"爲證，是元已有其製。李開先中麓所刊《小山小令》中，不收此語，疑佚句也。小山又有《胡琴·閲金經》小令云："雨潄窗前竹，潤流冰上泉，一線清風動二絃。"聯小山《秋水篇·昭君怨》："塞雲黄暮天。"又酸齋《席上聽胡琴·朝天子》云："玉鞭，翠鈿，記馬上昭君怨。一梭銀線解冰泉，碎折驪珠串。雁舞秋烟，鶯啼春院，傷心塞草邊。醉仙，綵牋，寫萬里關山怨。"據此，則二絃、三絃殆同時並作者耶？

辛劉詞入元劇爲當行　賓白演變　《詞統》收稼軒《卜算子》四首，第四首末云："萬一朝廷舉力田，舍我其誰也？"標爲佳句。然此等語，終是稼軒習氣，非詞家上乘。劉龍洲特喜效之，有《西江月》"天時地利與人和"及"燕可伐與曰可"之句，而詞中遂開此派。元曲尤盛，雜劇、傳奇中，且以爲出色當行。淺人但讀《西厢》、《還魂記》，遂咤實父、義仍之作爲無上奇妙，豈知此等處，在元劇中正是習見語耶。　元劇賓白"掉書袋"處，腐氣滿紙，常爲明人所議。然元人本色，亦正在此。且以稼軒詞句例之，猶爲可恕；較之明人，賓白妃青儷白，語語求工，反成填砌。孰得孰失，行家自能辨也。至清人所爲，更欲以古文之法行之，益去益遠，自鄶①而下，可無譏矣。

雙漸小青恕　誠齋雜劇　疏齋逸事　喬夢符　宋六嫂　滕玉霄　《詞統》所録詞及注中，常有足資曲家掌故者。《鷓鴣天》楊立齋一首云："烟柳風花錦作（團），霜牙露葉玉裝船。誰知皓齒纖腰會，只在輕衫短帽邊。　啼玉靨，咽冰絃，五牛身去更無傳。詞人老筆佳人口，再唤春

---

① 今校：鄶，原作"檜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風到眼前。”注:《青樓集》云:“趙真真、楊玉娥善唱諸宫詞。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、商政叔所編《雙漸小卿恕》(此字疑訛),因作〔鷓鴣天〕、〔哨遍〕、〔要孩兒煞〕以咏之。”按:立齋舊失其名,《太和正音譜》楊、商皆有評,五牛未詳。〔哨遍〕、〔要孩兒煞〕以咏之①套曲,今亦不可考矣。又前調周憲王《咏綉鞋》一首云:“花簇香鈎淺涴塵,輕風微露絳羅裙。金蓮自是慳三寸,難載盈盈一段春。　仙已去,事猶存,陽臺何處訪朝雲。相思攜手遊春日,尚帶年時草露痕。”注云:“憲王有《誠齋録》七卷,成於宣德六年。其《咏牡丹》、《梅花》、《玉堂春》七言律各百首,又著雜劇數種。宫人夏雲英,亦有《端清閣》詩一卷,計六十九篇。”又〔踏沙行〕盧疏齋《題壁》一首云:“雪暗山明,溪深花早。行人馬上詩成了,歸來聞説妙隆歌,金陵却比蓬萊渺。　寶鏡慵窺,玉容空好。梁塵不動歌聲悄,無人知我此時情,春風一枕松窗曉。”注云:“杜妙隆,金陵佳麗也。盧疏齋欲見之,行李匆匆,不果所願,因題詞於壁。”按:疏齋名亦不傳,《太和正音譜》列其人於董解元之次,有録無評。據《小山小令》題中,嘗稱“疏齋學士”,蓋即盧也。又〔賣花聲〕,黄子常《本意》一首云:“人過天街,曉色擔頭紅紫,滿筠筐浮花浪蕊。畫樓睡醒,正眼横秋水,聽新腔一聲唤起。　吟紅叫白,報得蜂兒知未。隔東西餘音軟美,迎門争賣。早斜簪雲髻,助春嬌粉香簾底。”注云:“喬夢符和詞云:‘侵曉園丁,叫道嫩紅嬌紫。巧工夫攢枝飣蘂,行歌佇立。灑洗新妝水,捲香風看街簾起。　深深巷陌,有個重門開未。忽聽他驚尋夢美,穿窗透閣,便憑伊唤取,惜花人在誰根底。”按:黄子常亦失其名。夢符,名吉,太原人。《太和正音譜》評其詞:“如神鰲鼓浪”,謂“若天吴跨神鼇,潠沫於大洋波濤,洶湧截斷。”《録鬼簿》云:“喬夢符號笙鶴翁,又號惺惺道人。美容儀,能詞章,以威嚴自飭,人敬畏之。居杭州太乙宫前,有《題西湖·梧葉兒》百篇,名公爲之序。江湖間四十年,欲刊行所作,竟無成事者。至正五年二月病卒於家。”陶九成《輟耕録》云:“喬孟符吉,博學多能,以樂府稱。嘗云:‘作樂府亦有法’,曰:‘鳳頭、猪肚、豹尾’六字是也。大概起要美麗,中要浩蕩,結要響亮,尤貴在首尾貫串,意思清新,能若是,斯可以言樂

① 今校:以咏之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補。

府矣。"李中麓爲刊《小令》一卷，序謂"蘊藉包含，風流調笑。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恠，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，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爲文。自謂可與之傳神。元之張小山喬，其猶唐之李、杜乎？"厲樊榭謂："中麓爲笙鶴翁之桓譚。"且云："讀其小令，灑落俊生，如遇翁之風韵於紅牙錦瑟間，時更三朝，名猶鼎鼎，洵不數也。"惟其詞章，少有傳者，《賣花聲》一詞，吉光片羽，可不寶諸？又《念奴嬌·滕玉霄寄宋六嫂》一首云："柳顰花困，把人間恩愛，尊前傾盡。何處飛來雙比翼，直是同聲相應。寒玉嘶風，香雲捲雪，一串驪珠引。元郎去後，有誰着意題品。　誰料濁羽清商，繁絃急管，猶是餘風韵。莫是紫鸞天上曲，兩兩玉童肩並。白髮梨園，青衫老傅，試與流連聽。可人何處？滿庭霜月清冷。"注：宋六嫂，小字同壽。元遺山有《贈觱栗工張觜兒》詞，即其父也。宋與其夫合樂，妙入神品，蓋宋善謳，其夫能傳其父之執云。按：滕名亦不詳。楊維楨《東維子》卷十一周月湖《今樂府序》："舉元曲之名者八家，而玉霄豪爽，與馮海粟並稱。原序：奇巧關漢卿、庾吉甫、楊澹齋、盧疏齋，豪爽馮海粟、滕玉霄，蘊藉貫酸齋、馬昂父。陳眉公嘗竊取此語，入之《筆記三》。然《太和正音譜》録金、元諸家殆盡，而獨無玉霄，何耶？"

詞宗曲祖　柳耆卿詞："今宵酒醒何處，楊柳岸曉風殘月。"上六字爲王實父所本。謂"今宵酒醒何處"也。卓注引沈天羽云："'今宵'二句，耆卿爲詞宗，實父爲曲祖，求而似之。秦少游'酒醒處殘陽亂鴉'，魏承班'簾外曉鶯殘月'"。

咏指甲　嘲秃指甲　劉改之《沁園春·咏美人指甲》一首，《詞統》（十五）收之，云："（鎖）薄春冰，碾輕寒玉，漸長漸彎。見鳳鞵泥污，偎人强剔。龍涎香斷，撥火輕翻。學撫瑶琴，時時欲剪，更掬水、魚鱗波底寒。纖柔處，試摘花香滿，鏤棗成斑。　時將粉淚偷彈，記綰玉、曾教柳傅看。算恩情相着，搔便玉體。歸期暗數，劃遍闌干。每到相思，沉吟静處，斜倚朱唇皓齒間。風流甚，把仙郎暗掐，莫放春閑。"注引升庵詞，亦云元人《咏指甲·得勝令》一闋："宜將鬥草尋，宜把花枝浸，宜將綉線勾，宜把金針紝，宜操七絃琴，宜結兩同心，宜托腮邊玉，宜圈鞋上金。難禁，得一掐通身沁。知音，治相思十個針。"艷爽之極。又關漢卿《嘲秃指甲·醉扶歸》一闋："十指如枯笥，和袖捧金尊。

搊殺銀箏字不真，搔痒天生鈍。縱有相思淚痕，索把拳頭揾。"亦可資捧腹。

詞曲一視　高季迪《多麗·弔七姬墓》有云："漫説無雙，傾城曾數，八人少個六人多。"此直是曲句。季迪詩雄元、明之際，而詞竟如此作。殆亦風氣濡染，未能擺脱，不經意時，便爾流露；抑亦當時詞、曲一視，無甚限界耶？

枕痕一線　美成有"枕痕一線紅生玉"之句，曲家襲之，爲"枕痕一線玉生紅"，失名《新水令·間阻》套曲，見《雍熙樂府》十一。又襲之爲"枕痕一線玉生春"，元趙君祥《新水令·閨情》套曲，見明陳藎卿《北宫詞紀》六及《雍熙樂府》十一。又爲"枕痕一線淚淋漓"，失名《新水令·悲夏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紅粉嬌"，失名《新水令·怨恨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印香肌"，失名《新水令·望信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印腮頰"，失名《新水令·病減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界胭脂"，失名《新水令·諧偶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粉脂消"，失名《新水令·失題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粉紅湮"，失名《新水令·閨悶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界芙蓉"，失名《新水令·閨病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粉香殘"，明陳大聲《新水令·閨情》套曲。以上並見《雍熙樂府》十一，陳作亦見《北宫詞紀》六。"枕痕一線淚模糊"，失名《新水令·閨情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俏紅香"，前人《新水令·重賦前題》套曲。"枕痕一線粉腮新"，失名《新水令·次韻失題》套曲。以上均見《雍熙樂府》十二。輾轉相師，不厭其常，未之解也。明吴凝父鼎芳《惜分飛》詞："紅界枕痕微褪玉。"《詞統》評云："何減美成！"予謂："此特剪裁全句，非自具錘鑪，亦美成雲仍耳。""界胭脂"、"界芙蓉"，二語不知何人創拈"界"字。凝父詞句，亦互相粉本也。

蕭淑蘭劇本事　張鄭艷詞　張氏題像　裴崔本事　河中二崔　小青　《詞統》所收，有出小説者，於雜劇傳奇，頗足資敷佐。如蕭淑蘭《菩薩蠻》一首云："有情潮落西陵浦，無情人向西陵去。去也不教知，怕人留戀伊。　憶了千千萬，恨了千千萬。畢竟憶時多，恨時無奈何。"注：引"《詩女史》又有蕭淑蘭《寄張世英》詞云：'天教劉郎迷蓬島，桃花片片依芳草。芳草惹春思，王孫知不知？　紅顏輕似葉，薄倖堅如鐵。妾意爲君多，君心棄妾那。'"又云："張世英館於蕭公讓家，其妹

投詞挑之。張拒而不納，托故辭歸。後蕭公讓知之，以妹許張，備禮而婚焉。事見元人雜劇。”按：即蕭淑蘭《情寄菩薩蠻》也，今尚存臧晉叔《元曲選》中。又鄭雲娘寄張生《西江月》詞注：“雲娘又寄張生《兜上鞋兒》曲云：‘朦朧月影，黯澹花陰。獨立等多時，只怕冤家乖約，又恐他側畔人知。千回作念，萬般思想，心下暗猜疑，驀地得來厮見。風前語顫聲低，輕移蓮步，暗卸羅衣，攜手過廊西。正是更闌人静，向粉郎故意矜持。片時雲雨，幾多歡愛，依舊兩分離。報道情郎且住，待奴兜上鞋兒。’”張生寄鄭雲娘《西江月》詞注：“張生《又寄鄭雲娘·小重山》曲云：‘杏火無烟燒斷腸，織成春恨切，柳絲長。當時誰是種花郎，却不教柳近杏花傍。柳道不須忙，春深須是有，絮飛揚，等閑撲着杏腮香，恁時節，説甚隔池塘。’”按：此不知所出，本書氏籍以爲宋人，或出宋人小説也。又收張肯《沁園春·題鶯鶯像》一首云：“楚楚芳姿，是誰人扶上？崔娘卷中，恰金蟬委蜕，髩雲緑淺，翠蛾出繭，眉黛香濃。待月應真。迎風也似，算只欠牆花一樹紅。千年恨，水流雲散，僧舍蒲東。　而今驀地相逢，悄不似當年憔悴容。正章臺雲雨，未絲楊柳，蜀江秋露，初蕊芙蓉。一見魂銷，再看腸斷，方信春情屬畫工。元才子，艷詞嬌傳，空費雕蟲。”評云：“元才子説微之亦可，説實甫、漢卿亦可。”按：本書氏籍以張肯爲宋人，不應以元才子爲指王、關也。又僧德洪《千秋歲·題崔徽卷子次少游韵》一首云：“半身屏外，覺睡唇紅退。春思亂，芳心碎，空餘簪髻玉，不見流蘇帶。試與問，今人秀韵宜誰對？　湘浦曾同會，手引青羅蓋。疑是夢，今猶在。十分春易盡，一點情難改。多少事，卻隨恨遠連雲海。”注云：“崔徽，河中府倡也。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，與徽相從，累月而歸。後徽寫真奉書，寄裴友白知退曰：‘爲妾敬謝敬中，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，且爲郎死矣。’元稹爲之作歌。”按：此出唐人小説。河中二崔，微之皆與有連，亦説林趣事。陶九成《跋崔氏麗人圖》，是陳居中所畫，其上有題云：“燕鶯爲字，聯徽氏姓崔。”蓋咏鶯而及徽耳。然明方諸生《千秋絶艷賦》有云：“高堂片障，崔徽一紙。”又誤混而一之矣。德洪，據本書氏籍云：“初名惠洪，號覺範。”又收小青《天仙子》一首云：“文姬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情債。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，單單别

別清涼界。原不是鴛鴦一派，休猜做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，魂可在？着衫又撚雙裙帶。”注云：“小青，廣陵女子，嫁爲虎林某生妾。生乃豪公子，憨跳不韵，婦復奇妬，小青竟鬱鬱感疾而死。有《寄某夫人書》一首，古詩一首，絶句十首，詞一首。又《南鄉子》詞，不全，僅三句，云：‘數盡懨懨深夜雨，無多，也只得一半工夫。’”按：《小青傳》，明詹詹外史所撰《情史》載之甚詳。《情史》評，謂其第二圖寫照，藏某嫗家，竭力購得之云云，蓋當時事也。然相傳“小青”是隱一“情”字，文人狡獪，非必真有其人。抑又有傳小青“風雨淒涼不可聽，挑鐙閑看《牡丹亭》。人間亦有痴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”之作。且云，是小家女兒，慕玉茗之才，而不獲偶，卒爲情死。即清客《臨川夢》傳奇，所敘婁江女子，讀曲而亡者也。此説予習聞之，亦不復記其所出，第與廣陵小青事，又如出兩人。殆不得其名，抑或別有所諱，以皆情之所鍾，即可托名小青耳。

詞曲接續之際　《詞統》收劉改之《天仙子》一首云：“別醺醺渾易醉，回過頭來三十里，馬兒只管去如飛。牽一會，坐一會，斷送殺人山共水。　是則功名終可喜，不道思情拚得未。雪迷前路小橋横，住底是，去底是，煩惱自家煩惱你。”按：此調入南曲，爲黄鐘過曲。沈伯瑛《南九宫曲譜》收張子野“雲破月來花破影”詞爲式，改之此詞，與子野正同，即與南曲〔黄鐘·天仙子〕同。蓋詞曲同用，而改之詞亦極與曲爲近。此詞曲接續之際，最爲可味者也。詞弊而曲作，宋詞之所謂短，即元曲之所謂長。陳、隋諸作，開近體之先；五代各家，爲詩餘之祖，亦猶是耳。後人嗜近體、詩餘，而獨薄於曲，其亦未通於古今之變也乎？

似曲之詞　劉庭信曲　前詞卓注引升庵詞，亦云：“小説載曹西士赴試步行，戲作《紅窗迥》慰其足云：‘春闈期近也，望帝鄉[①]迢迢，猶在天際。懊恨這一雙脚底，一日厮趕，止五六十里。争氣，扶持我去，博得官歸，恁時賞你，穿對朝靴，安排你在轎兒裏。更選對宫樣鞋兒，夜間伴你。’”評云：“此首與九卷中周美成《紅窗迥》字句大異，不知何故。”按：此詞臭味亦與曲近，或直是曲，而誤蒙《紅窗迥》之名，故與詞異耳。注

① 今校：鄉，原作“郷”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又引詞亦云："又劉叔擬《繫裙腰》詞云：'山兒矗矗水兒清，船兒似葉兒輕，風兒陣陣没人情。月兒明，厮合湊，送行人。　眼兒簌簌淚兒傾，燈兒更冷清清。雁兒隊隊向前程，一聲聲，怎生得夢兒成？'都與此詞一派。"按：此亦類曲，元曲中有極似者。劉庭信〔南吕·黄鐘尾〕曲云："幾回好夢添凄楚，無奈秋聲忒很毒。一聲風，一聲雨，一聲鐘，一聲鼓。風聲催，雨聲促，角聲哀，鼓聲助。一聲聽，一聲數，一聲愁，一聲苦。風聲寧，雨聲住，角聲停，鼓聲足。一聲鐘撞，一口長吁，淚點兒到多如秋夜雨。"音節激楚，文情酸辛。如此協律愜心，雖蘇、李之作，猶不能寫此，安得薄曲爲小道哉？

詞似傳奇　卓注又引"《艷異編》曰：'襄陽劉改之得一妾，愛甚。'淳熙甲午，預秋薦，赴省試。在道賦《天仙子》一調，每夜飲旅舍，輒使小僮歌之。到建昌，遊麻姑山，屢歌此詞，至以墮淚。二更後，有美女執拍扳來，願唱一曲勸酒，即賡前韵云：'别酒未斟心已醉，忍聽陽關辭故里。揚鞭勒馬到皇都，三題盡，當際會，穩躍龍門三級水。天意令吾先送喜，不審君侯知得未？蔡邕博識爨桐聲，君抱負，却如是，酒滿金杯來勸你。'劉喜甚，與之偕東，果擢第。"按：此詞直與傳奇之作無異，疑明人僞筆耳。

小妮子之祖　顧夐《荷葉杯》："泥人無語不擡頭"。卓注："泥，去聲。"元稹詩："泥他沽酒拔金釵，忽忽窮途泥殺人。"一作"詎"。顧夐詞："黄鶯嬌囀詎芳妍。"一作"妮"。王通叟詩："十三妮子小窗中。"按：元劇賓白"小妮子"，當以此爲祖。

右詞左曲之成見　《詞統》舊序收黄宿海《續草堂詩餘序》，有云："詩工於唐，詞盛於宋，至我明，詩道振而詞道闕。蓋唐宋以詩詞爲謳歌，往往牧夫山伎，借才人之吟咏，以成宫商。今縱秦青復出，所歌者卑卑，南北詞不直周郎一顧矣。"評云："明詩雖不廢，然不過山人、紗帽兩種，應酬之語，何足爲振？夫詩讓唐，詞讓宋，曲又讓元，庶幾吴歌《掛枝兒》、《羅江怨》、《紅棗杆》、《銀絞絲》之類，爲我明一絶耳。"按：黄説右詞左曲，不得其平，且以明詩爲振，抑亦成見太深，無怪其言如此也。余善治曲，每逢嘲難，叩其所見，率與黄同科。己不欲爲，而反杜天下人之耳目？斯道之厄，其視蠹蝕鼠嚙，兵燹蹂躪，尤可爲傷心太息者矣！黄名

河清，豫章人。

何錢兩家論詞曲變遷　《詞統》舊序更收何元朗、錢功父二作，探源於古詩、樂府，究委於金、元歌曲，詞曲變遷，言之詳矣，因備録以資考證。何云："夫詩餘者，古樂府之流别，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。爰自上古鴻荒之世，禮教未興，而樂音已具。蓋樂者，繇人心生者也。方其淳和未散，下有元聲，則凡里巷歌謡之辭，不假繩削而自應宫商，即成周列國之風，皆可被之管絃是也。迨周政迹熄，繼以强秦暴悍，繇是詩亡而樂闕。漢興，郊祀、房中之外，别有鐃歌辭，如《雉子班》、《朱鷺》、《芳樹》、《臨高臺》等篇。其他蘇、李雖創爲五言詩，當時非無繼作者，然不聞領於樂官。則樂與詩分爲二，明矣。魏晉以來，曹子建《怨歌行》七解，爲晉曲所奏。他如横吹、相和、平調、清調、清商、楚調諸曲，六朝並用之。陳、隋作者，猶擬樂府歌辭，體物緣情，屬咏雖工，聲律戾矣。唐太宗以文教開國，又玄宗與寧王輩皆審音，海内清晏，歌曲繁興。一時如李太白《清平調》、王維《鬱輪袍》及王昌齡、王之涣諸人，略占小詞，率爲伎人傳習，可謂極盛。迨天寶末，民多怨思，遂無復貞觀、開元之舊矣。宋初，因李太白《憶秦娥》、《菩薩蠻》二辭，以漸創[1]製。至周待制領大晟樂府，比切聲調十二律，各有篇目，柳屯田加增至二百餘調。一時文士，復相擬作，而詩餘爲極盛。然作者既多，中間不無昧於音節，如蘇長公者，人猶以鐵綽板唱"大江東去"譏之，他復何言耶？繇是詩餘復不行，而金、元人始爲歌曲。蓋北人之曲，以《九宫》統之，《九宫》之外，别有〔道宫〕、〔高平〕、〔般涉〕三調，總一十二調。南人之歌，亦有《南九宫》。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叶，豈所謂土氣偏詖，鐘律不得調平者耶？總而覈之，則詩亡而後有樂府，樂府闕而後有詩餘，詩餘廢而後有歌曲，大抵創自盛朝，廢於叔世。元聲在，則爲法省而易諧；人氣乖，則用法嚴而難叶，兹蓋舉其興革之大較也。然樂府以皦逕揚厲爲工，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。即《草堂詩餘》所載，如周清真、張子野、秦少游、晁叔原諸人之作，柔情曼聲，摹寫殆盡，正詞家所謂"當行"，所謂"本色"者也。第恐曹、劉不肯爲之耳。假使曹、劉降格爲之，又詎必遠過之耶？是以後人

---

① 今校：創，原作"新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即其舊詞，稍加檃栝，便成名曲，至今歌之，猶聳心動聽。嗚呼！是不可謂工哉？原評云："近湯臨川四種傳奇，稱一代詞宗。其中名曲，多檃栝詩餘所勝，他可知已。"按：元朗所云，多足與鄙説見《曲海一勺》相證。曹、劉降格，未必遠過，移以論曲，亦當如是。樂府以皦逕揚厲爲工，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。北曲宜宗樂府，南曲應祖詩餘。南北分流，淵源各别。雖關時運，亦緣地理。由此推論，尚有至言，惜乎元朗未之發明。予頗有所窺，别著爲篇，此不具矣。錢云："詞者，詩之餘也，曲又詞之餘也。李太白有《草堂集》，載《憶秦娥》、《菩薩蠻》二詞，爲千古詞家鼻祖，故宋人有《草堂詩餘》云。（中略）竊意漢人之文，晉人之字，唐人之詩，宋人之詞，金元人之曲，各擅所能，各造其極，不相爲用。縱學窺二酉，才擅三長，不能兼盛。詞至於宋，無論歐、晁、蘇、黄，即方外閨閣，罔不銷魂驚魄，流麗動人。如唐人一代之詩，七歲女子，亦復成篇。何哉？時有所限，勢有所至。天地元聲，不發於此，則發於彼。政使曹、劉降格，必不能爲。時乎，勢乎？不可勉强者也。（中略）然詞者，詩之餘也。詞興而詩亡，非詩亡也，事理填塞，情景兩傷者也。曲者，詞之餘也。曲盛而詞泯，非詞泯也，雕琢太過，旨趣反蝕者也。詩降而詞，筋骨盡露，去漢魏樂府千里矣。詞降而曲，略無蘊藉，即歐、蘇所不屑爲，而情至之語，令人一唱三嘆。此無他，世變江河，不可復挽者也。"（下略）按：功父之説，知詩及詞曲，與時勢爲變遷。天地元聲，古今此物，有彼此之殊形，無軒輊之異等，即或互有短長，何容界分優劣？世人論曲，多斥爲小數，謂非正軌，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請觀此語，可以爽然。惟世變江河，意存感慨，抑知積古以成今，有進而無退。以爲升降，不别質文，此前人之所闇，不敢强爲附和也。元朗，名良俊。功父，名允治。

詞曲牌調之繁演　樂府指迷　張玉田《樂府指迷》，後世詞家奉爲圭臬。考其所論，於古今兩體樂府，大抵相通，製曲者不可不知也。向本别行，《詞統》取入《雜説》，因附及之。玉田云："隋唐以來，聲詩間爲長短句。至唐人，則有《尊前》、《花間集》。迄於崇寧，立大晟府，命周美成諸人，討論古音，審定古調。淪落之後，少得存者，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。美成諸人，增演慢曲引近，或移宫换羽，爲三犯、四犯之曲。案月律爲之，其曲遂繁。"按：宋元之際，詞曲同名。自明以來，始各爲一體；

而南曲引子、慢詞、近詞、諸犯，猶有沿襲詩餘，且直用其調者，如〔仙呂〕、〔引子〕、〔卜算子〕、〔慢詞〕、〔聲聲慢〕之類甚多。沈際飛《詩餘發凡》比同一則，所列猶爲未盡，當别證之。予嘗欲援曲入於文章之林，且以爲古詩歌之嫡裔，世或不信，竊幸於此，得玉田爲我鋏證也。淵源分明，豈如東漢古文，僞爲統系乎哉？　《樂府指迷》原收陳眉公《秘笈》中，然只半卷。《詞統》所據，殆即其本耶？考玉田原著，實爲二卷，名曰《詞源》，上卷研究《聲律》，下卷自《音譜》至《雜論》十五篇，附以楊誠齋《作詞五要》，計十有六目。元、明收藏家均未著録，《秘笈》半卷，即《詞源》之殘本，眉公又誤襲沈伯時書，題《樂府指迷》耳。《詞源》足本，清秦恩復敦生有兩刻，一嘉慶本校元舊抄。一道光本吴縣弋載原校。光緒中，錢塘許氏又重刻之，爲《娱園叢刻》本。上引《詞統》所收《指迷》，即《詞源》下卷，卷首在十六目之外者也。

佻薄乃曲之末流　玉田又云："詞欲正而雅，志之所之，一爲物所役，則失其雅正之音。耆卿、伯可不必論，雖美成亦有所不免。如'最苦夢魂，今宵不到伊行'，如'天便教人。霎時厮見何妨'，如'許多煩惱，只爲當時，一餉留情'。"所謂淳樸變澆風矣。《詞統》評云："詞取香麗，既下於詩矣，若再佻薄，則流於曲，故不可也。"按：詞曲之界，幾微而已。詞莊而曲諧，是誠有辨。若謂曲盡佻薄，實未必然。蓋佻薄亦曲之末流下乘耳。如東籬、小山、蘭谷諸家之作，未嘗不歸於雅正。然美成詞句，且爲玉田所指，則曲之流爲佻薄，又何責於後人耶？　此段，《詞源》在《雜論》中，"最苦夢魂"句上，尚有如"爲伊淚落"。"許多煩惱"句上，尚有如"又恐伊，尋消問息，瘦損容光"。"厮見"作"得見"，"淳僕變澆風矣"作"淳厚日變，成澆風者也"。

詞曲轉捩在小令　玉田又云："詞之難於小令，如詩之難於絶句。不過十數句，一句一字閑不得，末最當留意，有有餘不盡之意乃佳。"按：此在《詞源》，爲第十五《令曲》篇。玉田爲宋遺民，已入渥奇之世，正元曲發軔時也。故其時令曲，已入論著。後世所謂"曲"，當由此而起。予謂："詞曲轉捩，消息於小令，猶蘇、李古詩之於五言。《玉樹後庭》、《春江花月》之於近體，晚唐五代長短句之於宋詞。觀玉田所云，豈不益信？"又《詞源》此篇末云："近代詞人，卻有用力於此者，倘以爲專門之

學，亦詞家之射雕手。"此語卻爲《詞統》所收，《指迷》略去。東籬、小山、蘭谷諸家，蓋由此起也。惜玉田所指，不舉其例，以其時考之，倘亦可尋者也。

銓異　比同　疏名　研韻　明沈天羽際飛所集《詩餘》，有《發凡四則》：一、銓異，二、比同，三、疏名，四、研韵。雖爲詩餘立説，然即謂之《論曲》可也。原書今不易見，《發凡》四則收《詞統·雜説》中。《銓異》云："謂有定名，即有定格。其字數多寡，平仄韵脚，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。一曰襯字。文義偶不聯暢，用一二字襯之，密按其音節虛實間，正文自在，如南北劇'這'字、'那'字、'正'字、'個'字、'却'字之類。從來詞本，即無分別，不可不知。一曰宮調。所謂〔黄鐘宮〕、〔仙吕宮〕、〔無射宮〕、〔中吕宮〕、〔正宮〕、〔仙吕調〕、〔歇指調〕、〔高平調〕、〔大石調〕、〔小石調〕、〔正平調〕、〔越調〕、〔商調〕也。詞有名同而所入之宮調異，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，如北劇〔黄鐘·水仙子〕與〔雙調·水仙子〕異，南劇〔越調〕過曲〔小桃紅〕與〔正宮〕過曲〔小桃紅〕異之類。一曰體製。唐人長短句，皆小令耳，後演爲中調，爲長調。一名而有小令，復有中調，有長調，或系之以犯、以近、以慢別之。如南北劇，名'犯'、名'賺'、名'破'之類。又有字數多寡同，而所入之宮調異，名亦因之異者。如〔玉樓春〕與〔木蘭花〕同，而以〔木蘭花〕歌之，即入〔大石調〕之類。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，如〔蝶戀花〕一名〔鳳棲梧〕、〔鵲踏枝〕；如〔念奴嬌〕一名〔百字令〕、〔酹江月〕、〔大江東去〕之類，不能殫述。"《比同》云："詞中名多本樂府，然而去樂府遠矣。"南北劇中之名，又多本填詞，然而去填詞遠矣。今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，如〔青杏兒〕，即北劇〔小石調〕；〔憶王孫〕，即北劇〔仙吕調〕；〔生查子〕、〔虞美人〕、〔一剪梅〕、〔滿江紅〕、〔意難忘〕、〔步蟾宮〕、〔滿路花〕、〔戀芳春〕、〔點絳唇〕、〔天仙子〕、〔傳言玉女〕、〔絳都春〕、〔卜算子〕、〔唐多令〕、〔鷓鴣天〕、〔鵲橋仙〕、〔憶秦娥〕、〔高陽臺〕、〔二郎神〕、〔謁金門〕、〔海棠春〕、〔秋蕊香〕、〔梅花引〕、〔風入松〕、〔浪淘沙〕、〔燕歸梁〕、〔破陣子〕、〔行香子〕、〔青玉案〕、〔齊天樂〕、〔尾犯〕、〔滿庭芳〕、〔燭影摇紅〕、〔念奴嬌〕、〔喜遷鶯〕、〔搗練子〕、〔剔銀燈〕、〔祝英台近〕、〔東風第一枝〕、〔真珠簾〕、〔花心動〕、〔寶鼎現〕、〔夜行船〕、〔霜天曉角〕，皆南劇"引子"。〔柳梢青〕、〔賀聖朝〕、〔醉春風〕、〔紅

林檎①近〕、〔驀山溪〕、〔桂枝香〕、〔沁園春〕、〔聲聲慢〕、〔八聲甘州〕、〔永遇樂〕、〔賀新郎〕、〔解連環〕、〔集賢賓〕、〔哨遍〕，皆南劇"慢詞"，外此鮮有相同者。《疏名》云："調名必有所取，如〔蝶戀花〕取梁元帝句'翻堦蛺蝶戀花情'；〔滿庭芳〕取英融句'滿庭芳草易黄昏'；〔點絳唇〕取江淹句'白雪凝瓊貌，明珠點絳唇'；〔鷓鴣天〕取鄭嵎句'春遊鷄鹿塞，家在鷓鴣天'；〔踏莎行〕取韓翃句'踏莎行草過春溪'；〔西江月〕取魏萬句'只今惟有西江月'；〔惜餘春〕取太白賦；〔浣溪紗〕取少陵詩；〔瀟湘逢故人〕取柳渾詩；〔青玉案〕取《四愁詩》；〔菩薩蠻〕，西域婦髻也；〔蘇幕遮〕，胡服也；〔沁園春〕，漢沁水公主園也；〔多麗〕，張均妓名，善琵琶者也；〔念奴嬌〕，唐玄宗宫人名念奴也；〔尉遲杯〕，敬德飲酒，必用大杯也；〔蘭陵王〕，入陣必歌其勇也；〔生查子〕，查古'槎'字，張騫事也。其他或取篇首之名字之，或取篇中之字雅者名之，如〔大江東去〕、〔如夢令〕、〔人月圓〕、〔疏簾淡月〕之類，可以意推。"《研韻》云："上古有韻無書，至五七言體成，而有詩韵；至元人樂府出，而有曲韵。詩韵嚴而瑣，在詞當併其獨用爲通用者綦多，曲韵近矣。然以'上支紙寘'分作'支思'韵，'下支紙寘'分作'齊微'韵，'上麻馬禡'分作'家麻'韵，'下麻馬禡'分作'車遮'韵，而入聲隸之平、上、去三聲，則曲韵不可以爲詞韻矣。錢塘胡文焕有《文會堂詞韻》，似乎開眼，然乃平、上、去三聲用曲韻，入聲用詩韵，居然大盲，世不復考。將詞韵不忘於無而亡於有，可深嘆也。願另爲一編正之。"按：以上四則，《銓異》、《比同》極可爲論曲之資；《疏名》一則，雖若與曲無關，然爲曲所沿襲者甚多，予别本之爲《曲名考》，此不詳也。《研韵》所謂"曲韻"，今尚傳周挺齋《中原音韵》及卓從之《中州音韵》，皆元人曲韻也。宋菉斐軒本《詞林要韵》，前人疑爲元、明之際謬托，又疑其專爲北曲而設。南曲韵無定本，多仍《詞韻》。文會堂《詞韻》，平、上、去用曲韻，入聲用詩韻，戈順卿嗤爲騎牆之見，無根據者是也。此韻今已不行，疑即用周、卓兩家，或菉斐舊本。去其分配三聲之入聲，别依詩韻立入聲耶？清毛先舒有《曲韻》，不知是否爲南曲而作，舊籍散佚，莫得而考，豈不惜哉？

---

① 今校：檎，原作"擒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予讀《詞統》(明湘蕤館原本)既畢,其有關於曲者,隨手寫記,時有所見,拉雜書之,不知何時再得從容整理也。癸丑太陽三之十四,倚檠記,茫父。

徐士俊,字野君;卓人月,字蕊淵,皆杭人,所著《晤歌》,附刊《詞統》末,又記。

菉猗室曲話卷二

毛刻籤目

世傳汲古閣毛氏所刻《六十種曲》已三百年，學士大夫，鮮有齒及；收藏諸家，並未著録。流布既多，值亦甚貶，往往聽其殘蝕，不之惜也。近年以來，中國舊籍，漸傳異域。東鄰估客，時至京師，百家之書，靡不捆載，至於詞曲，尤投嗜好。毛刻聲價遂增，十倍曩昔矣。於是所傳漸稀，又值南曲衰歇，寖成古學。海内右曲之士，恐其放失，求之日衆，供者不給；廠肆視爲重籍，位諸經上。不及十年，顯晦如此。其他變遷，益可知已。予謂毛氏父子收藏之富，聞於古今，其所刊版，四部目録莫不有名。然至今日，集部小説諸書皆言汲古閣，而經史獨賤，是豈毛氏之所及料者耶？毛氏而後，經史諸刻，日更精善，集部别本，亦多並行。予無以稱毛氏，獨南北曲子。自臧選外，此六十家僅恃毛刻而僅存，使後之考者，猶得見元、明諸家面目。且如是其多，厥功之偉，不得不令人服也。予喜治曲，嘗以時涉獵，頗有所考。因以聞見，按目籤記，久之日積，紙無餘隙，因别録之，增益者又十三四矣。録毛刻籤目。

六十種曲汲古閣訂本衙藏板

原本與補本之優劣　全書封題如此，都一百二十卷，明毛晉編。晉原名鳳苞，字子晉，常熟人。近人海寧王氏亦云。予按：毛氏所刊《説文》，以意改竄，屢次剜補，益病失真。此刻云訂，殆疑同弊。曲雖小數，然一字得失，至關輕重，欲求其審，毋寧不訂，以待後人。觀實甫、玉茗諸作，較他古本，嘗有出入，蓋亦毛氏改訂者耶。然曲本流傳，嘗以優俳所便，授受已殊。正如漢儒傳經，魯、齊、燕、趙，未能强同，固不得專議子晉。昔人謂顧渚長洲臧懋循，字晉叔，明萬曆中人，有《元曲選》。嘗改元曲，亦由是集矢耳。"本衙藏板"，語至不明，豈曾入官耶？此板無

二刻，然時有殘缺，屢次補足，益補益劣。予藏一未補板本，封上有圖印，是江右三多齋於江南省狀元坊發兑者。此本稍裂，且間有漫漶；又一初補板本，已不如前；又一補板本，則更參差粗惡，不一補矣。補板本封面皆題"汲古閣訂正"，多一"正"字，字亦横方；而所補以《西厢》、《還魂》爲多，緣二書盛行，屢經單印，最易毁損也。然今世《西厢》、《還魂》，亦不見此刻本。予又藏《贈書記》一種，審是初印，字畫勾秀朗潔，的稱汲古佳刻。向疑《六十種曲》是書坊托名毛氏者，及觀此種，始爲爽然。

綉刻演劇十本

傳奇與演劇　曲家分類，雜劇、傳奇，劃若鴻溝。雜劇敘事，四折務盡；傳奇則恢而彌廣，嘗多至三四十齣，故雜劇四折爲一本。《西厢》二十折，原是五本，每本四折，自爲首尾，舊稱"《西厢》五劇"，亦謂"五本"可證。《盛明雜劇》中，有一折爲一本，或三折五折爲一本者，然非元人通例，不足爲訓。傳奇雖累篇幅，然一種亦云一本，仍雜劇之舊也。今俗演劇尚稱一本，淵源於此。其曰整本者，對於單齣而言也。《六十種曲》，《北西厢》外，皆傳奇體裁。然不題傳奇，而題演劇，抑沿流俗通稱耳。此封題每十本之首皆有之，第二封題尚有"實獲齋藏板"五字，亦可見此板輾轉之迹，殆亦後人剜除未盡者也。

演劇首套弁語閲世道人題

閲世道人即毛子晉　閲世道人，即子晉托名。清李調元《雨村曲話》在《函海》中。云："閲世道人不著氏名，所輯有《六十種曲》，大抵皆南曲也，但不列撰人姓名。"李氏殆未細考耳。弁語有云："適按《琵琶》、《荆釵》善本，暨《八義》、《三元》名部，絶調千秋，風華一世。"蓋取材一依據舊本，一傳録樂部。按其所述，自是主人。至其書體，予曾以與《詞苑英華》及汲古諸刻本題、跋相對，如出一手，已可斷定。况文章氣味最近，尤不可假乎？原板"閲世道人"署款在第四葉，補本爲省一板，因别刻，改爲三紙。字跡改易，遂少一對勘之據矣。

論曲要語　《弁語》又云："嘗識家不以窮耳目之官，僅以充戲娱之

役。"此自是論曲要語。舉世悠悠,古今同慨,人能宏道,誰與知言？然因其戲娱,潛引之以至於理。演劇之妙用,音樂之感通,固别有在,又奚待於窮耶?

雙 珠 記

涅川諸記罕見 明·沈鯨撰。鯨號涅川,平湖人。所撰《分鞋記》、《鮫綃記》、《青瑣記》,傳本罕見,目存《曲品》明鬱藍生撰。《曲海》清黄文暘撰。中。本傳檃栝〔法曲獻仙音〕曲云:"足學王生,守貞郭氏,偕補鄖陽軍伍;怒激奸謀,釀成冤獄,哀誠感通真武。賴術士祈天,府寬刑,調邊土。慧姬苦,入宫闈。纊衣詩意,君垂賜,結今生鴛侶。孝子登庸,棄官偕行求父母。四貴同時,驗天綱前定之數。羡雙珠聚散,可以匹休合浦。"又詩云:"王濟川從軍受誣,郭小艷鬻子全貞。慧姬女寓詩賜配,九齡兒棄職尋親。"按:本傳王楫妹慧姬,入掖庭後,作《纊衣詩》云:"沙場征戍客,寒苦若爲眠。戰袍經手作,知落阿誰邊。蓄意多添綫,含情更着綿。今生已過也,重結後生緣。"詩爲軍士陳時策所得,劍南帥奏聞,被放與陳爲妻。此出《本事詩》。開元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"戰袍經手作,知落阿誰邊",云云。大抵涅川取裁,以助波瀾,不必事實也。

齣目用二字考 一補板本第十一齣《遇淫持正》注《汲水》,第十三齣《劍擊淫邪》注《訴情》、《殺克》,第十八齣《處分後事》注《二探》,第二十一齣《真武靈應》注《投淵》,此蓋後人所爲。無論雜劇、傳奇,凡明人題目,多標四字,雜劇例如《北西厢記》,雖有以之屬於傳奇者,然予寧謂屬之雜劇爲當。其省爲二字,不知始於何人。《六十種》中,惟《還魂》二本一玉茗堂本,一碩園删本。是二字題目。然《紫釵》、《南柯》、《邯鄲》仍四字也。此風既開,而西堂、梅村、笠翁諸家皆沿襲之,有清一代傳奇遂不見四字題矣。此雖細故,亦關沿革,故特記之,以俟博考。

尋 親 記

後尋親 明無名氏撰。清無名氏《傳奇彙考》載嘉興姚子懿《後尋親》一本。李調元《雨村曲話》云:"《尋親記》詞雖鄙俚,然讀之可以風世。《後尋親》盡收拾前記所未結諸色末,予曾見演者,亦復可觀。"

本傳檃栝〔滿庭芳〕詞曲云："文墨周生，糟糠郭氏，家道蕭然。因官役，無錢使用，遣妻張郎告債。張郎見色，將實契虚填，信僕奸謀，殺人性命，屈把周生陷極邊。單身婦，因財被逼，此際實堪憐。節婦貞堅，遺腹孩兒要保全。剛刀立志，毀傷[1]花面。詩書教子，喜中青錢。棄官尋父，旅館相逢話昔年。歸來日，冤仇已報，夫妻子母再團圓。"詩云："張員外爲富不仁，周維翰因妻陷身。背生兒棄官尋父，守節婦教子尋親。"按：詩中結出尋親，是元人舊法。惟此上云"尋父"，下云"尋親"，潦草太甚，元人則此等處亦未嘗苟作也。

本傳情事，與《雙珠》骨幹大同，穿插處則簡於《雙珠》。

東　郭　記

舊云：明無名氏撰。據予所藏別本，當題明·孫仁孺撰，萬曆間人。考詳後。

詞曲檃栝體考　本傳以曲演《孟》本。"齊人"一章爲骨，而敷衍結合，取材《七篇》。作者殆老於舉業，又妙詼諧，故涉筆成趣，笑罵皆宜，玉燕《懷沙》清江寧張堅字漱石，撰《懷沙記》傳屈原事，著《騷》、《卜居》、《大招》、《天問》、《橘頌》、《山鬼》、《漁父》諸齣，皆檃栝《楚辭》。未足奇矣。然元曲中檃栝前賢，如東坡《赤壁》兩賦，淵明《歸去來辭》之類，指不勝屈，且有集《論》《孟》語者，有開必先，此非創作。不惟元曲，即宋詞中亦有此例。隨庵《風雅遺音》宋林正大，字敬之，嘉泰間人。哀然二卷四十一詞，檃栝古詩文三十九篇，而自序且稱前輩檃栝，如《歸去來辭》之爲〔哨遍〕，《聽穎師琴》爲〔水調歌〕，《醉翁記》爲〔瑞鶴仙〕云云。其淵源所自，由來遠矣。

本傳檃栝〔西江月〕云："莫怪吾家孟老，也知徧國皆公。些兒不脱利名中，盡是乞播登壟。長袖妻孥易與，高巾仲子難逢。而今不貴首陽風，索把齊人尊捧。"詩云："走東郭的齊人英雄本色，訕中庭的妻妾兒女深情。隱於陵的仲子清廉腐漢，争壟斷的王驩勢利先生。"四語冷嘲熱諷，歸元恭《萬古愁》，賈鳧西《鼓兒詞》所托胎也。

---

① 今校：傷，原作"埸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以曲入詞　清季奬勵遊學，少俊子弟，負笈東去，隸日本學籍都數千人。其歸而廷對及第授官者，又踵相接也。於是激昂慷慨之氣，悲憤愁苦之聲，入國門而稍稍化矣。予友憐蛟《戊申雜詩》有云："去國悲吟歸國笑，春風紅杏少年多。"語雖近刻，亦事實也。憐蛟以詩示予，讀竟還之，媵以〔江南好〕二詞，其一云："風塵惡，懊惱寫新詞。登壟乞墦《東郭記》，林慚澗愧北山移，馬耳任風吹。"即用〔西江月〕中語，以曲入詞，不録於大雅。然遊戲之作，無妨存之，且以爲本傳增一談助也。

曲與制義之關連　《東郭記》，明白雪樓原本，題"峨眉子評點"。予十年前得於廠肆中，惜只上卷，其下卷至今求之，卒不可得。按：卷首引子署款"峨眉子書於白雪樓"，末捺方印二：白文曰"孫氏仁孺"，朱文曰"白雪樓"。卷中題"白雪樓主人編本"，而引子亦有"予傳之"之語。則評點與撰者，既非二手，而峨眉子與白雪樓主亦非二人；且主人之必爲孫仁孺，更無可疑；惟其爵里不詳。仁孺當是其字，名亦未聞，味"峨眉"意，豈蜀人耶？戊午是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，當清太祖天命三年，後年即明光宗泰昌元年，再二十六年而明亡。末世苟安，人多穢德，本傳譏彈，原非無謂。論世知人，可以觀矣。隆、萬爲明制舉文極盛之時，其思致又多牽連如此。白雪樓原本引子後，更附《齊人生本傳》及時義一首，因並記之，以資諧趣。

東郭記引

峨眉子曰：樂府之傳，其間節義廉恥，不過十之一耳，盡爲富貴利達者傳耳。既盡爲富貴利達者傳，則齊人老先生又安可不傳乎？况其二夫人更超超賢甚者乎！然予傳之，而中庭訕泣，以後多增益之者何也？皆鄒夫子意也。蓋乞墦者必登壟，而妻妾之奉，宫室之美，所識窮乏者得我，總皆大人所必至者耳。原評云："此一事，今齊人難言之矣。"然而卒托之附於陵以終者，何也？則以齊人文固猶可附于於陵也，蓋乞矣。而尚欲蓋之，爲之妻妾者知矣，而尚復羞之。如齊人生者，反可謂之陳仲子。而其妻其妾，亦貴婦中之辟纑人矣，又安可以不傳乎？嗟夫！假令吾孟老觀之，又不知嘆息如何矣。萬曆戊午重九越三日，峨眉子書於白雪樓。孫氏仁孺 白文

白雪樓 朱文

齊人生本傳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原評云：是《太史公列傳》之祖。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"良人出，原評，詳得妙。則必饜酒肉而後反；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，而未嘗有顯者來，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。"原評：慧心冷眼。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徧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；不足，原評："乞"字點出人品。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原評云：下一評語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"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，今若此。"原評：省文妙。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，而良人未之知也。原評：一轉冷極。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

由君子觀之，原評：絶妙史斷。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。原評：令若輩通身汗下。

《索隱》贊曰："齊人何始，未稽厥父。善處爾室，二美在户。出必饜飽，人每歌舞。問厥與者，云是賢主。室人疑之，未見顯甫。循彼行迹，東郊之塢。乞而顧他，饜足何補！羞語爾娣，淚淫如雨。詛詈未畢，厥來我豎。未知爾瞯，驕疾罔愈。君子念之，我目屢睹。朝有姬嫗，士或商賈。蒙其二女，式喜無怒。一或見焉，有如爾祖。"原評：語雖平素，却有無限味，《索隱》一贊，句妙絶倫。

附時義一首　"齊人有一妻一妾"至"驕其妻妾"嘗讀蕭伯玉《齊人》篇，戲作十首，各一機局，俱堪諧笑。聊刻其一，以爲此傳别録，即以作跋可也。原註。

遊戲之仙，滑稽之聖，當不令湯若士獨有臨川。原評。

作者臨川人　按此評，似作者又是臨川人。

摹齊人之態，久於齊也。夫齊人則誠何人也？曰：齊之人大抵然也。是故人之而不名，蓋吾觀孔子之爲《春秋》也，原評：原本《春秋》。鄙其國，則舉其號，如吴如於越者是也；鄙其人，則不著其名，如荆人小邾人者是也。孟子因之，而著《齊人》云。齊人者，何許人

也，其爲烏有乎？其爲無是人乎？夫亦有其人而諱之乎？且衆而類舉之乎？原評：妙。吾請案其生平，摹其光景，就其人，想其事；就其事，實其人。原評：將無作有數語，一篇之骨。其卑而能傲也，毋乃爲子敖乎？則不與驩言，何徧國之皆孟子？其污而能文也，將又爲景丑乎？則召不俟駕，豈東郭之有齊王？其爲稷下之贅壻與？故應以墦間爲滑稽，淳于髠聊復爾。其爲仕齊之戮臣與？故應以小才爲饜足，盆成括何足云。通其重飲食者於爵禄，當爲未諫之蚳鼃，行其驕妻妾者於賢人，又似幣交之儲子。其乞萬鍾於蓋，而又復顧盼於生鵝，將爲仲子之兄，戴其受壯者之詛；而又復啼呼於老稚，將爲平陸之距，心染指燕鼎之餘；而勸王於湯武，既意其爲沈同，甘心齊廷之豢，而解王以周公；又疑其爲陳賈、三齊之粟，藉口以要賢。雖其將主之詞，時子之爲人也，近似二霸之勳；流涎而請復，若非學古之道，公孫之得免者幾希。以衆人之口，爲賢人之譏，去齊時之士，原評：由實漸到虛。當是中庭侣也。度君子之心，以小人之腹，宿晝間之客，故知從墦間來耶。公行氏雖無間焉，然何以來右師之弔？東郭氏即未著耳，又何以近乞祭之墦？蓋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大要不出諸大夫；踰階而揖，歷位而言，故知即此諸君子。氏族故蕃，已徧乎秦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，氣骨相近，便是其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。嗟嗟！生而猶死，原評：毒駡。哭其夫者，幾不減於華周、杞梁；原評：又將有姓名者反映。臭而如芳原評：冷嘲。傳其事焉，尚有追夫管仲、晏子，原評：確對。蓋有之矣，原評：還歸之無。誠然乎哉！句讀圈點，一依原本。華注。

曲中别調　本傳四十四齣，題目特創，又在四字、二字格外。《雨村曲話》云："《東郭記》以一部《孟子》演成，其意不出'求富貴利達'一語，蓋駡世詞也。劇目俱用《孟子》成語，不出措大習氣，曲中之别調也。"

齊東絶倒雜劇　雜劇變體　七篇文多詼諧，事亦奇異。唐人小説，齊諧續孟，宋周密公謹亦有《齊東野語》之作。意托咸丘，非無所出，《東郭記》又其裔也。本傳第六《齊東野人之語》齣，公行開社，東郭持盟，尹士鼓脣，淳、王竊聽。〔鬪寶蟾〕二曲，上下古今，謔浪笑傲，恣其褒彈，以實野語，夫子自道，全篇眼目也。而明・竹癡居士所撰《齊東絶倒》，本

子輿氏所記虞舜事，附會撮合，衍爲雜劇、南北合套四齣，别出機杼，與《東郭記》異曲同工。嶧山講學，竟爲後世小説、雜劇、傳奇開宗，孟老有知，亦當胡盧。竹癡，秣陵人，不詳姓名。《齊東絶倒》收《盛明雜劇》中，今存，他罕傳本。竹笑原評云：此劇幾於毁謗聖賢矣。然子輿氏已開唐人小説之祖，小説復開元人雜劇之祖，何妨附此一種詼諧，聊作《四書》。一笑。所謂元人雜劇，未識何指。《齊東絶倒》櫽栝〔西江月〕云："瞎漢縱然犯法，乖兒却會藏親。《齊東野語》古來聞，鄒孟揣摩虞舜。　女向琴床自倮，身逃濱海誰尋？分明往牒曲中真，聽取詼諧可信。"詩云："臯陶拿不着殺人的賊，商均趕不轉朝子的翁。傲象饒不過禪位的帝，嚚母放不下逃海的農。"收場詩云："咸丘説謊有因，桃應譬喻無謂。偶然弄出神奇，只得略加傅會。"按此起結，逈殊元劇，是傳奇作法，蓋雜劇之變體也。《齊東絶倒》與《東郭記》孰爲先後，今不可考。以予意妄揣之，則《東郭》較後。

滑稽爲文學絶詣二傳爲滑稽之雄　天之生人，材有長短。古今才人，各名所長。事功之家，生握重權，没享隆名，故趨之者衆。至於文學，最爲寂寞。文學之等，隆殺殊科。詞章世所謂浮華，無關至理。然一藝成名，亦至不易。得一佳篇，勝建偉業。夫事功之成，莫不遭際時會。推不貪天，廣嘆數奇，雖懷材抱器，又誰知焉？千古文章，未嘗有一僥倖者。語其雜①易，則一李、杜，可十管、樂，文人之於事功，所以蔑如也。然聖哲觀之，則文章餘事耳，若必專精，或嫌喪志。孔門四科，文學居末。毋亦等差，自古然耶。據近世太西學者之所考，則文學包容，德行言語，皆被總括。而文章性道，亦文學之所有事也。自史家、道學、儒林、文苑分傳，門户遂開，旗鼓日張，攻伐不已。言道學者，高視一切，若可鄙棄，是固不得以爲平議。然道學之域，玄之又玄，其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往往積累半生，始有一得。又未易以言語形容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文學之至，夫豈僅文章之所得代者歟？宜其賤詞華爲枝葉，夷文藻於糟粕。公幹無與於升堂，賈誼不論於入室。不惟文中著述，流爲僭妄；子雲玄草，未容解嘲已也。惟是聖哲之所詣益高，而流俗之所見益

---

①　今校：雜，原作"難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左。傳人輔翼，僅以不墜，其艱難如此。而滑稽一語，批抹皆非，科律千秋，指摘便倒。文學之至，喻於上天。滑稽文學，且在天上。滑稽者，文學之絶誼也。古今才人，雖合衆長，不足一戰。予是以崇拜滑稽，尊爲無上；神力轉運，左右人間。上自賢達，下及朽腐，靡不翕然，受其點化，潛觀默感，渺不之覺。顧當世未聞或重之者，大名不名，又奚怪耶？滑稽之源，出於蒙莊，腐遷列傳，少見梗概，自是以後，史無續焉。予又以服太史公之識，慨然欲有所作，而媿無其材。《東郭記》、《齊東絶倒》諸作，皆滑稽之雄，而論古至不能舉其事以實之，甚且不得其姓名，而爲之考，豈非後死之羞乎？搜羅未備，何日著筆，於此記之，以誓予志。

東郭正文　第二十二《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》一齣，是《東郭記》正文，凄凉悲壯，便如伍胥慷慨，張靈風流，英雄名士，一齊寫出。才人之筆，無所不包，不枉唐突孟老。

白雪樓原本，每板心皆刻有“逵羽亭”三字，足資考據。

韻目特異　《目録》每齣用韻，一一注出，是與汲古本不同處。而韻目則與他韻書特異，豈明人别有曲韻可據乎？此不可不録也。一用東紅韻，二用齊微韻，三用蕭韶韻，四用車夫韻，五用清明韻，六重用清明，七用南三韻，八用嘉華韻，九重用嘉華，十用邦陽韻，十一重用邦陽韻，十二用金音韻，十三用幽游韻，十四用真文韻，十五用寒間韻，十六用廉纖韻，十七用支時韻，十八用何和韻，十九用皆來韻，二十用先天韻，二十一用鸞端韻，二十二用車邪韻，二十三重用齊微，二十四重用蕭韶，二十五重用車夫，二十六三用車夫，二十七重用清明，按：此三用。二十八重用南三，二十九三用嘉華，三十重用金音，三十一重用真文，三十二三用邦陽，三十三重用幽游，三十四三用幽游，三十五重用寒間，三十六三用寒間，三十七重用廉纖，三十八重用支時，三十九重用何和，四十重用鸞端，四十一重用皆來，四十二重用先天，四十三重用車邪，四十四重用東紅。

金雀記

金雀演潘安事　明無心子撰。《潘安擲果》久成雜劇、傳奇家故事，

此本據之而作，衍成三十齣，頗窘事實，至使太冲、孟陽，粉墨登場，戲弄古人，毋乃過甚。

金雀舊本　劇末點出作家　開場檃栝〔沐恩波〕云："晉代風流，潘岳氏年少清奇，擲果車輪。求月下金雀雙遺。豪邁王孫憐國士，多情淑女定于歸，偶遇山濤連薦。夫和婦，兩分離。巫彩鳳，百花魁，欣一見，喜相隨。奈賊風驚走，投觀爲尼。種得河陽花滿縣，和鳴鸞鳳樂雍熙。受天恩寵渥，青史上，永留題。"詩云："擲果車燈宵馳縱，金雀盟天假良緣。河陽縣花晨月夕，和鳴軒鸞鳳交歡。"收場詩云："井文鸞欣諧佳偶，巫彩鳳重會良緣。月下老赤繩雙繫，無心子燕市重編。"據此，知作者别號，既云"重編"，必别有舊本。予素疑"潘安事"爲劇曲熟語，必自古本相傳而來，如崔護、王魁、雙漸之類。然遍搜諸家舊目，都未之見，終不敢斷。今喜得此語，猶可想像，益信向所揣測爲不謬也。惟結局始出作者，又爲傳奇家創一新例，然沿者卒少。

焚　香　記

明王玉峰撰。玉峰松江人，佚其名。

王魁劇翻案　王魁劇源流　《統略》檃栝〔滿庭芳〕云："濟寧王魁，椿萱早喪，弱冠未結姻親。赴禮闈不第，羞澀寓萊城，偶配桂英敫氏，新婚後神廟深盟。試神京，鰲頭獨占，金壘起奸心。　爲奪婚不遂，將家書套寫，致桂英自縊亡身。幸神明折證，再得還魂。徐州破賊，聞家難，兩下虛驚。种諤統兵，萊陽解寇，重會續前盟。"詩云："辭婚守義王俊民，捐生持節敫桂英。施奸取禍金曰富，全恩救患种將軍。"按：此本爲王魁翻案而作，王魁劇之始也。宋人有《王魁》一本，元葉子奇《草木子》云"俳優戲文，始於王魁。永嘉人作之。識者曰：'若見永嘉人作相，宋當亡。'及宋將亡，乃永嘉陳宜中作相。其後元朝南戲盛行，及當亂，北院本特盛，南戲遂絶"云云。元江浙行省務官真定尚仲賢，有《海神廟王魁負桂英》雜劇一本，明初楊文奎有《王魁不負心》雜劇一本，均見明寧獻王《太和正音譜》。又無名氏《王魁傳奇》一本，見明沈璟《南九宮譜》。王魁劇曲源流，大致如此，惜均鮮傳本。其開目無從對勘，然雜劇既有楊翻尚，此殆翻南曲古傳奇耶？沈《譜》所收《王焕》、《王魁》、《韓壽》、

《陳巡檢》皆古傳奇也。

孛兒舊劇語　本傳第二十四《搆禍》一齣，〔紫花兒〕曲有云："喜孛兒幾番搭救。""孛兒"是元雜劇中語，當是借用舊本。由此以推，則古曲之採入本傳者，應不少也。

伯瑛不及見王魁舊本　王魁作者在沈前　《南九宮譜》曰："〔刷子序〕又一體，收散曲集古傳奇名，有云：'王魁負倡女亡身。'注云：'此諸傳奇。今惟《東窗》、《趙氏》二記存耳。'"惜哉！《王魁》舊本，沈伯瑛已不及見。今沈《譜》所收《王魁傳奇》，又不知與舊本如何，趍録於此。〔正宮·長生道引〕云："三鼓將傳，誰家長笛頻吹，此景教人怎存濟？神思自覺昏迷。珊瑚枕上，並根同蒂，放嬌癡，恣歡娛，如魚如水。釵横鬢亂不自持，嬌無力，倩郎扶起。（合）我和伊，傚學鴛鴦，共成一對，願得譙樓上漏聲遲。"譜四〔商調·熙州三臺〕云："晚來雲淡風輕，窗外月兒又明，整頓閣兒新，飲三杯自遣悶情。"〔換頭〕云："久聞倩館芳名，猛拚一醉千金。活脱似昭君，行來的便是桂英。"《譜》十八，此曲譜題《王魁》。注云：舊傳奇，非今《焚香記》。據此，則本傳爲伯瑛所曾見，知作者行輩，在沈前也。〔雙調·十二嬌〕云："伊家恁的嬌面，悄如閬苑神仙。終不漾了甜桃去，尋酸棗、再喫添。（合）同往聖祠前，雙雙告神天。"《譜》二十。〔泛蘭舟〕云："鎮日花前酒畔，狂蕩煞迷戀。春闈赴選音傳，恩愛惹離怨。天付因緣，一對少年，争忍輕散，心事待訴君言。"《譜》二十一。以上四曲，珍如片羽，而尚、楊二家之作，並此亦不之得，大可惜也。

桂英謝公繼女　本傳桂英爲謝公繼女。按舊傳，桂英取擁項羅巾請詩，生題曰："謝氏筵中聞雅唱，何人戛玉在簾幃？一聲透過秋空碧，幾片行雲不敢飛。"是其所本。

焚香本事　按本事，魁既負桂英，桂英自刎死，報魁於南都試院。魁母召道士馬守素醮之。守素夢至官府，魁與桂髮相繫而立。有人戒曰："汝知則勿復醮也。"後數日，魁竟死。本傳既係翻案，故特捏金壘改書，爲王魁開脱，以致神攝明冤，還魂再合。而第十二《餞別》齣中有"剪髮"一段，第四十《會合》齣中復及"青絲"，皆依本事，魁與桂髮，相繫生情，而反用之耳。然魁唱第後，桂有賀詩，本傳不能採入，未免有遜

色矣。

易北就南　以金壘開脱王魁，與王辰玉《鬱輪袍》劇，以王推冒名開脱摩詰，同一機杼。然摩詰才子，事出曖昧，爲古明冤，或非苟作。魁既非其倫，何煩作此狡猾？閒筆浪墨，胡不自惜如是。是殆因楊氏之舊，更易北曲，以就南腔。如李日華之作《南西厢》，不忍古名曲淪亡，且藉以是爲梨園增一劇本耳。

詞林巧合　《焚香記》、《鬱輪記》作者皆王氏，又皆爲王氏翻案，如此巧合，亦詞場談助也。

荆　釵　記

寧獻王及其曲　明寧獻王權撰。王，太祖第十六子，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，永樂元年改封南昌。晚慕冲舉，自號臞仙，涵虚子、丹邱先生均其别號。撰《太和正音譜》，明程明善收《嘯餘譜》中。今存雜劇《辨三教》一本，《勘妬婦》一本，《判烟花》一本，《瑶天笙鶴》一本，《白日飛昇》一本，《九合諸侯》一本，《私奔相如》一本，《豫章三害》一本，《肅清瀚海》一本，《客窗夜話》一本，《獨步大羅天》一本，《楊姨復落娼》一本，皆不傳，僅《正音譜》中存其目而已。

寧獻王之著述　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：江右俗故質朴，儉於文藻，士人不樂聲譽。王宏奬風流，增益標勝，博學好古。讀書無所不窺，旁通釋老，尤深於史。凡群書有秘本，莫不刊布國中。所著有《通鑑博論》二卷、《漢唐秘史》二卷、《史斷》一卷、《文譜》八卷、《詩譜》一卷，《神隱》、《肘後神樞》各二卷，《壽域神方》四卷，《活人心》二卷，《太古遺音》二卷，《異域志》一卷，《遐齡洞天志》二卷，《運化玄樞》、《琴阮啓蒙》各一卷，《乾坤生意》、《神奇秘譜》各三卷，《采芝吟》四卷。其他注纂數十種，經子九流，星曆醫卜，黄冶諸術皆具。古今著述之富，無逾王者。又作《家訓》六篇，《寧國儀範》七十四章。

荆釵作者　本傳舊題柯丹邱撰，緣明鬱藍生《曲品》之誤，而清黄文暘《曲海目》仍之。蓋丹邱先生爲寧王道號，前人不知，以爲敬仲。近人海寧王氏《曲録》改題寧王，兹仍之。丹邱先生誤爲敬仲，尚爲有辭，李調元《雨村曲話》至以爲王伯成，則不知何所見而云然。豈王伯成亦號

丹丘耶？

明人之評　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云："《荆[1]釵》近俗，而時動人。"何元朗亦云："《荆釵》雖動人而俗。"予謂寧王生渥奇之季，先正遺風，猶被薰沐，其俗處正元曲本色。何、王必以明人習氣繩之，豈得其當？《荆》、《劉》、《拜》、《殺》《荆釵記》、《劉知遠》即《白兔記》、《拜月亭》即《幽閨記》、《殺狗記》。爲四大曲，而《荆釵》又褎然居首，豈以一二私評，遂爾減色耶？

家門與結局　第一《家門》齣檃栝〔沁園春〕云："才子王生，佳人錢氏，賢孝温良，以荆釵爲聘，配爲夫婦。春闈催試，折散鸞凰。獨步蟾宫，高攀仙桂，一舉鼇頭姓字香。因參相，不從招贅，改調潮陽。　修書遠報萱堂，中道奸謀變禍殃。岳母生嗔，逼淩改嫁。山妻守節，潛地去投江。幸神道匡扶撈救，同赴瓜期往異鄉。吉安會，義夫節婦，千古永傳揚。"詩云："王狀元不就東床壻，萬俟[2]相改調潮[3]陽地。孫汝權套寫假書歸，錢玉蓮守節《荆釵記》。"出《荆釵記》尚是元人題目正名舊法，而結局用律句云："夫妻節義再團圓，母子重逢感上天。深恨詐書分鳳侶，痛憐渡口溺嬋娟。潮陽隔别三山恨，玄妙相逢兩意傳。夙世姻緣今再會，佳名千古二儀間。"按：元施君美《幽閨記》亦是如此。爾後則臨川《還魂》、《紫釵》二記，懷寧《燕子箋》諸作，猶用此體。他傳或用二絶，或僅一絶，或仿北體，全省，異例紛出，不知何人作俑，抑後人意爲增減，亦不可辨矣。《琵琶》、《殺狗》、《白兔》皆只用絶句結場，安得羅列諸古本，以供一校耶？

以南九宫譜校汲古本　李調元《曲話》云："《荆釵》一記，晉叔自謂得元人秘本，信韻叶矣。然如'草舍茅簷'一曲，本用監咸險韻，而又有一二犯韻，何也？至'莫忘雌炊扊'一語，句則妙矣，然一望而知非元人面目也。"按：雨村引臧晉叔語，當有所本。汲古本《荆釵》'草舍茅簷'曲，見第十五齣。〔降黄龍〕雖有借韻，然是元曲常例，不足爲怪。特汲

---

① 今校：荆，原作"金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② 今校：俟，原作"俟"，同上改。
③ 今校：潮，原作"朝"，同上改。

古本究竟即臧氏秘本與否，無從校勘。沈伯瑛《南九宫譜》所收諸曲，多出古本。其收《荆釵》〔仙吕·探春令〕云："人生最苦是别離，論貞潔無比。仗鸞箋一紙傳消息，怎不見回音至？"汲古本第三十四齣〔探春令〕只用首二句，作"人生最苦是别離，論貞潔他人怎如"？不惟删節，又有改易。〔似娘兒〕云："一女貌天然，緣分淺，親事遲延。願天早與人方便，絲蘿共結，蒹葭可倚，桑杏相聯。"汲古本第八齣〔似娘兒〕句無增減，惟"遲延"作"遷延"，"桑杏"作"桑梓"，改去聲爲上聲。〔二犯傍妝臺〕云："意懸懸，倚門終日望得眼兒穿。自他赴選，歷鏖戰，杳無個音信傳。（傍妝臺頭）多應他在京得中選，因此無暇修書返故園。（八聲甘州）他既登金榜，怎不錦旋，（傍妝臺尾）教人心下轉縈牽。"汲古本第二十二齣〔傍妝臺〕無"二犯"字，"赴選"作"去京"，"個"作"一紙"，"音信"作"信音"，"因此"作"因此上"，"返"作"寄"，"教人"作"越教娘"。〔八聲甘州〕云："窮酸魍魎，對我行輒敢數黑論黄，妝模作樣。惱得我氣滿胸膛。平生頗讀書幾行，豈肯汩亂三綱并五常？斟量，且順從公相，何妨？（前腔换頭）端相，你窮酸伎倆，怎做得潭潭相府東床？出言無狀，那些兒謙讓温良，微名幸登龍虎榜，肯做棄舊憐新薄倖郎。參詳，料烏鴉怎配鸞凰？"汲古本第十九齣〔八聲甘州歌〕，多一"歌"字，"汩"作"紊"，"且順從公相何妨"句，作"不如且順從何妨"，"相"作"詳"，"窮酸"作"搊搜"，"無狀"作"挺撞"，"兒"作"個"，"幸"作"忝"，"參詳"上增"望"字。〔掉角兒序〕云："想前生曾結分緣，幸今世共成姻眷。喜得他脱白掛緑，怕慊奴體微名賤。若得他，貧相守，富相憐，心不變，死而無怨。早辭帝輦，榮歸故園。那時節夫妻母子，大家歡忭。"汲古本第二十二齣作〔皂角兒〕，無"序"字，"幸今世"作"與才郎"，"慊"作"嫌"，"憐"作"連"，"園"作"苑"。〔正宫·錦纏道〕又一體云："治家邦，正人倫，有三綱五常。你潛説出短和長，怎不隄防，他人有耳隔墻。講甚麽晉陶潛認作阮郎，却不道誓柏舟，甘做共姜。先打後商量，問出你私情勾當，押發離府堂。文牒上，明開供狀，抵多少衣錦去還鄉。"汲古本第四十六齣〔錦纏道〕，"有耳"上增一"須"字，餘無異同。〔朱奴兒〕云："是則是公文限緊，承尊命怎敢不允？管取十朝與半旬，到宅上備説元因。還歷盡，山郭水村，指日到東甌郡。"汲古本第二十一齣〔朱奴兒〕，"承尊命"作"蒙相委"，"管

取”作“拚”,餘無異同。沈《譜》原注云:“此曲句句本色,又不借韻,此《荆釵》所以不可及也。或將末句‘郡’字下增一‘城’字,可恨!”按:汲古本“郡”下尚不增“城”字,即此推之,雖非寧王之舊,殆猶近古也。〔中吕・粉蝶兒〕云:“一片胸襟,清如五湖秋水,喜聲名上達丹墀。感皇恩,蒙聖寵,遷擢福地。秉忠直,肅清海閫奸弊。”汲古本第二十五齣〔粉蝶兒〕,“胸襟”作“襟期”,“如”作“似”,“擢”作“除”,“直”作“心”,少“海閫”二字。〔榴花泣〕云:“覷着你花容月貌,勝仙娃,將身命,掩黄沙。幸逢公相救伊家,似撥雲見日,枯樹再開花。(石榴花)貞潔可誇,恁捐生就死令人訝。你萱堂怎不詳察,卻不道有傷風化。(泣顔回)”汲古本第三十二齣〔榴花泣〕,“你”作“他”,“幸逢”作“天教”,“似”上多“好”字,“堂”作“親”,“卻”作“全”。〔漁家傲〕云:“莫不是明月蘆花没處尋,莫不是舊日王魁,嫌遞萬金,莫非忘了奴半載同衾枕,莫非是不曾來之任。欲語不言,知他是怎?那里是全抛一片心。”汲古本第三十四齣〔漁家傲〕,“莫非”作“莫不是”,“了”下無“奴”字,“非是”作“不是”,“曾”下無“來”字,“欲語不言知他是怎”作“欲言不語情難審”。又汲古本此曲“一片心”下,尚有“咱語言”一段,是〔前腔换頭〕,未標明,非有異同也。〔漁家鐙〕云:“若提起舊日根芽,不由人兩淚如麻。恨只恨一紙讒書,搬鬬得母親叱咤。他見差,逼勒汝身重嫁,那些個一鞍一馬。○這書札,今日遺發,管成就鸞孤鳳寡。(前腔)今日裏拜别離舍,明日到海角天涯。一心待傳遞佳音,不憚着路途波查。你見他,且只説三分話,猶恐他别娶渾家。○把閑話,一筆勾罷,回來後知真辨假。”汲古本第三十二齣,〔漁家鐙〕作〔漁家傲〕,“人”下多“不”字,“搬”下無“鬬”字,“逼”下無“勒”字,“札”作“劄”,“今日”作“令人”,〔前腔〕“拜别離舍”作“拜辭都爺”,“明日”下有“裏”字,“待”作“要”,“憚”下無“着”字,“見”上不襯“你”字,“他”下無“且”字,“猶”作“又”,“把”上增“你”字,“話”作“言”,“筆”下增“都”字,“復”作“便”,“辨”作“共”。沈《譜》原注云:“或改‘拜别離舍’作‘拜辭恩官’,非也。”按:“舍”字當叶韻,改“舍”作“爺”,韻尚叶,不似沈見或本之謬,然已與古本異矣。沈《譜》又注云:“或改後三句云‘把前言一筆都勾罷,回來時便知真共假’,謬矣!《浣沙記》亦承其謬,惜哉!”按:沈見本或正與汲古本同,惟“前言”與“閒言”略異,均非古本也。〔迎

仙客〕云："論婚嫁，笑呵呵，男有室，女有家。看明年生下小哇哇，便請姑婆喫碗禿禿茶。"按：汲古本未見此曲，當是後人删去。〔戀芳春〕云："寶篆香消，綉窗日永。又還節近清明，暗裏時更月换。老逼親庭，旦晚雖能定省，遇寒暑宜加温清。清和景，惟願雙親，倍膺福壽康寧。"汲古本第九齣〔戀芳春〕，"清明"作"朱明"，"更"下無"月"字，"老"上有"月"字，蓋誤顛置也；"親"作"椿"，無"旦晚"以下三句十六字，"福"上無"倍膺"二字。〔臨江仙〕云："渡江登山須子細，朝行更聽雞啼。成名先寄好音回，藍袍初掛體，及早辦歸期。"汲古本第十五齣〔臨江仙〕，"更"作"須"，"雞"上無"曉"字，"初"作"將"，"早辦歸期"作"第便回歸"。〔女臨江〕云："凭闌極目天涯遠，奈人去遠如天。女冠子頭。鱗鴻何事竟茫然，今春看又過，何日是歸年？"汲古本第二十二齣，〔臨江僊〕不作〔女臨江〕，"奈"作"那"，"何"作"無"，"看"作"纔"。〔臨江梅〕云："客館悠悠雞唤醒，窗前尚有殘鐙臨江仙頭。攬衣推枕矣間評，今日飄零，何日安寧？"汲古本第三十三齣，〔臨江仙〕不作〔臨江梅〕，"館"作"夢"，"推"作"披"，"矣間評"作"自評論"。〔哭相思〕云："人死家空情黯黯，奈氣力都消減。自間别心中常悽慘，今見了越傷感。"〔步蟾宫〕云："胸中豪氣衝牛斗，更筆下龍蛇飛走。管英雄隨我步瀛洲，一舉高攀龍首。"此二曲汲古本均未見。〔梁州序〕云："家私迭等，良田千頃，富豪聲震甌城。他却不曾婚娶，專浼我來相聘。他恁地錢物昌盛，愧我家寒，自料難厮稱。這段因緣，想是前定，人境緣何不順情？休得要，恁執性。（前腔第三换頭）見哥嫂俱已應承，問姪女緣何不肯？恁堅執莫不是行濁言清，枉了將奴淩併？便刎下頭來，斷然不依聽！論我作伐，宅第盡聞名，十處説親九處成，誰似你假惺惺！"汲古本第九齣〔梁州序〕，"家"上增"他"字，"却"作"又"，"婚娶"作"婚聘"，"相聘"作"求親"，"自料"作"貌醜"，〔换頭〕"見哥嫂"作"你爹娘"，"堅執"作"推三阻四"，"奴"作"人"，"依聽"作"依允"，"似"作"學"。〔柰子花〕云："論荆釵名本輕微，漢梁鴻曾用聘妻，芳名至今傳留於世。休將他恁般輕視，聽啓，明説道表情而已。"汲古本第八齣，〔柰子花〕作〔奈花子〕，"曾用聘"作"已仗得"。〔瑣窗寒〕又一體云："這門親非是我貪婪，無奈人來説再三。送荆釵愁他富室包彈，良媒竟没一言回俺，反教人掛腸懸膽。聽得早間，喜鵲噪窗南，有何親

舊相探?”汲古本第十二齣作〔銷寒窗〕,“愁他”作“只愁”,“包彈”作“褒談”,“人”作“娘”,“早”上無“聽得”二字,“喜”作“只聞得”。沈《譜》原注云:“細查古曲及舊譜所收《卧冰記》一曲,‘早間’句原只該七個字,觀《荆釵記》第三曲云‘姑娘因此臉羞慚’亦七字耳。必不可於第二個字另用一韻,而分爲兩句也。自後人改易舊《荆釵記》,以致錯亂。《香囊記》訛以傳訛,遂倣之云:‘古今惟有孟母與曾参。’遂以九字分爲兩句,而第二字悍然用韻矣。唱之者既熟,聽之者又慣,作之者又多不考其源流。此調幾何而不盡失其故耶?可嘆,可嘆!唱第二句,當如《琵琶》‘不曾許公與卿’唱法,今人唱作〔嬾畫眉〕第二句腔,謬矣。‘包彈’原出宋元人語,因包龍圖好彈人,故曰‘包彈’。今人改作‘褒談’,非也,此曲亦以‘褒談’用之,故用在閉口韻内耳。因上面説‘良媒不來’,故下面説‘教人懸掛’,今人改作‘教娘’,太執滯矣。”按:汲古本第三曲“這姑姑因此臉羞慚”亦改“姑娘”二字爲“這姑姑”三字矣。據此注,則汲古本的是後人改本,非寧王之舊。“褒談”、“早間”、“教娘”,改易處皆如沈注,可斷定。然汲古本與沈所見本,以〔漁家鐙〕曲注證之,又係二本,殆不一改矣。〔綉衣郎〕云:“自力學十載書幃,黄卷青燈不暫離。春闈催試,鏖戰文場男兒志。跳龍門擬着荷衣,步蟾宫必攀丹桂。願從今奮鵬程萬里,願從今奮鵬程萬里。”汲古本第十四齣〔綉衣郎〕第二曲,“文場男兒志”作“功名在科場内”,“跳龍門”作“金鑾殿”,“步蟾宫”作“廣寒宫”,第一“鵬程”作“前程”。〔刮鼓令〕云:“從别後到京,慮萱堂當暮景。幸喜得今朝重會,又緣何愁悶縈?莫不是我家荆,看承母親不志誠,分明説與伭兒聽,他怎生不與共登程?”汲古本第三十一齣〔刮鼓令〕,“堂”作“親”,“怎上”無“他”字。〔劉潑帽〕云:“念吾到此求科舉,不及第羞返鄉間。修書欲報娘和父。煩你稍書,只怕你相推阻。”汲古本二十一齣〔劉潑帽〕,“吾”作“我”,“不及第”作“因不第”,“回”作“返”,“間”作“里”,“煩你稍書”作“待凂承局”,“相”上無“你”字。〔黄鐘·疏影〕云:“韶光荏苒,嘆桑榆暮年。貧困相兼,數載憂愁。一家艱苦,知他甚日回憩。衣單食缺心無欠,爲親老常懷悽慘 。秀才儒雅,安人賢會,小姐貞廉。”汲古本第十五齣〔疏影〕,“知他”作“未知”,“衣單食缺”作“粗衣糲食”,“欠”作“歉”,“秀才”、“安人”二句互易,“貞廉”作“貞潔”。沈《譜》原注

云："用韻甚嚴，妙甚，妙甚。"按：此曲，汲古本"貞潔"出韻，是後人所改。〔出隊子〕云："追思前事，心下如同理亂絲。雖然頗頗有家私，争奈年高無後嗣，怎不教人朝夕怨咨。"汲古本第十三齣〔出隊子〕，叠"追思"一句，"人"下無"朝夕"字。〔黄龍衮〕又一體："休將珠淚彈，休將珠淚彈，莫把愁眉斂。背井離鄉，誰敢胡沾染？路途迢遞，不無危險。纔日暮，問路程，尋宿店。"汲古本"衮"作"滚"，"珠淚"作"別淚"，"莫把"作"且把"，"斂"作"展"。〔越調・包子令〕云："聞説佳人多嫋娜，多嫋娜，端的容貌賽嫦娥，賽嫦娥。此親若得週全我，酬勞謝禮敢虚過？合花紅羊酒謝姑婆。"汲古本"包"作"豹"，"嫋娜"作"嬝娜"，"姑婆"作"媒婆"，增"牽羊擔酒謝姑婆"句。〔水底魚兒〕云："天下賢良，紛紛臨帝鄉。白衣卿相，暮登天子堂。有等魍魎，本爲田舍郎，妝模做樣，也來入試場。"汲古本〔水底魚〕分此曲爲二，中增"爲功名紙半張"云云，作"二换頭"、"每换頭"四句。沈《譜》原注云："今人但知有四句，蓋因唱者懶唱八句，故作詞者亦只作四句以便之，遂認舊曲八句者爲二曲矣。"〔憶多嬌〕云："子嗣慳，衰老年，何忍將奴離膝前？莫惹閑非來掛牽。（合）休得愁煩，休得愁煩，他是讀書大賢。"汲古本第十一齣〔憶多嬌〕，"子"上增"愁只愁你"四字，"衰"作"爹"，"將奴"作"教兒"，"來"作"免"，"休得愁煩"少叠一句，"他是"作"喜嫁個"。〔三臺令〕云："乍別南粤郵亭，又入東甌禁城。水秀共山明，睹風物喜不自勝。"汲古本第三十九齣〔三臺令〕，"乍"作"近"，"山"上無"共"字。〔梧葉兒〕云："遭折挫，受禁持，不由我珠淚垂。無由洗恨，無由遠恥，事到臨危，拚死在黄泉做鬼。"汲古本第二十六齣〔梧葉兒〕，"我"作"人"，下增"不"字、"淚"下無"珠"，"事"下無"到"字，"黄泉做鬼"作"黄泉作怨鬼"。沈《譜》原注云："'不由我'下不可又增一'不'字。"又云："今人唱此曲，多在'做'字下增一'怨'字。"又云："舊譜〔梧葉兒〕不用'怨'字，誠爲有見。"按此注，則汲古的係時本，固不待言；而寧王舊本，伯瑛不過僅於舊譜見之，是舊本既經改竄，失傳久矣。今又僅於沈《譜》所收，略見舊譜，又展轉以得見舊本古曲，亦不可謂非幸也。〔簇御林〕云："親師範，近友朋，把詩書勤講明，囊螢鑿壁皆堪敬。他每都顯父母，揚名姓，奮鵬程，名題雁塔，白屋顯公卿。"汲古本第六齣〔簇御林〕，"囊"作"聚"，"皆"作"真"，"每"作"們"。沈《譜》原注：

"'囊'字可用仄聲。"按：此字汲古本用"聚"，正以仄改平，知唱者必以仄聲字爲便，故參差如此。凡舊曲之遭竄亂，多由口傳音近，訛謬相襲，與諸經籍同。而取便優俳，動輒增省更易，如此類者，不知凡幾。是曲子獨罹之厄，大可嘆也。〔雙調·胡搗練〕云："傷風化，壞綱常，萱親逼嫁富家郎。落把我清名虧污了，不如一命赴長江。"汲古本第二十六齣〔胡搗練〕，不襯"我"字，"清"作"身"，"虧"作"辱"，"赴"作"喪"。〔夜行船〕云："一幅鸞箋飛報喜，垂白母想已聞知。日漸過期，人何不至？心下又添憂憶。"汲古本第三十一齣〔夜行船〕，"聞知"作"知之"，"憂憶"作"縈繫"。沈《譜》原注："或改名曰〔停舟〕，可惡！"按：此曲名，汲古本仍作〔夜行船〕，不作〔停舟〕，信較他本近古也。〔賀聖朝〕云："幾年職掌朝綱，四時燮理陰陽。輔一人有慶壽無疆，化民賴安康。"汲古本第十九齣〔賀聖朝〕，"一"上無"輔"字，"安"上多"之"字。〔仙吕· 入雙調·惜奴嬌〕云："家道貧窮，守荆釵裙布，謹身節用。今爲姻眷，惟恐玷辱門風。空空，愧設房奩來陪奉，望高堂垂憐寵。（合）喜氣濃，悄似仙郎仙女，會合仙宫。（前腔换頭）欣逢夫壻寬洪，可留心遵守，四德三從。勤攻詩賦，休得傚學飄蓬。重重，運蹇時乖長如夢，謝良謀開愚懵。"汲古本第十二[①]齣〔惜奴嬌〕，"家道"上增"只爲"二字，"欣"作"忻"，"得"下增"要"字，"運"作"命"，"謀"作"言"，"懵"作"懞"。〔雙勸酒〕云："儒冠誤身，一言難盡。只因那人，常縈方寸。若得他配合秦晉，那其間燕爾新婚。"汲古本第二十一齣〔雙勸酒〕，"只因那人"作"爲玉蓮可人"，"縈"作"懷"。不知宫調〔四换頭〕云："賊潑賤，好閉嘴！數黑論黄説甚的，娘言語，怎違逆？這的順親顔情却是你！順親顔情，人之大體，竟不相投，教奴怎隨？富豪貪戀，貧窮見棄，須惹得傍人講是非。呆蠢小丫頭，出語污人耳。敢恁地推三阻四，話不投機！這豪家求汝效於飛，他有甚相虧？敢恁的回言，抵死没尊卑。"汲古本第十齣〔四换頭〕，不襯"好"字，"説"作"講"，"違"下無"逆"字，"這的是順親"作"那裏是順父母"，第二"順親"句亦作"順父母"，"大體"作"大禮"，"竟不相投"作"話不投機"，"貪戀"作"戀貪"，"惹"上無"須"字，"呆蠢"以下作"前腔换頭"，"丫"上無"小"

---

① 今校：二，原作"六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字,“恁”上無“敢”,下無“地”,“敢恁的回言抵抗没尊卑”作“出言抵撞,你好没尊卑”。沈《譜》原注:“所犯四調,但知前四句似一封書。”按:伯瑛號寧齋,一作寧庵,松陵人,世稱詞隱先生。所撰傳奇,與玉茗頏頡,格律極嚴。撰《南九宫譜》甚多,世奉爲圭臬,所收舊曲,極爲可據。由上録《荆釵》諸曲以勘汲古本,其得失變遷,亦瞭然可數矣。

以十二律京腔譜校汲古本　康熙中,茂苑王端生、正祥。平江盧南浦、鳴鑾。梁溪施均衡、銓。荆溪儲君用國珍。纂《京調譜》,意在正詞隱之失,實爲弋腔譜也。譜中分類,悉廢宫調舊名,一以十二律爲次,名曰《新定十二律京腔譜》。按:盧序,弋、崑並行,弋實行於未有崑腔之先。又云:“排場既具,崑、弋遂分。”據此,則明中葉以前,南曲諸本,皆用弋腔。舊説“北人不唱,南人不歌”,所謂“唱”者,即指弋腔。又按:《京調譜》總論,絲竹相協者曰歌,一人成聲,而衆相和者曰唱,弋腔於起調之後,必有接腔,故知南曲必唱,弋腔專之矣。崑曲既興,南曲又不唱而歌,世俗相沿,尚謂之唱。甚至北劇《西廂》,亦皆唱矣。弋腔亦起於元世,出江右之弋陽,流轉江浙,迭經潤色,遂變舊習。如《荆釵》、《幽閨》、《琵琶》之類,當非復弋陽之舊。然以其時考之,斷爲弋腔,無可疑也。《京調譜》收《荆釵》〔三臺令〕“乍别南粤”曲與沈《譜》同,〔黄鐘一〕〔簇御林〕“親師範”曲,無“他每都”之襯字,多叠一“白屋顯公卿”句。同上〔黄鶯兒〕云:“公相望垂憐,感夫人意非淺。又蒙結拜爲姻眷,恩德萬千。何日報全?願登八位三臺顯,合淚漣漣,雙親遠别。重得遇椿萱,重得遇椿萱。”汲古本第二十六齣〔黄鶯兒〕,“願”下多“公相早”三字,蓋襯字也。又少叠“重得”句。同上〔胡搗練〕“傷風化”曲與沈《譜》同,惟“我”不作襯字。〔大吕二〕〔似娘兒〕“一女貌天然”曲,亦同沈《譜》同上。〔八聲甘州〕“窮酸魍魎”曲校沈《譜》,“肯”上無“豈”,“亂”上無“汩”,“肯不”作“襯”,“氣”上不襯“我”,“斟”作“酌”,“前腔换頭些”下不襯“兒”,“棄”上不襯“肯做”,餘同沈《譜》同上。〔比目魚〕,原注即《九宫》之〔水底魚兒〕。所謂《九宫》,即沈《譜》也。沈《譜》“做様”,此作“作様”同上。〔啄木兒〕云:“吾兄女,將及笄,許配王生尚未歸。那孫呆忽至吾家也,要娶我姪女。他央老妾爲媒氏,領言曾到兄家去,便欲憐新將舊悔。”汲古本第四十齣〔啄木兒〕,“吾家”下有“裏”字,“娶”作“取”,“央上”多

"浼"字,"領"上有"吾"字。同上〔出隊子〕"追思前事"曲,與沈《譜》同。太簇三〔古梁州〕原注云:查《荆釵》之〔家私迭等〕一體,乃〔古梁州〕正格,較之〔梁州序〕第九句,字句不同,且合頭少二句,此所以辨爲〔古梁州〕也。其换頭〔見哥嫂〕一體,改名爲〔梁州令〕,曲文校沈《譜》少"他却"二襯字。沈《譜》"相聘"此作"求親",與汲古本同。"他恁"不作襯字,"恁"下無"地","自料"此作"貌醜",亦同汲古本。"因緣"上不襯"這段","想"上多"料"字,亦同汲古本。末句叠,則又沈《譜》與汲古本所無也。〔梁州令〕原注,即《九宫》之〔古梁州〕〔换頭〕曲文。沈《譜》"見哥嫂",此與汲古本同,作"你爹娘",與上注其〔换頭・見哥嫂〕一體改名爲〔梁州令〕之語相歧,餘與汲古本同。惟"推"上無"恁","行"上無"莫不是","作伐"上無"論我"。太簇三〔疏影〕"韶光荏苒"曲與沈《譜》同。夾鐘四〔傍妝臺〕云:"晝初長,啣泥來往,燕兒忙。高柳蟬聲細,角黍慶端陽。十里湖光好,菡萏花開放。合三伏景,宜共賞,等閑莫負水亭凉,等閑莫負水亭凉。"按:此曲,今汲古本未見。同上〔雙勸酒〕"儒冠"曲同沈《譜》,惟"配"上不襯"他","其"上不襯"那"耳。同上〔普賢歌〕云:"書中語句有差訛,致使娘兒聒絮多。真僞恁定奪,是非没奈何,尺水翻成一丈波。"汲古本第二十三齣,"聒絮"作"絮刮","没"作"争"。同上〔恁麻郎〕云:"我告你局騙我財禮,我告你威逼他投水。怎誤我白羅帕見喜,閃得他黄泉路作鬼。息怒威,寧耐取,休想我輕放着你。"汲古本第二十九齣,"騙我"作"騙人","逼得"作"逼人","閃"作"悶","泉"下無"路"字。夾鐘四〔步蟾宫〕"胸中豪氣"曲,與沈《譜》同。姑冼五〔粉蝶兒〕"一片胸襟"曲亦然。中吕六〔玉芙蓉〕云:"書堂隱相儒,朝野開賢路。喜明年春闈,已招科舉。腮前歲月莫虚度,燈下簡編可卷舒。合時不遇,且藏諸韞匵。待際會風雲,求善價,待沽諸。"汲古本第三齣〔玉芙蓉〕,"際"上無"待","價"上無"善","求"上多"那時"。中吕六〔錦纏道〕"治家邦"曲,校沈《譜》,"三"上不襯"有"字,"潛"上"你"、"短"上"出"及"講甚麽"、"却不道"俱不襯,末多叠"抵多少衣錦還鄉"句。同上〔朱奴兒〕云:"因科舉離鄉半春,從别後斷羽絶鱗。今日天教遇你們,趲良使附歸音信。合還歷盡山郭水村,指日到東甌郡。"汲古本二十二齣〔朱奴兒〕曲,與此無二。同上〔一江風〕云:"綉房中,裊裊香烟噴,剪剪輕風送。

但晨昏問寢高堂，須把椿萱奉。忙梳早整容，忙梳早整容，惟勤針指工。牕外花影日移動，牕外花影日移動。”汲古本第九齣〔一江風〕曲，“花”上多“怕”字，少叠句，“工”作“功”同上。〔風入松〕云：“連年貧苦未逢時，誰想一旦分離。孩兒自别求科舉，怎知道妻房溺水。見他時休提寄書，招贅事意何如，招贅事意何如？”汲古本第三十齣〔風入松〕，“連”上有“嘆”字，“孩”上有“我”，“見他”句作“但説來又恐驚駭”，“招贅”句作“我兒决不可與他知”，下無叠句。同上〔急三鎗〕云：“情難訴，常思憶，常憂慮，心慼慼，淚如珠。登程去，休思憶，休憂慮。途路上，免嗟吁。”汲古本第三十齣〔急三鎗〕，“情難訴”上多“痛易”二字，且叠“痛易”句，“登程去”上有“且自”二字，亦叠一句。同上〔夜行船〕“一幅鸞箋”曲，與沈《譜》無二。〔蕤賓七〕〔錦衣香〕云：“天性聰，才堪重。婦有容，德堪重。美質奇才，彩鸞丹鳳。自慚非是漢梁鴻，何當富室，配着貧窮。妾非孟光，奉椿庭適事明公。前世曾歡共，藍田玉種。夫和婦睦，琴調瑟弄，琴調瑟弄。”汲古本第十二齣〔錦衣香〕曲，“美質”上多“天生”，“鳳”上無“丹”字，“貧窮”作“孤窮”，“妾”上多“念”字，“椿庭”作“親命”，“適”作“遣”，“前世曾”作“今日同”，“藍田玉”作“也曾脩”，“琴調”句不叠。同上〔漿水令〕云：“恕貧無香醪泛鍾，恕貧無美食獻供。又無湯水飲喉嚨，敉甚喜媒，做甚親送。休相笑，莫妄衝，惟恐外人相譏諷。非缺禮，非缺禮，只爲窘中。凡百事，凡百事，望乞包容。”汲古第十二齣〔漿水令〕曲，“湯”上多“些”，“甚”下多“麼”，“喜”作“大”，“做甚”作“做什麼”，“容”作“籠”。同上〔惜奴嬌〕“家道貧窮”曲，沈《譜》“没此”作“乏”，“欣”作“忻”，“運”作“命”，“謀”作“言”，均同汲古本。同上〔黑蠊序・换頭〕云：“家中雖忝儒宗，論蘋蘩箕箒，尚未諳通。愧無能豈宜適事英雄？融融。非獨外有容，必然内有功。合喜氣濃，悄似仙郎仙女，會合仙宫。”汲古本曲名作〔門黑麻〕，曲文無二。同上〔臨江仙〕“渡水登山”曲，與沈《譜》同。林鐘八〔女臨江〕“憑欄極目”曲同沈《譜》。〔刮鼓令〕“從别後”曲，“我”上不襯“是”字，“怎”上不襯“他”字。同上〔梧葉兒〕“遭折挫”曲，與沈《譜》同。均同上〔花心動〕云：“適遣匆匆，奈眉峰慵畫，髩雲休攏。月滿鳳臺，星渡鵲橋，和氣滿門填擁。抹淡妝濃千嬌種，看承似珠擎璧捧。喜氣濃，似郎仙女，會合仙宫。”汲古本〔花心動〕曲，“攏”作“籠”，下闕，

蓋伶工所删，而“似郎”句，“郎 ”上應有“仙”字，以下〔惜奴嬌・黑蠊序〕證之。可知，此又《京腔譜》誤奪也。夷則九〔亭前柳〕云：“垂鬢已星星，弱體戰兢兢，况兼寒凛凛，那更冷清清，此行怎去登山嶺？且過殘冬，待春煖，共登程，待春煖，共登程。”汲古本“垂鬢”上有“老兒”字，當作襯，無“且過殘冬”十六字，而〔下山虎〕後〔亭前柳〕又一曲合云“且過新年，待春煖，共登程”，疑原本必是“合前”，汲古本於前曲奪去十六字，僅見後曲，故不“合前”；而“殘冬”改作“新年”，末句又少一叠。然〔玩垂鬢〕曲後〔下山虎〕曲有“合前”二字，則汲古本〔亭前柳〕（前曲）合唱“且過殘冬”十六字之奪去，殆出譌誤，非有意删削也。〔南吕十〕〔勝如花〕云：“辭親去，别淚零，豈料登山驀嶺。只因他寄簡傳書，反教娘離鄉背井，未知道何日歡慶。合愁只愁一程、兩程，况不聞長亭、短亭。暮止朝行，趲長途曲徑。休辭憚跋涉奔競，願身安早到神京，早到神京。”汲古本二十八齣〔勝如花〕曲，“他”作“人”，“教”上無“反”，“未”作“不”，“神京”作“京城”，末叠句上仍有“願身安”字。同上〔憶虎序〕云：“當初娶汝，生男育女。逼勒我孩兒，去投江身死。寫狀經官，經官告你不賢婦，薄倖妻！若到官司，若到官司，打你皮綻肉飛！”汲古本第二十九齣〔憶虎序〕，“生”上多“指望”二字，“寫”上多“我”字，“不”上多“告你是”，皆襯字，“告你”上又多“呈”字，少叠“若到官司”四字。〔南吕十〕〔金蓮子〕云：“待要説傷心，到口又哽咽。貞共潔，怎教做兩截？若要奴再招夫，則除是山崩大江竭。”汲古本未見此曲。無射十一〔綉衣郎〕“自力學十載書幃”曲，與沈《譜》無異，惟“從今”上不襯“願”字，“奮”字又作正文耳。同上〔黄龍衮〕“休將珠淚彈”曲，同沈《譜》。同上〔四换頭〕“賊潑賤”曲，“閉”上不襯“好”字，“逆”上不襯“違”，“順”上不襯“這的”，“敢”作“聽”，“豪”上不襯“這”，“回”上不襯“敢恁的”，“死”作“抗”。同上〔探春令〕“人生最苦”曲，同沈《譜》，惟“絜”此作“潔”。〔應鐘十二〕〔解三醒〕云：“王狀元且休閑講，這姻親果是無雙。當朝宰相爲岳丈，論門户，正相當，寒儒怎敢過望？想自古糟糠不下堂。（合）忒無狀，花言巧語，一趟胡謊。（前腔换頭）阻四推三不忖量，舌劍唇鎗反受殃。停妻再娶誰承望？又何必苦相央，朝中選法咱執掌，禍到臨頭燒好香。不輕放，改除烟瘴，休想還鄉！”汲古本第十九齣〔解三醒〕，“醒”作“醒”，“狀”上無

“王”，“元”下多“你”，“親”作“事”，“自”係襯字，“古”下多“道”，“糠”下多“妻”，“花”上多“把”，（換頭）“阻四推三不忖量”作“你千推萬阻，靡恃己長”，“舌”上多“只怕你”，“停妻”句上多“謾自相勞讓”句，“又何必苦相央”作“又何苦恁相當”，“朝中”作“朝綱”，“執掌”作“把掌”，“禍”上多“使不得”，“改”上多“定”，“烟瘴”作“遠方”。同上〔瑣窗寒〕“這門親”曲，同沈《譜》，惟“這”作正文，“是無送聽得”諸字俱不襯。〔柰子花〕論《荆釵》曲，同沈《譜》，惟“傳留”作“流傳”。均同上〔豹子令〕云：“非是冰人説强呵，説强呵。成敗都是女蕭何，女蕭何。若是才郎拚財禮，管教織女渡銀河。（合）花紅羊酒謝姑婆。”同沈《譜》，惟沈《譜》“包”此與汲古本同作“豹”。據上録諸曲勘之，則《京腔譜》所收《荆釵記》曲，與沈《譜》頗有同異，於汲古本亦然，又當别一本。考古之家，亟應存參。

借用名曲　《錦香亭》不詳何人之作，蓋古傳奇也。其〔八聲甘州〕一曲云：“春深離故家，嘆倦客旅邸，遊子天涯。一鞭行色，遥指剩水殘霞，墻頭嫩柳籬上花。望古樹枯籐棲暮鴉，嵯岈，徧長途觸目桑麻。（前腔换頭）呀呀，幽禽聚遠沙。對仿佛禾黍，宛似蒹葭。江山如畫，無限野草閑花，旗亭小橋景最佳。見竹鎖[①]橋邊三兩家。漁艖，弄新腔一笛堪誇。”詞隱云：“今借入《荆釵記》沈譜原注。”按：今《荆釵》第四十一齣，〔小蓬萊〕後，即此曲。“倦客逆旅”改爲“衰年倦體”，“游子”爲“奔走”，“籬上”爲“籬畔”，襯字“望”爲“見”，“嵯岈”爲“嗟呀”，“橋邊”作“溪邊”，“漁艖”作“漁槎”。雜劇、傳奇往往借古名曲，不嫌剿襲者，良由音韻之文，協律爲難。文律雙美，便推獨擅。後來萬千，豈能居上？苟情景適宜，寧取因仍，不必己出，自矜奇妙。抑非博覽卓識，何能運用古人。北劇如東籬《黄粱夢》取花李郎全折。南曲如寧齋《一種情》取大齋郎曲。皆此道老手。類多假借，蓋以音律爲重，故爾出此。自玉茗一派，任才恣肆，蹂躪詞律，語必獨造，意在驚人，致口與耳不相應，手與筆不相習。鳳洲之倫，更揚其波，歧之又歧，曲運益蹇。徒詩之後，再見徒詞，徒詞之後，更成徒曲，皆此輩爲之，豈特爲殺嗓劊子已哉！而淺者至今，方且誦之，遂爲不知而作者藉口。古來名曲，且被斥逐，豈不可恨？不知才

① 今校：鎖，原作“銷”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益大者,其心彌虚。《荆釵》借曲,何損大家?若沾沾自炫,雖不乏奇賞,究屬淺見。古今妙文,只有此數。惟求其當,千手不易可也。予讀〔春深〕、〔甘州〕曲,不能不服《荆釵》之通,魏武《短歌行》連用《三百篇》語,亦此例耳。

新荆釵記　沈《譜》三收〔勝如花〕曲云:"辭親去,别淚零,豈料登山驀嶺。只因他寄簡傳書,反教人離鄉背井。未知道何日歡慶?愁只愁一程、兩程,況不聞長亭、短亭。暮止朝行,趲長途曲徑,休辭憚跋涉奔競。願身安早到神京,願身安早到神京。"題云:《新荆釵記》注,此曲不知何人所增,其調不知何所本。但腔甚可愛,不可不録。按:此曲汲古本見第二十八齣中,沈《譜》文與《京調譜》同,汲古本小異。已見上校。據沈《譜》,則汲古本可題《新荆釵記》,然注僅云此曲增,則餘仍爲舊本耶。〔勝如花〕曲,以欲證《新荆釵記》一語,不嫌重録。

《浣紗記》

梁伯龍　(上缺)一説伯龍以例貢爲太學生,好輕俠,善度曲,囀喉發響,聲出金石,能得良輔之傳。嘗著《浣紗記》傳奇,梨園子弟争歌之。生平蕩儻好游,足跡徧吴、楚間。嘗欲北走塞,南極徼,盡覽天下名勝,不果而卒。同里王伯稠贈以詩云:"達人貴愉生,焉顧一世譏。伯龍慕伯輿,徇情良似癡。彩毫吐艷曲,煜若春苑開。斗酒清夜歌,白頭擁吴姬。家無擔石儲,出多少年隨。元暉愛雅獎,此道今所稀。"見近人陳氏《五石脂》,未注所出,予亦不暇爲之詳考也。按:此段之前,有脱簡,待補。

浣紗與崑腔　《漁磯漫鈔·三》:"崑有魏良輔者,造曲律,世所謂崑腔者,自良輔始。而梁伯龍獨得其傳,著《浣紗》傳奇,梨園子弟喜歌之。梁名辰魚,亦崑山人。潘景升有《白下逢梁伯龍感舊》云:'一别長干已十年,填詞贏得萬人傳。歌梁舊燕雙棲處,不是烏衣亦可憐。'"

爲工麗濫觴　《雨村曲話》云:"梁伯龍《浣紗》,終本無一散語。""伯龍名辰魚,字少白。"又云:"曲始於元,貴當行,不貴藻麗,蓋作曲自有一番材料。其修飾詞章,填塞故實,了無干涉也。""自梁伯龍出,始爲工麗

濫觴，蓋其生嘉隆間，正七子雄長之會。詞尚華靡，弇州於此道不深，徒以維桑之誼，盛爲鼓吹，不知非當行也。"按：崑曲創始，伯龍首作，格調既異，自不得純律以元曲，此又當分別言之者也。

菉猗室曲話卷三

毛刻䥥目

琵琶記

高明　元高明撰。明字則誠，永嘉平陽人。至正五年進士，張士堅牓中第，授處州録事，辟丞相掾。方谷真叛，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，擇以自從。與幕府論事不合，谷真就撫，欲留置幕下，即日解官，旅寓鄞之櫟社。太祖聞其名召之，以老病辭。還卒於家。有《柔克齋集》。

三不從　開場〔沁園春〕云："趙女姿容，蔡邕文業，兩月夫妻。奈朝廷黄榜，遍招賢士。高堂嚴命，强赴春闈。一舉鰲頭，再婚牛氏，利綰名牽竟不歸。飢荒歲，雙親俱喪，此際實堪悲。　堪悲，趙女支持，剪下香雲送舅姑。把麻裙包土，築成墳墓。琵琶寫怨，逕往京畿。孝矣伯喈，賢哉牛氏，書館相逢最慘悽。重廬墓，一夫二婦，旌表門閭。"詩云："極富極貴牛丞相，施仁施義張廣才，有貞有烈趙真女，全忠全孝蔡伯喈。"〔沁園春〕前問答科白，"問後房子弟敷演誰家故事，那本傳奇？答三不從《琵琶記》"。按：此必是宋、元相承舊語，惜"三不從"之説，無他考證，不能爲之詞耳。

師儉堂本　近貴池劉氏彙刻傳奇第二種《琵琶記》，是陳眉公評師儉堂原本，與毛本微有同異。評語無所發明，明人習氣如此。末附《音釋》二卷，不知是何人所爲。

净與老旦　本傳净扮蔡婆，陳評云，不宜用净扮，易以老旦爲是。按柔克作傳，尚當渥奇之朝，與眉公相去二百餘年，劇場變遷，不可數計，安得以崑曲脚色律之耶？然因此可以考見老旦色由後起。《琵琶》净扮蔡婆，猶之《西廂》外扮老夫人，皆無老旦色。明周憲王本《西廂》如

此可證也，第毛刻《西厢》已易老旦。陳又有評本《西厢》不出色目，習見雷同，無由反證。抑知此猶存古本之舊，而爲劇場色目沿革之曲要耶？老旦色疑起崑腔社中，當續考之。

梨園與後房　師儉堂本開場問答科白“梨園子弟”。毛本作“後房子弟”。按毛刻諸傳多作“後房”，今俳語沿用，亦曰“後臺”。安吴包氏（世臣）《都劇賦》所謂“兩門四柱，方臺作場，臺後連厦”，是謂戲房是也。兩門即鬼門道，今語曰“上場門”、“下場門”，即前後臺之界也。後房名目亦起後世，《琵琶》初變雜劇而爲戲文，劇場之制，或猶未備。柔克原本，當以“梨園”爲近也。

搬演　“敷演誰家故事”，毛刻與師儉堂本皆同。他傳則毛本作“搬演”，惟此作“敷”，亦古本舊語之僅存者也。搬亦作般，今語曰扮。疑古今之變耳。

戲文　家門問答白云：“待小子略道幾句家門，便見戲文大意。”此語自來讀者，皆以常語略過，而不知其有關沿革。何也？元曲無論南北，皆是雜劇。考其前後，則南戲當先。明祝允明《猥談》所謂“南戲出于宣和之後，南渡之際，謂之温州雜劇”是也。温州雜劇，即是南戲。其劇本即曰戲文。葉子奇《草木子》云：“劇文始於《王魁》，永嘉人作之。”識者曰：若見永嘉人作相，宋當亡。及宋將亡，乃永嘉陳宜中作相。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。及當亂，北院本特盛，南戲遂絶。據此可知温州雜劇，始於南宋，盛於胡元。元、明之際，正將絶之時，而《琵琶》諸傳，變而繼起。於斯之時，體格初成，名目未立，不必如後世所謂傳奇，姑以戲文稱之耳。然《草木子》所謂戲文始《王魁》，是謂南戲，即温州雜劇，與《琵琶》諸傳體制不同，不得以其同稱戲文而混合之也。葉所謂北院本，謂北雜劇古院本，但般演而不唱，亦語同而意異皆當分别。明胡應麟《莊嶽委談》云：“今《王魁》本不傳而傳《琵琶》，《琵琶》亦永嘉人作，遂爲今南曲首。”然葉當國初著書，而云“南戲絶”，豈《琵琶》尚未行世耶？此正胡氏誤以葉所謂戲文與本傳戲文爲一體，而又以南曲爲即南戲。豈知南戲雖絶，葉殆指温州雜劇。《琵琶》雖行世，而不在南雜劇之列，故不之及，無足怪也。《琵琶》僅得云南曲，而不可謂即古之南戲，然柔克先生之必見古南戲本，又無可疑矣。按祝允明《猥談》温州雜劇下，並云“曾見舊牒，有趙

閎榜禁，頗著名目，如《趙貞女蔡二郎》等，亦不甚多。以後日增，今遂遍滿四方，輾轉改益。"即此可見"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"之南曲《琵琶記》，以温州雜劇《趙貞女蔡二郎》爲祖本，明證如此。而胡應麟又必以元人《西厢》爲戲文之祖，意謂其變雜劇之妙舞清歌，而爲傳奇之繁文縟節，且謂高氏又一變而爲南曲，直以《西厢》爲傳奇北曲之祖，《琵琶》爲南曲傳奇之祖，誤認《琵琶》之變，出自《西厢》。不知《西厢》五本，亦稱五劇，每劇四折，各爲一本，猶是雜劇體裁。與其他元人之作，全無乖異。後人合爲二十齣上下兩卷，混稱一本，置之傳奇體裁之中。如毛刻北《西厢記》本，而《西厢》始爲不類。胡之所見，殆即此本，故其説如此。儻見周憲王古本，當爲爽然矣。夫《西厢》之必爲雜劇，元人之舊也。《西厢》之忽爲戲文，即傳奇意在《琵琶》既行以後，後人援例而變之。若謂《琵琶》變出《西厢》，抑何顛倒如是乎。五劇本《西厢》，明人殆不常見，故其時論曲諸家，率據二十齣本爲説。沈德符《顧曲雜言》亦云："元曲總只四折，自北有《西厢》，南有《拜月》，雜劇變爲戲文，以至《琵琶》，遂演爲四十餘折，幾十倍於雜劇。"其見亦與胡同。又胡、沈皆以雜劇與戲文對言，亦猶循本傳舊稱，豈其時尚未立傳奇之目也歟？

貞女與二郎　温州雜劇，據祝允明氏所見，有《趙貞女蔡二郎》等名目，何以知爲柔克所祖？按宋人詩云："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技盲翁正作場。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"明姚福《青溪暇筆》謂是劉後村句。清朱彝尊《静志居詩話》、汪師韓《談書録》謂是陸務觀句。夫盲詞所唱，與雜劇所演，或即爲一事；而雜劇與戲文轉移較近，至中郎之中，當如中婦，意猶二郎也。自二郎變爲中郎，伯喈所仕，適與之合。而中郎再變，則雜劇盲詞，已有變遷。然宋人句中所謂中郎，是謂二郎乎？抑謂伯喈乎？二郎果别有其人，則身後是非，語亦可通，不必泥於伯喈；今無其詞，難言之矣。即謂本傳伯喈名沿盲詞，而趙貞女必本雜劇。真貞字雖略變，然有貞有烈，複字必避，不得不如此也。

有嘲駡無雪耻　《琵琶記》假托伯喈，或本宋詞。然元人北劇如《連環記》、《王粲登樓》諸本，並出蔡邕學士，殆由野語相傳，别有故實。柔克作傳，亦取其習耳。而《青溪暇筆》則云："元末永嘉高明，避世鄞之櫟社，以詞曲自娱，見劉後村有'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'之句。

因編《琵琶記》,用雪伯喈之恥。國朝遣使徵辟不就。既卒,有以其記進者。上覽畢,曰:‘五經四書在民間,如五穀,不可缺。此記如珍羞百味,富貴家其可無耶?’其見推許如此。”姚氏不知果見宋詞否。以予論之,宋詞所唱,寧謂即蔡二郎,不必爲蔡伯喈也。如謂《琵琶》爲雪伯喈之恥,然按之本傳,其駡伯喈處,言外殆不留餘地。正如眉公總評謂“純是一部嘲駡譜。”三十八齣評謂“全傳都是駡,餘俱包藏,此獨真駡”。不惟雪恥,反益之罪,矛盾如是,知其語無實據,抑亦道聽而塗説者耳。夫《十媖廟記》,謬由髭奚,伯喈孝行,訛以中郎,文人游戲,何施不可,必求其故,則反鑿矣。惟舊説相承,皆謂托諷,是否得實,要亦不可知者,因備録之。

第一　蔡生

蔡生　唐人小説載《説郛》中,其目當細檢之云:牛相國僧孺之子繁,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。尋同舉進士,才蔡生,欲以女弟適之。蔡已有妻矣,力辭不得。後牛氏與趙處,能卑順自將,蔡氏至節度副使。

《藝苑卮言》明王世貞元美云:高則誠《琵琶記》,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,而托名蔡伯喈。不知其説。偶閲《説郛》所載唐人小説,見前不録其姓事相同,一至於此,則誠何不直舉其人,而顧誣衊賢者耶?

《莊嶽委談》明胡元瑞應麟云:《卮言》所引,二姓悉合,高氏或據此,第僧孺之女,則未審竟適何人耳。僧孺二子,曰蔚,曰叢,俱節度至尚書。蔚子徽,叢子嶠,亦顯,而絶無所謂繁者,恐《説郛》所載未如《太平廣記》之實也。《西厢》事,唐人自有《鶯鶯傳》,而《會真記》、《侯鯖録》尤詳。其爲微之無疑。然則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二記,一本微之中表,一假思黯女夫,二人在唐,先後入相。當時事業寥寥,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,鬧熱百倍生前也。

《誠齋雜記》元周達觀云:僧孺有子名繁,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,才蔡生,欲以女弟適之。蔡已有妻趙氏,力辭不得,牛氏與趙相與甚歡,蔡後至節度副使。

第二　鄧敞

鄧敞　《觚賸》明鈕琇玉樵言觚云：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，强以女弟妻之。而牛氏甚賢，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。鄧攜牛氏歸，牛、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，結爲姊妹。其事本玉泉子，作者以歸伯喈，蓋憾其有愧於忠，而以不盡孝譏之也。

《談録》清汪師韓韓門云：《舊唐書》載僧孺二子蔚、藂。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，藂登開成二年進士第，俱仕爲節度使。《誠齋雜記》所云繁者，疑是藂字之訛。蔚襲封奇章侯，其名尤著。故玉泉子遂以爲蔚，而蔡、趙之姓，《雜記》尤爲符合也。又考杜牧之作《牛丞相墓誌銘》，所載五男六女，長男蔚，次叢，次奉倩，二人皆稚齒。李珏《牛公神道碑》亦曰二人未知名長女嫁上黨苗愔，次嫁范陽張洙，次嫁常山張希復，次嫁前進士鄧淑，次未笄，一人始數歲，則鄧敞又是鄧淑之訛。要之，小説所言，其爲傳聞，總難取信耳。

《莊嶽委談》云：蔡爲牛壻，絶無謂，而莫知所本。一日偶閱《太平廣記》四百九十八卷雜録末引玉泉子云："鄧敞初比隨計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，僧孺子，有氣力，且富於財，謂敞曰：'吾有女弟，子能婚，當相爲展力，寧一第耶？'時敞已壻李氏矣。其父嘗爲福建從事，有女二人，皆善書，敞行卷多其筆跡。顧已寒賤，未必能致騰踔，私利其言，許之。既登第，就牛氏親。不日，敞挈牛氏歸，將及家，紿之曰：'吾久不至家，請先往俟卿。'洎到家，不敢洩其事。明日，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即出。牛氏居常玩好，幙帳雜物，列庭廡間。李氏驚曰：'此何爲者。'奴曰：'夫人將到，令某陳之。'李氏曰：'吾敞妻也，又何夫人焉？'即撫膺大哭。牛氏至，知其賣己也，請見曰：'吾父爲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嫌不能富貴，豈無一嫁處耶？其不幸豈惟夫人！今願一與共之。'李感其言，卒同處終身。"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，而鄧生登第再婚，事皆符合，姓氏稍異耳。敞後官至秘書，職位恍忽類邕。

第三 王四

王四 《留青日札》著人姓名俟檢云：時有王四者，能詞曲，高則誠與之友善，勸之仕。登第後，即棄其妻，而贅於太師不[①]花家。則誠悔之，因借此記以諷。名《琵琶》者，取其四“王”字爲王四云耳。元人呼牛爲不花，故謂之牛太師。而伯喈曾附董卓，乃以之托名也。高皇微時，嘗賞此戲，及登極，捕王四，置之極刑。

《静志居詩話》清朱彝尊竹垞云：世傳《琵琶記》爲薄倖王四而作，此殆不然。陸務觀詩云：“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”是南渡日已演作小説矣。

第四 蔡卞

蔡卞 《兩般秋雨庵隨筆》一清梁紹壬應來云：高則誠《琵琶記》，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。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彦嘗語余云：“此指蔡卞事也。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，故人作此以譏之。其曰牛相者，謂介甫之性如牛也。”余曰：“若然，則元人紀宋事，斥言之可耳，何必影借中郎耶？”先生曰：“放翁詩云：‘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’據此則斯劇本起於宋時，或東嘉潤色之耳。”然則宋之《琵琶記》爲刺蔡卞，元之《琵琶記》爲指王四，兩説並存可也。

按宋人蔡中郎盲詞，不必即名《琵琶記》，應來以意斷之，非事實也。

琵琶爲諷世之作 綜之，上列諸説，蔡生、鄧鄗、蔡卞，皆以後人咏古事，不必托名。即謂托自宋人，不始柔克。然除蔡卞外，唐、宋相去幾三百年，自唐太和九年，盡北宋靖康二百九十四年。抑何避忌之有乎？周生之説，起近百年，殆亦意測，不可依據。而宋人稗説，不止盲詞之

---

① 今校：不，原作“百”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《蔡中郎》，及温州雜劇之《蔡二郎》，可疑爲柔克所祖。又陶南村《輟耕録》。"衝撞引首"題下，復有《蔡伯喈》一本，名字明白，更無疑義。大抵美人名士，生不遇時，及其死也，舉世傷之，感慨發於縉紳，流傳遍於時俗。今古知名，附會益甚，至不嫌以村鄙之見，爲古人之事實。後世文人，又雕飾焉，傳之愈遠，益非其真。明妃之與伯喈，理或相同，加以蔡女胡笳，音節悽婉，樂部所習，尤易牽連。肆坊考據，必窮所出。失志才人，或借酒杯，伯喈身世，更爲履歷。稗説之成，皆由此則，亦何怪乎。予固以爲伯喈軼事，宋稗舊説，信然有之，且不一見。柔克意有所諷，托爲根據，别出機杼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曰："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竊取之矣。"何况詞章寄托，不妨荒唐，其事其文，皆竊取而已。故謬伯喈之事，以就王四之文，言非苟作，理或可信。必謂《琵琶》有所影托，寧從《留青日札》之説，惟是柔克所譏。蓋屬世情之常，不必意中實有其人，即以爲諷世之作可也。今世戲文有《包龍圖斷陳世美》一本，亦與《琵琶》同科，不過結場透露，未若《琵琶》忠厚，猶存詩人之意焉耳。

唐戲蘇葩　又按《樂府雜録》：《蘇中郎》，後周士人蘇葩，嗜酒落魄，自號"中郎"。每有歌場，輒入獨舞。今爲戲，著緋戴帽，面正赤，蓋狀其醉也。又有《踏摇娘》諸戲，悉屬此部。而《教坊記》則云《踏摇娘》者，北齊有人姓蘇，鮑鼻，實不仕，而自號爲郎中。嗜飲酗酒，每醉輒毆其妻。妻銜悲，訴於鄰里。時人弄之，丈夫著婦人衣，徐步入場行歌，每一叠，旁人齊聲和之云，踏摇，和來，踏摇娘苦，和來！以其且步且歌，故謂之踏摇。以其稱冤，故言苦。及其夫至，則作毆鬥之狀，以爲笑樂。此二事絶類，於蘇中郎、踏摇娘而見夫婦之道苦矣。夫之棄妻，情事至歧。醉飽之與富貴，其例一也。唐世諸戲，即有此粉本。宋戲關目，倘如《琵琶》，可云自唐代相承，不過易蘇而蔡耳。葩之與邕，皆不敢信果爲其人，要其情事，則古今人情，不甚相遠，一二年來，聞之屢已。海外遊學士人，先後歸國四五年間，往往崛起，致身青雲，而逐妻悔婚，以就他氏。坊市新聞日鈔，所傳爲新琵琶記者，奚啻一二？《莊嶽委談》：凡傳奇以戲文爲稱，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。中郎耳順而壻卓，以謬悠其事也。此語似《琵琶》而外，不知尚有何本。又云：予嘗笑中郎有三不幸，《漢史》垂成，陷身縲紲，一也；生止一女，後没虜廷，二也；頭白齒落，制命凶渠，

千年後横遭風流案誣衊，日爲里婦唾譏，三也。聞者輒大噱不已。按胡只知《琵琶》，故爲此語。其實元曲中藉重中郎之處固多，如《王粲登樓》、《連環記》之類，皆有蔡邕學士，情致各各不同。而《金雀記》甚至假左太沖、張孟陽，以净、丑登場，後人戲弄不惜芻狗前賢，安能一一爲之呼冤耶？

琵琶西厢之較　明人論曲，嘗以《琵琶》《西厢》並稱，亦曰崔、蔡二家，亦見《莊嶽委談》嗜好不同，强爲左右。其實於高、王之作，一無所得，由不明曲家流别故也。夫《西厢》北曲，《琵琶》南曲，南北既分，作法自異。不特此也，元明之際，所爲南曲與明中葉以後諸本殊科。夷考其故，殆緣弋、崑兩調所用不同。崑曲行腔，特多委婉，文章語意，因曲轉折，故其氣味，往往異致。中晚士人，每以所見爲繩墨，批評雖多，又何當乎？胡應麟云：近時左袒《琵琶》者，或至品王、關上。余以《琵琶》雖極天工人巧，終是傳奇一家語。當今家喻户習，故易於動人。異時俗易懸殊，戲劇一變，後世徒據紙上，以文義摸索之，不幾於齊東、下里乎？又云：《西厢》主韻度風神，太白之詩也；《琵琶》主名理倫教，少陵之作也。《西厢》本金元世習。而《琵琶》特創規矱，無古無今，似尤難。至才情雖《琵琶》大備，故當讓彼一籌也。按《琵琶》是傳奇一家語，所以爲當行。《琵琶》之前，尚有《幽閨》，非出特創。胡氏一貶一褒，皆未得事實。其他所見，諸多類此。

王允黄允　《委談》又云：《琵琶記》“崑山有良璧”詩：“王允何其愚。”説者以漢末有二王允，一誅董卓，一乃棄妻再娶者。非也。案《後漢書黨錮傳》。黄允字子艾，濟陰人也。以雋才知名。郭林宗見而謂曰：卿有絶人之才，足成偉器，然恐守道不篤，將失之矣。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，見允嘆曰：得壻當如此。允聞而黜遣其妻。蓋黄姓，非王允也。今本多誤刻，故録之。汪司馬頗取此詩，謂《西厢》詩無一成語者，《琵琶》此首差可觀。然“瑜”字與“姿”，古韻絶不通。又“宋弘”二語，大似村學究聲口，僅勝王、關可耳。以上皆明人之見。傳奇家僅取流俗故實，黄、王俗多沿譌，柔克依俗使事，未爲不可，不必以《後漢書》刊《琵琶記》之誤也。汪司馬所論，更爲强作解人。傳奇劇本中，豈容書生考據，論韻談詩者耶？《西厢》詩句，經金人瑞改竄，多失真面，然原本

所爲,已非盡元人純正家法。《琵琶》崑山良璧,更覺太遠,此輩所許,皆是古人之短。

正是乃引用之發語　《委談》又云:《琵琶記》"正是此曲才堪聽,又被風吹别調間",用高駢詩話。"昨夜箏聲響空碧,宫商信任往來風。依稀似曲才堪聽,又被吹將别調中"。發語曰"正是",明謂引用古人也。此較前説爲近。然謂此處"正是"發語,爲"明謂引用古人",亦未必即柔克意。須知此類發語,正傳奇説唱家詞頭,便即用之,無甚措意,不煩後人爲之實也。

詞場奇話　《静志居詩話》云:聞則誠填詞,夜案燒雙燭。填至《喫糠》一齣,句云"糠和米本一處飛",雙燭花交爲一。洵異事也。按此與舊説湯義仍製《還魂記》事,大略相同。大抵文人附會,彷彿其辭。然不妨姑存之,以爲詞場中增一奇話也。

高氏之詩　元顧仲瑛輯耆舊詩爲《玉山雅集》,中録高則誠作,稱其"長才碩學,爲時名流"。可知則誠不専以詞曲擅美也,亦見《静志居詩話》。又胡氏《委談》亦云:高詩律,尚散見元人選中,如《題岳墳》、《采蓮曲》等篇,雖格不甚超,要非傳奇中語。文則《烏寶》一傳,見《輟耕録》。小詞若《琵琶》諸引,亦多近宋,蓋勝國才士涉學者。又云: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,似能以詩文見者,徒以傳奇故,并没之。按今傳柔克佳篇,如《宿誅公房曉起偶成》云:"曉雨池上來,微風動寒緑。幽人睡初起,開窗見修竹。西山帶層室,隱隱出林木。境寂塵自空,慮淡趣常足。獨坐無晤言,流泉下深谷。"又《賦幽慵齋》云:"閉門春草長,荒庭積雨餘。青苔無人掃,永日謝軒車。清風忽南來,吹墮几上書。夢覺聞啼鳥,雲山滿吾廬。安得嵇中散,尊酒相與娱。"見《元詩選》,惟不知曾收顧氏《耆舊集》否?至其所製曲子,《琵琶》外所傳他詞甚鮮。高氏散曲明秣陵陳氏輯《南宫詞紀》,收《秋懷》套詞,可以参證。亦讀《琵琶》者之所不廢也。陳《紀》題元高則成,不作誠,當由傳寫失檢。明人刻書原乏精校。

附高則誠《秋懷》套曲《南宫詞紀》卷三之十八十九〔商調・二郎神〕

人别後,正七夕穿鍼〔在〕畫樓。暮雨過紗窻凉已透,夕陽影裏見一簇寒蟬衰柳。水緑蘋香人自愁,况輕折鸞交鳳友。〔合〕得成就,真個勝似腰纏跨鶴揚州。

〔又〕風流恩情，怎比墻花路柳。記待月西厢攜素手，争奈話别，匆匆雨散雲收。一種相思分做兩處愁，雁來時音書未有。〔合前〕

〔集賢賓〕西風桂子香韻幽，奈虚度中秋。明月無情穿户牖，聽寒蛩聲滿床頭。空房自守，暗數盡譙樓更漏。〔合〕如病酒，這滋味那人知否？

〔又〕功名未遂，姻緣未偶。共簇個眉頭，惱亂春心卒未休。怕朱顔去也難留，明珠暗投，不如意十常八九。〔合前〕

〔黄鶯兒〕霜降水痕收，迅池塘已暮秋，滿城風雨還重九。白衣人送酒，烏紗帽戀頭。思憶那人一似黄花瘦。〔合〕强登樓，雲山滿目，遮不盡許多愁。

〔又〕惟酒可忘憂，奈愁懷不殢酒，幾番血淚抛紅豆。相思未休，凄凉怎守？老天知道和天瘦。〔合前〕

〔琥珀猫兒墜〕緑荷蕭索，無可蓋眠鷗。淺碧粼粼露遠洲，羈人無力冷颼颼。〔合〕添愁，悄一似宋玉賦高唐，對景傷秋。

〔又〕一簇紅蓼，相映白蘋洲。傍水芙蓉兩岸秋，想他嬌艷倦凝眸。〔合前〕

〔尾聲〕一年好景還重九，正橘緑橙黄時候，强把金尊斷送秋。

齣字考　《路史》青藤山人據《通俗編》引云：高則誠《琵琶》有第一齣、第二齣，考諸韻書，並無此字，必"齝"之誤也。牛食吞而復吐曰"齝"，以優人入而復出也。翟晴江灝云：齝音笞，又音師，無讀作折音者。豈其字形既誤，而音讀亦因之誤耶？《通俗編》三十按"齣"字，字書中始見吴任臣《字彙補》云：傳奇中一迴爲一齣，俗讀作尺，或云本是"齝"《正韻》同齝字，譌作齣也。蓋"齝"乃食之已久，復出嚼之。今傳奇進而復出，故有取於"齝"云。此亦謂"齣"爲"齝"訛，以俗讀尺證之，自爲近理。然北語謂"折"，南語謂"齣"，疑皆出坊肆，不必有出處。如謂以"齣"爲"齝"，"齝"又即"齝"。據《説文》云，吐而復嚼也。《爾雅·釋獸》："牛曰齝。"郭注："食之已久復嚼之。"義甚古雅，恐非事實。雖俗語中往往有原本經典者，第以雅證俗，固可考見語源。而《琵琶》當時選名，實沿俗以爲用，固不必稟經酌雅，自詡淹博也。翟氏又以北劇之折爲疑，又過泥耳。今傳奇中無不用"齣"者，青藤之説若信，則創始則誠，詞場典故，何可忘耶？予得舊抄沈寧庵《一種情》傳奇，則用"出"字，或緣音轉，其實義亦

非無可說。特此類詮釋，不得實事爲證，終嫌鑿空耳。

蔡從簡考　翟又云：蔡邕父名稜，字伯直，見《後漢書注》。其母袁氏，曜卿姑也，見《博物志》。《琵琶記》作蔡從簡、秦①氏，其故爲謬悠歟，抑未攷歟？《通俗編》三十七按《後漢書注》、《博物志》，非僻書，若必以爲未攷，則伯喈生平，又何嘗狀元及第耶？頃閱《蕉窻述奇》。清凉道人曾記一事云：辛亥仲冬朔日，吳門松秀部於慈相寺前演《琵琶記辭朝》一折，曲調規模，可稱雙絶，觀場者贊不容口。有名士某者，拾楊升庵之唾餘而言曰："蔡中郎之父名稜，字伯直，見《後漢書注》，而劇中稱爲蔡從簡，乃製曲者失考故也。"予按《琵琶記》爲永嘉高則誠撰，記中所云，皆非中郎實事。如狀元之稱，始於唐玄宗，漢朝尚無其名，而東漢靈、獻之世，丞相亦無牛姓者。此曲蓋借蔡邕二字以寓作者製曲之意，其餘盡屬空中樓閣也。則誠舉元至正進士，隱居不仕，與貫酸齋、吾子行輩齊名，豈《後漢書》尚未之讀，而煩後人指摘耶？彼名士者，見楊升庵《丹鉛録》中曾有此論，故竊取其言，而自矜爲博學創見，殊不足供識者一粲也。予欲辨而析之，恐彰名士之短，歸而記之，以戒輕妄。述下第十則是《丹鉛録》所論，又在翟前；《蕉窻》按語，頗與鄙説相符，因並録之。惟所述名士，不知何人。又《簪雲樓雜記》。陳尚古"剔奸"一則，謂陳幼學筠塘梁溪人音曲妙天下。方都門春宴，或向主司言之。酒半歡甚，主司以請。公自顧緑袍烏帽，非可更衣作佼儈伎倆，恐重違其意，遂演《伯喈辭朝》。及登場，態既韶令，辭旨調暢，四座莫不心折。公之風流都雅，殆俊人也。第十九則附記亦《琵琶》談助，以"辭朝"類録。

止於書館相逢　臧晉叔謂則誠元本止《書館相逢》，又謂《賞月》、《掃松》二闋，爲米教諭所補。王元美以爲好奇之過，非實録也。予謂臧説或有所本，無妨存以傳疑，未可悉抹。

琵琶精處　元美又云：則誠所以冠絶諸劇者，不惟其琢句之工，使事之美而已。其體貼人情處，委曲必盡，描寫物態，仿佛如生，問答之際，了不見扭造，所以佳耳。至於腔調偶有未諧，譬見鍾、王墨跡，不得其合處，當精思以求詣，不當執末以議本也。見《藝苑卮言》。

---

① 今校：秦，原作"奏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善本詞句　《曲藻》云：嘗見人歌"浪煖桃香欲化魚，親逼春闈，詔赴春闈。郡中空有辟①賢書，心戀親闈，難捨親闈。"頗疑兩下句意各重。又曰"詔"曰"書"，都無輕重，後得一善本，上下句作"期逼春闈，難捨親闈，"下下句作"心戀親闈，難赴春闈。"意既不重，而與上句各相呼應，益見作者之工。李调元《雨村曲話》上引

借用成語　《琵琶》借用成句甚多，不止如胡氏《委談》所記。翟晴江云："一齊分付與東風，"高則誠《琵琶》曲用此語。按《五鐙會元》。天衣哲云："一齊分付與西風。"《通俗編》—又李童山云："《琵琶》'燒夜香'句云'樓臺倒影入池塘，緑樹陰濃夏日長，一架荼蘼滿院香'。寫景俊語也。"《雨村曲話②》上按"樓臺"之語，亦本宋人詩。

高明與高拭　則誠在元世負重名，且通籍，其箸作又行於時，而傳之者，往往舛誤。如《百川書志》，以《琵琶》爲宋永嘉先生作。《雨村曲話》引《堯山堂外紀》蔣仲舒謂作《琵琶》者乃高拭，其字則誠。《静志居詩話》引《藝苑卮言》云："南曲拭則誠，遂掩前後。"而《靜志居詩話》亦云："涵虚子《曲譜》有高拭而無高明，則蔣氏之言，或有所據。"既誤元而爲宋，又混拭以當照。前已謬於傳聞，後又疏於考證，幸其字不譌，猶得據而正之。然詞場作家，以得名而反埋没者，又不知凡幾，豈不可嘆。高拭，燕山人，元刊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題詞》所署如此，可以判然於二高矣。

校南九宫譜　沈寧叟《南九宫譜》，收《琵琶》諸曲，有與汲古本異者，蓋古本也。第五齣〔鷓鴣天〕，汲古本"桑榆暮景"，《沈譜》作"親闈暮景"。第十三齣〔勝葫蘆〕"肯與諧姻眷"，作"肯諧繾綣"。第三十二齣〔月雲高〕"路途多勞頓"，作無"多"字，"未到洛陽城"到下襯"得"。"盤纏多使盡"，作亦無"多"字。"空教奴"，"奴"作"我"。"俺這里誰投奔"，"誰"上襯"將"字。第五齣〔臘梅花〕"但願魚化龍"，"魚"上多"得"字。第三十六齣〔醉扶歸〕"有緣千里能相會"，作"有緣結髪曾相共"。"鳳枕鸞衾也曾共"，作"我鳳枕鸞衾也和他同"，"我"、"也"二字襯"到憑着"無"着"字。"畢竟"上無"休休"二字。把"往事"，"事"下襯"也"字。第七

---

①　今校：辟，原作"解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②　今校：話，原作"語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齣〔八聲甘州歌換頭〕“遥瞻霧靄紛”,“瞻”作“望”,“古樹昏鴉”,“昏”作“寒”。第十五齣〔桂枝香〕“想他每就裏”,第二句少“想”字,而第一“想”字襯。“怕被人傳”,則襯“怕”字。第二十六齣〔一封書〕“我在家中常念你”,無“在”字。第三十七齣〔解三酲〕“我只爲其中自有黄金屋”,“其”上多襯“你”字。“反教我”,“反”作“却”。〔换頭〕“做個負義虧心臺館客”,“個”作“了”。“其中自有顔如玉”,“其”上亦多襯“你”。“反”亦作“却”。沈注云:此曲之病,在欲用黄金屋、顔如玉兩句成語,遂成拗體。而《香囊記》沿而用之,今遂牢不可破。第六齣〔齊天樂〕“鳳凰池上歸來環佩”,無“來”字。第九齣〔破齊陣〕“親在高堂”,“親”作“人”。按《沈譜》“翠減香消”二句,是〔破陣子〕頭,“楚館秦樓”三句,是〔齊天樂〕,“目斷”以下是〔破陣子〕尾也。汲古本標題〔破齊陣〕,三字括弧,曲文則“翠減”句,“翠”上多出一“引”字,疑誤括①弧外,致與曲混,遂增一字耳。又汲古本第二齣〔瑞鶴仙〕“賦之天也”,《沈譜》“賦”作“付”。第二十三齣〔四邊静〕“途中好承值”,“中”下多襯“須”字。〔福馬郎〕“只恐傍人聞之把奴責”,無“只恐之”三字。第三十九齣〔一撮棹〕“頻頻寄郵亭”,上多襯“但”字。“須是好看承”,無“是”字。“各願保安寧”,“各”作“只”。“返神京”作“到京城”。第十四齣〔雙鸂鶒换頭〕“千不肯,萬推辭,這話頭不惹些兒”,此三句無。“縱有花容月貌休提”,無“容月”二字。“他罵相公”,無“他”字。第十七齣〔洞仙歌〕“苦家私没半分”,“苦”字不襯。第二十四齣〔雁魚錦〕第一段“臨期”作“臨歧”。“見我信音”,無“我”字。標題〔雁魚錦〕作〔雁過聲〕第二段“我衷腸”,無“我”字。“羞”字多襯“的”字。“不睹親”,“親”作“事”。“負心的薄倖郎”,無“的”字。標題〔前腔〕作〔二犯漁家傲〕。第三段“鴛行”作“鵷行”。“怎如那”,少襯“那”字。“慈烏”作“烏烏”。“斑衣罷講”,“講”作“想”。“又恐怕”,無“恐”字。“只爲那”,“那”作“他”。“淚雨如珠”,“如”作“似”。標題〔前腔〕作〔二犯魚家證②〕。第四段“新人鴛幃鳳衾”,無“鴛幃”。“被他”,“被”作“和”。標題〔前腔〕作〔喜漁燈〕第五段“悒怏”,“怏”作“快”。“翻

① 今校:括,原作“格”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② 今校:燈,原作“證”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成”,“翻”作“都”。“掛名金榜”,“名”下多“在”。“歸家”,“歸”作“在”。“猿聞”,“猿”作“人”。標題〔前腔〕作〔錦纏道犯〕。按此集曲,當以譜題爲當。譜注云:人但知“只恐猿聞也斷腸”,而不知江邊可説猿聞,在家不可説猿聞。“睹事”上去聲,或作“睹親”,非也。不撑達,不睹事,皆詞家本色語。據此則毛刻底本,已爲寧庵所及見者,陳眉公評本悉與毛本同,惟第五段不題〔前腔〕,“悒快”作“悒怏”,略異耳。第二十一齣〔雁過沙〕“苦沈沈”,“苦”作“他”。“不能彀”,無“彀”字。“怎生”下多襯“便”字。“割捨得”,無“得”字。第二十八齣〔念奴嬌引〕標題無“引”字。“玉輪”作“冰輪”。“笙簫”作“笙歌”。“庾樓”作“小樓”。〔念奴嬌序〕第三〔換頭〕“乘鸞”作“驂鸞”。“風露”作“何處”。譜注云:引子是〔念奴嬌〕,而此曲即〔念奴嬌序〕,故曰〔本序〕。按此則毛本。前曲〔念奴嬌引〕,標題亦自可用。第七齣〔滿庭芳〕“衣襟”作“衣巾”。“故園人望”,“人”作“人”。“還又隔幾座城闉”,作“又還幾個城闉”。譜注云:“巾”或作“襟”,“人望”或作“入望”,皆非也。第三十齣〔菊花新〕“封書遠寄”,“寄”作“自”。“争似”作“還如”。譜注云“自”或作“遠”,非也。第二十六齣〔駐馬聽〕“只説道”作“只説他日”,四字俱襯。第二十八齣〔古輪臺〕“清明”作“清冥”,“圓缺陰晴”,“缺”下襯“與”字。“人世上”,無“上”字。“餘文未罄”,作“未聽他”。“幾處他”作襯,上多襯“却笑”二字。第三十四齣〔縷縷金〕“敢天教我”,無“我”字。都因這佛念,多叠一句。第五齣〔犯尾序〕“此去”上無“你”。“水遠”“水”作“路”。〔換頭〕“我何曾”無“我”字。“日爲我”作“只得替著我”,“只得”二字襯。譜注云:“路遠替著我”,俱依古本。第四十二齣〔永團圓〕“從教何所愧”作“從教管領無所愧”。“帝畿”作“京畿”。“皇恩”作“君恩”。“院宇”作“庭宇”。“説孝男”上多“共”字。“玉燭調和歸聖主”,作“玉燭調和聖主垂衣”。“自顯文明”以下,譜題〔尾聲〕,不另行,譜爲是。第十齣〔山花子〕“車馬已同”,“馬”作“書”,譜爲是。第三〔換頭〕“一舉能高中”,譜注云“一舉”二字,只作襯字,不可點板。據此則襯字不點板,曲中定例。予友桂白苧成詩嘗謂襯字亦有點板者,疑可隨意增減,至使曲無定格,觀於此語,可以釋然矣。〔紅綉鞋〕“日朦朧”作“日曚曈”。末句“沸笙歌,引紗籠”,作“沸笙歌影裏紗籠紗籠”。譜注云:末句依古本,今人皆改作“沸笙歌引

紗籠”，相沿已久，不知此調矣。第二十二齣〔一枝花〕“悶來把湘簟展”，“悶”作“困”。第三十八齣〔虞美人〕“青山古木”，作“青山今古”。“連塚”作“隣塚”。“吹送紙錢繞”，作“時送紙錢來”。譜注云：了少一韻，苔來一韻，一調二韻，引子中之最有古意者。按〔虞美人〕詞曲同用，此格無不换韻者，譜作爲合。陳眉公評本亦同，毛作非是。第三十齣〔意難忘〕“眉顰知有恨”，“眉”作“長”。“何事苦相防”，作“苦思量”。“只怕你”，“你”作“伊”。第三十一齣〔稱人心〕“他要同歸”，無“他”字。“怎麽”，“怎”作“肯”。“我料想他”，無“我”、“想”二字。“争奈”下多“你”字。〔换頭〕“我見差”，“我”作“他。”第二十齣〔薄倖〕“力枯形憊”，“憊”作“瘁”。“將誰荷賴”，“荷”作“倚”。第二十二齣〔滿江紅〕“新凉華屋”，“新”作“清”。“炎蒸”上多“是”字。第二十二齣〔梁州序〕譜標題〔梁州新郎〕。自“新篁”至“晝眠”是〔梁州序〕，自“金縷”至“人見”是〔賀新郎〕。注云：舊譜作〔梁州小序〕，亦非。當依《沈譜》題爲正。“寒飛漱玉”，譜作“空飛”。“自覺”作“只覺”。“向冰山雪巘排佳宴”，“巘”作“檻”。“排佳”作“開華”。“幾人見”上襯“有”字。〔節節高〕“把露荷翻”，無“露”字。“神清健”，“神”作“人”。第三十齣〔紅衲襖〕“這意兒教人怎解”，“意”作“話”，“解”作“猜”。“常掛懷”作“不放懷”。第二十五齣〔梅花塘〕“那堪”作“那更”。“這飢荒”上多襯“若論”二字。“恁狼狽”，“恁”作“這”。第三十九齣〔古女冠子换頭〕“相”上無“我”字，“慮着”無“着”字，“况已”上多“既”字，“唱”作“先”，“今日裏船到江心補漏遲”作“今日到海沉船補漏遲”，合“説起”，“説”作“想”。此題譜標〔女冠子〕，注云：舊譜多一“古”字，非也。據此知毛本亦沿舊譜之誤。第十五齣〔大迓鼓〕第二曲“埋怨”作“埋冤”，“休把嫦娥强與少年”作“休强把嫦娥付與少年”。第四齣〔綉帶兒〕“正當”作“正是”。“落後”下多襯“了”字。“五綵”，“五”作“戲”。“紛紛的都是大儒”，作“紛紛大儒”。“方去求試”，作“孩兒方去”。〔换頭〕“休迷”作“休疑”，上無“你”字。“枉捱”下無“過”字。“休故拒”上無“你”字，“那些”上有“你”字，“百年”上無“我”字。注云：“正是”或作“正在”，亦通。“戲綵”或作“五綵”，非也。“拒”或作“推”，亦非。按“拒”作“推”本未見，毛本亦正作“拒”。〔太師引〕“我也難提起”無“我也”字。“只怕誤了你鵬程鶚薦消息”，作“多誤

了鵬程鶚薦的消息”,“的”字親。第三十七齣〔太師引〕“怎的這般凄凉形狀”,無“的”字。“有誰來往”,無“有”字。“須知”下不襯“道”字。“陽虎”上不襯“和”字。〔换頭〕“敢是個”,無“個”字。“須知道毛延壽誤王嬙”,作“須知漢毛延壽誤王嬙”,“須知”二字襯。注謂:此犯他調,今不可考,惟知末一句是〔刮鼓令〕耳。第十二齣〔鎖窗郎〕“不曾許與公卿”,作“公與卿”。“昨承聖旨”,“聖”作“帝”。“招選書生”,作“選個書生”。“説道”作“若是”,“是”字襯。“吾家主爲聘”,譜注〔瑣窗寒〕。“姻緣”至“歡慶”,注〔賀新郎〕。第四齣〔宜春令〕“春闈”,“春”作“親”。“對誰語”,“對”下多“着”字。〔三學士〕“扶持”,“扶”作“維”。“怕雙親”作“雙親的”。第二十齣〔鑼鼓令〕,譜作〔羅鼓令〕。“終朝”至“安排”爲〔刮鼓令〕。“思量”至“難捱”爲〔皂羅袍〕。“教人只恨蔡伯喈”爲〔包子令〕。注云:末句不似〔包字令〕,不可曉。沈蓋據舊譜如此,毛本作〔鑼鼓令〕,而“饞態”、“佈擺”、“伯喈”劃爲三段,則又後人求其故不得而逕改耶?“後如”至“是歹①”,毛本作〔前腔〕第四段。“他和”至“如柴”,作〔前腔〕第五段,出《沈譜》〔羅鼓令〕之外。按此二段,以《沈譜》〔羅鼓令〕較之,“如今”至“如柴”,與“終朝”至“安排”,句格大略相同。疑〔羅鼓令〕頭之〔刮鼓令〕也。姑記於此,待考。“終朝”下,譜多“裏”、“你將來的”、“教我”、“可忙”、“我”諸字,皆作襯。“你看他”無“你”,“看他”二字襯。“好茶飯去”亦皆襯字。“每”下多襯“也”字。“待奴家”無“家”,“待奴”二字襯。“將去”作“卻得”。第二十五齣〔香羅帶〕“妝臺懶臨”作“不臨”。“怨只怨”作“只怨着”。第十八齣〔三换頭〕“先是”作“先自”。“這斷”作“這段”。“名韁”至“摧挫”,譜作第一段。“鸞拘”至“看花”作第二段。“閃殺”至“奈何”作第三段。注:《舊譜》云:前二句是〔五韻美〕,中四句是〔臘梅花〕,後四句是〔梧葉兒〕。今按前二句、後二句俱近似矣,但中四句不似,而“閃殺”二句亦不似〔梧葉兒〕,姑闕疑可也。此自是沈之矜慎,然集曲不得主名,但稱某某换頭者亦屬恒例;惟譜有宫調可歸,即有同名。不虞錯雜。毛本不標宫調,殊費考究耳。第三十一齣〔紅衫兒〕,“也只爲”無“也”字。〔换頭〕“擔擱了兩下”,“了”作“你”。第十九齣〔女

① 今校:歹,原作“夕”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冠子〕"金花帽簇","金"作"宫","坦腹"作"乘龍"。〔换頭〕"彩扇"作"嬌面"。注云:此曲皆用入聲韻,而乃用龍字者,龍、隴、弄亦可轉入聲也。"乘龍"或作"坦腹","嬌面"或可"彩扇",皆非也。第十六齣〔滴溜子〕"天憐念"作"天應念"。"俺和你會合分離",無"俺和你"。注云:"應"字從古本。〔神仗兒〕"多應是","是"作"哀"。第十九齣〔雙聲子〕"娘萬福","萬"作"分","豈非福"作"豈反覆"。注云:"分福"或作"萬福"、"介福"皆通。第三十五齣〔啄木鸝〕"讓他"作"待他"。"教人望得眼巴巴",無"望得"二字。"聽言"至"他下",譜注〔啄木兒〕"只愁"至"巴巴",注〔黄鶯兒〕。第十六句齣〔三段子〕"與他"作"與你",皆襯字。"偏不是好",無"是"字。"做官"以下,譜不作〔换頭〕。注云:"偏不好"古本原無"是"字。〔歸朝歡〕"冤家"至"餓殍"爲前段,"譬如"至"憚勞"爲後段。譜不分。注云:今人見四方三句似〔尾聲〕多作〔尾聲〕唱之,則是〔歸朝歡〕,只有半曲矣。據此則毛本之分〔歸朝歡〕爲兩段,正沿其誤。曲格之爲唱家割裂,多由於此。又可知毛刻之爲當時唱家傳本也。第三十一齣〔獅子序〕"孩兒次妻","次"作"的"。注云:或作"次妻",非也。牛氏在其父前,豈可就認次妻耶?今依古本用"的"字,後人不知"的"字是上聲,故妄謂難唱而改之耳。〔太平歌〕"爹爹"作"你"。"他事急"無"他"字。注云:你字正是人家女兒在父親膝前稱你、稱我骨肉無文處,今人必欲改作"爹爹"二字,遂使襯字太多。今從古本改正,即如親須望孩兒榮貴,乃是對他親説,故言"孩兒"。而今人必改曰"解元",皆是欲改他人之不通,而不知自家反不通也。又云:近日唱曲者,或將此調唱作〔東甌令〕,或謂此調即〔東甌令〕,此予所未解也。據此則當時唱此曲已有歧異,惟唱法或改,曲本仍舊,寧叟尚可考正;其他因誤唱訛傳,無從訂定者,不知凡幾。校曲之難於校經,豈外人所能喻其甘苦乎?〔賞宫花〕"身到鳳凰池","到"作"在"注云:"在"字依古本。又毛本第二十三齣〔霜天曉角换頭〕"神散魂飛",《沈譜》作"悄然魂似飛"。"我縱然",無"我"字。注云:此調用〔换頭〕,正與詩餘相似。而不知者將"悄然魂似飛","魂"作襯字,極可笑。正如〔憶秦娥〕亦有前後段之不同,何足疑也。按此則"神散魂飛",當由誤襯"似"字,後又刊落。然散音近,因而訛傳耳。此段既爲〔霜天曉角〕後段,依毛書例則應"難捱"一段題當加

“先”字，此段加“後”字，正如第十一齣〔憶秦娥〕先後，第二十七齣〔卜算子〕先後之例。此不加分別，是亦一疏略處也。第十八齣〔金蕉葉〕“擺不脱”，“脱”作“去”。第三齣〔祝英臺近〕毛與沈合。《沈譜》注云：《舊譜》“尚”字下增一“然”字，今人於“氣”字下增“正是”二字，皆非也。據此則《琵琶》别本，戾古者不一而足，安得一一正之耶？注又云：凡引子皆曰慢詞，凡過曲皆曰近詞，此當作〔祝英臺慢〕，但此調出自詩餘，原作〔祝英臺近〕，不敢改也。按近、慢之别，此語最明；然此格既本於詞，則於詞爲近，於曲爲慢，且以慢曲而仍蒙近詞之名，此中轉變，又不知如何。文獻無徵，難言之矣。方叔章表爲予言：“聞諸長沙葉氏，中國金石劇曲之學，最爲難治。”此甘苦之言，蓋於古今人所不屑經意，而搜討於叢殘放佚之餘，甚或並其餘而亦不可得。音律之學，尤難之又難者也。寧叟注譜，時見鱗爪，當别摘出，以餉來者。第三十七齣〔小桃紅〕譜作〔山桃紅〕。“蔡邕”至“漢朝”是〔下山虎頭〕，“你爲”至“報也”是〔小桃紅〕中，“又道”至“怎逃”是〔下山虎〕尾。“把父母”，無“把”字。“聖朝”“聖”作“漢”。二“葬”字皆作“送”。“做不得”作“又道是”。第二十三齣〔羅帳裏坐〕“擔誤了伊”，無“了”字。“教你又”作“又教你”。“更與甚麽生人做主”，毛與沈同。《沈譜》注云：古本作“與甚麽”，近作“有甚麽”，非也。據此則毛刻尚有依古本處，後此當益歧矣。第三齣〔祝英臺序〕譜題無“序”。“我花貌”，“我”作“把”。第二〔換頭〕“燕成雙”作“雙飛”。“綉房中”無“中”字。“我待”，“我”作“也”。“尋一個”，無“個”字。“我終身”，“我”下多襯“的”字。第三〔換頭〕“縱有千斛悶懷”，無“縱有”字。第二十三齣〔青歌兒〕譜題“青”爲“望”。注云：刻本皆作〔歌兒〕“待欲”作“欲待”。“我做”無“我”字。“媳婦”上多“兒”字。“蔡伯喈”作“蔡邕”。〔換頭〕“我一怨”無“我”字，多“尋思”二字。“身死”無“身”字。“有誰來祀”，“來”作“祭”。“三年間”，無“間”字。譜注云：此曲刻本名〔歌兒〕者誤也。又按此曲非〔青歌兒〕，崑山《琵琶記》增一“青”字，又引《中原音韻》所謂“句字可以增損者”以實之。不知彼乃謂北曲〔青歌兒〕也，何其謬哉！據此注可得二説：一《琵琶記》有弦索、崑山兩本；二毛刻是崑山本。蓋晚元中明以前無崑腔，自魏良輔興，始變弦索官腔而備衆樂，以成崑曲。所有從前戲文，移入崑山節奏之中，自不免有所改易。

《沈譜》所謂"古本",殆即弦索舊本。絃索廢而古本亦遂隨之以亡矣。絃索官腔雖無確名,大抵海鹽、弋陽兩調皆是,再以宮調《京腔譜》即弋陽腔譜所收《琵琶》證之,自然明白。崐曲未興以前,南曲祇用絃索官腔,此說得之《絃索辨訛》第二十九齣〔憶多嬌〕"倚托","托"作"着"。"舉目蕭索",多叠一句。〔門黑麻〕"便相允諾"作"便辱許諾"。"病染災纏,衰力倦脚",作"病染孤身,力衰倦脚"。"兩處堪悲",亦多叠一句。第三十七齣〔入賺〕"我兒夫",無"我"字。"是誰忽叫"下多"姐姐"字。"陳留郡",無"郡"字。"我兩三人",無"我"字。"兩口顛連相繼死",無"顛連"字。"送伊"上多"來"字。"怎不痛傷噎倒",作"教我痛殺噎倒"。譜劃"聽得"至"不保"爲前段,"從别"至"噎倒"爲後段。注云:或無"姐姐"二字,"題詩"下或無"句"字,"陳留"下或有"郡"字。第十二齣〔入破第一〕之"職"作"官職"。"蒙恩"作"愚蒙"。〔破第二〕"婚賜"作"婚以"。"臣草茅疏賤",無"臣"字。"况臣親老","况"作"但"。〔衮第三〕"但臣親老",作"那更老親"。"鬢髮白","髮"作"垂"。"兄弟"作"弟兄"。〔中衮第五〕"挂朱紫","挂"作"紆"。"惟念","惟"作"獨"。"朱買臣守會稽","買"上無朱字,"守"上多"出"字。"伏望","望"作"惟"。"無比","無"作"怎"。譜注云:"又幾"或作"有幾","鬢垂"或作"鬢髮","弟兄"或作"兄弟",皆非也。或作"朱"買臣守會稽,非也。第二十六齣〔鳳凰閣〕,毛與沈同。"沈譜"注云:此調本是引子,今人妄作過曲唱之,即如〔打毬場〕本過曲,而今唱作引子也。據此則本齣引子〔打毬場〕"幾年間"一曲,與〔鳳凰閣〕互易也。唱家既誤,即難改正。寧叟若不拈出,數百年後,誰知此等變遷乎?因亟標記,俾談曲者不至以毛本《琵琶》爲前例,而以訛傳訛也。注又云:《舊譜》將第二句改作五個字,又將"家山"改作"家鄉",又去了"和那"二字,遂不成調。况"想鏡臺"云云,乃因思親而思妻也,妙在一"想"字上。《舊譜》乃改作"妝鏡",即是五娘自唱之曲,非伯喈遥想之意矣,此皆《舊譜》之誤也,何怪後人誤以過曲唱之哉。又毛本第十三齣〔高陽臺〕"夢遠",《沈譜》作"夢繞","那堪"作"那更","庾樓"作"小樓"。"悲咽","咽"作"切"。注云:古本及《舊譜》俱作"夢遠",正與"深"字相對,崑山本以爲不如"繞"字,非也。據此注,又毛刻是崑山本之確證。"遶"、"繞"或體,殆又毛刻之變耳。注又云:"玉簫"句乃

用“小樓吹徹玉笙寒”之意，或作“庾樓”無謂。第十一齣〔憶秦娥〕，題下標“先後”，後即〔換頭〕也。毛刻特出此例，實則他處〔前腔〕多即〔換頭〕，不應此處特異。第三十五齣〔遶地遊〕，《沈譜》“地”作“池”，注云：或作“地”，謬甚。“風餐水宿”，譜作“水臥”。“近來”作“教來”。毛本以“梳妝”下三句劃爲第二段，題〔前腔〕。譜不分，譜爲是。〔十二時〕“悶也”，譜作“悲也”。注云：“悲”或作“悶”，“愁”或作“怨”，“放”或作“撇”，今俱從古本。按“愁”、“放”，毛俱與沈同。第十三齣〔高陽臺〕“家山”作“家鄉”，〔換頭〕“秦樓”，“秦”作“紅”。第二十一齣〔山坡羊〕“苦衣盡典”，“衣”上不襯“苦”字。“拼死”，作“要賣”，“賣”字襯。“看取”，“看”作“管”。注云：或將“捱”字唱作去聲，則拗甚矣。疑“捱”或是“推”字之誤，然未敢改也。第三十五齣〔二郎神〕“他金雀釵頭雙鳳朵”，“他”譜作“這”，“朵”作“齁”，“可不羞殺人形孤影寡”，無“可不”二字。〔換頭〕“只爲”，“只”作“你”。“承奉”上多襯“得”字。〔囀林鶯〕第二曲“久別”，“人”上譜多襯“亦”字。“他要辭官家去”，無“他家去”三字。“怕不似恁會看承爹媽”，“恁”譜作“您”，看上無“會”。“教人去請”作“漫取去”。“途路上”無“途”字。注云：“您”吟上聲，或作“會看承”，或作“路途上”，皆非也。按“您”、“恁”二字，傳奇每每互訛，亦由形與音皆相近也。“恁”音“飪”，《正韻》俗言如此也。徐鍇說“您”俗“你”字《篇海》、《類編》沈音“吟”上聲，蓋必俗稱於“你”下尚有何語，急讀之如“吟”上聲，因而有“您”字耳。第五齣〔謁金門〕“何限”，“何”作“無”。第二齣〔寶鼎現〕“最喜”作“幸喜”，下多“得”字。“春酒”作“新酒”。“如綉”作“似綉”。注云：坊本於“巷”下增“裏”，“幸喜”下去“得”，“似綉”改作“如綉”，即非〔寶鼎現〕音調矣。第二十五齣〔金瓏璁〕“解盡”，譜作“典盡”。“只得翦香雲”，“香”作“春”，無“只得”二字。第十七齣〔搗練子〕“忍淚”作“和淚”。“猶恐”作“只恐”。第三十七齣〔夜遊湖〕“猶恐”作“惟恐”。“暗裏相嘲”作“暗中指挑”。“關心”作“開心”。注云：“暗中指桃”，或作“暗裏相挑”，今從古本。《舊譜》九宮十三調俱無此調，而《琵琶記》俱刻此名；細查與〔夜行船〕字句皆同，惟第一句雖七字，而句法稍異耳。若果是〔夜行船〕，反當依坊本作“暗裏相挑”矣。第三十九齣〔五供養〕“親墳”，譜作“墳塋”。“神京”作“宸京”。“且商量”，無“且”字。“爹行”，“行”作

"心"。"他不肯","肯"作"從"。"難説道君王有命",作"只索向君王請命"。第四十一齣〔梅花引〕"無聲"作"無由",餘毛、沈悉同。《沈譜》注云:高則誠慣於借韻,此調守之惟謹,正自可喜。而《舊譜》又改"郊墟"爲"郊野",是使則誠必每曲不韻而後已也。然則《琵琶記》之多不韻者,豈皆則誠之過哉。第二齣〔錦堂月〕"簾幙"至"一憂",譜注〔晝錦堂〕"惟願"至"眉壽",注〔月上海棠〕。毛本"親在高堂",譜"親"作"人"。注云:或作"親在高堂",陋甚矣。《香囊記》學《琵琶》者,故亦曰"高堂有人孤獨"。〔醉翁子〕"翁"譜作"公"。注云:坊本作"翁"誤矣。"嘆瞬息","嘆"作"看",餘同。注云:末後四字謂"更祝眉壽"或作"更復可求",非也。第十七齣〔瑣南枝〕"一餐飯","一"作"得"。"年老",無"年"字。〔换頭〕"是我",譜作"這是",並襯字。注有云:細查舊本《戲曲全錦》皆如此。按譜二十一〔泛蘭舟〕題下注:又有《百二十家戲曲全錦》之名,此本今無聞者,因亟幟之。第二十一齣〔孝順歌〕第二曲,譜自"糠和"至"見期"標〔孝順歌〕,"半在"至"甘旨"標〔江兒水〕。毛本作〔孝順歌〕前腔,依譜則並前一曲亦皆誤也。〔相依倚〕,譜作"兩倚依","被簸揚作兩處飛",作"誰人簸揚做兩處飛"。"與夫壻","與"作"共"。"把糠來",無"來"字。"供饍"作"供給"。注云:"誰"字舊作"被"字,今查正。向因坊本刻作〔孝順歌〕,人皆捩其腔以湊之,殊覺苦澀。今見近刻本改作〔孝順兒〕,乃暢然矣。第三十齣〔江頭金桂〕"我怪得你",無"我"字,此三字襯。"終朝嚬唶"作"攧窨"。"你瞞我則甚",無"你"字。"撇了","了"作"下"。"笑伊家短行",無叠句。"未可"作"不肯",二字襯。"終朝"至"處尋",譜注〔五馬江兒水〕。"共枕"至"信音",注〔柳摇金〕。"笑伊"至"片心",注〔桂枝香〕。注云:"笑伊家短行",重叠一句,亦可。但"無情忒甚"下,比"書生愚見"等曲少一句,想是高則誠因此曲乃三曲集成,或嫌其煩而删去之耳。又云:"攧窨"二字,原出詩餘,或作"迭窨",或作"迭唶",蓋"窨"、"唶"二字同音也。至於北曲,或云"攧窨",或云"迭窨",而"攧"字與"跌"同,恐"跌"字譌而爲"迭"字;然"攧"字俗師不甚能識,因而譌作"顛"字。今人言及"顛窨",則皆知出於《琶琵記》,言及"攧窨",則或駭而笑矣。第九齣〔風雲會四朝元〕"暝子裏"作"酩子裏"。"也須","須"作"索"。"春闈"至"淚濆",譜注〔五馬江兒水〕,"寶瑟"至

“尋思”，注〔柳摇金〕。“妾意”至“般苦”，注〔一江風〕，“君還”至“回顧”，注〔朝元令〕。注云：“漬”字借韻。高先生專以“漬”字用在魚摸韻中，觀〔音徧滿〕曲及〔蘇幕遮〕詞可見矣。第三十四齣〔江兒水〕，譜題〔古江兒水〕。注云：從古《琵琶》。“聽蔡邕啓”，譜作“鑒兹邕啓”。“護持着”，“着”作“他”。注又云：今人欲以“膝下嬌兒去”之〔江兒水〕腔板唱之，大不通矣。第四十二齣〔六么令〕“料天也會相憐憫”，譜多疊一句。第三齣〔雁兒落〕譜作〔雁兒舞〕。末句“一處裹雙雙雁兒舞”，譜注云：此調本名〔雁兒舞〕，即用此三字在曲中。古人多用此體，今人不能知少。按“落”應作“舞”，依譜爲是。第二十六齣〔打毬場〕“幾年間”，“間”作“價”。“脱空説謊爲最”，作“是人都理會得我名兒”。“俌[①]俏”作“逋峭”。“圈套”作“圈襀”。注云：“襀”音“諱”紐也。“幾年價”、“遮莫”、“逋峭”，北曲中常用之。或改“價”爲“間”，或又改爲“假”，或改第二句爲“脱空説謊爲最”，或改“遮莫”爲“者末”，或改爲“者麽”，或改爲“折末”，或改爲“折莫”，或改爲“者莫”，或改爲“逋峭”爲“俌俏”，皆非也。所謂痴人前不可説夢，正是此類。第三十八齣〔風入松〕“你不須”，無“你”字。“忒歹”，“忒”作“哏”。“雙親”下有“的”字。“背地”，“背”作“魆”。“反疑猜”，“反”作“倒”。“雙雙痛倒”作“雙雙死”。“無錢斷送”，“送”上無“斷”。“裙包土”，上有“把”字。“逕往”作“直往”。“他彈着琵琶”，無“他”字。“疾忙便回”，無“疾忙”。“説我”，無“我”字。“元來他也是無奈”，作“他原來也只是無奈”。“好似”上多襯“恁地”二字。“這是他爹娘”，“這”作“只”，“娘”下多“的”字。譜注云：“哏”字“狠”平聲，此字從古本。或作“這一帶搏頭”，非也。或作“反疑猜”，今從古本。或作“也往”，或作“逕往”，皆非也。“如今”下或增“疾忙”二字，或作“疾忙去到京臺”，或作“拜别人做爹娘”，皆非也。按此曲毛本自“你不”至“中埋”爲〔風入松〕第一曲，“一從”至“疑猜”爲〔前腔〕第二曲，“他公婆”至“墳臺”爲〔前腔〕第三曲，“他如”至“修齋”爲〔前腔〕第四曲，“你如”至“安排”爲〔前腔〕第五曲。《沈譜》“不須”至“中埋”爲〔風入松〕第一曲，“一從”至“疑猜”爲第二曲，“親看”至“棺材”爲第二曲後第一段，“空山”

---

① 今校：俌，原作“備”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至“墳臺”爲第二曲後第二段,“如今”至“修齋”爲〔前腔〕第三曲,“你如”至“伯喈”爲第三曲後一段,“拜別”至“一拜”爲第三曲後第二段,“他元來”至“命安排”爲前腔第四曲。注云:細查《舊譜》,凡〔風入松〕或一曲,或二曲,其後必帶二段,今人謂之〔急三鎗〕,未知是否,未敢遽題其名也。末後一曲,則止用〔風入松〕,更不帶此二段,不知何故。作此曲者,如事情多,不妨再增幾曲,但每一曲或二曲〔風入松〕後,必帶二段,末後須止用〔風入松〕本調耳,此曲不可不知也。又題注云:《舊譜》又收〔風入松犯〕,即此曲全套也。適讀舊抄本《虎口餘生記》第二十九《步戰》齣用〔風入松〕調,共五曲,第二、第三兩曲後,皆帶〔急三鎗〕,正如《沈譜》所注,起一曲與後四、五兩曲,皆僅〔風入松〕本調,可備一證,並記。第五齣〔沉醉東風〕“他[①]又道”,“道”作“只”,“將伊”,“伊”作“你”,“迷戀”下“苦”字,“其間”下“教人”字俱無。“掛牽”作“意牽”。注云:或作“掛牽”,非也。〔園林好〕“須早把信音傳”,譜多叠一句。〔江兒水〕合前“頻寄”作“寄個”。〔五供養〕譜題〔五供養犯〕。“俺爹娘”,譜“俺”下多“的”字。“倒教”無“倒”字。自“公公”至“珠彈”是〔五供養〕本調。“合”二句“骨肉分離,寸腸割斷”,按譜注是犯〔月上海棠〕也。〔玉交枝〕“又未知何日再圓”,譜作“不知”。注云:“不”字入聲,可作平聲唱,或即用平聲亦妙。若改作“未”字,即拗矣。即如〔江頭金桂〕第二曲内“存亡不審”,“不”字亦然。今人改作“未審”,文理未嘗不通,但音律欠調,不可入弦索耳。按此“不”、“未”之別,嚴於平去,可以知製曲之不可徒尚詞藻逞才華,若以語於文章之家,其掉頭不顧也必矣。第四十一齣〔玉雁兒〕譜作〔玉雁子〕。注云:“子”或作“兒”,非也。“擔擱了”作“誤了”,“都緣是”作“都是”,“先歸”作“歸到”,“悲咽”作“悲憶”,自“孩兒”至“黄土”,譜注〔玉交枝頭〕,“乾坤”至“祭祀”注〔雁過沙中〕,“對真”至“痛苦”注〔玉交枝〕尾。第五齣〔川撥棹〕“不由人不珠淚漣”,“人”下無“不”字,“漣”作“彈”。〔换頭〕“你寧可將我來埋怨”,多叠一句,“怨”作“冤”,“冷眼看”無“眼”字。譜注云:今人或誤認此〔换頭〕爲〔嘉慶子〕,謬矣。“爹娘”、“冷看”,從古本也。第二十二齣〔燒夜香〕“滿院香”,多叠三字。

---

① 今校:他,原作“地”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"飲霞觴","飲"作"捧"。"納晚凉"作"傍晚"二字。"珠簾"作"簾兒"。注云:"夏"字下或無"日"字,亦通。按"日"字譜作"襯"。第二十三齣〔犯胡兵〕"調藥","調"作"挑","飯食"上襯"這"字。第二十九齣〔三仙橋〕"未描先淚流","描"作"寫","描不出他苦心頭","描"作"寫寫",而上"寫"字作襯。"描不出他饑症候","描"上亦多襯一"描"字。"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睁睁兩眸","描"作"畫畫",上"畫"字亦襯。第四十齣〔風帖兒〕"逢着",無"着"字。"喪了","喪"作"死"。〔柳穿魚〕毛與沈同。譜注云:坊本《琵琶記》或無此曲。《沈譜》二十又收《琵琶記》〔朝元令〕一套云:"晨星在天,早起離京苑。昏星粲然,好向程途趲。水宿風餐,豈辭遥遠,要盡奔喪通典,血淚漫漫,天寒地坼行步難。回首望長安,西風夕照邊。〔合〕洛陽漸遠,何處是舊家庭院,舊家庭院?〔前腔第二换頭〕。〔五馬江兒水〕凜凜風吹雪片,〔朝天歌〕彤雲四望連。行路古來難,相看淚眼血痕衣袖斑。〔朝元令本調〕請自停哀消遣,幸夫婦團圓,把凄凉往事空自嘆。曲澗小橋邊,梅花照眼鮮。〔合前〕〔前腔第三换頭〕　念我深閨嬌眷,麻衣代錦鮮。崎嶇不慣,萬水千山,索羅鞋不耐穿。誰與我承看,老親衰暮年。有日得重相見,珠淚暗彈。何處叫哀猿,饑烏落野田。〔合前〕〔前腔第四换頭〕好向程途催趲,漁翁罷釣還。聽山寺晚鐘傳,路逐溪流轉。前村起暮烟,遥望酒旗懸。且問竹籬茅舍邊,舉棹更揚鞭,皆因名利牽。〔合前〕注云:按此一套,古本《琵琶記》無之,恐非高則誠所作。故予《考正琵琶記》不敢收入,然音律與《荆釵記》相合,而更覺和協,亦非淺學所能撰也云云。按此套語意,當是歸林途中之詞,毛本無此,不知寧叟所見是何本也。又按譜注,則寧叟尚有《考正琵琶記》,惜今無傳本。《沈譜》又收〔玉山供〕云:〔玉抱肚〕"公公尊賜,念天寒特來問吾。我雙親受三載饑寒,我怎不禁一旦凄楚?〔五供養〕心中想慕,漫有這香醪難度。〔合〕感此恩情厚,酒難辭,念取踏雪也來沽。"毛本亦無此曲,當似《風木餘恨》齣中詞也。

校十二律京調譜　茂苑王氏《停雲館十二律京調譜》所收《琵琶》諸曲,與毛、沈亦互有出入。蓋《沈譜》崑,《王譜》弋,其用字容有隨腔改易者。然毛亦崑山曲本,而與沈異者或與王合,《王譜》之與沈合而與毛異,或與沈、毛俱同俱異者,亦往往有之。因并詳校,備録參考,孰得孰

失，以待識者。《王譜》林鐘慢詞〔臘梅花〕“但願得魚化龍”，與沈同，毛無“得”字。毛五齣，沈仙女過曲林鐘兼用曲〔醉扶歸〕“有緣千里曾相共，鳳枕鸞衾和他同”，亦同《沈譜》。“有緣”上毛多“我”字，“曾相共”、“和他同”，毛作“能相會”、“也曾共”。“兔毫”上沈多“到憑”，毛多“到憑着”。“一齊”上沈、毛均多“畢竟”。“把往事”下不襯“也”字。又與毛同而與沈異。毛三十六齣，沈同上。應鐘慢詞〔桂枝香〕“慢”下無“自”，與毛、沈異。第二“他每就裏”上無“想”字，沈同毛，仍有“想”字，惟第一“想”字沈襯，此不襯耳。“被人”上無“怕”字，“相府”上無“你道是”，“不能”下無“彀”字，與毛、沈異。沈於此七字作襯，末句疊，毛沈均否。毛十五齣，沈同上。太簇引〔齊天樂〕“鳳凰池上歸環珮”，無“來”字，毛異，沈同。毛六齣，沈正宫引子。無射引〔瑞鶴仙〕“怎離”下無“却”字，與毛、沈異，沈作襯，“付之天也”，同沈，毛作“賦”，異。毛二齣，沈同上。姑洗緊詞曰“邊静”，“陳留”上無“你去”二字，沈、毛均異。“途中”下不襯“須”字，毛同。“你去”沈係襯字，“捷旌旗”同沈，毛作“旌捷旗”。毛二十三齣，沈正宫過曲。南吕慢詞〔一撮棹〕“寬心”上無“你”字，“伊家”下無“須是”字，亦不襯“須”，“全無”上無“死别”，亦不襯，均與毛、沈異。“須”、“死别”，沈俱襯字。“何日”上無“未知”，與沈同。毛三九齣，沈同上。夷則慢詞〔雙鸂鶒〕“匹”與沈同，毛作“求”。“何言語”上毛多“有”字，沈亦襯。毛十四齣，沈同上。夾鐘慢詞〔洞仙歌〕“家私”上不襯“苦”字，“公婆”上有“取”字，均同沈。“可憐”不作“誰憐”，與沈、毛異。毛十七齣沈同上。應鐘慢詞〔雁過沙〕“沉沉”上無“苦”字，亦不襯“他”字，“耳邊”上無“我”字，亦不襯，與毛、沈異。“他”、“我”沈皆襯字。“不能”上不襯“我”，與沈異。下不襯“彀”，與毛異。“奉侍”，毛、沈作“奉事”，“翻教”同沈，毛作“反教”。“爲我”上無“你”字，“人道”上無“教”字，均異毛、沈。“割捨”下無“得”字，同沈。“怎生”上不襯“你”，下不襯“便”，同毛。毛二十一齣，沈同上。中吕引〔念奴嬌〕標題無“引”字，沈同。“笙歌”不作“笙簫”，“小樓”不作“庾樓”，同沈。“玉輪”不作“冰輪”，同毛。毛二八齣，沈大石引子。中吕聯套曲〔念奴嬌〕原注：即九宫之〔念奴嬌〕其二换頭。按王謂《九宫》，即《沈譜》也。後同。“乘鸞”不作“驂鸞”，“風露”不作“何處”，均同毛。“目下”上無“似”字，亦不襯，與毛、沈

異;“似”沈作襯。“難並”與毛、沈“堪並”異。末句叠,毛、沈均否。按此曲依《沈譜》是〔念奴嬌序〕第三换頭,毛標〔前腔〕,正合。王僅題〔念奴嬌〕,與引子〔念奴嬌〕無别,蓋欲别於本序,故不能不如此題。又按《沈譜》云:“第三换頭與第二换頭不同,第四换頭與第三换頭同”。據此則王之離爲别一曲,亦非無故,要不若仍舊合之爲得耳。毛二八齣,沈大石過曲。太簇引〔滿庭芳〕“衣巾”不作“衣襟”,同沈。毛七齣,沈中吕引子。姑洗引〔菊花新〕“封書自寄”不作“遠寄”,“還如”不作“争似”,均同沈。毛三十齣,沈中吕引子。中吕聯套曲〔古輪臺〕“萬里”上無“況”字,亦不襯,與毛、沈異。“況”沈襯字。“清冥”不作“清照”,同沈。“清光”上無“把”字,“酒杯”上無“與”字,亦不襯,與毛、沈異。“把”、“與”沈俱襯字。“寶鼎”,毛、沈俱“金鼎”。〔换頭〕“圓缺”下無“與”字,與毛同,沈襯“與”字。“人世”下無“上”字,同沈。毛二十八齣,沈中吕過曲。蕤賓慢詞〔尾犯序〕“此去”上無“你”字,同沈。“水遠”不作“路遠”,同毛。〔换頭〕“何曾”上無“我”字,同沈。“替着我”不作“且爲我”,同沈。沈於“替着我”上襯“只得”二字,亦異。“割捨”下無“得”字,與毛、沈異。“割捨得”沈俱襯字。毛五齣,沈同上。太簇兼用曲[1]〔永團圓〕“從教管領何所媿”,毛作“從教何所媿”,沈“何”作“無”,亦異。“帝畿皇恩院宇”,沈作“京畿君恩庭宇”。末句毛、沈均不叠。毛四十二齣,沈同上。中吕過曲〔舞霓裳〕“莫負”毛、沈均“莫報”。“一封”上無“惟有”,“玉拄”上無“看”,亦不襯,與毛、沈異。“惟有看”沈均襯字。毛十齣,沈同上。姑洗聯套曲〔山花子〕“五百”下無“名”字,與毛、沈異,沈襯“名”字。“車書”不作“車馬”,同沈。〔换頭〕“飛翀”不作“冲”,同沈。毛十齣,沈同上。南吕引〔一枝花〕“困來”不作“悶來”,同沈。“翠竹”上無“又被”二字,亦不襯,與毛、沈異,沈襯此二字。毛二十二齣,沈南吕引子。蕤賓引〔玉美人〕原注:《九宫》誤作〔虞美人〕。按《沈譜》正作“虞”,王謂沈誤,亦未證明,沈謂與詩餘同,必有據。“今古”、“蒼苔”、“鄰塚”、“錢來”,均不作“古木”、“荒苔”、“連塚”、“錢繞”,同沈。毛三十八齣,沈同上。南吕引〔意難忘〕“長顰”、“思量”、“恐伊”,均不作“眉顰”、“相防”、“怕你”,同

---

[1] 今校:此處衍“曲”字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删。

沈。毛三十齣，沈同上。無射慢詞〔稱人心〕“要同歸”上無“他”字，沈同。“肯麽”、“料他”，均同沈，毛作“怎麽”、“我料想他”。“緣何”上無“你”字，亦不襯。與毛、汲均異，沈襯“你”字。“争奈”下無“你”字，毛同。末句叠，毛、沈均異。毛三十一齣，沈同上。中吕引〔薄倖〕“形瘁”、“倚賴”同沈，毛作“形憊”、“荷賴”。毛二十齣，沈同上。姑洗引〔滿江風〕原注：《九宫》誤作〔滿江紅〕。按《沈譜》正作“紅”，云“與詩餘同，但無换頭”，亦非無所據而云然；證之詩餘，句格亦無舛錯。王謂爲誤，不知何指。“清凉”不作“新凉”，同沈。“是炎蒸”亦同沈，毛無“是字”。毛二十二齣，沈同上。太簇兼用曲〔梁州序〕原注：《琵琶》之“新篁池閣”一體，乃〔梁州序〕正格，通行可用。《九宫》謂之〔梁州新郎〕，謬矣。夫《琵琶》爲南曲之祖，而犯調曲後豈有反用整曲之〔節節高〕者乎？今較正此名，方可聯以〔節節高〕之一套矣。其《荆釵》之“家私迭等”一體，乃〔古梁州〕，今歸於本律慢詞。按《沈譜》正作〔梁州新郎〕。又注：《舊譜》作〔梁州小序〕，亦非也。又注：“新篁”至“晝眠”爲〔梁州序〕，“金縷”至“人見”爲〔賀新郎〕。又注：以後〔换頭〕皆與〔梁州序〕本調同。是沈明正《舊譜》之誤，以爲集曲，王又議沈，豈非欲復《舊譜》之故步耶？《沈譜》收《荆釵》之“家私迭等”爲〔梁州序〕，注：一名〔梁州第七〕。又注：此〔梁州序〕本調，歷考《八義》、《教子》、《江流》諸舊詞皆然。《琵琶記》乃犯〔賀新郎〕者，而刻本仍作〔梁州序〕，故今人但知《琵琶》四曲爲〔梁州序〕，而謂此調爲〔古梁州〕矣。據此則沈所題，正非夢夢，惟王謂犯調曲後不能用整曲之〔節節高〕，又似聯套自有一定義法。因而王、沈兩説，不能直判，當懸爲疑案，俟博證諸曲，再爲論定。“寒飛漱玉”與毛同，沈作“空飛”。“香肌”上毛有“自覺”，沈襯“只覺”，均異。“合前”“冰山”上毛、沈俱有“向”字，“雪檻”不作“雪巘”，沈同。“排佳宴”不作“開華宴”，毛同。“幾人”上不襯“有”字，毛同。末句叠，毛、沈均異。毛二十二齣，沈南吕過曲。太簇兼用曲〔節節高〕“露荷翻”與毛“把露荷翻”，沈“把荷翻”均異，“神清健”不作“人清健”，毛同。毛二十二齣，沈同上。無射引〔大聖樂〕“婚姻事”，“事”不作襯，毛同。“論高低”上無“若”字，沈同。“休嫁與”上毛多“何似”，沈襯“何如”，沈異。“假饒”不作“假如”，毛同。“親生”上毛多“奴須是他”四字，沈襯“奴是他”三字，均異。“他是何人”

上毛多“難道”，沈亦襯，均異。“何人”不作“誰人”，同沈。“傷風”上無“着”，“言語”上無“的”，與毛、沈異，“的”沈作襯。毛三十一齣，沈同上。應鐘聯套曲〔梅花塘〕“那更”不作“那堪”，同沈。毛二十五齣，沈同上。應鐘兼用曲〔香柳娘〕“這饑荒”上不襯“若論”，同毛。“教我”上無“怎”字，“脚兒”上無“我的”二字，與毛、沈異，沈均襯。毛、沈均同上。大吕慢詞〔女冠子〕題與沈同，毛作〔古女冠子〕，“相公”上無“我”字，沈同。“外向”不作“向外”，“況既已”不作“況已”，“夫先”不作“夫唱”，均同沈。“藍田”上毛多“這是”，沈亦襯。“到海沈船”不作“船到江心”，同沈；“到海”上無“今日裏”，沈襯“今日”。“合前”“想起”不作“説起”，同沈。毛三十九齣，沈同上。又同上詞〔大迓鼓〕“多因”，毛、沈均作“多應”，下無“他”字，與毛、沈異。“他”，沈作襯，“强把”不作“休把”，同沈，沈“强把”上又襯“休”字。“付與”毛作“强與”，沈作“付”，沈“付”下又襯“與”字，均異。毛十五齣、沈同上。無射兼用曲〔綉帶兒〕“正當”不作“正是”，同毛。“不然”上毛、沈均有“終”字。“爲領藍袍”，毛作“爲着一領藍袍”，沈“一領”上襯“爲着”，均異。“落後”上毛多“却”字，沈亦襯，下不襯“了”字，同毛。“戲綵”不作“五綵”，同沈。“榮貴”上毛多“得”字，沈亦襯。“紛紛大儒”，“紛紛”下無“的都是”三字，同沈。“難道”下毛、沈俱多“是”字。“没爹娘孩兒方去”，沈“娘”字襯，“娘”下並襯“的”字，毛作“没爹娘的方去求試”，均異。〔换頭〕“休迷”不作“你休疑”，同沈。“乾費了”，毛作“可不干費了”，沈亦襯，“可不”均異。“枉捱”下無“過”字，同沈。“此行”下毛多“是”字，沈亦襯。“休固拒”上無“你”字，同沈。“那些個”上不襯“你”字，同毛。“百年事”上無“我”字，同沈。毛四齣，沈同上。應鐘兼用曲〔三學士〕“維持”不作“扶持”，同沈。“難道”下毛多“是”字，沈亦襯，均異。“雙親的”不作“怕雙親”，同沈。毛、沈均同上。林鐘慢詞〔鑼鼓令〕，《沈譜》自“終朝”至“安排”爲〔刮鼓令〕，“思量”至“難捱”爲〔皂羅袍〕，末“教人”句爲〔包子令〕。注：末句不似〔包子令〕，不可曉。《王譜》注：查《九宫》首句至第十句注爲〔刮鼓令〕，然係整曲矣。十一句至十五注爲〔皂羅袍〕之五至終，然終句不協。末句注爲〔包子令〕之末句，亦未見其允當。予謂南曲互犯，從無整曲之後，再加雜犯者，此必訛傳其名，久而漸失其實耳。今宜較正爲〔羅鼓令〕，而存

於本律，不得擬爲犯調。按沈注自屬未協，然沈已注明疑義。王因南曲互犯，無整曲後再加雜犯之例，逕以爲〔羅鼓令〕本調，名曰較正，實近武斷。姑兩存之，以俟博證。"終朝"上毛多"我"字，少"裹"字，沈亦襯"我"字。"你將來的飯怎吃"，"飯"下毛多"教我"，沈雖無"教我"字，又以"你將來的"四字作襯，均異。"可疾忙便擡"，"可忙"不襯，"非干是我"，"我"不襯，均同毛。"看他衣衫上"，毛多"你"，沈亦無"你"，而襯"看他"，均異。"好茶飯將甚去買"，"好茶飯"、"去"四字不襯，同毛。"也難佈擺"，毛無"也"字，沈襯"也"，均異。"待奴霎時却得再安排"，同沈，惟沈襯"待奴"二字，毛作"待奴家"，"却得"作"將去"。"那伯喈"，毛、沈均作[1]"蔡伯喈"。毛於此曲題〔鑼鼓令〕，而"饞態"、"佈擺"、"伯喈"劃爲三段，均題〔前腔〕，後又題〔前腔〕二段，爲王、沈兩譜所未收。以其句格較之，後二段自"如今"至"如柴"，與前三段"終朝"至"安排"，句格相當，於《沈譜》所注〔刮鼓令〕合，然俱與〔刮鼓令〕本調有出入，而"如柴"後即無曲文。〔皂羅袍〕、〔包子令〕兩截，或被删節，亦未可知。毛本蓋當時流傳，伎人所習者，與王、沈兩説，均可相參也。毛二十齣，沈同上。應鐘兼用曲〔香羅帶〕"妝臺不臨"，"不"作"嬾臨"，同沈。"釵梳"上無"那更"，與毛、沈異，沈係襯字。"如今"下無"又"，"資送"下無"老"，亦與毛、沈異，沈亦襯字。"只怨着"同沈，毛作"怨只怨"。毛二十五齣，沈同上。無射兼用曲〔三換頭〕"將人摧挫"上毛多"先是"，沈多"先自"，"鸞拘鳳束"上毛多"况"，"甚日"下毛多"得"，"休怨"上毛多"我"，"閃殺"下毛亦多"我"，"况得"、二"我"字沈均襯。"這段姻緣"同沈，毛作"斷"，誤。"如之奈何"同毛，沈襯"之"字。毛十八齣，沈同上。大吕引〔女冠子〕"宫花"、"乘龍"、"彩扇"均同沈，不作"金花"、"坦腹"、"彩扇"。毛十九齣，沈黄鐘引子。太簇引〔仙女傳音〕原注：《九宫》誤作〔傳言玉女〕。毛、沈皆同作〔傳言玉女〕。"月下鸞鳳"毛、沈皆同，作"鸞鶴"。毛、沈均同上。又同上兼用曲〔滴溜子〕"天憐念"同毛，不作"天應念"，"會合分離"上無"俺和你"三字，同沈。毛十六齣，沈黄鐘過曲。又同上聯用曲〔雙聲子〕"兩意篤"句不叠，毛、沈均異。"豈非福"句與毛

---

[1] 今校：作，原脱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補。

同,沈作“豈反覆”,此句亦不叠,毛、沈均各依本句叠。“文鸞”同沈,毛作“紋鸞”。毛十九齣,沈同上。又同上曲〔三段子换頭〕“做官”上無“你”字,與毛、沈異,沈是襯字。“改换”上毛多“與他”,沈襯“與你”,“偏不是好”同毛,沈無“是”字。毛十六齣,沈同上。又同上曲〔歸朝歡〕“爹娘做溝渠餓殍”,毛、沈“爹”上多“俺”,“做”上多“怕不”,“餓”上多“中”,“俺怕不中”四字,沈作襯。“戰争”上毛、沈均多“四方”,沈以“譬如”作襯。“征討”毛、沈均作“征調”,“爲國”上毛、沈均多“也只是”,沈此三字襯。末句毛、沈均不叠。毛、沈均同上。無射引〔獅子序〕“是他”上毛、沈均多“須”字,沈作襯。“的妻”同沈,毛作“次妻”。“又道卜”毛、沈均多“是”字,沈作襯。末句毛、沈均不叠。毛三十一齣,沈同上。又同上引〔太平歌〕“求科舉”上毛、沈多“他”字,沈作襯。“不想”下毛、沈多“道”字,“你”沈襯,毛作“爹爹”。“埋怨”上毛、沈均有“他”字,沈襯。“事急且相隨”同沈,毛上有“他”字,此句叠,毛、沈均否。毛三十一齣,沈同上。又同上兼用曲〔賞宫花〕“終朝”上毛、沈均多“他”字,“如何”上毛、沈均多“我”字,“數載”上毛、沈均多“他”字,“十年”上毛、沈均多“枉了”字,此五字沈均襯。“須是共歡娱”同毛,沈襯“須是”二字。毛三十一齣,沈同上。南宫引〔霜天曉角换頭〕“悄然魂似飛”同沈,與毛“神散魂飛”異。“縱然”上無“我”字,沈同毛異。毛二十三齣,沈越調引子。夾鐘慢詞〔祝英臺近〕末句“清明時候”叠,毛、沈異。毛三齣,沈同上。南宫兼用曲〔鏵鍬兒〕“伊家富豪”毛、沈均不叠。“青春”上毛多“那更”字,沈亦襯。“你紫袍掛體”,沈襯“你”字,毛則云“看你紫袍掛體”。“休棄”同毛,沈作“休去”。末句叠,毛、沈均否。毛三十七齣,沈越調過曲。夾鐘慢詞〔祝英臺〕,毛作〔祝英臺序〕,“把幾分春月景”,“月”上毛、沈均多“三”字。“婦人”下毛、沈均多“家”字,沈作襯。“怎去”同毛,沈襯。“把花貌”同沈,毛作“我花貌”。〔换頭〕“燕雙飛”不作“燕成雙”,同沈,毛、沈上均多“只見”,沈係襯字。“柳外”毛、沈均多“那更”,沈亦襯字。“綉房”下無“中”字,沈同毛異。“也待”沈作襯,毛作“我待”。“終身”上毛多“我”字,沈襯“我的”二字。“不配”毛、沈同作“休配”。沈並録〔换頭第三〕以與前〔换頭〕不同,王不收,此亦可互參。毛三齣,沈同上。中吕慢詞〔望歌兒〕,題與沈同,毛作〔青歌兒〕,沈别有辨,已録見前。“奉

侍”毛、沈皆作“奉事”，“你深恩”，“你”下毛、沈多“的”字，沈作襯。“來生我做”同毛，沈無“我”字。“你兒媳婦”毛、沈“你”下俱有“的”字，沈亦作襯。“蔡伯喈”與毛同，沈作“蔡邕”。末句叠，毛、沈均否。毛二十三齣，沈同上。南吕聯套曲〔門黑麻〕“深謝”上毛、沈均多“奴”字，沈作襯。“便承允諾”，毛作“便相允諾”，沈作“便辱許諾”。“路途”上毛、沈多“只怕”，沈作襯。“孤身”沈同，毛作“災纏”。“力衰”沈同，毛作“衰力”。“兩處堪悲”句叠，沈同毛異。毛二十九齣，沈同上。大吕聯套曲〔入破第一〕“議郎職”，“職”上沈多“官”，毛多“之”。“婚賜”沈同，毛作“賜婚”。“愚蒙”沈同，毛作“蒙恩”。〔破第二〕“婚賜”沈同，毛作“婚以”。“但臣”沈同，毛作“況”臣。〔中衮第三〕沈、毛均無“中”字。“那更老親”，沈同，毛作“但臣親老”。“髩垂白”，沈同，毛作“髩髪白”。“無兄弟”，毛同，沈作“無弟兄”。“生死存亡”，毛、沈皆不叠。〔歇拍第四〕“不告父母”，毛、沈皆不叠。〔後衮第五〕原注：《九宫》誤作〔中衮第五〕。按毛、沈均同作。〔中衮第五〕“臣享厚禄”，毛、沈皆不叠句。“紆朱紫”沈同，毛作“挂朱紫”。“獨念”沈同，毛作“惟念”。“憶昔先朝”毛、沈均不叠句。“買臣出守會稽”沈同，毛作“朱買臣守會稽”。〔煞尾〕“遭遇”上毛、沈皆多“他”字，沈作襯。“伏惟”沈同，毛作“伏望”，“怎比”沈同，毛作“無比”。毛十六齣，沈同上近詞。無射引〔高陽臺〕“那更”沈同，毛作“那堪”。毛十三齣，沈商調引子。南吕引〔繞池游〕沈同，毛題〔繞地遊〕。“水卧”沈同，毛作“水宿”。“堪描”上毛、沈均多“看丰姿”三字，沈作襯。“教來”沈同，毛作“近來”。毛三十五齣，沈同上。南吕引〔十二時〕“悲也”沈同，毛作“悶也”。毛、沈均同上。無射慢詞〔高陽臺换頭〕“紅樓首肯”沈均同，毛作“秦樓肯首”。毛十三齣，沈商調過曲。黄鐘聯套曲〔囀林鶯〕“丈夫久别雙親”下，毛、沈“丈”上多“我”字，“久”上沈多“亦”字，“我”、“亦”沈俱襯字。“要辭官我爹蹉跎”，“我”上沈襯“被”字，“要”上毛多“他”，“我”上多“家去被”三字。“妻雖有麽”，“妻”上毛、沈襯，俱多“他”字，沈作襯。“不似您看承爹媽”，沈“不”上襯“怕”字，毛作“怕不似恁會看承爹媽”。“漫取去”沈同，毛作“教人去請”。“路上”沈同，毛作“途路上”。毛三十五齣，沈同上。又林鐘引〔謁金門〕“此情無限”不作“何限”，同沈。毛五齣，沈雙調引子。夾鐘引〔寳鼎現〕“最喜春

酒如綉”，不作“幸喜新酒似綉”，“喜”下亦無“得”字，均同毛。毛二齣，沈同上。林鐘引〔金瓏璁〕“衣衫”上無“我”，“典盡”不作“解盡”，“剪香雲”上無“只得”，均同沈。毛二十五齣，沈同上。姑洗引〔夜游湖〕“惟恐”不作“猶恐”，同沈。“題詩”上毛多“教他”，沈亦襯。“暗裏相嘲”不作“暗中指挑”，“關心”不作“開心”，“强如”“如”字不襯，均同毛。毛三十七齣，沈同上。黄鐘引〔玉井蓮〕云“忍冷擔饑，未知何日是了”，只二句，《沈譜》所收亦同，惟沈題下注“後”字，且云：“不知全調幾句。”沈又云：“《舊譜》‘忍’字上有‘終朝’二字”。按今毛本無此曲，惟第二十齣〔夜行船〕起句“忍饑擔餓何日了”，語意略同，曲調迥非，殆後人以〔夜行船〕櫽栝〔玉井蓮〕耶？毛缺，沈雙調引子。林鐘引〔五供養〕“心疼墳塋宸京”，不作“心瘵”、“親墳”、“神京”，同沈，“只得”係正字，不作襯，同毛。“商量”上無“且”字，同沈。“個”正字，不作襯，同毛。“爹心”不作“爹行”，“若是他不從”，“從”不作“肯”，“只索向”不作“難説道”，均同沈。毛三九齣，沈雙同上。無射引〔梅花引〕“無由”不作“無聲”，同沈。“聽得”上無“還”字，與毛、沈異，沈係襯字。毛四十一齣，沈同上。夷則聯套曲〔錦堂月〕“親在”不作“人在”，同毛。“春酒”下無“看取”，“難主”上無“怕”，毛、沈均異，沈“怕”作襯。毛二齣，沈雙調過曲。同上慢詞〔朝元令〕“地拆”與沈“坼”異，依沈爲是。“舊家”上多“我”字，沈異。毛無此曲，説已見前。毛缺，沈仙吕入雙調過曲。無射緊詞〔六幺令〕“皇恩”下無“若”字，毛、沈均異，沈襯。“也不”上無“我”字，亦與毛、沈異。“合”末句叠，沈同毛異。毛四十二齣，沈同上。中吕緊詞〔字字雙〕“妖嬌”不作“妖嬈”，“都妙”不作“都好”，“假做”上無“只怕”，均與毛、沈異，沈襯“只怕”二字。毛六齣，沈同上。林鐘兼用曲〔好姐姐〕“獨自”上無“奈”字，“要”不作襯，同毛。末句叠，毛、沈均否。毛二十七齣，沈同上。又同上曲〔玉胞肚〕不作“抱肚”，“棺槨”不作“棺材”，均同沈。“相看到此淚珠流”，“淚珠”上毛多“不由人不”，沈亦襯“不由人”。毛二十一齣，沈同上。又同上慢詞〔玉山頽〕不作〔玉仙供〕，“三載”上不襯“受”字，“怎不”上不襯“我”字，均與沈異。毛無此曲，説亦見前。毛缺，沈同上。沈注云：此調本〔玉抱肚〕、〔五供養〕合成，故名〔玉山供〕，自《香囊記》妄刻作〔玉山頽〕，使後人不惟不知〔玉山供〕之來歷，且不知〔五供養〕末後

一句，只當用七個字。凡見〔五供養〕後有用七字句者，反以爲犯〔玉山頹〕矣。今唱《香囊記》者，又將中間四個字的一句，只點兩板，竟併〔五供養〕舊腔而亦失之，尤可恨可慨也！急改之。據此則"供"作"頽"，《王譜》蓋沿舊失，沈改而王不從之，抑别有説耶？毛缺，沈同上。又同上聯套曲〔川撥棹〕，"一身"上無"的"字，"埋冤"上無"來"字，與毛、沈均異。沈"的"、"來"俱襯字。"冷看"不作"冷眼看"，與沈同。"合前""不由人珠淚彈珠"上無"不"字，與沈同。毛三齣，沈同上。南吕慢詞〔犯胡兵〕，"挑藥"不作"調藥"，沈同。"飯食"上不襯"這"字，同毛。毛二十三齣，沈失宫調過曲。應鐘慢詞〔三仙橋〕"他們"不作"他每"，與毛、沈異。"們"、"每"雙聲通借，舊曲往往如此；此等語，本無正字也。"除非"下多"是"字，毛、沈均異。"若要描"，"若"不作"苦"，與沈同。"我未寫先淚流"，"我"上無"教"，毛、沈均異，沈係襯字，"未寫"不作"未描"，同沈。"寫不出他苦心頭"，毛作"描不出"，沈疊一"寫"字，前者作襯。"描不出饑症候"，"饑"上無"他"，毛、沈均異，沈"他"亦襯字。"描不出"上，沈亦多疊一"描"字，仍以前者作襯。"畫不出望孩兒睜睜兩眸"，"描"毛作"畫"，"望"上有"他"，"兒"下有"的"，沈"畫"亦多疊一字，仍襯前"畫"，"望"上"他兒"下"的"均係襯字。"畫得他髮颼颼"，"畫"上無"只"，毛、沈均異。沈係襯字，"他"作正字，不襯，同毛。"敝垢"下不襯"休休"，同沈。毛二十九齣，沈同上。夾鐘緊詞〔風帖兒〕"到得"上無"我"字，同沈。"逢"下無"着"，同沈。"一"下無"個"，毛、沈均異，沈係襯字。"在"下無"他"，毛、沈均異。"死了"不作"喪了"，沈同。毛四十齣，沈同上。林鐘緊詞〔柳穿魚〕"不餌"不作"不食"，與毛、沈異。毛、沈同上。餘若黄鐘慢詞〔柳梢青〕云："丈夫出去多年，聞説尊師已曾見。若還見時賜奴一言，免使我意懸懸。二位尊師廣行方便，廣行方便。"毛本查無此曲，亦不審應隸何齣。大吕緊詞〔水底魚〕，毛作〔水底魚兒〕，"狀元"上無"道"，"陪"上無"去"，末句叠，均與毛異。毛第十齣。太簇聯套曲〔畫眉序〕起結叠句，毛均無之。毛十九齣。同上曲〔梁州小序〕，毛無"小"字，"合前"、"冰山"上毛多"向"字，"當檻"作"雪巘"。毛二十二齣。姑洗聯套曲〔大和佛〕"香醪"上無"縱有"，"難下"上無"欲飲"，"寂寞"上無"他"，"菽"不作"淑"，"諠"不作"喧"，"冲冲"不作"忡忡"，均與毛異。毛

第十齣。中吕兼用曲〔普天樂〕“爹和媽”上無“年老”二字,“閨門”上無“得不出”三字,“門下”無“的”字,“不敢”上無“我”字,“榷”不作“折”,均與毛異。毛十七齣。夷則聯套曲〔僥僥令〕“母”下無“共”字,毛異。毛第二齣。南吕引〔金蕉葉〕“去”不作“脱”,毛異。毛十八齣。又同上慢詞〔催拍〕“雙”上無“爲”字,“辭”上無“今”字,“岳”上無“感”字,“深恩”不作“慇懃”,“欲待不歸”不作“痛父母恩深”,“久負”不作“負却”,毛異。毛三十九齣。無射兼用曲〔降黄龍换頭〕“教他”上無“怎”字,“把奴”上無“縱”字,“擔閣”上無“比”字,“逐雞”下無“飛”字,毛異。毛三十一齣。同上曲〔醉太平〕“牢落”不作“牢絡”,“老死”上無“我”字,“勾罷”上無“都”字,末句叠,毛異。毛三十一齣。同上緊詞〔雁兒舞〕“舞”不作“落”,毛異。毛第三齣。以上皆《沈譜》所未收者,以外《南詞定律》康熙庚子吕士雄等《九宫大成》清乾隆中莊親王異同處尚多,均宜一一校出。音律之作,一字得失,過於千金;其所異同,雖若於文章無關,然曲家所争,正在此處。况《琵琶》南調古曲,多爲後人依據,故不厭求詳。世之治曲者,其許我乎!

校北詞廣正譜　李元玉《一笠庵北詞廣正譜》附《南戲北詞正謬》,《琵琶》〔北仙吕·混江龍〕“官居宫苑”一闋,與毛本亦頗不同,如“每日家”,毛“家”作“間”,“隨着那”,毛無“那”字,“倒先做”,毛作“先隨着”,“算來”下毛無“兀的”二字,而《李譜》“漫道是”、“每日家”、“去”、“上”、“隨着那”、“做不得”、“倒先做”、“不得”皆襯,毛作正字。李注又云:〔混江龍〕一曲,雜《中原音韻》,謂其“句字可以增損”,然博觀元人北曲,此調末後必用八個字相對。今此曲用七言詩二句在後,非體也,豈可駕言於“不尋宫數調”耶?又南《趙氏孤兒》〔混江龍〕末二句云:“皇朝有道,與民同樂太平時”。李注云:“末句單句開《琵琶》之漸。”按元玉名玉,吴人,所撰《北曲譜》考核最精。著有南傳奇三十餘本,而《一捧雪》、《人獸關》、《占花魁》、《永團圓》四本,今尚傳刻,其博通諸家,極嫻南曲可知。惟未聞於南詞有所論著,當徐訪之。南《趙氏孤兒》今無傳本,以李所見,在《琵琶》之先,然則南曲不創始《琵琶》,且不只《幽閨》一本,足爲元前,可以證胡應麟諸人之謬。以此推之,南詞古曲不傳者,更不知凡幾,安得一一考見耶?

菉猗室曲話卷四

毛刻籤目

《南西廂》

李日華　明李日華撰。日華字君實，嘉興人。萬曆壬辰進士，官至太僕寺少卿。

家門及詩　家門〔水調歌〕云："大明一統國，皇帝萬年春。五星奎聚，偃武又修文。托賴一人有慶，坐見八方無事，四海盡歸仁。如此太平世，正是賞花辰。　遇高人，論心事，按今古。移宮換羽，氣象一回新。惟願賢才進用，禮樂詩文。一腔風月事，傳與世間聞。"〔沁園春〕云："西洛張生，博陵崔氏，一雙白璧兩南金。寄居蕭寺，無計達佳音。忽遇孫彪作耗，君瑞請兵退賊，當許下成親。豈料功成後，老母背前盟。托紅娘，傳密意，遂初心。喜登黄甲，鄭恒何故更相尋？終藉蒲東太守，重諧伉儷，傳説到如今。"　詩云："老夫人路阻兵圍，小紅娘書傳簡遞；崔鶯鶯月下聽琴，張君瑞春闈及第。"

崔時佩筆　明閔遇五云："梁伯龍謂此崔時佩筆，日華特較增耳。間有换韻幾調，疑李增也。崔割王腴，李攘崔有，俱堪齒冷。"

會真六幻　《南詞定律》云："《西厢記》曲本北調，李日華、陸天池惜其詞句之佳，改爲南曲，顛倒互用，使詞章血脉斷續，已失元人本旨。且唱其句讀，終屬牽强。"語詳凡例。按《六幻西厢》並收、李陸二本。"六幻"者，曰"幻因"，元才子《會真記》也；曰"搊幻"，董解元《西厢記》也；曰"劇幻"，王實甫《西厢記》也；曰"賡幻"，關漢卿《續西厢記》也。附《圍碁闖局》、《五劇箋疑》。曰"更幻"，李日華《南西厢記》也；曰"幻住"，陸天池《南西厢記》也。附《園林午夢》，是謂《會真六幻》。歸安金鞏伯城藏

有一本。宣統中，貴池劉氏暖紅室借刻李、陸二本，並附王、關後。今年鞏伯語余，祖本尚未歸也。

陸攻李失　家門〔水調歌〕《六幻》本注："元本作嘉靖萬年春。"則本傳是成於嘉靖朝。"遂初心"上，《六幻》本尚有"聽琴賡和"四字。陸本自序，於李頗有微詞，其曰："李日華取實甫之語，翻爲南曲，而措詞命意之妙，幾失之矣。"又曰："退休之日，時綴此編，固不敢媲美前賢，然較之生吞活剥者，自謂差見一斑。"第一齣《提綱》〔臨江仙〕亦云："是誰翻改污瑶編，詞源全剽竊，氣脉欠相連。"是《南詞定律》所議，應單爲李本而發，然其詞牽聯李、陸，未能明也。

增損失當　李童山云："改北調爲南曲者，有李日華《西厢》，增損字句以就腔，已覺截鶴續鳧，如'秀才們聞道請'下增'先生'二字等是也。更有不能改字，亂其腔以就字句。如'來回顧影，文魔秀士欠酸丁'是也。本'風欠'，删去'風'字，復成何語？蓋《西厢》爲詞宗，欲歌南音，不得不取李本，亦無可奈何矣。"語在《雨村曲話》。按前輩於李作，都鮮佳評，然自陸天池即欲以己作易之，而詞場仍用李作，豈盡如攻者云爾耶？童山所指，毛本正如此作，固屬不詞。然《六幻》本〔步步嬌〕"秀才們聞道請"下，即接"却便似聽了〔將軍令〕"，無"先生"二字。《南詞定律》九雙調犯調之十，收〔五雙玉①〕，即毛本第十七齣〔五供玉枝花〕，則仍作"文魔秀士，風欠酸丁"，不知何人於前曲妄加"先生"，而又於後曲截去"風"字。毛刻未加釐正，不得謂李作元本如是也。童山所見未廣，又不加詳考，遂輕議古人，可云妄矣。《六幻》本〔五供玉交枝〕亦只作"文魔秀士欠酸丁"，未解。

李創新調　北調《西厢》自成血脉，李翻入南曲，又别爲李之血脉。如必執關、王以議李，又何解於關、王之翻董也？况宋、元詞曲，檃栝古人遺篇者，不知凡幾，未聞有譏其非者。君實斯作，亦由其例，而議者不息，殆緣明人剽竊成習，羨夫李之居先，以享盛名也，因妒其遇，遂騰口説。後人相沿，無復爲之辨者。須知李作雖採舊詞，實多創新調。如〔漁鐙兒〕六曲聯套，古無此體；李實創作，爲後人開路。其音曲之

---

①　今校：玉，原作"至"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妙,《舊譜》所稱。《南詞定律》七小石調過曲之二。夫豈無功於詞場,特文章之家,僅騖詞華,不管音律,埋没古人,大半由此,能不爲之訟冤耶?

古西厢　《九宫大成》六十九收〔瑞雲濃〕"春容漸老"一曲,題云:"古《西厢》。"注:"按前人另有《西厢》,其全帙失考,僅傳月下聽琴"一套,即〔瑞雲濃〕、〔絳都春序〕、〔出隊子〕、〔鬧樊樓〕、〔滴滴金〕、〔畫眉序〕、〔啄木兒〕、〔三段子〕、〔滴溜子〕、〔下小樓〕、〔耍鮑老〕、〔尾聲〕數闋也。其詞載於《雍熙樂府》、《南音三籟》,及摘採於《嘯餘譜》、《南詞定律》等譜。賞音者謂是元人手筆,蒼老處自非後人所及。《南音三籟》注爲"古《西厢》",今仍其舊,以别於《六幻西厢記》云云。據此,則南調《西厢》,元人曾有舊撰,惟不知與《幽閨》、《琵琶》孰先後耳。

古西厢被改竄割裂　明沈寧庵《南九宫譜》,收《西厢》〔瑞雲濃〕、〔絳都春序〕、〔下小樓〕、〔耍鮑老〕、〔畫眉序〕、〔滴滴金〕、〔滴溜子〕六曲,即《九宫大成》所謂"月下聽琴"套中詞也。然《沈譜》於此六曲外,更收〔河傳序〕、〔聲聲慢〕,亦題《西厢》,注謂"古曲",非李日華。而《南詞定律》則〔出隊子〕、〔鬧樊樓〕、〔啄木兒〕三曲,與李作雜收。以《九宫大成》對之,亦即古《南西厢》"月下聽琴"套中詞。及檢《雍熙樂府》卷十六,則"月下聽琴"套曲在焉,而〔河傳序〕"巴到西厢"曲,亦於同卷中得之,題曰《投宿》,然無〔换頭〕。"先世紅絲"以下,而〔聲聲慢〕只將"非雨"一曲,《投宿》套中亦無此語。又《雍熙》"情寄"小詞中一套,題曰《寄情》,亦似古南調《西厢》也。大抵古曲零落,雖或流傳,既失主名,又經俗工改竄割裂,至難搜討矣。

南西厢之淵源　古南詞《西厢》"月下聽琴"套,文章音律,至關考據,不可不録。惟《雍熙》所收,失〔瑞雲濃〕一曲。《太古傳宗宫調譜》收《雍熙》此套,亦然。今以《九宫大成》〔瑞雲濃〕注所引目次爲據,以諸譜所收曲文互足之,並録〔河傳序〕、〔聲聲慢〕數闋,而附《寄情》套詞,及〔滿庭芳〕、〔小桃紅〕諸曲於其後。毛刻卯集中,亦收《北西厢》,然上録諸曲,必附於此者,以其皆南曲也。南北異聲,淵源各别,此紙所録,可謂《南西厢》之淵源。言《西厢》者,宜如何典重之耶!

月下聽琴　月下聽琴《南西厢》古曲,茫父考定本

〔瑞雲濃〕春容漸老，緑遍滿堦芳草。獨守孤幃病成了，衾寒枕冷，爲一點春愁縈惱。懷抱，恨只恨離多會少。《南九宫譜》十四之一，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引子之一，《九宫大成》六十九之八，《停雲館十二律京調譜》四之二，《九宫譜定》一之一，並收。

按此黄鐘引子也，凡套詞必先引子，而後過曲，故曲萬不可失。標題，《南九宫譜》及《九宫譜定》注："雲"或作"烟"。

〔絳都春序〕團團皎皎，見冰輪晃然初離海嶠。子細思量，怎不教人常不老？月過十五光明少，忍負我青春年少。滿懷心事，一春怨恨，有誰知道。《南九宫譜》十四之三，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一，《九宫譜定》一之四，《雍熙樂府》十六之五十三，《太古傳宗宫詞譜》上之十三，並收。

按此黄鐘過曲也，引子别有〔絳都春〕，過曲是〔絳都春序〕，《雍熙》僅作〔絳都春〕，誤以過曲爲引子。〔絳都春〕又一體，如《幽閨》"擔煩受惱"，《四喜》"池展荷葉"，除第二句與〔絳都春序〕微異外，悉同。《幽閨》第二句云："豈容易共伊得到今朝。"《四喜》第二句云："聽高枝午蟬奏風聲咽。"皆上三下六，與此第二句云"見冰輪晃然初離海嶠"，上五下四，句讀自别，然同是九字。苟或不慎，自易誤讀，以此爲彼矣。"見冰輪"上，《傳宗譜》有"我"字。"常不老"，《南九宫譜》、《九宫譜定》皆如此，《南詞定律》、《雍熙樂府》、《傳宗譜》皆作"長"。"月逢"句，《傳宗譜》云"月逢則這月逢十五，正是光明好"。"忍負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譜》作"怎負"。《定律》"滿懷"三句合。"知道"上，《傳宗譜》多"噯"字。

〔出隊子〕是我幽、幽居在古寺，景荒凉，人靜悄，怎禁晝長無奈夜迢迢？都只爲兩般兒教人心下轉焦，怕的是鐘送黄昏雞報曉。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三、《九宫大成》七十之十四、《雍熙樂府》、《太古傳宗譜》同前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，"是我幽幽居在古寺"，《定律》如此，《雍熙》作"我是"，《大成》作"是我幽居在古寺"，"是我"、"在"三字襯。《傳宗譜》云："是我幽居，是我幽居，幽居在古寺，幽居在古寺，景荒凉。"《傳宗譜》"景"下多"物"，與他譜異。"怎禁"，《定律》如此，《雍熙》、《大成》"禁"下多"那"字，而《大成》"怎禁那"三字俱襯。《傳宗譜》云："晝長無奈夜迢

迢，怎禁那晝長無奈夜迢迢，都只爲兩般兒教人心下轉焦。”《定律》、《大成》均同。《雍熙》“爲”下多“這”，“都只爲”，《傳宗譜》多叠“都只爲兩般兒”五字在前，“兒”下五字，《大成》作襯。“怕的是”，《定律》、《雍熙》同《大成》，云：“怕只怕。”並襯字。“雞報曉”，《傳宗譜》云：“雞鳴來報曉。”

〔鬧樊樓〕孤身先自添煩惱，夜永凄涼，眼前難熬。只見老樹啼烏繞，野寺哀猿叫。〔合〕鴛甃畔，滴溜溜敗葉兒飄，響噹噹咭叮噹鈴兒再噪。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十一《九宫大成》七十之二十三《雍熙樂府》十六之五十四《太古傳宗譜》上之十四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也，“眼前”上《傳宗譜》多“教我”，他譜異。“只見”，《定律》、《大成》均同，並作襯，《雍熙》作“見這”，《傳宗譜》同《雍熙》，並叠“老樹啼嗚繞”在前。“野寺哀猿叫”，《定律》、《大成》同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譜》“野寺”上有“聽”字。“敗葉兒飄”，“兒”字，《定律》亦襯，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同，不作襯。“咭玎噹”，《傳宗譜》叠末句云：“將風鈴兒門合聒噪。”他譜異。

〔滴滴金〕窗前皓月偏來照，便是鐵石心腸也瘦了。悶懨懨怎得眠一覺？恨緜緜空懊惱，病淹淹怎生捱到曉？此生怎逃，撲簌簌淚拋。《南九宫譜》十四之六、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十、《九宫譜定》一之六、《九宫大成》七十之二十四、《雍熙樂府》同前、《太古傳宗譜》上之十五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，“便是鐵石心腸也瘦了”，“便是”，《九宫譜》及《定律》、《譜定》、《大成》均同作襯，《雍熙》否。“心腸”，《九宫譜》及《定律》、《譜定》均同。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同作“人”。“怎得”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作“生”，他譜均同“得”。“悶”上，《傳宗》多“我”。“恨緜緜”，《大成》、《傳宗》作“悠悠”，《雍熙》作“攸攸”，他譜均同“緜緜”。“懊惱”下，《傳宗》多“情懷情懷悄悄”，他譜無。“病淹淹”，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，均作“病懨懨”，他譜均同“淹淹”。“病”上《傳宗》多“我”字。“此生”二句，《定律》合。“撲”，《九宫譜》及《譜定》均同作襯，《定律》則不襯撲而襯第二“簌”字，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均入正文。“淚拋”，《雍熙》作“淚澆”，他譜均同“拋”，“拋”上《傳宗》多“暗”字。

〔畫眉序〕欲成鸞鳳交，甚物將人夢驚覺？是誰家庭院，故把琴調。方纔待絃續鸞膠，誰想到風吹別調。靜聽句意十分妙，光風霽月逍遥。《南九宫譜》十四之五、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□、《雍熙樂府》同前曲、《太古傳宗》上之十五、十六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也，"欲成"，襯字，依《九宫譜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入正文，下並多"範"字，意不可解，疑訛也。"誰想道"，亦依《九宫譜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"道"作"被"。《高駢詩話》："昨夜箏聲響碧空，宫商信任往來風。依稀似曲才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"《琵琶》亦云："正是此曲才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間。"殆元人習用之詞也。《傳宗》多叠末句。〔啄木兒〕絃中正，指下高，是餘音太古雅操。拍托剔打挑抹巧，泛聲清拂度好。輕如點水蜻蜓小，鬧如夜宿烏鴉噪。〔合〕小間勾語音揉，是仙音鶴鳴九皐。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十四、《九宫大成》七十之十、《雍熙樂府》同前、《太古傳宗》上之十六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也，"拍托剔打挑抹巧"，依《定律》、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皆作"拍托勾剔打抹挑"。"拂度"、"蜻蜓小"、及"小間勾語音揉"、"是仙音"，均依《定律》、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同作"法度"、"蜻蜓繞"、"小澗涓輪音吟猱"、"似仙音"。"合"在末二句，《定律》如此，《大成》則合在末一句。《大成》注謂"考《南音三籟》、《詞林逸響》、《吴歈粹雅》等篇，皆爲集曲。據《曲譜大成》云：'此係古格，元人套中極多，句法大異'。查《雍熙樂府》亦作正曲，今從之"云云。按《南詞定律》與《九宫大成》及《雍熙樂府》，曲末字數既異，"合"亦不同，是否集曲，不可猝辨。據《琵琶》"聽言語悽愴多"一曲，題云〔啄木鸝〕，乃以〔啄木兒〕犯〔黄鶯兒〕也。然以此相校，末二句亦多參差，當再考之。

〔三段子〕夜深靜悄，此曲中有才調。指法更好，此琴中果奇妙，伊家怎曉？高山流水知音少，怎訴與相如知道？〔合〕使文君春心蕩了。《九宫大成》七十之十一、《雍熙樂府》同前、《太古傳宗譜》上之十七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也，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無異，《傳宗》多叠"夜深"二字。他譜未收。

〔滴溜子〕聽别院，聽别院，漏聲漸杳。香風靄，香風靄①，楚雲縹渺。告天，天還知道。願逢冰上人，月下老，早教我一雙雙團圓到老。《南九宫譜》十四之六、《九宫大成》七十之二十、《雍熙樂府》同前、《太古傳宗譜》上之十七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也，《雍熙》題〔雙聲叠韻〕，誤。"告天"，《九宫譜》如此，《大成》上襯"我"。"這裏"，《雍熙》襯"我"。"這裏"，《傳宗》亦云"告天，我這裏告天"。"早"，《九宫譜》襯，《大成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均否。"願逢"以下，《大成》作"合"。

〔下小樓〕駕車，嬌姿來到，似嫦娥下九霄。卑人無福怎生消？試把瑶琴一操，異日須會題橋。《南九宫譜》、四之四、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十一、《九宫大成》七十之二十五、《九宫譜定》一之十六、《雍熙樂府》、《太古傳宗譜》均同前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也。《雍熙》題〔上小樓〕，誤。"駕車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叠，他譜均否。"無福"、"試把"，各譜同，《雍熙》作"福分"、"閑把"，《傳宗》作"福分"、"試把"。"試把"以下，《定律》《大成》均合。

〔耍鮑老〕夫人小玉都睡了，莫孤負此良宵。中天皓月光如洗，庭砌畔花陰繞，韶華易老。雙徑小，亭花綉草。樓閣侵雲表，風清露皎。山隱隱，水迢迢，閃把湖山靠。羅韈鞋兒小，雲鬢金鳳翹。慢行休囉唣，只恐外人瞧。《南九宫譜》十四之四又五、《南詞定律》一黄鐘過曲之八、《雍熙樂府》同前、《太古傳宗譜》上之十八，並收。

按此亦黄鐘過曲也。《九宫譜》注："當名曰〔永團圓犯〕。""此良宵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作"好良宵"，《九宫譜》及《定律》同此。"中天皓月光如洗"，依《九宫譜》，《定律》"月"作"魄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則云："望天外月如洗。""庭砌亭花"，《九宫譜》、《定律》同，《雍熙》作"聽砌溪花"，《傳宗》則"庭砌溪花"。"綉草"，《傳宗》作"秀草"。"閃"，亦依《九宫譜》、《定律》、《傳宗》作"悶"，《雍熙》作"閑"。"鞋兒"、"只恐"，《九宫譜》、《定律》同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"兒"作"弓"，"只恐"下多"怕"字。"雲鬢"下，《傳宗》多"亂"字。末句《定律》合。

---

① 今校：香風靄，原脱，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補。

〔尾聲〕潛踪躡足行來到，且莫使夫人知道，天與的榮華富貴到老。《雍熙樂府》十六之五十五、《太古傳宗》上之十八，並收。

按此黄鐘尾聲，依《雍熙》所收。《傳宗》"且"作"切"，"與"下無"的"字。以第二句校之，上三下四法，似《拜月》之"恩情怎比閒花草，往常恨更長寂寥，今夜只愁天易曉。"《九宫大成》入〔三句兒煞〕又一體，然末句應上四下三，此似上三下四，以"富貴"作襯。否則爲六字句。以"天與的"作襯。查沈寧庵〔黄鐘・尾聲〕總論，若用〔鮑老催〕二曲，其〔尾聲〕末句爲仄仄仄平平仄，此套〔尾聲〕前爲〔耍鮑老〕，雖可引〔鮑老催〕之例，然只一曲。姑以"天與的榮華富貴到老"爲句，未敢信其有合也。總之，古曲流傳，必多異節，或以之爲别一體可乎。

投宿套　《投宿》套中，《南西厢》古曲。

〔河傳序〕巴到西厢，把咱厮賓落，教人埋怨到今。驀地潛過墻陰，荒唐錯認盤星。寂寞回歸何處，怎想詩中藏機倖？全不想琴中恨，棋内心，把咱厮調引。使咱憔悴損，自迷做個無情鬼，落得甚？閻王行只得攀下您。問春花，又那曾孤負東君？《南九宫譜》一之二十、二十一、《南詞定律》四仙吕過曲之一、《九宫譜定》三之二十四、《雍熙樂府》十六之二十四、《太古傳宗譜》上之四十三，並收。

按此仙吕過曲，"教我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均作"教人"。"驀地"，《雍熙》作"其時"。"錯認盤星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"認"下、"盤上"多"做了定"三字。"回歸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作"羞歸"。"藏機倖"，《雍熙》"藏"下多"那個"二字。"全不想"，《定律》、《譜定》、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均作"全不省"，《定律》並均襯字。"琴中恨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"恨"均作"意"。"棊内心"，《雍熙》"心"獨作"情"。"自迷"，《譜定》"自"獨作"目"。"做個"，《傳宗》作"做一個"。"落得"以下，《定律》"合"。"落得甚"，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均云"我便落那個得甚，閻王行只得"云云。《雍熙》"我到冥冥中好歹"云云，《傳宗》則"我便到冥冥中好歹"云云。"問春花"，《傳宗》叠。"又那曾"，《定律》襯。

〔前腔换頭〕先世紅絲曾結定，陪了多少志誠，吃了無限顫驚。非是輕可緣分，不是容易到今。念汝相思得憐憫，休將做風中絮，水上萍。咫尺天可憑，亂軍中曾許親。當時救活你一家命，得寧静。你娘行反目

不記恩，他失信，我每心下須準。《南九宫譜》一之二十一、《南詞定律》同前、《九宫譜定》同前、《太古傳宗》上之四十四，並收。

此曲《雍熙》失載。《南九宫譜》曰："《舊譜》名〔聚八仙〕，又分爲二曲，今查正。"按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正同，題〔聚八仙〕，而《傳宗》不失〔换頭〕，獨《雍熙》奪去，不知何由。"非是輕可"上，《傳宗》多"細想"二字。"休將做"，《定律》襯字。"天可憑"，《定律》作"天作證"，"亂軍中"，《定律》襯"中"字。"你一家"，《傳宗》作"你全家"，《定律》襯"你"字。"得寧静"上，《傳宗》云"我便㐅你得寧静。""娘行"下、"反目"上，《傳宗》多"短倖"二字。"他失信"，《定律》襯字，《傳宗》叠。"得寧靜"以下，《定律》"合"。

《雍熙》以"巴到西厢"至"孤負東君"爲〔聚八仙〕，既奪〔换頭〕"先世紅絲"一闋，又羼入〔拗芝蔴〕云："崎嶇去路賒，見叠叠幾簇人烟風景佳，遣人停住馬。扁舟一葉，丹青圖畫。一抹翠雲掛，遠霧罩汀沙。見白鷺數行飛，見人來也，驚起入蘆花。小舟釣艇，收綸入浦。弄笛相和，動人萬般凄楚，離情怎躲？偶睹前村，水繞人家。畫橋風颭酒旗斜，好買三杯，消遣倦煩。西山日漸沉，此際當不過。暑氣炎，宜趲步，早去尋安下。相將閉柴門，牧童歸草舍。古寺鐘敲聲，野水無人渡。"又〔尾聲〕云："綠楊影裹新月掛，孤村酒館兩三家，借宿今宵一覺呵。"按〔拗芝麻〕、〔尾聲〕用韻均同，與"巴到西厢"一闋兩歧，而《南九宫譜》及《九宫譜定》皆以〔拗芝麻〕爲《江流記》，此所以用韻不同，而意亦不貫串也。〔拗芝麻〕後〔尾聲〕，《南九宫譜》所收正聯接爲一，然則〔河傳序〕前後二闋，非《投宿》套中詞無疑，不知自何處挪來。且其首尾，又不知截去多少，不可考矣。《太古傳宗譜》《投宿》套與《雍熙》同，而〔河傳序〕且前後兩闋皆具，即〔聚八仙〕眉上注云："《投宿》套係《宫譜》所載，〔聚八仙〕二闋、即〔河傳序〕〔拗芝麻〕二闋及〔尾〕爲一套。及查《南九宫》，只有"巴到西厢一闋"，而無〔换頭〕，題曰《古西厢》。〔拗芝麻〕係《江流記》曲，故韻亦兩韻。考《雍熙樂府》其標題並聯套，乃與《宫譜》相同，惟字句少有差訛。今照《舊宫譜》所定，以垂準則。"據此，則此套羼雜，由來已久。《雍熙》、《傳宗》惟傳舊套，不題《西厢》，故可不加釐正；今既特爲《南西厢》證淵源，則不得不剔出〔拗芝麻〕二闋及〔尾〕。惟既經離異，標題即有不符，然去此又無可附隸，故姑仍之。俾後之考者，亦知其爲《舊宫

譜》《投宿》套中詞，是亦不獲已焉者也。〔拗芝麻〕及〔尾〕，《雍熙》與《南九宫譜》、《九宫譜定》、《太古傳宗譜》俱有異文。

失題南西厢古詞　失題《南西厢》古詞

〔聲聲慢〕只將非雨，誰擬真晴？天教好事從人。爲你薄情，幾度淚彈珠粉。被伊懊害煞，多好教人落魄消魂。便爲着牡丹花下，死也甘心。《南九宫譜》二之一

按此仙吕慢詞也，僅見《南九宫譜》，題"《南西厢記》古曲"。注云："'雨'字雙關'與'字，'晴'字雙關'情'字，他無可考證。"

寄情套詞　《寄情》套詞　是否古曲，不可確定，抑亦南詞之咏崔、張事者。其風格韻味，必爲元人之作。惟一套中而三易韻，則不可解。姑録以備一説。據《雍熙樂府》十六之二十七、二十八

〔侍香金童〕情寄小詞中，人立西厢下。盼不到巫山楚峽，則這能對付紅娘迤逗咱。因相思害殺嬌娃，雁呀呀的對月窗紗，一弄兒的凄凉没亂殺。寒更正撒，曉鷄啼罷，戍樓中畫角品梅花。此何减東籬《漢宫秋》之作

〔傳言玉女〕張生病久，漸婚鴛偶。金榜無名，青霄路有。送陽關滿斟别酒，未飲淚先流。厭此離别願相守，抛撇下西厢吟咏女嬌羞。相思病兩邊迤逗，奴懷憂悶爾懷愁，乍離别折盡郵亭柳。自從他去後，兩淚盈眸。改盡容顔，怎禁憔瘦！此另一韻，較遜前闋。

〔月裏嫦娥〕凄楚情懷，好教我珠淚盈腮。離情鎮日，愁深似海，幾時能够兩處和諧。從他去後經多載，誰承望地久天長，只憑的放狂乖。歡娱相見，想着他便淚滿香腮。此亦另一韻，與前二闋意似不相蒙，而又複"從他去後"，亦無層次。

〔尾〕前生少欠相思債，但只願同歡相愛，且把眉兒展放開。此與〔月裏嫦娥〕韻同，語意亦類，因疑此必三套古詞，集而爲一耳。

西厢十咏　西厢十咏　此亦元人之作也。據《雍熙樂府》十九之一二

〔滿庭芳一〕　張生俊雅，諸餘可愛，所事堪誇。吟詩和句在西厢下，引動嬌娃。一封書戰退了眼前士馬，七絃琴匹配上宿世冤家。登科罷，香車駟馬，夫婦享榮華。"一封書"、"七絃琴"二語，非元人不能如此

作。起三句尤元曲中常語也。

〔滿庭芳二〕　鶯鶯女娘，奇花嫩蕊，軟玉温香。天生俊俏嬌模樣，聰慧非常，待月處心懷粉郎。燒香時詩訴衷腸，成就了風流況。時殊事往，千古説《西厢》。

〔滿庭芳三〕　紅娘艷質，能傳芳信，善做良媒。偷寒送暖將婚姻配，使盡心機，你教他操瑶琴包含着道理。寫花箋引惹出佳期，配合就鴛鴦會。非你做美，焉得做夫妻。

〔滿庭芳四〕　夫人不乖，想當日遭危受困，怎生得脱難逃灾？謝張生計策把賊兵退，情願要配與裙釵。既然你悔親盟宜離院宅，誰教你拜兄妹請入書齋？他私自成歡愛，非干事鶯鶯不才，單註着天地巧安排。此闋襯字獨多，渾脱瀏亮，猶北曲之遺。蓋絃索官腔中南北調猶非甚懸絶者，與崑曲異也。

〔滿庭芳五〕　法聰老髡，慈悲爲本，方便爲門。一堂經勾引的成秦晉，於理合尊守戒行。持心敬謹主婚姻，用意慇懃閑評論。似這等寬柔上人，當可報深恩。

〔滿庭芳六〕　將軍杜確，能通虎略，善曉龍韜。全憑威武居津要，名播唐朝。則爲那一封書飛星到了，霎時間五千人風捲雲濤。除殘虐，如斯俊豪，不枉了做知交。

〔滿庭芳七〕　鄭恒太魯，須知淑女，怎配愚夫？當日個軍圍普救誰扶助，多虧了君瑞呈書。你則待逞其志馮河暴虎，他怎肯從其心似水如魚。傷時務，你專一架虚，枉自敗風俗。"馮河暴虎"、"似水如魚"似是學究語，正是元人真相，末三句亦然。

〔滿庭芳八〕　孫虎恃强，不思燕雀，怎配鸞凰？硬圍普救驅兵將，敗壞綱常。你只待據嬌姿朝歡暮賞，他怎肯順賊徒共枕同床。半霎兒將身喪，這厮心術不良，斬首正相當。

〔滿庭芳九〕　多才漢卿，廣知故事，洞曉新聲，移宫换羽真堪聽。義理兼明，一句句包藏着媚景，一篇篇醖釀出深情。無疵病，不俗易省，萬載播芳名。關漢卿作，當在王實甫之前，今殆亡耳。後人謂關續王，豈可信哉？移宫换羽，謂翻董也。

〔滿庭芳十〕　聰明實甫，胸藏錦綉，口吐璣珠，清新樂府真無數。

壓盡其餘，翻騰就尤雲殢雨，顯豁出寄柬傳書。多佳趣，超今越古，堪與後人述。

又西厢十咏　又西厢十咏　此似翻前詞，亦元人作也。據《雍熙樂府》十九之二三四

〔滿庭芳一〕　張生不才，學成錦綉，喪與裙釵。嘲風咏月西厢待，眼去眉來。寫封書文學似海，害場病形體如柴。險把聲名壞，全不想賢賢易色，弄甚麽秀才乖。

〔滿庭芳二〕　鶯鶯鬼情，麝蘭半匀，花月娉婷。結絲蘿不用媒和證，眼角傳情。聽瑶琴宵奔夜行，燒夜香膽戰心驚。家不幸，枉着你齊齊整整，弄出個醜名聲。

〔滿庭芳三〕　夫人不良，孤兒寡婦，幼女新喪。不將靈柩去安葬，暴露在僧房。做水陸搜尋出禍殃，改婚姻敗壞盡綱常。可不道消魔障，惹的那蜂喧蝶攘，不賢惠老尊堂。

〔滿庭芳四〕　紅娘快赸，傳書寄柬，送暖偷寒。星前月下把鶯鶯賺，使碎心肝。伺候到更深夜闌，弄得那月缺花殘。妝科犯，左難右難，做了個撮合山。

〔滿庭芳五〕　夫人你聽，我爲官長，門户先生。西房既許成匹聘，已有賢聲。我怎敢和他同眠到明，止不過趕空兒半夜三更。或推些病，潛潛等等，躡足鷺鷥行。“嘲人懼内納寵，春泉作”。按原注此，語意不可解，或借《十咏》“夫人”一闋改爲嘲人，遂沿之耳。

〔滿庭芳六〕　將軍不仁，擅離信地，難保黎民。怎做的於家爲國扶危困，輕舉三軍。輸時節滅了己身，贏時節好了别人。圖甚麽言而信，没來由門狠，何處顯功勳？

〔滿庭芳七〕　髡郎法聰，不諳經典，不理禪宗。爲媒作證虚迎送，圖受些羊酒花紅。不争將崔小姐窩藏着弄影，險把個普救寺燒的精空。强兵動，枉施英勇，捨命去争鋒。所咏與今本法本、惠明分爲二人異。

〔滿庭芳八〕　鄭恒發昏，不應撞死，怎得招魂。曠夫怨女何須論，成甚人倫。立志氣别尋個主婚，仗家風另選個名門。可不道名聲俊，没來自殞，越顯的小哥村。

〔滿庭芳九〕漢卿不高，不明性理，專弄風騷。平地裏褒貶出村和

俏，賣弄你才學，瞞天謊説來不小，拔舌罪死後難饒。着人道，虚空架橋，枉自筆如刀。

〔滿庭芳十〕　王家好忙，沽名釣譽，續短添長。别人肉貼在你腮頰上，賣狗懸羊。既没有朱文公肚腸，又没有程夫子行藏。忒狂蕩，用心一場，上不的廟和堂。此闋即空觀主人五劇本《西厢凡列》引之，亦謂是元人之作也，又此謂王續關耶。

西厢百咏　西厢百咏　此猶董解元《西厢》，當爲南傳奇之祖，亦元人作。據《雍熙樂府》十九之三十二至五十一，原註云："即〔武陵春〕。"

〔小桃紅一〕　生離洛陽　辭家曉出洛陽城，吟鞭裊敲金鐙，琴劍書箱擔隨定。赴神京，今番看把功名競。趁東風媚景，去上朝取應，從此奮鵬程。

〔小桃紅二〕　生至蒲東　馬蹄香襯落花塵，二月東風信，緑映紅遮錦成陣。正芳春，經遊暫住蒲東郡。望長安去穩，向南宫奪俊，準備跳龍門。

〔小桃紅三〕　生遊普救　客中適悶訪禪扃，散步穿松逕，金碧樓臺紫霞映。伴山僧，往來觀看添吟興。愛清幽勝境，把功名懶競，待聽講三乘。

〔小桃紅四〕　生遇紅娘　淹淹潤潤走將來，舉止真堪愛，四鬢掙掙剪花額。本乖乖，低言多道夫人拜，使賤妾稟白，望尊師擇派，何日好修齋。《中原音韻》入作去有"額"無"額"疑一字也。"白"係入作平。

〔小桃紅五〕　生見鶯鶯　給孤園裏遇神仙，掩映芙蓉面，縞素衣裳越羅扇。蹴金蓮，只疑南海觀音現。把花枝笑撚，向柳陰閑串，引得俺似風顛。

〔小桃紅六〕　生私扣紅　暫辭長老出禪門，惹下漫天悶，特向小娘問一問。憑佳人，夜來見了心中印。咱先善文，更多豐韻，倩你把情伸。

〔小桃紅七〕　紅娘答生　咬文嚼字賣查梨，作耍無真意，口是心苗暗越地。笑迷嬉，知書何故不知禮。若夫人得知，請小哥恕罪，閑話兒快休題。

〔小桃紅八〕　鶯自嗟嘆　悶來倚遍畫欄干，懶把花英看，手托香腮暗長嘆。淚淹淹，尋春自恨逢春晚。盼到眼乾，引得魂散，蹙損遠春山。

〔小桃紅九〕　生步月吟　花陰柳影過東墻，咫尺空凝望，迤逗的心春倍悒怏。賦詩章，兩雲夢阻陽臺上。西厢月朗，中宵惆悵，想像賦高唐。

〔小桃紅十〕　鶯和生詩　月明花影舞婆娑，來往空篤抹，猛聽湖山那邊磕。慢吟哦，依著韻脚將詩和。故來撒科，咱先瞧破，一見了便情多。

〔小桃紅十一〕　生看修齋　諠天鈸鼓鬧連朝，滿殿香烟罩，和尚每齋聲念佛號。小妖嬈，可身穿領團衫孝。那答兒立着，越顯的嬌俏，長老也偷瞧。

〔小桃紅十二〕　軍圍普救　驚聞人馬鬧垓垓，密匝匝鎗刀擺，鐵桶似屯圍寺門外。好傷懷，一個個臉如蠟柤魂離魄。你可甚賢賢易色，要鶯鶯壓寨，誰有解圍才。《中原音韻》"魄"、"色"均入作上。

〔小桃紅十三〕　生自悲歎　鎗刀圍住古菩提，陣擺長蛇勢，看看死無葬身地。枉傷悲，一時玉石俱焚毁。當局者迷，走投無計，尋不見上天梯。

〔小桃紅十四〕　夫人許親　可憐眼見老無歸，見兵據伽藍地，誰有出師退賊計。有能爲，與他小姐成婚配。若還事已，便招爲壻，衆和尚是監媒。

〔小桃紅十五〕　張生答允　既然老母許爲親，小子有兵機運，至死合當往前進。寫篇文，登時便解咱危困。俺先上緊，憑休失信，看筆陣掃千軍。

〔小桃紅十六〕　張生致書　恭修尺牘訴愚懷，賊見困黄金界，萬福仁兄杜元帥。莫推捱，可憐早離蒲東寨。領虎賁數百，救鰥生一厄，專望故人來。

〔小桃紅十七〕　惠明發怒　權時袒了錦袈裟，騙上如龍馬，鐵棒一條手中架。咬穿牙，這賊無禮難干罷。將咱惱發，非誇膽大，看把憑去活拏。"憑"當作"您"

〔小桃紅十八〕　惠明送書　從來劣性軟不欺，見惡心偏氣，要使貧僧把書寄。不辭推，笑嘻嘻接在懷兒内。見如今事危，敢消停遲滯，一騎馬如飛。

〔小桃紅十九〕　杜確得書　故人書寄到轅門,看了心生憤,便索離營救危困。領三軍,摇旗吶喊連天震。兵臨外閫,擺成堅陣,施勇略蕩妖氛。

〔小桃紅二十〕　確退飛虎　你偏好勝遇咱敵,奮膽施英鋭,疾走銜枚莫遲滯,運兵機,暗不察撞入賊營内。也不索安營下壘,交鋒對敵,平踏做一堆泥。《中原音韻》"敵"入作平①。

〔小桃紅二十一〕　生謝杜確　顛危性命在分毫,早是將軍到,細柳營中發嚴號。奮威豪,霎時盡把妖氛掃。若不是故交,能扶危濟弱,安能有今朝。

〔小桃紅二十二〕　白馬回營　據鞍躍馬統精兵,閫外將軍令,賊寇勦除得乾净。便回營,西風招颭旌旗影。沿岡驀嶺,鞭敲金鐙,齊和凱歌聲。

〔小桃紅二十三〕　夫人背盟　聊陳蔬酒表予衷,謝秀才多勞動,救俺全家德恩重。捧金鐘,豈非面譽將先生頌。才超孔融,量寬管仲,唤小姐拜仁兄。

〔小桃紅二十四〕　鶯鶯遞酒　揉眉搵眼捧金波,盞到難推托,老母機關怎猜破。道兒多,忘恩失幸誰之過?不知死活,没些回和,教俺拜哥哥。

〔小桃紅二十五〕　生怨夫人　恰纔兵退得安然,又早消息傳,有始無終不曾見。悔前言,却爲兄妹將杯勸。小生分淺,夫人窨變,阻隔斷好姻緣。

〔小桃紅二十六〕　生回書舍　滿懷鬱悶帶愁歸,無酒佯推醉,回到書齋把門閉。好傷悲,孤孤另另長吁氣。自嗟自悔,前緣前世,撞着個女王魁。

〔小桃紅二十七〕　紅獻生策　先生何苦自傷懷,我有一奇策,教你今宵了愁債。得和諧,瑶琴彈動他偏愛。按別鶴數拍,奏孤鸞一派,俺姐姐自然來。

〔小桃紅二十八〕　張生彈琴　幽齋明月照黄昏,那有人偢問,静裏

① 今校:平,原作"本",據《歷代曲話彙編》本改。

焦桐遣孤悶。那佳人,必來聽這琴中韻。將金徽玉軫,瀉離愁別恨,訴與卓文君。

〔小桃紅二十九〕　鶯鶯聽琴　夜香燒罷月明中,滿耳清音送,此是何人把琴弄。響玎瑽,聲聲彈出孤鸞鳳。未聽得曲終,早先咱心動,無語立花叢。

〔小桃紅三十〕　鶯鶯染病　紅稀緑暗總關愁,正是傷春候,染病擔疾爲誰瘦。這根由,自從月下聽琴後。盼鶯交鳳友,懶描鸞刺綉,减了舊風流。

〔小桃紅三十一〕　紅教生柬　聰明當鑒妾之言,特向郎君獻,小姐新來懶針線。病淹煎,命薄不遂風流願。你修封錦牋,我瞧些空便,替你把情傳。

〔小桃紅三十二〕　生央遞柬　錦牋寫就鳳求凰,倩你通情况,倚靠似銀山鐵壁樣。對鶯娘,若還此去説合上。奉酬勞重賞,板肩紅一叚,至死也難忘。"叚"當是"段"字,然此字宜韻,必有譌誤。

〔小桃紅三十三〕　紅遞與鶯　此書莫怪小丫鬟,是君瑞傳華翰,使我將來姐姐看。意思間,度量必有蹺蹊幹。他的巧關,俺不瞧犯,埋没着九疑山。

〔小桃紅三十四〕　鶯得生書　封皮拆破自詳觀,靠定妝臺畔,滿紙情懷訴不斷。恨漫漫,顛來倒去乾没亂。助相思數款,添新愁一叚,何日得團圞。"叚"亦當作"段"。

〔小桃紅三十五〕　鶯遺生書　就將柬尾把詩題,回奉張君瑞,囑付叮嚀在心記。莫疑惑,今宵準備同歡會。離西厢月底,來後花園内,休要誤佳期。《中原音韻》"惑"入作平。

〔小桃紅三十六〕　生赴鶯約　月移花影上窗虚,静院閑凝竚,洛浦神仙在何處。步階除,歡天喜地尋他去。休説尤雲殢雨,摶香弄玉,摟一摟也心舒。

〔小桃紅三十七〕　鶯鶯搶生　不達時務逞輕薄,無故因何到,半夜三更把牆跳。好不學,羸奸賣俏真强盜。恕尊兄這遭,若夫人知道,拏住怎輕饒。《中原音韻》"學"入作平。

〔小桃紅三十八〕　張生羞退　傳消寄信請咱來,啞謎兒誰能解,既

得相逢又嗔怪。熱搶白，頳着冷臉將人𥈭。佯俫不採，是何相待，羞下楚陽臺。

〔小桃紅三十九〕　張生自嘆　誰知你個小寃家，走滚機謀大，不想今番變了卦。受白擦，這場風月乾休罷。憑故來調發，俺險些兒立化，尖擔兒兩頭滑。"憑"當作"您"，《中原音韻》無"擦"字。

〔小桃紅四十〕　張生自縊　志誠空報尾生梁，好事無承望，白練套兒勒咽項。狠鶯娘，今番把俺殘生葬。算不的恁强，做這般模樣，這性命要他償。

〔小桃紅四十一〕　僧勸張生　只因紅粉一嬌姿，把性命全輕視，一失人身萬劫至。欲何之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。問你這懸梁鬼屍，怎做個明經進士，可笑不尋思。"不知命"一語，正是元人書袋習氣語。

〔小桃紅四十二〕　生答法聰　小生一一訴衷情，願啓尊師聽，他家子母忒心硬。把人坑，不合救恁全家命。雖六禮未行，諒一言已定，臨了也悔前盟。"恁"亦當作"您"。

〔小桃紅四十三〕　夫人問生　離鄉背井病淹煎，近日多清減，雖是聰明主張欠。病懨懨，男兒當把功名念。將鵬程奮颭，把鰲頭高占，休誤了去攀蟾。

〔小桃紅四十四〕　生答夫人　夫人你去自量度，這病因誰惱，則爲當時背盟約。悶無聊，夢魂兒孤枕上没着落。瘦削沈腰，愁添潘貌，此恨幾時消。《中原音韻》"度"入作平，"約"入作"去"，"落"同。

〔小桃紅四十五〕　鶯探生病　尊兄何苦至於斯，妾背母來相視，保重將息自調治。莫嗟咨，從今少恁勞神思。悔殺當時，咱多不是，休要記心兒。

〔小桃紅四十六〕　生答鶯鶯　着床卧枕在他鄉，針灸都無當，減了風流舊波浪。好難當，瘦得來不似人模樣。喜芳卿見訪，料小生微恙，今夜敢定寧康。

〔小桃紅四十七〕　鶯柬期生　情書寫就帶愁封，特遣梅香送，致意多才那張珙。把心通，今宵結末了鸞和鳳。海棠月朦，牡丹露重，雲雨會巫峰。

〔小桃紅四十八〕　紅娘不允　從今不惹這風聲，非是違尊命，送暖

偷寒枉傒倖。事無成，驚心怕膽憂成病。這邊你撇清，那厢他督併，好着我兩下裏費精神。“撇清”、“督併”皆當時語。

〔小桃紅四十九〕　紅遞生柬　一天好事定今宵，特向先生報，鸞柬題情送期約。暗藏包，佳人有意郎君俏。説雲英等着，教裴航知道，早些赴藍橋。《中原音韻》“約”入作去，“着”入作平。

〔小桃紅五十〕　生得鶯書　春寒惻惻掩重門，滿地殘紅襯，忽得青鸞寄芳信。到黄昏，書齋準擬成秦晉。病痊九分，心寬一寸，索整起舊精神。

〔小桃紅五十一〕　生盼鶯鶯　鞦韆院落夜沉沉，孤館難成寢，映月樓臺似波浸。立花陰，玉人不至因爲甚。好着咱自審，他敢又撒侶，無處問佳音。“撒侶”亦當時語。

〔小桃紅五十二〕　紅送鋪陳　一輪明月照南樓，夜色清如晝，想那酸丁把咱候。莫遲留，催逼姐姐疾忙走。珊瑚欹枕，芙蓉裀褥，俺先去報風流。此“枕”字不韻，《中原音韻》“褥”入作去。

〔小桃紅五十三〕　鶯至書齋　有情怕甚隔年期，纔得文章力，投至相逢在今日。可知裏，凄涼受了無碑記。心歡神喜，雨情雲意，攜手入羅幃。《中原音韻》“力”入作去，“日”同。

〔小桃紅五十四〕　雨雲歡會　高燒銀燭照紅妝，低簇芙蓉帳，倒鳳顛鸞那狂蕩。喜洋洋，春生翠被翻紅浪。汗溶溶粉香，美甘甘情況，别是一風光。此“粉”字亦不韻。

〔小桃紅五十五〕　雲雨初歇　鬢雲斜嚲鳳釵垂，枕簟留春意，錦帕盈香沁紅記。蹙雙眉，侍兒扶起嬌無力。笑迷嬉語遲，困朦騰眼閉，風月此情知。

〔小桃紅五十六〕　紅促鶯歸　半窗花影月三更，悄悄穿芳逕，早離書齋便乾净。噤麽聲，紅娘不是相督併。着姐姐快行，恐奶奶潛聽，瞧破恁私情。

〔小桃紅五十七〕　生送鶯歸　海棠枝上月兒斜，雲雨恰纔歇，蘭腦馨香散書舍。暫分别，莫教辜負千金夜。我叮嚀告説，你再休扯拽，明日早來些。

〔小桃紅五十八〕　紅貼鶯歸　燈花連夜爲誰新，來往相逐趁，戴月

披星不辭困。送殷勤，東君有意傳芳信。紗窗夜分，翠衾春嫩，心事實温存。

〔小桃紅五十九〕　事聞夫人　清白相國重當朝，這妮子先不肖，潑賤奴才聽他調。往來挑，誰知養下家生哨。把咱氣倒，等他來到，粗棍打折腰。“家生哨”亦當時語。

〔小桃紅六十〕　紅行鶯囑　若還你到母親前，見責休埋怨，款裏慢把良言勸。問根源，覷此喜怒承機變。望姐姐可憐，替説些方便，善爲我辭焉。用《論語》，元人習氣。

〔小桃紅六十一〕　夫人詰紅　叮嚀行坐守閨房，誰料你將心放，夜静更深没攔當。小花娘，勾引小姐同胡創。有何勾當，因甚狂蕩，實與我説行藏。

〔小桃紅六十二〕　紅娘受責　家翻宅亂鬧啾啾，諕的我難開口，惱犯尊顔怎收救。没來由，自家攬得愁來受。雨點似棍抽，火急般追究，做媒的下場頭。

〔小桃紅六十三〕　紅答夫人　既然嬭嬭問根苗，則索從頭道，當日寺中解危鬧，那功勞，至今一向何曾報？俺姐姐意好，怕哥哥心惱，因此效鳳鸞交。

〔小桃紅六十四〕　鶯鶯自念　這場煩惱怎周折，老母尋枝節，暗箭連珠把人射。枉咨嗟，兢兢戰戰心喬怯。臉兒羞怎遮，懷兒愁怎卸，有甚話兒説。

〔小桃紅六十五〕　紅勸夫人　尊前敢掉巧舌頭，有事當躬究。看了張生那清秀。本風流，胸中志氣冲牛斗。與姐姐既有，望奶奶將就，結末了燕鶯儔。“既有”歇後語，不欲竟言之也。

〔小桃紅六十六〕　夫人允諾　養女從來氣不長，惱得我魂飛蕩，家醜不可外談揚。這一場，吞聲忍氣難和他强。沉吟了半晌，你説的言當，何必再商量。

〔小桃紅六十七〕　紅娘邀生　情緣心事兩相忘，險把先生葬，老母意中已停當。問紅娘，一一説到他心上。做了主張，通些波浪，教你去成雙。

〔小桃紅六十八〕　生答紅娘　小生雖看幾行書，今日相遭遇，若見

尊堂問緣故。怎支吾，聲聲則索教息怒。俺心頭窨附，使手足無措，悶煞漢相如。

〔小桃紅六十九〕　紅娘邀鶯　磨牙費口逞能言，天也從人願，早是紅娘有機變。這一篇，前朝後代將娘勸。虧咱百般，把他説轉，着恁永團圓。“恁”當作“您”。

〔小桃紅七十〕　鶯羞不行　低頭無語嘴孤梆，手搭心頭想，好事從來有魔障。意荒獐，恰如小鹿兒心頭撞。羞的臉荒，像甚模樣，怎見老尊堂。“嘴孤梆”亦當時語。

〔小桃紅七十一〕　夫人責鶯　恁爺豪氣貫乾坤，相國威名振，你個濁才少教訓。去私奔，三從四德何曾問。不思立身，没些長進，辰没殺俺家門。此“恁”亦當作“您”。

〔小桃紅七十二〕　夫人囑生　乘龍喜得棟梁材，真個是文章客，要與崔家長節蓋。記心懷，來春去把龍門驀。展經綸手策，吐虹霓氣概，休淹滯在書齋。《中原音韻》“客”、“策”均入作上，“驀”入作去，“節”本“入”作上，此則作平，“長”作上聲字。

〔小桃紅七十三〕　紅怨鶯生　恁今成就好夫妻，錦帳羅幃内，琴瑟調和美恩意。可知裏，一頭兒摟抱着通宵睡。如魚似水，歡天喜地，恁不想事虧誰。二“恁”字均當作“您”。

〔小桃紅七十四〕　鶯生謝紅　往來着你費心機，君子成人美，未報慇懃恕自罪。俺都知，今將薄物聊酬意。松花釵二枝，梅紅羅一對，權當謝良媒。

〔小桃紅七十五〕　夫人送生　春風送你遠朝天，莫把閨情戀，行色一鞭如去箭。若登仙，南宫早把鰲頭占。金花壓帽偏，瓊林賜御宴，争看錦衣鮮。

〔小桃紅七十六〕　生答夫人　母親囑付恁兒知，正要展鹍鵬翼，錦綉文章滿胸臆。上天梯，蟾宫穩步攀仙桂。似走襄陽志氣，赴長安道藝，擬取狀元回。“恁”亦當作“您”。

〔小桃紅七十七〕　法本送生　送君三月赴神京，祖宴安排定，遥望長亭柳扳贈。此一行，天門黄榜標名姓。美才華堪逞，少年心穩稱，側耳聽佳音。

〔小桃紅七十八〕　生答法本　小生未報大師恩，常在心頭印，今日臨行又蒙賮。暫相分，果然奪得春圍俊。青雲致身，泥金傳言，專報故人聞。"圍"當作"闈"。

〔小桃紅七十九〕　鶯鶯送生　人生最苦是别離，恰燕爾成抛棄，囑付椿椿在心記。要君知，南宫鏖戰蒙及第。得一官半職，想他鄉異地，休得又被花迷。

〔小桃紅八十〕　生答鶯鶯　古來夫婦主於恩，閑話都休論，萬里雲程往前進。跳龍門，管教四海威名振。紫羅襴稱身，黄金帶懸印，你穩穩做夫人。

〔小桃紅八十一〕　生投旅館　沿岡驀嶺路崎嶇，爲蝸角微名譽，千里長安望穿目。日將晡，暫投客店尋安處。淚痕似雨，玉人何處，今夜怎支吾。《中原音韻》"目"入作去。

〔小桃紅八十二〕　生夢鶯鶯　迷留没亂眼纔交，孤館傷懷抱，一盞殘燈影相照。夢多嬌，隨蝶曾越家鄉到。被簷間馬敲，忽窗前雞叫，驚得旅魂消。

〔小桃紅八十三〕　生至長安　離家又早許多時，今日長安至，北闕連雲兩相峙。大京師，人烟輳集長安市。陽侯故祠，摩騰古寺，到處好題詩。

〔小桃紅八十四〕　張生入試　春闈二月選場開，步入青雲界，中式文章試官愛。展長才，今朝特向君王賣。成名喝采，恩榮可待，喧滿鳳城街。

〔小桃紅八十五〕　張生及第　金鑾曉日聽臚傳，寵賜瓊林宴，遂了平生丈夫願。志昂然，布衣走上黄金殿。身霑御烟，宫袍錦絢，醉扶出五雲邊。

〔小桃紅八十六〕　生授學士　一天星斗焕文章，豪氣三千丈，際會風雲沐恩貺。近清光，職居供奉絲綸掌。玉皇案傍，金鑾殿上，染翰侍君王。

〔小桃紅八十七〕　鶯想張生　别愁離恨滿胸懷，不似今春煞，黑海般相思怎生捱。那喬才，重功名誰想輕恩愛。如何半載，全無一墨，只恁信音乖。"煞"與"殺"同，《中原音韻》入作上，歸家麻韻，此"墨"入作

去，歸齊微，此均用作皆來也。

〔小桃紅八十八〕　鶯鶯自念　忽聞喜鵲噪林梢，昨夜燈花爆，必有佳音敢來到。好蹊蹺，眼皮兒不住晙晙跳。自家窨約，是些先兆，單則看今朝。

〔小桃紅八十九〕　生寄鶯書　折得蟾宫桂一枝，御筆標名字，醉宴瓊林拜恩賜。喜孜孜，玉堂金馬爲學士。寫泥金帖字，暢風流殿試，報與俺那人知。

〔小桃紅九十〕　鶯得生書　千里良人信一張，歡喜從天降，拆破封皮見情況。細端詳，知君名占黄金榜。登庸玉堂，榮陪仙仗，未知伊何日是還鄉。

〔小桃紅九十一〕　鶯寄生衣　間別無甚表衷腸，托物舒情況，用意勞心恁身上。這衣裳，着時休把咱來忘。彤庭侍講，紫宸朝向，聊去禦風霜。此“恁”似亦當作“您”，“忘”去聲。

〔小桃紅九十二〕　生得鶯衣　帝鄉又得授新衣，多謝芳卿意，親手裁縫用心寄。有誰及，隨身可體合時製。你的見識，咱都理會，教行坐不厮離。

〔小桃紅九十三〕　鄭恒求配　不做美的老尊姑，删抹了姻緣簿，觀裹桃花改前度。枉嗟吁，踏枝不着空回去。當時既許，今朝何故，怎想悔其初。

〔小桃紅九十四〕　夫人荅恒　鄭恒你好傻不荅，來撲慕成姻婭，浪語閑言甚麽話。枉磕搭，鶯鶯已把張生嫁。休妝聾做啞，莫翻提正掛，快與我水紅花。“傻不荅”、“磕搭”，俱當時語。“水紅花”必歇後或隱語，當别有故實，俟考。

〔小桃紅九十五〕　生出長安　紫袍玉帶掛金魚，平地青雲步，手捧綸音故鄉去。播芳譽，纔知不被儒冠誤。壯遊仕途，花生滿路，策馬出皇都。

〔小桃紅九十六〕　張生至家　承恩親自日邊來，端的喝聲采，晝錦榮歸寵光大。到家宅，門闌喜氣添春色。頭踏擺開，賓朋接待，車馬起塵埃。《中原音韻》“宅”入作平，“色”入作上。

〔小桃紅九十七〕　生拜夫人　衣冠猶帶御爐香，環珮玎玲響，端拜

慈顔在廳上。問安康,别來尊體知無恙。答應的慢張,全無些喜相,誰惱動老萱堂。

〔小桃紅九十八〕　確拜夫人　朱輪皂蓋兩行排,太守向夫人拜,女貌郎才總堪愛。笑盈腮,家門榮顯光三代。畫堂宴開,翠簪冠帶,喜事自天來。

〔小桃紅九十九〕　鄭恒觸樹　因緣未遂落虚名,惹得不乾净,走向夫人行使奸倖。把鶯鶯,椀中帶粑兒拏蒸餅。上風頭忒逞,末稍拳難挣,枉自送殘生。"椀中"以下三句,亦當時語。

〔小桃紅一百〕　生鶯赴任　之官千里赴西秦,滿路花香噴,仙掌雲開帝城近。沐皇恩,夫榮妻貴臨亨運。七香車坐穩,五花誥墨潤,永作玉堂臣。

右〔小桃紅〕百首,用韻遣詞,皆可斷爲元曲,而其制題頗開南傳奇之先。以李傳三十八齣目較之,意趣大致相似,其尤可證者。李第二十五《書齋問病》,老與鶯同趨視生,爲北劇關目所無。而《百咏》四十三《夫人問生》、四十四《生答夫人》、四十五《鶯探生病》、四十六《生答鶯鶯》,正李所本也。惟《百咏》四十五云:"妾背母親來相視。"而李則老與鶯偕,且《百咏》前尚有《僧勸生答》二曲爲異耳。又李第三十一《長亭别恨》長老送行一節,亦本《百咏》七十七、七十八兩曲。外則百咏八十六《生授學士》、一百《生鶯赴任》,與北劇異,李仍本北劇。《百咏》九十九《鄭恒觸樹》,本北劇,李則鄭恒退親竟下,此又不能悉合者也。

《太古傳宗》附《絃索調時劇新譜》上,及《納書楹曲譜補遺》四收《崔鶯鶯》一篇,是〔山坡羊〕、〔掛真兒〕二闋,不知何人所作,而風調頗近元曲。《六幻》本北劇附《對弈》,南傳奇附《園林午夢》,獨不收此篇,以其南曲,姑彙存之。古詞流傳,日少一日,此亦古詞,豈可以時劇爲疑而棄去耶?時劇中古詞不少,未暇一一釐出。蓋世人往往損益古詞入時也,今則時劇亦成古調矣。

崔鶯鶯舊詞　崔鶯鶯舊詞　但云漢卿,而不及實甫,故知其詞甚古也。

〔山坡羊〕崔鶯鶯怨天恨阿呀地,衆賓朋請坐下聽奴家訴一番的情緒。咱父親也曾在當朝爲相國,也曾在翰林院内爲學士。昔日有一個

關漢卿他來應舉，只因他才疏學淺，咱父親不曾把他名題。誰想那奸賊將没作有把奴家編成了一本什麽《西厢記》，幾曾有寄棺槨在普救寺裏？幾曾有孫飛虎興兵來掠娶？幾曾有白馬將軍把半萬賊兵剪除？幾曾有老夫人使紅娘請兄瑞來結爲兄妹？幾曾在太湖石畔去聽琴？幾曾與他暗裏偷情寄柬書？幾曾有送張生在十里長亭而來也？幾曾爲他鬆了金釧、減了玉肌？聽知阿呀，就是我這里害了相思病，阿呀天嗄，他那里曉得。聽知阿呀，枉口白舌，自有天知。

〔掛真兒〕一家兒埋怨着這一本《西厢記》，恨只恨關漢卿很心的賊，將没作有編成戲。張生乃是讀書客，紅娘怎敢亂傳書？奴是崔相國家鶯鶯也，怎敢辱没了先君的體？《太古傳宗》附《絃索調時劇新譜》上九至十三、《納書楹曲譜補遺》四之一二。

右録悉依《太古傳宗》附譜，“阿”，《納書楹譜》作“哎”，後同。

〔掛真兒〕“真”作“枝”。支思、齊微、魚模混韻。《幽閨》、《琵琶》、《荆釵》諸傳皆如此。《中原音韻》“國”、“賊”歸齊微韻，“國”入作上聲，“賊”入作平聲。以用韻論，與前録〔滿庭芳〕、〔小桃紅〕殆爲一時之作也。

霜厓曲跋

霜厓曲跋卷一

新曲苑第三十四種　長洲吴梅撰

董西厢居龍刻本

創格　董詞開元劇先聲，通本雜綴市語，不取類書故實，而樸茂渾厚，自出高、王之上。書中不分齣目，最爲創格，未識當時搊彈家如何起畢焉。

多用换頭　所用諸牌，率不經見，與元人套曲不同，且多用换頭，又與元劇衹取前叠[①]者大異。中如〔醉落魄〕、〔點降唇〕、〔蘇幕遮〕、〔踏莎行〕、〔哨遍〕、〔賞花時〕、〔玉抱肚〕、〔古輪臺〕、〔鬥鵪鶉〕、〔粉蝶兒〕、〔一枝花〕等。

用調離奇　爲元明詞家習用外，餘則離奇糅雜，頗難是正。若〔哈哈令〕、〔倬倬戚〕、〔喬捉蛇〕、〔文序子〕、〔文如錦〕類，止見董詞，更無他曲可證。

譜書所載　自來考訂北詞者，輒詳元劇，而解元之作，或多遺漏。凌次仲《燕樂考原》曾録董詞，李玄玉《北詞廣正譜》亦間引之，皆未備載其目。獨莊親王《九宫大成譜》全録董詞，所失載者，僅〔渠神令〕一枝而已。余嘗爲貴池劉葱石校勘此書，酌分正襯，期月卒業，蓋讀此書者，未有如余之勤且媷也。

同調互異　書中同牌各曲，往往互異，如〔文如錦〕"細端詳"曲下疊，多"戴著頂上"一語；"恁心聰"曲下疊"若見花容"下，少三字句一；"好心斜"曲上疊"道恁姐姐休呆"下，少四字句一。〔吴音子〕"張生因

---

① 今校：校本爲"花"。

僧”曲。與“相國夫人”曲上疊末句，同作七字，而“張生心迷”。與“鶯鶯從頭”二曲，則作四字。〔滿江紅〕“清河君瑞”曲下疊，多“一言賴語都是”一句；雙聲疊韻“燭熒煌”曲下疊，多“今夜甚長，一句。又如〔應天長〕、〔雪裏梅〕、〔還京樂〕諸詞，前後詞輒有相差太遠者，令人無從校核。又有〔二煞間花〕、〔啄木兒〕兩調，長短互異，《大成譜》亦未攷定。

諸家刊本　此書爲元詞之祖，釐定頗難。余所分析者，未必可據。而如《大成》之模糊夾雜，反足貽誤後學耳。余曩見閔遇五、黄嘉惠、湯玉茗諸本，自謂董詞刻本，藏弆已富，今又得此刻，乃知舊刻之不見著録者甚多也。

西厢記明　本

古本難求　《西厢》槧本最多。余舊藏王伯良注本、凌蒙初即空本、皆出此本之上。嘗細校一過，詞句間竄改至多，疑坊間射利者所爲。凡句旁用套圈者，皆經改易處也。標名曰原本，不過易動人目而已，方諸生謂:“今本動稱古本，皆呼鼠作朴，實未嘗見古本。”云云。方諸生隆萬間其言已如此，可見古本之難求矣。惟圖畫精良，工槧亦佳，究勝于近時俗刻萬倍也。

諸本短長　論《西厢》刊本，當以碧筠齋爲首，朱石津次之，金在衡、顧玄緯諸刻，亦有可取處。即空觀好與伯良操戈，局度太褊。此外坊刻，等諸自鄶。其有假托名人評校，如湯臨川、徐天池、陳眉公等，所見頗多，概非佳槧。

誠齋樂府

當時流行盛況　誠齋爲明周憲王有燉。王爲定王長子，洪熙元年襲封，景泰三年薨。錢牧齋云:“憲王遭世隆平，奉藩多暇，勤學好古，留

心翰墨，製《誠齋樂府》若干種，音律諧美，流傳内府，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。李夢陽《汴中元宵》絶句云：'中山孺子倚新妝，趙女燕姬總擅場。齊唱憲王春樂府，金梁橋外月如霜。'由今思之，東京夢華之感，可勝道哉。"《列朝詩集》

諸家書目所著録 是憲王之詞，固盛行一時也。案明朱灌甫《萬卷堂》、《聚樂堂》兩書目，均有憲王所撰《誠齋樂府》十册。近百年間，惟錢唐汪氏《振綺堂書目》尚有此書，後歸朱氏結一廬，繼由朱氏入豐潤張氏。辛亥金陵之亂，張氏之書散亡略盡，此書恐無從物色矣。

揆敘藏書 余自京師得此書，計二十二種，爲謙牧堂舊藏。謙牧堂者，清初揆敘藏書處也。揆敘字愷功，太傅明珠子、成德弟，官至左都御史，卒謚文端，好聚書，後盡獻内府。《天禄琳瑯書目》有謙牧堂印記者，皆其故物也。錢遵王《也是園書目》載憲王雜劇有三十種，顧《踏雪尋梅》一劇，尚不在内。余既得二十二種，益以明清各曲。成此彙刊。

二十四種 友人張君菊生元濟復輾轉假得《八仙慶壽》、《蟠桃會》二劇，實存二十四種。自來藏憲藩雜劇之多，遵王而外，當以不佞爲最矣。他如《海棠仙》、《文殊菩薩》、《義勇辭金》此一種見《十段錦》、《東華仙》、《吕洞賓》、《靈芝慶壽》、《賽嬌容》諸種憲藩劇本至，富，恐不止此未識海内有無藏弆者，余日望之也。霜厓。

牡丹品以下次第依也是園目

歌舞劇 右《牡丹品》四折，爲内府賞花之樂。誠齋散套中亦載《譿賞牡丹》散曲，即與此劇第四折相類。中以内庭教習爲主角，而以歌姬爲輔佐，蓋純爲歌舞劇也。此劇情節，本無足論，惟爲名花品藻，宴樂昇平，足徵奉藩安逸。明初藩邸能讀書屬文者，寧獻以外，必推憲府，此亦千古之公論矣。首折〔點絳唇〕、〔套内〕、〔寄生草〕下，用〔金盞兒〕四支；二折〔滚綉毬〕、〔倘秀才〕疊用後，接〔叨叨令〕一支。

新牌名 四折所用牌名，多别立新目，如〔賓樓臺〕、〔慶天香〕、〔紫

雲芳〕、〔海天霞〕等，皆故作狡獪，而〔金盞兒〕、〔叨叨令〕二牌，律以套曲次序，亦覺緩急不合，此皆大醇中小疵也。

撲拙可貴　通體詞藻雖多，頗能樸拙，無雕績氣，是可貴矣。霜厓。

牡丹園

楔子　《牡丹園》五折，亦讌賞牡丹之作。所謂十美人者，即十種佳品，如姚黄、魏紫、壽安紅、素鸞、粉娥嬌、鞓紅、寶樓臺。紫雲芳、玉天仙、醉春容是也。與《牡丹品》所列名目，不甚相同。汴中此花固勝，王析圭此土，宜其富美矣。開首金母唱〔賞花時〕二支，標名曰楔子。楔子者，北劇中之饒戲也。門限兩旁小木曰楔，所以安置門限者。凡劇中情節略繁，必用楔子，所以布置一劇中之情實，不致畸輕畸重，故以楔爲喻也。明人以北詞之前腔謂爲楔子，實是大謬。元人小説，亦有用此作引首者，如何可作前腔論乎？且在楔子内，所用曲牌非〔賞花時〕即〔端正好〕，而〔端正好〕又可增句。如《西厢》五劇，皆可作證。而第四劇首折楔子即〔端正好〕增句格，此更顯然也。惟第三折前，又有楔子〔賞花時〕二支。

結構勝處　一劇中用兩楔子，此爲僅見。全劇以金母宴請十美人，亦純爲歌舞劇。通本微嫌冷淡，故以酸、甜、辣、淡四婢作科諢，更將琴、棋、書、畫爲劇中點綴，俾不寂寞。此作者之苦心經營處。蓋作劇之難，全在結構也。

五折體　此劇用五折體，爲北詞中少有。元劇惟《趙氏孤兒》有此一格，餘則多未覯矣。

雜韻　又首折通篇用江陽韻，獨〔青哥兒〕一曲改叶蕭豪，亦所不解。霜厓。

烟花夢

詞華精警又用方言　《烟花夢》四折，記蘭紅葉、徐翔事。案寧獻王

《太和正音譜》雜劇有十二科，而烟花粉黛列在十一。元劇中如《兩世姻緣》、《紅梨花》、《曲江池》等，皆此類也。劇中情節，不過男女燕媟之辭，而詞華精警，不讓關、馬，且運用方言，亦有大都、東平之風。較明人以餖飣爲能者，不啻霄壤。首折極寫倡伎苦況，又與《兩世姻緣》不同。喬作僅言伎藝之高下，此則直陳門户中惡習矣。他如〔一枝花〕、〔梁州〕之高爽，〔耍孩兒〕、〔五煞〕之凄苦，皆是妙詞，非憲王不能，蓋妙在質樸也。惟通劇楔子，亦用二處，其誤與《牡丹園》同。

三轉賞花時　而三轉〔賞花時〕亦劇中少見。

端正好增句　〔端正好〕增句格，自"守布襖"至"兩和諧"。多至十六句，爲仙吕〔端正好〕創格，此固無礙於歌者也。又首折夾唱詞。〔離亭宴〕一支，爲馬東籬〔秋思〕套。煞尾。

二十換頭新水令　末折〔新水令〕一套，全學關漢卿《憶別》散曲，又名〔二十换頭〕，因通套二十支也。此則詞家所未盡悉者焉。

用劇中典實　又劇中好用劇詞典故，如"貶茶船"即王實甫之蘇小卿月夜貶茶船事，"陽臺夢"用王子一之楚陽臺事，"藍橋驛"用庾天錫之裴航遇雲英事。元人喜以劇中故實運入曲中，憲王此等處。正得古意也。霜厓。

八仙慶壽

傳奇忌諱　《八仙慶壽》四折，純爲祝嘏佐尊之詞。觀憲王《小引》，以神仙傳奇爲不宜用，知當時忌諱之深。無怪清嘉、道間，官場忌演《邯鄲夢》，以爲不吉也。通本以西王母蟠桃宴集，邀福、禄、壽三星，八洞天仙，慶賀桃實，而以香山九老作陪，即取人瑞之意，合天地人同慶也。

出隊子四支連唱　劇中第三折前毛女上唱，用《出隊子》四支，以漁筒簡子合歌，最爲可聽。後人學者蓋鮮，惟尤西堂《桃花源》劇，武陵漁登場，曾一效之，分述桃源四時景狀，亦娓娓動人。

賓主分明　末後用〔端正好〕，以明《出隊子》非楔子之用，此最賓主分明。西堂曾讀此劇，故能摹仿之也。此劇通本末唱，中間用日曲數

支，布置既勻，耳目亦新，不獨節省末角之勞而已〔正宫端正好〕一套，以〔醉太平〕、〔叨叨令〕二曲，置〔倘秀才〕、〔滚綉毬〕後，其誤與《牡丹品》同。

寫瘋癎妙處　至其演藍采和瘋癎狀態，恐元人手筆，亦無以過之矣。霜厓。

小桃紅

與任風子相類　《小桃紅》四折，與元劇《任風子》、《柳翠》相類，而敷演宗門教旨，又極精微，非沉潛内典者不能也。

混江龍增句格　首折〔混江龍〕爲增句格，自"晋潘安容貌"。至"尾生實誠"。皆是增添者。按格，凡增句不拘多少，而收處總須仍用本調，平平去，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三語，以還〔混江龍〕本格。此劇云："不憑錢贍表得成歡，空握拳入馬和他併。"不依平平去原格，蓋用《西厢》"才高難入俗人機，時乖不遂男兒願"之例，亦不可謂失律也〔混江龍〕增句，以《牡丹亭・冥判》爲最多，洋洋數百言。於是洪昉思《長生殿》之《覓魂》，蔣心餘《臨川夢》之《説夢》，皆有意顯神通，多至千餘言，實可不必也。

用方言處　此劇用方言至富，如"贍表"謂子弟俊美也，"入馬"謂夜度也，"豫章城"即雙漸趕蘇卿事，元人常用之，皆一時勾闌中語。通體詞藻，皆映帶桃字，語語貼切。

子母調　第三折〔端正好〕下注"子母調"。"子母調"者，不用高喉，僅用平調歌也。

參禪問答　賓白中參禪問答，凡劇中皆如此式，如臨川《南柯記》，西堂《桃花源》，皆襲用之，但詩句不同耳。此劇亦歌舞戲。末用十六天魔隊舞作結，排場尤爲熱鬧。

旦末雙全　元人以有唱有做者爲旦末雙全，此作得之矣。霜厓。

喬斷鬼

假神鬼轉圜　《喬斷鬼》四折，摹寫文人結習，可云妙肖。徐行以畫幅六幀，命工封聚潢治，聚乾没之，行索取不與。憤恨而死。通本事實止此。至鬼神報應之事，雖儒者所不談，而爲下愚人説法，亦可爲治道之助。傳奇家布置事跡，務極奇詭，遇山窮水盡，輒假神鬼爲轉圜餘地，但期不詭於理，固君子所許也。憲王此作，即是此意。

元劇迂腐語　首折述三教源流，不無迂腐語，此正得元劇之意。如《范張雞黍》、《㑳梅香》，皆如是也。

通劇樸素　此劇〔混江龍〕較〔小桃紅〕更長，勿爲所眩，即增句略多而已。通劇樸素，無餖飣詞藻，更不可及。曲家摹艷情，狀山水等作，文人皆優爲之，至屏絶藻飾，實寫本色，則百無一二。劇中各曲，如〔賺煞〕，如〔一枝花〕，如〔醋葫蘆〕，如〔滚綉毬〕、〔倘秀才〕等，僅工綺語者恐一語做不得。元劇中《燕青博魚》之記賭狀，《柳毅傳書》之記龍門，皆非詞章家所能辦，曲至此方爲神技。余心折焉，而未能也。

寫鄉居所本　〔梁州第七〕一支，寫鄉居之樂，此蓋本白無咎〔鸚鵡曲〕。白詞云："儂家鸚鵡洲邊住，是個不識字漁父。浪花中一葉扁舟，睡煞江南烟雨，覺來時滿眼青山，抖擻着緑蓑歸去。算從前錯怨天公，甚也有安排我處。"以此劇相較，可知裁翦之工矣。

後庭花青哥兒增句　又第三折〔後庭花〕、〔青哥兒〕二曲，亦有增句。〔後庭花〕"覷着畫手不停"下三句，〔青哥兒〕"來往陰陵"四字四句，皆是也。此二曲增句，亦無限制，與〔混江龍〕同。霜厓。

豹子和尚

事實水滸不載　《豹子和尚》四折，演魯智深出家事。此事不見耐庵《水滸傳》。元劇中儘有賦梁山事爲《水滸》所未載者，不獨此劇然也。

劇中以魯智深作末，四折末唱，頗有聰俊語，實與花和尚不類。又智深有妻子有母，亦爲耐庵所未及。全劇曲文，皆整潔可誦。套數次第，亦有法度。

尾聲之後又有煞　惟第三折《尾聲》後，再用〔窮河西〕、〔煞〕二曲，殊不可解。元劇從無此格也。

滚綉球襯字多　又〔端正好〕、〔滚綉毬〕首二支用襯字至多，較原格不啻三倍，此因散板曲内，可以多襯，若是有節拍之曲，勢必多加板式，而正襯反不分明矣。元人以多襯爲能，輒有一牌字數增至二三倍者，故用板至無定格。明末沈伯明、龍子猶，欲定北詞板數，而迄未成書，非考訂之難，實字數多寡之不同，乃至拍數亦不能劃一也。

張善友實有其人　又劇中所述張善友家，當如柳隆卿、胡子傳例，意是實有其人。柳、胡爲衆惡所歸，張則百善皆集，所謂世言方朔奇，奇事皆歸方朔，否則如陳員外、趙大公、小劉屠、郭橐駝、瘸王二、馬回回、黄蠻子、何仙姑、楊大姐、丁娘子、秦二嫂、褚師婆、鄭媽媽、審八姨、陸姐姐、劉老娘、蘇媒婆等，決不能憑空臆造多人也。

結構同不伏老　此劇結構，與《不伏老》略同。《不伏老》以尉遲托疾，徐勣計賺之。此則以智深逃禪，宋江計賺之。古人於排場間不甚措意如此。霜厓。

慶朔堂

詞華豐艷　《慶朔堂》四折，記范文正、甄月娥事。劇中情節，本子虚烏有，而詞華豐艷，實爲王之佳構也。

點絳唇套譜法　元劇首折皆用〔點絳唇〕，憲王諸作亦復如是。或以爲聲調未免雷同，不知此套譜法，本有兩類，一用小工，一用正工，兩調任用，無礙奏演。況此劇首折〔寄生草〕下，用〔村裏迓古〕、〔元和令〕等七曲，又與他劇不同，此又見王之心細矣。

游四門一字韻　又〔游四門〕有一字韻句，如《西厢》云："偏，宜貼翠花鈿"。此一字句，作家每多失檢，王此曲正合律也。第二折〔煞〕曲，明

書〔一煞〕，而曲衹一支，恐有脱譌。但原刊如是，不敢更易。

石榴花首句五字　第三折〔石榴花〕首句作五字，余初以爲非，繼檢《北詞廣正譜》，引《西厢》"大師一一問行藏"曲，將"大師"二字作襯，方知首句實止五字。

借宫　清代各譜，皆未能塙考也。又〔耍孩兒〕、〔一煞〕兩曲，爲般涉調，不屬中吕，因管色相同，可以聯套，北詞中謂之借宫凡同管曲，皆可借宫，不獨中吕之與般涉也。惟以月娥屬諸范希文，卻是奇特，與《青衫淚》之裴興奴爲白太傅舊伎，同是荒唐。劇家事實，泰半假托，必欲雪中郎之冤，闢龜溪之謗，未免嘵嘵辭費矣。霜厓。

桃源景

情節曲折　《桃源景》四折，記李釗、韓桃兒事。雖烟花粉黛之辭，而情節卻能曲折，如李赴試及第，忽受失儀遣戍，一也；韓改妝尋夫，又爲店人窺破，致遭淩謔，二也；及至口北，滌器當壚，又遇胡人調笑，三也。此皆尋常劇曲所無也。通體用方言至多，如"吞子"爲嗓子，"撇末"爲演劇，"猱兒"爲雛伎，"撅丁"爲龜奴，此各劇通有之，無足爲異。

用蒙古語入曲　至用蒙古語入曲，則此劇所獨有。臨川諸曲，喜以番語協律，實皆沾丐於憲藩也。如第四折〔滚綉毬〕曲云。"蒙豁是阿堵兀赤"，言蒙古放馬人也。又〔倘秀才〕曲云"哈撒"，言問訊也；云"埽兀"，言坐地也；云"鎖陀八"，言酒醉也；云"倒剌"，言歌也；云"孛知"，言舞也。設非自爲詮釋，正不知於意云何，此實曲中壞處，後人不察，遞相祖述。如《邯鄲》之《西諜》，《長生殿》之《合圍》，以及西堂《弔琵琶》之楔子，作者紛紛，實非曲家之正宗，特無人爲之拈出而已。

末折後有饒戲　又通本楔子有二，末折後多饒戲一曲，亦非正格，惟創自王手，未敢明斥其非耳。

嵌數目字　若第一折〔賞花時〕二曲，以數目字湊合成文，自一至十，錯雜見巧。而〔賺煞〕一曲，復自十至一，倒出作句，係游戲手筆，原無深意。湯若士《牡丹亭》效之，亦偶然興到之作，而後人乃云自一至十

者爲“小措大”，自十至一者爲“大措小”，不知《南九宫譜》本無“大措小”之名，此説亦殊無謂。苟讀此劇，當亦爽然自失矣。霜厓。

復落娼

兩種復落倡　《復落娼》四折，記劉金兒事。通本情節頗奇詭，摹寫伎女醜狀，至可噴飯。余案寧獻王權亦有《復落娼》一劇，未知與此劇何若，但獻王題作《楊娭復落娼》，則非劉金兒事可知。惜獻王書已佚，未能持校此本耳。劇中金兒之淫濫，與臘兒之高潔，兩相對照，一則辱身玷行，一則殉烈行芳，一薰一蕕，相去不可道里計矣。

四折中一色四人分唱　雜劇四折，例以一人終始之，如旦唱則四折皆旦唱，末唱則四折皆末唱。此本首折臘兒唱，二折劉佳景唱，三折徐母唱，四折白婆唱，此是變通成格，雖非一人。而同是旦色，不妨通融也。

用支時韻謹嚴　元劇支時一韻最爲窄狹《中原音韻》作支思，不得與齊微韻混。如《西厢》之《請宴》〔點絳唇〕套，《鴛鴦被》之首折〔點絳唇〕套，皆墕守韻格，絶無假借。此劇第三折〔端正好〕一套，亦復如是。自“舊瓜仁新薑豉”起，至《尾聲》“冤屈煞俺青春少年子”止，通體不雜他韻一字。〔小梁州・么篇〕云“常則是做經商手足胼胝”，此“胝”字是争詩切，陰平聲，不作丁衣切。又〔滚綉毬〕云“嗽咳的我抹淚揉眵”，“眵”撐詩切，不作寅兮切。此足見王之用韻非亂次以濟也。

題解　金兒始爲樂户妻，繼從高兼至鈞州，又隨徐福一至江右，又不慊意，投牒按察司，幸問官廉明，勘斷確實，發還原籍，仍入樂户。是其人行爲乖僻，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。案明制，樂户隸教坊司，不與四民等觀。伎女從良，則脱樂籍。今云復落娼者，蓋深賤之也。霜厓。

仙官慶會

吉祥戲 《仙官慶會》四折,記鍾馗蕩邪驅鬼,福、禄、壽三星獻瑞事。亦内廷吉祥劇,事實原無足深論。

狀鍾馗曲 惟鍾進士數曲,頗有風趣,如〔天下樂〕曲云:"畫的咱們①模糊硬髭髩有偌長,一隻手揪着個小鬼,一隻脚蹉定個魍魎,塗抹的咱有一千般醜勢樣。"讀之不禁忍俊。所謂世言方朔奇,奇事皆歸方朔,天下萬事,實際止一二分,妝點輒到十二分也。

三轉貨郎兒 又第二折用〔三轉貨郎兒〕亦不見他劇。自〔貨郎〕旦用九轉後,於是《古城記》之《挑袍》、《義勇辭金》之《餞别》,皆用九轉,即《長生殿》之《彈詞》,〔鶴歸來〕之首折,亦皆九支。今讀此劇,始知〔貨郎兒〕轉數,不拘多寡也。

排場熱鬧 又第三折驅鬼,排場至爲熱鬧,四鬼十六儺神、鍾馗、神荼鬱壘,齊集獻藝,其舞態動作,定多奇趣。及虚耗擒獲,方歌〔青哥兒〕一支,鑼鼓之後,繼以小曲,更令人悠然不盡,此是劇中最勝處也。

深合劇體 末後〔後庭花〕、〔柳葉兒〕二曲,爲世界清寧後,三星方下降散福,是此劇正文,故不在套内,别作小令,以鐃戲作收束,吉祥止止,深合供奉劇體焉。霜厓。

得騶虞

此劇亦吉祥文字。以汴中神后山發現騶虞,由細民喬三報知州官,發兵秋獮,因得瑞獸,上獻藩府,進貢朝廷。

排場可取 劇情原無大勝人處,惟排場結構,頗有可取。如第一折喬三婦以净角扮演,極詼諧之致。第二折秋獮,分五色軍隊,次第獻技,

---

① 今校:校本爲"畫的咱黑模糊"。

排場遂不冷落。第三折用四探子演述打圍情狀，帶唱帶舞，結構又復生動。末以典樂官讚嘆瑞應作結，立意亦高。如此枯窘題目，能通體不懈，有寫得如火如荼，足見王之才大矣。

劇詞樸質　至劇詞亦樸質可喜。

增句不叶韻　首折〔混江龍〕增句"牛王廟裹"四語，並不協韻，元人原有此格，不足爲病。〔油葫蘆〕、〔天下樂〕二曲，語語絶倒，描寫醉態，非常靈動。

頌揚有法　〔賺煞〕云："也不願高官重爵，也不願精銀響鈔，只願得將俺一方民庶免差徭。"深得盛世良民情狀。此等亦頌揚語，第不似館閣文章之陳腐，讀之遂覺戛戛獨造，學者可悟作文之法也。通劇楔子亦有二處，此是誤。霜厓。

仗義疏財

曲中用水滸事　此劇以李逵、燕青爲主，摹寫都巡淫濫，實堪髮指。李、燕二人以游俠身手救護懺古，足爲義士生色。余嘗謂梁山遺事，傳述繁多，耐庵一傳，未盡搜集，即如元劇中《燕青博魚》、《雙獻功》等事，皆出耐庵《水滸》之外，不獨此劇情節，軼出施氏手也。元人咏黑旋風事者，以東平高文秀爲最富，如《黑旋風鬥雞會》、《黑旋風詩酒麗春園》、《黑旋風窮風月》、《黑旋風大鬧牡丹園》、《黑旋風喬教學》、《黑旋風敷衍劉耍和》、《黑旋風雙獻頭》。即《雙獻功》劇，《黑旋風借尸還魂》。此八種中，雖僅存《雙獻頭》一劇，此外事實無從概見。第就劇目推測，大半非耐庵所紀録者，可云極詭妄之趣矣。

五折　通劇用五折，亦爲少見。與《趙氏孤兒》同，第末折點綴平方臘事，有曲無白，亦可視爲饒戲，仍無礙全劇結構也。

所引宋代遺事　第二折〔紅綉鞋〕、〔么篇〕所引李師師、上元驛、趙玄奴、楊太尉諸事，皆《宣和遺事》所未及，而劇中引此數事，言外可見時政矣。余最愛〔石榴花〕，下半曲云："便做是窮莊家不敢違尊命，也存些天理人情，卻怎生走將來不下些花紅定，平白地奪了個女傳婷。"

俊爽 其俊爽疏朗。直與〔㑳梅香〕相等,非尋常劇本所能也。

用元方言 劇中用方言頗多,如"樺老"謂衙役也,"撇道"謂脚也,"爪老"謂面也,"幫老"謂盜夥也。蓋王之時代,去元人未遠,故一切皆仍舊稱,由此亦可知言語之沿革矣。

貨郎詳記 又"貨郎"之名,雖見元劇,而所販貨物,從未説過,《爛柯山寄信》一折,亦言之未詳。此劇〔新水令〕、〔駐馬聽〕、〔雁兒落〕、〔水仙子〕、〔沽美酒〕、〔太平令〕諸曲,詳載貨郎各物,據此又可見元明風俗之一斑,不當僅視爲詞藻,輕易讀過也。《收江南》末句云:"俺三十六人活擒方臘見明均。"余案"均"字當作"君",恐原刊之誤。霜厓。

半夜朝元

兼烟花粉黛二科作詞宗旨 此劇以伎女修真入道,爲劇家别開生面。涵虚子論劇,分爲十有二科,中有"神仙道化"與"烟花粉黛"二類,此劇則合而爲一矣。憲王自序云:"仙姑能守婦道,雖出倡優之門,而節義俱全,比之良家婦女,不能守志者爲何如。"是作詞宗旨,亦復正大。明中葉詞人好作麗語,王蓋唾棄之矣。劇中警策處頗多,如首折〔混江龍〕增句,"指山賣磨"、"見景生情"等語,屬對工巧。

用劇中故實 〔後庭花〕引用《楚陽臺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翫江樓》等,皆劇場故實,亦得元人運典之法。他如第二折〔滚綉毬〕諸曲,第三折〔梁州〕。〔感皇恩〕諸曲,第四折〔新水令〕、〔雁兒落〕、〔折桂令〕諸曲,尤精心結撰,爲劇中勝處。又元劇凡咏神仙事者,末折輒數述八仙作結,即如臨川聖手《邯鄲·合仙》,亦未脱爛調。

高緊脱俗 此劇以細樂步虚作收,不拾前人牙慧,更爲高潔。其中〔青天歌〕倘亦以步虚聲歌之,當令人耳目一新也。霜厓。

辰鈎月

每折易人而唱 此劇用“嫦娥愛少年”一語反演出之,結構頗生動,四折皆旦唱,亦合格式。惟每折各換一人,如首折桃仙唱,二折乳母唱,三折、四折皆嫦娥唱,未免雜湊。余意四折皆用桃仙唱,嫦娥一面,不必登場,較爲整潔。但古人傳作,未便輕議也。首折世英守禮,不愧慎獨之君子。繼以桃仙欲去,即便俯順,轉捩處微露痕跡,能再圓融,較佳。元劇中如《封陟遇上元夫人》、《襄王會神女》諸作,皆不傳。今讀此劇,亦可揣測知之矣。

措詞柔媚 劇中措詞,備極柔媚,如〔寄生草〕云:“則你這塵靴踏到廣寒宫,抵多少布衣走上黄金殿。”〔紅綉鞋〕云:“又不曾翠被暮寒生,那里也西厢和月等。”〔一煞〕云:“恰便似指山賣磨,緣木求魚,望梅止渴,畫餅充飢。”皆字字馨逸,決非屠長卿、梅禹金輩所能道隻字也。嫦娥受屈,須訴諸天師,細思殊可嘔噱。然由此觀之,名節二字,雖天上亦復鄭重。益笑《周秦行紀》之無謂矣。霜厓。

悟真如

此劇以毘盧尊者點化散花仙女,及蓮花童子,淹貫宗乘,深得禪家三昧。元劇如《月明和尚》、《馬丹陽》等,皆非敵手。即徐文長之《翠鄉夢》,屠赤水之《曇花記》,亦瞠乎其後也。劇中情節,妙在不以仙女童子爲眷屬,而以哈舍人爲遊客,同受古峰師訓誨,得登覺路,省去多少葛藤。

結構簡净 雜劇結構,輒傷冗雜,此作布局,實爲簡净矣。

賞花時次句叶仄 楔子〔賞花時〕四支,第二句皆協仄韻,頗不經見。元劇及憲藩他作,概用平韻,不知此劇何以獨用仄協。

三轉賞花時 又通體凡四曲,而標名爲〔三轉賞花時〕,或係誤刊

歟？任婆用净色，哈舍人用孤色，净本可飾女，孤則當場裝官者，舍人爲丞相不花子，故以孤飾之也。

戒冶遊曲　首折〔那吒令〕、〔鵲踏枝〕、〔寄生草〕諸曲，可作冶遊子弟座右銘，并可與《誠齋樂府》中"風月擔兒"各曲参互讀之詞見《詞林摘艷》，亦少年場中一服清凉散也。〔青哥兒〕末二句用紅蓮故事，調侃僧伽，亦殊有風趣。第二折起，語語禪機，耐人籀諷，論其造詣，惟西堂《桃花源》劇可與頡頏。

脱参禪舊套　第三折問答機鋒，不作七言尋常語，亦脱参禪舊套。第四折以茶婆作收科，得言外妙意。佛光照座，開示愚蒙，此等境界，参學人自能領悟。通劇楔子亦用二處，鄙意不如將坐化一段別作饒戲，當更醒豁，且免疊床架屋之弊也。

詞多俊語　劇詞俊語絡繹，可藥囁嚅之病。霜厓。

牡丹仙

此亦歌舞劇。憲藩府中牡丹最盛，觀《誠齋樂府》賞花諸詞，以牡丹爲多，故曲劇亦多及此，如《牡丹品》、《牡丹園》。諸作皆是也。此劇情節，本無奇異，特以紅亭讌賞，作記題芳，於是九仙好名，亦邀品騭，瑶池歌舞，慶賀昇平，足見奉藩之安逸矣。

妍雅飽滿　劇詞妍雅飽滿，自是盛世元音。

草池春格　惟第二折〔草池春〕，及第四折〔轉調青山口〕，增句至多，讀者易爲眩惑，不可不細核之也。按〔草池春〕一曲，《正音譜》云："句字不拘，可以增損"，實則亦有定格。寧獻王譜所録《謁魯肅》一支，即爲增句，大抵首三句，二句爲三字，一句爲四字，以下六字句與四字句，多少不論，以下七字句一，六字折腰句一，二字句一，收處四字句或一或二，此〔草池春〕定式也。此劇首三句兩句三字，一句五字，似乎舛誤，不知"慶喜色洋洋"句，"慶"字本可作襯，仍四字句也。以下自"正遇豐稔時光"起，至"月延州紅臏廣"爲六字增句。自"融和春陽"至"麗色流芳"。爲四字增句。"萬年好事"下，仍還〔草池春〕本格，惟收處四字

句作兩語耳。通體全合格律也。

青山口格　至〔青山口〕一調，考訂較難。緣此調自湯若士《邯鄲·西諜》折别創格式。《長生殿·合圍》折依之，王舜耕《西樓樂府》改换句法。《月令承應》又復自立架格遂至不可究詰。於是此調與中吕之〔道和〕，雙調之〔梅花酒〕，同爲北詞中之難正者矣。案此調首四句應用扇面對，如《伯道棄子》云："這裏那裏，百忙裏，百忙裏取甚的。欲回待回，怎生回，亂軍中是怎地。"可以爲證。今云："獻壽醽，斟美醽，釀百花露香醽，聽玉笙和錦筝。"僅作一排，自是變體。以下"樂聲頻"至"花下飲芳樽"爲此調正式，但"縠雨春"下省去七言叠字兩語而已如"這壁那壁厮唤只，行裏坐裏厮等只"類，自"春也麽春"起，至"永長新"止，共十四句，皆是增格。此等增句，可用五字或四字，無一定式也。自"萬朵千枝"下仍還本調正式。故此曲僅首數句少一排，餘則處處合格。北調中有十餘支皆可增句，詳見余舊著《北詞簡譜》中，實則增添之處，各有定則，非亂次以濟也。討論北曲，當就此等處考核，其他皆迎刃而解矣。霜厓。

曲江池

綉襦記祖本　此即明鄭若庸《綉襦記》祖本。惟通劇用五折，與《趙氏五折孤兒》同。雜劇體例間有之，非如王辰玉《鬱輪袍》，合南北詞七折成書，非驢非馬，斯不可爲訓耳。按元人賦滎陽生事者，有高文秀之《鄭元和風雪打瓦罐》。及石君實之《李亞仙花酒曲江池》二種。

同名二本之劇　今此劇題目正名，正與高、石二劇相合，因有疑憲藩此作爲改易舊詞者，此説非也。據《太和正音譜》所載，《破窰記》二本，一爲王實甫作，一爲關漢卿作；《麗春園》二本，一爲王實甫作，一爲庾吉甫作，譜中並列，決非因襲舊文。即明代傳奇，如《白兔記》有二本。一爲富春堂本，一爲汲古閣本。《紅梨記》有二本。一爲洛誦生作，一爲快活庵本。

較曲江池異同　古詞儘有名同文異者，不獨此劇然也。且《打瓦罐》一劇，雖遺佚不可見，而石作《曲江池》。固儼然在《元曲選》中，兩相

比較，殊不相類。惟楔子〔賞花時〕、〔么篇〕與石作同，此非王之襲石作也。或即臧晉叔據此劇以改石作，而删去〔端正好〕一曲耳。又石作第三折有商調〔上京馬〕一支，即此劇第四折中曲文，亦疑是晉叔改竄。而王之原作，固昭如星日也。

較綉襦記異同　惟"四季蓮花落"四曲，與若庸《綉襦》中"鵝毛雪"不同，顧各有妙處。余謂"鵝毛雪"一套，專尚白描，決非若庸所能辦，恐是别一元人所作。昔人如王伯良、沈詞隱輩，已有疑之者矣。余未見此劇時，以爲若庸"蓮花落"詞。或借用王作，今讀作豹，又爽然自失焉。霜厓。

繼母大賢

此劇情節頗佳，寫賢母處，語語生動。世之爲繼母者，往往漠視前妻子女，藉作避嫌之地，而於親生者則愛護惟恐不至。及其老也，彼避嫌者未必皆惡，而愛護者輒復破家，讀此劇可憬然悟矣。

用本色語　通本皆用本色語，無餖飣習氣，猶有元劇體思。

水東日記之論　明葉文莊盛《水東日記》云："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，僞爲小説雜書。南人喜談，如漢小①王光武、楊六使文廣。北人喜談，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。農工商販，鈔寫繪畫，家畜而人有之。癡騃婦女，尤所酷好。"據此，則此劇在當日固風靡一世，惟文莊不知爲王作，疑出坊人射利，遂有貶詞，苟知之，恐未必如是云云也。

劇中寫惡人習慣　元劇中凡幫閒鑽懶者皆用胡子傳、柳隆卿二人，或實有其人，遂致衆惡綿歸耳。此劇用費達、苗敞。不拾元人牙慧，固佳。而第三折〔太平令〕曲云："他比那胡子傳心腸很煞，柳隆卿行藏尤賽。"仍提二人姓名，此亦可見劇場習慣矣。

草池春句法　〔草池春〕一曲，首三句云："心似刺，難自理，止不住哭哭啼啼。"較〔牡丹仙〕中一支，句法更明顯。其六字句大氐以六句爲

① 今校：小，原作"蕭"，據《水東日記》中華本改。

則，四字句大氐以四句爲則，過此限者，皆爲有意顯神通。第四折用封贈作收，亦極飽滿，略似南戲，不妨也。霜厓。

團圓夢

此劇寫義夫烈婦，甚爲可敬。雜劇十二科中，所謂“孝義廉節”者是也。錢、趙二姓，貧富不均，改易婚[1]約，本劇中常事，所難者貞姬耳。早歲訂盟，中更險阻。艱難合巹，倉卒從軍，迨至哭奠靈幃，從容自盡。

筆墨簡浄　寫貞字真到十二分地步，而語語簡潔，頭緒不多，此又見筆墨之浄，雖高東嘉且不及也。

爿舍　元人稱公子爲衙内，或稱舍人。此劇“爿舍”猶云爿公子，第“爿”字含有瓦罐意味。瓦罐爲乞兒用物，大有調笑之思。所以正浄登場自云：“小子姓字奇拗也。”第一折〔混江龍〕曲，歷舉孟德耀、魏溥妻以下諸婦名，蓋借作渲染。

鳳頭　且元劇着手處皆裝點飽滿，喬夢符所云“鳳頭”。即指首折耳。

拙樸　〔賺尾〕云：“侍養的年老慈親樂有餘。奉晨昏康健安居。自供厨，將飲饌甘腴。則願的當軍去的兒夫歸故廬。”琢詞拙樸，如家常話，而安貧守分之意，自於言外見之，安知爲天潢貴胄之筆哉。

情節有斟酌　又劇中贈銀一節，最有斟酌，盜泉惡木，且污我高潔，况有爿舍伺其旁乎？否則父賜女金，極是正大，姬之故作一曲折者，不獨見其不忘舅姑也。此等皆作劇者細心處，至鎖兒之守義，讀者皆知之矣。霜厓。

香囊怨

雜劇名目二十八種　此劇述妓女守義，以一死報所歡，亦深得情之

---

① 今校：婚，原作“昏”，據《吴梅戲曲論文集》中國戲劇出版社本改。

正者。余獨爲此詞在雜劇上頗有關繫，如第一折所述各種劇名，多有曲家所未及見者，計所提劇目有二十八種，如《氣張飛》、《漁樵記》、《單刀會》、《薛仁貴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薦福碑》、《雙門醫》、《進西施》、《貶夜郎》、《遊赤壁》、《田真泣樹》、《管寧割席》、《劉弘嫁婢》、《秋胡戲妻》、《張生煮海》、《臨江驛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鑿壁偷光》、《舉案齊眉》、《黑旋風》、《孟母三移》、《銀筝怨》、《金線池》、《西厢記》、《東牆記》、《留鞋記》、《販茶船》、《玉盒記》等。見諸《元曲選》者，不過十餘種。如《漁樵記》、《薛仁貴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薦祖碑》、《秋胡戲妻》、《張生煮海》、《臨江驛》、《舉案齊眉》、《黑旋風》、《金線池》、《留鞋記》等，至《氣張飛》、《雙門醫》、《田真泣樹》。且不見各家著録，是此劇於戲曲史上大有價值也。又《販茶船》爲王實甫作，《進西施》、《鑿壁偷光》、《管寧割席》爲關漢卿作，《東牆記》、《銀筝怨》爲白仁甫作，《霸王别姬》爲張時起作。此等劇詞亡佚已久，今劇中一一臚列，足徵明代宣正間尚有流傳，而臧選不及，遂至泯没，滋可惜矣。至詞内情節，盡在周生一書，殘軀已灰，香囊未燼，海枯石爛之情，於此可見。此其所以爲怨歟。大體與《團圓夢》相類，而一則雙殉，一則獨殉，各極其妙，在"烟花粉黛"劇中，可云巨擘焉。

不落元人窠臼　余又愛其第二折〔滚綉毬〕、〔倘秀才〕諸曲，備述風塵苦况，較《復落娼》、《桃源景》、《半夜朝元》中各詞，更親切有味，必如此下筆，方有精采，否則易落元人窠臼矣。霜厓。

常椿壽

此爲"神仙道化劇"，與《馬丹陽》、《月明和尚》、《岳陽樓》等相類。惟必將老椿轉世，花王作眷，然後爲之度脱，未免多一轉折。若云土木形骸，不能證道，顧既能幻化人形，何不直捷超度？此微傷冗泛也。末折〔水仙子〕，將八仙姓名，一一點述，亦落窠臼。雜劇之道，亦須去盡陳言者，不獨在詞藻間也。排場科介，尤當簇簇生新。李笠翁譏並世傳奇，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，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。

排場落套　王作固不至此，而此劇略覺落套耳。第就曲文論，首折

之〔油葫蘆〕、〔醉扶歸〕，第二折之〔梁州〕、〔牧羊關〕，第三折之〔倘秀才〕、〔呆骨朵〕，皆是妙詞。凡作游仙語，不可貪襲道家言，王作妙就椿樹、牡丹發揮，便合本地風光，非憑空結撰也。

三轉小梁州　第三折中〔三轉小梁州〕，蓋疊用三曲。《尾聲》增句，蓋用《風雲會·訪普》折格，唱時仍用板。惟末句散唱，與尋常散板尾不同。此尾增句，亦不拘多寡云。霜厓。

蟠桃會

此亦慶賀祝壽之詞。宣德己酉爲王初度，因就舊作南吕宫一套，演成劇本也。劇情以金母設蟠桃宴，邀集群真，又以仙樂歌舞，俾通場不致寂寞，結構之冷熱，恰到好處。又以東方朔偷桃爲仙女偵察，略涉詼諧，亦復蘊藉。

吟風閣偷桃所本　因念楊笠湖《吟風閣》劇中《偷桃捉住東方朔》一折，或即脱胎於此。惟楊作諧謔，此作僅點綴一二語，乍讀之幾疑出藍矣。通體頗言修鍊工夫，又合"神仙道化"體格。蓋明代宗室，大半好道，如寧獻王權晚慕冲舉，自號臞仙，王亦喜作遊仙語，蓋身既富貴，所冀者惟長生耳。秦皇、漢武惑於方士，亦此意也。第二折正宫〔端正好〕一套，全説鍊己之理，雖摭拾道書，而頗合養生之旨。當與集中《悟道吟》參觀。《悟道吟》有"提擕一氣通金界，顛倒三車運玉漿"之句。

寧周兩王之較　余嘗謂寧、周二藩，皆工翰墨，皆嫻音律，皆喜修鍊。寧藩有《囊雲詩》，蓋學陶弘景事，月必令人往廬山囊雲以歸，就小齋放之，以爲笑樂。周藩有《送雪詩》，蓋汴中風俗，每遇初雪，則以盒子盛之，饋送親故，以爲喜慶。一囊雲，一送雪，皆宗藩之佳話，要其才亦相等也。今讀憲藩各劇，論鍊道之功，備極周至，追憶遺事，記之如此。霜厓。

踏雪尋梅

此譜孟襄陽、賈浪仙事，而以李白、羅隱爲輔，未免荒唐。惟用〔憶秦娥〕、〔清平調〕諸作，聯綴成套，亦復可喜。此蓋從《集異記》旗亭故事變换成文，詞藻亦能渾協，洵可傳也。

詭譎雋妙　末以孟浩然由太白舉薦，得入翰林，尤想入非非，與張志和西塞山封拜，杜子美輞川園授官。《張志和》劇見《吟風閣》、《杜子美》劇，見王九思《碧山樂府》内，同一詭譎，同一雋妙。清尤西堂曾作《李白登科記》，即用作者之意，閱之輒忍俊不禁。昔人辨張、崔之訛，雪中郎之枉，嘵嘵不已，殊屬多事。作劇之道，在入情入理而已，必欲證時代之後先，攷故實之真僞，即是笨伯矣。

濃淡得宜　此劇之妙，在濃淡得宜。首折之酒家呼伎，二折之野店尋梅。一濃一淡也。三折之牡丹、梅花，錯落賡咏，前喁後于，各不相讓，亦一濃一淡也。即浩然始則自甘隱遯，後則策名木天，亦先淡後濃也。

羅隱未有結束　或謂羅隱未有結束，是爲漏筆。顧明人作劇，未必一一收束，如《玉簪》之耿衙女，《紫釵》之盧太尉，皆未當場歸結，此等處不必吹求矣。首折之〔一半兒〕，實即〔憶王孫〕調，惟末句用"一半兒"云云。遂立今名，與詞中之"大江東去"、"如此江山。"同一標題。南北曲中此類正多，如〔綵樓春〕名〔拋球樂〕、〔鸚鵡曲〕名〔黑漆弩〕，指不勝屈焉。二折之〔黄鍾尾〕六字增句，亦可不拘，可量才作之。末折之〔淩波仙〕即〔水仙子〕，亦名〔湘妃怨〕。又〔蟾宫曲〕即〔折桂令〕也。霜厓。

中山狼

中山狼劇有康王兩種　此是康作，非王作也。余尚有疑者，李玄玉《一捧雪》傳奇第四折《豪宴》，曾引《中山狼》劇，爲北仙吕〔點絳唇〕全

套，與此大異，豈玄玉未見此本，遂自行填詞耶。李有《北詞廣正譜》。見聞至廣，决無杜撰三墳之事。而以兩套相較，又各極其妙，則不能釋然於心也。

西樓劍嘯

鳧公自改曲文影射自身　此折爲鳧公自改《西樓傳》中《俠概》也。《俠概》原文是南詞。不稱長公口吻，改之極是，此獨以北詞登場，則合矣。實即爲自己寫生，曲中通名處云，表字昭令，鳧公原字令昭也。齡名劍嘯，鳧公閣名也。又云："我曾爲一州之長"，鳧公原知荆州府事也。此詞向不得見，毛刻本《西樓》亦未收録。嘉定王培孫植善得劍嘯閣自訂《西樓》二卷，後附此套，遂假歸抄之。

後四聲猿

襲漢卿詞　〔謁府帥〕、〔翠裙服〕一套，係用關漢卿"曉來雨過"散曲，此則世所未能知者。而〔上京馬〕、〔後庭花煞〕，遂與他處不同。故余表出之，俾知先生之詞，非憑空結撰焉。

紅樓夢散套

譜紅樓有三劇　曹雪芹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其被之聲歌，譜爲傳奇者，先有高蘭墅，後有陳厚甫，皆取全書以爲敷衍，篇幅至多，而輒無可觀。此散套十六折，據坦園《詞餘叢話》，稱其"足奪關王之席"。今讀之，僅足比蔣藏園而已。詞雖工，非元人本色也。

讀離騷

填詞洩憤 展成此作,適下第之時,感憤無聊,所以洩恨也。纔讀《離騷》,便稱名士,索解人恐不得耳。

修簫譜

聞雞琵琶二劇見萬古樓集 大興舒鐵雲撰。舒事略見石琢堂《舒孝廉傳》、《畿輔道志》。及陳雲伯《舒位傳》,著有《缾水齋詩集》,所著曲共六種。舍此外,尚有《聞雞起舞》、《琵琶賺》,見王仲瞿《烟艇萬古樓集》,汪允莊《自然好學齋集》。太倉畢子筠曾譜《當爐》《擁髻》二折,被之聲歌,都下盛稱之。顧《擁髻》折似指和珅可異。集中〔冰山〕曲及王集《貴姬傳》參觀,《修月》折似爲修《明史》而發,所謂越修越壞也。劇中賓白科介,遠出元明之上。仲瞿曾約舒以暮年娱詞曲,今舒曲猶在,而王曲則難求矣。惜哉。

酹江集

此書共十六種,僅得二種耳《東堂老》、《誶范叔》。孟稱舜,會稽人,有《節義鴛鴦塚》傳奇。余亦有藏本。書中題明孟稱舜評點,劉啟胤訂正。

擊筑餘音

此爲散曲近人定爲明熊開元檗庵著非歸玄恭作也 玄恭與顧寧人

齊名，有歸奇顧怪之目，明亡隱居不出。此詞陶鑄古今，鞭撻王霸，而黍離之痛，直欲搔首呼天，拔劍砍地，蓋世作者皆無此淋漓痛快也。

曲牌詭異　詞中牌名詭異，不可繩以九宫舊式。牌名爲〔曼聲引〕、〔入拍〕、〔放拍〕、〔换拍〕、〔合拍〕、〔變拍〕、〔凱聲奏〕、〔鈞天奏〕、〔重調〕、〔龍吟尾〕、〔蛟龍泣〕、〔龍吟怨〕、〔風雨大江清〕、〔變調歸山早〕、〔鮫人珠〕、〔大拍遍〕、及起結兩詩，清聖祖曾以詞作内庭供奉，詞臣以忌諱太多，竄易泰半，今所流傳者。

此曲非足本　已非足本矣。此本中略得諸亡友黄慕韓家，云是玄恭原稿。中略與玄恭集中附録校勘，頗多數曲，而詞句異同處至不可枚舉。慕韓好改易古詞，或非蘭亭真本，顧未敢臆斷也。

霜厓曲跋卷二

琵琶記明高明撰

本事考證　《琵琶》論者頗多，惟《藝苑卮言》所引《説郛》中唐人小説。最爲可據。謂牛相國僧孺之子繁，與同郡蔡生邂逅文字交，尋同舉進士。才蔡生，欲以女弟適之，蔡已有妻趙矣，力辭不得。後牛氏與趙處，能卑順自將。蔡仕至節度副使。記中情節本此，世人爲中郎辨誣。謂則誠譏王四而作，嘵嘵不已，殊無謂也。

文字優劣　至就文字論，前人推許已極，無俟贅言。余獨謂記中佳處固多，而迂拙滯鈍，用韻夾雜處，亦復不少。故僅録五折《規奴》、《梳妝》、《思鄉》、《賞秋》、《尋夫》。他如《陳情》、《賞荷》，通體不稱者，且割愛焉。此記刻本最多，行篋無書，無從校核，僅據毛本鈔録而已。

元刻本　余舊見一元刻本，爲士禮居物，今爲貴池劉蔥石影刊。又明王伯良有《琵琶》古本校注，悉據元刻，未知與士禮居藏本何若。至高拭、高明之争，王靜庵《曲録》中已辨正之，故不論。霜厓。

幽閨記元施惠撰

原書所本　《幽閨》本關漢卿《拜月亭》而作。記中《拜月》一折，全襲原文，故爲全書最勝處，餘則頗多支離叢脞。

多僻調　余嘗謂《拜月》多僻調，令人無從訂板。魏良輔僅定《琵琶》板式，不及《幽閨》，於是作譜者咸取《琵琶》，而《拜月》諸牌，如〔恤刑兒〕、〔醉娘兒〕、〔五樣錦〕等，腔板格式各無一定矣。

科白鄙俚　又如《旅婚》、《請醫》諸折，科白鄙俚，聞之噴飯，而嗜痂者反以爲美。於是劇場惡諢，日多一日。此明嘉隆間梅禹金、梁少白輩作劇，所以用駢句入科白、亟革此陋習也。

明人所賞不佳　明人盛稱《結盟》、《驛會》兩折，殊不見佳。《結盟》折惟〔雁兒落〕一支頗勝，然襲用鄧玉賓小令，其詞見《北詞廣正譜》。"秋風蜀道難"下，鄧氏原文尚有"休干，誤殺英雄漢。看看，星星兩鬢斑"四句。今《幽閨》作"險些兒，誤殺了個英雄漢。凄凄冷冷，埋冤世間"，至不合〔得勝令〕格式。此恐沿習之誤，不知毛刻所據何本也。《驛會》、《銷金帳》六支，情文差勝，顧湯若士《紫釵·女俠輕財》折，即依據此折。持較此曲，若分霄壤，不止出藍而已也。今摘録二折《走雨》、《拜月》，略見一斑。霜厓。

香囊記明邵宏治撰

情節大略　此記譜張九成、九思弟兄事。九成兄弟同榜進士，以老母在堂，同請終養。而九成對策時，適觸秦檜之忌，遂矯旨參岳武穆軍，九思歸里養親。武穆轉戰勝利，論功陞轉，九成補授兵部侍郎，又奉使往五國城，省視二帝，十年不歸。所謂香囊者，蓋九成母手製，臨行佩帶者也。參贊岳軍，遺失戰地，殘軍拾得，歸報故鄉，於是老母生妻，皆謂九成死矣。又值遷都臨安，紛紛移徙，張氏姑婦，乃至散失。重歷十載，始得完聚。此其大略云。記中頗襲《琵琶》、《拜月》格調，如《辭昏》、《驛會》皆胎脱二書。今録《辭婚》不取《驛會》者，以襲君美之語，太形似也。《藝苑卮言》云"《香囊》近[1]雅而不動人"，余謂此記詞藻殊不工麗，惟通本好用儷語，已開《浣紗》、《玉合》之先矣。霜厓。

---

[1] 今校："近"字原脱，據《明詩話全編》4江蘇古籍出版社本補。

荆釵記明寧王權撰

明曲中下乘　《荆釵》曲本不佳，惟以藩邸之尊，而能洞明音吕，故一時傳唱，徧於旗亭，實則明曲中尚是下里也。梅溪受誣，與中郎同，而爲梅溪辨冤者亦不乏人。

本事考證　有謂梅溪爲御史，彈劾丞相史浩，史門客因作此記。玉蓮乃梅溪女，孫汝權爲梅溪同榜進士，史客故謬其説，以聳人聽聞也。夫宋時安得有傳奇？此言殊不足辨。又有謂玉蓮實錢氏，本倡家女，初王與之狎，錢心已許嫁。後王狀元及第歸，不復顧錢，錢憤投江死。又有謂玉蓮宋名妓，從孫汝權，某寺落成，梁上題信士孫汝權，同妻錢玉蓮喜捨。此亦以玉蓮爲伎。而前則以失愛於王。憤而投江，後則以委身孫氏。布施僧寺，蓋皆緣傳奇傅會之，亦不足辨。明代皆以丹邱爲柯敬仲，不知爲寧獻王道號。一切風影之談。皆因是而起也。

文字經人改削　世傳梅溪祭玉蓮文，有"巫山一朵雲，閬苑一團[①]雪。桃源一枝花，瑶臺一輪月"四句，云出於楊大年。今傳刻本亦無此文，恐此曲已經後人改削矣。霜厓。

金印記明蘇復之撰

通本所據　此記蘇秦事，自十上不遇，至佩六國相印止，通本皆依據《戰國策》。惟云秦之兄素無賴，讒秦於父母，則由"嫂不爲炊"一語，而附會之也。

文字古樸　劇中文字古樸，堝爲明初人手筆。復之字里竟無可考，亦一憾事。

韻雜　又支時、齊微、魚模等韻，皆混合不分，是承東嘉之弊。明曲

① 今校：團，原作"堆"，據《明詩話全編》3改。

皆如是，不能專責復之也。

記中最勝處 《往魏》一折〔武陵花〕二曲，爲記中最勝處。《種玉》之〔往邊〕、《長生殿》之〔聞鈴〕，概從此出。以此相較，則大輅椎輪，氣韻較厚焉。霜厓。

浣紗記明梁辰魚撰

事實與史不符 此記吴越興廢事。伯龍《漢宫春》詞所云："看今古浣紗新記。舊名《吴越春秋》。"是也。記中事實，與史不符處頗多，此是搬演家舊習，不足深辨。

用崑腔之第一部傳奇 《靜志居詩話》云："伯龍雅擅詞曲，所撰《江東白苧》，妙絶時人。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，始改弋陽、海鹽故調爲崑腔。伯龍填《浣紗記》付之。王元美詩。吴閶白面冶遊兒，争唱梁郎雪艷詞，是已。同時又有陵九疇、鄭思笠、包郎郎、戴梅川輩，更唱迭和，清詞艷曲，流播人間，今已百年。傳奇家曲别本，弋陽子弟，可以改調歌之，惟《浣紗》不能，故是詞家老手。"據此，則當時推重之者，幾風靡天下。

韻律舛誤 今按其詞，韻律時有錯誤。如第二折〔玉抱肚〕云："感卿贈我一縑絲，欲報慚無明月珠。"第七折〔出隊子〕云："八九寸彎彎兩道眉，盡道輕盈，略嫌胖些。尤爲顯然謬誤。至如《打圍》折〔南普天樂〕、〔北朝天子〕合套，爲伯龍創格。而〔朝天子〕每支换韻，《迎施》折〔二换頭〕二曲，一云"這其間只是我不合我來溪邊獨行"，一云"這壁厢只得把那壁厢暫時承領"，誤作一句，不知《琵琶》原文爲兩句。協韻，此又大舛律者也。

曲白研鍊雅潔 惟曲白研鍊雅潔，無《殺狗》、《白兔》打油鉸釘之習。明曲中，除《四夢》外，當推此種爲最矣。霜厓。

玉合記明梅鼎祚撰

與浣紗還魂之較　《玉合》譜許堯佐、章臺柳事，爲禹金最得意筆。禹金尚有《崑崙奴》雜劇，見《盛明雜劇》。此記文情穠麗，科白安雅，較《浣紗》爲純粹。其結構緊嚴，除本傳外。

學人填詞與才人不同　絶鮮妝點增加處，亦較玉茗《還魂》、《紫釵》差勝，學人填詞，究與才人不同也。禹金棄舉子業，肆力詩文，撰述甚富，有《鹿裘》六十五卷。好聚書，嘗與焦弱侯，馮開之，暨虞山趙玄度，訂約蒐訪，期三年一會於金陵，各出所得異書逸典，互相讎寫，事雖未就，其志尚可以千古矣。今人知禹金能詩，而不知能曲，余故多選數支。

三種刻本　此書有三刻本，一爲禹金原刻，一爲富春堂本，一即汲古閣本。富春本最勝，適不在篋中，因僅據毛刻繕録之。霜厓。

紅拂記明張鳳翼作

韻律不協　此記取張燕公《虬髯客傳》。布局成詞，伯起少年筆也。初脱稿，即傳誦一時，惜協韻時有通假處。沈景倩《顧曲雜言》論《紅拂》云："以意用韻，便俗唱而已。余每問之，若云子見高則誠《琵琶記》否？余用此例，奈何訝之？"據此則韻律不協，伯起固自知之也。

曲藻所賞　弇州《曲藻》云："《紅拂》佳句，有'愛他風雪耐他寒'語，不知爲朱希真詞，其起句云：'檢盡歷頭冬又殘，愛他風雪耐他寒。拖條竹杖家家酒，上個籃輿處處山。'亦自瀟灑有致。"伯起所作有六種，《紅拂》爲少作，演習者已遍國中。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，作《祝髮記》，母已八旬，而身亦耳順矣。

陽春六集　其繼作者，則有《竊符》、《灌園》、《扊扅》、《虎符》。共刻函爲《陽春六集》，盛傳於世，亦可以止矣。暮年值播事奏功，大將李應祥求作傳奇，潤筆稍溢，不免張大，似多此一蛇足。今其曲亦不傳云。霜厓。

紅梨記明徐復祚撰

徐氏諸作 此記譜趙伯疇、謝素秋事,頗稱奇艷,明曲中上乘之作也。陽初,常熟人,所作有《宵光劍》、《梧桐雨》、《一文錢》諸劇,或改易元詞,或自出機局,盛爲歌場生色。而《紅梨》尤爲平生傑作。中記南渡遺事,及汴京殘破情形,大有故國滄桑之感。

此記備陳家國興衰 傳奇諸作,大抵言一家離合之情,獨此記家國興衰,備陳始末,洵爲詞家異軍。記中《錯認》、《路敘》、《托寄》諸折,凄迷哀感,雖《狡童》、《禾黍》之歌,亦無以過此。而葉懷庭止取《訴衷》一折,且云:"《紅梨》才弱,一葉氏評騭未當二曲後未免有捉衿露肘之態。"此言亦覺太過。《訴衷》折固佳,必謂他折皆頹唐不稱,亦不應輕率乃爾。且其時尚無曲譜,而《亭會》、《三錯》、《咏梨》數折,皆用犯調,穩愜美聽,又非深於音律者不能。雖通本用《琵琶》格式至多,不免蹈襲舊格,但明人多有此病,不可專責徐氏也。霜厓。

還魂記明湯顯祖撰

情節獨到之處 此劇肯綮在死生之際。記中《驚夢》、《尋夢》、《診祟》、《寫真》、《悼殤》五折,自生而之死。《魂遊》、《幽媾》、《歡撓》、《冥誓》、《回生》五折,自死而之生。其中搜抉靈根,掀翻情窟,爲從來填詞家屐齒所未及,遂能雄踞詞壇,歷千古不朽也。

四種删改本 是記初出,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,因有爲之删改者。吴江沈寧庵璟首爲筆削,屬山陰吕玉繩轉致臨川。臨川不懌,作小詩一首,有"縱饒割就時人景,卻愧王維舊雪圖"之句。沈本更名《合夢記》,其後有碩園删定本。刻入《六十種曲》。有臧晉叔删改本,有墨憨齋改訂本。易名《風流夢》,見《墨憨齋十四種》皆臨川歿後行世。雖律度諧和,而文辭則遠遜矣。

劇與王氏曇陽子無關　又有謂臨川此劇，爲王氏曇陽子作。按王世貞《曇陽大師傳》略云："師姓王氏，父學士荆石。母朱淑人，夢月輪墜牀而孕，名曰桂。許字徐景韶，年十七，將嫁。師乃灑掃净室，奉觀世音像，願長齋受戒。禪居三月，會景韶病死。以訃來，師縞服草履，别築一土室居之。夜夢至上真所，香烟成篆書善字。有朱真君，令師吸之，命名燾貞，號曇陽。醒即卻食，惟進桃杏汁液，手換雙髻，已而丹成，並不復進諸果。嘗築茅齋於僻地，榜曰恬澹觀。閱五年，道有成，請謁徐郎墓。酹畢，遂於享室東隅，以一氈據地而坐，不復移足，亦不令有所蓋覆。九月二日，問學士龕成否，重九吾期也。世貞促載龕至，曰：即氈所爲高坐。召世貞等之稱弟子者，及女弟子，各有誨語。忽袖刀割髻於几曰：'吾以上真度不獲死，遺蜕未即朽，不獲葬，此髻所以志也。爲我啓徐郎窆而祔之。'遂入龕。出所書遺教及辭世歌偈，復命女僮傳語：'吾曇鸞菩薩化身也。'左手結印執劍，右手握麈尾，立而瞑。時年二十三。觀者數萬人，莫不贊嘆"云云。傳凡萬一千九百八十二言，與麗娘事絶不相類，因節録之，明其無所與也。又朱竹垞云："義仍填詞，妙絶一時，語雖斬新，源亦出於關、馬、鄭、白。其《牡丹亭》曲本，尤真摯動人。人或勸之講學，答曰：'諸公所講者性，僕所言者情也。'世或傳刺曇陽子而作。然太倉相君，實先令家樂演之。且曰：'吾老年人，近頗爲此曲惆悵。'假令人言可信，相君雖盛德有容，必不反演之於家也。"《静志居詩話》。據此，則譏刺曇陽之説，不攻自息矣。而蔣心餘《臨川夢・集夢》折〔懶畫眉〕云："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。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。他平生罪孽這詞章。"未免輕議古人，余甚無取焉。

三種格正之本　惟記中舛律處頗多，往往標名某曲，而實非此曲之句讀者。清初鈕少雅有格正《還魂》二卷，取此記逐句勘核《九宫》，其有不合，改作集曲，使通本皆被管絃，而原文仍不易一字，可謂曲學之健將，不獨臨川之功臣也。今爲貴池劉氏刊入《彙刻傳奇》中，冰絲館校刊此記，釐正曲牌，校對正襯，未嘗不慘澹經營，以較少雅，實有天淵之别。《納書楹》訂定歌譜，自詡知音，亦以少雅作爲藍本，有識者自能辨之也。

大得閨閫賞音　臨川此劇，大得閨閫賞音。小青"冷雨幽窗"一詩，最傳人口。至播諸聲歌，賡續此劇。吴石渠《療妬羹》。而婁江俞氏，酷

嗜此詞，斷腸而死，藏園復作曲傳之。蔣士銓《臨川夢》，媿美杜女。他如杭州女子之溺死見西堂《艮齋雜説》，伶人商小玲之歌死見焦里堂《劇説》。此皆口孽流傳，足爲盛名之累。獨吴山三婦合評此詞，名教無傷，風雅斯在，抉發藴奥，指點禪理，更非尋常文人所能辦矣。霜厓。

紫釵記

酒色財氣四劇　《紫釵》原名《紫簫》。相傳臨川欲作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劇。

紫簫劇未成　《紫簫》色也，暗刺時相，詞未成而訛言四起，然實未成書，因將草稿刊布，明無所與於時事，遂得解。此記即將《紫簫》原稿改易，臨川官南都時所作。

濃淡相間　通本據唐人《霍小玉傳》，而詞藻精警，遠出《香囊》、《玉玦》之上，《四夢》中以此爲最艷矣。余嘗謂工詞者，或不能本色；工白描者，或不能作艷詞。惟此記穠麗處，實合玉溪詩、夢窗詞爲一手；疏雋處，又似貫酸齋、喬孟符諸公。或云刻畫太露，要非知言。蓋小玉事非趙五娘、錢玉蓮可比，若如《琵琶》、《荊釵》筆法，亦有何風趣？

舛律頗多　惟記中舛律處頗多，緣臨川當時尚無南北宫譜，所據以填詞者，僅《太和正音譜》、《雍熙樂府》、《詞林摘艷》諸種而已。不得以後人之律，輕議前人之詞也。且自乾隆間葉譜出世後，《紫釵》已盛行一時，其不合譜處改作集曲者，十有六七，其聲別有幽逸爽朗處，非尋常洞簫玉笛可比。

晉叔删本　然則謂此詞不合律者，僅皮相之評耳。試讀臧晉叔删改本，律則合矣，其詞何如？霜厓。

邯鄲記

無泛語　臨川諸作，頗傷冗雜，惟此記與《南柯》，皆本唐人小説爲

之。直捷了當,無一泛語,增一折不得,删一折不得,非張鳳翼、梅禹金輩所及也。今世傳唱有《度世》、《西諜》、《死竄》、《合僊》四折,膾炙已久,皆未入選。僅録《入夢》、《東巡》、《織恨》、《生寤》諸齣者,亦避熟意也。

足以考鏡　記中備述人世險詐之情,是明季官場習氣,足以考鏡萬曆年間仕途之况,勿粗魯讀過。

洩憤　蓋臨川受陳眉公媒孽下第,借此洩憤,且藉此唤醒江陵耳。霜厓。

南柯記

度世之作　《南柯》一劇,暢演玄風,爲臨川度世之作,亦爲見道之言。其自序云:"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。執爲我想,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。倏來而去,有何家之可到哉。"是其勘破世界微塵,方得有此妙諦。

高貴　《四夢》中惟此最爲高貴。蓋臨川有慨於不及情之人,而借至微至細之蟻,爲一切有情物説法。又有慨於溺情之人,而托喻乎落魄沉醉之淳于生,以寄其感喟。

有情無情　淳于未醒,無情而之有情也;淳于既醒,有情而之無情也。此臨川填詞之旨也。今此記傳唱,有《啓寇》、《圍釋》二折,皆北詞,故不入選。就今所録,精警處已略具此矣。霜厓。

下一誠砭　明之中葉,士大夫好談性理,而多矯飾。科第利禄之見,深入骨髓,若士一切鄙棄,故假曼倩詼諧,東坡笑駡,爲色莊中熱者下一針砭。其自言曰:"他人言性,我言情。"又曰:"理之所必無,安知情之所必有。"又曰:"人間何處説相思,我輩鐘情似此。"

物我真幻　蓋惟有至情,可以超生死,忘物我,通真幻,而永無消滅。否則形骸且虚,何論勳業,仙佛皆妄,况在富貴。世之持買櫝之見者,徒賞其節目之奇,詞藻之麗。

可笑　而鼠目寸光者,至詞爲綺語,詛以泥犂,尤爲可笑。夫尋常

傳奇，必尊生角，至《還魂》柳生，則秋風一棍，黑夜發邱，而儼然狀頭也。《邯鄲》盧生，則奩具賁緣，徼功縱敵，而儼然功臣也。若十郎慕勢負心，襟裾牛馬，廢弁貪酒縱欲，匹偶蟲蟻，一何深惡痛絶之至於此乎？故就表面言之，則《四夢》中主人爲杜女也，霍郡主也，盧生也，淳于棼也。即在深知文義者言之，亦不過曰：《還魂》鬼也，《紫釵》俠也，《邯鄲》仙也，《南柯》佛也。殊不知臨川之意，以判官黄衫客、吕翁、契玄爲主人。

鬼俠仙佛　所謂鬼、俠、仙、佛，竟是曲中之意，而非作者寄托之意。蓋前四人爲場中之傀儡，而後四人則提掇線索者也。

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爲夢外人　前四人爲夢中之人，後四人爲夢外之人也。既以鬼、俠、仙、佛爲曲意，則主觀的主人，即屬於判官等四人。而杜女、霍郡主輩，僅爲客觀的主人而已。玉茗天才，所以超出尋常傳奇家者，即在此處。彼一切删改校律諸子，如臧晉叔、鈕少雅輩，殊覺多事矣。霜厓。

紫簫記

此即《紫釵》原本，臨川懼禍，先付剞氏，説見前《紫釵》跋中。明無與於時相，實未成之書也。

晦澀語　記中情節，較《紫釵》更爲叢雜，而詞藻穠麗，幾字字嘔心鏤腎以出之，故頗多晦澀語及費解語。

若士非知音　第六齣小王就四娘學歌，將《太和正音譜》宫調總論，逐一數説，並未道着詞家肯綮，於此見若士非十分知音者。阮圓海謂若士不能度曲，據此，非譽言也。且其中《折桂令》一曲末一句用"厭的聽聞"原文云："展纖蛾怯的輕寒，䙓着春衫，略攏雲鬟。無人處向曉窗圓夢，暗損嬋娟。被人兒早扢了翠眉窩粉，被人兒早奚落了臂上檀痕。玉軟花眠，枕障爐烟。小鸚哥刮絮厭的聽聞。

韻不妥律不合　與上文寒山協韻，實是不妥。通閱平仄句法，完全不合律度，方知陳浦雲謂若士少作多不協調，亦非刻論。余僅愛其詞而已。此記止有毛刻，無他本可較，臨川晚年，欲重續此曲，未果。

焚稿　殁後零星詞曲稿本，悉被三子開遠焚去，此記即在刼中，殊可惜矣。霜厓。

明珠記

兄弟合作　此記譜王仙客、無雙事，通本悉據唐小説。雖云子元作，實則子元之兄粲具草，而天池踵成之者。錢牧齋云："子元少爲校官子弟，不屑守章句，年十九，作《王仙客無雙》傳奇，兄子餘助成。曲既成，集吴門教師精音律者，逐腔改定，然後妙選梨園子弟，登場教演，期盡善而後出。"《列朝詩集》。

失律　今讀此記，仍多失律處，蓋訂譜固非教師輩所能從事也。子元所作，有《懷香》、《椒觴》、《分鞋》、《南西厢》等五種。今僅存《懷香》、《南西厢》及此記，餘皆不傳。余止選《西厢》與此種，顧文之佳者，殊不多觀也。

笠翁改本　《煎茶》折，李笠翁曾有改本，略謂塞鴻男子，給事嬪妃，不可爲訓，因改使采蘋入驛，令主婢相會，得知仙客消息，情理更屬周到。通折改易賓白，不易原詞一字，尤爲得體。今存笠翁集中。霜厓。

南西厢記

吾鄉崔時佩，疾《西厢》原文不便於吴騷清唱，因將王詞改作南曲，時人未之知也。

竄易己名　同時李日華好填詞，輾轉得崔作，竄易己名，付之管絃，於是人知實甫日華字有《南西厢》，時佩轉湮没無稱，即世所傳《南西厢》刻入汲古《六十種》者是也。梁伯龍云："崔割王腴，李奪崔席，俱堪齒冷。"見梁伯龍《南西厢》題詞，蓋即指此。天池又以李作爲非，因取張崔傳重作之，不襲實甫原文一字，頗自矜許。其自序云："上略迨後李日華取實甫之語，翻爲南曲，而措詞命意之妙，失之遠矣。余自退休之日，時

綴此編，固不敢媲美前哲，然較之生吞活剝者，自謂差見一班。下略”

失律亦復不少　顧傳中失律出宫及不協平仄處，亦復不少。如《遣鄭》折用〔催拍〕四支，以〔一撮棹〕收，通齣無慢曲。《嘯聚》折〔薔薇花〕引子，《九宫譜》並無此名，不知何本。《閨情折》〔行香子〕一支，實是北詞，見《詞林摘艷》，而誤作引子用。《遘難》折將〔麻婆子〕置〔泣顔回〕前，緩急不倫。此皆顯而易見者。蓋天池實不知律，而好爲大言，以動世人也。

以張崔事譜入劇者甚多　余嘗謂張、崔事作者至多，而佳者特少，要以王、關爲最。自微之《會真記》後，爲趙德麟〔蝶戀花〕詞，其後爲〔鶯鶯六么〕，其後爲董解元、爲王實甫、爲關漢卿、爲睢景臣。睢有《鶯鶯牡丹記》見《正音譜》，其後爲崔時佩、李日華，其後爲陸天池、卓珂月，此皆元明人之作也。

卓劇獨至處　清則有查伊璜之《續西厢》，有碧蕉軒主人之《不了緣》，有盱江韻客之《昇仙記》。其間有未盡見者，要非妙文也。中惟卓珂月《新西厢》，最爲得體，段落悉合《會真》，而參之以崔、鄭墓碣，又旁證微之年譜，雖不能與王、關争衡，亦不致蹈襲諸家牙慧，頗有勝斯記者。

張崔未團圓　獨張、崔不克團圓，或不饜觀場之目，而舊時傳奇能不脱團圓套數者，十不一見也。此亦見作者用心之高矣。霜厓。

種玉記

昌朝築三教園於新安，極亭臺樓閣之勝，中有環翠堂，爲園中最勝處。

藎卿贈曲　陳藎卿作中吕〔粉蝶兒〕套曲贈之，其〔撲燈蛾〕云：“把談天口兒緊閉，把拿雲手兒袖起。做一個東海上釣鰲人，做一個急流中砥柱石。栓鴻寶將元元周濟，自澆成茶丘藥畦，耕玄莊茅舍疏籬，逍遥在雲區烟際，這的是笑風塵無無高士悟希夷。”見《北宫詞紀》其雅趣可想。

環翠堂樂府　所作傳奇至多，有《廣陵月》、《高士記》、《長生記》、《天書記》、《獅吼記》、《投桃記》、《彩舟記》、《二閣記》、《同昇記》、《三祝記》、《七國記》。及此記，統名曰《環翠堂樂府》。

人鏡陽秋　又取古今忠孝可慕事，輯成《人鏡陽秋》五卷、蓋亦風流好事者也。此作雖本《漢書》，而殊多裁翦，傳奇家類皆如是。《往邊》折〔武陵花〕二支，以文不甚佳，略之。霜厓。

紅梅記

此記爲玉茗堂批本，久已散逸，余從冷攤得之，心殊得意，因選録數齣。

劇中情節　記中情節頗有緊湊處，敘述如下：錢唐裴禹，寓昭慶寺讀書，社友郭謹、李子春，邀禹湖上看花，過斷橋，適賈似道擁伎坐畫船至。伎有李慧娘者，見裴年少，私云美哉少年。賈怒其屬意于裴也，歸即手刃之。時總兵盧氏夫人崔，孀居湖上，一女曰昭容，頗具才貌，婢朝霞亦聰慧。春梅盛放，登樓閒眺，裴偶過牆外，見紅梅可愛，因攀花踣地。婢以告女，女即以梅贈之。遂詢知盧氏家世。會似道詷知女美，欲謀爲妾，盧母欲拒之，而苦無良策。裴適至，見盧母，獻策云："賈氏人至，可紿云女已字人。吾即權充若婿，禍可免也。"母用其策，賈亦無奈。繼偵知爲裴生計，銜之次骨，假以禮聘裴，授餐適館，極道欽慕之意，而陰使人告盧氏，謂裴感平章知遇，已贅府中，以絶盧女之望。盧知其僞，知故里不可居，挈家往揚州，依托姨母曹氏。及賈使人强娶盧女，女已遠避矣。時裴居平章第後園，園故慧娘所居地，慧雖死而屬意于裴，未少減也。及裴至，遂與幽媾。積半年，賈恨裴生沮其美事，急欲殺之。慧娘大懼，轉告裴生，勸其宵遁。裴既出府，即訪郭謹，謹慫恿應試。場事甫畢，遇揚州盧氏使，云女將字曹姨子矣。裴急往揚州，則曹姨子訐告江都縣，謂裴奪其妻。時江都縣爲李子春，即裴之舊識，知曹氏子誣告，因潛送盧氏母女回杭，爲裴執柯。是時似道已貶死漳州，裴亦擢探花第矣。通本情節如此。

與緑衣傳事蹟相類　余按元人稗史有《緑衣人傳》，與此記中李慧娘事絶類。略云：天水趙源，延祐間遊學杭州，居西湖葛嶺，其旁即賈秋壑舊宅也。日晚，輒徙倚門外，見一女子從東來，緑衣雙鬟。後日日來此。源試挑之，女遂留。問其姓氏，初不肯言。後細叩之，女曰："兒與君舊相識也。兒爲賈平章侍女，君前世爲其蒼頭，少年美貌，兒頗慕之，爲同輩所讒賜死。"源曰："如此則吾與卿再世緣矣。"因常留源舍。按此即傳中之李慧娘也。每説秋壑舊事：一日，秋壑倚樓閒望，諸姬皆侍，見湖隄二人，烏巾素服，乘小舟登岸，一姬曰："美哉少年。"秋壑曰："願事之耶？當令納聘。"姬笑而無言。逾時，令人捧一盒，呼諸姬至前，曰："適爲某姬納聘，可啓視之。"則姬之首也。諸姬戰慄而退。記中慧娘死事即本此。大抵此記事實，皆本此傳也。

删改本重刻本　明萬曆時，袁弘道有删改本。清乾隆三十五年，有重刻本。余皆未見。意乾隆本爲伊齡阿設局揚州修改詞曲時所刊也。

綉帶兒譌爲素帶兒　《殺妾》折〔綉帶兒〕曲，按格少末二句，與《玉簪記》之"難提起"，《紫釵記》之"金杯小"同犯一病。蓋明中葉詞人，皆以〔綉帶兒〕爲〔素帶兒〕，沿《南西厢・酬韻》折之譌也。此記傳唱絶少，五十年前，有《鬼辨》、《算命》等折，偶現歌場。余生也晚，已不及見。近亂彈腔有《紅梅閣》一劇，即檃括此記而成，實是點金成鐵。余故多録數折，并詳述本末，爲並世學者告焉。霜厓。

曇花記

此記爲宋侯作　此記爲赤水懺悔文。《明史・文苑傳》："隆舉萬曆五年進士，除潁上知縣，調繁青浦。時招名士，飲酒賦詩，游九峰、三泖，以仙令自許。然於吏事不廢，士民皆愛戴之。遷禮部主事，西寧侯宋世恩兄事隆，宴游甚歡。刑部主事俞顯卿者，小人也。嘗爲隆所詆，心恨之。訐隆與世恩淫縱，隆等上疏自理，乃兩黜之，而停世恩俸半載。"此記即爲宋侯作也。余按俞爲上海人，爲孝廉時，適屠令青浦，以事干謁之，屠不聽，且加侮慢，俞心恨甚。及得官，遂具疏劾屠淫縱狀，詞連西

寧宋夫人，并及屠帷薄。且云：日中爲市，交易而退。又有翠館侯門，青樓郎署諸媟語。神宗覽之大怒，遂並斥之。屠自邑令内召，甫年餘，俞得第授官，亦祇數月，睚眦之忿，兩人俱敗。人有惜屠之才者，終不以登啓事也。

木清泰暗射宋西寧　記中木清泰，即指宋西寧，蓋宋字去蓋爲木，清與西爲雙聲，寧與泰爲同義，可一覽知之也。

曇花命名之由來　記以清泰去藩府之尊，力求修鍊，自游春遇瘋僧，棄家浪游，家人挽留不得，别時手植曇花一枝，且云：此花開時，吾成正果，故名曇花。出游後，歷遇艱屯，卒不改操，遂得上昇。其辭穠麗，頗多餖飣語。

襲仙佛語　通本結構，又似《西遊》取經，且貪襲仙佛語，致有晦澀不明處，實非詞家正則。葉譜止録《點迷》一折，不及其他，可云巨眼，惟爲西寧洗穢，其意頗爲正大耳。沈德符《顧曲雜言》云："西寧夫人有才色，工音律。屠亦能新聲，頗以自炫，每劇場輒闌入群優中作技，夫人從簾箔見之，或勞以香茗，因以外傳。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，何至如俞疏云云也。近年屠作《曇花記》，忽以木清泰爲主，嘗怪其無謂。繼問馮開之，方知爲宋侯作也。是此記在當時，知其命意者已寡矣。

卻冗二卷　余又有《曇花卻冗》，分上下二卷，删原文十之三四，雖便歌場，仍不免晦澀之病。赤水尚有《彩毫記》，賦李清蓮事，較此略勝，而塗金錯綵，通本無一疏俊語，不免徐靈昭所誚。又赤水晚年修仙，爲吴人孫榮祖所弄，文人入魔，信以爲實。

陳乃乾新刊傳奇三種屠氏修文其一也　又作《修文記》，以一家夫婦子女，托名演之，頗極幻妄之趣。事見牧齋《列朝詩集》。余祇見《曇花》、《彩毫》二記，《修文》未見，出宫失調，疵病至多，蓋赤水非深明音律者，故多可議也。霜厓。

蕉帕記

此記以長春子作主。長春子者，狐女也。龍生早孤，爲父執胡招討

撫養。招討有女字弱妹，美而才，生頗屬意。長春子鍊汞有年，欲取元陽成丹，因假托弱妹，與龍生私焉。

蕉帕命名之由來　所謂蕉帕，蓋長春子初見龍生時，將蕉葉變帕，題詩其上，以贈龍生者。及龍生遣媒説合，花燭之夕，話及前事，弱妹茫然，以爲有意誣蠛。生方知前所遇者，非弱妹矣。長春子既登仙籙，感龍生恩，爲之營科名，成眷屬，又贈天書，得立功邊隅，戮巨寇劉豫，合家封贈，享盡富貴之樂。傳中大概如此。槎仙事實無考，據此記末折下場詩，有“若耶溪畔單槎仙，懵懂閒忙五十年”之句，知爲會稽人而已。尚有《露綬》一種，今不可求矣。

本色　此記詞頗精警，用本色處至多，又摹寫招討公子胡連，憨狀可掬。明人作劇，輒不長於科諢，此記猶可發粲，勝禹金、赤水多矣。

尾聲增句不可法　獨諸折《尾聲》，喜增多一句，作尾雙聲，破舊格十二板之例，實不可爲法，知音者不應爾許也。霜厓。

玉簪記

玉簪三不合　此記傳唱四百餘年矣，顧其中情節頗有可議者。潘、陳自幼結姻，陳投女貞觀，雖未通名籍，顧既遇潘生，譎知河南籍貫，豈有不探夫家之理，乃竟用青衿挑達之語，淫詞相構，殊失雅道，一不合也。王公子慕耿衙小姐，百計鑽求，顧以門客一言，遂移愛於妙常，屬凝春庵主説合，直至篇終耿衙小姐。毫無歸着。記中有耿衙小姐已嫁王尚書府一語，不可即作歸着，須登場作出纔合，二不合也。張于湖先見妙常，止爲日後判決王尼張本，卻不該圍棋挑思，先作輕薄語，况于湖爲外色乎，三不合也。至於用韻之夾雜，句讀之舛誤，更無論矣。編製傳奇，首重結構，詞藻其次也。記中《寄弄》、《耿思》諸折，文彩固自可觀，而律以韻律，則不可爲訓，顧能盛傳於世，深可異也。深甫散曲至多，散見《南詞韻選》、《吴騷合編》、《詞林逸響》者，卓爾可傳，不意作傳奇乃輕率如是，殊不可解。

節孝上下卷各成體段　深甫尚有《節孝記》一種，分上下二卷，上卷

賦陶潛《歸去來辭》，下卷賦李令伯《陳情表》，合而成書，别是一體。其詞吾未見，不敢評隲。

四艷十孝四聲猿諸劇各成體段亦有所本 自有此體，而葉六桐之《四艷記》，徐天池之《四聲猿》，沈寧庵之《十孝記》，皆從此出矣，實與傳奇正式不合也。霜厓。

東郭記

此記總四十四齣，以《孟子》全部演之，爲歌場特開生面。題曰雪樓主人编本，峨眉子評點，意皆仁孺别號也。

齣目取孟語 齣目皆取《孟子》語，其意不出富貴利達一句，蓋駡世詞也。

東郭贊語 卷首有齊人本傳，即引《孟子》原文，其贊語爲仁孺自作。詞云："齊人何始，未稽厥父。善處爾室，二美在户。出必饜飽，入每歌舞。問厥與者，云是賢主。室人疑之，未見顯甫。循彼行跡，東郊之塢。乞而顧他，饜足何補。羞語爾娣，淚淫如雨。詛詈未畢，厥來我豎。未知爾瞯，驕疾罔愈。君子念之，我目屢睹。朝有姬嫗，士或商賈。蒙其二女，式喜無怒。一或見焉，有如爾祖。"文頗雋永，妙在不作滑稽語。書刊於崇禎三年庚午，是仁孺爲光、熹間人。其時茄花委鬼，義子奄兒，簪紱厚結貂璫，衣冠等於妾婦，士大夫幾不知廉恥爲何物，宜其嬉笑怒駡，一吐胸中之抑鬱也。

齊人仲子對照足見世風之變 此記以齊人陳仲子爲對照，齊人之無恥，仲子之高潔，各臻絶頂。而一則貴達，一則窮餓，正足見世風之變。此等詞曲，若當場奏演，恐竹石俱碎矣。

又有時義一篇，題爲《齊人》一節，附列卷首，節録如下："起比云，其卑而能傲也，毋乃爲子敖乎。則不與驩言，何徧國之皆孟子。其汚而能文也，又爲景丑乎。則召不俟駕，豈東郭之有齊王。末六比云，蓋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大要不出諸大夫。疏階而揖，歷位而言，故知即此諸君子。氏族故蕃，已徧乎秦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。氣骨相近，便是其父子、兄

弟、夫妻。嗟嗟。生而猶死，哭其夫者幾不減於華周、杞梁。臭而如芳，傳其事焉，尚猶追想夫管仲、晏子。”諸比極滑稽之致，亦仁孺所作。蓋仁孺心中有隱痛，故假此題以宣洩之。君臣夫婦間，顛倒錯亂，愈荒唐，愈可喜也。明曲多鄭、衛之音，零露采芍，如出一手。

托體高於諸賢 仁孺一切鄙棄，其托體高於施、高、湯、沈矣。霜厓。

桃花扇記

傳奇與詩詞同聲價 東塘此作，閲十餘年之久，凡三易稿而成，自是精心結撰，其中雖科諢亦有所本。觀其自述本末，及歷記考據各條，語語可作信史。自有傳奇以來，能細按年月，確考時地者，實自東塘爲始。傳奇之尊，遂得與詩詞同其聲價矣。通部布局，無懈可擊。

破除團圓成例 至《修真》、《入道》諸折，又破除生旦團圓之成例，而以中元建醮收科，排場亦不冷落。此等設想，更爲周匝。故論《桃花扇》之品格，直是前無古人。

通本無唱曲 所惜者通本無耐唱之曲，除此選諸套外，恐亦寥寥不足動聽矣。馬、阮諸曲，固不必細膩風華，而生旦則不能草草草也。《眠香》、《卻奩》諸齣，世皆目爲妙詞，而細唱曲不過一二支，亦太簡矣。東塘凡例中，自言曲取簡單，多不過七八曲，而不知其非也。此病《長生殿》所無。

小忽雷譜梁生事 云亭尚有《小忽雷》一種，譜唐人梁生本事，皆顧天石爲之填詞，文字平庸，可讀者止一二套耳，而自負不淺。

南桃花扇之無謂 又爲云亭作《南桃花扇》，使生旦團圓，以饜觀場者之目，更無謂矣。霜厓。

長生殿記

長生殿三易名 此記始名《沉香亭》，蓋感李白之遇而作，因實以

開、天時事。繼以排場近熟，遂去李白，入李泌，輔肅宗中興，更名《舞霓裳》。又念情之所鍾，帝王罕有，馬嵬之變，勢非得已，而唐人有玉妃婦蓬萊仙院，明皇遊月宫之説，因合用之，更易名《長生殿》。蓋歷十餘年，經三易稿而如成，宜其獨擅千秋也。

傳奇集大成　曲成，趙秋谷爲之製譜，吴舒凫爲之論文，徐靈昭爲之訂律，盡善盡美，傳奇家可謂集大成者矣。初登梨園，尚未盛行，後以國忌裝演，得罪多人，於是進入内廷，作法部之雅奏，而一時膾炙四方，無處不演此記焉。葉懷庭云："此記上本雜采開、天舊事，每多佳構，下本多出稗畦自運，遂難出色。"蓋此就劇中事實言之耳。至其文字之工，可云到底不懈。

合關馬鄭白爲一手　余最愛北詞諸折，幾合關、馬、鄭、白爲一手，以限於篇幅，不能采録。他作如《鬧高唐》、《孝節坊》、《天涯淚》、《四嬋娟》等，更無從鈔輯矣。霜厓。

臨川夢記

臨川夢譜玉茗事　《藏園九種》皆述江右事，獨《桂林霜》則不爾，而文字亦不惡。

此《臨川夢》蓋譜湯若士事，九種之臣擘。其自題詩云："腐儒談理俗難醫，下士言情格苦卑。苟合皆無持正想，流連争賞誨淫詞。人間世布珊瑚網，造化兒牽傀儡絲。脱屣榮枯生死外，老夫叉手看多時。"可知其填詞之旨趣矣。

藏園出以正大　余嘗謂傳奇中情詞贈答，數見不鮮，其能埽盡踰牆窺穴之陋習，而出以正大者。惟藏園而已。臨川《四夢》，《紫釵》、《還魂》皆少年筆，《邯鄲》、《南柯》則不作綺語，而身亦老大矣。此記將若士一生事實，現諸氍毹。已是奇特。且又以《四夢》中人一一登場，與若士相周旋，更爲絶倒。記中《隱奸》一齣，相傳諷刺袁簡齋，亦令點可喜。蓋若士一生，不邇權貴，遞爲執政所抑，一官潦倒，里居二十年，白首事親，哀毁而卒，固爲忠孝完人。

作曲深意 而心餘自通籍後，亦不樂仕進，正與臨川同，作此曲亦有深意也。傳中敘述梅國禎平定哱拜事，蓋梅與帥機若士，齊名一時，故並述之耳。惟若士《還魂》，實非譏刺曇陽，說見《還魂跋》。而心餘信之，且云："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，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，他平生罪孽這詞章。"直以若士爲挾私執復，未免失實矣。霜厓。

四絃秋記

青衫記爲諧賞園傳奇之一 白傳《琵琶行》事，譜入劇場者，先有馬致遠《青衫淚》，以香山素狎此伎，於江州送客時，仍歸司馬，踐成前約。後有顧道行《青衫記》，即根據馬劇，爲諧賞園傳奇之一。心餘序中，所云命意敷詞，庸劣可鄙者，蓋即指顧作，見汲古閣《六十種曲》。此記一切删薙，僅就《琵琶行序》，及元和九十年時政，排組成章，較馬、顧二作，有天淵之別矣。時丹徒王夢樓，精音律，家有伎樂，即據以付梨園，一時交口稱之，故《納書楹譜》。尚存《送客》一齣也。

雜劇用南詞始於明末 雜劇體例，以南詞登場者，始於明之季世，如汪道昆《遠山戲》、《高唐夢》等皆是。心餘即本此而作，未可訾其蔑古焉。

鐃戲楔子功用相同 《茶别》齣開首有〔尾犯序〕一支，以茶客冲場，《送客》齣開首有〔香柳娘〕二支，以二客白傅冲場，是爲鐃戲，《茶别》《尾犯序》未録，其功用與北曲中之楔子同。凡整套大曲，其前後先將情節布置妥貼，别填一二曲者，即鐃戲也。通本皆作蘊藉語，恰合樂天身分。《改官》折尤得大體。世人皆賞〔折桂令〕，蓋愛春華而忽秋實者也。霜厓。

吟風閣記

吟風散曲之由來 笠湖官臨邛縣時，就卓文君妝樓遺址，築吟風

閣，又命士庶各植一花。自選古今可歌可泣事編爲散套，慶新樓落成。此《吟風》散曲之由來也。

每折譜一事并附序一首　曲共三十二折，每折各賦一事，又各作小序一首，實爲傳奇家别開生面，而頗合近百年内之搬演家也。其中始《黄石婆》、《錢神廟》、《曼倩偷桃》諸折，可謂戛戛獨造之作。梨園中傳唱《罷宴》一折，非文之至勝者。因選録五折，以見一斑。至歌譜則敝篋尚存，學者儘可按拍焉。霜厓。

帝女花

案頭曲　韻珊《倚晴樓七種》，可以頡頏藏園。而排場則不甚研討，故熱鬧劇不多，所謂桉頭之曲，非氍毹伎倆也。《帝女花》二十折，賦長平公主事，通體悉據梅村輓詩，而文字哀感頑艷，幾欲奪過心餘。雖敘述清代殊恩，而言外自見故國之感。

劇場惡套　惟《佛貶》、《散花》兩折，全拾藏園唾餘，於是陳烺、李文翰輩，無不效之，遂成劇場惡套。韻珊自序云："聲捐靡曼，不同燕子吟箋，事涉盛衰，竊比桃花畫扇。"其微尚蓋在云亭，不知云亭之曲，僅工綺語。

本色語不多見　本色語則終卷不多見。韻珊此作，亦復似之，乃知此道之難矣。霜厓。

桃溪雪記

此曲記吴絳雪事。絳雪，名宗愛，永康人。父士騏，以明經任仙居、嘉善、嵊三縣校官。絳雪幼隨侍，承其家學，善書畫音律，尤工於詩，著有《六宜樓稿》。歸同邑諸生徐明英，未幾而寡。康熙十三年，耿精忠叛於閩，其僞總兵徐尚朝等寇陷浙東，及攻取金華，過永康，艷絳雪名，欲致之。永康故無城可守，衆慮蹂躪，邑父老與其夫族謀以絳雪紓難，絳

雪夷然就道，至三十里坑，以渴飲紿賊，即墜崖死。韻珊此曲，即歌咏吴氏也。其詞精警拔俗，與《帝女花》傳奇，皆扶植倫紀之作。

下筆關風化清曲家勝處　蓋自藏園標"下筆關風化"之幟，而作者皆慎重下筆，無青衿挑達事，此亦清代曲家之勝處也。韻珊於《收骨》、《弔烈》諸折，刻意摹寫，洵爲有功世道之文，惟浄丑角目，止有《紳鬨》一折，似嫌冷淡。此由文人作詞，止喜生旦一面，而不知浄丑襯托愈險，則其詞彌工也。

有戲無曲　余故謂逐清一代，乾隆以前，有戲而無曲，《桃花扇》、《長生殿》不在此例。

有曲無戲　嘉道以還，有曲而無戲，此中消息，可就韻珊諸作味之也。霜厓。

霜厓曲跋卷三

緑牡丹

石渠死節受誣　《粲花五種》，明吴炳著。炳字石渠，宜興人。萬曆己未進士，歷官至江西督學。隆武中，江西陷，從建昌入桂林，時永曆帝監國，遂擢吏部尚書。不三日，即拜東閣大學士。及武岡陷，爲孔有德所執，不食死。雖立朝無物望，要不失爲殉國焉。王船山仕永曆朝，與五虎交好。所著《永曆實録》，謂炳與劉承胤偕降，隨孔有德至衡州。有德恒召與飲食，炳既衰老，又南人不習北味，執酥茶。燒豚炙牛，不敢辭，强飽餐之，遂病痢死。《永曆實録》卷四本傳。是並將石渠死節事，而亦矯誣之。明人黨同伐異之風，賢如船山，且不能免。因略辨於此。乾隆中炳贈謚忠節。石渠少時即喜填曲，與阮大鋮齊名，然人格則薰蕕矣。

緑牡丹情節　此《緑牡丹》傳奇，爲烏程温育仁作也。情節記謝英、顧文玉二生事，而柳五柳、車尚公，皆不知文字者也。吴興沈重，投閒家居，有一女，及笄矣，雅負文譽。庭有緑牡丹，重嘗命女作一絶句，詩頗可誦。時重欲爲之擇壻，而難得其選。因舉文社，邀舊家子弟，考其殿最，爲擇配地。柳五柳、車尚公、顧文玉。皆與焉。顧亦有文譽，惟柳、車二子恐不成文，心中惴惴不自安。柳因倩謝英捉刀，車則求其妹静芳代筆。及試之日，題即緑牡丹。柳、車二子得人代作，巍然前列，顧列第三。柳、車遂目空一切，幾忘却文非己出矣。車注意沈女，柳則注意静芳。静芳逆料柳非能文者，且詗知柳之試作爲謝英代草，心頗屬意。及柳來訂昏，静芳云："須面考文字。柳仍屬謝代稿，謝故作打油詩以絶其望。此《簾試》一齣所由也。其後沈重再舉社集，嚴加防範。柳、車二子皆托疾，未終卷而去。於是重即以己女許文玉，

而以靜芳許謝生云。

陸桴亭緑牡丹本事　余按陸桴亭《復社紀略》曰：當天如之裒集國表也，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，置扁舟，千里往來傳送，寒暑無間。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，淳每爲前導，一時有孫鋪司之目。兩越貴游子弟，暨素封家兒，因淳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。諸人執贄後，亦名流自負，趾高氣揚，目無前達。烏程温育仁，首輔體仁介弟也，心醜之，著《緑牡丹》傳奇誚之。或云烏程有子，亦欲執贄，拒而不許，以是致反唇。杭俗好異，一時爭相搬演。諸門生病之，飛書二張先生，求爲洗刷。西張親蒞浙，言之學臣黎元寬。元寬、南張同籍，聲氣主盟也。因禁書肆，毁刊本。桁楊書賈，究作傳主名，執育仁家人。下於獄。育仁怒，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爲温以介，力求解於二張先生。不許，獄竟而後歸。當是時，越中皈命社局者争頌兩夫子不畏强禦。而婁江、烏程，顯開大隙矣。

張秋水緑牡丹書後　又張秋水《冬青館集》，書《緑牡丹》傳奇後云：此吾鄉温氏啓釁於復社之源。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辭，其實柳五柳、車尚公、范思訶。據《復社記略》，各有指斥，其於越人，疑亦王元祉、陳章侯一流。而吴興沈重者，以在朝則影黎媿庵、倪三蘭，在野則影張天如、楊子常、周介生輩，大致如《十錯認》、《燕子箋》，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。而語語譏切社長，極嬉笑怒駡之致，宜媿庵當日厲禁之。要其詞藻，有不能没者。蓋相國之弟育仁，暨二子儼伉，倩人爲之，謝英、顧粲。實用自况。惜乎名氏湮没，世苟有鍾醜齋，不又取以入《録鬼簿》歟。如以爲三百年國社所關，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，又焉得以宋元雜劇少之。

作傳者主名　余謂陸、張兩家所述事實綦詳，惟於作傳主名，皆未深考。余既得五種全本，方塙信爲石渠筆。笠翁《閒情偶寄》亦言之，未備也。明季黨人，以詞曲作戈鋋，亦一奇事。因備録陸、張二家之説，爲讀此記者知所自云。霜厓。

畫中人

用夢花酣事與還魂争勝　此記以唐小説真真事爲藍本，今俗劇《斗

牛宫》,即從此演出。蓋因范文若《夢花酣》一記事實欠妥,别撰此本,意欲與臨川《還魂》争勝。觀記中各下場詩,即可知命意所在。十六齣後云:"不識爲情死,那識爲情生。"末齣後云:"河上三生留古寺,從今重説《牡丹亭》。是即臨川生而可死,死而可生之謂也。

集諸家大成　惟細繹詞意,有不僅摹效臨川者。《圖嬌》、《玩畫》、《呼畫》。諸折,固是若士化身,可以無論。《拷僮》折絶似《西樓》之《庭譖》,《攝魂》折絶似《紅梅》之《鬼辨》,《再畫》折絶似《幽閨》之《走雨》,《魂遊》折又似《西樓》之《樓會》。余故謂此記爲集大成也。

結構謹嚴　石渠諸作,局度雖狹小,而結構頗謹嚴。記中以華陽真人爲一部主腦,而以幻術點綴其間,蓋因戲情冷淡,借此妝點熱鬧,此正深悉劇情甘苦處。明季作家,皆用此法。如《牟尼合》之《賽馬》,《秣稜春》之《廟市》,《慎鸞交》之《花榜》,皆冷熱調劑法也。

文字於研鍊中别開生面　至以填詞之法施諸南北曲,亦惟《粲花》爲工。明初作曲,專尚本色。自《香囊》以妍雅爲宗,而中葉後,如《曇花》、《玉玦》、《水滸》等曲,專尚塗澤,去元人愈遠。《粲花》則雅而不巧,腴而不艷,字字從性靈中發,遂能於研鍊中别開生面,此真剝膚存液之境。余最愛《攝鬼》一套,以爲不讓《南柯·圍釋》云。霜厓。

西園記

與畫中人蹊徑故别　此記與《畫中人》故别蹊徑。《畫中人》摹寫離魂光景,自死之生,在一人上着想。此則玉真、玉英,一生一死,就兩人上分寫,各極生動。

净丑角最妙　又畫中人之胡圖,與此記之王伯寧,同一俗物。而寫胡圖處,語語絶倒;寫伯寧處,則語語爽快。《冥拒》一折,尤爲千古奇文。自有净丑以來,無此妙人妙語。〔混江龍〕一支,痛詈紈絝子弟。〔寄生草〕曲又調侃文人。此等詞宜擊唾壺歌之,豈料出諸净角口吻。余故謂五種内净丑角,以此記爲最也。且明人傳奇,凡净丑諸色,皆不從身後着筆。此作直是創格,當與《緑牡丹·簾試》齣,同爲破天荒之

作。劇曲中能注重净丑諸色，方稱名手矣。

情節無所影射　亡友黄摩西振元謂此記影射葉小鸞事。余細讀之，殊無左證。西堂《鈞天樂》，塙爲小鸞而發，石渠恐未必然。余謂詞曲中有寄托，最易賈禍。石渠《緑牡丹》一書，已幾興大獄，豈有作此記時。再不檢點乎？李笠翁曲部誓詞云："加生旦以美名，既非市恩於有托。抹净丑以花面，亦屬調笑於無心。"凡作傳奇，宜佩斯語。霜厓。

療妬羹

與風流院之比較　此記之作，石渠以朱京藩《風流院記》微傷冗雜，因作此掩之。結構謹嚴，塙較朱作爲佳，第朱本亦有不可没者。《稽籍》一齣，以湯顯祖爲風流院主，將西湖佳話襯托麗娘，隱作小青影子。如戴三娘、沈倩姬、楊六娘、俞二姑輩，一一付諸歌咏，文字又極瑰麗，此正荒唐可樂，較石渠似勝一籌矣。又《下第》折，以富、貴、湯、米四人，説盡科場之弊。《絮影》折插入盲詞一段，大破魏閹之奸，皆淋漓痛快之文。世人未見此記者多，遂以吴作爲佳，亦無足怪也。吴作佳處，以《梨夢》、《題曲》、《絮影》、《畫真》、《哭柬》爲最。而以小青改嫁楊不器，與朱本改適舒潔郎，同一無謂。

當場團圓積習　此由文人作劇，須當場團圓，不得不借一文墨之士，作爲收煞，實即隱以自寓。唐人小説，如《周秦行紀》，已開此端矣。小青"冷雨幽窗"一詩，爲千古絶唱。楊不器和作，有"臨川劇譜人人讀，能讀臨川是小青"之句，亦可云勁敵。"得箋"一曲，摹寫狂奴故態，却勝朱作十倍。吴鳳山出藍之譽，非無因也。

同演小青事之諸劇　小青事作傳者至多，以余所見，如徐野君之《春波影》，來集之之《挑燈》劇，皆是雜劇體格。《挑燈》劇中〔十二紅〕一支，尤爲神品。至傳奇則惟朱、吴兩本耳。與張子虞之《梅花夢》，并吴作亦未見過，放膽填詞，實無可取處，而自負不淺，殊不可解。

通行澆墓一折　此記傳唱止《題曲》、《澆墓》二折。惟通行〔澆墓曲〕，又與此記《吊蘇》折不同，未知出自誰手，而文頗幽艷，爲備録之以

俟博雅者考焉。霜厓。

附録傳唱《澆墓曲》

〔越調小桃紅〕冷風掠雨戰長宵，巴不到紗窗曉也。起來草草，愁眉怕對鏡中描。人世上恨難澆，那裏有楚臺雲鳳臺簫。只辦得抛鉛淚向臺泉告，也怕花開花落無聊，比鬼唱飽家詩一謎裏更魂銷。〔下山虎〕半林夕照，紅到峰腰。荒塚垂楊繞，長條短條。只怕啼眼相看，幽蘭不笑。血色羅裙秋蜨飄，草青青珠裳裊。水潺潺瓊珮搖，悵悵西泠道，芳魂已消。只賸我一個痴人翦紙招。〔五韻美〕斷橋烟，蘇隄草，嬉春人至春正好。花香那怕被花惱，同心結早把油壁香車推到。俺獅常吼，鸞絶交，何處偷臨，畫眉舊稿。〔五般宜〕當日個做黄梅夜窗雨飄，湊着個棲紫燕畫梁語交，留客住剛配念奴嬌。人影燭影，夢圓香繞，流年換了。春光再好，一樣的家住在錢塘，怎及得你蘇小小。〔山麻稭〕緩緩拜，低低叫，把一盞濃春，滴醒長宵，空教西園中冷蜨愁相弔。有多少緑珠風墮，翠環雨泣，紫玉烟消。〔黑麻令〕耽閣起鶯嬌燕嬌，懺除他詩瓢酒瓢，拘束了鸞簫鳳簫。他日個葬玉深深，憑落向仙曹鬼曹，一地形消影消。剷盡了愁苗恨苗，斷腸碑休再題名，怕添我晨潮暮潮。〔江神子〕我只爲春深鎖阿嬌，劣東風欺煞柔條，則這意中人最難招。把春愁盡付浙江潮，今日呵對墓中人訴了。〔尾聲〕酒痕淚點和愁攪，灑不到重泉渺渺，怎教我澆墓的人兒能將心事描。

情郵記

劇本來源　此記就元劇《風光好》。變化張大之。石渠自題詩云："曾聞一曲風光好，學士而今夢已醒。别譜揚州四酬和，須知不是舊郵亭。"其意頗顯。

情節　情節記劉乾初與蕭一陽至契也。蕭任青州太守，遣使邀劉，

劉過黄河驛，題詩于壁而去。先是有王仁者，官揚州通判。適樞密何乃顔差官至揚，選美妾自娱，勒令王仁刻期進送。王以時限緊促，商諸夫人，即以愛婢紫簫僞飾己女以進。於是樞密大喜。旬日間，擢仁長蘆都轉。是時黄河水溢。紫簫由陸路進京而王仁挈眷赴長蘆新任，先過黄河東驛。驛丞趙愛軒，仁舊識也。苦邀一飯。仁不能卻，屬妻女謁愛軒内眷，少作勾留。仁女慧娘，忽見劉所題詩，無端思慕，依韻和之，甫成四句，而仁已催迫上道矣。紫簫陸行甚遲，及至此驛，儀從煊赫，供應優渥，閒階小步，瞥見劉詩，己心服其佳。繼見和作，細審筆跡，酷類慧娘，則又疑怪莫釋。蓋紫簫行時，尚不知仁陞任長蘆也。因將慧娘詩續成，匆匆即去。時劉至青州，蕭已轉盧龍節度，留銀百兩，作劉路貲。劉怏怏而返。過舊驛，見二女和詩，不暇細詰，以爲樞密愛妾所題。即轉轡入京追之。蕭所賜金亦遺失無存，困頓逆旅。幸遇青州舊役，偕上盧龍，故人慰藉，而劉已病矣。紫簫入樞密府，遭大婦奇妬，即遣出。蕭即以千金購歸，轉贈乾初。及樞密遣使相索，已定情矣。蕭坐此爲樞密誣奏免官。後劉應試及第，上書劾樞密，樞密遂敗。王仁以獻女得官，即着劉乾初勘問。於是劉上疏直陳，爲王仁辨雪。慧娘亦卒歸於劉。

此記爲明代各傳奇冠　通本載劉生遇王慧娘、賈紫簫事，俱在郵舍，故曰情郵。而其自序又就郵字發揮，可云慧解。如云："色以目郵，聲以耳郵，臭以鼻郵，言以口郵，手以書郵，足以走郵，人身皆郵也。而無一不本於情。"此等語可知胸襟之闊大，非粉碎虚空，不能有此妙諦也。吕藥庵讀此記，比諸武夷九曲，蓋就記中結構言之。余謂此劇用意，實似剝蕉抽繭，愈轉愈隽，不獨九曲而已。《賒許》、《夢因》二折，明人曲中罕有能及者。石渠他作，頭緒皆簡，獨此曲刻意經營，文心之細，絲絲入扣，有意與阮圓海争勝也。兩衡堂刻粲花齋曲，僅及四種，此記最後出，故金陵各坊本皆無之。余嘗謂此記爲石渠之冠。

文字勝處　亦爲明代各傳奇之冠。全書具在，吾非阿好焉。至就文字論，則《閨恨》折之〔囀林鶯〕、〔黄鶯兒〕、〔題驛〕折之〔金絡索〕，《卑冗》折之定場白，《補和》折之〔豆葉黄〕、〔玉嬌枝〕、〔見和〕折之〔醉太師〕，《問婢》折之〔雁過聲〕、〔傾杯序〕，《代聘》折之〔長短拍〕，《追寵》折之〔三字令〕，《賒許》折之〔降黄龍〕等曲，字字嘔心雕肝，達難達之意，言

難言之情，使讀者莫知其用筆所在。自是君身有仙骨，非後人所能摹效矣。萬紅友爲石渠之甥，《風流棒》一劇，酷類此記，而出語雋永，尚不及舅氏，何論他人乎？曲中有石渠，吾嘆觀止矣。霜厓。

雙金榜

石巢四種曲　石巢爲懷寧阮大鋮。大鋮，字圓海。《明史》入《奸臣傳》。其人品固不足道，惟其才實不可及。自葉懷庭題《燕子箋》云："以尖刻爲能，自謂學玉茗堂，實未窺其毫髮。笠翁惡札，從此濫觴。"於是鄙其人，并及其詞曲，此皆以耳爲目者也。梁溪顧天石云："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，其人率皆更名易姓，不欲以真面目示人。"

罵世十七解嘲十三　山陰張宗子云："阮圓海大有才華，恨居心勿静，其所編諸劇，罵世十七，解嘲十三，多詆毁東林，辯宥魏黨，爲士君子所唾棄。"然則圓海諸作，果各有所隱射歟。

金榜有所隱射　今讀諸劇，惟《雙金榜》一種，略見寄托之迹，顧亦非詆毁東林也。按圓海曾列籍東林，爲高攀龍弟子，後附魏瑺，爲劉蕺山所劾。魏黨[1]敗，坐逆案削職。此詞當是坐廢時作。記中皇甫敦又名黄輔登，攀附登龍，義取暗射，即指高攀龍。孝標爲劉，皇甫孝標，即指蕺山。孝緒爲阮，蓋即自指。以東洛喻東林，以東粤喻東廠。入粤後屢言番鬼，鬼者魏也。莫佽飛竊珠，亦屬窺竊神氣之意。《廷訐》一折，意謂已與蕺山同屬高攀龍門下，不宜相煎太急。通番一案，即言逆案，總不外自表無罪，乞憐清流之意。

此説得之許守白　此説得之友人許守白。往在都中，與守白論圓海諸記，論議頗多，因約録如此。通本情節詼詭，梵典圖經，恣意漁獵，非胸羅書卷，筆具轆轤，不能道只字也。

合歌舞焉　明人傳奇，多喁喁兒女語，獨圓海諸作，皆合歌舞爲一，如《春燈謎》之龍燈，《牟尼合》之走解，《燕子箋》之走象、波斯進寶，及此

---

① 今校：原本無"黨"字，據《吴梅戲曲論文集》本補。

記之煎珠踏歌，皆耳目一新，使觀場者迷離惝况。此又明季詞家所無有者也。圓海能度曲，故諸詞皆諧洽。北曲出語頗工，按律多舛，如《變夷》折〔點絳唇〕一套，平仄未諧，第沿誤必有所本。霜厓。

牟尼合

四記外更有獅子賺忠孝環二種　余所藏圓海曲，既得四記，所未見者，《獅子賺》、《忠孝環》二種耳。此記題作《馬郎俠》，通本重在芮小二盤馬一場，萬不可少。余嘗謂圓海各曲，皆具歌舞之狀，往往香檀脆管之中，得曼衍魚龍之戲，蓋謂此也。麻叔謀竊食小兒，事見《煬帝開河記》。麻叔謀以征北大總管爲開河都護，而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。淵稱疾不赴，乃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爲開渠副使都督。記中雜述神鬼事頗多，而重在二金刀事。二金刀者，指叔謀卒罹腰斬也。陶榔兒爲陵寧下馬村人，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，慮其發掘，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，去頭足，蒸熟以獻叔謀。咀嚼香美，迥異羊羔，於是食人之事起矣。令狐達知之，潛令人收兒骨，未及數日，已盈車。

劇情略本開河記　圓海劇中情實，蓋本此也。惟以陶榔兒爲麻府中軍，後爲王千牛一詩感動，潛踪遠遁，則與事實不符。榔兒固首獻嬰兒者，且與叔謀同服典刑也。劇中令狐頎得佛珠爲子，即暗射閹黨乾兒義子。恨通本事蹟，無從臆測耳。《競會》折〔梁州新郎〕内，來〔水底魚〕二曲，《分珠》折〔賺〕曲後接〔憶多嬌〕。《鬥黑麻》，《索噉》折〔二郎神〕下緊接〔六么令〕四曲，再用〔山坡羊〕二曲，皆合排場搬演。

承接頗勝　緊慢相次，遲速合度，此等承接，雖梁伯龍、張鳳翼，且未能知之也。《掠溺》折以副净唱〔懶畫眉〕，方有鈎勒。《返魂》折〔混江龍〕一套，《蘆渡》折〔粉蝶兒〕一套，皆不合規律。

北詞未合　圓海南詞諧美可聽，至北詞每多鈎輈格磔，未識所據何譜。計當時《太和正音譜》久已行世，何以棄而不用，是真無可解矣。霜厓。

燕子箋

石巢諸種,以此記爲最著。弘光時,曾以此曲供奉内廷。一時朱門綺席,奏演無虚日,是以膾炙人口也。圓海居南都時,與清流諸君子頗相結納,故《牟尼合》有文震亨序,《春燈謎》有王思任序。此劇更傾動一時,詩文投贈,尤爲美富,可見當時聲價矣。

燕箋爲第六種傳奇　據韋佩居士序:"此爲石巢先生所填第六種傳奇。"今按石巢諸傳,正符六種,是玆劇最後出也。六種合《獅子賺》、《忠孝環》言。

傳奇妙訣　居士又云:"即游戲三昧,實寓以左、國、龍門家法。"又云:"介處,白處,有字處,無字處,皆有情有文,有聲有態。"此數語足賅括本書,且可爲普天下作傳奇之訣。余謂傳奇中生旦居首,净丑副之,不知净丑襯托愈險,愈足顯生旦團圓之不易。初學填詞,往往重正角而輕花面[①],實是不知文法。此劇之妙,在鮮于佶,此盡人皆知也。抑知繆繼伶夫婦,及臧不退、孟媽媽皆是出色人物,演者不可草草。猶憶《板橋雜記》記秦淮曲中人,見此記華、霍分離時,有盈盈泣下者,可想當日扮演之細膩熨貼也。今日傳唱,止有《奸遁》一折,即以此折論,吴中伶人工者絶少。

難在眉輪眼角衣痕袖摺間　余舊見姜善徵演此頗佳,姜没,此折亦成廣陵散焉。蓋此折之難,在眉輪眼角,衣痕袖摺之間,一舉一動,各有神采處,非得老伶指點,輒不能工。是知《陶庵夢憶》贊阮圓海戲"齣齣出色,句句出色,字字出色"者,非過譽矣。

鳳叔訂譜葱石刊曲　余少時即讀此記,又從《納書楹譜》得《寫象》字譜,時一按歌。繼客北都,交劉君鳳叔。富樑,又與商訂此記全譜。《拒挑》折〔宜春令〕"拚着至誠心寬待等"句,"等"字上聲,頗難下拍。鳳叔别出機杼,爲之妥貼安頓,兩人拍手稱快。是時劉君葱石世珩方欲彙

---

① 今校:面,原作"臉",據《吴梅戲曲論文集》本改。

訂《四夢》、石巢、石渠諸曲譜，邀鳳叔主其事，余因得與之上下議也。今葱石既逝，此記全譜未知是否付梓，《集成曲譜》中有《寫象》、《拾箋》、《奸遁》、《誥圓》四譜，即鳳叔訂正者。展讀此詞，益動我隣笛山陽之痛云。霜厓。

春燈謎

此記用筆最淡，四種中文字以此爲最平正，而情節離奇，尤四記中最詭異者。結穴在"十錯認。"《表錯》一折，將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眷屬，一一顛倒錯亂，其結撰至苦。而〔清江引〕二支，一則云："功名傀儡場，影弄嬰兒象，饒伊算清來，倒底是個糊塗賬。"一則云："閒愁萬斛堆，白髮三千丈。認真的把這部傳奇請仔細想。"是作者寓意，已明白言之。

春燈悔過之作　余故謂《雙金榜》爲文過之書，此記則悔過之作也。

四記均作於閒廢金陵日　且圓海四記，皆作於閒廢金陵之日，觀《雙金榜・蜨引》云："怎如青溪明月一漁翁，玉笛梅花三弄。《牟尼合》雖避暑姑熟而作，第《敘締》折〔玉芙蓉〕云："風光六代偏，烟樹三山遠。"亦不離金陵也。《燕子箋・家門》折云："爛醉莫愁湖上。"此記《提唱》折又云："百花深處咏懷堂。""百花深處"者，即石巢園之一景。是可知四記之成。皆在屏處南都之際。時方結納清流，力求湔雪，而清流諸君子持之故急，不容自新，於是有異日鈎黨之禍。假令諸君子稍貶崖岸，容納放豚，正是有用之才，何至國事破裂若此，余讀其《咏懷堂》詩，一時縞紵投贈之多，幾復兩社之彥，即牧齋、梅村，亦與酬唱，是圓海放廢之時，頗知怨艾，此又尚論者所宜平心衡之也。此記獺皮海，或云影射張獻忠，亦無塙證，鄙意不必牽附。《轟謎》折〔北朝天子〕二支，一云"千狀千狀。"一云"非想非想"，較梁伯龍"擺開擺開"，穩愜多多，即遇屠長卿，亦無可吹求矣。

自集曲　〔夫容三疊錦〕、〔春絮一江飛〕二支，爲圓海自集之曲，聲律亦復平穩。一部傳奇，必須有耐唱曲幾支，方足饜度曲家之望，若力求簡單，少用慢板，可以娛目，無可悦耳，此則排場不合矣。余最愛《報

溺》、《巧憶》、《泄箋》諸折，其詞如春蘼秋棠，不尚詞藻，别饒幽艷，此境惟圓海有之，他人不能也。惟北詞終有錯誤，《沉溺》折之〔新水令〕，《虜卜》折之〔粉蝶兒〕，《宴感》折之〔醉花陰〕，句法平仄，至多乖異。《納書楹・宴感》一譜，又曲爲遷就，雖可點拍，究非正格，吾又笑懷庭居士之狡獪也。霜厓。

揚州夢

葭秋堂三種曲　《揚州夢》二卷，清嵇永仁撰。永仁字留山，無錫人，抱犢山農其别字也。與范文貞公承謨同死耿精忠之亂。著有《葭秋堂集》，末附曲三種：曰《續離騷》，曰《揚州夢》，皆爲少作；曰《雙報應》，則難中遺稿也。留山以諸生應制府之聘，同被拘囚，三年犴狴，又死國難，固不失爲義士。而其侍姬青霞，亦自經殉節。一門忠烈，光昭日星，區區傳奇，何足爲先生增重。然而原本風雅，陶寫性情，亦可見志士之襟抱焉。小杜事見諸歌場者，有喬孟符《詩酒夢》，見雕蟲館《元曲選》。

此記勝黄陳二作　留山此作，雖根據喬氏。而兼采紫雲一節，并附淮東節幕時事。通本異常飽滿，較諸黄石牧《四才子》，陳浦雲《維揚夢》，有過之無不及矣。

諸曲失檢　惟留山於聲律之學，未能深造，舛律脱謁，往往有之。如《乞守》折，〔耍孩兒〕本般涉調北曲，而誤認南詞。於是諸《煞》皆作《前腔》，且又多用叠句，不知何所本也。《郵會》折〔二郎神〕一套，句法平仄，頗多不合。而慢詞與過曲，又不分析，此蓋承《幽閨》之訛。《局賣》折〔卜算子引〕，誤犯他調。《青樓》折〔普天樂〕、〔雁過聲〕諸曲，時有不合譜格處。他若〔惜奴嬌〕、〔祝英臺〕等調，語句亦多寡不等。而《殲敵》折〔二犯沽美酒〕一曲，爲北詞所未有者，更難是正。凡此皆留山失檢處也。至結構匀稱，靜喧得宜，詞藻復都雅可誦。同時作家，獨徐又陵、尤西堂，差足頡頏，餘子碌碌，當作三舍之避矣。霜厓。

雙報應

此記非憑空結撰　此記爲留山獄中所作。焦里堂《劇説》卷四引王龍光跋此劇云：吾友抱犢山農，著作甚富，尤留心經濟。與余同罹於難，慷慷犴狴之中豪氣未除，文采散於筆墨。嘗作《續離騷》四折，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騷。同難林翁，因備述建寧城隍揭公、郡守孫公，判斷貧生錢可貴、奸淫王文用二案：'陰陽互理，靈爽顯赫，此殆得之目覩，不可不爲表彰之。'山農曰：'此固余之素志也。吾聞揭公節義昭著，英英千古。亡友袁參嵐受其國士之遇，曾托吾表著其事，而碌碌未能。今藉此以畢其素志，可乎？此跋全文未見。據此則山農此作，非憑空結撰也。記中錢、張二生事絶不相同。一則得賢婦而琴瑟重御，一則狎淫朋而身家兩敗。足爲世人勸戒，非尋常傳奇，以采蘭贈芍爲美談者可比。

諸曲舛誤　惟曲中失律，亦有數處，與《揚州夢》同病。如《拈酸》折之〔榴花泣〕犯調，不合譜式。《褫士》折〔繞紅樓〕引子，既犯〔齊天樂〕、〔緱山月〕，應作〔繞天山〕。此名爲〈九宫譜〉中所未有，集牌不妨也，而僅云犯正宫，亦未允協。《全節》折首曲句法。是〔醉扶歸〕，而誤作〔普天樂〕。《憶夫》折〔小桃紅〕二曲，開端四語，皆作四字，於律亦未安。《購毒》折〔羽仙歌〕一調，爲南曲所未有，不知何本。《陰斷》折〔寄生草〕四曲，首二句字格不符。此皆舛誤者也。顧居鋃鐺請室之中，猶能褒揚節義，扶植倫紀，雖非《正氣歌》，亦浩然可塞蒼冥矣。

折獄諸劇　古今傳奇以折獄著者，若《雙釘案》、《釵釧記》、《雙熊案》等，流傳歌場，膾炙萬口。此記情節，亦足驂靳。聰明正直之謂神，揭公有焉。至獄中作曲，實所少見。惟萊陽宋玉叔，中年爲怨家告訐，遂下於理，曾作《祭皋陶》四折，可與山農媲美。此外恐無鼎足之人矣。霜厓。

報恩緣

作曲四種　此爲獨學老人刊本。老人爲石琢堂韞玉，著有《獨學廬叢稿》者是也。賓漁事實，詳見石氏序中。生平撰述，以《諧鐸》一種，最播人口，幾婦孺皆知矣。作曲至多，傳者僅此四種。其夫人張氏名靈，字湘人，亦工詞藻，閨中倡和，有趙管風焉。賓漁嘗泥其夫人，以金釵作贄，拜爲閨師。爲譜北曲一套，其事絶韻，詳載吴枚庵《東齋脞語》。後湘人早卒，賓漁遂托跡青樓，或飾巾褶上氍毹，作戾家生活，其抑鬱不平之氣，悉於曲中吐之。又嘗與吴枚庵翌鳳、陳文瀾學海、周浣初賓、陶浄蘅磐、徐道畊春福、陳復生元基、戴壽豈延年、余式南尚德、林煜奇蕃鍾結水村詩社，各有詩數十首，今亦不傳。此二事爲琢堂所未及也。此記以白猿受謝生之庇，成就其科第，聯合其昏姻，當與《中山狼》劇對勘。

白作吴諺　記中白文多作吴諺，容不入北人之耳。而結構生動，如蟻穿九曲，通本鎔成一片。

科白嘉勝　最妙如王壽兒、李狗兒一段，插科打諢，觀者無不哄堂。而縣丞胡圖，以成衣出身，語語不脱裁縫口吻，尤見匠心周匝。與《才人福》中之聯元。一樣手筆，此等科白，決非腐儒能從事矣。惟石氏此刻，未經讎校，曲中誤謬頗多。余匆匆付印，亦未遑一一校正，幸文字明淺，可以意會耳。或謂通本白多曲少，文情稍遜。余意曲雖不多，而語語烹錬，且登場搬演，又適得其中，爲觀場者計，正不必浪使才情也。霜厓。

誤處刊正　再讀一過，刻本差誤處，略加是正，顧不能細校也。今疏記之。第八齣〔啄木鸝〕曲，"那裏是"、"倒弄得"，應用大字。第九齣開首〔如夢令〕，應用小字。〔歸朝歌〕應作〔歸朝懽〕。第十齣〔沈醉東風〕曲"祠字荒凉""字"字應作"宇"。十三齣〔一江風〕兩曲，"丹桂高攀"、"挾瑟齊門"二語，皆應用大字。十六齣〔梁州序〕應作〔梁州新郎〕。次支〔前腔〕曲"不時自釀香醪"句，"不時"二字應用大字。又"守分貧民，怎肯犯法條"句，應在"條"字上斷。二十三齣〔僥僥令〕曲，應作〔小梁州〕。二十六齣〔二郎神〕曲"教他那裏"句，應用大字。三十二齣〔榴

花泣〕本是兩曲，自"乍凝眸起"爲第二支，應提行添"前腔"二字。又〔雨紅燈〕應作〔兩紅燈〕。三十五齣〔太師引〕第二曲"本性兒呆守鴛鴦"句，不合〔太師引〕本格。略記如此，讀者宜詳檢焉。霜厓又記。

才人福

傳奇能事　此記以張敉爲主，而以唐寅、祝允明爲輔。其事雖臆造，而文心如剝蕉抽繭，愈轉愈奇，總不出一平筆，傳奇至此極才人之能事矣。幼于初名獻翼，爲伯起之弟，叔貽之兄。嘉靖中，吴中稱才士輒曰四皇三張，四皇者皇甫冲及其弟涍、汸、濂。三張者即鳳翼、獻翼、燕翼兄弟也。伯起、叔貽皆舉鄉薦。幼于困國學，早見賞於文徵仲，讀書上方山治平寺。撰《周易約説》、《雜説》、《臆説》。及《讀易紀聞》、《讀易韻考》，不失爲儒生。

放浪不羈　後乃狂易自肆。與所喜張孝資檢點故籍，剌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，排目分類，仿而行之。兩人爲儔侶，或歌或哭，或紫衣挾伎。或白足行乞。孝資生日自爲尸，幼于率子弟緦麻環哭，上食設奠，孝資坐而饗之。翌日，行卒哭禮，設伎樂，哭罷痛飲，謂之收淚。又有劉會卿者，典衣買歌伎，俄而病卒，幼于持絮酒，就其喪所，哭之以詩。復令會卿所狎胡姬爲尸，仍設雙俑夾侍，使伶人奏琵琶，再作長歌酹焉。其放浪有如是者。晚年攜伎居荒圃中，爲盜所殺。

靈芸不知何本　記中一切皆未之及，獨記一李靈芸，不知何本。至沈氏夢蘭，秦氏曉霞，皆烏有子虛之列，可不必論。

諸曲勝處　余所最喜者，《訪訛》折中自譽詩，真是異想天開，令人百思不到。《宴謔》一折，亦令人絶倒。

蒉漁科白能手　余嘗謂蒉漁之才，既不可及，而用筆之妙，尤非藏園、倚晴所能。笠翁自負科白，爲一代能手，平心論之，應讓蒉漁。霜厓。

諸曲刊誤　此記刊誤處亦多，略誌於下。《雙奔》齣〔泣顔回〕曲，"逗的欲可憐"五字，皆應大字。《唱稿》齣〔尹令〕曲"那一處"、"這一

邊”，亦應大字。又〔二犯麼令〕應改書〔么令〕。《和箋》齣〔二犯掉角兒〕應提行起。《夜閱》齣〔六犯清音〕曲“酒旗山廓”句，“廓”應作“郭”。《哄主》齣〔太師引〕曲“想是那”、“也只是”、“雖没個”、“又何用”諸字，亦應大字。《宴謔》齣〔梁州序〕應改書〔梁州新郎〕。《誘錯》齣〔麻婆子〕曲“待我攙入待我”六字應改小字。《浼伐》齣〔二郎神〕曲，脱“换頭”二字，應大①。《行盤》齣白文首句三“話”字，皆應作“詫”。又〔榴花泣〕第二曲末二句“要迷他”、“喬妝成”六字，亦應大字。《交逼》齣〔粉孩兒〕曲末二句“那知他”、“閃得我”六字，亦應大字。《詭怒》齣引曲“昨夜風餐，今朝露宿，纔到長安”三語，亦應大字。《疑坦》一齣〔下山虎〕曲，“怎把”二字，亦應大字。《露機》齣〔江頭金桂〕曲，“細参詳”句，應作“細詳参”。《福圓》齣〔喜廷鶯〕應改書〔喜遷鶯〕。略記若干條，恐不止此。霜厓又記。

文星榜

文星與臙脂事相類　此記情節頗似《聊齋志異》中臙脂事。卞芳芝酷似臙脂，固不必論。他如楊仲春即《臙脂傳》中之宿介也，薛鸞姐即王氏也，王又恭即鄂秋隼也，王六訌即毛大也，方魯山即施愚山也。《迎覿》、《戲洩》、《拒冒》、《失帕》、《誤戕》諸齣，即《臙脂傳》中事實也。惟甘、向二家事，爲作者增益。得甘碧雲、向采蘋二女子，點綴其間，遂生下卷文章，非如《十五貫》梁上眼之僅以折獄名也。

結構煞費經營　觀其結構，煞費經營。生、旦、净、丑、外、末諸色，皆分配勞逸，不使偏頗，而用意之深，如入武夷九曲。《賺姻》、《罵婚》二齣，非慧心人必不能作，通本遂玲瓏剔透矣。

胭脂獄傳奇　光緒初，有玉泉樵子者，未見此記，偶見蒲志，即據本傳成《胭脂獄》傳奇十六齣，援引僅及本書科白，不發一粲，而自負不淺，識者哂之。

---

① 今校：據《吴梅戲曲論文集》，此處有脱誤。

張道梅花夢傳奇　此與錢塘張道未見《風流院》、《療妬羹》舊曲，妄慕小青之名，别撰《梅花夢》傳奇三十四齣，其事相類。無知妄作傳奇且不可，遑論其他乎？霜厓。

誤刻尚少　此刻誤處却不多，如《迎覿》折"中吕通曲"應作"中吕過曲"，〔花提馬〕應作〔花馬回〕，《憐才》折"仙吕通曲"應作"仙吕過曲"，《罵婚》折〔麽篇〕曲應作〔么篇〕。其他正襯大小字，尚少大誤處。霜厓又記。

伏虎韜

此學療妬羹　此即袁簡齋《子不語》中醫妬一事，而加以點綴也。聞故老言洪、楊亂前，吴中頗有演此記者，往往哄堂大噱。余亦藏有殘譜，今則不獨無人能唱，且并不知此記之名矣。蕢漁服膺《粲花四種》，時時效之；即如此記，亦暗學《療妬羹》，而與汪廷訥《獅吼記》絶不相似，足見蕢漁之宗尚矣。《採風》、《奇枷》二折，最足發人嘔噱。顧科白轉折，亦類《情郵》中之樞密乃顔，不獨《選妾》折〔解三酲〕第二曲，"人前枉説金縢誓，戲語難封桐葉侯"二語，直襲《療妬》中《賢風》也。大抵蕢漁諸作，意境務求其曲，愈曲而愈能見才；詞藻務求其雅，愈雅而愈不失真，小小科白，亦不使一懈筆，其第一關鍵，在男女易妝，令人撲朔難辨。四記皆用此法，而此記更幻，佳處在此，而落套亦在此。故讀蕢漁諸作，驟見其一，詫爲瓌寶，徐讀全書，反覺嚼蠟矣。

拾藏園牙慧　又四記首折，皆從生旦前生着想，亦拾藏園《香祖樓》、《空谷香》之牙慧。偶一用之，原無大礙，今四記皆如是，未免陳言。此則蕢漁短處也。此記收處，以假托城隍神結案，實亦本諸藏園，惟能令人不覺，所以爲妙耳。霜厓。

諸曲刊誤　此記刻誤處，亦有數條。如《奇枷》折〔六麽令〕應作〔么令〕。又〔桂枝香〕曲"那裏有消受他"應大字。《伏吼》折〔泣顔回〕二曲亦誤，此二曲是犯調，應作〔泣紅雲兒〕，蓋合〔泣顔回〕首二句、〔紅芍藥〕第三句、〔駐雲飛〕首二句、〔耍孩兒〕末句也。〔千秋歲〕曲，少作半闋。

〔越恁好〕曲末三句，不知所犯何曲。《反計》折〔尾犯序〕第二曲，不合本調格式，必有脱譌。《催試》折〔九迴腸〕曲“鴛幃阻隔巫峰”下，脱一“帳”字。《鬧諕》折〔下山虎〕，亦脱二語。“從此清波裏”句，應作五字，“從此”二字應大。《誘醮》折〔十二時〕是總牌名，以下〔山坡羊〕、〔園林好〕、〔江兒水〕等，皆分牌名。〔十二時〕下，應用一括弧。《結案》折〔黑麼序〕“麼”應作“蟆”。此外正襯、大小字誤處尚少。霜厓又記。

怡府本還魂記

還魂七本　①余丙辰歲除《祭書詩》，有“一事平生差得意，案頭六種《牡丹亭》”句，今並此爲七矣。六種爲玉茗原②本、三婦評本、清暉閣本、冰絲館本、臧晉叔本、③墨憨齋本。他如鈕少雅、葉懷庭、馮雲章諸譜，皆不記④云。

玉茗以北法填南詞　又曰，玉茗以善用元詞名，記中以北詞法填南曲，其精處直駕元人而上之。自有詞家，無人能敵也。吕玉繩、臧懋循。以南詞法繩之，又何怪鑿枘也。世人不知玉茗之所自，交口言其舛律，此少雅所以爲之訂譜歟？

三婦合評本還魂記

文律評語中綮　細讀數過，所評僅文律上有中綮語，於曲中毫無關涉，無怪冰絲本時加譏諷也。論玉茗此劇者，當以鈕少雅格正本爲最，而葉懷庭譜尚稱妥善，臧晉叔改本亦遠盛碩園。乃此書獨享盛名，亦奇耳。

---

① 今校：據國家圖書館藏清怡府刻本《牡丹亭還魂記》八卷本，此處脱一段。
② 今校：同上，此處多一“原”字。
③ 今校：同上，此處少“馮猶尤”三字。
④ 今校：同上，“記”作“計”。

冰絲館本還魂記

還魂之竄改　臨川《還魂》，同時已有竄改。一爲吕玉繩，醉漢瓊筵絶句，即爲吕氏而發，見《玉茗集・與凌初成書》一爲臧晉叔，即葉懷庭譏爲孟浪漢者，實則爲吴下優人計，則删改本，亦頗可用。晉叔將《四夢》全行删削，實有見地，余另有題記。

易名風流夢　一爲龍子猶，劇名改作《風流夢》，即世傳墨憨齋本者。是也。俗伶所歌《叫畫》一折，即是龍本，知者鮮矣。删改本中，以此爲最。余所見者止此，至于刊本之高下，更難論斷。

冰絲本之優點　余所藏如汲古、文林、清暉諸本，固以毛本爲最劣，王本最優，然總不及此本指冰絲之善也。臨川填詞，信手揮灑，頗多不合宫調，同時吴江沈寧庵，則斤斤銖黍，不少寬假，所刻諸曲，皆分别正襯，寧庵以前。無此格也。冰絲以寧庵之律，校海若之詞，可謂匠心獨苦，雖鈕少雅且不能專美于前矣。少雅有格正《還魂記》，字字剔腎鏤心，至佳。今爲貴池劉氏刻。

青樓記

此記與水滸不同　吴門許自昌作《水滸記》，刊入《六十種曲》，與此書絶異，不知誰氏筆也。文字頗古拙，當是明中葉人作，與伯龍、伯起喜以駢語入白文者不同。

富春刊傳奇百種　富春刻傳奇，共有百種，分甲、乙、丙丁字樣，每集十種，藏家目録，罕有書此者。

富春刊有牧羊綈袍二曲　余前家居，坊友江君，持富春殘劇五十餘種求售。有《牧羊》、《綈袍》等古曲。余杖頭乏錢，還之，至今猶耿耿也。

花筵賺

范氏諸劇　此爲范香令得意之作。其中鍊句鍛字，直合夢窗詞、玉溪詩成之，湯臨川《紫釵記》，殆不能專美于前也。香令名文若，字荀鴨，又字吴儂。著有《夢花酣》。《鴛鴦棒》、《金明池》、《雌雄旦》、《歡喜冤家》等劇。而此劇尤膾炙人口云。

快活三

張氏傳奇二十三種　此爲吾鄉張大復撰。大復，字星期。一字心其，又號寒山子。高弈《新傳奇品》云。"心其之詞，如去病用兵，暗合孫吴。"亦一時之彦也。居金閶半塘，攷訂南詞最精，故此作無失律語。共著傳奇二十三種，《如是觀》、《醉菩提》最膾炙人口，今歌場中，尚未絶響也。《快活三》本中吕宫曲，而其名見《東京夢華録》及《武林舊事》。《夢華録》云："關撲有名者，任大頭快活三之類。"

快活三之由來　《武林舊事》云："舞隊有快活三郎、快活三娘二種。"蓋亦《耍鮑老》、《憨郭郎》、《喬捉蛇》之意，顧與傳中無涉，未識何以題此名也。

息宰河

通套無重韻　字字鏤心刻骨，又不落小家樣子，古今無此巨筆，香令紅友。皆不如也。笠翁謂《綰春園》。用韻太雜，當非讕言。今讀此作，通套無重韻，且又無通假一二字。以此例彼，當亦爾爾，不知湖上何所見而云然也。他日苟得《綰春》，當細核之。

勸善金科

文敏諸作之動機　此曲爲華亭張文敏照等奉勅編製。乾隆初，純皇帝以海内昇平，命文敏等撰諸院本進呈，以備樂部演習。凡各節令皆奏演之。其時典故，如屈子競渡，子安題閣諸事，無不譜入，謂之《月令承應》。其于内廷諸慶事，奏演祥徵瑞應者，謂之《法宫雅奏》。其于萬壽令節，前後奏演群仙祝壽者，謂之《九九大慶》。此《勸善金科》十本，演目蓮救母事，于歲暮奏之，以其鬼魅雜出，用代古人儺祓之意。又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，謂之《昇平寶筏》，于上元前後日奏之。凡此五種，皆文敏親製，詞藻奇麗，引用内典，大爲超妙。其後命莊恪親王。

鼎峙忠義皆出門客手　編《鼎峙春秋》及《忠義璇圖》，則皆出王門遊客之手，不及文敏多矣。此殿本七種曲之始末也。

風流院

小青諸傳春波最勝　此劇當是未見石渠《療妬羹》而作。朱京藩字里無攷。末坿《小青傳焚餘》，一爲京藩自作，一即取子猶原傳中所附小青詩詞，及與楊夫人書彙録成卷也。《療妬》以小青改適楊生，此書又適舒生，使小青地下蒙詬。皆非正當，惟詞采則可取耳。明人咏小青者至多，吴、朱兩作外，如徐野君《春波影》之北詞，陳季方之《情生文》之南詞，又有《梅花夢》一種，中以《春波影》爲最。

此作荒唐　此作以湯若士作風流院主，真荒唐可樂矣。

雷峰塔

雷塔非盡美之作　《雷峰塔》不知何人所作，此是歙人方仰松改筆。

觀其自序,煞費苦心。然劇中篇幅過狹,套數失次,亦非盡美之作。國朝自昉思後,曲學日衰。乾隆時,僅心餘、夢樓,可稱驂靳,惺齋、倚殘,殊難鼎足,餘子無譏矣。

仰松曲非當行　仰松有《香研居詞塵》,論音吕頗精,所作小詞,間亦有致,而曲則不甚當行也。

仿作可哂　此書傳唱,今所存者,止《水鬥》、《斷橋》二支,而一仿《長生》,一仿《浣紗》,且并旁譜亦效之,殊可哂也。

雨花臺

用韻雜湊　此向秀《思舊賦》耳。作者究非吴儂,且又才力薄弱,時有捉襟露肘之態。所用各韻,亦多湊趁,無足取也。

紫霞巾

坐玉茗之病　情節關目,亦復可人,惜尚少過脉小劇。又作者不能按歌,却喜摹倣玉茗。須知玉茗《四夢》,捩嗓處至多,不善學之,往往句讀多誤,作者正坐此病耳。

蘭桂仙

藏園流毒　傳奇須脱窠臼。自藏園作曲,以扶植綱紀爲主,而歌場乃多腐套。開首必云"天仙謫降",收場必云"仙圓",皆《空谷香》、《香祖樓》之流毒也。昔吴棠村學詞於萬紅友,萬云:"非爛熟元詞,無從下筆。"余深嘆爲至言。此劇南北詞不分文質,科白處不分段落。而《婢祭》一折,用四言韻文,多至十六章,自來傳奇無此格式也。左巽轂曾爲霍山知縣,所行頗負聲譽,沈賓漁起鳳。中略詞學甚深,不知評此劇本

獨多諛詞，豈徇情云爾耶。吾讀嘉道年來曲子，輒不滿意，非好與古人爲難，實喉中作鯁，不得不出而哇之也。

出宫失調不勝枚舉　又每齣套數，出宫失調，不勝枚舉，方知作者於此道，不甚了了。吾前跋云云，尚覺陳義過高也。

苧羅夢

白效從軍劇　此劇爲幕府寫愁，牢騷不小。曲白有效徐文長《木蘭從軍》劇處。正目云："蘂珠宫仙姬署印，浣溪紗天女成姻。姑蘇臺花神示幻，苧羅村俗士效顰。"

誠齋樂府

"誠齋"爲明周憲王有燉。王，定王橚長子，高皇帝孫。洪熙元年襲封，景泰三年薨。有《誠齋録》、《新録》諸集，蓋宗室中賢而能文者也。

雜劇三十一種　錢牧齋《列朝詩集》云："所製《誠齋樂府》傳奇，音律諧美，流傳内府，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。"余按誠齋所作雜劇，多至三十一種。往在都中曾購得二十二種，雖蒐羅未備，而自也是園後，藏憲藩雜劇之多，已未有如余者矣。明朱灌甫《萬卷堂》、《聚樂堂》兩書目均有《誠齋樂府》。近百年間，汪氏振綺堂，朱氏結一宦，亦有零種，未詳其目。黄陂陳氏有《辰鈎月》、《神仙會》、《常椿壽》、《東華仙》、《蟠桃會》、《八仙慶壽》六種，上虞羅氏有《牡丹仙》、《牡丹園》、《牡丹品》三種。余所得者爲《半夜朝元》、《喬斷鬼》、《烟花夢》、《小桃紅》、《豹子和尚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悟真如》、《慶朔堂》、《仙官慶會》、《辰鈎月》、《桃源景》、《常椿壽》、《香囊怨》、《得騶虞》、《仗義疏財》、《復落娼》、《踏雪尋梅》、《團圓夢》、《牡丹品》、《牡丹園》、《牡丹仙》、《繼母大賢》等二十二種。較《也是園目》少《瑶池會》、《河嵩神》、《四時花月》、《海棠仙》、《文殊菩薩》、《義勇辭金》、《東華仙》、《蟠桃會》、《神仙會》九種。而《踏雪尋梅》一種，雖

遵王亦無有焉。余竊自幸云。

海誠齋樂府爲海内孤本　至樂府散套，則明清兩代藏家，從未著録，洵爲海内孤本。

鈔録副本　吾友通縣王君孝慈，得諸廠甸，詫爲瑰寶，郵致南都，屬爲校核。余方主講南雍，因屬諸生録一副本。此書不分卷數，僅分散曲套數兩類，而套數内自南吕〔一枝花〕"咏簾"後，皆已殘缺，世無他刻，無從抄補矣。中如〔柳營曲〕之"風月擔兒"之二十二篇、〔醉太平〕之"風流體"二十篇，詼嘲謔浪，微傷鄙俚。

考訂諸詞　其他足資考訂者，如〔白鶴子〕咏秋景五首。序中暢論南北曲之流别，爲詞隱、鞠通輩所未悉。又〔楚江情〕、〔閨情五更〕，别見《吴騷》選本，題作古詞，不知爲誠齋所作。且每首後又附北曲〔金字經〕一支，亦爲諸選本所未及，可徵明季曲選之陋。而"二更"一曲，與袁籜庵〔西樓〕、〔楚江情〕。大同小異，尤可知籜庵雖負盛譽，實匄乞憲藩之餘瀝。又〔慶東原〕二曲，賡和丹邱。丹邱爲寧獻王道號，與誠齋爲父[①]行。丹邱洞達音吕，聲滿江右，誠齋與之唱和，宜其詞學之工也。

海内知音　誠齋知音之名，傳遍宇内。李崆峒《汴中元夕》詩云："空中騎吹名王過，散落之聲滿九州。"又云："齊唱憲王春樂府，'春'或作'新'，非。余據，嘉靖本《空同集》，金梁橋外月如霜。"中左史詩云："唱徹憲王新樂府，不知明月下樊樓。"蓋宣正、正嘉百年之間，其風行之盛，有如是者。今讀其詞，不勝東京夢華之感矣。爰識其尾，歸諸孝慈云。癸亥季夏之月辛丑，長洲吴梅書於奢摩他室。

---

① 今校：父，原作"文"，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本《誠齋樂府》改。

曲海揚波

序

余既輯坊間《曲苑》一書所未收之曲話、曲韻等三十四種，名之曰《新曲苑》；復擬續焦氏之《劇説》、王氏之《優語録》等，以與吾友圭璋所輯《詞話叢編》並行，而廣其體例之所未備。因南北轉徙，意志不屬，置之既久，顧材料所儲，行篋爲累，優語之續，且大半散佚，殊悵悵焉。乃就原稿《讀曲概録》、《寶昌雜録》之次第，粗事聯綴，束爲六卷，漫題曰：《曲海揚波》，未以爲可；吾友冀野曰："毋妨。"遂以殿於《新曲苑》三十四種之後。

前四卷爲曲談，大抵就諸家筆記中，爬羅剔抉而來。若就其一二則審之，了無意趣；若比附以觀，多足供考據家之採擇。因於每則之下，附記原書及作者，以便覆按。後二卷所列，十九爲劇曲概况，祇有序文之摘録，或家門之迻寫而已。既未能鈎提玄要，亦未遑尋考源流，愧非《傳奇彙考》、《曲海提要》諸書可比，讀者必不免於失望。末卷之載，多篇幅較整者，亦就剩餘所有，悉爲列入。餘如《論曲絶句》等稿，久知所在，而未暇致之，留俟同好者賡續可也。

凡此材料，由散而使之聚，良非易易。憶昔海上寶昌寓廬中，日坐書城，專一致曲，往往竭一日之力，檢書數十卷，才得一條，既沾沾以喜。今猶市菜，菜盡而並菜根、菜葉，傾倒筐篋而出之，誠不免於寒儉之誚，但亦自有其艱難在，未敢貶鄙過甚也。

分類目録，聊便展閱，傳奇雜劇，或明或清，得其大略，未能悉中，讀者諒之。

別矣讀者，今後將不復以此道相見矣。二北。

曲海揚波目次

① 今校:刪除原刻本頁碼,補充現有頁碼。

五、明傳奇

六、清雜劇

七、清傳奇

八、散曲

曲海揚波卷一

江都任二北撰

蘇城女戲流習　十餘年來，蘇城女戲盛行，必有鄉紳爲之主。蓋以娼兼優，而縉紳爲之主，充類言之，不知當名以何等？不肖者習而不察，滔滔皆是也。有某比部狎一女優，而此優者一銓部爲之主；以比部每挾之出，出必旬日，有妨其戲，遂至相詬，語不忍聞。女優者，復好與無賴作緣，不樂士君子還往，亦遂與比部絶。比部怏怏，作《踏莎行》七闋，詞亦可觀。明徐樹丕《識小録》

元教坊大曲白翎雀　元教坊大曲名《白翎雀》，始則從容和緩，終則急躁繁促，殊無有餘不盡之意。按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，雌雄和鳴，自得其樂。其形似雁，而不他徙。世祖因命伶人碩①德閭製曲以名之，會稽張思廉作歌以咏之。同上

科場舞弊曲　壬午之歲，聖主當陽，而主考何瑞徵②賄賂公行，凡縉紳之子、豪富之家，十得八九。貧士扼腕，叫閽無路，競爲歌詩以傳之。中略又有集伯喈二闋：一《綉帶兒》，一《太師引》。又擬《鳴鳳》二闋：恨貪臣通謀樹黨，專文政濁亂皇綱。我寫不出他傳題深罪樣，我寫不出他字眼暗中藏，我只寫他滿城豪富同通線。一榜交通貨利場，還思想，畢竟有多端關節，面訴君王。嘆微臣芸窗誓喪，只爲那主試猖狂。怪經房無肯持公道，又誰個論文章。我一心要展盤龍手，國初學士劉三吾主試不公，以錫盤，龍搽死數人。更管不得銅臭鞭敲血未央。還思想，只須這墨痕筆迹，邀怒君王。同上

玉抱肚名解　《玉抱肚》曲名，人不知其解，乃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掐，故有其名。同上

---

① 今校：碩，原作“顧”，據《涵芬樓秘笈》第一集改。

② 今校：徵，原作“微”，同上改。

牡丹亭射曇陽子　若士文章，在我朝指不多屈，出其緒餘爲傳奇，驚才絶艷，《牡丹亭》尤爲膾炙。往歲聞之文中翰啟美云："若士素恨太倉相公，此傳奇杜麗娘之死而更生，以況曇陽子，而平章則暗影相公也。"按曇陽仙蹟，王元美爲之作傳，亦既彰彰矣。其後太倉人更有異議云："曇陽入龕後復生，至嫁爲徽人婦，其説曖昧不可知，若士則以爲實。"然耳聞若士死時，手足盡墮，非以綺語受惡報，則嘲謔仙真，亦應得此報也。然更聞若士具此風流才思[①]，而室無姬妾，與夫人相莊至老，似不宜得此惡報，定坐嘲謔仙真耳。同上

陳圓演西厢　陳圓者，女優也。少聰慧，色娟秀，好梳倭墮髻，纖柔婉轉，就之如啼。演《西厢》，扮貼旦紅娘脚色。體態傾靡，説白便巧，曲盡蕭寺當年情[②]緒。常在予家演劇，留連不去。後爲田皇親以二千金酧其母，挈去京師。聞又屬之某王，寵冠後宫，入滇南終焉。清鄒樞《十美詞紀》

贈沙才一半兒　沙才者，金陵歌院伎，家桃葉渡，風致淡雅，工詩。余赴南闈，曾至其室。見其小軒中位置花石，几上有自評唐詩及《花間集》，丹黄雜采，不忍釋手。後徙至蘇寓虎邱山塘，常以閶門雲母箋裁斗方，吟小令，作蠅頭楷，贈余索和。余取宣德紙，以碎砞研粉研光，賦詞《一半兒》十首答之。喜甚，藏之金陵紫檀鈿匣中。每見，出以示余，吟咏不置。余家每有小飲必招之，彼必辭他客而來。後金陵院樂中有侵其舊居者，姥載女歸故曲[③]，遂不復至蘇矣。同上

輓李蓮招商曲　李蓮，吴門妓也。姿色纖麗，少有渴病，年十九，以患熱，不出見客。常以小札招吕湘烟及余至其家，蓮靚妝艷服，迎坐小軒。設肴饌精美，行酒政，遮花催板，竟夜無倦容。撥絃索唱《西厢草橋驚夢》，歌徹首尾，宛轉瀏亮。媽憐惜不使之畢，而蓮不顧也。是歲[④]秋，復招我二人，見其面龐消減，香腮印紅，仍具酒，垂泣而言曰："我病已

① 今校：思，原作"士"，據《涵芬樓秘笈》第一集。
② 今校：情，原作"尋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别集道光本改。
③ 今校：曲，原作"里"，同上改。
④ 今校：歲，原作"載"，同上改。

久,向之與君盡歡者,勉力以報知心,故不覺其憊也。今則不能矣,請君一訣,幸毋悲切。”於是取絃索,歌《新水令》闋,氣短而止。持袂嗚咽不勝。逾數日,逝矣。予作《招商曲》以挽之。同上

等第黄鶯兒 壬申開科,借歲試作科舉,予既不録,憤懣無聊,作此自娱。雖語言涉俚,不足當大雅一盼軒渠。然較之前人《駐雲飛》等曲,或亦不多讓也。“一等最高標,出圓圖覆試招,鳴鑼連夜齋夫報。門庭鬧抄,街坊擺摇,廩無空缺增猶好。更逍遥,來年館地,財主便來邀。二等也奢遮,背纏紅頭插花,大科之舉人人怕。聲名算華,文章算佳,賓與預薦無高下。劇堪誇,金陵鄉試,好把舉人賒。三等便虺隤,熱中腸變冷灰,垂頭喪氣誰倸倸?頭兒枉埋,眉兒怎開,親朋叫屈何堪耐?考遺才,倘然不取,依舊是空回。四等没頭奔,聽傳言唬落魂,拍拿發落難逃遁。春條撃身,竹爿蓋臀,早知苟免難僥倖,忒楞楞,何如告病,先把狀詞呈。五等更難言,號生員缺不全,囫圇劈破剛留半。襴衫且捐,青衫且穿,鄉場對讀官①民卷。最堪憐,紫硃標記,羞殺臭名傳。六等一身輕,出黌門做白丁,毫無掛欠真乾净。脱除破巾,丢開本經,下回歲②考無須悶。寫銘旌,皇清待贈,原任邑庠生。”清沈曰霖《晉人麈》

秦聲流派 曲部中以聲擅長者,曰小惠。秦中各州郡皆能聲,其流别凡兩派。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:曰渭南,曰盩厔,曰醴泉。渭河以北尤著名者一:曰大荔。小惠,大荔人也。

秦腔崑腔異同 演劇昉於唐教坊梨園子弟,金元間始有院本。一人場内坐唱,一人場上應節赴焉。今戲劇出場,必扮天官引導之,其遺意也。院本之後,演而爲曼綽,俗稱高腔,在京師者稱京腔。爲絃索。曼綽流於南部,一變爲弋陽腔,再變爲海鹽腔。至明萬曆後,梁伯龍、魏良輔出,始變爲崑山腔。絃索流於北部,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,今名石牌腔,俗名吹腔。湖廣人歌之爲襄陽腔,今謂之湖廣腔。陝西人歌之爲秦腔。秦腔自唐、宋、元、明以來,音皆如此,後復間以絃索。至於燕京

---

① 今校:官,原作“宦”,據《昭代叢書》别集道光本改。

② 今校:歲,原作“年”,同上改。

及齊晉中州，音雖遞改，不過即本土所近者少變之。是秦聲與崑曲，體固同也。至言其用四聲，同也；二十八調，同也。聲之中有音，喉、齶、舌、齒、唇是也；調之中有節，高下、平側、緩急、豔曼、停腔、過板是也。下略清嚴長明[1]《秦雲擷英小譜》

陸無界自壽曲　陸無界，名廣明，號青章，陸尚寶五湖之孫，文學成湖之子。工筆札，多才藝，臨書能亂真。吴中假古董多出其手，而寫祝京兆尤當行。雖其人非高品，而不可泯没也。有七十《自壽詞》，亦足見其生平矣。〔南吕一枝花〕不採商山芝，不栽新甫柏，不邀駕鹿車，不豎栖鴉格。一盞清泉，向東皇稽首，對南山拱揖。人頌我是廣成子鶴算千年，老彭耼駐顔八百。（梁州）我是個有兒孫獨孤鰥夫，我是個没錢財五陵豪客，我是個白鬚黄髮維摩詰。荷芰衣裳，竹皮巾幘，翰墨躬耕，詩書心織。端守著半畝蓬蒿 ，近似他仙靈窟宅；端愛著半甕齏鹽，勝似他瓊漿玉液。覺來時聽一曲樵歌漁笛，倦來時看幾卷稗官野史，興來時畫一幅雲林竹石。車塵馬迹，休污我苔階翠色。無辱無榮，匪朝伊夕。（尾聲）怪的是鬧茸茸龍沙鶴浦排瑶席，怕的是熱騰騰峨冠博帶誇通籍。一任伊滄桑變易者麽，恁跨海的牙籌。遍街的銅狄，總不如俺暗記梅花爲曆日。明徐樹丕《識小録》

詩句入詞曲　今人往往以古今詩句編入詞曲者甚多，不暇枚舉。如"未飲心先醉，不在接杯酒"，陶淵明詩也；"世亂奴欺主，年衰鬼弄人"，杜荀鶴詩也；"一朝權入手，看取令行時"，朱灣詩也；"胸中襞積千般事，到得相逢一語無"，尤延之詩也；"逢人只可少説話，賣術不須多要錢"，劉改之詩也；"繁緑萬枝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"，王荆公詩也；"雨打梨花深閉門"，古樂府也。明俞弁山樵《暇語》

歌樂繆亂　今人間用樂，皆苟簡錯亂。其初歌曲絲竹，大率金、元之舊略存，十七宫調，亦且不備，只十一調中填輳而已。雖曰不敢以望雅部，然俗部大概較差雅部不啻數律，今之俗部尤極高，而就其聲察之，初無定，一時高下，隨工任意移易。此病歌與絃音爲最。蓋視金、元製

---

① 今校：明，原作"民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别集道光本改。

腔之時，又失之矣。自國初來，公私尚有①優伶共事，數十年來，所謂南戲盛行，更爲無端，於是聲樂大亂。南戲出於宣和之後，南渡之際，謂之“温州雜劇”。予見舊牒，其時有趙閎夫榜禁，頗述名目。如《趙真女蔡二郎》等，亦不甚多。以後日增，今遍滿四方，轉轉改益，又不如舊。而歌唱愈繆，極厭觀聽，蓋已略無音律腔調。音者，七音；律者，十二律；腔者，章句字數、長短高下、疾徐抑揚之節，各有部位；調者，舊八十四調，後十七宫調，今十一調。正宫不可爲中吕之類，此四者無一不具。愚人蠢工，徇意更變，妄名餘姚腔、海鹽腔、弋陽腔、崑山②腔之類。變易喉舌，趁逐抑揚，杜撰百端，真胡説耳。若以被之管絃，必至失笑，而昧士傾喜之，互爲自謾爾。明祝允明《猥談》

脚色考　生凈旦末等名，有謂反其事而稱，又或托之唐莊宗，皆謬云也。此本金、元闤闠談吐，所謂鶻伶聲嗽，今所謂市語也。生即男子，旦曰妝旦色，凈曰凈兒，末曰末③尼，孤乃官人，即其土音，何義理之有。《太和譜》略言之，詞曲中用土語何限，亦有聚爲書者，一覽可知。同上

曲乃長詩　詩何以有狹義，有廣義？彼西人之詩不一體，吾儕譯其名詞，則皆曰詩而已。若吾中國之騷、之樂府、之詞、之曲，皆詩屬也。而尋常不名曰詩，於是乎詩之技乃有所限。吾以爲若取最狹義，則惟三百篇可謂之詩。若取其最廣義，則凡詞曲之類，皆應謂之詩。數詩才而至詞曲，則古代之屈、宋，豈讓荷馬、但丁。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數家，若湯臨川、孔東塘、蔣藏園其人者，何嘗不一詩累數萬言耶？其才力又豈在擺倫、彌兒頓下耶？梁啟超語

曲體之長處　凡一切事物，其程度愈低級者則愈簡單，愈高等者則愈複雜，此公例也。故我之詩界，濫觴於三百篇，限以四言，其體裁爲最簡單。漸進爲五言，漸進爲七言，稍複雜矣。漸進爲長短句，愈複雜矣。長短而有一定之腔，一定之譜，若宋人之詞者，則愈複雜矣。由宋詞而更進爲元曲，其複雜乃達極點。曲本之詩，以廣義之名名之所以優勝於

---

① 今校：有，原作“用”，據《古今説部叢書》第五集改。
② 今校：山，原作“小”，同上改
③ 今校：“曰末”二字，同上補。

他體之詩者，凡有四端：唱歌與科白相間，甲所不能盡者以乙補之，乙所不能傳者以甲描之，可以淋漓盡致，其長一也。尋常之詩，只能寫一人之意境，若《孔雀東南飛》等篇，錯落描畫數人者，不能多覯。且非後人所能學步，强學之必成芻狗。曲本内容，主伴可多至十數人或數十人，各盡其情，其長二也。每詩自數折乃至數十折，每折自數調乃至數十調，一惟作者所欲，極自由之樂，其長三也。詩限以五七言，其塗隘矣；詞代以長短句，稍進，然爲調所困，仍不能增减一字也。曲本則稍解音律者可任意綴合諸調，别爲新調。詞亦可爾爾，然究不如曲之自由。即舊調之中，亦可以添加所謂花指者，往往視原調一句增加至七八字乃至十數字而不爲病，其長四也。故吾嘗以爲中國韻文，其後乎今日者，進化之運未知何如；其前乎今日者，則吾必以曲本爲巨擘矣。嘻！附庸蔚爲大國，雖使屈、宋、蘇、李生今日，亦應有前賢畏後生之感，吾又安能薄今人愛古人哉！同上

桃花扇冠絶前古　論曲本當首音律，余不嫻音律，但以結構之精嚴，文藻之壯麗，寄托之遥深論之，竊謂孔雲亭之《桃花扇》，冠絶前古矣。其事跡本爲數千年歷史上最大關係之事迹，惟此時代，乃能産此文章。雖然，同時代之文家亦多矣，而此蟠天際地之傑構獨讓雲亭，雲亭亦可謂時代之驕兒哉！同上

桃花扇起結之奇　《桃花扇》卷首之《先聲》一齣，卷末之《餘韻》一齣，皆雲亭創格，前此所未有，亦後人所不能學也。一部極凄慘、極哀艷、極忙亂之書，而以極太平起，以極閑静、極空曠結，真有華嚴鏡影之觀。非有道之士，不能作此結構。同上

桃花扇全書脉絡　《桃花扇》之老贊禮，雲亭自謂也。處處點綴入場，寄無限感慨。卷首之試一齣《先聲》，卷中之加二十一齣《孤吟》，卷末之續四十齣《餘韻》，皆以老贊禮作正脚色。蓋此諸齣者，全書之脉絡也。其《先聲》一齣演白云："更可喜，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，做了一個副末脚色，惹的俺哭一回、笑一回、怒一回、駡一回，那滿座賓客，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。"此一語，所謂文家之畫龍點睛也。全書得此，精神便活現數倍，且使讀者加無限感動，可謂妙文。《孤吟》一齣結詩云："當年真是戲，今日戲如真；兩度旁觀者，天留冷眼人。"《餘韻》一齣

演白云:"江山江山,一忙一閑;誰贏誰輸,兩鬢皆斑。"凡此皆托老贊禮之口,皆作極達觀之語。然其外愈達觀者,實其内愈哀痛、愈辛酸之表徵也。雲亭人格,於斯可見。同上

桃花扇傷心語　以一部哭聲淚痕之書,其開場第一演白乃云:"日麗唐虞世,花開甲子年。山中無寇盜,地上總神仙。"以一個家破國亡之人,其自道履歷,乃云:"最喜無禍無災,活了九十七歲。"此非打趣語,乃傷心語也,爲當時腐敗之人心寫照也。同上

桃花扇内種族之戚　《桃花扇》於種族之戚,不敢十分明言,蓋生於專制政體下,不得不爾也。然書中固往往不能自制,每一讀之,使人生故國之感。余尤愛誦者,如"莫過烏衣巷,是别姓人家新畫梁"。《聽稗》"誰知歌罷剩空筵,長江一綫,吴頭楚尾路三千,盡歸别姓。雨翻雲變,寒濤東捲,萬事付空烟。《沉江》將五十年興亡看飽,那烏衣巷不姓王,莫愁湖鬼夜哭,鳳凰臺棲梟鳥。殘山夢最真,舊境丢難掉。不信這輿圖换稿,謅一套《哀江南》,放悲聲唱到老。"《餘韻》讀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義之思想者,必其無人心者也。同上

桃花扇沉痛之調　《桃花扇》沉痛之調,以"《哭主》"、"《沉江》"兩齣爲最。"《哭主》"敘北朝之亡,"《沈江》"敘南朝之亡也。"《哭主》"中〔勝如花〕兩腔云:"高皇帝,在九京,不管亡家破鼎。那知他聖子神孫,反不如飄蓬斷梗。十七年憂國如病,呼不應天靈祖靈,調不來親兵救兵。白練無情,送君王一命。傷心煞煤山私幸,獨殉了社稷蒼生,獨殉了社稷蒼生!"其二云:"宫車出,廟社傾,破碎中原費整。養文臣帷幄無謀,豢武夫疆場不猛。到今日山殘水賸,對大江月明浪明,滿樓頭呼聲哭聲,這恨怎平?有皇天作證。從今後勠力奔命,報國讎早復神京,報國讎早復神京。""《沈江》"之〔普天樂〕云:"撇下俺斷篷船,丢下俺無家犬;叫天呼地千百遍,歸無路進又難前。那滚滚雪浪拍天,流不盡湘纍怨。勝黄土,一丈江魚腹寬展,摘脱下袍靴冠冕。累死英雄,到此日看江山换主,無可留戀。"其〔古輪臺〕云:"走江邊,滿腔憤恨向誰言?揮老淚寒風吹面。孤城一片,望救目穿。使盡殘兵血戰,跳出重圍,故國苦戀。誰知歌罷賸空筵,長江一綫,吴頭楚尾路三千,盡歸别姓。雨翻雲變,寒濤東捲,萬事付空烟。精魂顯,《大招》聲逐海天遠。"此數折者,余每一讀之,

輒覺酸淚盈盈，承睫而欲下。文章之感人，一至此耶！同上

桃花扇厭世思想　中國文學，大率富於厭世思想，《桃花扇》亦其一也；而所言尤親切有味，切實動人，蓋時代精神使然耳。《修札》演白云："那熱鬧局便是冷淡的根芽，爽快事就是牽纏的枝葉。倒不如把賸水殘山、孤臣孽子，講他幾句，大家滴些眼淚罷。"同上

琵琶記可以規過　竊嘗謂小説之功亦偉矣。夫人有過，莊言以責之，不如微言以刺之；微言以刺之，不如婉言以諷之，不如妙譬以喻之。而小説者，皆具此能力者也；故因小説以規人過，是上上乘也。按昔已有用之者，如《琵琶記》是也。浴血生語

桃花扇長短　中國韻文小説，當以《西厢》爲巨擘，吾讀之真無一句一字是浪費筆墨者也。梁任公最崇拜《桃花扇》，其實《桃花扇》之所長："寄托遥深，爲當日腐敗之人心寫照。"二語已足盡之。填詞演白，頗有一二草草處，蓋雲亭意本不在此也。同上

笠翁十種曲　傳奇，小説之一種也。既云小説，則自有小説體裁，轉無取乎詞藻之鋪排，字面之堆垛。試覽元人雜劇，純用本色，蓋詩家之所謂白描者也。李笠翁曰："曲白有一字令人不解，便非能手。"此語不爲無見，然其所著十種曲，品格自卑，笠翁殆亦憤世者也。觀其書中借題發揮處，層見叠出，如"財神更比魁星驗，烏紗可使黄金變"，"孔方一送便上青霄"，"寫頭銜燈籠高照，刻封皮馬前炫耀。唬鄉民儼然虎豹，騙妻孥居然當道"等語，皆痛快絶倫。使持以示今之披翎掛珠、蹬靴帶頂者，定如當頭棒擊，腦眩欲崩。同上

司嘲司慰　韓春潮吏部曾著曲述司曹狀况，形容極致，爲一時傳誦。惜限於篇幅，不能全録，摘其尤警策者，如："文章收拾簿書勞，上衙門走遭。笑當年指望京官好，到於今低心下氣空愁惱。""再休提游翰苑三載清標，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。""端只爲一字寬嚴須計較，小司官對答周旋敢挫撓，從今那復容高傲。""百忙中錯誤真難保，暗地裏隻眼先瞧。只望乞面去呆須臉燥，那知道乞雷回唬得魂銷。""無文貌，没機巧，怪不得辦事徒勞。陞官尚早，回頭顧影真堪笑。把平生壯氣，半向近年消。以上司嘲。薄宦天涯，首善京華，公餘隨伴散私衙。仕逍遥似咱，便無多錢鈔供揮灑，較似他風塵俗吏殊高雅。""有多少宦海茫茫吁

可怕，那風波陡起天來大。""到頭來空傾軋，霎時間陞美缺錦上添花。驀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，你我赴官衙，坐道從容儘瀟洒。只照常辦事，便不爭差。""特題的才能俊雅，推陞的器識清華。只要頸上的朝珠將就掛，到其間科道挨班分定咱。""太平時節恩光大，或京堂幾轉帽頂變山查。"以上司慰。細玩諸曲，作者殆有深慨，至司嘲結語云云，且復放筆直書，以一吐其牢騷抑鬱，滿腹不平之氣。讀者於此亦以知資格磨人之弊，而深悟爵禄一物，真爲困豪傑之樊籠，羈英雄之韁鎖，入其中蓋未有不銷沈壯氣於無形者也。抑吾憂夫今世之士，抵掌奮舌，言論激昂，其氣要亦不可爲不壯。雖然，彼固有樊籠在，有韁鎖在，則豈奈之何哉？同上

傳奇選集　種種文學莫不有選，惟曲界無之。《綴白裘》近是，然其選專爲登場脚本，故不協音律者輒加點竄。如《西厢》一書，原文幾不留隻字，而其點竄處又鄙俚之甚，令人對之氣結。余素願欲網羅古今傳奇數十百種匯刊之，他日果不負斯言，是亦藝林中一佳話，一快談也。同上

相思詞　今之山歌類古之童謡，有絶佳者，如吴歌"做天切莫做四月天，種菜的哥哥要下雨，採桑娘子要晴乾。故老舊人盡説郎偷姐，如今新翻世界姐偷郎"。爲金聖嘆所賞。以余所聞，則《相思詞》亦天地之妙文也。詞如下："相思欲寄從何寄，畫個圈兒替。話在圈兒外，心在圈兒裏。我密密加圈，你須密密知儂意。單圈兒是我，雙圈兒是你。整圈兒是團圓，破圈兒是别離。還有那説不盡的相思，一路圈兒圈到底。"同上

虎囊彈　《虎囊彈傳奇》散見於諸書，如《石頭記》、《綴白裘》者，只《山門》一齣，蓋演《水滸》中魯智深大鬧五臺事。《雨韭盦筆記》嘗載其曾於某處觀演全本，然曲文未睹也。數年來遍求國中各書肆，竟不可得，豈其流落人間者僅存此片鱗隻爪歟？雖然，珍其鱗爪，亦終勝湮没不聞。齣中之尤佳者爲"〔寄生草〕"一闋，今録之："漫揾英雄淚，相離處士家。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，没緣法轉眼分離乍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，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？"入填詞家之手，莽和尚亦文秀乃爾！同上

花旦小旦　袁子才《隨園詩話》云："今人稱伶人女妝者爲花旦，誤也。黄雪槎《青樓集》曰：'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，蓋是女妓之名，非今之伶人也。'漢《郊祀志》，樂人有飾爲女妓者，此方是今之小旦。按古人名稱，往往有至今日仍其詞而異其用者，非獨梨園爲然也，録此亦以供傳奇家研究之助。"同上

空谷香　蔣新畬嘗攜所撰曲本，强隨園觀之，曰："先生只算小病一場，寵賜披覽。"隨園爲覽數闋，賞其中二句云："任汝忒聰明，猜不出天情性。"新畬笑曰："先生畢竟是詩人，非曲客也。商寶意《聞雷》詩'造物豈憑翻覆手，窺天難用揣摹心'。此我十一個字之藍本也。"語載《隨園詩話》。按二句係《空谷香》曲，爲蔣曲九種之一。其曲云："人間一點名，簿上三分命。百歲匆匆，打合窮愁病。勞勞過一生，自擔承，把苦樂閑忙取次經，定教身子隨時掙。想起心兒異樣疼，何堪聽？霜鐘月柝一聲聲。儘由他恁地聰明，也猜不透天情性"與詩話所録小異。同上

顛不剌　《西廂記·驚艷》折："顛不剌的見了萬千，這般可喜娘罕曾見。"金聖嘆批云："言所見萬千亦皆絶艷，然非今日之謂也。"釋義："顛"，張生自指，"不剌"，元時北方助語詞；又或以爲外方所貢美女名；又徐文長以"顛不剌"解作不輕狂。至《牡丹亭·圓駕》折："見了俺前生的爹，即世嬤，顛不剌俏魂靈立化。"《長生殿·彈詞》折："顛不剌，懵不剌，撇不下心兒上。"俱作"顛倒"解。同上

遮莫　"遮莫"二字初見晉干寶《搜神記》："遮莫千思萬慮，其能爲患乎？"蓋猶言"儘教"也。唐人詩每多用之，如"遮莫枝根長百尺"爲李太白句。近人《劫灰夢傳奇》："遮莫是泥犂霎現的吉祥花，遮莫是國民償負的文明價。"又《新羅馬傳奇》："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，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黄戰。"又似作"則怕"解矣。同上

曲名相剿襲　書名往往好抄襲古人，亦是文人一習，小説家尤甚。有《紅樓夢》遂有《青樓夢》；有《金瓶梅》遂有《銀瓶梅》；有《兒女英雄傳》遂有《英雄兒女》；有《三國志》遂有《列國志》。傳奇則《西廂記》之後有《西樓記》，復有《東樓記》、《東閣記》。他如此者，尚不可枚舉。以上浴血生語。

諸曲言情佳構　男女兩異性相感，心理學上之大則也。故文學一

道，無論中西，皆以戀愛居其强半。此不必爲諱，亦不足爲病也。詩詞寫情之什，佳者不少。然綿鬱沈達，盡情極致，尤莫如曲本之易工，蓋文體使然矣。曲本寫男女之事者什居八九，然真可稱戀愛文學之精華者，亦不過寥寥數部而已，此學問自非易易也。今擇録吾所愛誦者數折。解脱者語

其寫懷春嬌憨之態者，泰西文家所謂初戀也。最佳者如《西厢寺警》、《牡丹亭之驚夢》。同上

詞家寫缺憾易著筆，寫團圓難著筆；説多愁多恨易工，説因緣美滿難工。故泛觀諸家，無一能於此處取勝者，惟《桃花扇》之"眠香"，神乎技矣。以《桃花扇》一部最哀慘之書，偏於此處作歡暢極美滿之筆，此文家作勢法也。全折無一語帶感慨時事口氣，直至尾聲三語，猶作極酣滿淋漓之筆。此等章法，非俗子所能道也！同上

西厢舛誤 小説每易舛誤，近人之作，甫脱稿即以付刊，不暇修飾者無論矣。即古人之作，不知幾經修改，復經後人點定者，亦復不免。如《西厢·借厢》齣内，小梁州之贊美紅娘云："可喜龐兒淺淡妝，穿一套縞素衣裳。"金聖嘆批云："縞素衣裳四字粘細，是扶喪服也。"及後文〔耍孩兒〕三煞，追憶雙文之美云："下邊是翠裙鴛綉金蓮小，上邊是紅袖鸞綃玉筍長。"豈扶喪時紅娘既縞素衣裳，雙文獨可翠裙紅袖耶？此雖詞句小道，然細心人視之，自不得不以爲病。雖然，無金氏之批，則其病轉不如是之著也。缺名語

崑腔 元人梁伯龍字辰魚，與魏良輔製作南曲，二人俱崑山人，故名崑腔。戲始於燈影，繼而傀儡，終而京腔。四平腔若崑腔，其最後也。清顧公燮《消夏閑記摘抄》

袁于令著西樓 袁籜庵，名于令，住因果巷。中略其著《西樓記傳奇》，譏吴江沈時同、趙鳴鳳也。因妓穆素徽從沈，而趙爲之撮合，故嘲之。西樓在四通橋，穆舊居也。沈係萬曆丙辰會元，趙係六名會魁，以場中换卷事發，俱黜革，諺云："丙辰會録，斷么絶六"。沈亦作《望湖亭傳奇》，嘲袁麻子。今《金鎖記》、《長生樂》、《玉麟符》、《瑞玉》等傳奇，皆袁所作。同上

湯若士遭陰譴 雲間陳眉公入泮，即告給衣頂，自矜高致，其實日

奔走於太倉相[①]王錫爵長子緱山名衡之門。適臨川孝廉湯若士在座，陳輕其年少，以新構小築命湯題額。湯書"可以棲遲"，蓋譏其在衡門下也。陳啣之，自是王相主試，湯總落孫山。王歿後，始中進士。其所作《還魂記傳奇》，憑空結撰，污衊閨閫。内有陳齋長，即指眉公。與唐元微之所著《會真記》，元王實甫演爲《西厢曲》本，俱稱填詞絶唱。但口孽深重，罪干陰譴。昔有人遊冥府，見阿鼻獄中拘係二人甚苦楚。問爲誰，鬼卒曰："此即陽世所作《還魂記》、《西厢記》者，永不超生也。"宜哉。同上

徐文長 山陰徐文長渭客胡宗憲中丞幕。宗憲平倭寇徐海，遣諜厚賂海所幸妓王翠翹，使説海降。海死，胡納翠翹爲妾。時僑寓僧舍，文長欲窺之。服僧衣帽，自牆外與之戲。宗憲知之怒，悉集寺僧，令翠翹諦視，誤指貌似者，遂殺之。後文長歸，瞥見繼室與僧共卧，手刃之，乃繼室也下獄論死，張太史元汴力解得免。文長作《祝髮記傳奇》爲母壽，母爲之飲泣。又作《禰衡駡曹操》、《月明度[②]柳翠》諸劇，名《四聲猿》。蓋猿喪子，啼四聲而腸斷，文長有感而發焉，皆不得意於時之所爲也。生二子，悉庸才，雅號角心、蔴皮，一傳而絶。同上

宋代社會雜劇名目 國忌日，分有無樂社會。初八日，十二日，十三日。恃田樂、喬謝神、喬做親、喬迎酒、喬教學、喬捉蛇、喬焦鎚、喬賣藥、喬像生、喬教象、習待詔、青菓社、喬宅眷。中略禁中大宴，親王試燈，慶賞元宵，每須[③]有數火，或有千餘人者。全場傀儡[④]、陰山七騎、小兒竹馬、蠻牌獅豹、胡女番婆、踏蹺竹馬、交衮鮑老、快活三郎、神鬼聽刀。清樂社：有數社每不下百人。韃靼舞老番人、耍和尚。斗鼓社：大敦兒、瞎判官、神仗兒、撲蝴蝶、耍師姨、池仙子、女杵歌、旱龍船。福建鮑老一社，有三百餘人；川鮑老亦有一百餘人。宋無名氏《西湖老人繁勝録》

---

① 今校：相，據《涵芬樓秘笈》第二集第八册補。

② 今校：度，原作"渡"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須，原作"社"，同上改。

④ 今校：儡，原作"傀"，同上改。

宋瓦市諸技藝　瓦市。深冬冷月，無社火看，却於瓦市消遣。中略專説史書，喬萬卷、許貢士、張解元。中略散樂，作場相撲，王僥。中略勾欄合生，雙秀才。中略裝神鬼，謝興歌。中略影戲，尚保儀①、賈雄。賣嘌②唱，樊華。唱賺，濮三郎、扇李二郎、郭四郎。説唱諸宫調，高郎婦、黄淑卿。中略談諢話，蠻張四郎。下略同上

湯若士受苦地下　夜坐閲《牡丹亭》，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《牡丹亭》一本。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，未知人語鬼語，意甚不平。竊謂才如臨川，自當修文地府。縱不能遇花神保護，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，令受無量怖苦。豈冥途亦妬奇才耶？内子從旁語曰："當由臨川不幸，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。"余笑頷之。徐曰："若令我作判官，定須覓一位杜小姐，判送氤氳司矣。"清湯傳楹《閑餘筆話》

獅吼記　元人院本《獅吼記》，演陳慥故事。内有《變羊》一齣，乃本《妒記》。京邑士人婦大妒，常以長繩繫夫脚。夫密與巫嫗計，以繩繫羊。婦自咎悔，誓還復本形云云。與院本關目略同，見《藝文類聚》三十五《人部》引。清沈濤《瑟榭叢談》

西厢出於王實甫　近時北詞以《西厢記》爲首，俗傳作於關漢卿。或以爲漢卿不竟其詞，王實甫足之。予閲《點鬼簿》，乃王實甫作，非漢卿也。實甫，元大都人，所編傳奇有《芙蓉亭》、《雙蕖怨》等，與《西厢記》凡十種。然惟《西厢》盛行於時。明都穆《南濠詩話》

趙氏孤兒　世以《史記》趙氏孤兒作雜劇，是以雜劇爲史記也。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，不怪其然也。又或辨其有無者。噫！不足辨也。經曰："趙盾弑其君。"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。盾之善終，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也？邪史氏③之言，不足信者多。明文林《瑯玡漫鈔》

杜玉奇以湯若士《離魂》齣擅名，年六十餘登場，宛是亭亭倩女，絶可憐人也。清戴延年《吴語》

阮大鋮以曲自湔　米堆山人（毘陵薛剌史諧孟自稱米衲）《附記》

---

① 今校：儀，原作"義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卷四道光本改。

② 今校：嘌，原作"嗓"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"氏"字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補。

云:"崇禎癸酉冬,姚孟長先生赴南掌院任,晤間談及大鋮所填詞曲《十錯認》、《春燈謎》。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,曰:'事固有敗於激者,若大鋮此曲,乃思自湔,非思翻局。萬一挺而走險,遏其攀附正人之一線,而明爲仇敵,號召黨羽,濟以譎險,天下事去矣。'其若與張二無諸公,皆以余言爲平。甲戌春,大鋮忽持年家弟刺過予,一見傾倒欷歔,手抱予兒繼貞,稱六世兄弟。予雖訝之,而心憐其夙遊趙忠毅廡下,抑丁艱。在魏閹未横前,或非渠首,何必峻拒,反深其毒?往答拜之,即牽留張筵,出童子演《春燈謎》。酒間娓娓自訴:'吾與孔時仲達厚,他人交搆,致罹黑冤。《十錯認》所以自雪本情,冀公等照覆盆耳。'予乘醉應曰:'世間錯固不止十,但保公自家不錯,何患人錯。'昔人誤答一轉語,墮野狐身,而後賢解之曰:'輾轉不錯,復是何物?'願公從此實之,爲國家起見,勿生仇恨也。"明陳貞慧《書事七則》

阮大鋮所度曲　《韻石齋筆談》云:"崇禎末年,不惟文氣蕪弱,即新聲詞曲,亦皆靡靡亡國之音。阮圓海所度《燕子箋》、《春燈謎》、《雙金榜》、《牟尼盒》諸樂府,音調猗旎,情文宛轉,而憑虚鑿空,半是無根之謊,殊鮮博大雄豪之致。中略聲音之道,關乎氣運,豈曰偶然?"同上

阮大鋮度曲之所　《池北偶談》云:"金陵八十老人丁繼之,常與予遊祖堂寺,憩呈劍堂,指示予曰:'此阮懷寧度曲處也。阮避人於此山,每夕與狎客飲,以三鼓爲節,客倦[①]罷去。阮挑燈作傳奇,達旦不寢以爲常。《燕子箋》、《雙金榜》、《獅子賺》諸傳奇皆成於此。'"《所知録》曰:"大鋮既降本朝,在營中諸公聞其有《春燈謎》諸劇,問能自度否?大鋮即起,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。"同上

荆釵記　傳奇《荆釵記》,醜詆孫汝權。按汝權,宋名進士,有文集,尚氣誼,王梅溪先生好友也。梅溪劾史浩八罪,汝權慫恿之。史氏切齒,故入傳奇,謬其事以污之。温州周天錫,字懋寵,嘗辯其誣,見《竹懶新書》。清施潤章《矩齋雜記》

沈瑶岑與洪昉思齊名　沈丈瑶岑諱玉亮,又字亦村。武康諸生,中

---

① 今校:倦,原作"請",據《昭代叢書》本改。

略於詩古文外，又長於譜曲，與錢塘洪昉思昇①齊名。洪傳而沈不傳，蓋有幸有不幸焉。屢困場屋，有《終葵嚇鬼》曲子。末云："不然俺家在終南，怎不曉得那徑兒捷。"此語巧妙自然。有《鳳池集》，俱載應制詩賦。京師貴人，奉爲帳秘，或非沈丈立言之意。清汪惟憲《積山雜記》

題舞臺聯　朱檢討竹垞《題舞臺聯集》詩句云："古往今來只如此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"上句註小杜，下句註大蘇。鬼門聯："出曰是耶非耶，入曰至矣盡矣。"上句註漢武帝，下句註朱文公，可謂雋妙絕倫。清戴延年《秋燈叢話》

玉尺樓　若下朱公放齐，善指頭生活，工②鐵筆，尤長於填詞。乾隆辛巳秋，遇於蔣秋崖有穀堂中，遂與定交。有米顛之癖，而面遭天黥，絕似世之所謂羊肚石者。時盧雅雨権鹺維揚，新譜《旗亭》、《畫壁》傳奇。傳至蘇，朱酒後閱之，即大加塗抹，正其謬誤，雅雨聞而具禮延致。今《玉尺樓》劇本，是其手筆也。後聞其人某將軍第，爲其佈置園石。間架已竣，持酒登其顛，大呼曰："雲林小子，恨不見我！"失足觸石死。予爲之立傳，許其與石相終始也。同上

長生殿　洪昉思昇，號稗畦，居東里之慶春門。少負才名，尤工院本南北曲。以國子生遊都門，暇取唐人《長恨歌》事，作《長生殿》傳奇。一時勾闌競抄習之。會國忌止樂，貴人邸第有演此者，爲言官所劾，諸人罷職，昉思遂歸，山左趙宮贊執信亦在譴中。趙嘗有絕句云："牢落周郎發興新，管絃長對自由身。早知才地宜江海，不道清歌誤却人。"蓋自悲也。朱檢討錫鬯《酬洪昇》詩云："金臺酒坐擘紅箋，雲散星離又十年。海內詩家洪玉父，禁中樂府柳屯田。梧桐夜雨詞凄絕，薏苡明珠謗偶然。白髮相逢豈容易，津頭且纜下河船。"元人白仁甫有《梧桐雨》雜劇，寫〔雨淋鈴〕一曲，用事可謂工切。昉思後溺於烏鎮，王司寇阮亭挽詩云："送爾前溪去，棲遲歲月多。菟裘終未卜，魚腹恨如何。采隱懷苕霅，招魂弔汨羅。新詞傳樂部，猶聽雪兒歌。"中年欲卜居武康山中，不果。所著《稗畦詩集》，清整有大曆間風格，嘗有"林月前後人，谿花冬夏

---

① 今校："昇"字原脱，據《昭代叢書》本補。

② 今校：工，原作"之"，同上改。

開"之句，世但艷稱其曲子耳。清厲鶚《東城雜記》

琵琶記　元末永嘉高明，字則誠，登至正四年進士，歷慶元路推官，以文行名。方國珍據慶元，避地於鄞[①]縣櫟社，用詞曲自娛。因劉後村有"死後是非誰管得？滿村聽唱蔡中郎"之句，乃編《琵琶記》，以雪伯喈之恥。按今《琵琶》仍是痛詆伯喈，舛悖不倫，不審何云雪恥？清施潤章《蠖齋詩話》

史癡翁樂府　史忠字廷直，金陵人。少不慧，年十七，方能言。忽通詩詞，畫山水木石，縱筆揮寫。性豪俠負氣，不喜近權貴人。與沈石田善。自號癡翁；樓近冶城，署曰卧癡。與客飲酒，沾唇輒醉；醉則搦管爲新聲樂府，略不搆思。有女笄當嫁，婿貧不能具禮；會燈夕，風月佳甚，詭詞攜女觀燈，與其婦送之婿家，呼婿出拜，大噱而去。嘗見其絶句云："癡老平生性僻疏，胸中塵垢半星無。歲寒起坐燒銀燭，寫個江山雪霽圖。"同上

琵琶記　作《琵琶記傳奇》者，或云高明，字則誠；或云高栻，字則成。《竹坨詩話》云："世傳《琵琶記》爲薄倖王四而作，此殆不然，陸務觀詩云：'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技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説蔡中郎。'則自南宋已然，不自元明間也。"按牛丞相即牛僧孺，而中郎之誣，其説不一。元人周達觀《誠齋雜記》云："僧孺有子名繁，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，才蔡生，欲以女弟適之。蔡已有妻趙氏，力辭不得。牛氏與趙相與甚歡，蔡後至節度副使。"鈕玉樵《觚賸》云："僧孺子牛蔚，與同年友鄧敞相善，强以女弟妻之。而牛氏甚賢，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。鄧攜牛氏歸，牛李二人，各以門第年齒[②]相讓，結爲姐妹。"其事本《玉泉子》，作者以歸伯喈，蓋憾其有愧於忠，而以不盡孝譏之也。按《舊唐書》載，僧孺二子蔚、藂，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，藂登開成二年進士第，俱仕爲節度使。《雜記》所云"繁"者，疑是"藂"字之訛。蔚襲封奇章侯，其名尤著，故《玉泉子》遂以爲蔚。而蔡、趙之姓，《雜記》尤爲符合也。又考杜牧之作《牛丞相墓誌銘》，所載五男六女，長男蔚，次叢，次奉倩，

---

① 今校：鄞，原作"瑾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齒，原作"齡"，同上改。

二人皆稚齒。李珏《牛公神道碑》亦曰:"二人未知名。"長女嫁上黨苗愔,次嫁范陽張洙,次嫁常山張希,復次嫁前進士鄧溆,次未笄一人,始數歲,則鄧敞又是鄧溆之訛。要之,小説所言,其爲傳聞,總難取信耳。清汪師韓《談書録》

一捧雪 《一捧雪傳奇》所謂莫懷古者,隱名。若謂莫好古玩,好古如以手捧雪,不可久也。所指乃王忬事。忬字思質,弇州山人世貞父也。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云:"嚴分宜勢熾時,以諸珍寶盈溢,遂及書畫骨董。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,胡宗憲、趙文華以督兵使吴越,各承奉意旨,蒐取古玩,不遺餘力。傳聞有《清明上河圖》手卷,宋張擇端畫,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。鉅富難以阿堵動,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。湯以善裝潢知名,客嚴門下,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,乃説王購之。王時鎮薊門,即命湯善價求市,既不可得,遂屬[①]蘇人黄彪摹真本應命。黄亦畫家高手也,嚴時既得此卷,珍爲異寶,用以爲諸畫壓卷,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。有妒中丞者,知其事,直發其爲贋本。嚴世蕃大慚怒,頓恨中丞,謂有意紿之,禍本自此成。或云:"即湯姓怨弇州伯仲,自露始末,不知然否。"又王襄《廣彙》云:"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,云值千金。忬有臨幅,絶類真者,以獻。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,有所求,爲世貞斥之,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,非真幅也。密以語世蕃,會大同有虜警,御史阿意論劾,世蕃遂告嵩票本,以致論死。《廣彙》所載較略,而情節相同。孫退谷《寓目記》云:"《上河圖》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,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。傳世者,不一而足,以張擇端爲佳。上有宣和天曆等璽,余於淄川士夫家見之。"宋人云:"京師雜賣鋪每《上河圖》一卷,定價一金。所作大小繁簡不一,大約多畫院中人爲之。若擇端之筆,非畫院人所及也。"孫之騄《二申野録注》云:"後世蕃受刑,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,熱而薦之於父靈,大慟,兩人對食,畢而後已。"詩畫貽禍,一至於此。然有小人交構其間,釀成尤烈。按所云詩者,楊椒山死,弇州以詩弔之,爲刑部員外况叔祺[②]告於嵩;所云畫,即此圖也;所云小人,則叔祺[③]湯臣輩耳。

---

① 今校:屬,原作"命",據《昭代叢書》本改。

②③ 今校:叔祺,原作"升旗",同上改。

同上

史磐[①]　史磐[②]字叔考，徐文長之門人，其書畫刻畫文長，即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。長於填詞，如《兼釵》、《合紗》、《金丸》、《夢磊》諸院本，皆盛行於世。余十四歲時，於黄泥橋諸氏園中見之，鬚鬢皓然，年蓋九十餘矣。明黄宗羲《思舊録》

韓上桂　韓上桂，字孟郁，番禺人，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。中略豪爽不羈，其在五羊，伶人習其填詞，會名士呈技，珠釵翠鈿，掛滿臺端，觀者一贊，則伶人摘之而去。在舊院演所作《相如記》，"女優傅靈修爲《文君取酒》"一折，便賚百金。好談兵略，鬱鬱無所試而卒。同上

吴炳　吴炳，號石渠。長於填詞，所著有《西園》、《情郵》、《畫中人》、《療妒羹》、《緑牡丹》，雖多剿襲，而不落俗。徐虞求先生甚不喜之，曰："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。"以三司首領攝餘姚縣事。同上

馮家禎　馮家禎，字吉人。長於度曲，喪亂之際，結爲歌社。時慈人陳謨，以無賴委署寧紹道，好作聲勢，恐喝[③]鄉里。公登場賓白："黄和尚有成親日，豈可人無得意時。莫笑陳謨今富貴，他年情事有誰知。"謨聞之大怒，以他事搆之下獄。獄吏待之頗慢，公即唱"西樓怪相逢"款待，疏節曼聲按拍，無不絶倒。初不知其爲患難也，然每對余言，則無非新亭之淚。同上

錢美恭度曲尋父　董守諭，字次公。是時甬上知名者三人：文虎、履安、次公，而次公又爲别調。東浙既亡，異時舉人争先入仕，皆復會試於本朝，人謂之"還魂舉人"。次公獨稱故官，不見當道。嘗以朱子《發卦義》問余，余爲之疏解於下。曾憶與之看戲，有演《尋親記》者，哀動路人，次公指而謂曰："此錢美恭也。其父與此相類，顧忍而爲此乎？"蓋美恭父錢士驌仕滇中不返，故次公言之。其後美恭決志入滇，而身無一錢，乃買鼓板一副，市鎮之處度曲，卒迎父柩而返。同上

譚宗初，字九子，後改公子，姚江人。善音律，爲人不羈。余於庚寅歲，見其與群少年登場演戲，九子扮綉襦樂道德，摹寫幫閑，情態逼肖。

---

①② 今校：磐，原作"槃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本改。

③ 今校：喝，原作"嚇"，同上改。

同上

金源燕賓歌樂 宋時士大[1]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，自優作而舞遂廢。遼曲宴宋使，酒一行，觱篥起歌；酒三行，手伎入；酒四行，琵琶獨彈，然後食入。雜劇進，繼以吹笙、彈箏、歌擊架樂、角觝。王介甫詩"涿州沙上飲盤桓，看舞春風小契丹"，蓋記其事也。至范致能北使，有〔鷓鴣天〕詞亦云："休舞銀貂小契丹，滿堂賓客盡關山。"則金源燕賓，或襲爲故事，未可定耳。清納蘭成德《渌水亭雜識》

數落山坡羊 《焦仲卿妻》又是樂府中之别體，意者如後之〔數落山坡羊〕，一人彈唱者乎？同上

近世應作近體樂府 曲起而詞廢，詞起而詩廢，唐體起而古詩廢。作詩欲以言情耳，生乎今之世，近體足以言情矣。好古之士，本無其情，而强效其體，以作古樂府，殊覺無謂。同上

三元記 前朝功令最寬，如演戲不許扮歷代帝王聖賢，此載在《刑書》也。若武宗南廵，係當代人主，竟演登場矣。宰相入串本，惟分宜父子最盛，大約皆醜詆之詞。至於商文毅《三元記》尤可笑。别紀載文毅公父爲府吏時，太守遥見吏舍有光，迹之非火。翌日，問群吏家有何事，云商某夜生一子。太守異之，語其父曰："此子必貴，善撫之。"且事非遠代，其家傳誌在人耳目。而院本裝演，種種不經。且公後代人文輩出，何不能舉其坊本而燬之？"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街争唱蔡中郎"作俑者誰是耶？清黎士宏《仁恕堂筆記》

用曲語爲謔 余聞同官巫公巒穉云，其鄉有余君名彦者，與李君名履素者爲舊交。一日，偶值於途，李謔之曰："一春魚雁無消息。"余即起揖曰："義手忙將禮數迎。"崇禎中有馬[2]平葉公瑋令長汀，梁谿王公行可令武平。王緣事論罷，葉往諗之，笑曰："爲甚的武陵音近平。人抱悶悠悠?"王答曰："長亭、同汀短亭，那管人愁悶。"一用《浣紗記》語，一用《玉簪記》語，隨口便給，真雅謔也。同上

優語 吴梅村既仕國朝後，讌集太原王氏。梅村令伶人演《爛柯山

---

① 今校："大"字原脱，據《昭代叢書》本補。

② 今校：馬，原作"高"，同上改。

劇》。伶人於演科白時，大聲對梅村語曰："姓朱的有甚虧負你？"梅村爲之面赤。甲申闖賊之變，大司馬某亦在迎降之列。後官浙中，赴讌西湖，伶人演《闖賊破都城》故事，一人執手板蒲伏道旁自唱："臣兵部尚書某迎接聖駕。"蓋某即座上某也，因悵然不懌，罷酒而去。利禄薰心，廉恥道喪，於鐙紅酒緑之場，作暮鼓晨鐘之喚，二伶殆有心人歟，惜其名皆佚不傳。《蓴廬雜綴》

鹽商梨園之盛　河廳當日之奢侈，乾隆末年首廳必蓄梨園，有所謂院班、道班者。中略道光中，陶文毅改票法，揚商已窮困，然總商黃潆泰，尚有梨園全部，殆二三百人，其戲箱已值二三十萬。四季裘葛遞易，如《吴王採蓮》、《蔡狀元賞荷》，則滿場皆紗縠也。黃之子小園，與余交好。清金安清《觚哉漫録》

吴蘋香女史工詞，嘗作《飲酒讀騷圖》長曲一卷。因繪爲圖，己作文士裝束。廣徵名人題咏，蓋寓"速變男兒"之意也。缺名筆記

優語　某邑令賦性貪鄙，到任後，百計搜括，後以贓罷官。有餞之者，設香案酒筵候道左，令至下輿，與衆周旋。内有三人，著古代衣冠，類優伶。令驚訝問故，三人自道姓名，一爲曹孟德，一爲秦檜，一爲嚴嵩。且云："吾輩生前罪孽深重，死後上帝罰墮九泉之下，永不超生。今蒙父臺將地皮括去數層，使千載幽魂，重觀天日。此恩何以答報？"令聞之，面無人色，不終席而去。同上

百文敏與荷官　桐城光聰諧律元先生，記嘉慶間百文敏公齡總制兩江時，蒐於江西。中丞胡公克家果泉設筵宴之，文敏豐裁峻整，竟日無言，自中丞以下，莫不震慴。次日再宴演劇，有伶人荷官者，舊爲京師菊部之冠，文敏昵焉。是日適登場，文敏見之色動，顧問："此非荷官耶？曷至是，齒亦長矣，無怪老夫之鬢已皤也！"荷官因跪進至膝，捋其鬚曰："太師不老。"蓋用院本貂蟬口白。文敏大喜，爲之引滿三爵曰："爾可謂荷老尚餘擎雨蓋，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！"公字菊溪，故自謂也。是日四座盡歡，校閲軍實，一無舉劾。方東樹植之先生時在中丞幕府，實親見之，頗疑中丞預儲以待，用江南主之待陶穀，文潞國之待何剡故事。按張乖厓帥蜀時，悦一姬，趙清獻亦悦一妓，又何必不以之相擬也？同上

查潘鬥勝　戲劇中演查、潘鬥勝事，甚猥瑣。然實非無因，特流傳之實真耳。乾嘉之朝，禾中殷富首以王江涇陶氏爲鉅，此外則推查氏。查以天津鹽務敗歸，猶存數百萬。中略查小山有圻，即聲山宫詹之曾孫，由天津鹽務起家，祖父皆仕宦鼎盛，與朝貴多至親，一時煊赫無比。年甫四十，遽卒。計平生揮霍，殆不下六七千萬，故俗呼曰"遮半天"。中略嘉善金眉生安法廉訪筆述。同上

朱四芬唱曲　《癸辛雜識續集》載高疏寮守括日，有籍妓洪渠者，慧黠過人。一日，歌《真珠簾詞》，至"病酒情懷猶困懶"，使之演其聲，如病酒而困嬾者，疏寮極稱賞之。適有客云："卿自用卿法。"高因視洪云："吾亦愛吾渠。"遂與脱籍而去。道光時，都中有蘇旦朱四芬者，年十四，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並稱第一花。因劉長一歲，人又呼朱爲亞紅。有倪姓者，入都應京兆試，狎之。一日，開筵宴客，令朱佐觴，柔情綽態，四座盡眙。命之歌藏舟劇〔山坡羊〕一曲。此曲本哀感者，起句即曰："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。"朱慮聽者不歡，櫻喉乍啟，一笑嫣然。客有褒周郎癖者，乃口占一絶調之曰："看花燈下愛花明，花爲人看花有情。粉面春風年十四，樽前笑唱淚盈盈。"朱曰："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？"因又唱跌包劇〔紅衫兒〕一曲，嫩喉凄凉，神色慘至，合座傾聽，不覺泣下。倪至挽其頸勿令再唱，而前客亦傾倒備至矣，聲色惑人，真無所不至哉！其後倪留滯都門，爲朱傾家，身染沉痾，不三月而卒。然病中朱僅一往視之。同上

臨川夢　蔣心餘作《臨川夢傳奇》，極詬陳眉公之爲人，且於湯陳交惡之由，言之頗詳。然晚香堂中題《牡丹亭》一跋，有"楊用修長於論詞，而不嫻於造曲。徐天池《四聲猿》能排突元人，長於北而又不長於南。獨臨川以花間蘭畹之遺，兼擅其長"云云，其推崇臨川至矣。至"化夢還覺""化情歸性"等語，亦能道出《牡丹亭》之本意。觀此則眉公當日，固尚與臨川相厚。空梁泥落，漸結怨嫌，名士忌才，正復何所不至！况琛《花簾塵影》

西樓記　俞曲園《小浮梅閑話》及《茶香室三鈔》，均述《西樓記傳奇》事，但知爲袁籜庵因名妓穆素徽而作。即所引之《隨園詩話》、《如是我聞》及《顧丹五筆記》等書，亦皆語焉不詳。吴江袁漫恬《書隱叢説》曾

記其事，頗足補曲園之闕。先是吴江有沈同和者，以財雄一鄉，凡新到妓女，必先晉謁。中略乃作《西樓記》以寄慨云，漫恬與籜庵相去未久，又記載其本邑之事，當較他書爲可信也。缺名筆記

弔桃花曲　予友趙瑾叔瑜，錢塘人，入籍武康，補博士弟子員。少時雅擅填詞，撰有《青霞錦》、《翠微樓傳奇》數種。與洪稗畦齊名。中年喜作釋氏裝，自稱綉衲頭陀。不飲酒食肉，又不言釋氏之學。不肯俯仰於人，家雖貧，泊如也。記康熙庚辰三月夜，大風雨，至黎明，聞扣門聲甚急，啟視之，則趙也。著屐而來云："天公如此，桃花摧殘可知矣！吾欲往六橋弔之，君能偕我行乎？"予適小疾畏風，辭之，瑾叔遂獨行。抵暮仍過我，急索筆，寫《弔桃花曲》五闋見示。音調淒惋，真有情人也。予亦倚其聲而和之，今録趙作於後。〔山坡羊〕誰繪就河陽圖畫，却向這西湖懸掛。怪宵來狂風不休，看紛紛紅雨漫天下。假若是攀折他，被催花御史拿。到而今禁不住鸚哥，只把東風罵。何事天公見識差？波查，葬西施向水涯；烟沙，嫁王嬙不返家。〔皂羅袍〕十里虹[1]橋緊跨，總抛開旖旎，掃盡繁華。長隄那得錦屏遮，穠香一路由人踏。珠零玉碎，蘭舟慢撵，紅愁紫怨。春醪慢賒，淚蘇蘇，怎禁得千行下？〔解三酲〕貴客來，辜負了軒車駟馬；富家來，消停起檀板琵琶；才子來，詩成空返玄都駕；美人來，休認做玉真家；緇流[2]來，何曾悟得三摩義；羽士來，未必燒成九轉砂。有一種狂逞輩，癡呆煞，肚皮裹惟知飲啖，耳朵裹只聽喧嘩。〔玉抱肚〕吾心牽惹，急孜孜憐花惜花。把一杯澆向花前，花知道，可能鑒咱，日之夕矣不歸家。恨不得坐到黄昏再哭他。〔皂角兒犯〕六朝春，總屬虚花；三月景，一番閑話。説甚麽絳雪胡麻，想都是塵埃野馬。没相干，抛開罷。眼乜[3]斜，枝頭還剩一些些。風休刮，雨莫加，殘春尚值千金價。〔尾聲〕人生難得長瀟洒，費幾杯浪酒與閑茶。你看宋苑秦亭，又增一番新緑也。清徐逢吉《清波小志》

緑牡丹　《緑牡丹傳奇》係明末烏程温體仁介弟育仁倩人所作。時

---

① 今校：虹，原作"紅"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流，原作"絲"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乜，原作"刁"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。

復社聲勢甚盛，育仁作此書，詬誚張天如輩，卒以此，致婁江、烏程，顯開大隙，詳見張秋水《冬青館集》。及陸桴亭《復社記事》，秋水謂是書係三百年國社所關，一莖草現丈六金相，不可以宋元雜爨少之。覺阿開士《書〈壯悔堂集〉後》四絶，其末曰："少日閑情悔最難，傾城名士兩相歡。傳奇争愛《桃花扇》，誰唱温家《緑牡丹》？"亦深致傾慕之意。乃流傳絶少，不克與《燕子箋》、《十錯認》等同邀後人評賞，亦文字之一厄也。况穉《花簾塵影》

新嫁娘一半兒　馮晏海雲鵬先生，吾通名宿也。著有《紅雪詞》行世，末有《新嫁娘》十六首，風光旖旎，將新婦狀態，描摹盡矣。其詞調寄〔北一半兒〕，兹録其最佳者如下：（一）"寶奩裝就待春風，鴛枕鴛衾色色紅。怎樣魚游春浪中，覷朦朧，一半兒疑猜一半兒懂。"（二）"花輿燈火簇雲霞，泣别娘行並阿爺。執手叮嚀休憶家，聽啞啞，一半兒真啼一半兒假。"（三）"華堂花燭忒多儀，鼓樂喧闐儐相齊。站拜成婚雲鬢低，步難移，一半兒心驚一半兒喜。"（四）"催妝促起望朝雰，淡畫春山兩鬢分。艷艷天仙無比倫，可銷魂，一半兒新紅一半兒粉。"（五）"旋來賀客鬧盈門，綉幔争窺花樣身。謔浪生春如不聞，任評論，一半兒心煩一半兒哂。"（六）"不言不語看香燒，陪嫁雙雙伴寂寥。暗想懽情如昨宵，意摇摇，一半兒難禁一半兒好。"（七）"清晨梳洗問翁姑，罷綉停針一事無。晝静惟聞烏鵲呼，待兒夫，一半兒清閑一半兒苦。"（八）"小姑翻看枕紅羅，枕上誰開並蒂荷。帶笑回言流目波，便如何，一半兒他人一半兒我。"（九）"小時獨宿不關情，徹夜酣眠直到明。自有同情人唤卿，怎安寧，一半兒迷蒙一半兒醒。"（十）"碧梧新占鳳凰儔，坐并花陰寢並頭。半夜遲歸心便愁，望凝眸，一半兒思眠一半兒守。"（十一）"兒家家住鳳橋西，門外垂楊水拍堤。屈指歸寧三日期，兩難離，一半兒爹娘一半兒你。"渴睡漢語

荆釵記　傳奇《荆釵記》醜詆孫汝權。按汝權宋名進士，有文集，尚氣誼，王梅溪先生好友也。梅溪劾史浩八罪，汝權慫恿之，史氏切齒，故入傳奇，謬其事以污之。温州周天錫，字懋寵，嘗辨其誣，見《竹懶新書》。缺名筆記

題蘭花卷子曲　楊小坡茂才工填詞，有爲王某題秦淮女史吴瑞雲

《蘭花卷子》南北曲一套。聲調蒼凉，借題感興，置之《曲譜》中，不減玉茗風韻也。〔正宫端正好〕莽天涯，人何處？望江南榛[①]棘荒蕪。花心更比人心苦，是一篇[②]著色的《離騷賦》。〔滚綉球〕想當初十二闌干簾影疏，三五中秋月影孤。看樓外垂楊一樹，把長橋遮得模糊。甚文章大小蘇，甚神人大小姑。喬珠娘烟花寨主，俊王[③]郎曠代才無。那管他桃花竟日隨流水，端的是寒雨連江夜入吴[④]，對晝蘭媚影親摹。〔脱布衫〕你是個阮藉窮途，他是個卓氏當爐。鍾情的夢兒中陽臺遇雨，傳神[⑤]的畫兒中空山泣露。〔小梁州〕那時節院落沈沈日影晡，他爲你滴翠調珠[⑥]。還有個可人捧硯，是掌中珠，迴眸顧花也病難扶。〔么篇〕怎地中隱隱鳴金鼓，眼睁睁斷梗江湖。血染了石頭城，屍填了桃葉渡。你尚有生綃一幅花，不共人枯。〔上小樓〕一霎時香簾綉幕，都變了幾堆黄土。再休提風雨秋燈，烟波畫船，詩酒狂徒。看棲烏，聽啼蛄，野花無主，享一點畫蘭名天還嫉妒。〔么篇〕則爲你名魁花譜，花爲香祖。俺也曾裘點鷫鷞，裙潑胭脂，帳掩珍珠。倡家雛，酒家胡。緩歌慢舞，只落得鬱蒼蒼斜陽滿樹。〔耍孩兒〕王郎啊你當年箏笛鳴秋浦，剷一片蘆花舞絮。抽刀殺賊竟何如？破青衫依舊寒儒。留得個一叢香草三生石，最傷心滿地飛灰萬卷書。吃緊的相思譜，雖則是無人可賞，却怎生有口難餬。〔五煞〕深惜你倦吟花詩句香，醉談兵膽氣粗。大人藐視終難遇，禰衡不肯遊江夏。西子何曾去五湖？目斷臺城路。似你這深山小草，怎難忘野水殘蒲？〔四煞〕最愛你亂排場不讓人，風頭銜衆口誣，薰蕕雜處心良苦。這壁厢八公草木新烽火，那壁厢六代江山舊畫圖。一卷朝和暮，猛想起悲歡離合，塗抹些也者之乎！〔三煞〕堪笑你謅塗山眼界空，弔荆人獨自哭。蘭魂吹入琴堂幕，説什麼黄衫傾倒真名士，他也曾紅拂私奔莽丈

---

① 今校：榛，原作“荆”，據《蕉軒隨録》中華本改。
② 今校：篇，原作“编”，同上改。
③ 今校：王，原作“玉”，同上改。
④ 今校：吴，原作“湖”，同上改。
⑤ 今校：神，原作“情”，同上改。
⑥ 今校：珠，原作“朱”，同上改。

夫。一瓣心香炷，怎當日飄零蕩子，又做了勇敢狂奴。〔二煞〕可恨你破蒲團坐得拘，舊青氈守得愚。怎十家姊妹將人誤，江淮才子名雖重，脂粉嬌娃骨已枯。大劫皆天數，可記得紅巾搵淚，緑酒提壺。〔一煞〕俺勸你謝風情多讀書，覓生涯且濫竽。黄金杜牧人争鑄，只爲你深深香霧迷蝴[①]蝶。因此上苦苦春風叫鷓鴣，一唱君當悟。似這般情苗恨蕊，到不如永斷根株。〔尾聲〕知君牽夢魂，代君訴肺腑。可憐曲誤無人顧，我待要請正[②]蘭花花不語。清金夷《霞綺篇》

遼曲宴宋使歌樂　遼曲宴宋使，酒一行，觱篥起歌；酒三行，手伎入；酒四行，琵琶獨彈，然後食入。雜劇進，繼以吹笙、彈箏、歌擊架樂、角觝。王介甫詩："涿州沙上飲盤桓，看舞春風小契丹"蓋紀其事也。清吴長元《宸垣識餘》

史騾兒歌曲　金大定十三年四月，上御睿思殿，命歌者歌《女直詞》。顧謂皇太子諸王曰："朕思先朝所行之事，未嘗暫忘，故時聽此詞，亦欲汝輩知之。"至治間，燕人史騾兒善琵琶，蒙上愛幸。上使酒，無敢諫者。一日御紫檀殿飲，騾兒歌《殿前歡》曲，有"酒神仙"之句，上怒，叱左右殺之。後悔曰："騾兒以酒諷我也！"同上

張怡雲　張怡雲，大都名妓也。居海子上，能詩詞，善諧笑，名重京師。趙松雪、商正叔、高房山爲寫《怡雲圖》以贈。姚牧庵閻静軒每於其家小酌，嘗佐貴人行酒。姚偶言"暮秋時"三字，閻命怡雲續而歌之。張應聲作《小婦孩兒》，且歌且笑曰："暮秋時，菊殘猶有傲霜枝，西風了却黄花事。"貴人曰："且止！"遂不成章。又有《寄姚征衣詞》云："欲寄君衣君不還，不寄君衣君又寒。寄與不寄間，妾心千萬難。"人多傳之。同上

洛陽橋記　兔兒山即旋磨臺，天啟乙丑重陽，車駕臨幸。鐘鼓司邱印執板唱《洛陽橋記》〔攢眉黛鎖不開〕一闋。次年復如之，宫人相顧，以其近不祥也。陳悰詩："美人眉黛月同彎，侍駕登高薄暮還。共訝洛陽橋下曲，年年聲繞兔兒山。"同上

倒喇　《倒喇》，金、元戲劇名也。似俗而雅，錢塘陸次雲《賦滿庭芳

① 今校：蝴，原作"胡"，據《蕉軒隨録》中華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正，原作"證"，同上改。

詞》云："左抱琵琶，右持琥珀，胡琴中倚秦筝。冰絃忽奏，玉指一時鳴。唱到繁音入破，龜兹曲盡作邊聲。傾耳際，忽悲忽喜，忽又恨難平。舞人矜舞態，雙甌分頂，頂上燃燈，更口噙湘竹。擊節堪聽，旋復迴風滚雪，摇絳蠟故使人驚。哀艷極，色飛心駴，四座不勝情。"按朱竹垞、查初白俱有《觀倒喇詩》，茫不知爲何技。讀此詞，有如目擊，洵乎詩難狀而詞易工也。徐華隱云："此等題極宜留咏，以補《風俗通》之所未載。"今都中此技無有矣。同上

誇大黄鶯兒　山東士人某，語多誇大，本無知識，人多哂之。嘗語及大樹曰："我鄉一樹，大無可喻者，蓋經四千歲之久矣！"詢爲何代物，曰："傳爲趙宋時物也。"聞者絶倒。好事者乃括其平生之語，集爲一曲，曰〔黄鶯兒〕，以爲談柄云。曲曰："宋樹四千年，熟楊梅朱陳縣，一驢日走三千站。十套史全，百斤鯉鮮，三千馱子金剛鑽。更誇天，賊來吃餅，一頓打三千。"清景星杓《山齋客譚①》

吴中戲院之始　吴縣王鶴琴先生耆年碩德，與談吴中掌故，則掀髯抵掌，如數家珍。嘗詢以吴中戲院之肇始，先生云："明末尚無此，款神宴客，侑以優人，則於虎邱山堂河演之。其船名捲梢。觀者别僱沙飛、牛舌等小舟，環伺其旁，小如瓜皮。往來渡客者，則曰蕩河船。把槳者非垂髫少女，即半老徐娘，風流甚至。或所演不洽人意，岸上觀者輒抛擲瓦礫，劇每中止。船上觀客過多，恐遭覆溺，則又中止。一曲笙歌，周章殊甚。雍正間有郭姓者，始架屋爲院，人皆稱便，生涯甚盛。自此踵而爲之者至三十餘家，捲梢船於是遂廢。"孫毓修《绿天清話》

録鬼簿　元人鍾醜齋集當時顯宦名公製曲行世者若干人，爲《録鬼簿》。其自序有云："人之生斯世也，但以已死者爲鬼，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。"特一間耳，其言痛矣。慈谿邵元長題〔湘妃曲〕於後曰："高山流水少人知，幾擬黄金鑄子期。繼先既解其中意，獨恨相逢何太遲。示佳篇古怪新奇，想達士無他事。録名公紛紛如鬼，嘆人生不死何歸？"讀至末句，如三更魚鼓，半夜霜鐘，唤醒癡人不少。繼先，醜齋字也。同上

碧桃記　客有讀《碧桃記》而不知其人者，予按此記爲金谿吴嵩梁

---

①　今校：譚，原作"話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本改。

而作。嵩梁自號蓮花居士，嘉道間以詩鳴，卓然爲江西鉅子。宦遊京師日，有水西女子岳緑春者，姿容明惠，畫墨蘭，有韻致，亦善小詞，有句云："花有美人香，樹影玲瓏畫粉牆。"一時誦爲清照再生，淑真易世。博士雅慕之，詣其居，值緑春菱鏡匀妝，杏腮初點，乃貽以碧桃一枝，女受而簪之。俄有以重聘聒其母者，女恚甚，謂母曰："兒已簪吴氏花矣！"及歸，博士築聽香館以居之。月窗並坐，影飄連理之裾；花徑偕行，香浣合歡之帶。博士嘗咏西樵"姬人水檻焚香侍，秋響扁舟抱膝吟"之句以自寫，則其艷福可知矣。陸祁生爲作《碧桃記傳奇》，以誌韻事。歡娱不久，而彩雲遽散，良會不常。博士深情人，當亦披此記而益深哀蟬落葉之思也已！同上

長生殿　孔東塘《桃花扇》成，而桃源洞主田舜年已教家姬合演。餘如《西堂樂府》、《湖上傳奇》，莫不朝成稿本，夕布管絃，皆文人之幸遇矣。而洪昉思之《長生殿》，則山西亢氏爲寘衣飾器用之費，至費鏹五十萬兩，始得歌喉一囀，座客稱善。同時江淮某大吏，亦演此劇，其門客項生，爲之布置，所費亦數十萬。見《樊榭山房集》。文人寓言，好事者致不惜傾産以點綴之，然則《長生》一曲，貽誤白頭，作者亦可以無憾。同上

帝女花　《倚姓樓》傳奇〔帝女花中朝鬨〕一齣，四邊静云："大明結局堪傷悼，帝和后盡丢掉。我曹本舊人，見了心多跳。因此奏求我主們把太子封了，皇陵蓋好，還要乞爺爺替前朝開個弔。"讀之令人破涕爲笑，劇中以魏學濂爲降賊，則殊誣。同上

緑牡丹　覺阿開士有《書〈壯悔堂集〉後》四絶句曰："少日閑情悔最難，傾城名士兩相歡。傳奇最愛《桃花扇》，誰唱温家《緑牡丹》。"隸事頗新僻，或詢《緑牡丹》出處，余案婁東陸桴亭《復社記略》曰："當天如之哀集國表也。"中略天致如《十錯認》、《燕子箋》，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，而語語譏切社長，極喜笑怒駡之致。宜媿庵當日厲禁之，要其詞藻有不能没者云云。以上録葉調生先生《鷗波漁話》。明末黨人互相傾軋，乃以院本爲武器，亦一談助也。今其書不傳，坊間所刊《緑牡丹》，非傳奇體，且不堪卒讀，當是别一書，而襲其名者耳。《小説月報》補白

徐巨源劇本　李太虚，南昌人，吴梅村座師也。明崇禎中爲列公，

國變不死,降李自成。清定鼎後,乃脱歸。有舉人徐巨源者,其年家子也,嘗非笑之。一日,視太虚疾,太虚自言病將不起,巨源曰:“公壽正長,必不死。”詰之,則曰:“甲申乙酉不死,則更無死期,故知公之壽未艾也。”太虚怒,然無如何。巨源又撰一劇,演太虚及龔芝麓降賊後,聞清兵入,即逃而南,至杭州。爲追兵所襲,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胯下。適夫人方月事,迨兵過而出,兩人頭皆血污。此劇已演於民間,稍稍聞於太虚。適芝麓以上林苑監,謫宦廣東,過南昌,亦聞此事。乃與太虚密召歌伶,夜半演而觀之。至兩人出胯下事時,血淋漓滿頭面,不覺相顧大哭,謂名節掃地至此,夫復何言?然爲孺子辱至此,必殺以洩忿。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,刺殺之。事載《甌北集》中。云聞之蔣心餘者,則其書已不傳矣。同上

誤讀曲文　嘗偕某某觀劇,伶人演搶繖曰:“萬古千秋雨又來。”甲曰:“萬古千秋,詞意大謬,當改爲萬點千絲。”乙曰:“以文字斠之,疑是萬苦千愁。”坐人爲之擊節嘆服。後檢示古曲本,果如乙言。余謂誤讀書,亦一適意事也。如乙改本,便死於言下。以此推之,曲文有“有朝得了天和下,你做朝來我坐庭”之語,若一一求其詞旨之安,必勿能有此趣味矣!懺綺主人《風月閑情》

曲海揚波卷二

吴蘋香題小青墓曲　陳雲伯爲小青、菊香、雲友修墓於西泠，徵諸題咏，彙而刻之，顔曰《蘭因集》。仁和吴蘋香藻有南北曲一套。蘋香詞名最著，《花簾》一集，嗣響易安，曲亦頡頏倚殘。兹録〔步步嬌〕："金粉難銷湖山路，草緑裙腰露。荒陵落日初，一片傷心，美人黄土。何處弔靡蕪？把香名一例兜①從頭訴。"〔醉扶歸〕："一個葬秋墳冷唱逋仙句，一個對春山閑臨《西子圖》，一個簾垂畫閣緑陰疏。怎蓮胎生迸的蓮心苦？最憐他寒②膏冷翠强支吾，最傷他蘭因絮果難調護。"〔皂羅袍〕"日日畫船簫鼓，問湖邊艷迹，説也模糊。桃花三尺小墳孤，棠梨一樹殘碑古。春烟楊柳，秋風荻蘆；粉痕蛺蝶，紅腔鷓鴣。玉鈎斜誰把這《招魂》賦。"〔好姐姐〕有個謫仙人，轉蓬萊故都，愛一帶青山眉嫵。平章花月，把嬋娟小傳摹；詩禪悟，重留片石將情天補，欲倒狂瀾恨海枯。〔尾聲〕珊珊環珮歸來否？早註入碧城仙簿。則問他曾向詩人下拜無？近人王西神《然脂餘韻》

鵑紅記　吴蘭雪《香蘇山館集》云："嘉慶六年，富莊驛有蜀中女史鵑紅題壁詩六首，趙君野航見而和之，且爲譜《鵑紅記》院本八齣。"同上

紫芝記　王漢章《陽秋賸筆》云："宣統初元，再至白下，時與鄉人張雙圓遍訪金陵古迹。中略張君尤好探奇，一日獨遊，宿靈谷寺僧房。中略與寺僧坐談廡下，見大樹根處，熠燿有光，中略僧言彼處將生菌矣。中略相傳洪楊之役，石城既下，有宫娥十許人，被掠至此，不屈而縊於樹，中略以故樹下時生紫菌，朱殷如血，張君因於黑夜折之。中略又數日，張君夜夢緑衣少女十餘輩，匍匐來謝之。既寤，中略譜爲《紫芝記傳奇》。同上

---

① 今校：兜，原作"兒"，據《民國詩話叢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寒，原作"零"，同上改。

頳綃恨 《頳綃恨傳奇》，墨香詞客撰。本事略取龔瑤人所爲詞《瑤台第一層》中註，某侍衛原序所云，某王孫與中表某氏及婢杏兒事。王孫初別某氏，暗以頳綃巾納氏枕中，後婢竟以此殉氏葬。同上

聲曲原委 常與吾兄論聲曲原委，三代以上，歌舞二者，絕不相蒙，干羽笙歌，各有其曲。下及宋、元，舞曲盡失。而詩詞屢更，五言七言，日趨工巧。長短句之體興，而有詞之小令，由小令而衍長之，詞牌遂不可勝舉。南渡之際，文人好俗言，而曲始盛行，一時士大夫無不擅顧曲之能，然猶未演之爲劇也。金世供御，有四厢樂，其兩厢，舞樂也。男名末泥，女名旦兒，凡合樂，號曰連厢。舞者皆依曲句而舞，然猶歌者自歌，舞者自舞。至元世，始歌舞皆出一人，通場陪襯而不唱，號曰北曲。至明世，始通場合唱，號曰南曲。而關節益繁，鋪場白講，所謂靡靡之樂，淫哇亂志者，職此之謂。自唐以來，供奉雜劇，類今茶肆中說書。一人升座設論，一人從旁問答，諢諧出之，其隱切時事，見之正史，號曰譎諫者甚多。其原出於滑稽之流，與聲曲截然兩途。舞曲之詳，雖不可知，其略尚可意求。天寶時，象馬教舞大會皆能應節，以意度之，則歌舞相應，未必始於金之連厢，蓋唐世已然矣。趙惠甫《能静居筆記》

西厢與牡丹亭之較 閱《南西厢》一過，友人好《西厢》者，争以爲《牡丹亭》勝《西厢》，是真不讀書人語，是真不解世情人語。夫情生文，文生情，情不至則文不成。其爲文雖絕麗之作，而其言無所附麗，譬如摶沙作飯，無有是處。雙文之於張生，其始相愛悦而已，中則患難之交，終則有性命之感，然後踰禮越義，以有斯文。其情淳摯深厚，至不可解，淪肌浹髓，耐人曲折尋味。故夫雙文之於張生，不得已也，發於情之至者也，情至而不得遂，將有死生之憂。人實生我，而我乃死之，死之仍不獲於義也，於是有行權之道焉。君子之所寬也，若《牡丹亭》則何爲哉？陡然一夢，而即情移意奪，隨之以死，是則懷春蕩婦之行檢，安有清净閨閣如是者？其情易感，則亦易消，入之不深，則去之亦速。拈題結意，先已淺薄，如此雖使徐、庾操筆，豈能作一好語？今見其艷詞麗句，而以爲彼勝於此，是尚未知人情，安足以言讀書？同上

度曲音義 《班史》元帝自度曲，瓚曰："歌終更授其次，謂之度曲。"

張衡《舞賦》曰："度終復位，次授二八[①]。"應劭曰："自隱度作新曲，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。"師古曰："二説皆是也。度音大各反。"愚案瓚説未安。《玉篇》："度又過也。"度曲，或當如應説，謂自作新曲，而自歌之，以次終其曲也。即如張平子賦語，亦云"度終復位"。明言度曲既終，然後更授其次。則度字當作唐故切，即次授之義，亦當爲唐故音，不得音大各反。惟應説乃得音大各反，恐顔説亦未必盡然。清徐昂發《畏壘筆記》

嵇留山　嵇留山才最敏速，而性又機警，在幕中輒倡和爲樂，所著醫書，盈尺積几。尤擅音律，製小劇，引喉作聲，字字圓潤。逆旅之中，藉以遣懷導鬱，雖骨肉兄弟，無以過也。清徐旭《閩中紀略》

岳端製揚州夢　宗室紅蘭主人岳端嘗自製《揚州夢傳奇》，徧招日下諸名流賞之。有少年王生善集唐，即席詩成，結句云："十年一覺揚州夢，唱出君王自製詞。"主人大喜，以黄金十四鋌、白玉巵三奉酒爲壽，曰："一字一金也。"生受酒，以金分給梨園，曰："同沾君惠。"主人號玉池生，善畫，又號東風居士。因有"東風無力不飛花"句，爲輔國將軍博問亭爾都所賞也。清查爲仁《蓮坡詩話》

史閣部勤王齣　沛縣閻古古爾梅號白耷山人，赴史道鄰閣部聘。時值興平伯高傑爲許定國所殺，古古勸閣部往鎮撫之。閣部勿聽，且退保維揚。古古遂以書投之而去。後於廬州見傳奇，有史閣部勤王一闋云："元戎親帥[②]五諸侯，不肯西征據上游。今夜廬州燈下見，還疑公未死揚州。"又："綉鎧金鞍妃子妝，興平一旅下河陽。猿公劍術無人曉，驚道筵前舞大娘。"此指高傑婦，即李自成妻。同上

匿峰廬諸伶　冒巢民晚築一室曰匿峰廬。每燕集名流，必出歌童演劇。有楊枝、秦簫、徐郎諸人。徐郎名紫雲，色藝冠絶流輩。瞿有仲詩云："秦簫爲歌楊枝舞，就中紫雲尤媚嫵。"楊枝之子名小楊枝，亦歌童也。同上

---

① 今校：八，原作"人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道光本改。

② 今校：帥，原作"率"，據《清詩話》上海古籍本改。

商盤精音律　商蒼雨編修盤號寶意[1]，精音律。升庵琵琶，對山腰鼓，兼其風致。乙卯秋入都，路經水西莊，余出歌者演劇。蒼雨留詩曰："上略妙高臺上好風光，值得東坡醉一場。解唱幾時明月有，元郎本是舊袁郎。""水西秋景未凋殘，送客留情坐夜闌。惱亂好花紅著眼，不教攀折只教看。"後二首指元郎也。昔東坡命袁綯歌"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"之句，是日元郎度曲，毛郎叠奏，寶意自吹紫簫和之。同上

演長生殿詩　吴東壁司馬有《于斯堂踏燈詞》十二首，風調絶倫。記其二絶云："上略怪他鮑[2]老太郎當，三五優童聚廣場。舞罷霓裳妃子笑，紅橋原有李三郎。"時演《長生殿》故云。同上

演長生殿得禍詩　洪昉思以詩名長安。交遊燕集，每白眼踞坐，指古摘今，無不心折。作《長生殿傳奇》，盡删太真穢事，深得風人之旨。一時朱門綺席，酒社歌樓，非此曲不奏。好事者借事生風，旁加指斥，以致秋谷、初白諸君，皆挂吏議。此康熙己巳秋事也。秋谷贈初白詩："與君南北馬牛風，一笑同逃世網中。"初白答以"欲逃世網無多語，莫遣詩名萬口傳。"又云："竿木逢場一笑成，酒徒作計太憨生。荆高市上重相見，摇手休呼舊姓名。"後庚寅九日，郭于宫在花密居招同人社集，演《長生殿傳奇》，初白老人不及赴，以二絶句答之云："曾從崔九堂前見，法曲依稀餤段傳。不獨聽歌人散盡，教坊可有李龜年?""上客紅筵興自酣，風光重説後三三。老夫别有燒香曲，憑向聲聞斷處參。"感慨係之矣。洪有集名《稗畦》，竹垞贈洪詩云："梧桐夜雨詞凄絶，薏苡明珠謗偶然。"亦實録也。同上

桃花扇題詞　孔東塘學博尚任號云亭山人，用侯方域、李香君事作《桃花扇傳奇》。其間朝政得失，文人聚散，皆確考時地，全無假借；與《長生殿》盛行於時。德州田山薑雯題詞云："一例降旗出石頭，烏啼楓落秣陵秋。南朝賸有傷心淚，更向臙脂井畔流。"鐵嶺陳于王云："玉樹歌殘迹已陳，南朝宫殿柳條新。福王少小風流慣，不愛江山愛美人。"宋牧仲云："血作桃花寄怨孤，天涯把扇幾長吁。不知壯悔高堂下，入骨相

---

① 今校：意，原作"慧"，據《清詩話》上海古籍本改。

② 今校：鮑，原作"雖"，同上改。

思悔得無?”陳定生、吴次尾名士鎮周旋，狎客追歡向酒邊。柳敬亭、蘇崑生。何意塵揚東海日，江南留得李龜年。同上

沈起鳳所著傳奇　沈蕡漁名起鳳，吴縣人。工詩，長於詞曲，所著《才人福》、《報恩緣》、《伏虎絽》等劇，傳播歌場，時伶爲之增價。里中菊部師，直欲範金事之。下略。清戴延年《摶沙録》

蔣培所著傳奇　蔣秋崖名培，長洲人。風懷跌宕，雅有樊川之目。酒旗歌扇間，不可無此人。所著傳奇有《玉蟠桃》、《桃花夢》諸種，《姑蘇鞠枝詞》百首。簡齋袁太史題以“兩絶”，中略夢堂英相國亦曾爲題照。下略同上

朱介精音律　朱稗畦名夰，浙江長興人。詩詞工雅，擅指頭生活，而音律之精，當世尤罕其匹。時山左盧雅雨先生榷鹾邗上，製《旗亭畫壁傳奇》，稗畦輒加塗乙，爲之正其宫譜，雅雨聞之，具禮延致。復爲其譜《玉尺樓》劇本，雖不得與《玉茗》争工，於我朝洪、孔兩家，實堪鼎峙。後聞其於某藩邸中，爲布置園石。間架已竣，即持酒登其顛，大呼曰：“雲林小子，恨不見我!”竟失足觸石死。同上

曲經　馮松恬名克鞏，浙江嘉善人。四庫館議敘得官，工書法，能度新聲。著有《曲經》一編，審音定律，分寸合度，歌場老教師無以難焉!同上

六如亭　徐蓀畦名觀壎，元和人。習刑法家言，屢遊大幕。尤以謹慎自持，取信於名公鉅卿，故所至争爲倒屣。在粤東時，曾譜《六如亭傳奇》，播之歌場，爲玉局朝雲，重開生面。一時傳爲韻事，而先生亦以此自鳴得意云。同上

鈕樹玉精曲律　鈕匪石名樹玉，洞庭山人。能詩，精曲律。同上

鳴鴻度　查孝廉晚益耽聲伎之樂，家蓄[①]女伶，並一時妙選。嘗自製《鳴鴻度》等新樂府，登場搬演，視湯玉茗所云“傷心拍遍無人會，自掐檀痕教小伶”者，未免生黨姬之妒矣。厲樊榭云：“查家旦色，皆以些爲名，故毛西河有‘祇有柔些頻顧影，猜[②]人不欲近闌干’之句。”清吴騫《拜

① 今校：蓄，原作“畜”，據《清詩話》上海古籍本改。
② 今校：猜，原作“倩”，同上改。

經樓詩話》

演長生殿之禍 錢塘洪太學昉思昇,著《長生殿傳奇》,康熙戊辰中,既達御覽,都下艷稱之。一時名士,張酒治具,大會生公園,名優内聚班演是劇。主之者爲真定梁相國清標,具柬者爲益都趙贊善執信。虞山趙星瞻徵介館給諫王某所,不得與會,因怒,乃促給諫入奏,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,爲大不敬。上先發刑部拏人,賴相國挽回;後發吏部,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,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内,後改今名。先生詩所謂"荆高市上重相見,摇手休呼舊姓名"是也。趙竟以是廢置終身,晚年有詩云:"可憐一夜《長生殿》,斷送功名到白頭。"聞當時有陳某者,已出都,行至良鄉,聞有是會,星夜兼程回京。比到,席已散,值送客出。僅從衆中一揖而已;明日,亦以與會削籍。清董潮《東皋雜鈔①》

演長生殿之禍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,赴洪昉思寓觀《長生殿》劇,被黄給事六鴻劾罷。時徐勝力編修嘉炎,亦與讌,對簿時,賂聚和班優人,詭稱未與,得免。都人有口號云:"國服雖除未滿喪,如何便入戲文場。自家原有三分錯,莫把彈章怨老黄。""秋谷才華迥絶儔,少年科第儘風流。可憐一齣《長生殿》,斷送功名到白頭。""周王廟祝本輕浮,也向長生殿裏遊。抖擻香金求脱網,聚和班裏製行頭。"徐豐頤修髯,有周道士之稱。後官學士,聞黄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,以土物並詩稿徧贈諸名士。至秋谷,答以柬云:"土物拜登,大稿璧②謝。"黄銜之刺骨,故有是劾。清阮葵生《茶餘客話》

楊靖絶命詞 洪武中,刑部尚書楊靖,中略才臣也。未竟其用,以冤死。《明史》云:"尚書字仲寧,臨難之日,作絶命詞云:'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,可惜頗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,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鐙,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。三時三刻休,前世前緣定。'身後建祠於新城東門之下關,曰'照③恤院'。"同上

貫雲石小梁州 近時人歌唱,或被之管絃,皆淫詞,艷曲。所謂使

---

① 今校:鈔,原作"録",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。
② 今校:璧,原作"壁",同上改。
③ 今校:照,原作"昭",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。

人聞之，喪其所守者。嘗觀元人樂府，有《四時行樂小梁州詞》四闋，不過摹①寫餘杭西湖四時景象。比之其他詞曲，猶爲彼善於此，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。其一云："春風花草滿園香，馬繫在垂楊。桃紅柳緑映池塘，堪遊賞。沙暖睡鴛鴦，宜晴宜雨宜陰涼。比西施淡抹濃裝，玉女彈，佳人唱。湖山堂上，直吃得醉何妨。"其二云："畫船撑入柳陰涼，聽一派笙簧。採蓮人和採蓮腔，聲嘹亮，驚起宿鴛鴦。佳人才子遊船上，笑吟吟滿飲瓊漿。歸棹晚，湖光漾，一鈎新月，十里芰荷香。"其三云："芙蓉映水菊花黄，滿目秋光，枯荷葉底鷺鷥藏。金風蕩，飄動桂枝香。雷峰塔上登高望，見錢塘，一派長江。湖水清，江潮長，天邊斜月，新雁兩三行。"其四云："彤雲密布鎖高峰，凜冽寒風，瓊花片片灑長空。梅梢凍，雪壓路難通。六橋頃刻如銀洞，粉裝成九里寒松。酒滿斟，笙歌送。玉船銀棹，人在水晶宫。"明姜南《瓠里子筆談》

戲曲之感發人心　往昔英雄豪俠，秘計奇謀，可喜可驚，真足照耀千古，太史公紀之詳矣。然天下豈皆操觚染翰之士，按籍而睹者，寧幾何人？匹夫匹婦，茫乎未知也。我朝騷人墨客，作《浣沙》、《紅拂》、《竊符》、《投筆》等記，其間慷慨悲歌，風流豪邁，樹蓋世洪勳之奇男子，具超塵偉識之俠婦人，編之詞曲，演之壇場，俾當年行事，歷歷如在目前。凡有血氣者，咸知奮發，誠感激人心之一助，可謂盛矣。如觀此而徒以聲音衣服，與傀儡同類，而共笑之，真所謂木石人也。洪文科《語窺今古》

遼王詞曲　是時，秦中孫一元、信州宋登春、吾吴顧聖之諸君，凡數十②輩，皆爲王門珠履。與故荆守徐宗伯公，倡和《上元》諸曲。徐有"西宫隱隱出鸞簫"之句，傳誦一時。然遼王雅工詩賦，尤嗜宫商，其自製小詞艷曲、雜劇傳奇，最稱獨步。有《春風十調》、《唾窗絨》、《誤歸期》、《玉闌干》、《金兒弄丸記》，皆極婉麗才情。尋後安置鳳陽，又編撰《賣花聲》諸詞數百闋，流傳江表。含思悽楚，不減南唐後主。春意闌珊，至今章華臺前老伎，半是流落宫人，猶能彈出箜篌絃上，一曲《伊州》淚萬行也。明錢希言《遼邸紀聞》

---

① 今校：摹，原作"摸"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"十"字，據《説郛》續寫十八補。

嘌唱　嘌，語聲疾也，又爲雜唱不合古者。程大昌《演繁露》云："今世歌曲，比古鄭、衛汎濫者，名曰嘌[1]唱。"嘌之音如瓢。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録·京瓦伎藝》云："嘌唱弟子張七七等。"樓敬思評石孝友詞云[2]："謔詞利於嘌唱者之口。"周密《癸辛雜識》别集云："高疏寮得何氏女，善小唱，嘌唱五百餘曲。"四水潛夫《武林舊事》，或云亦周密作也，其紀"諸色伎藝人，俱雜男女，獨丁未年撥入勾闌弟子嘌唱賺色十四人，皆女子。"耐得翁《古杭夢遊録》云："嘌唱謂上鼓面，唱令曲。小謳，驅駕虚聲，縱弄宫調，與叫果子，唱耍曲兒爲一體。"吴自牧《夢粱録》云："嘌唱爲引子，四句就入者，謂之下引帶。無引帶者曰散唱。"清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

治瘧一半兒　某姬患瘧，寒熱方消，而情殊困頓。遣侍兒索予《一半兒》曲，覓之行勝，已爲烏有。因過其妝閣，爲填《秦淮雜曲》十段云：（一）玉容未見見春衫，愛煞歌聲傍畫闌。望斷癡魂詎等閑，眼耽耽，一半兒湘簾一半兒檻。（二）千金一刻兩和諧，羞上鴛衾鳳枕來。初破瓜時輕似呆，搵香腮，一半兒佯推一半兒耐。（三）君如春水妾如魚，無奈秋風苦别離。玉碗擎來琥珀杯，不須疑，一半兒香醪一半兒淚。（四）檀郎低語問卿卿，玉珮胸前照眼明。割愛何妨解贈行，緩摸稜，一半兒慳留一半兒肯。（五）當歌還歇喘吁吁，粉暈雙紅眼又低。曲未完全不忍催，意迷離，一半兒嬌癡一半兒醉。（六）低頭轉側看弓鞋，新製洋貂稱體裁。爲要矜奇特地來，笑相猜，一半兒明錢一半兒債。（七）清明原説早還家，秋燕書來約又差。讀罷鸞箋恨轉加，莫從他，一半兒猜疑一半兒罵。（八）小鬟昨夜教新腔，一曲聞鈴百板長。紅豆拈成煞易忘，隔紗窗，一半兒輕謳一半兒想。（九）情多自古是冤家，盲女新聞唱不差。練鎖香喉血濺花，小娃娃，一半兒要聽一半兒怕。盲女唱秦淮舊事。（十）翻成新曲解人頤，自己傷心訴與誰。試把親朋數一回，暗攢眉，一半兒衰翁一半兒鬼。甫脱稿，催付院中老曲師誦讀數過，即拍板高歌，歌罷而姬神稍暢。予笑曰："藥頗對症，異日酬儀，慎勿草草。"姬亦笑曰："曾於朱氏水閣，通宵絃管，以解君心煩脾倦。是君和我緩，何自伐

---

① 今校：嘌，原作"漂"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云，原作"之"，同上改。

爲也？"復啜茗劇談而散。雪樵居士《青溪風雨録》

西樓記　袁簡齋太史云："《西樓傳奇》乃袁鳧公水部所作，虞叔夜乃鳧公之托名。"事在康熙初年，王子堅先生曾親見鳧公，短身赤鼻，長於詞曲。莫素輝亦中人之姿，面微麻，而性耽於筆墨，故兩人交好云。西樓舊址，前臨牛市，而後俯秦淮。嘉慶初，楚南許公兆桂搆而葺之，亭臺窈折，水木清華，自號"西樓寓公"。今許公已歸道山，燕子重來，堂更王謝，不禁感慨係之。下略同上

琵琶記　《琵琶記傳奇》托名蔡伯喈，言人人殊。王元美《藝苑巵言》云："高則誠《琵琶記》托名蔡伯喈"，不知其説。偶閲《説郛》所載唐人小説，牛僧孺之子繁，與蔡生同舉進士，欲以女弟適之，蔡已有妻趙矣，力辭不得。後牛氏與趙處，能卑順自將。蔡至節度副使，其姓事相同如此。胡元瑞《莊岳委談》則云"高則誠《琵琶記》，蔡爲牛婿"，莫知所本。偶閲《玉泉子》云："鄧敞初隨計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，僧孺之子，謂敞曰：'吾有女弟子能昏，寧靳一第耶？'時敞已婿李氏，顧己寒賤，未能致騰踔，許之。既登第，就牛氏親。不日挈牛氏歸，李拊膺大哭，牛氏請見曰：'吾父爲宰相，縱不能富貴，寧無一嫁處耶？其不幸豈惟夫人，今願一與共之。'李感其言，卒同處終身。"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。近人黄九烟又記一説云："苻秦時，慕容喈字伯邕，别妻入關，贅權門。故妻造訪，棄而不納。高則誠因作《琵琶記》。"所見諸説不同。毛氏《琵琶》本，則引《大圜索隱》曰："東嘉與王四友善，四後棄其妻，而坦腹於時相不花家，東嘉作此諷之。托名蔡邕者，以四少賤，嘗爲人傭菜也。牛丞相者，以不花家居牛渚也。"又引《真細録》云云，其説與《索隱》同。據此兩説遂斷以爲王四作無疑。路按陸放翁詩有云："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説蔡中郎。"觀此詩，則中郎事在宋以前已傳人口。其所謂滿村聽説者，或因慕容喈，或因鄧敞，或因蔡節度，而托名中郎，都未可知。至東嘉此記，疑只取古人舊説，演作新詞耳。初非托始於東嘉，而東嘉亦未必别有所諷也。如有所諷，寧不能自立主名，而必取夫姓事相同者，以使人有疑似之情乎？此則《索隱》、《真細》等書，彌不足據以爲信，明矣！《黄嬭餘話》

又閲田藝蘅《留青日札》，亦載王四事，而謂元人呼牛爲不花，故謂

之牛太師。是同以明人紀元事，已與《大圜索隱》不花居牛渚不同。則所云東嘉爲王四之説，並見其妄。《日札》亦引放翁詩後二句，謂東嘉有感於此詩，故作《琵琶記》，托名中郎，此並是臆説。又誤作劉後村詩，《後村集》並無此詩也。同上

楊升庵謂蔡邕父名稜，字伯直，見《後漢書注》。傳奇蔡崇簡杜撰無稽，不學之過云云。是以東嘉此記真爲蔡邕作，又屬夢囈。邕父名稜，自見邕本傳注。特據邕祖碑而詳其字耳，槩以爲見注，亦非。同上

擊筑餘音　《擊筑餘音》，明末王築夫撰。其開首絶句云："譜得新詞嘆古今，悲歌擊筑動餘音。莫嫌變徵聲凄咽，要識孤臣一片心。"結尾亦有絶句云："世事浮雲變古今，當筵慷慨奏商音。宫槐葉落秋風起，凝碧池頭賦此心。"作歌後，遂不食而死。清金武祥《粟香室隨筆》

王築夫　王築夫名思任，字季重，山陰人。萬曆乙未進士，出爲興平、當塗、青浦三縣監國守越，起爲正詹禮部右侍郎。事已不可爲，自號采薇子，架一廬曰"孤竹庵"，不食七日而死。性疏放，好謔浪，嘗製弈律，避兵猶負一棋局以往。爲詩才情爛漫，入鬼入魔，有句云："地懶無文草，天愚多暗雲。"其險怪多類此。同上

劉效祖沉醉東風　鄭板橋道情　明劉念庵副使効祖，有〔沈醉東風〕詞云："東華路塵沙滚滚，灞陵橋車馬紛紛。官高休羡榮，命蹇須安分。靠青山緊閉柴門，閒把英雄細討論，能幾個到頭安穩？""門巷外旋栽楊柳，池塘中新浴沙鷗。半灣水繞籬，幾朵雲生岫。愛村居景致風流，閒啜盧仝茗一甌，醉翁意何須在酒？"本朝鄭板橋有《道情歌》，中一闋云："老書生，白屋中，説黄虞，道古風，許多後輩高科中。門前僕從雄如虎，陌上旌旗去似龍。一朝勢落成春夢，倒不如蓬門僻巷，教幾個小小蒙童。"皆富貴場中一服清凉散也。同上

一片石第二碑　明宸濠妃婁氏，工詩，善書。今江西藩署，即昔宸濠王府。有妃妝樓遺址，署門"屏翰"二大字，相傳爲妃手蹟。宸濠將叛[①]，妃諫不從，因題《採樵圖》云："婦語夫兮夫轉聽，採樵須是擔頭輕。昨宵雨過蒼苔滑，莫向蒼苔深處行。"蓋諷之也。王敗，妃在樵舍投水

① 今校：將叛，原作"相判"，據《粟香室隨筆》光緒本改。

死，逆流六十里，至章門，土人葬之南昌廒側。蔣心餘太史訪得之，言於彭青原方伯，修復其墓。太史有《一片石》、《第二碑傳奇》，即此事也。同上

張南山黃鶯兒　張南山先生有《村居樂·黃鶯兒》八首，兹録其四時各一首。春景云："結個小茆茨，愛村居，耕種宜。課晴問雨吾儕事，新泥一犂，新秧一畦。朝來好雨知絲細，著蓑衣，衝烟而去，笑指杏花肥。"夏景云："深柳讀書堂，愛村居，日正長。兒曹把卷書聲朗。北窗置床，南風送涼，忽然夢到羲皇上。黑甜鄉，思量熱客，此際汗如漿。"秋景云："秋色滿烟蘿，愛村居，詩思多。移花補竹閑工課，拈鬚奈何，掉頭細哦，樵夫牧豎都來和。笑呵呵，塗鴉心急，新墨兩頭磨。"冬景云："曝背坐前廊，愛村居，冬向陽。太平打鼓鼕鼕響，東家築場，西家殺羊，騎驢踏雪人來訪。漏春光，梅花帳底，一夜夢魂香。"同上

南北曲　歌詞代各不同，而聲亦易亡。元人變爲曲子，今世踵襲，大抵分爲二調：曰南曲，曰北曲。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，綢繆宛轉之度，正今日之南詞也。登高望遠，舉首高歌，而逸懷浩氣，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，近於今日之北詞也。明陸深《谿山餘話》

貫酸齋軼事　錢塘祝吉甫居西河上，搆小樓，眺盡湖山之勝，賓客常滿。鄰有富豪，築高牆數仞蔽之，吉甫因鬱鬱不樂。趙松雪訪吉甫，登樓爲書二字扁曰"且看"。一日，貫酸齋來，亦題於左云："酸齋也看。"無何，鄰以通番，簿録家徙，垣屋摧毁，小樓内湖山如故。明田汝成《委巷叢談》

四平市語與曲牌名　《輟耕録》言杭州人好爲隱語，以欺外方。中略《白獺髓》言杭俗澆薄，中略此皆宋時事耳。乃今三百六十行，各有市語，不相通用，倉猝聆之，竟不知爲何等語也。有曰四平市語者，以一爲憶多嬌；二爲耳邊風；三爲散秋香；四爲思鄉馬；五爲誤佳期；六爲柳摇金；七爲砌花臺；八爲霸陵橋；九爲救情郎；十爲舍利子。小爲消梨花；大爲朵朵雲；老爲落梅風。諱低物爲靸，以其足下物也。復諱靸爲撒金錢，則又義意全無，徒以惑亂聽聞耳。同上

陽春白雪　予家有《陽春白雪》小本，元人如劉時中、關漢卿諸公①之作尤多，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名。予嘗私論之曰："漢之文，唐之詩，宋之性理，元之詞曲。"試以漢之文言之，果有出於董、賈之策乎？以唐之詩言之，果有出於李、杜之什乎？以宋之性理言之，果有出於濂洛、關閩之論乎？以元之詞曲言之，果有出於《陽春白雪》之所載者乎？况四代人物，又不止於此乎！明曹安《讕言長語》

五倫全備　丘瓊山，名儒也。博學多知，賦性高傑，獨步時輩。中略惡市井時俗汚下，多作淫放鄭聲，爲民深害。先生自創新意，撰傳奇一本，題曰《五倫全備》。欲使閭閻演唱，化回故習，亦可振啟淳風。其於先生心迹之正，輔世之功，又何如哉？明陶輔《桑榆漫志》

西厢稱爲春秋　《西厢記》人稱爲《春秋》。或云，曲止有春秋，而無冬夏，故名。明單宇《菊坡叢話》

賓白　北曲中有全賓、全白，兩人對説曰賓，一人自説曰白。同上

琵琶記　元末永嘉高明，字則誠，登至正四年進士，歷任慶元路推官。文行之名重於時，見方谷珍來據慶元，避世於鄞之櫟社，以詞曲自娱。因劉後村有"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"之句，因編《琵琶記》，用雪蔡伯喈之恥。其曲調拔萃前人。入國朝，遣使徵辟，辭以心恙不就。使復命，上曰："朕聞其名欲用之，原來無福。"既卒，有以其《記》進，上覽畢曰："五經四書如五穀，家家不可缺。高明《琵琶記》如珍羞百味，富貴家其可缺耶？"其見推許如此。今流傳華夷，不負所學云。明黄溥《閑中今古録》

吴社中雜劇　凡神所棲舍，具威儀簫鼓雜戲②迎之，曰會優伶伎樂、粉墨綺縞、角觝魚龍之屬，繽紛陸離，靡不畢陳。中略雜劇則《虎牢關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楚霸王》、《單刀會》、《遊赤壁》、《劉知遠》、《水晶宫》、《勸農丞》、《採桑娘》、《三顧草廬》、《八仙慶壽》。明王穉登《吴社篇》

王西樓樂府　王西樓者，武弁也，而以樂府擅名。余觀其所擬樂府，未嘗强摹《君馬黄》、《雉子班》等篇，皆就眼前時事命題，特筆氣爽

---

① 今校：公，原作"人"，據《寶顔堂秘笈》民國石印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戲，原作"劇"，據《寶顔堂秘笈》續集改。

快，發揮可喜。如《擬婦人騎馬》云："露玉笋絲繮軟把，襯金蓮寶鐙輕踏。裙拖翡翠紗，扇掩泥金畫。似比昭君，只少面琵琶。天寶年間若有他，卻不把三郎愛殺。"《擬睡鞋》云："新紅染鞋三寸整，不落地能乾净。燈前換晚妝，被裏鈎春興，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醒。"《擬罵雞》云："雞兒失了，童子休焦。那炊爨的好助他一把火燒，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。乾乾净净的吃了，損得終朝報曉，直睡到日頭高。"然則此等製作，未免粗俗，而材料取諸眼前，句調得諸口頭，朗誦一過，殊足解頤。其視匠心學古，艱難苦澀者，真不啻啖哀家梨也。即此推之，詩可例已。明江盈科《雪濤 詩話》

明代小曲獨擅　友人卓珂月曰："我明詩讓唐，詞讓宋，曲讓元，庶幾吴歌《掛枝兒》、《羅江怨》、《打棗竿》、《銀鉸絲》之類，爲我明一絶耳。卓名人月，杭州人。"明陳宏緒《寒夜録》

《四友齋叢説》云："元人《虎頭牌》十七換頭。"《落梅風》云："抹得瓶口兒净，斟得盞面兒圓，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。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别咒願。只願吾弟兄們早能勾相見。"一友人曰："此似唐人《木蘭詩》。"中略如此擬古人，方是慧心妙識；作詩文者，皆應從此悟去。同上

曲爲五絶之一　五絶：漢篆、晉字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。太平老人《袖中錦》

周若霖撰傳奇　周秀才若霖，字蕙鍾，號築雨，嘉定人。食餼於庠，綺才艷筆譟一時。詩宗温、李，詞則秦七、黄九之遺也。工度曲，間傳粉登場，能令坐客絶倒。所著《薈香小草》、《薈香詩話》、《蔚也堂詩餘》、《玉釵怨》、《祀招財》傳奇，選列《朝仙詩》、《明人小尺牘》若干種。清姚古愚《甑塵紀略》

西樓記　顧俠君《觀西樓記傳奇》云："翠鈿拾得在荒園，月動花梢宿夜魂。今日尊前看白美，眉尖一半舊啼痕。"自注："白美，木姬本名也。故址在秀野園旁。今院本作穆素徽，假木之音爲穆，假白美之義爲素徽耳。"今吴縣學署左某氏有小園，相傳爲木姬舊居，西樓尚存，則秀野園當亦在其鄰近①。清程庭鷺《多暇録》

---

① 今校：近，原作"也"，據《茶香室四鈔》中華本改。

小姑賢雜劇　小姑賢，爲虎邱南地名。昔有民家，姑惡新婦，欲羅織之。其小姑悉引爲己過以悟母，母悔而止，鄉人祠之。今院本雜爨有《小姑賢》一折，即演此事。見宋裴燕石《集小姑賢祠詩注》，詩云："離鸞别鵠兩沈冥，腸斷廬江焦仲卿。不見虎邱南畔月，至今當爲小姑明。"乃其地無人知者。同上

入末念酸　韓熙載不拘禮法，常與舒雅易服燕戲，猱雜侍婢，入末念酸，以爲笑樂。見馬令《南唐書·歸明傳》。"入末念酸"四字甚新，而不可解，當是角觝雜戲名目，抑如雜劇中之科諢歟？同上

明末之曲　元曲之當行者無論已。近如徐文長《漁陽三弄》、《木蘭從軍》，沈君庸之《灞亭秋》，吴梅村之《通天臺》，尤悔庵之《黑白衛》、《李白登科》，激昂慷慨，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。婁江十子，虹友才尤高。鶴尹詩才不及，而獨工金、元詞曲。所作《籌邊樓》、《浩氣吟》等傳奇，殆可謂詞曲之董狐。《漁陽詩説》

荆釵記　傳奇《荆釵記》醜詆孫汝權。按：汝權，宋名進士。有文集、尚氣誼。王梅溪先生好友也。梅溪劾史浩八罪，汝權慫恿之。史氏切齒，故入傳奇，謬其事以污之。温州周天錫，字懋寵，嘗辨其誣，見《竹懶新書》。清施潤章《矩齋雜記》

優語　吴祭酒偉業既仕本朝，適有張某，以善叠假山來婁東，人共禮待，不以石工相遇。太原王氏一日設宴，招祭酒，張亦在座。因演劇，祭酒點《爛柯山》，蓋以中有張石匠，欲以相戲耳。梨園人以某故，每唱至張石匠，輒諱張爲李。祭酒笑曰："甚有竅。"後演至張别古寄書，有曰："姓朱的有甚虧負你。"某拍案大呼曰："此太無竅矣。"祭酒不覺面爲之赤。江熙《掃軌閑談》

鬼演劇　吾吴包振玉，係梨園中吹笛者。一日，忽有人云："北門王姓，以銀一錠，定於來日演劇。"至是日，果有來接者。於是振玉及班中一應人，發箱籠以往。則巍然大第，堂中設宴甚盛。主人出謂振玉曰："今日係兒周歲，但宜清唱，不可太鬧。以兒幼，不任驚嚇也。"遂點《西厢記》，並欲减去《跳惠明》及《殺退孫飛虎》二齣。乃定席開場久之，衆方演唱，振玉獨執笛旁坐，默窺座中賓客，凡飲酒俱呷入鼻；其中外往來輩，俱若離地而行，並不見足。心甚異之，以語衆人。衆曰："彼不欲鬧，

豈其所畏在此哉。"於是鑼鼓一響,倏無所睹。乃從昏黑中取火視之,則在一松間古墳旁,狼狽歸家。振玉遂得疾,不三日卒。同上

湯義仍撰四夢　王文肅家居,聞湯義仍到婁,流連數日,不來謁徑去,心甚異之。乃遣人暗通湯從者,以觀湯所爲。湯於路日撰《牡丹亭》,從者亦日竊寫以報。迨湯撰既成,袖以示文肅。文肅曰:"吾獲見久矣。"湯内慚,謬曰:"吾本撰《四夢記》,此其一也,餘尚有三。"文肅急欲索觀,乃一日夜撰成焉。聞湯於一小樓,手拍口誦,書史數十人不給。同上

彭孫貽折桂令　明淮南彭孫貽羿仁,爲太常節愍公期生子。中略少以選貢入成均,與羨門少宰並有才名。平生耿介自守,孝行聞於時,鄉人私謚"孝介先生"。濟南王文簡稱其詩①中略尤工倚聲。《茗齋詩餘》二卷,俊爽婉媚,兼而有之,實擅南北宋之長。間有閑情側艶之作,亦屬詞家之常。集中有《折桂令》二首,《怨情》云:"多愁况又經秋,睡皺衣篝。銷瘦金彄,翠袖西樓。凝眸别酒,滴透江流。颼颼渡頭衰柳,難留江口孤舟。邂逅相兜,倦綉相摟,生受綢繆,此後休休。"《秋懷》云:"舊遊烏桕西洲,紅藕風柔,纖手箜篌,惟酒忘憂。今秋重九,依舊南樓,報仇純鈎,匕首封侯,皓首丹邱。蟻門嬴劉,腐朽伊周,曾否回頭,芻狗浮漚。"清蔣光煦《茗齋詩餘跋》

莫廷韓精歌曲戲劇　莫廷韓,初名是龍,字雲卿,後以字行,華亭人。以貢入北太學,有雋才,書畫琴弈、投壺射藝,歌曲戲劇,無不精絶。明朱孟震《玉笥詩談》

金在衡　金山人在衡,名鑾,隴西人。從其父宦金陵,因占籍爲金陵人。初爲諸生,才名藉藉。後刻意爲詩及樂府諸詞曲,一時名輩,咸服其工。所著有《徙倚軒集》、《蕭爽齋詞稿》。年八十二,猶能作細書。同上

升庵夫人　升庵楊先生夫人黄氏,遂寧黄簡肅公女。博通經史,能詩文,善書札,嫺於女道。性復嚴整,閨門肅然,雖先生亦敬憚之。同上

中原音韻　或以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不過寫北方土音耳,不知此書

① 今校:"詩"字,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補。

專爲北曲而設，故往往與北人土音相合。至其斟酌聲韻，宛轉喉吻，則具有精微焉。彼豈不顧韻學，純任土音，而輒著書垂世者耶？清毛先舒《聲韻叢説》

瓊林雅韻　臞仙所輯《瓊林雅韻》，全取《中原音韻》而稍更次之。並换總部之名，如"東鍾"换稱"穹窿"，"江陽"换稱"邦昌"。要與周氏之書無大差別。或云："周氏書是北曲韻，臞仙書是南曲韻。"謬矣！同上

江陽韻由來　周德清合"三江"於"七陽"，彼非不知江韻收陽頗淺，但字入歌唱，其音曼長，勢必收入陽韻而後止。若令不收陽韻，必竟收東鍾，則又失却江韻略收陽本色，故不得不併爲江陽耳。江陽庚青，其收鼻音處正同，故古韻七陽八庚往往相通，亦以收音相同故也。同上

度曲須知之失　《度曲須知》一書，可謂精於音理，但"字母堪删"論後，總括十九韻頭腹，凡例"侵尋"，法當閉口，則"侵"宜作"妻音"切，"鍼"宜作"知音"切，"深"宜作"施音"切，"欽"宜作"欺音"切，"金"宜作"饑音"切。今凡宜用"音"字者，俱用"恩"字，是不閉口，而抵齶矣，亦其漏也。同上

學者與優伶之失　學士大夫能稽古而多不嫻音律，伶人歌工能歌而不讀書，則習流而昧源，此聲韻之學，少能貫通之也。况學者又多未稽古，而優伶並鮮精於音律者乎？同上

唱曲轉收諸法　凡唱曲有轉收諸法，自不可廢，然須唱本音令[1]足後，乃作轉收耳。蓋本音是主，轉收是客；本音是身，轉收是尾，客故不可以勝主，尾故不可以過大也。同上

玉簪記　京師觀劇，多演《玉簪記》，若《茶敘》、《問病》、《琴挑》、《追舟》諸齣，往觀輒遇之，然不審潘、陳之有無。及讀《古今女史》，宋女貞觀陳妙常尼，年二十餘，姿色出群，詩文俊雅，工音律。張于湖授臨江令，宿女貞觀，見妙常，以詞調之，妙常亦以詞拒，詞載《名媛璣囊》。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，情洽，潘密告于湖，以計斷爲夫婦。《玉簪記》院本因此，特潘之名不同耳。清許宗衡《玉井山館筆記》

切音贅論　亡友劉辰孫明經工詩詞，中略而尤精於音韻之學。中

---

① 今校：令，原作"合"，據《昭代叢書》本改。

略明經執前人箸書忌早之説，必俟年逾六十。乃遭亂流離，旋殁上海，惜哉！身後搜諸其家，得《中州切音譜贅論》一册，爲度曲家正僞。予不嫺詞曲，姑置之。中略長洲潘麐生博士，今詞曲家也，亦與辰孫善，曾録《切音贅論》副本藏之。中略取劉氏碎金《切音贅論》，及予向藏其雜文數首，統名曰《劉氏遺著》。清潘涘《劉氏遺著序》

譏時四劇　鄭寒村詩，《除夕雜咏》句云："臺中奏議故紛更，都下謡言慣沸羹。"自注："御史有《參翰林部郎不可提督學一疏》。"相傳京堂謀出學政，故浼臺臣出疏。一時小説流行，有《小京堂密謀翻大局》、《死御史賣本作生涯》、《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》、《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饑》四劇。清光聰諧《有不爲齋隨筆》

琵琶記爲詞曲之祖　王圻《續通考》曰："《琵琶記》，瑞安高明著。因友人有棄妻而婚於貴家者，作此記以感動之。思苦詞工，夜深時，燭燄爲之相交，至今猶爲詞曲之祖。事載杜坤《誠齋雜記》。"清惠棟《九曜齋筆記》

續通考載琵琶記　稗史譏王圻《續文獻通考》載《琵琶記》、《水滸傳》，此亦别有一説，未可輕議。但余見《續通考》止有《水滸傳》，未見《琵琶記》也。又云："《通考》載羅貫中爲《水滸傳》，三世子弟皆啞。"余見《續通考》題《水滸傳》爲羅貫著，不名貫中。"三世子弟皆啞"，並無其文。豈刻本有互異耶，抑稗史之誤識耶？清章學誠《丙辰劄記》

商小玲演尋夢　錢塘陳楞山撰《西湖竹枝》，用商小玲事，人都不解。崇禎時，杭有商小玲者，以色藝稱，演臨川《牡丹亭》院本，尤擅場，嘗有所屬意，而勢不得通，遂成疾。每演至《尋夢》、《鬧殤》諸出，真若身其事者，纏綿悽惋，横波之目，常擱淚痕也。一日，復演《尋夢》，唱至"打併香魂一片，陰雨梅天，守得梅根相見"。盈盈界面，隨聲倚地，春香上視之，已殞絶矣。臨川寓言，乃有小玲實其事，俞二娘後[1]，不意復有此人。語並見《玉几詩話》。清鮑倚雲《退餘叢話》

鐵旛竿考　周伯琦《近光集》立秋日書事詩《鐵刹標山影》自注云："上京西山上樹鐵旛竿，高數十丈，以其下海中有龍，用梵家説，作此鎮

① 今校：後，原作"馮"，據《聚學軒叢書》廣陵古籍重印本改。

之。"《元史・文宗紀》:"至順二年,命僧於鐵旛竿修佛事"。然則今良鄉之琉璃河,俗呼王彦章鐵篙者,即鐵旛竿之類也。按曲中有沈濤《瑟榭叢談》

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、小説,圖老以爲敗壞人心,莫此爲甚,最宜嚴禁者。余曰:"先生莫作此説,戲文、小説,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,聖人復起,不能舍此而爲治也。"圖麟大駭,余爲之痛言其故,反覆數千言;圖麟拊掌掀髯,嘆未曾有。彼時只及戲文、小説耳;今更悟得卜筮祠祀,爲易禮之原,則六經之作,果非徒爾已也。清劉獻廷《廣陽雜記》

楚人强作吴歈 亦舟(姓待考)以優、觴款予,劇[①]演《玉連環》,楚人强作吴歈,醜拙至不可忍。如唱紅爲横,公爲庚,東爲登,通爲疼之類,又皆作北音,收□開口鼻音中,使非余久滯衡陽,幾乎不辨一字。余向極苦觀劇,今值此酷暑如炎,村優如鬼,兼之惡釀如藥,而主人之意,則極誠且敬,必不能不終席,此生平之一劫也。同上

元未嘗以詞曲取士 世傳元人以詞曲取士,考《元史・選舉志》及《元典章》,皆無其事。胡震亨《讀書雜録》,言其友秀水屠用明,藏元代皇慶三年《鄉試録》一帙,所載考試程式,與《元志》無異,則元未嘗以詞曲取士也。清梁茝林《退庵隨筆》

王和卿咏蝴蝶 元王和卿與關漢卿,俱以北調相高。偶見大蝴蝶飛過,和卿賦云:"彈破莊周夢,兩翅架東風。三百座名園一采個空,脱一字誰道風流種。諕殺尋芳的蜜蜂,輕輕飛動,把賣花人扇過橋東。"漢卿遂罷咏,和卿此詞,妙處在結語。然宋謝無逸《蝴蝶詩》云:"江天春暖晚風細,相逐賣花人過橋。"時有謝蝴蝶之稱,和卿襲其意耳。明徐𤊹《筆精》

明宣宗寄生草 宣宗皇帝御製〔寄生草〕云:"賽爛熳三春景,稱清和四月天。緑楊烟罩絨絲線,彩蓮水映紅妝面。翠芭蕉風颭青羅扇,林塘盡日好留連,池塘長夏宜消遣。"其一"有馥鬱荷香度,看微茫野色

---

① 今校:"劇"字,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補。

邊①。幾行鷺印平沙遍，一群魚躍清波淺，數聲樵唱西山遠。茸茸芳草紫騮嘶，陰陰喬木黃鸝囀。”其二宣德六年四月，御便殿，召錦衣都指揮林觀對弈。弈畢，書以賜之。觀，吾閩邑人，其家至今寶藏焉。同上

唐伯虎黄鶯兒　唐伯虎〔黄鶯兒〕云：“風雨送春歸，杜鵑愁花亂飛。青苔滿院朱門閉。燈昏翠幃，愁攢黛眉，蕃蕃孤影汪汪淚。惜芳菲，春愁幾許，緑草遍天涯。”又云：“細雨溼薔薇，畫梁間燕子歸。春愁似海深無底，天涯馬蹄，燈前翠眉，馬前芳草燈前淚。夢魂飛，雲山萬里，不辨路東西。”情致不減金、元諸作者。同上

林廷玉酒詞　吾郡林都憲廷玉《咏酒詞》云：“米明王原掌奇門印，麴將軍會擺迷魂陣，水中郎穩坐雲安鎮，柴令公傳示蘭陵信。祭遵壺矢威，李白鑾書令，那愁城攻破難逃命。詼諧成調，可喜也。公善擘②窠書，名山勝處，多存手蹟。有詩集行世。”同上

祝枝山幽期曲　祝枝山嘗有幽期，賦〔皂羅袍〕云：“爲想鸞交鳳友，趁殘燈淡月，悄悄綢繆。一團嬌顫忒風流，驚忙錯過佳時候。鶯慵燕懶，春光怎留？蜂嫌蝶妒，空擔悶憂。恩情不比相思久。”同上

月色溶溶解　世傳晏元獻詩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風”爲警句。然“溶溶”水流貌，月不得名“溶溶”，予嘗病之。近閲吴處厚《青箱雜記》云：“梨花院落溶溶雨。”始知“月”者後人改之，雨字自妙。黄居中注云《北西廂》“月色溶溶夜”，豈亦雨耶？同上

王敬夫習樂　王敬夫將填詞，以厚貲募國工，杜門學按琵琶、三絃，曲其技而後出之。康德涵於歌彈尤妙，每敬夫曲成，德涵爲奏之。明吴肅公《明語林》

崑腔　梁辰魚善度曲，囀喉發響，聲出金石。崑山有魏良輔者，造曲律。世稱“崑山腔”者，自良輔始，而辰魚獨得其妙。同上

祝希哲演劇　祝希哲少度新聲，傅粉登場，即梨園子弟，自謂弗及。同上

楊君謙應制　楊君謙既辭官，益詭跡自如，貧無聊賴。武宗問臧賢

---

①　今校：邊，原作“連”，據《筆精》《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
②　今校：擘，原作“劈”，同上改。

誰善爲詞，賢與君謙有故，遂舉君謙。君謙冠武人冠，韎韐戎錦以出，群怪之，了不爲異。既見上，應制爲新聲，受賞無異伶伍。同上

打虎詞 楊君謙才列仕版，即建危言，棄官如屣，晚年騷屑之甚。武宗南巡，因徐髯仙進《打虎詞》以希進用。議者以爲血氣既衰，苟得不戒？同上

康王詞章 康德涵六十，徵名伎百人，爲百歲會。既畢，了無一錢，第持《餞命詩》送王邸處置曰："差勝錦纏頭也。"時鄠杜王敬夫，名位差亞，而才情勝之。倡和詞章，流布人間，爲關西風流領袖。浸淫汴、洛間，遂以成俗。同上

八引八弄八闋八劇 妙曲八引：〔玉抱肚〕、〔後庭花〕、一曰〔尾〕犯。〔傍妝臺〕、〔玉交枝〕、〔對玉環〕、〔三仙橋〕、一曰〔三換頭〕。〔刮鼓令〕、一曰〔大迓鼓〕。〔夜行船〕、〔齊雲〕。一曰〔圓社〕。八弄：〔秋千搭[①]〕、〔逆流水〕、〔勒馬膝〕、〔側肩札〕、一曰〔入鬢腜〕。〔鵲踏枝〕、〔蹬鎖腰〕、一曰〔叠脚挾〕。〔雙背肩拐〕、〔黄鶯落架〕。麗詞八調[②]：〔鵲橋仙〕、〔喜遷鶯〕、〔摸魚兒〕、〔隔浦蓮〕、〔青玉案〕、〔瑣窗寒〕、〔醉蓬萊〕、一曰〔醉春〕（此處恐脱字）一曰〔醉落魄〕。〔金人捧露盤〕。院爨八劇：雜劇《三拖旦》、《大分界》、《琴家弄》、《看馬胡孫》、《纏三旦》、《牽着駱駝》、《調猿挂鋪》、《雙捉壻》。明李詡《戒庵老人[③]漫筆》

道家所唱有道情，僧家所唱有抛頌[④]，詞説如《四[⑤]遊記》、《藍關記》，實匹休耳[⑥]。同上，末語費解

合生 《醉翁談録》引子言："小説者，或名演史，或謂合生，或稱舌耕，或作挑閃。"同上

徐霖寵幸 武宗召徐霖，在臨清謁見。欲授霖教坊司官，霖泣謝

---

① 今校：搭，原作"塔"，據《戒庵漫筆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調，原作"闋"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"老人"二字，同上補。

④ 今校：頌，原作"采"，同上改。

⑤ 今校：四，原作"西"，同上改。

⑥ 今校：耳，原作"了"，同上改。

曰:“臣雖不才,世家清白。教坊者,娼優[①]之司,臣死不敢拜!”乃授錦衣鎮撫,久漸寵幸,至以“子仁”呼之。霖字子仁每進見,必衣破袍,帝以爲問,對曰:“臣家貧,無衣。”乃以斗牛襲衣賜之。至南京,一日,入暮,密聞欲幸霖家。霖與近侍謀:“夜深不能治具,奈何?”衆曰:“汝書生,獻茶可矣。”乃潛遣人報其家,而以身待。將二鼓,駕出,乃召霖,令引至其家。家人羅拜,但嫌其屋小,許至北京,賜大第居之。既而設四果,進茶,帝曰:“人謂子仁標致,乃出[②]茶耶?”霖叩頭謝曰:“臣不意陛下俯臨,無宿具。”帝曰:“已有果,但少酒耳!”於是出酒,命霖歌,帝亦自歌。群樂並不得和,從容歡燕,四鼓乃罷。同上

史癡翁　金陵史癡翁,名忠,字廷直,能詩,又能爲新聲樂府。性豪俠不羈,不喜權貴,人有不合,輒引去;或徑以言折之,不顧。遇所善,則留連忘懷,無貴賤皆與款洽。家有樓近冶[③]城,扁曰[④]:“卧癡[⑤]。”中列圖史敦彝,位置雅潔,有酒肴,引客笑談,呼盧其中,不醉不已。然翁飲輒醉,醉則按拍歌新詞,音吐清亮,旁若無人。有姬何,名玉仙,號白雲道人,聰慧解篆書,居常以文字相娱樂,甚適也。有時出遊,輒附舟而行,不告家人所往。女笄當嫁,婿貧不能具禮,翁詭攜觀燈,同妻送至壻家,取笑而别。年踰八十,預命發引,己隨而行,謂之生殯,其達生玩世如此。善作畫,不拘家數,縱意作山水樹石,清潤紛錯,天機渾成。大率以韻勝,得其片紙者,皆藏去以爲寶。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,同金元玉[⑥]詩爲一帙,題曰《江南二隱》,惜未能板行耳。清焦竑《筆乘》

音韻難知　音韻真自難知,如南北曲子,北詞用韻極切,南多借音。吴江沈璟作《南詞韻選》,嚴於取韻,今人宗之。不知北人聲切,開口便見,字韻不得不嚴。南人聲浮,一字或數轉,故韻可借。沈君全不解也,

---

① 今校:娼優,原作“優倡”,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② 今校:出,原作“由”,同上改。
③ 今校:冶,原作“治”,同上改。
④ 今校:扁曰,原作“局日”,同上改。
⑤ 今校:癡,原作“其”,同上改。
⑥ 今校:玉,原作“武”,同上改。

惟見程孟陽頗知此意耳。清馮班《鈍吟雜録》

中原音韻之失　周德清《中州韻》所據者，止是當時語音。自云："嘗於都會之所，聞人間通濟之語也。"自沈、謝至元時，已數百年，語音譌變，豈可以今時俗間語，追定古人聲律耶？千載之下，知古人音詞，正賴於韻書耳。既不準信，則流俗方言，日譌日改，何以正之？止如《詩》云："思齊太任，文王之母。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婦。"母、婦二字，自應讀如韻書矣。德清尚不知，不學如此，而譏沈休文，豈不可嘆？或難曰："周德清誠不知古音矣，陸法言輩亦應是。當時語言，隨時可矣，何必古人？"應之曰："古人經學相傳，皆有韻讀，漢末已有翻語。許慎孫炎觀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可知也。"休文多學，定四聲時，自應有本。顔之推小學甚深，《家訓》有音詞之篇，與法言共定韻書。其裁之審矣，不如德清，直以意突[①]也。侏儒問天於長人，以爲猶近之，若問於僬僥，則無此理矣。德清之論陰陽是也，然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，亦不别出，今製詞者都不知。德清分重濁爲陽，輕清爲陰，亦似倒置天地之理。近見楊道昇云："明王驥德伯良，號方諸生，作曲律，已議其分屬之舛逆。"誠齋又有《瓊林雅韻》，全用北音，又與周韻不同。詩賦古人之業，自當以沈韻爲主，詞曲用周德清可矣。祝枝山之論如此。同上

劉公子賞牡丹亭記　萬安，蜀之眉山人，中略戊辰進士。中略李泰者，中官養子也。安專與相結，内閣缺人，且用泰。泰推安曰："子先爲之，我不患不至。"故安先入。中略日以請托取賄爲事，中略劉珝、劉吉同在内閣，中略安日與珝争權，其門下士至不得相往來。中略珝子鎡狎一妓，潛通往來，外頗有聚麀之謗。鎡之挾妓也，飲於牡丹亭，里人趙賓者，工於詞曲，戲作《劉公子賞牡丹亭記》。或以告安，遂達於禁廷[②]。時上好新音，教坊日進院本，以新事爲奇。一日，中使忽至賓家，索《牡丹亭記》。賓不在，明日以獻，旋加粉飾，增入聚麀之事，陳於上前。上大怒，珝用是去位。明王鏊《震澤紀聞》

優語　時優人頗用事，當道者或結之，以毁譽人。一日，優戲於上

---

① 今校：突，原作"爲"，據《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廷，原作"庭"，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
前，唱曰："七千兵散楚歌聲。"一人擊其首曰："項王八千子弟，今曰七千，那一千何處去了?"應曰："往保國公家做工。"蓋傾保國也。又一日，進曰："天有兩月。"一人擊之曰："月一而已，安得有兩?"應曰："内有陳鉞，外有王鉞，豈非兩月乎?"蓋皆有陰嗾之者！同上

參軍戲考　肅宗讌於宫中，女優弄假戲，有緑衣秉簡爲參軍者。天寶末，蕃將阿布恩伏法，其妻配掖庭，因隸樂工，令爲參軍之戲。公主諫以爲不可，遂罷戲，而免阿布恩之妻。此《因話録》所載甚詳。故唐人薛能有[①]詩"此日楊花飛似雪，女兒絃管弄參軍"，可證女優妝束矣。乃陶宗儀撰《輟耕録》直以參軍爲後世副净。據云開元中，黄幡綽、張野狐善弄參軍，然則戲中孤酸，皆可名參軍也，豈必副净爲之哉？按弄參軍者，漢和帝免館陶令石躭罪，每讌樂，令衣白夾衫，命優伶戲弄辱之，終年乃放，後爲參軍，戲所由始矣。明錢希言《戲瑕》

金元曲是立言　宋楊文公誤解吕純陽"功成當在破瓜年"，謂俗以破瓜爲二八。而凌氏《核劄》亦執是説，遂云破瓜即二八。又謂洞賓所謂破瓜年者，即《仙經》所云"海水潮生，山頭月白"之義，其術要取二八生門，實非指破瓜爲二八也。《核劄》又謂填詞者云："未破瓜，剛二八"爲悖語，亦似未然。王實父《北西厢》"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"，深得六朝樂府意，豈亦悖耶？金、元人製曲，自是立言，而不知者以爲填詞也。同上

誤用琵琶語　范參議允臨言："世廟時，某老先生代草某官妻孺人綸誥，直用蔡中郎《琵琶記》語'儀容俊雅，德性幽閑'八字，舉朝無不掩口笑之。據云，徐宗伯《識餘録》中已載其事矣。"同上

李贄所批傳奇多僞　比來盛行温陵李贄書，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晝[②]者，刻書摹倣，次第勒成，托於温陵之名以行。往袁小選中郎嘗爲余稱李氏《藏書》、《焚書》、《初潭集》、《批點北西厢》四部，即中郎所見者，亦止此而已。數年前，温陵事敗，當路命毁其籍，吴中鋟《藏書》板並廢。

---

① 今校："有"字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補。

② 今校：晝，原作"書"，同上改。

近年始[1]復大行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紅拂》、《明珠》、《玉合》數種傳奇，及《皇明英烈傳》，並出葉筆，何關於李？同上

徐復祚所作曲　徐復祚字陽初，號謩竹，大司空栻之孫。博學能文，尤工詞曲。某宗伯題其小令，以高則誠爲比。傳奇若《紅梨》、《投梳》、《祝髮》、《宵光劍》、《一文錢》、《梧桐雨》諸本，至今流傳於世。中略《修邑乘》中略載入《文苑傳》中。清王應奎《柳南隨筆》

葉佩葱度曲　邵青門善詩，楊子鶴善畫，葉佩葱善度曲，並居邑之西郊，余嘗目爲"西郊三絶"。同上

徐家戲子　徐錫允字爾從，廉憲待聘之子，文虹其自號也。家畜優童，親自按樂句指授，演劇之妙，遂冠一邑。詩人程孟陽爲作《徐君按曲歌》，所謂"九齡十齡解音律，本事家門俱第一"，蓋紀實也。時同邑[2]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，爲園於東皋，水石臺榭之勝，亦擅絶一時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，目爲"虞山二絶"云。同上

一文錢　余所居徐市，在縣東五十里，徐大司空栻聚族處也。前明之季，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貲[3]，而一最豪奢，爲太學欽寰，予前既敘其事矣；而一最慳嗇，則爲諸生啟新，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，常以緡繫脂懸於當竈，而緡之操縱。則於書室中。每菽乳下釜，則執爨者呼曰："腐下釜矣。"乃以緡放下，才著釜，聞油爆聲，即又收緡起，恐其過用也。爲子延師，而供膳甚菲。邨中四五月間，人多食蛙者，然必從市中買之。啟新以蟾諸按即蟾蜍類蛙，而階下頗夥，即命童子取以供師。每午膳，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。一日，加豆腻一味。豆腻者，以麵和豆共煮者也。師既食畢，疑而問其童子曰："今日午膳，何於常品之外忽加豆腻？"童子笑曰："此豆乃犬所竊噉者，既而復吐於地，主人惜之，故取以爲食。"師以其穢，爲之吐嘔不止。所蓄雨具，有革履三隻：一留城，一留鄉，一隨身帶之，蓋防人借用也。嘗命籃輿山遊，自北至西，諸名勝徧歷。輿夫力

---

① 今校："始"字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補。

② 今校：邑，原作"道"，據中華本改。

③ 今校：貲，原作"資"，同上改。

倦，且苦腹餒，啟新出所攜蓮子與輿夫各一，曰："聊以止饑。"輿夫微笑，蓋笑其所與之少也；而啟新誤以爲輿夫得蓮子故喜，即曰："汝輩真小人，頃者色甚苦，得一蓮便笑矣。"又嘗以試事至白門，居逆旅月餘，而所記日用簿，每日止腐一文，菜一文。同學魏叔子冲見之，爲諧語曰："君不特費紙，並費筆墨矣。何不總記云：'自某日至某日，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？'"啟新方以爲然，初不知其謔己也。其可笑多類此。其族人陽初爲作《一文錢傳奇》以誚之，所謂盧止員外者，蓋即指啟新也。同上

嘲闈弊歌曲　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，乃北平米[①]漢雯也。八月初八日午刻，甫當唱名，忽有飛蝗蔽天，自東而來，迴翔試院，旋復東去，禾苗無損，人咸異之。迨揭曉日，金陵諸生見榜多紈袴，群聚而譁，幾成大獄。好事者競作檄文歌曲，喧傳遠近。事聞，漢雯削籍；識者謂蝗能食米，天蓋所以儆之云。同上

金批西厢　金人瑞，中略好評解稗官詞曲，手眼獨出。初批《水滸傳》行世，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："此倡亂之書也。"繼又批《西厢記》行世，元恭見之，又曰："此誨淫之書也。"同上

詞曲不可入詩　王實甫《西厢記》、湯若士《還魂記》，詞曲之最工者也。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於篇中，即爲不雅，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。馮定遠嘗言之，最爲有見，此亦不可不知。同上

同上　《牡丹亭》詞曲，有"雨絲風片"之語，而新城《秦淮雜詩》中用之，亦是一敗闕。嘗聞康熙間雁門有盧制府，以限韻"春閨"題屬諸名士賦之，而傅徵君青主山，李太史天生，因篤以蓋頭、雨絲、風片、烟波[②]、畫船爲曲中語，遂一笑而罷。夫詞曲不可入詩，予前已言之，觀於傅、李兩公，而鄙言益信。然則新城《秦淮》之作，其亦難免後人之指摘矣。同上

王忏好優　王忏，河南蘭陽人。舉崇禎辛未進士，性好優。當家居時，邑令往謁，值忏方傅胡粉，衣婦人服，登場而歌。令入，同爲優者皆散去，忏不易服，直前迎令，令愕然。忏爲婦人拜，徐告令曰："奴家王忏是也。"其女嫁某家，既婚，婿設席候之。朱其面，像關壯繆，綠袍乘馬而

---

① 今校：米，原作"朱"，據中華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波，原作"坡"，同上改。

往。至門，婿出迎，殊不顧，下馬胡旋行，唱《大江東》一曲而入。座賓駭匿，引滿數叵[1]羅而歸。厈工爲制義，戊辰會試，七藝俱爲主司所賞。閲至論，忽見用鶯鶯、杜麗娘，主司大駭，置之。後每見上公車者，輒戒之曰："後場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。"同上

裝旦去鬚　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，席先人餘業，有田四萬八千畝，而性豪侈，喜博。又酷好梨園，集遠近輕薄子演《牡丹亭傳奇》。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，須剃去髭鬚，少年故靳之，進曰："俗語云：'去鬚一莖，償米七石。'倘勿吝，乃可從命。"顧笑曰："此細事耳！"即令一青衣，從旁細數，計去鬚四十三莖，立取白粲三百石，送至其家。其作爲大抵如此，不四五年，所有田取次賣去。卒以逋賦，爲縣官所拘，自縊於獄。同上

演躍鯉記　金是瀛字天石，居華亭之皋橋。嘗以詩刺錢謙益嘗遊金陵，值龔合肥大會詩人於青溪、桃葉之間，多至四十餘輩，而天石與焉。伶人請演劇，天石命演《躍鯉》，舉座失色。蓋龔自登第後，取名妓顧眉爲妾，衣服禮秩如嫡，故天石以棄妻譏焉。龔爲俛首，而天石傲岸自若。黄昏大雨，夜分客散，車馬嗔咽，而天石坐門限上，脱襪跣足，徐徐步歸寓，了無怍色。同上

演劇互嘲　張漣字南垣，善叠石，爲人滑稽多智，出語便堪撫掌。有延陵公某者，前明國子祭酒也；迨入本朝，以原官起用。士紳飲餞，演《爛柯山傳奇》，至張木匠，伶人以南垣在座，改爲張石匠。按此應云石匠改爲木匠方合祭酒公故靳之，以扇確几贊曰："有竅！"閧堂大笑，南垣默然。及演至"買臣妻認夫"，買臣唱："切莫提起朱[2]字"。南垣亦以扇確几曰："無竅。"滿座爲之愕眙，而祭酒不以爲忤。"有竅"、"無竅"，吴中方言也。以上《柳南隨筆》

古今樂較　唐梨園歌有《囉哩嗹》，以五七言整句，須有襯字，乃可歌也。疑古之"妃"呼"豨"，伊何那，亦即此意。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順喉矣。然鄭世子言："古樂每一字，必絲聲十六彈，或三十二彈。"則與

---

① 今校：叵，原作"巨"，據中華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朱，原作"來"，同上改。

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，須更考之。清吴喬《圍爐詩話》

張可久　張可久號小山，亦慶元人。以詞曲擅長，著《小山小令》二卷。明宋文憲校刊《太和正音》，稱其如瑶天笙鶴，既清且新，當亦關漢卿、馬致遠之亞也。清張作楠《梅簃隨筆》

元寶媒　周冰持諱稚廉，鷹垂子也。天分絶人，傲睨軒冕。所著傳奇數十種，如《元寶媒》尤膾炙人口。同里范武功序云："考元寶之稱，晉高祖詔鑄錢，以'天福元寶'爲文。宋太宗又御書'淳化元寶'，作真行草三體行世，此錢之以元寶名也。至元世祖時，從楊湜言，乃以庫銀爲元寶，每銀五十兩，易絲[①]鈔千兩。則銀之以元寶名，元時始也。"中云："窮士持三寸弱管，當桂薪瓊粒時，求免首陽餓殍，且不可得。縱有博施利物心，猶足不能行，而賣蹩藥，誰能信之？今傳中所載乞兒，其至窮無告，更甚窮士。乃能裒多益寡，援人於草莽之中，濟人於顛危之際。雖古俠烈丈夫，不過如是。彼掛金鑰，持牙籌，錙銖自守者，又何能與之頡頏哉？"後云乞兒豪俠事，皆未獲窖金時所爲，獨不傳既富後舉動如何。得毋不事生産，原屬貧人常態，一擁高資，便不能復歌渭城耶？戲語典雅。清蔡顯《閑漁閑閑録》

元並未以曲取士　關漢卿，解州人。工樂府，著北曲六十本。曲自元始有南北十七宫調。相傳當年取士，有填詞科。主司定題目，並限曲名及韻，其賓白則伶人自爲之。《弘簡録》云："元以曲取士，設有十二科。"其説甚爲無據。自至元八年，設國學，出策題試問，所對精通者爲中選。皇慶二年，制科舉第一場，蒙古、色目人試經問五條，漢人、南人經疑二問，經義一首；第二場，蒙古、色目人試策一道，漢人、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内科一道；第三場，漢人、南人試策一道，皆用經書時務爲題，並無詞曲一項。同上

仿古樂詩意以訂詞曲　邱嘉穗《訂音[②]律》："今之演劇，即古樂之遺也；今之詞曲，即古詩之遺也。然古之詩樂，粹然一出於正；而今之劇場詞曲，皆流於淫僻而不可訓。蓋不獨中聲之亡，以至於此，抑亦劇場詞

---

①　今校：絲，原作"流"，據民國《嘉業堂叢書》本改。

②　今校：音，原作"今"，據《清經世文編》本改。

曲中所譜之事，悉屬增悲長欲之具，而人無所視以爲法戒故也。自漢以來，儒者類欲復古詩樂，而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，至使議論紛紛，而未有以決；而古器古聲，卒不可復。即幸而復之，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，則亦使人無所觀感興起，如爰居之聽鐘鼓而却走耳。竊謂居今之世，而欲追求古樂之聲，以復先王之舊，勢必不能。何如仿古樂詩遺意，召集名儒，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，一一較而訂之。其淫艷而傷風教，與其善之不足以爲法，惡之不足以爲戒者，概從禁絶。而其所編撰成曲，頒行天下者，必皆古今忠孝節義，可歌可泣，可法可傳之事。至其器與聲，亦不妨從今之優伶，稍取其明白正大，抑揚有節者可也。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也。如曰演劇不足以當古樂，詞曲不足以當古詩，而欲離而二之，以聽其自止自行於天下，則古之詩樂，既不可以卒復，而劇場詞曲之流行於今日①，將日入於鄭衛之淫靡。而未知其所止，雅與俗兩失之矣。草莽私憂，願與司風教者商之。"清吴梯《巾箱拾羽》

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　陶石梁曰："今之院本，即古之樂章也。每演戲②時，見有孝子悌弟、忠臣義士激烈悲苦，流離患難，雖婦人牧豎，往往涕泗横流，不能自已，旁視左右，莫不皆然。此其動人最懇切，最神速。較之老生擁臯比講經義，老衲登上座説佛法，功效百倍。至於《渡蟻》、《還帶》等劇，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，殺盜淫妄，不覺自化，而好善樂生之念油然生矣。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。近時所撰院本，多是男女私媟之事，深可痛恨。而世人喜爲搬演，聚父子兄弟，并幃其婦人而觀之。見其淫謔褻穢，備極醜態，恬不知愧，曾不思男女之慾，如水浸灌。即日事防閑，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，而况乎宣淫以道之？試思此時觀者，其心皆作何狀，不獨少年不檢之人，情意飛蕩，即生平禮義自持者，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，稍不自制，便入禽獸之門，可不深戒哉！"今按所論，皆切中時病，留心世道者知之，俗見多以爲迂闊也。邱秀瑞謂："自漢以來，儒者欲復古詩樂，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，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，使人無所觀感興起，尤爲洞見病源。抑愚更有説焉。樂所以

---

① 今校：日，原作"者"，據《清經世文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戲，原作"劇"，同上改。

昭功象德，儒者類能言之，至問其實則茫然，此由不知古樂即今之戲本也。有是功，有是德，方有是樂，故觀樂而知其功德。古人質樸，蓋未有無其實而虛陳之者，觀於《韶》、《武》可見矣。《書》云："夔曰：'戛擊鳴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來格。虞賓在位，群后德讓。下管、鼗鼓，合止柷、敔。笙、鏞以間，鳥獸蹌蹌。簫《韶》九成，鳳凰來儀。'又曰：'於[1]！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庶尹允諧。'説者皆以爲樂作而感動神物，不知皆是裝演。祖考虞賓，群后庶尹，固是禪讓事實。鳳儀獸舞，則因舜時曾有鳳來，及耕歷山，而鳥爲之耕，故設舞象之，非聞樂而至也。《樂記》云：子曰：'夫樂者，象成者也。揔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也。發揚蹈厲，太公之志也。《武》亂皆坐[2]，周、召之治也。且夫《武》，始而北出，再成而滅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國是疆，五成而分周公左、召公右，六成復綴以崇。天子夾振之而駟伐，盛威於中國也。分夾而進，事蚤濟也。久立於綴，以待諸侯之至也。'"其爲裝演征誅時事，尤確而無疑，乃自來解者，俱昧此義。此雖云今之演劇即古樂之遺，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，亦不過以意見揣測言之，而未能實摭《韶》《武》之見於《書》《禮》者，彰彰如是也。同上

---

① 今校：於，原作"于"，據《清經世文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皆坐，原作"沓生"，同上改。

曲海揚波卷三

馮驩市義劇愈疾　紀伯紫見周樹所作《馮驩市義》雜劇，攫之行曰："合肥龔宗伯病渴甚，余戒其讀書，屏一切圖籍。然所以祛宗伯疾者，其在此書矣。宗伯得而讀之，果霍然已。以謂孔璋之檄，能愈頭風，不是過也。周之爲是書也，非以祛宗伯之疾也，而其效乃如響之赴聲，豈適然也哉？醫之用藥也，必識其所苦，而投之以其所甚適。夫渴者肺枯，其所以湔熬其心者，故非草木之滋所能沃而解也。夫雜劇之工者，使人笑與忭會，忘其所苦。然而宗伯之疾之所以祛者，又非止若是而已也，蓋亦有所以深中之云爾。"吾聞宗伯以文章鉅公，傾身下士，實有田、嘗之風。故紀之進是書者，乃所以深中之也。使夫不以馮驩之市義，而以他種雜劇進，雖馬、關之作，不見其效，甚者反益之疾耳。明乎此者，不惟良於醫而已。窮賤之士，游達官貴人之門，而能得其懽心者，其術亦居可知也。清焦袁熹《此木[1]軒雜著》

務頭　教坊有部頭，有色長。升庵曰："周伯清誤呼'部頭'爲'務頭'，可笑也。"按今《九宫譜》有務頭，言填詞之法，非呼人也。其説施俊語亦非。蓋語其發聲處當用陰陽字之類。清方以智《通雅》

净旦考　元瑞曰："副净，古之參軍。副末，一名蒼鶻，一名末泥，一名孤裝。"見陶氏《輟耕録》。智閲《南唐書》："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。"升庵謂，漢郊祀有飾妓女，即裝旦之始。凡夫以净作䪼首。李義山《嬌兒詩》："忽復學參軍，按聲喚蒼鶻。"同上

來羅　宋以後俗曲有來羅之詞。中略晉庾楷[2]鎮歷陽，人歌曰："重羅黎。"重羅黎即來羅之聲也。今京師以小曲數落爲哷喇，亦囉嗊類。同上

閩鄉戲　閩鄉戲齣有《百里奚不認妻》，《蔡伯喈不孝父母》之目。

---

① 今校：此木，原作"柴"，據《販書偶記》改。

② 今校：庾楷，原作"唐楷"，據《通雅》上海古籍本改。

觀者代抱不平，幾於目眥盡裂。愚謂撰戲之人與二公有何仇恨，而必橫被惡名，十[①]年猶臭。然又安知伊時亡非爲顯貴豪惡，氣燄方張，言之不恤，殺之不能，借古人假面具，寫此輩真聲容，以紓我之孤憤耶！要之往哲聲名，直道斯存，天壤間自有不滅者在，豈真二三優孟，粉墨模糊，便能顛倒一世；雖被惡名，容何傷乎？吾請爲之進一解曰："藺相如，司馬相如，名相如，實不相如。"清邱煒萲《五百石洞天揮麈》

玉搔頭　《宣和遺事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，又理宗於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。《金鼇退食筆記》載武宗幸宣府，寵晉邸樂伎劉良女，居於騰禧殿，南征携[②]於軍中。宋明昏主，失德敗度，如出一轍，其不亡者，亦幾希矣。明武宗事，傳聞不一。國初李笠翁爲作《玉搔頭傳奇》，文辭條暢，描寫盡致，可補《帝鑑圖録》。近時盛行京調《正德戲鳳》一齣，雖三尺兒童，亦無不以爲口實者。吁！可戒也。同上

春臺戲　吴縣貝子木明經青喬《村田樂府》，有《演春臺》一作云："前村佛會歇還未，後村又唱春臺戲。斂錢里正先訂期，邀得梨園自城至。紅男緑女雜沓來，萬頭攢動環當臺。臺上伶人妙歌舞，臺下歡聲潮壓浦。脚底不知誰氏田，菜踏作齏禾作土。梨園唱罷斜陽天，婦稚歸話村莊前。今年此樂勝去年，里正夜半來索錢。東家五百西家千，明朝竈突寒無烟。"同上

詞曲以後之演變　由上古《三百篇》而樂府漢魏，由漢魏齊梁而近體，而竹枝，而詞，而曲，而傳奇，其道亦屢變矣。每凡一變，必有一種機局，一定音節。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，其機雖與時爲之，自人發之，而亦不得不以此歸諸天籟之自然矣。余不知此後由詞曲傳奇而變者，復爲何物。總之，必有一番大排場、大開[③]闔在，安得聖者與言前知乎？或曰："粵東〔摸魚〕〔解心〕，雖操土風，然與元詞之好用北地方言者，同一湊拍，要自可備一格。"同上

吴兆騫　吴兆騫字非熊，江南休寧布衣。《安徽通志》云："少喜爲傳奇

① 今校：十，原作"千"，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"携"字，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補。

③ 今校：開，原作"門"，同上改。

詞曲，既而棄去，刻意爲歌詩。”近人陳衍《感舊集小傳拾遺》

紅衲襖　〔紅衲襖〕曲名，未知所起，然曲名多出元時。元人詩集有用衲襖者，襖或襖之誤歟？衲襖，軍服也。

牡丹亭　“臨川四夢”，掩抑金、元，而《牡丹》爲最。然非知音，未易度也。故詩云：“傷心拍板無人會，自掐檀痕教小伶。”因思局促轅下者，不知輪扁斲輪，有不傳之妙。清曾廷枚《西江詩話》

花面胡騷　直隸某以即用補得奉天某縣。其妻，鄉人女也，偶遇新年，縣丞夫人特發帖請聽戲。某謂其妻曰：“汝在鄉，向未知應酬禮節。今日汝至縣丞署中，切勿多言語，致惹姗笑。如戲班中請點戲，汝只點宫衣報喜可也。”妻唯唯去。届時，主人安坐，即有按目持戲單，半跪，請點戲。妻約略省記，便率然曰：“不須點别戲，即唱花面胡騷可也。”按目回曰：“此戲班中向未唱過，請太太另點。”縣夫人怒曰：“他人點戲皆有，獨我的便無，豈非欺我不懂事乎？”於是縣丞夫人，及他女客皆恐，亦群起叱按目無禮，並令從速照演。按目惶懼，因與班主商量，令戲子數十人，雜塗各種花面而出。俄而相嘲謔，俄而相侮弄，或翻筋斗，或豎蜻蜓，已而轟然，一時散去。復令按目跪稟縣夫人曰：“太太所點，謹已演畢矣。”醒醉生《莊諧選録》

大人容稟　前十年時，有一候補知縣，分發安徽，上謁巡撫。某素不解儀節，巡撫詢其向在何處辦事，某拱手曰：“大人容稟。”巡撫便曰：“聽汝道來。”同上

排門兒淘真　養濟院中瞽者，悉皆爲三絃，唱南詞，沿街覓食，謂之“排門兒”。按《西湖志餘》：“杭州男女瞽者，多學琵琶，唱古今小説平話，以覓衣食，謂之陶[1]真。大抵説宋時事，蓋汴京遺俗也。若《紅蓮》、《柳翠》、《濟顛》、《雷峰塔》、《雙魚扇墜》等記，皆杭州異事，則又近世所擬作者。觀此則其俗習已古矣。”清黄士珣《北隅掌録》

戲文子弟　嘉興之海鹽，紹興之餘姚，寧波之慈溪，台州之黄巖，温州之永嘉，皆有習爲倡優者，名曰“戲文子弟”。雖良家子不恥爲之。其扮演傳奇，無一事無婦人，無一事不哭，令人聞之，易生悽慘，此蓋南宋

---

① 今校：陶，原作“淘”，據《武林掌故叢編》第五集改。

亡國之音也。其贋爲婦人者名妝旦，柔聲緩步，作夾拜態，往往逼真。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，宜峻拒而痛絶之。明陸容《菽園雜記》

元以曲取士　元以曲子取士，見明寧王臞仙所刻，載《元曲子取士科録》，見《筆記》卷四十九《雜識》三；而下卷《雜識》四中，即又摘録《元史選舉志》，謂科目之制，莫詳於此。史家雖譏其吏道雜而多端，然元世待士實厚。下略清姚範《援鶉堂筆記》

崇禎演劇　崇禎五年，皇后千秋節，諭沈香班優人演《西厢記》五六齣。十四年，演《玉簪記》一二齣。十年之中，止此兩項。明無名氏《燼宫遺録》

桑哥以曲戲同僚　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，同僚張左丞、董參政者，二公皆以書生自稱，凡事有不便者，多沮之。後桑哥欲去之而未能。是時，都省告狀擗箱，乃暗令人作一狀投之箱中，至午收狀，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。中有一狀，無人名事實，但云："老書生，小書生，二書生壞了中書省。不言不語張左丞，鋪眉搨眼董參政，也待學魏徵一般俸讀作捧請讀作倩。"桑哥佯爲不解其説，趣省掾再讀之不已。張起身云："大家飛上梧桐樹，自有傍人話短長。"一笑而罷。語雖鄙俚，亦一時機變也。元楊瑀《山居新話①》

優語　丙子，北兵入杭，廟朝爲虚。有金姓者，世爲伶官，流離無所歸。一日，道遇左丞范文虎，向爲宋殿帥時，熟其爲人。謂金曰："來日公宴，汝來獻伎，不愁貧賤也。"如期往，爲優戲作諢云："某寺有鐘，寺奴不敢擊者數日。主僧問故，乃言鐘樓有巨神，神怪不能登也。主僧亟往視之，神即跪伏投拜。"主僧曰："汝何神也？"答曰："鐘神。"主僧曰："既是鐘神，如何投拜？"衆皆大笑。范爲之不懌，其人亦不顧，卒以不遇，識者莫不多之。嗟夫！凡人當困苦之中，忽得所謁，不低首下心，以順承其意，則諂貌諛詞，以務悦其心，求固其寵，惟恐失之。伶人以亡國之餘，濱危隣死，乃致譏於所活之人，快其忠憤，亦賢矣哉。元仇仁《稗史》

韻法至論　閔威凴叔所作《韻法至論》中略云："從來韻譜，止爲詩

① 今校：話，原作"語"，據《武林往哲遺書》改。

賦限韻而設，原非審音而分韻。元尚聲律，而周氏之韻出，一釐千古之訛，洪武因之。”又云：“自唐以前之詩，必律吕調之，而始可合樂；至詞曲起，則律吕即在詞曲之中矣。”清陸隴其《三魚堂賸言》

小梁州　賈逵曰：“梁米出於蜀漢，香美愈於諸梁，號曰竹根黄。梁州得名以此。秦地之西，燉煌之間，亦産[1]梁米。土沃類蜀，故號小梁州。曲名有《小梁州》，爲西音也。”明楊慎《藝林伐山》

海鹽腔　張鎡字功甫，循王之孫，豪侈而清尚。嘗來吾郡海鹽，作園亭自恣。令歌兒衍曲，務爲新聲，所謂海鹽腔也。明李日華《紫桃軒雜綴》

古舞遺意　古歌變爲胡曲，既已絶響，而舞尤失傳。今優場中走三方，擺陣，跌打之類，皆其遺意。同上

女崑崙　《女崑崙傳奇》，一名《畫圖圓》，又名《乾坤鏡》，明人所作，蓋指長安鎮進士梅文正事。梅有婢女壽春，能救主母難。故曰：“女崑崙。”詩云：“清游畫舫好攜尊，金鼓喧闐出遠村。見説長安諸子弟，至今解唱女崑崙。”陳鱣《新坂土風》

漁簡記　邑人善唱鼓兒詞，時稱海寧調。其唱本名《漁簡記》者，指昔時土豪張堂，誣陷何東橋事。梨園中人亦能演之，相傳張之宅址在演武場。同上

鴛鴦劍　《鴛鴦劍》傳奇二卷，張琦撰。琦初名翊，字翰風，一字宛鄰，武進人。吴德旋《初月樓集》

陽春堂五傳　壬辰秋，余有姑蘇之役，借居張幼于曲水園，而長公伯起先生常避客，不樂應酬。余以幼于故，始得見伯起者再；於所著作，亦時窺一斑。會吴友劉仲卿出此五傳見贈，一《紅拂》、一《竊符》、一《灌園》、一《虎符》、一《祝髮》，藏之齋頭六年，忽一披覽，伯起風流，宛然在目也。丁酉初春二十四日，興公識。徐𤊹《紅雨樓題跋》

演蘇秦劇　杭州孫兩峰先生銀臺致政歸里，素恃先達，傲睨後輩。然鑒識時流，或爲大器，或爲小就，或朝鮮而夕嫣，縷縷指也。家延二師，講貫爲紹興之李旻，句讀爲餘姚之王華，即新建伯文成公之尊人，年

---

[1] 今校：産，原作“種”，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改。

將登四[1],貌拙氣鈍,小試多不利。兩峰每狎侮[2]之,呼爲落魄老儒,王亦不較。成化庚子之春,節歸就試,候案一月,名復不録。兩峰不悦其久荒童課也,初到之席[3],演《蘇秦》劇本誚之,王愠不形色。館政之外,自理正業,循常格而已。中元録遺,幸附觀場,更幸復領鄉薦。兩峰仍演《蘇秦》劇本賀之,謂其掛名浙榜,便可稱掛印榮歸之蔗境,杯箸票[4]簽。金書"桂折驚落魄,鵬摶望老儒"。王亦無喜無怒,舉杯飲醴,舉箸食饌而已。李以同館情深,把臂噫吁!雪涕而别。明春辛丑,王以狀元及第報矣,兩峰舌愕,始悔從前,畢竟非月旦真主,束幣附其家訊中,不報。再耑伻抵京師,止獲一單名柬,乃遣子入都申賀悃,王以故人相待,情誼諄篤。及歸,書金箑贈之曰:"好去殷勤謝爾親,莫教童子誚蘇秦。丹庭獨對天人策,便是當年落魄生。"兩峰見之大慚,嗣後語言晉接之間,厚奉李師,李師亦於三年中,咿哦徹晝夜。癸卯春,掀髯自命,必期繼王公去。八月,果雋於鄉,謁兩峰,索演《蘇秦》,扮兄嫂與乃母之奚童,遞罰大觥,醉極幾不任衣冠,李亦呼酒大樂。明春甲辰,亦狀元及第。兩峰喜,以書館另闢其門於正街,顔曰:"兩元書院。"《花村談往》

擲杯記　宋徽宗御前有玉杯三進,一爲"教子升天",二爲"八面威鋒[5]",皆温潤潔白,螭龍纏繞。三則單螭作把,外碾細花迴紋,瑩白甚於二杯,神光稍遜,世寶也。雲間大宗伯朱大韶旅谿公,得之門生所奉。後家孫中落,以"教子"杯典吴門王氏三百金,從兄大司成文成公贖歸,并以重價得"八面"、"單螭"。文成故無嗣,立弟文泉子,三杯皆文成夫人陸氏筦藏。文泉子,太學生也,外盡陸氏嗣母之孝養,惟日伺三杯所在。全歸後,攖得之。陸氏宗黨,素亦垂涎此三杯。内有顯者,以忤逆誣情,訟太學於平湖縣,屬令逮入圜扉。時太學生三杯密藏於婿室,太

① 今校:四,原作"仕",據《適園叢書》第十一集改。
② 今校:"侮"字,同上補。
③ 今校:席,原作"夕",同上改。
④ 今校:票,原作"標",同上改。
⑤ 今校:鋒,原作"風",同上改。

學之夫人胡氏曰:“何愛三杯,而以性命爭耶?”亟取歸以解之。杯到之夕,胡氏憤泣,謂禍從此祟,睨之欲擲。左右失色,急勸曰:“解難目前,非此不可。”固止之。胡曰:“縱不毁擲,亦當羞辱一番。聞爾在御前,金盤跪捧,甘露瓊漿,歌舞而進者;今以四文錢,沽極薄酒,使奴婢輩席地滿斟,作偷飲狀以壓之。”明日,裹以獻顯者,太學出矣。出復邀歸,即以三杯款飲,明示此寶非貴顯莫得懷之之意也,亦驕惡無忌之至矣。後四十年,太學子本吴、本洽俱成進士。陸氏顯者之孫名鍾奇者,染馬道英叛逆案,松守張宗衡亦置之圜扉。一月後,仍歸三杯於二朱,鍾奇得免死。太夫人接三杯在手,泫然告二子曰:“四十年前,吾已欲碎之,今復來吾家,毋爲子孫禍也。”時太學久故,出家醞,手自瀝獻,泣告靈前。各爲再進,劃然一聲,碎之階下。《擲杯記傳奇》本此。同上

樂府歌詞　問曰:“如《尚書》所言,則詩乃樂之根本也。後世[①]樂用曲子,則詩不關樂事乎?”答曰:“古今之變,更僕以[②]詳。聖人以《雅》、《頌》正樂,則知《三百篇》無一不歌。秦火之後,樂失而詩存,太常主聲歌,經生主意義,聖人之道離矣。而唐時律詩、絶句,皆入歌喉,及變爲詩餘,則所歌者詩餘,而詩不可歌。故陳彭[③]年《送申[④]國長公主爲尼》七律,人以詩餘〔小秦王〕之調歌之,是其證也。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。《尚書》之言,難[⑤]可通於今也。《三百篇》中,《清廟》、《文王》[⑥]等專爲樂而作詩,《關雎》、《鹿鳴》等先有詩而後入於樂。”吴喬《圍爐詩話》

襯字與緊慢　唐梨園歌内有“囉哩嗹”,以五七言整句,須有襯字,乃可歌也。疑古之“妃呼豨[⑦]”、“伊何那”亦即此意。如此,則不求宋詞、

---

① 今校:世,原作“人”,據《清詩話續編》本改。
② 今校:以,原作“難”,同上改。
③ 今校:彭,原作“喬”,同上改。
④ 今校:申,原作“中”,同上改。
⑤ 今校:難,原作“未”,同上改。
⑥ 今校:文王,原作“明堂”,同上改。
⑦ 今校:豨,原作“稀”,同上改。

元曲之順喉矣。然鄭世之[1]言“古樂每一字必絲聲十六[2]彈，或三十二彈”，則與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，須更考之。同上

樂府之轉變　總而言之，製詩以協於樂，一也；采詩入樂，二也；古有此曲，倚其聲爲詩，三也；自製新曲，四也；擬古，五也；咏古題[3]，六也；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，古樂府盡此矣。唐末有長短句，宋有詞，金有北曲，元有南曲，今有北人之小曲，南人之吴歌，皆樂府之餘也。同上

古詩之同曲者　《焦仲卿妻[4]詩》，於濃詭中又有别體，如元之董解元《西厢》，今之數落〔山坡羊〕，一人彈唱者也。同上

酸齋曲　酸齋降筆作〔清江引〕一闋，贈鐵笛道人：“鐵笛一聲江月曉，催上長安道。金帶紫羅袍，象簡烏紗帽。誰不説玉堂春事好？”明朱存理《珊瑚木難》

傳奇體　范文正公爲《岳陽樓記》，用對語説時景，世以爲奇。尹師魯讀之曰：“傳奇體爾。傳奇，唐裴鉶所著小説也。”同上

摩睺羅　京師七夕多摶泥孩兒，端正細膩，京語謂之“摩睺羅”。小大甚不一，價亦不廉。或加飾以男女衣服，有及於華侈者，南人目爲巧兒。宋金盈之《醉翁談録》

唐寅嘆世詞　《唐寅嘆世詞》、《對玉環帶清江引》八首：“有酒無花端的爲省酒，有妓不佳也難當做有。選妓要班頭，方纔是對手。不論酸甜酒，須傾一百斗，爛醉酕醄，通宵不肯走。老頭兒非是要出醜，世事多參透。一朝那話兒來，要要不能夠，想人生，有幾個到九十九。”“荏苒春光，不覺歸去早；老朽容顔，怎能又還小。明月尚可邀，昨宵難再找。緑螘紅裙，一刻不可少。萬事由天，何勞空自吵。甜的苦的一般樣老，甜的多歡樂，赴了些有名席，睡了些風流覺，把一個張揭老兒乾[5]罷了。”“一主一賓，一個知心俵。一味一壺，一輪明月皎。或把話兒嘲，或將琵

---

① 今校：之，原作“子”，據《清詩話續編》本改。
② 今校：六，原作“一”，同上改。
③ 今校：“題”字，同上補。
④ 今校：“妻”字，同上補。
⑤ 今校：乾，原作“朝”，據《適園叢書》本改。

琶掃。只唱新詞,舊曲多丢了;只論今番,往事多勾倒。今年覺比去年老,緊要著光陰到。今日説你忙,明日説無鈔,問先生那一日纔是個好。”“競短争長,世事何時已。富貴貧窮,由天不由己。七十古來稀,而今豈止你?風雨憂愁,又常多似喜。屈指尋思,前途能有幾?是會的從今日受用起,莫爲千年慮。對景且開懷,有酒須招妓;既爲人,須索要爲到底。”“春去春來,白頭空自挨。花落花開,朱顔容易改[①]。世事等浮埃,光陰如過隙[②]。休慕雲臺,功名安在哉?休想蓬萊,神仙真浪猜。清閑兩字錢難買,枉[③]把身拘礙。人生過百年,便是超三界,此外别無閒計策。”“極品隨朝,誰似倪[④]宫保。萬貫纏腰,誰似姚三老。富貴不堅牢,達人須自曉。蘭蕙蓬蒿,看來都是草。鸞鳳鴟梟,算來都是鳥。北邙路兒人怎逃,及早尋歡樂,痛飲一萬觴,大唱三千套,無常到來猶恨少。”“禮拜彌陀,也難憑信他。懼怕閻羅,也難回避他。枉自苦奔波,回頭纔自[⑤]可。口是[⑥]懸河,也須牢閉呵。手是[⑦]揮戈,也須牢袖呵。越不聰明越快活,省了些閑災禍。家私那用多,官爵何須大,我笑别人人笑我。”“暮鼓晨鐘,聽得咱耳聾。春燕秋鴻,看得咱眼矇。猶記做頑[⑧]童,俄然成老翁。休逞姿容,難逃青鏡中。休使英雄,都堆黄土中。算來不如閑打哄,枉自把機關弄。跳出麵烏[⑨]盆,打破酸虀甕,誰是惺惺誰懵懂。”明汪砢玉[⑩]《珊瑚網書録》

王錫爵和嘆世詞　王錫爵荆石《和嘆世詞》十二首:“樂處酣歌,時光容易過。苦處奔波,早晚偏難度。世界號娑婆,苦樂平分破。佩玉鳴珂,生辰不似他。戴笠披蓑,安閑不羡他。别人騎馬我騎驢,更有徒行

---

① 今校:改,原作“衰”,據《適園叢書》本改。
② 今校:隙,原作“客”,同上改。
③ 今校:枉,原作“苦”,同上改。
④ 今校:誰似倪,原作“疑是俛”,同上改。
⑤ 今校:自,原作“是”,同上改。
⑥⑦ 今校:是,原作“似”,同上改。
⑧ 今校:頑,原作“孩”,同上改。
⑨ 今校:烏,原作“糊”,同上改。
⑩ 今校:“玉”字,同上補。

個。日月疾如梭，天地旋如磨，也非過意相推挫。其一美竹幽花，便是清涼界。淡飯粗茶，且共消閑話。白日苦喧譁，有約來良夜。網得魚蝦，壺傾問酒家。筆走龍蛇，詩成付會家。世間禍福亂如麻，我也難禁架。休言鵲與鴉，任作牛和馬，只教方寸長瀟灑。其二覆轍翻舟，那個曾回首。大劍長矛，那個曾丢手。無數世間愁，憑著人承受。拜將封侯，是英雄釣鈎。按簿持籌，是愚夫枷杻。休提能向死前休，更算千年後。步步使機關，也要天公湊，行年五十曾参透。其三皂帽絲絛，一第猶難料。紫綬緋袍，一品猶嫌小。量盡海波濤，人心難忖著。翠養翎毛，爲誰頭上好。豕養脂膏，爲誰腸内飽。千尋鳥道上雲霄，何必都經到。平地好逍遥，高處多顛倒，世人只是回頭少。其四畫棟雕梁，推收紙半張。緑鬢紅妝，消除淚幾行。此事本尋常，漫説多魔障。百草芬芳，須防秋降霜。萬木萎黄，須逢春再陽。假如傀儡一登場，多少悲欣狀。旁人費忖量，兀自生惆悵，不知刊定傳奇上。其五百甕黄虀，須了今生事，一縷紅絲，須是前①生繫。人事有推移，總是天安置。智似靈龜，何嘗脱死期。巧似蛛蜘，何嘗不忍飢。命通若在四更時，夜半猶憔悴。千年薦福碑，九日滕王記，勸君且等時辰至。其六鐵鎖銅②關，財寶終須散。玉液金丹，遲速難違限。但放此心寬，萬事從天斷。不坐蒲團，西方掉臂還。不戴蓮③冠，南華合眼看。人間苦海黑漫漫，送盡聰明漢。飢來粥與饘，睡要床和簟，此外④不須多繾綣。其七麋鹿山邊，終日防弓箭。鸚鵡檐前，終歲愁貓犬。身在畏途間，頃刻憂機變。恩愛纏綿，多成仇恨緣。涕淚流連，多因歡喜緣。白駒過隙難留轉，何苦又加鞭。靈臺一寸間，簇起和冰炭，任教世事如電閃。其八愁多病多，早已鬢毛皤。恩多寵多，轉入是非窩。洗耳聽漁歌，一一多嘲我。漫天網羅，方被浮名誤。三載沉疴，兒被阿爺誤。只今九表向天呼，誓不上長安路。黄昏夢已徂，破衲還堪補，聊就人間小結果。其九一粒芝蔴，救饑也是他。一片黄瓜，解渴也是

① 今校：前，原作“今”，同上改。
② 今校：銅，原作“銀”，同上改。
③ 今校：蓮，原作“蓬”，同上改。
④ 今校：此外，原作“外□”，同上改。

他。其餘萬事賒,到了成虚話。纔説西家,殺牛與宰馬;又説東家,鑽龜與打瓦。他家圖甚王和霸,一任的閑搭掛。待乘博望槎,看過天河界,那時碌碌纔干罷。其十南陌東疇,是兒孫馬牛。趙舞秦謳,是歡喜冤仇。萬事總悠悠,勞生何所求。一簇眉頭,算前又算後。三寸舌頭,説强又説醜。饒君一日可千秋,空落得多僝僽。青山夢裏遊,玄牝空中守,羲皇一夢君知否。其十一你會使乖,别人也不呆。你要錢財,前生須帶來。我命非我排,自有天公在。時該運該,人來還你債。時衰運衰,你被他人賣。常言作法可消災,怕没福難擔載。有酒且開懷,見怪何須怪,一任桑田變滄海。其十二"同上

詳唐王詞　弇州評子畏書:"輭熟亦不惡,此紙更稜峭可畏。"乃子畏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。又曰:"普救寺婚姻案主者,而太原相業偉如,生平不二色。何《嘆世詞》相倡和至此?"兒淵云:"唐解元,狂者也。王文肅,猥者也。狂猥迹異而心同,宜其相契合乎?"然子畏作風態以遠宸濠,未嘗不介然自守耳,至詞調率意縱横。有如《卮言》:"伯虎其乞兒唱〔蓮花落〕,少時亦復玉樓金埒",故復不惡。研山山長汪砢玉識於盟鷗小檻。同上

沈貞曲　八十三翁沈貞題於有竹居:"此老粗疏一釣徒,服也非儒,狀也非儒,年來只爲酒糊塗。朝也村酤,暮也村酤,胸中文墨半些無。名也何圖,利也何圖,烟波染就白髭鬚。出也江湖,處也江湖。""時雨方霽,寤寐北窗。展玩古法名筆,聊爲作此,贈誠庵老友一笑,沈恒。"(按沈貞,字貞吉,弟恒,字恒吉。貞號陶庵,又號陶然道人,爲吴興人,即石田先生之父。二處士,並善丹青。)同上

優語　宋端平間,真西山參大政,未及有所建置而薨。魏鶴山督之,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。杭州優人裝一[1]儒生,手持鶴,别一儒生與之邂逅,問其姓名,曰:"姓鍾,名庸。"問所持何物,曰:"大鶴也。"因傾蓋歡然飲酒,其人大嚼洪吸,靡有孑遺。忽顛仆於地,數人拽之不動。一人乃批其頰大駡曰:"説甚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,吃了許多酒食,一動也動不得。"遂一笑而罷。或謂其人戲侮真、魏二公,京尹悉以優人黥之。《夷

① 今校:"一"字,據《適園叢書》本補。

堅續志》

秋波六義 予窮愁多暇，間爲元人曲子，長歌當哭，而覽者不察；遂謂有所譏刺，群而譁之。夫以優伶末技，尚不容於世如此，若以《西厢》之曲，造爲八股之文，向非特達之知，出自先帝，則縉紳大人，道學夫子，未有不議其怪誕，執而欲①殺者矣。黄九烟《秋波六義序》

讀離騷 尤西堂《答蔣虎臣太史書》云："從友人處得先生所作《宋玉傳奇》，大意見神女淫奔，君臣聚麀，此事宋大夫原未有實事。所云行雲雨，亦是風伯雨師之類，在楚王夢中，尚未有非禮之及。公今以此污蠛神人，褻瀆造化。以較□□兩人，尤爲勝之。因是契厚，不敢聲説，使兩公亦在網羅之外。至今抱疚，仰乞垂聽狂瞽，速爲毁板，所造於公家子孫，功德無量也。按此段乃蔣氏來書之語，以下尤氏語。僕之作《讀離騷》也，蓋悲屈原之放逐，而以玉附傳焉。《離騷》以夫婦喻君臣。《九歌》云：'滿堂兮美人，忽獨與予兮目成。'似乎淫褻之至，而其旨要歸於正。玉宋玉固學於師者，特借神女之事以感諷襄王，而惜乎王不之悟也。昔世祖皇帝覽而善之，深知鄙意。故命教坊演習，以爲忠臣之勸。而公不加細察，據爲罪案，斯僕所大痛也。"清尤侗《西堂雜俎》

鐵拐李 元岳伯川作《鐵拐李傳奇》，前身爲鄭州孔目岳壽借李屠屍還魂，爲純陽所度。故《鐵拐李贊》曰："這個醜漢，渾名鐵拐，前生雙手舞文，變相折却一腿，猛然夢醒回頭②，獨向蓬壺摇擺，不知此拐多長，且去忖量滄海。"同上

詩詞曲兼才 《梅村詞序》云："詞者，詩之餘也，乃詩人與詞人有不相兼者，如李、杜皆詩人也，然太白〔憶秦娥〕、〔菩薩蠻〕爲詞開山，而子美無之也；温、李皆詩人也，然飛卿〔玉樓春〕、〔更漏子〕爲詞擅場，而義山無之也；歐、蘇以文章大手降體爲詞，坡公'大江東去'卓絶千古，而六一婉麗實妙於蘇；介甫偶一涉筆，而子固無之，眉山一家，老泉、子由無之也。以辛幼安之豪氣，而人謂其不當以詩名而以詞名，豈詩與詞各有分量，不可得而踰者乎？有明才人，莫過於楊用修、湯若士。用修親抱

① 今校：欲，原作"次"，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頭，原作"瓊"，同上改。

琵琶，度北曲，而詞顧寥寥。若士‘四夢’爲南曲野狐精，而填詞自賓白外無聞焉。即詞與曲，亦有不相兼者，不可解也。”近日虞山號詩文宗匠，其詞僅見《永遇樂》數首，頹唐殊極；兼人之才，吾目中惟見梅村先生耳。先生文章彷彿班、史，然謙讓[1]未遑，嘗語予曰：“若[2]文則吾豈敢[3]於詩或庶幾焉。”今讀其七言古律諸體，流連光景，哀樂纏綿，使人一唱三嘆，有不堪爲懷者。及所譜《通天臺》、《臨春閣》、《秣陵春》諸曲，亦於興亡盛衰之感，三致意焉。蓋先生之遇爲之也。詞在季孟之間，雖不多作，要皆合於《國風》好色，《小雅》怨誹[4]之致。故予嘗謂先生之詩可謂詞，詞可謂曲。然而詩之格不墜，詞曲之格不抗者，則下筆之妙，非古人所及也。休寧孫無言遍徵當代名家詞，將以梅村編首，亡何而梅村没矣。孫子手卷不釋，仍寓予評次刻之，可謂篤好深思。而予於先生琴樽[5]風月，未忘平生，故得附知言序其本末如此。予觀先生遺命，墓前立[6]一圓石，題曰：“詞人吴某之墓。”蓋先生退然以詞人自居矣。使夫先生終於詞人，則先生之遇爲之也，悲夫！同上

以詞曲爲詩　《名詞選勝序》云：“武林李子笠翁能爲唐人小説，尤擅金、元詞曲。吴梅村祭酒嘗贈詩云：‘江湖笑傲誇齊[7]贅，雲雨荒唐憶楚娥。’蓋實録也。辛亥夏，來客吴門，予與把臂劇談，出其枕中秘，所見有過所聞者。乃知志怪之書，迴波之唱，未足盡我笠翁矣。今冬，復寄《名詞選勝》，而徵予序，予讀之，詫曰：‘笠翁又進矣。’”蓋詞之爲道，予嘗於《倚聲集》極論之，詩與詞合，詞與曲合，《詩三百篇》，皆可歌也。漢、唐樂府被之管絃，奏之宫廟，古風長短句，已爲詞之權輿。至〔生查子〕之爲五言古，〔玉樓春〕之爲七言古，〔瑞鷓鴣〕之爲律，〔紇那曲〕、〔竹枝〕、〔柳枝〕等之爲絶，皆以詞具詩之一體，故曰詞者詩之餘也。詞之近

---

① 今校：“謙”字前删“猶”字，後補“讓”字，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。
② 今校：若，原作“如”，同上改。
③ 今校：敢，原作“殆”，同上改。
④ 今校：誹，原作“悱”，同上改。
⑤ 今校：樽，原作“尊”，同上改。
⑥ 今校：“立”字，同上補。
⑦ 今校：齊，原作“高”，同上改。

調，即爲曲之引子；慢詞即爲過曲，間有名同而調異者，後人增損使合拍耳。偷聲、減字、攤破、〔哨遍①〕，不隱然爲犯曲之祖乎？太白之“簫聲咽”，樂天之“汴水流”，此以詩填詞者也。柳七之“曉風殘月”，坡公之“大江東去”，此以詞度曲者也。由詩入詞，由詞入曲，正如風起青蘋，必盛於土囊；水發濫觴，必極於覆舟，勢使然也。而説者斷欲剖而三之，不亦固乎？且今之人往往高談詩而卑視曲，詞在季孟之間。予獨謂能爲曲者，方能爲詞，能爲詞者，方能爲詩。何者？音與韻，莫嚴於曲，陰陽、開閉，一字不叶，則肉聲抗墜，絲竹隨之。詞雖稍寬於曲，然每見作者平側失銜，庚侵雜用，是徒綴其文，未諧其聲，猶然古風長短句耳。故以詩爲詞，合者十一；以曲爲詞，合者十九。若以詞曲之道進而爲詩，則宫商相宣，金石相應②和，渢渢③乎皆《三百篇》矣。笠翁精於曲者也，故其論詞，獨得其④妙解，而與予見合如此。然自此選出，人將俎笠翁於花草之間，不復呼“曲子相公”矣。予又曰：“猶未足盡我笠翁也。試與之言詩，笠翁當更進矣。”同上

玉搔頭　王曇《烟霞萬古樓詩選》、《瓊花觀讀明武宗皇帝禡祭記》七律序云：“武宗征宸濠，駐師觀中。記謂其觀兵揚州，一時金鼇介甲之士，市巷坊街，幾無立足。禡祭之日，飭諸生執絲竹襄祭者二百餘人。軍容之盛，振古無比。蓋武宗處中葉太平全盛之時，揆文奮武，仿漢、唐渭橋故事，安不忘危，致有深意；而讀史者似謂其弄兵好勝，不知有宋九朝，全賴澶淵一出，使天下知有黄龍大纛也。况武宗賢相在朝，名將視師，天下將垂拱無爲。此《玉搔頭》一部傳奇，雖曰遊戲，亦一朝樂府之不可不傳者。”《春暉堂叢書》

鐵雲樂府　王曇《詩選》有《七古序》云：“鐵雲先生於宣武坊南鐙火之暇，作《相如文君》、《伶元通德》諸齣，商聲楚調，樂府中之肴蒸俎豆，匪元、明科諢家所可跂及也。太倉畢子筠孝廉華珍，按南北宫而譜之；

---

① 今校：遍，原作“令”，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“應”字，同上補。

③ 今校：渢渢，原作“颯颯”，同上改。

④ 今校：“其”字，同上補。

梁園衆子弟，粉墨而搬演之，亦一時佳話，記以詩。”同上

乖角　《七修類稿》：“乖角，不曉事意。”故《韓詩》曰“親朋頓乖角”是也。今人反以爲聰意，錯也。”既常生按云：“《通雅》引宋子京，謂俗以不循理曰乖角。”清錢大昕《恒言録》

曲中俗語　《恒言録》所載，有張鑑既常生補注，如“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强出頭”。“好男不吃分時飯，好女不穿嫁時衣”。均見元人《舉案齊眉》劇。“有麝自然香”見《連環計》劇。“家有千貫，不如日進分文。入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”。見《琵琶記》。

元曲宫調　元人曲譜，僅存六宫十一調，而所用之宫與調，亦祇十四也。注云：“宫調、角調，非唐、宋燕樂所有，且無一曲蓋妄增者。歇指調今亦無曲，商角當附於商調云。”阮亨《瀛洲筆談》

館師黄鶯兒　《尊聞閣詞選》載〔黄鶯兒〕十七首，傷館師也。天長胡粹亭作。“一頂破方巾，戴上頭、誤此身，寄人籬下防難穩。生徒幾名，束修幾金，甕酸况味心中忍。贏得個村童牧豎，見面叫先生。”其一“南面坐當中，强做作、見東翁，百般言語甘承奉。遍體酸風，澈骨冬烘，偶將小技聰明弄。試問你詩云子曰，换得幾文銅。”其二“坐老屋三間，親和友、没往還，妻兒抛却真堪嘆。薄粥一餐，冷飯一餐，爛麻繩把猴猻絆。到晚來布衾如鐵，那得夢魂安。”其三“一點没騰挪，不接濟、可奈何，噥噥唧唧時光過。賬且欠波，衣且當波，儘教空子年年大。怪只怪書獃無用，不慣跳飛跎。”其四“歸家走一遭，才進門、氣已消，閨中人把家常道。無柴昨宵，無米今朝，幾乎剩得空鍋叫。急忙忙摒當未了，館僕早來邀。”其五“不能大聲呼，低低勸、做工夫，等閑莫把時光誤。讀也含糊，聽也含糊，面從那即心能悟。没功効罪歸在我，庸陋怎教書。”其六“飯後講書呈，二五八、算消停，翻開集注頭先暈。周張朱程，解説不清，之乎者也模糊混。聊費些口乾舌燥，强做假斯文。”其七“兩文並一詩，三六九、到課期，晚來雜衆堆書儿。不是寬皮，即是支離，滿前臭氣熏而已。從頭看千方百計，幾句要留伊。”其八“細看眼兒花，也自防、下筆差，惹他俗口因端借。圈點多些，塗抹少些，庶乎舒服方才罷。争奈我天良要緊，不肯昧心誇。”其九“文宗要按臨，傳牌下、未必真，遣人先向街頭問。今日登程，明日登程，商量我亦隨鞭鐙。聽五更主人早起，

禱告祀家神。”其十“一路願平安，打中肩、穆殿山，（此山在盱眙境，考棚在盱眙山上，上故越此山。）慌慌急急忙巴站。風兒何堪，雨兒何堪，險些跌煞窮酸漢。那容説馱詩驢背，自在跨征鞍。”其十一“一望水連天，尋寓所、我要先，挨門逐户幾尋遍。朝闕樓邊，臧家巷前，大都房飯須求賤。還要合諸童主意，才敢硬添錢。”其十二“筆硯也攜來，先現醜、懷鬼胎，目今奉考如還債。一場過哉，三等苦哉，此人手段原來壞。那容説時乖運蹇，我本是清才。”其十三“轉瞬届文場，敲雲鑼、擊大梆，五更飯食須停當。夾帶要防，擁擠要强，猶云都有三分望。生恐怕諸童懊惱，兼牧外行羊。”其十四“信砲鬼神愁，放了案、竟罷休，神魂沮喪形如狗。他哭床頭，我問心頭，明朝悄悄山頭走。埋怨煞三年款待，意氣枉相投。”其十五“同學兩三童，滿園花、一樹紅，其如謝禮艱難送。他本運通，我敢居功，先生以後將無用。準備著移宫换羽，另覓主人翁。”其十六“故我笑依然，冷板凳、坐有年，生來薄命何須怨。炎凉閲焉，酸鹹飽焉，阿誰成敗能操券。到不如一蓑一笠，郭外自耕田。”其十七

楔子　楔爲門户兩旁木楔，今衙署大門脱限時，有兩木柱於橛端者是也。元劇取此字作爲輔佐之意。楔所以輔佐門限，此則輔佐劇情之不足，非有其他深意。南詞中之饒劇，亦即楔兒之遺意，所用曲牌，非〔賞花時〕，即〔端正好〕，而〔端正好〕又可增句云。王伯良謂楔子如南詞之引曲，彼以爲楔子無板故也，實不盡然。吴梅《元劇方言釋略》

迓鼓　《續墨客揮犀》卷七，王子醇初平熙河，邊陲寧静，講武之暇，因教軍士爲訝鼓戲，數年間，遂盛行於世。其舉動武裝之狀，與優人之詞，皆子醇初製也。《朱子語類》一百卅九云：“如舞訝鼓，其間男子僧道雜色，無所不有，但都是假的。”是宋時已盛行之矣。元詞中如村裏迓鼓、大迓鼓之類，即用此名，但訝作迓耳。同上

衠一味　衠音諄，正也。一味，猶言一物也。曾褐夫〔散套〕云：“雖然蔬圃衠畦徑。”《西廂》云：“衠一味風清月朗”，俱作正解。入明以來，南詞中不多用此字，惟湯謂以《牡丹亭·冥誓》折：“衠幽香一陣黄昏月”，頗合元人法。同上

七青八黄　七青八黄，乃論金色之高下。《格古要論》謂：金品七青八黄，九紫十赤。元詞借作不問高下之意。同上

六老　“六老”，董詞作“渌老”，實應作“睩老”。睩謂眼，老乃語辭也。同上

鶻伶　鶻，《中原音韻》讀作胡。王和卿詞云：“假胡伶騁聰明。”鶻伶即胡伶，伶俐也。同上

演撒　演撒，有也。凡心中擇定之人，謂演撒。同上

潔郎　潔郎，僧衆之通稱。同上

葫蘆提　宋錢文穆決一大滯獄，坡公譽爲“霹靂手”。錢曰：“僅免葫蘆蹄耳。”亦作“鶻鷺啼”。即俳優以爲鶻突者也。同上

四星　四星，調侃下梢也。製秤之法，末梢用四星，故四星即收梢意。同上

洪昉思之厄　洪昉思以填詞獲罪，天下無不惜之。竹垞詩云：“梧桐夜雨詞凄絶，薏苡明珠謗偶然。”吴蓮洋詩云：“能通彼我間千古，才著成虧恨一生。”又“欲殺何嘗非李白，聞歌誰更惜秦青。”曹楝亭詩云：“稱心歲月荒唐過，垂老文章憂患成。”昉思後以溺死，其集罕見，才人之厄，於斯爲極。《靈芬館詩話》

桃花扇題詞　舊人題《桃花扇》傳奇者甚多，均無甚出色。崑山諸菊莊世器有絶句云：“一載風流抵六朝，陪京事去雨瀟瀟。蓬萊幾度揚塵後，又見尊前門舞腰。”“南巡法曲久漂零，燕子春燈進後庭。王氣自消三百載，不須抵死怨懷寧。”末首婉曲有餘味。同上

馬踐楊妃　《隨園隨筆》言：楊妃縊死，《新舊唐書》皆無異辭。惟劉禹錫《馬嵬詩》云：“貴人飲金屑，倏忽舜英莫。”似貴妃之死，乃飲金屑，非縊也。余按元人院本，有《馬嵬坡・馬踐楊妃》一折，雖曲子不足據，亦異聞也。所服杏丹事，似唐人小説中有之。同上

寓園居士曲　《秣陵春傳奇》有寓園居士癸巳孟秋七日一序，略云：余弱冠時，嘗爲《步非烟雜劇》，頗有一二本色語，兵燹中失去其本。與草衣道人往來吴越間，多以南詞散套及小令紀其事，亦頗協律。一生蹭蹬，并不得爲元詞人路吏山長之官。窮老閉門，無所發憤，欲借古人奇情韻事，譜爲烟花粉黛，神頭鬼面之詞。及見此詞，不覺小巫氣盡。下略

唐刻傳奇　唐富春字對溪，金陵人。刻傳奇甚多，所謂《富春堂刻

本》是也。如《白兔記》一種，卷前題豫人謝天祐敬所校，而梓者則唐氏也。

周閑散曲　周閑字存伯，一字小園，别號范湖居士，秀水人。英人寇邊，曾磨盾草檄。道光季年遊楚北。不二年復客吴門，佐戎幕，隨軍勦逆匪，以功得保知縣，分發江蘇。同治三年，權新陽縣。光緒元年卒，年五十六。有曲七闋，附遺稿之末卷内，爲其姊婿孫仁礽在越軍時所録。

桂林霜　鉛山蔣苕生太史（士銓）撰《桂林霜》傳奇，演康熙朝廣西巡撫馬文毅殉吴逆之難事。（按馬公諱雄鎮，字錫蕃，號坦公，漢軍鑲紅旗人。康熙九年巡撫廣西。十三年，吴三桂反，將軍孫延齡私與通，公被囚土室。十六年，三桂遣其孫世倧收兩粤，斬延齡，誘公降，不屈，遂被害。清制，非翰林出身，不得謚文。公父鳴佩，官至兩江總督，公以大臣子選用起家，得謚文毅。亦異數也。）編入《九種曲》全帙中，流傳頗廣。又有《桂林雪》院本，爲高郵薛冬樹先生（名待考）所譜，演明臣瞿、張二公殉國事。（按瞿公諱式耜，字起田，常熟人。張公諱同敞，字别山，江陵人。明永曆建國桂林，瞿公由桂撫入内閣，張公爲兵部尚書。清兵破全州，諸將焦璉、丁魁楚等戰死。永曆奔梧州，以瞿公爲留守，張公副之。未幾北兵至，二人力持月餘，城破同被執。主將定南王孔有德欲降之，不屈，幽於一室。二公相對賦詩酌酒，不異平時。孔婁勸降，不可回，遂同日俱殉。）世罕知者，亟記之。况周頤[1]《餐櫻廡隨筆》

清初猶重詞曲　尤展成自《秋波詞》進御，才子名士之目，受兩朝特達之知，所箸《讀離騷》、《鈞天樂》等傳奇數種，教坊内人鏤之管絃，爲《霓裳羽衣》之曲。洪昉思（昇）雖以《長生殿》得罪，而此曲即亦流傳禁中。蓋清廷當全盛時，九天歌管，猶有雅音，嘉道而後，遂岑寂無聞焉。乃至今日，風雅掃地，瓦釜雷鳴，雖日星河漢之文字，不惜弁髦棄之，矧選聲訂均之末技，夫孰過而問者，則章掖賤而琴書苦矣。同上

牡丹亭與小紅　小紅，姜白石侍兒，范文穆所贈也。白石《過垂虹》詩有“小紅低唱我吹簫”之句。湯玉茗侍兒亦名小紅，烏程張秋水（鑑）

---

① 今校：頤，原作“儀”，據文意改。

《冬青館》甲集《過臨川懷玉茗》詩句云："唯有《牡丹亭》院本，尊前重聽小紅歌。"自註：小紅，玉茗侍兒。同上

瑟長　妓之箞領者名瑟長，《霞箋記傳奇》(元無名氏撰，演李玉郎翠眉娘事。)弟十三齣(訪求佳麗)科白云："不免在教坊司喚瑟長來問它，殆即緑巾跨木(見前筆)者之流亞歟。"同上

集曲牌名　《南郇集·曲牌名擬寄外書》云："賞花時節，悵望江南，縷縷金垂，魂斷亭前色柳矣。緑意乍舒，飛緜搭絮，如搗練子疏影暗香，玉樓春滿，而杏花天氣，未迎仙客，鎖金帳裹，未免辜負海棠春色也。是以真珠簾下，芳意遲遲，不傍妝臺，嬾畫眉宇，睹黄鶯兒作對，粉蝶兒成雙，固無時不望阮郎歸來。趁此月上海棠，杯傾琥珀，一盡逍遥樂也。但金陵酤美酒，仙府舞霓裳，人、駿馬金絡索，春服錦衣香。方且尋香柳娘，稱好姐姐，備五供養，夢雙蝴蝶，醉扶歸來，恐未必於更轉時，作桃源憶故人想耳。則薄倖之罪，妾不得不駡玉郎矣。兹因孤飛雁便，寄一封書來，望郎踏莎行歸，慎毋駐馬聽曲，閒却園林好景也。一片錦中，九迴腸斷，雁過沙川，便盼撥棹，書意不盡欲言。"《民權素》十一集

游戲春秋　劉豁安云：有斥《西厢》爲淫書、情書者，其然與否？余如游夏於魯史焉。惟美爲文章，則余敢贊辭無他。即紅娘之拒張生折，夫人於包含辯護之中，有義正詞嚴之概，平心論之，允稱游戲春秋。

琵琶　又云：聲山別集之《琵琶》，雲烟裹帶歌泣。從社會普通教育觀，直兼孝慈義讓有之，可挽回已喪之天良不少，而有功於世道良多，其焕乎文章者次焉。或曰：然則盲翁嗜痂，別有眼光。余笑曰：唯。

桃花扇　康熙中葉，曲阜孔東塘(尚任)撰《桃花扇》傳奇，於復社諸君子，排斥馬阮，形容盡致。唯是李香駡馬阮則有之，殊無侯生駡大鋮事，未審既汸何所本也。况周頤《眉廬叢話》

琵琶記　明高則誠(明)撰《琵琶記》，演蔡中郎贅入牛府，屬假托非事實，前人辨之詳矣。或謂其駡王四，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①，亦臆説，無確據。按唐盧仝《玉泉子》鄧敞一則，略云：敞初比隨計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，僧儒之子，有勢力，且富於財，謂敞曰："吾有女弟未出

---

① 今校："有四王字"四字，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本補。

門，子能婚，當爲展力，寧一第耶?”時敞已婿李矣，有女二人，皆善書，敞之行卷，多二女筆跡。敞顧己寒賤，私利其言，許之。既登第，就牛氏姻。不日挈牛氏歸，將及家，紿牛氏曰：“吾久不到家，請先往俟卿。”洎到家，不敢洩其事。明日，牛氏奴驅輜槖直入，列[1]庭廡間。李氏驚曰：“此何爲者?”奴白夫人將到，令某陳之。李曰：“吾即妻也，又何夫人?”即拊膺哭頓地。牛氏至，知其賣己也，請見李氏曰：“吾父爲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不能富貴，豈無一嫁處？其不幸豈唯夫人乎？夫人縱憾於鄧郎，寧忍不爲二女計耶?”時李氏將訴[2]於官，二女共擥輓其袖而止。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，黄巢入洛，避亂於河橋[3]，其金帛悉爲群盜所得。據此，則再婚牛氏實鄧敞事，而院本以誣中郎，其故殆不可知。同上

替父從軍　明徐文長（渭）撰《四聲猿》院本四折，其第三折《替父從軍》演木蘭事。據曲中關目，木蘭立功甯家，與王司訓之子（但稱王郎，無名。）成婚。王中賢良、文學兩科，官校書郎云云。按嘉興沈向齋（可培）《樂源問答》云：“問：《木蘭詞》，説者謂唐初人記六朝事，别有事績可徵否？答曰：‘少聞之吾鄉前輩諸草廬先生云，木蘭，隋煬帝時人，姓魏，本處子，亳之譙人也。時方征募兵，（按院本云姓花，世住河北魏郡。父名弧，字桑之。曾爲千夫長，因黑山賊首造反，大魏拓拔可汗下郡徵兵。與草廬之説不同。）木蘭痛父耄，弟妹皆稚騃，慨然代行。服甲胄，操戈躍馬而往。歷十二年，閱十有八戰，人莫之識。後凱旋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尚書郎不受，奏懇省視。及還，釋戎服，衣女衣，同行者駭然。事聞，煬帝欲納之。對曰：‘臣無媲君之禮。’”拒迫不已，遂自盡；帝驚憫，贈孝烈將軍。土人立廟，以四月八日致祭，蓋其生辰也。據此則院本云云，唐突已甚矣。惜沈氏所引草廬之説，未詳何本。同上

王昭平擅演劇　《王昭平先生寄内書》，見《拜經樓詩話》，樸而雅，語淺而情深，讀之令人增伉儷之重，離合之感。中略先生少俶儻，脱略邊幅，攻詩古文，能書，耆詞曲，雅擅登場，舉天啟辛酉經魁。榜發，方雜

---

① 今校：列，原作“到”，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訴，原作“列”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橋，原作“陽”，同上改。

梨園演《會真記·草橋驚夢》齣，去張君瑞，關目未竟。移宫换羽間，促者屢[1]至，遂著戲衣冠，周旋賀客，時目爲狂。見查東山《浙語》。同上

折齣出考　雜劇、傳奇之屬，元人分若干折，後人作齣。明王伯良(驥德)校注古本《西厢記》凡例，謂元人從折，今或作出，又或作齣。出既非古，齣復杜撰，字書從無此字。近詅《癡符傳》以爲齣，蓋齝字之誤，良是。其言謂牛食已復出嚼曰齝，音笞。傳寫者誤以臺爲句，齣出聲相近，至以出易齝。又引元喬夢符云"牛口争先，鬼門讓道"語。遂終傳皆以齝代折，不知字書齝本作齥，又作呞，以齥作齣，筆畫誤在毫釐，相去更近，非直臺句之混已也。即用齥，元劇[2]亦不經見，故標上方者，亦止作折云云。蓋元明人製曲以通俗爲得體；遣詞且然，何論用字。必欲一一訂正之，或詞意轉不可曉，聲調亦復失諧，大氐梨園傳讀之本，詎可與若輩談小學耶。同上

四夢　《玉茗堂四夢》，明臨川湯若士(顯祖)撰，曰《牡丹亭》、曰《紫釵記》、曰《邯鄲記》、曰《南柯記》，蜚聲曲苑久矣。明上虞車柅齋(任遠)亦有《四夢》，曰《高唐》、曰《邯鄲》、曰《南柯》、曰《蕉鹿》。(見元鍾嗣成《録鬼簿》)特《玉茗四夢》係傳奇，而柅齋所作則雜劇耳。同上

情歌四章　昔見某君筆記，有《情歌》四章，語雖俚俗，而脉脉深情，自然流露，真竗作也。其一云："我這心裏一大塊，左推右推推不開；叫鴉鬟請個大夫與我診診脉，那大夫眉頭緊皺連聲唉。也不是病來也不是災，就是情人留下的相思債。"其二云："一見情人朝後退，十指尖尖用手推；爲甚麽涎着臉兒在我跟前跪，是何人灌得你醺醺醉，花街柳巷，任意胡爲。從今後不許你上我的床睡，就是上床來，也是各人蓋著各人的被。"其三云："濛鬆雨兒漫天下，偏偏情人不在家；若在家任憑老天下多大，勸老天住住雨兒，教他回來罷。溼了衣裳事小，凍壞情人事大，常言道黄金有價人無價。"其四云："大雪紛紛朝下蓋，可意人兒你從那里來，渾身凍的好似冰凌塊，雙手拿被將你蓋。我可暖過你的肉，我可暖不過你的心來，細細想誰人的性兒有我耐。"《紫蘭花片》

---

① 今校：屢，原作"婁"，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劇，原作"曲"，同上改。

白練裙　吾友劉葱石参議彙刻傳奇，自董解元絃索《西厢》外，如元人所稱《荆》《劉》《拜》《殺》四大家，皆已物色得之。明末之《緑牡丹》傳奇，爲吴石渠撰，中有復社本事，亦訪得之。獨於《白練裙》曲本，徧覓未獲。《白練裙》者，休寧吴非熊、新城鄭應尼合撰，以嘲馬湘蘭者。吴名兆騫，爲傳奇詞曲，一時游冶少年，推渠爲帥。此劇既出，青樓人皆指目，有樊川[1]薄倖之名。此見錢氏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，其實爲應尼獨撰。牧齋與應尼爲庚戌同年，故援吴爲分謗。《板橋雜記》言：應尼公車下第，游金陵。時南曲中馬湘蘭負盛名，與王伯穀爲文字飲，遇應尼不以禮。應尼作《白練裙》雜劇，極其諧謔，召湘蘭觀之，微笑而已。應尼輕薄兒，思欲染指禁臠，宜不值湘蘭一哂。王漁洋《秦淮雜詩》："新月高高夜漏分，棗花簾子水沉薰。石橋巷口諸年少，解唱當年《白練裙》。"即紀此事。應尼此書出，李九我署南禮部，追書肆刻本毁其板。則在明時已罕覯矣。錢唐羅矩字千秋，告繆藝風，謂曾於江西見之，不知信否。明沈德符《顧曲雜言》云：於都下遇鄭，譽其填詞之妙，鄭面發赤，囑其勿再告人。此宜牧齋亟爲鄭諱也。九我毁板，亦德符語。羅千秋既能見之於江西兵火之後，世宜仍有此本，當告葱石再訪之。明鬱藍生《曲品》，鄭豹先下《白練裙》。鄭爲孝廉時，風流瀟灑，於秦淮曲中，説刺老妓，戲成《白練裙》，俄爲大中丞所訶，遂不行。曲未入格，然詼諧甚足味也。余所謂應尼獨撰，又得此一證。應尼名豹先，江西南城人。李详《藥裹慵談》

磬兒演劇　磬兒，珠市梁四家女伶也。梁四婦本吴倡，善琵琶。及歸梁，買雛姬教梨園爲活[2]。磬兒意不屑，輒逃塾，假母日以箠楚，諸姊妹競勸之。磬兒曰："若欲我從，須以旦脚改净色，猶可借英雄面目，一洩胸中塊壘耳。"由是《千金記》諸雜劇，磬兒獨冠場。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偕友寓梁四家，夜演《千金記》至《别姬》諸劇，衆皆意屬虞姬，而湘亭獨以楚重瞳爲嫵媚，群起譁笑之。及卸裝，視老霸王姿容，果高出帳下美人，人遂嘆服。明日，張筵海棠樹下，青衫紅粉，團圞錯坐。磬兒本

---

① 今校：樊川，原作"青樓"，據江蘇古籍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活，原作"話"，據《筆記小説大觀》第一輯改。

歙産，湘亭亦婺源籍，兩人各操土音，以道其傾慕，而座上諸友，相對微笑，竟不解刺刺作何語。已而中翰諸友盡返棹，而湘亭束裝未發，蓋不忘磬兒也。思欲買桃槳載以俱歸。而梁家方居爲奇貨，且欲留壓部頭，有非[①]百萬纏頭不能摇奪者。相對泫然，焦思無計。磬兒曰："君何計之拙也，彼所以居奇不售者，以我爲錢樹子[②]耳。君去妾必不生，留駿骨而買[③]之，定不須千金值矣。"湘亭大悲，乃不得已，珍重而别。歸未兩月，聞磬兒病且死。湘亭曰："花前一諾[④]，信同抱柱矣。卿不負我，我豈負卿哉？"急赴金陵，以三百金買柩而回，葬於桐涇橋北。王夫人曹墨琴[⑤]誌其墓，諸名士挽以詩詞。予譜《千金笑》傳奇付諸樂部。噫！不能生事，而以死歸，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[⑥]思乎？而磬兒亦自此不死矣。沈起鳳《諧鐸》

玉玦與綉襦　鄭若庸字中伯，妙擅樂府，嘗填《玉玦記》以訕妓院。一時白門楊柳無繫馬者。群妓患之，乃醵金數百，行薛生近黨，作《綉襦記》以雪之。秦淮花月，頓復舊觀。朱彝尊《静志居詩話》

阮大鋮所著傳奇　阮大鋮所著《燕子箋》、《春燈謎》外，尚有《雙金榜》、《牟尼合》、《獅子賺》等名，見《韻石齋筆談》及《池北偶談》，今皆不傳。同上

化工畫工　《拜月》、《西厢》，化工也；《琵琶》，畫工也。夫所謂畫[⑦]工者，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[⑧]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？今夫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長，百卉具在，人見而愛之矣。至覓其工，了不可得，豈其智固不能得之歟？要知造化無工，雖有神聖，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，而其誰能得之？由此觀之，畫工雖巧，已落二義矣。文章之事，寸心千古，可悲

---

① 今校："非"字，據《筆記小説大觀》第一輯補。
② 今校："子"字，同上補。
③ 今校：買，原作"埋"，同上補。
④ "一諾"字，同上補。
⑤ 今校：琴，原作"亭"，同上改。
⑥ 今校："極"字，同上補。
⑦ 今校：畫，原作"化"，據中華本改。
⑧ 今校："工"字，同上補。

也夫！且吾聞之，追風逐電之足，決不在於牝牡驪黄之間；聲應氣求之夫，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；風行水上之文，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。若夫結構之密，偶對之切；依於理道，合乎法度；首尾相應，虛實相生，種種禪病，皆所以語文，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至文也。雜劇院本，遊戲之上乘也。《西廂》、《拜月》，何工之有？蓋工莫工於《琵琶》矣。彼高生者，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，而極吾才於既竭。惟作者窮巧極工，不遺餘力，是故語盡而意亦盡，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。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，一彈而嘆，再彈而怨，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，此其故何耶？豈其似真非真，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。蓋雖工巧之極，其氣力限量，只可達於皮膚骨血之間；則其感人，僅僅如是，何足怪哉？《西廂》、《拜月》，乃不如是。意者宇宙之内，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，如化工之於物，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。且夫世之真能文者，比①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。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，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，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，蓄極積久，勢不能遏。一旦見景生情，觸目興嘆，奪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壘魄；訴心中之不平，感數奇於千載。既已噴玉唾珠，昭回雲漢，爲章於天矣。遂亦自負，發狂大叫，流涕慟哭，不能自止。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，欲殺欲割，而終不忍藏於名山，投之水火。予覽斯記，想見其爲人，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、朋友之間者，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。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，羨張生之奇遇；比雲雨之翻覆，嘆今人之如土。其尤可笑者，小小風流一事耳，至比之張旭、張顛、羲之、獻之，而又過之。堯夫云："唐虞揖讓三杯酒，湯武征誅一局棋。"夫征誅揖讓何等也，而以②一杯一局覷之，至渺小矣。嗚呼！今古豪傑，大抵皆然。小中見大，大中見小，"舉一毛端建寶王刹，坐微塵裹轉大法輪。"此自至理，非干戲論。倘爾不信，中庭月下，木落秋空，寂寞書齋，獨自無賴，試取《琴心》，一彈再鼓，其無盡藏，不可思議，工巧固可思也。嗚呼！若彼作者，吾安能見之歟？明李贄《李氏焚書》

---

① 今校：比，原作"此"，據中華本改。

② 今校："以"字，同上補。

玉合記　《玉合記》亦有許多曲折，但當要緊處却緩慢、却泛散，是以未盡其美；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。韓君平之遇柳姬，其事甚奇，設使不遇兩奇人，雖曰奇，亦徒然耳，此昔人所以嘆恨於無緣也。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，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，則李王孫之奇，千載無其匹也。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，乃不費一時力氣而遂復得之，則許中丞之奇，唯有《崑崙奴》千載可相伯仲也。嗚呼！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，亦豈少哉？唯不遇奇人，卒致兩地含冤，抱恨以死，悲矣！然君平者唯得之太易，故失之亦易，非許俊奇傑，安得復哉？此許中丞所以更奇也。同上

拜月記　《拜月記》關目極好，説得好，曲亦好，真元人手筆也。首似散漫，終致奇絶，以配《西厢》，不妨相追逐也。自當與天地相終始，有此世界，即離不得此傳奇，肯以爲然否？縱不以爲然，吾當自然其然。試詳讀之，當使人有兄兄妹妹，義夫節婦之思焉。蘭比崔重名，尤爲閑雅，事出無奈，猶必對天[1]盟誓，願終始不相背負，可謂貞正之極矣。興福投竄林莽，知恩報恩，自是常理。而卒結以良緣，許之歸妹，興福爲妹丈，世[2]隆爲妻兄，無德不酬，無恩不答，天之報施善人，又何其巧歟。同上

紅拂記　《紅拂記》關目好，曲好，白好，事好。樂昌破鏡重合，紅拂智眼無雙，虬髯棄家入海，越公並遣雙妓，皆可師可法，可敬可羨。孰謂傳奇不可以興，不可以觀，不可以群，不可以怨乎？飲食宴樂之間，起義動槩多矣。今之樂猶古之樂，幸無差別視之其可。同上

度曲　儀徵李艾塘精於音律，謂元人唱曲，元氣淋漓，直與唐詩、宋詞相頡頏。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爲最著，聽其悠揚跌蕩，直可步武元人，當爲崑曲第一。曾刻《納書楹曲譜》，爲海内唱曲者所宗。清錢泳《履園叢話·藝能篇》

唱崑曲　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，即三絃、笙、笛、鼓板亦嫻熟異常。余在京師時，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，程香谷禮部之鼓板，席子遠、陳石士

---

① 今校：天，原作"之"，據中華本改。

② 今校：世，原作"老"，同上改。

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，俱妙；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。同上

梨園演戲，高宗南巡時爲最盛，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絶出。例蓄花、雅兩部，以備演唱。雅部即崑腔，花部爲京腔、秦腔、弋陽腔、梆子腔、羅羅腔、二簧調，統謂之亂彈班。余七八歲時，蘇州有集秀、合秀、擷芳諸班，爲崑腔中第一部，今絶響久矣。演戲如作時文，無一定格局，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。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，要象子路口氣；蔣辰生之愬子路於季孫，要象公伯寮口氣，形容得象、寫得出，便爲絶構，便是名班。近則不然。視《金[①]釵》、《琵琶》諸本爲老戲，以亂彈、灘[②]王、小調爲新腔，多搭小旦，雜以插科，多置行頭，再添面具，方稱新奇，而觀者益衆；如老戲一上場，人人星散矣，豈風氣使然耶。同上

傳奇溷亂事實　每觀傳奇，輒嘆前賢父母妻妾[③]爲其溷亂。如玉蓮，王梅溪十朋之女。孫汝權，梅溪之友。梅溪劾史浩八罪，汝權實慫恿之，浩所切齒，遂妄作《荆釵記傳奇》，故謬其事以蠛之。如王曾少孤，鞠於叔氏，無子，以弟之子繹爲後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。吕蒙正父龜圖多内寵，與妻劉不睦，并蒙正出之，頗淪躓窘乏，劉誓[④]不復嫁。及蒙正登仕，迎二親同堂異室，孝養備至。傳奇乃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，更爲溷亂。清王崇簡《冬夜箋記》

尉遲敬德　傳奇艷稱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。正史所載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，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，雄信引槊，直趨世民，敬德躍馬大呼，横槊刺雄信墜馬，翼世民出圍。同上

袁籜庵于令以《西樓傳奇》得盛名，與人談及，輒有喜色。一日，出飲歸，月下，肩輿過一大姓門，其家方燕客，演《霸王夜宴》。輿人云：如此良夜，何不唱"綉户傳嬌"語，乃演《千金記》耶？籜庵狂喜，幾墮輿。清宋犖《筠廊偶筆》

荆釵記　玉蓮，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。孫汝權，宋進士，與梅溪爲

---

① 今校：金，原作"荆"，據中華本改。

② 今校：灘，原作"攤"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妾，原作"子"，據《四庫存目》本改。

④ 今校："誓"字，同上補。

友，敦尚風誼。先生劾史浩八罪，汝權實慫恿之。史氏所最切齒，遂妄作《荆釵傳奇》。故謬其事以衊之。清高士奇《天禄識餘》

虎拍詞　北方人唱小曲，有名“虎拍詞”者。按《北征事蹟》云：“也先奉上酒，自彈虎撥思兒唱曲，衆齊聲和之。”《庶物異名疏》云：“即胡撥四，長二尺許，三絃。”《席上腐談》云：“王昭君琵琶壞，重造，而其形小。”昭君笑曰：“渾不似。”今訛爲胡撥四。《楊升庵集》：以胡撥四對漢秋千，一作“虎拍思”，又作“琥珀思”。同上

唱曲　丙辰之夏，紅藕花開。王子古直偕女史素蓉，曲工金叟，拉余舉杯橋上，爲邀月之飲。素蓉歌《東風無賴》一曲，聽者凝神。叟曰：“子之歌善矣，然毫釐千里之間，猶有進也。字有四聲，度曲者四聲各得其是，雖拙亦佳，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。如陽平掩韻稍長，即類於陰；陰平發音稍亮，即類於陽。去聲亢矣，過文宜抑而復揚；入聲促矣，出字貴斷而後續。雖有一定之腔，亦可短長以就韻；雖有不移之板，亦宜變換以成文，而其要領在於養氣。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，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。將收鼻音，先以一絲之氣引入，而以音繼之，則悠然無迹。子有數字未諧，試反尋之，自得也。”素蓉即起拜謝。余曰：“此所謂識曲聽其真也。古之善歌者曰：‘繞梁裂石，惟美其調之高耳。’袁中郎謂每度一字，幾盡一刻，僅形其聲之細耳。善乎《樂記》所謂上如抗，下如墜，止如槁木，纍纍乎如貫珠，能盡節奏之妙。故最知音者，莫若古聖人也，而子得之。雖然，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，知子者有人乎?”叟曰：“人之知我，不如我之自知也。”古直曰：“一技也，亦有然哉!”遂罷酒，刺船而去。清陸次雲《湖壖雜記》

百獅池　杭城藩司前有百獅池。順治年間，一日，衙役忽見池中一蟹，其大如箕，擊之不去，以鐵鉤鉤之，潛入水底，鉤著米囊，盛物甚重，啓之，乃一支解屍。聞之司主張公縉彦，訪獲近司民婦吴氏，與奸夫方二，謀磔親夫邵皮匠也。婦擬淩遲，押赴市曹處決。時有一少年，見婦靚麗可愛，嘆惜云：“可惜可惜！恨不以身代之。”婦聞之，熟視少年，良久決訖。至次年歲朝，少年乘輿過決婦所，忽見一婦躍入輿中，隨聞少年被婦所憑，云：“兒臨刑時，蒙郎見憐，心不忘，覓之久，今幸相會，請同去。”抵家氣絶，好事者至撰歌曲、演戲劇。始信傳奇中《閻婆惜活捉張

文遠》、《殷桂英活捉王僉判》，事未必寓言。清李王逋《蚓庵瑣語》

兩解元演劇　錢塘周通政詩，以嘉靖己酉，領解浙闈，年才二十一。榜前一夕，人皆争踏省門，候榜發，周獨從鄰人觀劇。漏五下，周登場，歌《范蠡尋春曲》，門外呼周解元者，聲百沸。周若弗聞，歌竟下場始歸。又龍游余太史恂，順治辛卯發解時，亦登場演《蔡邕别親》一齣，觀者謂蔡解元雖僞造，余已爲之兆也。《曠園雜志》

荆釵記　王十朋字龜齡，梅溪樂清人，年四十七，魁天下。以書報其弟夢齡、昌齡曰："今日唱名，蒙恩賜進士及第，惜二親不見，痛不可言。嫂及聞詩聞禮，可以此示之。詩、禮其二子也。此二語者，上念二親，而不以科名爲喜；特報二弟，而不以妻子爲先，孝友之意可見矣。爲御史，首彈丞相史浩，乞專用張浚；上爲出浩，帥紹興。龜齡又上疏，言舜去四凶，未嘗使之爲十二牧。其忠義謇諤如此。今世俗所傳《荆釵記》，因梅溪劾史浩八罪，孫汝權實慫恿之，史氏切齒，遂令門客作此傳以巇之。蓋玉蓮乃梅溪之女，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，史客故謬其説耳。又有一説，玉蓮實錢氏，本娼家女，初王與之狎，錢心許，嫁王後，王狀元及第歸，竟不復顧，錢憤而投江死。二説頗異。大約傳奇中如此假托附會者極多，不足深究耳。清勞大與《甌江逸志》

辰鈎月　《辰鈎月》是院本傳奇，元人吴昌齡撰，載陳世美感月精事。緯書載辰星鈎月甚難，主年豐國泰。清呂種玉《言鯖》

工尺考　簫管腔中有公赤，今訛爲工尺，不知何義。考之宋朝詞話有《燈花婆婆》，第一迴載本朝皇宋出三絶：第一絶是理會五凡工尺上底；後拂出幾個詞客，蘇子瞻、周美成等凡十六人。同上

脚色考　《太和正音》之副末，古謂蒼鶻，故可撲靘。靘謂狐也，蒼鶻可攫狐也，故副末執磕瓜以撲靘也。傅粉墨者謂之靘，獻笑供諂者也。古爲参軍，書語稱狐爲田参軍。靘，今優人謂之净副，粉墨之大净也。生旦丑外，則古無此名，副末至今有之。同上

顛不剌　《西厢記》："顛不剌見了萬千"，箋釋者以"顛不剌"爲美女，非也。萬曆初，張江陵當國，將南京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，中有顛不剌寶石一塊，重七分，老米色，若照日，只見石光，所以爲寶也。今人不知。同上

桃花扇　《桃花扇》以氣概雄厚勝,《西厢》以字句精細勝,其長處自不可同日語。讀《桃花扇》者當取其氣概,而略其字句;讀《西厢》者當取其字句,而略其氣概:此讀兩書之公論也。顧余有不滿意於《桃花扇》者,非苛求也,實其字句粗俗之處,令人不能入目也。如"雖是客况,不堪卻也。春情難按,又要打著美人心上癢"。此等言語,出於侯公子之口,吾恐侯公子決不承認也。近人張行《小説閑話》

西厢　《西厢》一字不苟,而一字不俗;意雖極褻,而字面却極雅,此其佳處,非傖父所知。此《西厢》一書,聖嘆之所以不許傖父讀也。同上

帝女花學桃花扇　文字各有所能,作《桃花扇》者固不可與作《西厢》,作《西厢》者亦不可與作《桃花扇》也。且《桃花扇》之題目以《西厢》之筆寫之,亦頗不宜;吾所惜乎《桃花扇》者,不能除鄙俗語耳。《倚晴樓》七種中,《帝女花》竭力摹仿《桃花扇》,雖不能似,然《桃花扇》後,當推佳作。笠翁心餘之書,比之韻珊,瞠乎後矣。同上

牡丹亭本事　《堅瓠集》載明時有一木姓茂才,年少學博,倜儻好義。與其父執杜姓之女有白頭約,女父微有所聞,頗重茂才爲人;然以其屢試不售,思擇配豪門以絶木。女偵知之,遂仰藥死。父檢其囊篋,得美人圖一帙,則女自描之小像也。題詩有"不在梅邊在柳邊",蓋隱示木字之意。杜恐醜事宣播,遂草草殮之,而厝於後園之牡丹亭側。數年後,杜就撫軍之職。忽一日,茂才來謁,席間出舊畫一軸求售,展視之,則女之殉葬物也。疑茂才爲竊塚者,撻之不認,遂囚之,並欲送刑部而嚴懲焉。會有送登科録至者,啓視之,第一名乃茂才名,籍貫年歲,皆無少異,不得已而釋之。越日,茂才率其妻來見,杜以其輕薄也,愈不欲見。事爲杜夫人所聞,私遣婢女窺之,則確爲己女,乃言於杜,翁婿始歸於和好。始知前者女死,皆詐術也。湯臨川之《牡丹亭》,大約即誌此事,試以曲中事按之,當吻合也。同上

曲海揚波卷四

歌代嘯　《歌代嘯》雜劇，明徐渭撰。無名氏序云：袁石公曰，唐詩外，即宋詞、元曲絶今古，而《雙文》一劇，尤推勝國冠軍。要其妙，只在流麗曉暢，使觀之目與聽之耳，歌①若誦之口，俱作歡喜，緣此便出人多多②許。耳食者類以駢縟相求，如《藝苑》所稱，氣③已盡，而淡黄嫩緑等業，久載詩餘，何如影郎畫寵之爲風流本色也。《歌代嘯》不知誰作，大率描景十七，摛詞十三，而呼照曲折，字無虛設，又一一本地風光，似欲直問王、關之鼎。説者謂出自文長。昔梅④禹金譜《崑崙奴》，稱典麗矣，徐猶議⑤其白爲未窺元人藩籬，謂其用南曲〔浣紗〕體也。據此，前説亦近似，而按以《四聲猿》，尚覺彼如王丞相談玄，未免時作吴語，此豈才富者後出愈奇，抑諷時者之偶有所托耶？下略

凡例後題“虎林冲和居士識”。有云：今曲於傳奇之首，總序大綱曰：開場。元曲於齣内或齣外，另有小令曰楔子。至曲盡，又别有正名，或四句，或二句，檃括劇意，亦略與開場相似。余意一劇自宜振綱勢⑥，即不可處後，故特移正名向前，聊準楔子，亦所以存舊範也。且正名亦未必出歌者口中，今於曲盡仍作數語，若今之散場詩者，大率可有可無。至各齣末，則一照元式，不用詩。

又云：元曲不拘正旦、正末，四齣總出一喉，蓋總敘一人事也。此曲四齣四事，原無主名，故不妨四分之。然一齣終是一人主唱，此猶存典型意乎。按此劇四齣，爲没處洩憤的是冬瓜，走去拿瓠子出氣；有心嫁

---

① 今校：“歌”字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補。

② 今校：“多”字，同上補。

③ 今校：氣，原作“舉”，同上改。

④ 今校：梅，原作“傳”，同上改。

⑤ 今校：議，原作“謂”，同上改。

⑥ 今校：“勢”字，同上補。

禍的是丈母，牙疼灸女婿脚根；眼迷曲直的是張禿，帽子教李禿去戴；胸横人我的是州官，放火禁百姓點燈。又云：齣惟一韻，俱從《中原》。其入聲派[1]歸三聲者，自宜另有讀法；甚有有其聲無其字者，亦須想像其近似者讀之。若從休文韻，則棘喉多矣。

纏頭百練　《纏頭百練》曲選，一題《怡春錦》，武林曲癡子訂，乾隆五十七年刊本。夏之日序云：語曰："千金買一笑，不惜錦纏頭。"何賞音之至也。音律所通，曲爲最。然曲數元，猶詩唐、騷楚、辭六朝，大約云爾。其實元之後，麗曲實多。元大悉北調敖牙，其妙者在不工而工。今有[2]冲和居士，别號曲癡子，殊非知音者，往往興意所鍾，偏痴歌曲。逞其不工而工者，求其工而工。風朝采[3]一調，月夕載[4]一音。敲字於花欄，譜宫於酒榭。遊今昔人，一宫一商，情辭淼麗中，竟爾忘死。諸語待校我見其點之又圖之，又合之。合有六：南與北合，今與昔合，麗情與弋調合。若調協辭不雋勿與合。辭雋還求韻永，韻永又索情深。深情處色侵嬌蕚，趣溢春風，不爾又勿與合。此六合纏頭成，我勸與世間鍾情人聊供一玩。因想非鍾情人無曲，非鍾情人倦合。是曲倘情怡神和一展玩，何必不愜幽人之目，染韻士之襟，澈情郎之況！"千金一笑"，在乎是矣。便六朝金粉，楚唐餘叶，何必不鏗鏗者都在，僅元乎哉！曲癡子縱無是想，觀者實有是因。但客有嘲曲癡子者，以其首麗情淫而蕩，偏嫐浪子。曲癡子曰："桑濮之音，芍藥之謔，狂童艷姬，《三百篇》首而不廢，亦嫐浪子否？"與客相視而笑。自命曲癡，洵癡哉！若因六合調付六合春，謾握纏頭，一度徘徊，一度停雲，拂拂春風花柳也。雖謂曲癡子也，是知音人亦可。空觀子聊以癡言贈。

全書分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集，禮幽期寫照，樂南音獨步，射名流清劇，御絃索元音，書新詞清賞，數弋陽雅調。

---

① 今校：派，原作"排"，據《中國古代戲曲序跋彙編》本改。

② 今校：有，原作"者"，同上改。

③ 今校：采，原作"裁"，同上改。

④ 今校：載，原作"採"，同上改。

勸善金科　《勸善金科》凡例有云：其原出於《目蓮記》。《目蓮記》則本之《大藏盂蘭盆經》。蓋西域大目犍連事跡，而假借爲唐季事，牽[①]連及於顔魯公、段司農輩，義在談忠説孝。西天此土，前古後今，本同一揆，不必泥也。顧舊本相沿，魚魯豕亥，其間宫調舛訛，曲白鄙猥，今爲斟酌宫[②]商，去非歸是，數易稿而始成。舊本所存者，不過十之二三耳，仍名《勸善金科》云者，其義具載開場白中，兹不復綴。

又云：元人雜劇，一事大抵四折，其後《琵琶》、《幽閨》等劇，寖至三十餘齣、四五十齣不等。如湯若士之《牡丹亭》、洪昉思之《長生殿》，至五十餘齣，分上、下二本，又其最多者也。《勸善金科》舊有十本，則多之至矣。但每本中或二十一二齣，或三十餘齣，多寡不勻。今重加校訂，定以二十四齣爲準，仍分十本，共二百四十齣。

又云：從來演劇，惟有上下二場門，大概從上場門上，下場門下。然有應從上場門上者，亦有應從下場門上者；且有應從上場門上、而仍應從上場門下者；有從下場門上、仍應從下場門下者，今悉爲分别註明。若夫上帝神祇，釋迦仙子，不便與塵凡同門出入，且有天堂必有地獄，有正路必有旁門，人鬼之辨亦應分晰，並注明每齣中。

又云：古稱優孟衣冠，言雖假而似真也。今將每齣中各色人之穿戴，於登場時細爲標出。

昭代簫韶　《昭代簫韶》凡例有云：其源出自《北宋傳》之演義書。考《通鑑》、正史，其中惟《楊業陳家谷盡忠》一節爲實事耳。其餘皆後人慕楊業之忠勇，故譽其後昆而敷演成傳。即潘美之惡，亦不如是之甚。祇因既與楊業約，駐兵谷口聲援，王侁争功，離次不能禁制，及引全軍徑退，乃坐致楊業於死地，是以衆惡皆歸焉。又如牽引德昭，匡襄軍國，竭盡忠誠，庇護賢良，不辭勞瘁；概爲表彰其賢能，用以誅佞屏奸，褒忠獎孝耳。不可議其存殁而拘泥。今依《北宋傳》爲柱脚，略增正史爲綱領，創成新劇，借此感發人心。善者，使之入聖超凡，彰忠良之善果；惡者，使之冥誅顯戮，懲奸佞之惡報，令觀者知有警戒。

---

①　今校：牽，原作“率”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②　今校：宫，原作“工”，同上改。

又曰：舊有《祥麟現》、《女中傑》、《昊天塔》等劇，亦係楊令公父子之事。既非《通鑑》、正史，又非北宋演義，乃演義中節外之枝，概不取録。今新創之劇，輯成二百四十齣，分爲十本，每本擬定二十四齣爲準。

又云：劇中有上帝、神祇、仙佛，及人民、鬼魅，其出入上下，應分福臺、禄臺、壽臺，及仙樓、天井、地井，或當從某臺某門出入者，今悉斟酌，分別注明。

醉怡情　《醉怡情》乃崑腔雜曲之選本，有古吴致和堂梓本。標題云：從來才子胸襟，常寓意於傀儡；文人筆墨，尤精工於艷製。但繁詞難以遍閲，而窺豹不妨一斑。本坊特嚴加删訂，取其詞調清新、刻畫最工者，以登梨棗，使演習者揣摩曲至，旁觀者聞聲起舞，誠宇内之奇觀，詞壇之勝覽也云云。

無名氏序有云：上下元、明數百劇，撮録其近《風》、《雅》者百餘齣，名曰《醉怡情》。夫亦謂學士大夫，當傀儡場中，酒酣耳熱時，見忠臣孝子，則斂容而起；見義士仁人，則慷慨情深；見奸雄讒佞，則殃殃若疾；見芳草王孫、美人君子，又不禁神怡而心醉焉。情之所至，何以如是。下略

目次後題：青溪菰蘆釣叟點次。計選傳奇四十四種，每種多爲四齣。

太平樂府　《太平樂府》有《東城旅客序》，乃劇曲叢刻也。又題《玉勾》十三種，乃《换身榮》、《天降福》、《世外歡》、《秦州樂》、《成雙譜》、《樂安春》、《生平足》、《萬年希》、《鬧華州》、《臨濠喜》、《人難賽》、《三多全》十二種傳奇，每種各十三齣，或十四齣。

《换身榮》演武都鄭貌，微賤不得顯，又遭村豪之欺；適蜀王選妃，觀音憐之，使换身爲女，因得中選而榮，故名。《天降福》演平陽荀賓妻死，續娶孀婦王大娘，王女因選入宫爲后，荀因得封侯，謂此福由天降，故名。《世外歡》演襄陽蔡瑁娶趙嬈夫人孫女趙穠華，並漳泉陳氏寒芳；因與曹操有舊，操平吴、蜀，賜以繞基田八千頃，蔡乃興築別業於襄陽爲樂。《秦州樂》演魏弘農李洪之妻張氏，所認義姊，後貴爲太后，李得出制秦州享樂。《成雙譜》演鄧州李冲，與同僚王叡，子女聯姻事，有正史

可考。《樂安春》演樂安徐紘，攀附常侍趙修、丞相元乂、中侍鄭儼得三妻事。徐爲樂安人，故名。《生平足》演襄陽李遷哲，爲宇文周時駙馬，富貴復多男子，謂人生平，如是已足。《萬年希》演河東柳誓，以詩見賞人主，爲狀元事。《鬧華州》演李國士事。《臨濠喜》演劉孝綽十世孫劉崇俊事。《人難賽》演宋時開封張耆事。《三多全》演廣陵趙輝事。

錫六環　《錫六環》傳奇，清孫埏撰，一名《彌勒記》，有奉化湖瀾書塾刊本。孫氏雍正十年序云：彌勒佛顯迹奉化岳林，中略梁貞明二年，在岳林寺東廊石上，端坐而逝。中略後有二僧到寺，謂適見之天台，不信其已死；於是發龕視之，祇得青磁净瓶，六環錫杖，餘則空無所有。中略佛氏之好爲奇幻，大率多類此，未爲希有；即余之爲此傳奇，亦非欲傳布佛教也。念人生在世，南柯一夢，中略一切有如夢幻泡影，儒釋何嘗不一而二，二而一哉！惟背違倫理，無父無君，未免開罪於聖人，而要其以空寂之義，驚醒塵夢，亦未必一無可取。《錫六環》一劇，即本此義演出，千奇百怪，而究歸之烏有。下略全書上下二卷，各十二回。

孫鏘跋云：鏘六世祖碧溪公，中略諱埏，字尚登，號[1]碧溪。由前清乾隆元年副貢肄業，修道堂，富於著述。所撰《行文語類》三卷，久已風行海内。相傳有《彌勒記》、《兩重天》二種傳奇，初未之見。中略邇來購得《歸玄鏡》刻本，蓋廬山、永明、雲棲三大師事實合編。中略其趨旨務引人信佛，離娑婆而登極樂國也。中略原本（指《錫六環》）二十六齣，承同里江五民先生逐條勘正，核改爲二十四回。

茯苓山　《茯苓山》傳奇，清玉泉樵子撰。光緒丙子自序，謂演麻姑事，全書十四齣。其子德滋跋云：家大人光緒丙子歲，權守建昌，秋間卸篆後，登麻姑山，飲麻姑酒，感興而作。中略篇中脚色，按《麻姑仙壇記》及《建昌府志》考訂詳晰，皆實事無假借也。惟《獻壽》一折，《西王母傳》中有王方平，而無麻姑。世俗繪畫家嘗作《麻姑獻壽圖》，祝壽者從而附會之。

鳳飛樓　道光二十七年，李文瀚自序《鳳飛樓》傳奇云：上略於是取《岐山舊志》，前明梁烈女子殉節事，以其父大業，及名宦梁建廷、孝子蹇

---

① 今校：號，原作“曾”，據《古本戲曲叢刊》改。

逢吉緯之，得《鳳飛樓》傳奇。中略全書純用北曲，惟末折演局外人事，乃用南曲。凡例謂是本以梁大業父女爲主，而珊如又主中主。書分上下二卷，各十齣，宫調套數之謬亂，無以復加。馬國翰序謂，樓喻其高，鳳之飛喻烈女也。

紫荆花　《紫荆花》傳奇，李文瀚撰，取"紫荆花下宜兄弟"之意，借花神爲樞紐，聯絡夫婦。人名地名，虛實參半。凡例曰：是劇之作，蓄意於道光丙申至戊戌，成一半。上卷十六齣，未查譜，正襯難準。下卷十六齣，照譜填詞，較爲可靠。李字雲生，宣化人，號訊鏡詞人。

臙脂舃　《臙脂舃》傳奇，李文瀚撰。道光壬寅自序：余揣先生(吴太守)治獄之意，與《聊齋》作傳之心，有感於中，假臙脂之舃以爲名，譜傳奇①十六齣，補《聊齋》所未圓之説，非與《志異》操戈云云。科白尚合，詞曲則大謬，宫調既紊，套數亦亂。北詞中句法，尤爲不符圖譜，無可取。按：光緒甲申玉泉樵子成《臙脂獄》，與此係兩書。

銀漢槎　《銀漢槎》傳奇，訊鏡詞人撰，多頌揚，而無諷刺，虛實參半。以河災爲主，海怪爲賓，孛星爲經，牛女爲緯。場中脚色，以張騫爲主，汲黯爲賓。有道光乙巳三月，風笛樓刊本。

雙仙記　《雙仙記》傳奇，乾隆丁亥，研露樓主人自序云：余間嘗閲稗官野史，每愛邢春娘之守舊盟，鄭六郎之遇貞狐，及無雙、古押衙之節義。邢春娘、鄭六郎之事，予已譜之聲律矣。而無雙、古押衙之奇人奇事，雖有《明珠記》傳演，究之未暢其情。用錯綜其同異，敷衍三十六齣，已填六齣。丁亥春，邂逅來旬吴子，知其長於音律，遂煩其捉筆，余亦以餘暇分填數闋云。全書分上下二卷，各十八齣。吴號鬱州山人，淮陰人，研露樓主則爲鄂人。

太和正音譜　《太和正音譜》有明康海刊本，嘉靖戊子冬十二月壬子，滸東漁父序云：予家居二十有二載矣，以爲文章詞賦，雕蟲篆刻之技，壯夫所不爲也。可爲者，咏歌舞蹈，於林壑瀟散之地，以自適吾意而已。古詩歌謠，道性情，陳風俗，心之所之，假言而通，言之所指，因歌而永。是以陳之列國，采之樂官，以考其政治得失。及乎世道既降，歌詩

---

①　今校："傳奇"二字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補。

變爲樂府,隋唐以來,益變益異;而治之污隆,音之美惡,猶具以存。近世歌曲所傳,唯十二調,三百三十五章,然音律之本,亦稍見矣。明興,丹丘先生采輯元賢暨今之詞客所撰,彙爲斯譜。閒居有作,率譜擬調,法度宛然。歌咏之餘,情之所欲,宣暢略盡。吁,亦奇矣。原本前卷載古今作者名氏,及傳奇種數與元人雜論。雖搜括甚多,而於後作,初無少益,今悉删去,但取周德清《作詞七法》列諸篇首。若曰曲固有譜,作亦有法云耳。開卷之際,指趣咸備,顧非詞林之一快乎。

瞿園雜劇 《瞿園雜劇》,光緒戊申鉛印本,正續編各五種。《仙人感》、《藤花秋夢》、《孽海花》一名《金華夢》《暗藏鶯》、《賣詹郎》一名《長人賺》《東家顰》、《鈞天樂》、《一線天》、《望天石》、《三割股》瞿園主人自序云:上略握管輒一效顰,擬《雙合鏡》、《支磯[①]石》、《鴟夷恨》、《紅娘子》傳奇數種,各數十齣,以筆稚腕弱,排場多誤,未敢出於[②]周郎一顧也。癸卯後,客京師,中略或有感觸,信口吾吾,伸指拍几,每劇作小套一二,則仿古人《四聲猿》、《龍舟會》之例,有《仙人感》、《藤花秋夢》、《金華夢》、《暗藏鶯》、《長人賺》、《東家顰》、《西江雪》、《神山月》、《玉津園》諸目,中略擇稿本完全者排印數則云。按:續編五種,除《東家顰》外,均與自序所述異。

驪山傳 《驪山傳》傳奇,磬譜老人撰。家門云:這本戲叫做[③]《驪山傳》,聽我表明大義。那周武王亂臣十人,有一婦人,或説是太姒,或説是邑姜,都講不去。中略直到曲園先生,才考得中略是戎胥軒妻姜氏,即後世所稱爲驪山老母者。《史記》載中略其有功於周。可見《漢書》載張壽王之言:驪山女亦爲天子,在殷周間是驪山女,固一時人傑。周初寄以西方管鑰,然後無西顧之憂,得以專力中原,厥功甚鉅,列名十亂,固其宜也。中略唐時有書生李筌,遇驪山老母指授《陰符經》。宋時有鄭所南繪《驪山老母磨鐵杵[④]作針圖》,皆以神仙目之,莫知其爲周武

---

① 今校:磯,原作"機",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② 今校:於,原作"與",同上改。
③ 今校:"做"字,同上補。
④ 今校:"杵"字,同上補。

王十亂之一。我故演出此戲，使婦豎皆知，雅俗共賞。下略全書八齣，作者姓名待考。

梓潼傳 《梓潼傳》傳奇，磬譜老人撰，全書八齣。家門云：中略我朝升文昌爲中祀，極其隆重。文昌何神？説就是文昌六①星。既是天星，何以相傳二月初三是文星生日？又何以稱爲梓潼帝君？曲園中略考得梓潼帝君是漢時梓潼文君，見高眹《禮殿記》。此説極確。按中略《華陽國志》載，文參字子奇，梓潼人。孝平帝末，爲益州太守。造開水田，民咸利之。不服王莽。公孫述遣使由交趾貢獻，世祖嘉之，拜鎮遠將軍，封成義侯，南中咸爲立祠。《禮殿記》所稱梓潼文君，即此人也。中略當日南中，咸爲立祠，即今日②文昌宫之權輿。是以起於蜀中，後世誤以爲文昌星，天人不辨，至文昌《化書》所載，假托姓名，僞造事實，轉使祀典不光。我故演此一戲，使人知有梓潼文君。下略

儒酸福 《儒酸福》傳奇，杭州魏熙元玉巖撰，光緒十年玉玲瓏館刊本。例言有曰：上略是曲逐齣逐人，隨時隨事，能分而不能合，乃於因果兩齣中，暗爲聯絡，而以十六個酸字貫串之。中略《酸警》齣是實有其事，餘係憑空結撰云云。全書十四齣，先有大旨一篇，後有餘味一篇，共十六篇。各以二字標名，而首字皆係酸字，其次爲意、因、影、忿、趣、警、夢、嘲、思、瘈、慰、慶、毓、窘、果、情。倪星垣序云：上略同人咸集之際，設想傾談，無奇不有；而君悉以傀儡當之，演爲十六齣。下略例言亦謂是曲之成，乃二三知己酒酣燭跋，相對涕泣，因而援筆按歌，抒其憤悶之胸，以自快樂。玉玲瓏館主人跋云：曩余撰傳奇四種：曰《犂樂軒》、曰《玉堂春》、曰《西樓夢》、曰《寶石莊》，付梓初竣，頓遭劫灰。

玉田春水軒雜齣 《玉田春水軒雜齣》，題作《蘅芷莊人外集》，玉芙撰。共九種：訊翙、題肆、琴别、畫隱、碎胡琴、安市、看真、遊山、壽甫，每種一套。

洞庭緣 《洞庭緣》傳奇，陽湖陸繼輅祁生撰，光緒六年，鴛湖刊本。光緒丙子何兆沄序：上略綴《聊齋》志怪之書，翻湖上傳奇之譜，爲《洞庭

① 今校：六，原作"天"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② 今校："日"字，同上補。

緣》院本十六折。下略

介山記　《介山記》，清介山竹溪居士宋庭魁撰。方苞序《介山記》，乃西河竹溪氏宋子所作也，大義闡介推之廉静，而繪以新聲，此從未經人道者也。乾隆庚午，彭遵泗序云：宋子竹溪生於其鄉，（指三晉）藍本《左氏》譜之新聲。李文炳序云：若《介山記》，其首則含孝言忠，中則言情言節，末則言仙舉。全書分上下二卷，各十二折。

玉臺秋　《玉臺秋》傳奇，光緒庚辰刊本，清黄燮清作，《倚晴樓》七種以外者也。黄氏自序略云：吴君康甫，情種也；篤於伉儷，得《國風》之正。宜人張氏温雅柔順，善侍君子。康甫病疫，常二十晝夜目不交睫，侍湯藥不稍懈。夜静輒焚香禱佛，願以身代。宜人固善病，以病者侍病者，及康甫病愈，而宜人遂至不起，其亦以身殉情者歟？康甫既痛其逝，而又憫其代己也，囑爲樂府以傳之。書分上下二卷，各八齣。後並附刊《侍疾圖》，書後《吴君夫人權厝銘》及《茹叟漫述》、《遺像記》、《列女傳》等篇。

漁邨記　《漁邨記》傳奇，清妙有山人（青田韓湘巖）撰，光緒丙子，妙有山房本。吴鉞序：上略《漁邨記》稱慕蒙孝感飛昇，因引道家語徵信，徒供伶工歌舞歡笑耳。中略慕蒙孺慕終天，不毁真性，一也；配偶麗人，無褻媟兒女子態，二也；得志多財，周卹貧乏，令人生歡喜心，三也。下略妙有山人，家清溪廟右山下。"廟右"音同"妙有"，故以"妙有"顔其書舍。下略乾隆三十二年韓錫胙序：上略其書傳慕孝子廬墓思親，感動神祇，遣淑[①]女爲配，教以黄白丹竈之術，卒能脱胎遐舉。下略序末云：世傳宋范文正公遇異人，授《漁莊記》、《爐火》，以廣置義田，而仁其三族。中略而山人記中，義莊贍族，踪跡偶相類，不必强爲附會也。全書十三折，而卷前附刻《南山法曲》，金昌世跋謂韓湘巖作，以壽全椒吴愛棠者。韓爲乾隆時人，曾補官金匱。

迎鑾新曲　《迎鑾新曲》，光緒二十一年刊本，清吴城、厲鶚合撰。全祖望序云：上略今天子建中和之極，躬奉聖母南廵，至吾浙東西，老幼士女歡聲夾道。吾友杭人厲君樊榭、吴君甌亭，各爲《迎鑾新樂府》。中

---

①　今校：涉，原作"法"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略大吏令樂部奏之天子之前，侑晨羞焉。中略吴錢塘國子監生，所作名《群仙祝壽》，四折，爲上卷。樊作名《百靈效瑞》，亦四折，爲下卷。

芙蓉碣　《芙蓉碣》傳奇，文安張雲驤南湖撰，光緒癸未刊本。自序云：余小[1]時每聞談李蓉姑事，多未詳。中略會李子伯澄來，蓉姑之鄉人也。中略詢以兩女事，中略語之甚詳。中略李氏以弱女而不失其貞，陳氏以婢妾而能成其烈。下略書分上下卷，各七闋，乖音舛律，全不合度，而又强學藏園，甚至抄襲。王璞題詞，謂張十七歲時，曾譜《桃花源》雜劇。

光緒戊寅，吴孝緒跋《芙蓉碣》傳奇，自謂留心於音律，幾三十年。向有《雙燕樓》、《鷫鸘裘》雜劇二種。

風流院　《風流院》傳奇，不可解人朱宗[2]藩著，明道人柴紹然評。自序云：上略余之於小青也，未知誰氏之家。一讀其詩，如形貫影，相契之妙，不在言表。中略故爲之設木主，置之齋几，名香好茶，朝朝暮暮。今又值下第之慘，爲之作記，以況其苦怨，名曰《風流院》。小青爲讀《牡丹亭》一病而夭，乃湯若士害之。今特於記中有所勞若士以報之。下略上下二卷，各十七齣。

歸元鏡　《歸元鏡》傳奇，古杭報國嗣法沙門智達撰，乾隆甲辰刊本，原名《異方便净土傳燈歸元鏡三祖實録》，嚴而和序：上略心師悲之，欲使人人咸歸净域，無計可爲筏渡，因思蓮社中主張净土者，唯廬山、永明、雲棲三大老，其行願精確，而事實尤昭著人之耳目。爰是搜《三祖本傳塔銘》，一生實蹟，敷爲四十分，借諸伶人，當場搬演。孟良胤序云：予將解組，故人心融師以所構稿乞予敘。休閑老衲懶融道人規約（即凡例）云：此録專修廬山、永明、雲棲三祖，在俗以至出家成道，傳燈實行。中略本願專在勸人念佛，戒殺茹齋，求生西方，以三祖作標榜，分分皆實義，皆真經真咒，真祖實事，故曰實録。中略不曰齣而曰分者，以此中皆真諦，非與世俗戲等。中略分四十二分，取《華嚴經》四十二字母之義。其中曲白皆本藏經語録。下略

---

① 今校：小，原作“少”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② 今校：宗，原作“京”，同上改。

返魂香　《返魂香》傳奇，光緒丁丑申報館鉛印本。香雪道人自序云：鹽城王道人多善行，罹慘死，易簀時題臂誌憤。越廿年，有魯中丞來謁，中略揎袖露臂，筆跡宛然如新，方知即道人再世也。中略墓有道人手植梅，槁已久，是日復萌，寒香馥鬱。噫，其返魂香歟！吾鄉當明季，倭寇犯天長，揚州都司沃公諱田，奮勇追剿遇害，而道人亦生於神宗倭亂時。吾父曰："爾曷舉沃、王兩公作傳奇成院本。"初稿名《返魂香》四十首。下略書分四卷，每卷十齣。

紅樓夢　《紅樓夢傳奇》，元和陳鍾麟厚甫撰，光緒十六年重刊本。凡例云：《紅樓》曲本，時以佛法提醒世人，一歸懲勸之意。中略原書以寶、黛作主，其[1]餘皆附傳。然如湘雲、惜春、寶琴、妙玉、香菱皆聰明過人，摹其性靈者，使千古活現。余素不諳協律，此本皆用《四夢》聲調，有《納書楹》可查。檢對引子以下，大約相仿，惟工尺頗有不諧，度曲時再行斟酌。書分八卷，各十齣。

古柏堂傳奇　《古柏堂傳奇》五種，又名《鐙月閒情》，蝸寄居士撰。第一種《傭中人》。乾隆癸酉董榕序曰：余嘗觀《甲申殉難》中，有菜傭其人，爲之肅然起敬，愴然流涕。念其人與范吴橋以下諸公，同一殉節，而更見其難，每思播之管絃。今讀古柏先生《傭中人傳奇》，乃爲之拍案叫絶云云。書僅《哭靈》一齣，第二種《梁上眼》八齣，第三種《蘆花絮》，有蔣士銓序。演閔子騫事，僅《露蘆》、《歸詰》、《詣婿》、《諫圓》四齣。第四種《巧換緣》十二齣。第五種《三元報》，演商輅母秦氏早寡，輅爲遺腹子，受母教極嚴，終以三元捷報，而慰母望，故名。

新灌園　《墨憨齋定本傳奇》十四種，龍子猶所定也。第一種《新灌園》，總評謂舊記除王蠋死節、田單不肯自立二事外，餘只道淫，未足垂世，且味薄不厚。新記念念不忘君國，而夜祭之孝、討賊之忠、君夫人不失節，皆是絶大關目。舊記丑净不能發科，新劇較之，冷熱懸殊。又添《臧兒途遇》一折，以通前後節脉。詞之不叶與失韻者，並爲改正。上下二卷，上十九齣，下十七齣。

女丈夫　第二種《女丈夫》，即《紅拂記》，龍子猶序謂，旌紅拂之能

---

① 今校："其"字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補。

識英雄而從之,故以爲女中丈夫也。又謂,詞譜有古《紅拂記》,不傳,世行張伯起本,將徐德言所有《金鏡記》兼而有之,情節不免錯雜,韻有不嚴,調有不叶,蓋張少年試筆,晚成亦自悔,欲改未及耳。《女丈夫》增入龍宮求雨,及娘子軍二事,以屬晉充事,蓋事見本史,且切本傳也。總評謂删去《原越公賞月》一折(因其衹爲過文),而增入《煬帝南巡》一折,以隋帝荒亂,唐兵始興也。上下二卷,各十八齣。

夢磊記　第三種《夢磊》,龍氏序謂,史氏所作十餘種,率以情節交錯,離奇變幻爲骨,幾成一例。就中《夢磊》最佳,《合紗》次之。總評謂陳州娘娘,相傳乃鄭虚舟爲人鬻妾事借入,可爲絶倒。"黨人碑"、"花石綱"二事,斷送宋朝元氣,千古大恨,借入一夢,發揮亦快。上下二卷,上卷十八齣,下卷十七齣。

灑雪堂　第四種《灑雪堂》,楚黄梅孝己草創,演雲華附月娥事。上下卷,各廿齣。

精忠旗　第五種《精忠旗》,龍氏自序:岳忠武事,舊有《精忠記》,俚而失實。於是西陵李梅實公,從正史本傳,参以《湯陰廟記》事實編。精忠旗爲高宗所賜之物,初以忠被旌,而終即以忠被戮,冤哉!又謂是刻也,信天翁主白,司空公主曲,而龍氏爲調潤就律,又增《湖中遇鬼》、《獄廟進香》二折。上卷十八齣,下卷十九齣。

量江記　第六種《量江》,余聿雲自序云:披《宋史·樊叔清傳》,因惟叔清亦吾郡一奇士,郡令不聞,所以表異者,里中人或多不悉其事,輒復假傳奇以章之。龍氏序云:《量江》事奇,聿雲氏才情更奇。間有微罍纖瑕,余爲釁而縫之。陳蓋卿云:"聿雲氏所爲樂府,有《賜環記》、《鎖骨菩薩》雜劇,余恨未悉睹,尚當問諸池陽也。"上下卷,各十八齣。

風流夢　第七種《風流夢》。總評云:原本[①]生出場,便道破,因夢改名。至三四折後[②],旦始入夢。二夢懸截,索然無味。今以改名,緊隨旦夢之後,方見情緣之感。《合夢》一折,全部結穴於此。又改春香出家,即以代小姑姑;且爲認真容張本,李全金主去之。《薦亡》一折,遂以

---

① 今校:本,原作"名",據《墨憨齋定本傳奇》黄山書社本改。

② 今校:後,原作"入",同上改。

爲三年之後，遲速太不相炤，今改周年。《阻歡》折，添〔忒忒令〕一曲，懸掛真容，以便旦之隱身。（原本真容喚叫後，一遇魂交，便置不問，未免薄情。）原本老夫人祭奠，及柳生投店等折，詞非不佳，然折數太煩，故削去。上卷十八齣，下卷十九齣。

邯鄲夢　第八種《邯鄲夢》，總評謂玉茗諸作，《紫釵》、《牡丹》以情，《南柯》以幻，獨此因情入道，即幻悟真。閲之，令凡濁俱厭薄塵埃，四夢中當推第一。通記描摩盡興，點綴熱鬧。惟填詞落調失韻處，爲之改竄。上下卷，各十七齣。

雙雄記　第九種《雙雄記》，龍氏有序：論南詞之弊甚精，另録。全記上下二卷，各十八齣。沈伯明校。

萬事足　第十種《萬事足》，龍氏自序云：古之治妬者，多謬托巫師神鬼之教，以儆愓淫悍，然或有信有不信。乃若朋友治妬，未之前聞。陳循事載楮記室，以一擊之義勇，延高公之祀於中翰，事極痛快；而邳氏知過能改，亦有足多。至梅夫人委曲進妾，成夫之美，則更出於尋常賢孝之外。上下卷，各十八齣。

酒家傭　第十一種《酒家傭》，龍氏序云："存孤"奇事，胡可無傳？先輩陸天池、欽虹江各有著述。天池闡僞儒之幽，虹江描狡童之隱，皆傳中奇觀也。然本存孤者文姬，而天池謬以已死趙伯英爲生，未免用客掩主；虹江以杜喬之女爲李燮妻，中間離合，復入泛常圈套。而媵女作妾，情節亦支蔓，且失實，余酌短長而鑄焉。採陸者十之三，採欽者十之四，而余以襪線足之。總評謂《漢書》李燮，變姓名爲酒家傭，以此名傳，甚當。生脚即以當之。秦宫事，用陸本。吴祐友通期等事，用欽本，可謂合鯖。陸有《趙子賤妻勸夫》一折，以事冗删去。上卷廿齣，下卷十七齣。

人獸關永團圓楚江情　第十二種《人獸關》，三十三折。第十三種《永團圓》，三十二折。所見之本，序與總評俱失。第十四種《楚江情》，未見。

稱人心　《稱人心》傳奇，抄本。許守白云："《稱人心》傳奇，長洲陳二白撰。二白字于令，明末人。"《新傳奇品》云："陳二白之詞，如閨女靚妝，不增矯飾。"二白所撰，有《稱人心》、《雙官誥》、《彩衣歡》諸種。惟

《雙官誥》稍被歌場,餘皆罕見也。又《南詞定律》〔中吕・泣顔回〕"春韭翦新畦"一曲,與此劇〔筵咏〕折"泣顔回"曲全同,而定律所引劇名,則稱"詩扇緣",正與劇中洛女事相合,則此劇一名《詩扇緣》矣。此爲舊抄本,僅開場折詞有缺略,餘尚完好。上卷十三齣,下卷十一齣。

蝶歸樓　《蝶歸樓傳奇》,許守白云:《蝶歸樓傳奇》,不知何人所作。舊抄本,蠹蝕漫漶,幾不可盡識。卷端有印章"夢樓"二字,疑即王夢樓也。王夙精音律,葉懷庭《納書楹曲譜》,悉由其參訂,顧其曲世所罕見。梁廷枏《曲話》載乾隆南巡時,夢樓製劇九種,奏之行宫。余曾見《龍井茶歌》、《祥徵冰繭》二種,每種四折,應制之作,取協頌揚而已。此卷詞筆儁秀,幾可頡頏玉茗,曲律諧叶,亦不讓石渠,殆即夢樓所撰歟? 抑其所藏訂也。

黄鶴樓　《黄鶴樓傳奇》,周暟撰。暟號梅花詞客,有乾隆五十九年自序一篇。凡例謂是劇借眼前一二事蹟搬演,不即不離,意在歌咏太平,而兼於勸世,别無托意,以隔世爲合離。以上卷十二齣生脚上場,下卷十二齣旦脚上場爲章法。續二齣爲餘韻。黄鶴樓在黄鵠山上,四川閬學周公,乃祖樵也,九十九歲,因樵采於山,得金,方娶婦。百四十四歲壽終。其居名百四十村。事見袁子才《子不語》樓因黄鵠山而名,至費禕騎鶴,吕巖吹笛二事,不妨爲靈區點染也。先一齣先聲,末四句云:陸蕚華弱齡稱孝女,田喜生百歲作新郎,吕洞賓千年留善果,費先生隔世續俳場。

滕王閣　《滕王閣》傳奇,周暟撰,有程瀚嘉慶元年一敘,即書成之時也,四卷,共三十四齣。首曲開宗。末四句云:王子安作賦洪都府,駱賓王草檄揚州路,小姑山仙姆暗中扶,滕王閣蛺蝶空中舞。所演已可概見。

碧珠記　《碧珠記》傳奇,明澹生老人撰。錢塘高陽生序云:過友人王司馬齋頭,得《碧珠》一編,演趙懷之本末。第一齣敘略。〔鳳凰臺上憶吹簫〕云:趙玉素封,孫生飽學,相逢契結金蘭,因歸家店宿,遇惡惟光。姓周書寄見嬌容起意,謀家主思效鸞凰。神默佑陰加排擊,慚走他方。須臾亡人轉世,麟兒會合,喜中狀元郎。奉内旨召見,歸娶還鄉。誅奸惡,即周夙冤吐氣;解神語,先見呈祥。碧珠喜重會,富貴滿華堂。

又題目云：趙懷之市義逢奸慝，周惟光貪色犯閨闈，孫廷獻報德鋤惡逆，趙永思恩錫狀元歸。上卷十七齣，下卷十八齣。

情郵寄　《情郵寄》傳奇，吴炳撰。吴氏自作《情郵説》云：傳中載：劉生遇王慧娘賈紫簫事，偶在郵舍，而名曰"情郵"。上卷二十一齣，下卷二十二齣。首齣《約言》〔沁園春〕云：才子劉生，黄河題驛，自訴情腸。有王家二美，後先來至，各和詩章，三地思量。賴故人仗義，不惜千金買鷫鸘，遣侍婢暫承奸命，先效鸞凰。無端屈害忠良，翁婿參商未審詳；對策披忠，聖明虚納，除斥魍魎。再過驛亭傍，豈王氏難歸寓驛，重和前詩得遇郎。妻和妾，雙雙碧玉，千載擅詞場。題目云：劉士元金門單獻策，王慧娘官驛兩題詩，隱太湖蕭公齊得喪，讓夫人賈女識尊卑。

緑牡丹　《緑牡丹》首齣《奇略》〔滿庭芳〕云：謝子西賓，爲主人借韻，吟詩遂作空群。車家小妹，悄地代兄文，贋鼎連名高列，痛名流反遜前軍，殊驕蹇，忘其固陋，妄覬締良姻。佳人能鑒别，垂簾復試，笑語喧聞，翰苑重修舊社。防範加勤，曳白難遮醜窘，兩英才許贅侯門，正花燭泥金報至，樂事喜相尋。題目云：老翰林誤認門生，假秀才弊呈試卷，看文章香閣憐奇，掇科名金屏中選。

療妒羹　《療妒羹》首齣《醒語》〔沁園春〕云：吏部夫人，因夫無嗣，日夕憂皇。遇小青風韻，鄰家錯嫁，苦遭奇妒，薄命堪傷。讀曲新詩，偶遺書底，吏部偷看爲斷腸。輕舟傍，借西湖小宴，邂逅紅妝。山莊卧病身亡，賴好友（韓）投丹竟起僵。反假稱埋骨，乘機夜遁，綉緯重晤，故意潛藏。遣作遊魂，晝邊虚賺，悄地拿奸笑一場。天憐念，喜雙雙玉樹，果得成行。題目云：催聚妾顔夫人的賢德可風，看還魂喬小青的傷心可哭，攔活晝韓泰斗的俠氣可交，掘空墳楊不器的癡狀可掬。

畫中人　《畫中人》首齣《畫略》〔滿庭芳〕云：庾啓書狂，意中摹揣，等閒畫出娉婷。仙翁指示，仿佛悟嬌名。曉夕殷勤頂禮，感虚空、答應呼聲。瓊枝女，離魂赴約，不意惹狂朋。風波旋折散，凄凉古寺，旅櫬堪驚。又賴仙翁壁畫，訪至沙汀，夜月閒吟。陡遇破棺星，復返原靈。妖寇剪，家庭重會，及第畢姻盟。題目云：庾秀才情多證畫，鄭小姐感重離魂，臊翳子空施狡計，活仙人斷配良姻。

西園記　《西園記》首齣《開卷》〔沁園春〕：楚國張郎，武林遊學，偶

過園亭。遇玉真鄰女，把梅花折贈，賦詩見報，一見留情。俠友聞之，認爲園主，錯説嬌名是玉英。嗟薄命，爲因緣不偶，負恨捐生。娉婷抱作螟蛉，兩姓糾纏再不清。奈旅愁難遣，追思舊事，把鬼名夜唤，現出真形。貪却幽婚，堅辭明配。賴鬼語因依始剖明，癡迷醒，笑差訛到底，反證姻盟。題目云：錯認的趙玉英改名締好，誤撇的王玉真易姓聯姻，苦楚了王白丁死生無據，便宜了張綉林人鬼交親。

絃索辨訛　《絃索辨訛》，明沈寵綏撰，張叔賢，顧暘甫助之。崇禎己卯沈氏自序云：南曲①向多坊譜，已略發覆；其北詞之被絃索者，無譜可稽，惟師牙後餘慧。且北無入聲，叶歸平、上、去三聲，尤難懸解。以吴儂之方言，代中州之雅韻，字理乖張，音義逕庭，其爲周郎賞者誰耶？不揣固陋，取《中原韻》爲楷，凡絃索諸曲，詳加釐考，細辨音切，字不必求其正聲，聲必求其本義，庶不失勝國元音而止。其子沈標己丑序云：上略先君子乙酉歲，手著《中原正韻》一書，未竣，會避兵搶攘，齎憤永昔②。下略辨訛内容，爲《北西厢》全部、《千金》、《焚香》、《寶劍》、《紅拂》、《西樓》、《紅梨》、《珍珠衫》、《小十面》及時曲各一套。

寫心雜劇　《蝶夢庵詞曲》二種，夢生堂藏板。一《鏡光緣》，二《寫心雜劇》，清徐爔撰。爔，吴江人，字鼎柏，號榆村，一號種緣子。《寫心雜劇》十八種，乾隆五十四年徐氏自序云：或有笑而問予曰："元明詞曲演劇，皆托於古人以發己懷。而子昔填《鏡光緣》尚隱射姓氏，今竟直呼自名，登場歌泣，豈非自褻耶？"余應之曰："寫心劇者，原以寫我心也。心有所觸則有所感，有所感則必有所言，言之不足，則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而不能自已者，此予劇之所由作也。"十八種爲《遊湖》、《述夢》、《醒鏡》、《遊梅遇仙》、《癡祝》、《蝨談》、《青樓濟困》、《哭弟》、《湖山八隱》、《酬魂》、《祭牙》、《月下談禪》、《問卜》、《悼花》、《原情》、《壽言》、《覆墓》、《入山》。

鏡光緣　《鏡光緣》，乾隆四十三年自序有曰：自填者如《雙環記》，《聯芳樓》，皆以自己筆端代古人口吻，摹寫成劇，非有寄托。玆之所謂

---

①　今校：曲，原作"詞"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②　今校：昔，原作"背"，同上改。

《鏡光緣》者，乃余達衷情、伸悲怨之曲也。事實情真，不加粉飾，兩人情義，都宣洩於縷聲繪句之間云云。劇演徐氏與姬李秋蓉事。李幼孤貧，棲尼庵中，爲尼鬻人娼家，抑鬱不自得。徐訪之，適李攬鏡，徐顧謂："此鏡中花也。"李笑曰："或是鏡中緣耳。"徐欲爲贖身，攖狂且怒，匿李。後經有司，而落李籍，但未容歸徐也。會有浙人潘某者高姬志，贖以北遊俟徐。比徐至自京，則姬已没矣，遂收骨瘞五湖旁。全書十六齣，僅生、旦、貼三脚色。凡例謂"比諸小傳，紀其始末"而已。另填三十二齣者，付梨園搬演。

芝龕記　《芝龕記》，董榕撰，光緒己丑董氏重刊本，題《芝龕樂府》。全書大概爲秦良玉、沈雲英二女衍傳，而以馬、賈二生配之。舉明季萬曆、天啓、崇禎三朝史事，大都包羅其中。蓋雜採群書野乘，墓誌文詞，聯貫補綴而成也，以闡揚忠、孝、節、義四字爲旨。全書分六卷，十五齣。前半傳忠、孝，後半傳節、義。諸家評論亦悉載本中。光緒己丑，湖南道州官廨重刻本，並附載《秦忠州傳》，《沈道州墓誌銘》，作者《董氏墓誌銘》等編。

紅樓夢　《紅樓夢傳奇》，紅豆村樵仲雲澗撰。河間春舟居士題云：吾友仲子雲澗，取是書前後夢，删繁就簡，譜以宫商，合成新樂府五十六劇。凡例謂《紅樓》篇帙浩繁，事多人衆，不能悉演。故此書不過傳寶玉、黛玉及晴雯、紫鵑之情。書分上下卷，上卷三十二齣，下卷二十四齣，署作吴州紅豆邨樵填詞。

紅梨記　《紅梨記》傳奇，明徐復祚撰，原題《趙狀元三錯認紅梨記》。忍辱頭陀自序云：《聞中鼓吹》，泰峰鬱先生所作也。中載趙伯疇事甚悉。庚戌萬曆長夏，展玩間，輒感余心，特爲譜諸聲詞。及閲古劇(即下列快活庵本)亦傳此一段事，雖稍有抵牾，要之不爲無本。或疑兩生未嘗覿面，那至思慕乃爾。余曰："不然，自古憐才之主，何必相識云云。"上下卷各十五齣。首齣〔瑶[①]輪・第六曲〕云：謝女佳人，趙郎才子，天然分付成雙。奈王黼勒取，拆散兩鴛鴦。正遇胡人圍汴，徵歌妓送入金邦。賴有花婆女俠，設謀竄取，潛地往他鄉。才子彷徨，佳人淪

---

① 今校：瑶，原作"寶"，據《六十種曲》中華本改。

落,此際實堪傷。幸錢君作宰,留寓在衙旁。卻慮功名未就,改名姓潛結鸞凰。又賴花婆勸駕,登龍歸娶,花燭影摇光。題目云:俊[1]風流趙狀元(名汝州)三錯認,喬紅梨謝素秋兩陣花,雍丘宰生扭就鳳鸞交,賣花婆計掇賺龍頭儁。

紅梨花記 《紅梨花記》,明無名氏撰,快活庵批評本。上下卷,共三十二齣。首齣〔滿庭芳〕云:君牧才高,金蓮佳麗,詩名遠播齊芳。梨花寄咏,兩下惹情長。驀地風波拆散,逢良友巧把春藏。名園内移花换葉,暗裏結鸞凰。分飛因虜騎,伯顔威逼,節操凜冰霜。喜才郎得第,退虜功揚。趙璧雖還故里,遭俘係隔苑悽惶。重會合,新詩一首,千古播詞場。題目云:梨花詩無端寫恨,白紈扇有意傳情,劉太守全交重義,趙狀元退虜揚名。

空青石 《粲花别墅》三種,《空青石》、《念八翻》、《風流棒》,清萬樹紅友撰。《空青石》上下卷,二十九齣。首齣《情譜》〔賀新郎〕云:奸宰盲雙目,把鍾生空青逼獻。誤因聾僕,展帖繙詞賡咏處,錯認珊然姓曲。明辨後,猶疑爲鞠。乍脱飛災還奪解,喜金剛追石謀空毒。幾誤試,幸登録,書仙情重能幫哭。愛佳詞尼庵再和,素屏題續。重拾空青持愈瞽,一戰功成荒服。恩配與侯家閨淑,又被奸璫訛述旨,賴君王更賜聯雙玉;情種子,自饒福。題目云:送不清《洛神賦》,糊突殺善武能文的鍾心在。丢不下鵲橋詞,煩惱煞真名假姓的步珊然。謀不成空青石,遺累殺再嫁重婚的曲眉月。鬧不過穢迹神,周全殺幫愁助哭的鞠書仙。全書有吴棠禎題評。

念八翻 《念八翻》目録前後,題作《玉壺樂府念八翻》,(紅友號玉壺)上下卷各十四齣。首齣《翻案》白云:搬演的那一家故事?内云:是玉壺樂府嚮泉琴的故事,叫做《念八翻》。次有《念八翻》一曲,數功罪、邪正、師弟、奴主、貞淫、老少、貧富、貴賤、僧俗、癡慧、生死、男女、慈忍、文武十四種,彼此相翻。(如第一翻功翻罪某某事,第二翻罪翻功某某事)而成二十八齣,即全書之事實情節也。吕洪烈題評。

風流棒 《風流棒》上下卷各十三齣,首齣《情略》〔鳳樓吟〕云:笑荆

---

[1] 今校:俊,原作“儍”,據《六十種曲》中華本改。

郎風魔無比，場中卷上題詩。蹇公因謝女，特遴才俊，錯付書辭。奸徒將誑配，妄提兵鬼婦雄雌。爲倪氏情深，荆生遠訪成癡。歸時重攜蹇札，偏差認走避佳期。賴公招快壻，那知生又去。賊贅門楣，文闈雙得意。到都匀方遂於飛，花燭夜，風流棒底，打醒情迷。題目云：無心的謝林風題咏荷亭上，多情的倪菊人贈别芙蓉舫，幫襯的連老嫗頻充撮合山，顛狂的荆茶郎雙打風流棒。吴秉鈞題評。

迎鑾樂府　《浙江迎鑾樂府》，清王文治撰。梁廷枏跋云：族父掞庭先生副鹾兩浙，恭遇南巡盛典，承辦戲差。時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，自臨安罷歸，延入幕中，撰新曲九齣，皆用浙中故事[1]。音節和平，頌揚有體。太守少精音律，其友葉君懷庭，作《納書楹曲譜》，多資商榷。下略九種爲《三農得樹》、《龍井茶歌》、《祥徵冰繭》、《海宇歌》、《燈燃法界》、《葛嶺丹爐》、《仙醖延齡》、《瑞獻天臺》、《瀛波清晏》，每種一折。

《玉燕堂》四種曲，清張堅撰。唐英序謂：《夢中緣》抹煞豎淡[2]，寄情深遠。楊楫（字古林）序謂：漱石四種，合女烈臣忠，配以義俠，參之仙佛，而總基於一情。又謂：他種皆極情之變。而《夢中緣》祇道其常。則情之正而根於性者也。

夢中緣　第一種《夢中緣》，上下二本，各二十三齣。芮賓王魯川氏跋謂，張氏少作《梅花簪》，久爲優伶購去，易名《賽荆釵》，登場搬演。《夢中緣》編成最早，不肯輕售。庚午春付刊，並輯諸名士評語，分列首末。又謂張氏嫻於音律，詞調本吴江沈伯英《南九宫譜》，陰陽悉叶，去上必諧。而韻復嚴而不借。又謂張氏恐本長難演，將遭優伶妄割，故另有删就演本。劇中止寫一生二美，並帶寫一解事小鬟，悉托烏有。楊楫評點：首齣〔笑引・沁園春〕云：吴下鍾心，緣生夢裏，忒煞情癡。竟訪遍金陵，奇姿果遇，香羅手帕，叠和新詞。釁結京江，投親淮上，玉鏡乘幾誓自私。鏡中錯，奸徒假冒，好事偏遲。堪悲忠因讒陷，又斷送嬌娃兵燹離。幸賺入朱門，惺惺共惜，侍兒待裍，姊妹同帷。更姓登龍，改妝調鳳，就裏機關儘教疑。凄凉煞，禪堂再夢，醒後難追。題目云："夢易

---

① 今校：事，原作"實"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② 今校：豎淡，原作"登徒"，同上改。

醒醒又夢夢醒不辨，真當假假當真真假難明，姊救妹妹妝男皆由俠氣，帕作媒花設誓總是癡情。”

梅花簪　第二種《梅花簪》，吴禹洛序：謂《梅花簪》既演，張氏家二十年香橼老樹從未花實者，忽然花大吐，香氣氤氳，自是，結實纍纍如金，盛至千顆。説爲瑞徵，媲美東嘉之瑞烟蠟炬云。自序謂《夢中緣》一編，固已撇卻形骸，發情真諦，猶恐世人不會立言之旨，徒羡其才香色艷、贈答相思之迹，故復成此種梅，取其香而不淫、艷而不妖，處冰霜凛冽之地，而不與衆卉逞芳妍。此貞女之所以自况耳。上下本各二十齣，錢塘柴方評點。首齣〔節概・沁園春〕云：杜女、徐生，花簪聘定，遊學他方。有胡家公子，倚權漁色，賄官退聘，强娶還鄉。父憤身亡，夫聞泣訪，誤認巫家少女郎，錯中錯，把花簪浪擲，叫哭如狂。烈女守貞報怨，身陷牢中枉斷腸。遇親夫按院，孽因前誤，點監一怒，判殺貞娘。纔感陰靈，偏逢義俠，改扮同逃入大荒。和倭返，幸夫妻讐白，御賜鸞凰。

懷沙記　第三種《懷沙記》，演屈原事，本《史記》及外傳（唐沈亞之作）敷衍而成。上下卷各十六齣。首齣述原〔玉宇瓊樓〕不知何調之别名待考一枝，〔沁園春〕一枝。〔沁園春〕云：屈子奇才，楚王宗室，獨抱丹誠。爲靳尚希權，鄭姬弄寵，忠言逆耳，内外讒興。聊借《卜居》，托詞《漁父》，無限牢騷怨寫成。將《天問》，履貞志潔，搔首自難平。西秦，定策吞荆，六百里商於餌竟行。反絶好東齊，孤軍樹敵，中儀詭計。喪甲殲兵，怨憤一腔，遭驅被逐，抱石沉冤誓不生。《懷沙》咏，汨羅江上，千古弔英靈。題目云：欺敵國張儀游説，惑君心靳尚讒言，會武關懷王陷虜，賦《懷沙》屈子沈淵。劇中凡引騷爲曲處，並附詳釋。

玉獅墜　第四種《玉獅墜》，自序云：上略藍本《情史・玉馬墜》而稍變易之。嘗考《月下閒談》所載黄損詩，云“爲其妻裴玉娥見奪於吕，用而有作。”唐人《本事詩》則謂：劉禹錫妓，爲李逢吉所悦，作此詩投獻。或又以爲李益事。余不敢重誣古人，故仍其姓氏，而不拘其時代，以仙易佛，變馬爲獅，靈異雖同，情文各别。下略張龍輔序云：上略黄生、玉娥之名，雖見於唐人詩中，然當時記載，已傳疑不一其説。鳳州《情史》，爲撰《玉馬墜記》，亦未詳著其時代。後人因演爲《天馬緣》傳奇，考之《唐書》，則不見其軼事。下略上下二卷，各十五齣。首齣詞意〔沁園春〕

云：黄損狂生，水西干謁，遠泊荆襄。恰水上聞筝，月中投咏，傾囊求見，誓結鸞凰。欲買娥眉，攙捐玉墜，那識神獅一夜亡。涪州約，佳人面訂，别去兩凄凉。難防，當權選艷，痛矢志留題過漢江。縱踰垣泣訪，當廷劾要，徒輕富貴，枉斷肝腸。幸遇真仙，轉煩龍女，授寶全貞竟得雙。玉獅墜，千秋奇幻，佳話在瀟湘。題目云：黄益齋聞筝求鳳侣，裴玉娥題句誓鴛儔，漢鍾離伏獅雲夢澤，龍王女授墜岳陽樓。

臙脂獄　《臙脂獄》傳奇，清玉泉樵子撰。光緒甲申自序略云：余既成《神山引》八齣，觀者謬加許可。或曰："子以《隨園詩注》云康熙十五年事，信以爲真，因有是製。然神仙之説，究屬渺茫。《聊齋》内《臙脂》一則，層折頗多，何不譜之？"余唯唯。因爲《臙脂獄》院本十六首，於《繹供》、《提鞫》二齣，特申明蒲誌未詳之意旨云。玉泉樵子有印曰："香消酒醒主人再傳弟子。"《霜天碧》雜劇，清丁誾公雜著之一，分《碧怨》、《碧遘》、《碧合》、《碧嫁》、《碧誓》、《碧歸》六折，前有提綱七古一篇。丁氏著有《滄桑艷》傳奇，詞藻當行，而律不稱之。

歌林拾翠　《歌林拾翠》曲選，書林奎壁齋梓本。題云：新鐫《樂府清音》、《歌林拾翠》共二集，首集選傳奇十六種，次集選十四種，每種所選齣數，多寡不一。

兩紗雜劇　《兩紗》雜劇，清來集之撰，倘湖小築刊本。一爲《女紅紗》一齣，題塗抹試官。一爲《禿碧紗》四齣，題云：木蘭花發院新修，慚愧闍黎飯後鐘；樹老無花僧白頭，而今方顯碧紗籠。後附《小青挑燈》劇，原名《小青娘挑燈閒看牡丹亭》，一折。全書每闋略有評注。

苧羅夢　紫姑神　維揚夢　會稽陳棟浦雲有《北涇草堂》外集三種，《苧羅夢》雜劇四折，另一楔子，《紫姑神》雜劇。正目云：蠢郎君喬做風流客，狠主母重開妒婦津；賜香丸巧釋紅顔憾，鬧元宵喜賽紫姑神。《維揚夢》傳奇，演杜牧事，四齣：《春醉》、《夜遊》、《投筆》、《贈姝》。

清忠譜　《清忠譜》傳奇，清李玉著，而畢魏、葉時章、朱㿥三人皆同里同編。吴偉業序：略謂魏忠賢當國時，同郡周忠介公。（名順昌）以忤魏削逐，復被藉事羅織，斃於獄中。及魏敗，公長嗣茂蘭，刺身血書疏，伏闕鳴父冤。事後譜公事填詞、傳奇者凡數家，李玉作最晚出，

獨以文文肅公事,與公相映發,而事俱按實云。上下卷各十二折。首折《譜概》〔滿庭芳〕云:吴郡周公,丹心介性。十年清宦[1]空囊,締姻罵像,奸黨中奇殃。假旨横行緹騎,不平事震動金閶。聲公憤,五人仗義,含笑赴雲陽。忠臣遭鍛鍊,囹圄囊首,慘死堪傷。羡登聞血疏,孝子名彰。瑫敗群奸正法,旌廬墓寵錫幽光。《清忠譜》,詞揚正史,千載口碑香。

梨花雪 《梨花雪》,一名《白霓裳》。光緒十三年楊頤序:謂徐孝廉感金陵烈女黄淑華事,作此劇。全書十四折,有秦本聲評語。

白頭新 《白頭新》,譜淮安監生程允元事。程兩歲,與直隸平谷縣劉登庸之女玉環訂婚。後程南旋,登庸身故,女至煢獨無依,彼此音問不通五十餘年,各堅守前盟,矢志不回。後程隨漕船北上,至津,聞有貞女隱跡尼庵,始訪知爲玉環。縣令聞其事,傳玉環當堂與程合巹,並代請旌表。兩新人傴僂成禮,鬢髮如銀云。全書六折。

右二種合稱《誦荻齋曲》,有光緒二十一年石印本,均嘉定徐鄂撰。鄂字午閣,號汗漫道人。

《玉獅堂傳奇》五種,清陳烺撰。烺字叔明,曾爲浙江鹽官。

仙緣記 第一種《仙緣記》,本唐人説部演成。自序謂辛巳冬[2],寓武林劉氏齋中,檢《袁氏傳》讀之,覺其情至義正,雖異類而同歸。卒能懸崖撒手,不爲情慾利名所累,故譜爲此記。書成,夢白衣女子謝之,並求將"猿"字易去,因改今名,又名《碧玉環》云。上下卷各八齣。

蜀錦袍 第二種《蜀錦袍》,鐵嶺宗山序:謂《芝龕記》以秦良玉、馬千乘爲經,以客魏擅權,迄闖獻授首,二十餘年可驚可愕之事爲緯,搜採極博,惜遣詞命意,不足動人。陳氏此記,同譜秦良玉事,而《播州克敵》、《平臺奏勳》等齣,忠義憤激之氣,騰躍紙上。起結淡處著墨,餘絃外音。實覺前作恣意妝點者,正苦才短也。上下卷各八齣。

燕子樓 第三種《燕子樓》,演關盼盼事,十六齣。

海虬記 第四種《海虬記》,宗山序:演海杰嘯聚海中,山東巡撫李

---

① 今校:宦,原作"官",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② 今校:冬,原作"終",同上改。

乘招撫之事。上下卷十六齣。

梅喜緣 第五種《梅喜緣》,演張介受與程青梅、賴阿喜姻緣事。十六齣。

玉獅堂後五種 《玉獅堂後五種傳奇》,清陳烺撰。一《同亭宴》八齣,演武夷君事。二《迴流記》八齣,演明寧藩朱宸濠妻投江,而龍王倒流江水,保其屍身事。三《梅雪吟》八齣,演鄺露事。四《負薪記》八齣,演聊齋張誠事。五《錯姻緣》八齣,演聊齋姊妹易嫁事。

飲酒讀騷圖 《飲酒讀騷圖》雜劇,清吴蘋香女士撰。僅《喬影》一折,演謝絮才恨爲女子,描一男裝小影,名爲《飲酒讀騷圖》。因對影痛飲,讀騷歌哭一番,數説平生意氣,藉抒鬱憤而已。

酬紅記 《酬紅記》,野航填詞,王城小鶴正譜。演杜鵑紅遇亂,題詩驛壁而死;浮槎山樵酬和其詩事。十齣。題詞中有合肥張丙漁村南詞一套,兹録之。〔南吕·香遍滿〕才人坎坷,著甚閑情破睡魔?聽説那紅顔甘折挫,比才人一例兒蹉跎。簫管自吟哦,宫商費許度,看狂阮當場坐。〔懶畫眉〕當日個劍關閣道接嵯峨,生就個嬌娃艷苧蘿。譜閨情細展雲羅,檀口珠璣唾,新嫁得文簫比翼和。〔二犯梧桐樹〕癡蛙撼井波,黠鼠穿墉破。夫婿慈親,刼火風輪過。這的是鴛鴦夢斷悲無那,烏鵲巢翻痛若何?剩絲絲喘息魂難妥,就裹漫延俄,聊逐鴟夷一舸。〔浣溪沙〕罷鈿朵,洗黛螺。眼迷離何處關河?看着南來紅粉傷心大,或者北上黄衫俠骨多。香泥涴把毫端揾,著血摩挲,剩一縷氣兒呵。〔劉潑帽〕傷心字字啼痕鎖,訴衷腸委實非訛。功名兩字春夢婆,淚滂沱、怎不爲兒家墮?(秋夜月)似俺等守巖阿,憐惜有誰個?學冬烘、熱客原非我。陋夏蟲冰語還相左,鎮日價愁拖,鎮日間病裹。〔東甌令〕銜杯唱,擊築歌,爲弔卿卿鬢欲皤。天公那管花枝懦,一任風姨簸。這新吟不是弔湘娥,弔出塞明駝。〔金蓮子〕漫鑿蛾女兒身,原不合才人做。敢委地紅心,任他收拾起檀板金尊,這心情端的爲誰銷磨?(尾聲)道人歌哭都無可,甚窮愁皤結心窩?則索是痛飲醇醪讀楚些。

晉春秋 《晉春秋》傳奇,看雲主①人填詞,宛委山人校訂。凡例謂:

---

① 今校:主,原作"山",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申生死孝，荀息死忠，之推死隱，石姑死妬。以死隱、死妬，配死忠、死孝，故是編以忠孝廉貞爲闡揚之旨。上下卷各二十齣。另有提綱〔滿庭芳〕云：晉國春秋，青宫妖夢，女戎釁起戈矛。亡人蒙難，弟妹各離愁。殞了立孤太傅，驟燒宫觸處酸眸。垂簾罷，墓門魂鎖，冥斷判恩仇。聯姻狐女後，齊邦再贅，婦促園謀，打戰鼓，兩番南楚氛收。忠孝廉貞四者，歿爲神社稷蒙庥。天王命，勳臣同宴，慶賀霸功優。

雙翠圓　《雙翠圓》傳奇，華亭夏秉衡谷香撰，秋水堂袖珍本。自序曰：《虞初新志》載王翠翹遇徐海事甚奇，惜其傳略而不詳。丁亥秋，養疴官署之鏡齋，偶閲稗史，知翠娘之適徐郎，乃境遇之一端耳。其間遇人不淑，獅吼河東，若錫麓之束生，亦如花之枝葉，水之波瀾，作翠娘一生結束，惟金釵盟證，生死不渝，方其情之所鍾，醉心刻骨，所謂千里來龍，結穴在此。因掇其本末，略爲改竄，譜之詞曲，播之管絃，然後小傳之略、稗官之誣，或可補救萬一云云。上下卷各十九齣。首齣眼目〔漢宫春〕云：千里金生，爲春遊遇美，移寓花亭。拾得金釵園會，海誓山盟。風波忽起，赴遼陽叔姪關情。因祝壽身罹縲絏，賣身孝女孤行。入院一番磨折，遇崑崙救出，錯嫁遭驚。妬婦蛇心蝎口，佛閣論經。幸逢豪俠起雄兵，恩怨分明，感知己錢塘抗節，舟中雙翠圓成。

小蓬萊閣十種　《小蓬萊閣傳奇》十種，清東海劉清韻古香女士撰，石印本。俞樾光緒庚子序云：丁酉之春，余在西湖。海州張西渠大令，以其同鄉劉古香女史詩詞見示，余爲序而歸之。聞女史尚有傳奇二十四種，余請觀焉，則以十種來。問其餘，曰在家中。女史海州人，而所適錢君梅坡沭陽人，距吾浙絶遠，致之固非易也。是年秋，天大霖雨，洪澤湖溢。女史所居圮於水，於是傳奇稿本，皆沈霾於泥滓瓦礫中，不可復得，其存者止此十種。

一《黄碧簽》，提綱〔踏莎行〕云：碧落飛騰，黄泉蹭蹬，漫言賞罰皆天定。須知人事即天心，天公也不操權柄。孝子尋親，忠臣盡命，丹衷至性相輝映。拈毫雙譜入哀絲，昭昭白日同光鏡。十二齣，演孝子仇二梅、忠臣石龍章事。二《丹青副》十二齣，演《聊齋》田七郎事。三《炎涼券》八齣，演任貴事。四《鴛鴦夢》十二齣，演張夢晉與崔瑩事。五《氤氳釧》十齣，演陶元璋與黄佩芬事。六《英雄配》十二齣，演杜憲英旦與周

孝事。七《天風引》十齣，周馬俊贇龍宮事。八《飛虹嘯》十齣，演金大用與妻尤氏事。九《鏡中圓》五齣，演南楚材與妻薛及趙女事。十《千秋淚》四齣，演沈嵊事。

雷峰塔　《雷峰塔》傳奇，新安方成培改訂，乾隆辛卯本。乾隆辛卯，新安方成培仰松序：《雷峰塔》傳奇從來已久，不知何人所撰。其事散見吴從先《小窗自紀》、《西湖志》等書，好事者從而摭拾之，下里巴人，無足道者。歲辛卯，朝廷逢璇闈之慶，普天同忭，淮商得以恭襄盛典。中略於祝嘏新劇外演斯劇。中略余於徐環谷先生家屢經寓目，惜其按節氍毹之上，非不洋洋盈耳，而在知音繙閱不免攢眉，辭鄙調譌，未暇更僕數也。因重爲更定，遣詞命意，頗極經營，務使有裨世道，以歸於雅正。較原本，曲改其十之九，賓白改十之七。《求草》、《煉塔》、《祭塔》等折，皆點竄終篇，僅存其目。中間芟去八齣，《夜話》及首尾兩折，與集唐下場詩，悉余所增入者。中略吴子鳳山（名士岐）曰："吾家粲花撰《畫中人》，本於范駕部之《夢花酣》，《療妒羹》取諸《風流院》，實[1]擅出藍之譽，中略而何蹈襲之嫌？中略是塔實吴越王妃所建，又名黄妃塔，旁有白蓮寺。嘉靖時燬於火，宋禪師鎮壓白蛇事，其有無蓋不足論云。書分四卷，一卷十折，二卷七折，三卷八折，四卷九折。首折《開宗》〔沁園春〕云：再世菩提，白蛇妖孽，宿有根源。恰附舟巧合，兩相心許，贈金陡起，官事顛連。逃避姑蘇，蛾眉俯就，旅邸花筵遂宿緣。神仙廟，笑書符相贈，道者迍邅。原形醉露床前，急驚死良人實可憐。覓嵩山仙草，艱難救轉；寶巾遺禍，遭捕誰愆。鐵甕仳離，金山水鬥，一鉢妖光不復燃。雷峰祭，感佛恩超度，千古永留傳。每折後有評語。

《六觀樓北曲六種》，任城許鴻磐雲嶠撰。

西遼記　第一種《西遼記》，道光三年自序云：余讀《遼史·天祚紀》而重有感也。遼自太祖開基，傳九世，至天祚爲金人所執。《續綱目廣義》即注曰：遼亡。然遼實未嘗亡也。西遼耶律大石，乃太祖八代之孫，奔走西域，臣服諸國。迨天祚被執，即於起兒漫稱帝，以續遼統。寡婦孤兒。維持不墜。八九十年間未嘗少屈於人，視北漢劉氏，實爲過之，

---

① 今校：實，原作"皆"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改。

中略乃依《元人百種》之體，爲北曲四折，以歌咏其事。題曰《西遼記》，亦放翁《南唐書》之意云爾。四折，《大石纘統》、《蕭后合圍》、《戚臣除亂》、《天禧延祚》。

雁帛書　第二種《雁帛書》自序謂：元人有《蘇武告雁曲》，以雁書事繫之子卿。然《漢書》本傳蘇武實無其事。而元郝伯常經使宋，爲賈似道拘留真州者一十五年，乃真有雁足寄書之事。《元史》、《輟耕録》俱載之。故據本傳，參之《宋史》，爲此劇。作《拜雁》、《得書》、《詰罪》、《還朝》四折。

女雲臺　第三種《女雲臺》，演秦良玉事。《傳概》、《誓師》、《敘功》、《完節》四折，其間有與《明史》本傳相出入者。

孝女存孤　第四種《孝女存孤》，自序謂：臨桂張女，父兄俱死吴逆之難，止剩二兄一孤兒，乃不嫁而撫姪。二十年乃成立，張氏爲立祠祀之曰：義姑祠。四折，曰：《存孤》、《課姪》、《報姑》、《祭祠》。

儒吏完城　第五種《儒吏完城》，自序謂：演其友臨桂朱韞山，以書生據城，抗寇十餘日。援至城完，既保其境，而西南鄰邑，皆資屏障。四折，《設防》、《拒寇》、《破圍》、《頌功》。朱名鳳森，廣西臨桂人，嘉慶六年恩科進士。十五年授河南濬縣知縣，十八年拒滑縣妖人李文成之亂。

三釵夢　第六種《三釵夢》，自序謂近有傖父，合《正續紅樓》爲傳奇，曲文劣無足觀。臨桂朱蘊山别爲《十二釵》十六折，亦未能見勝。此以晴雯之逐、黛玉之死、寶釵之寡爲經，以寶玉爲緯，成《勘夢》、《悼夢》、《斷夢》、《醒夢》四折。後二折，《十二釵》傳奇中曾借刻，其意亦不相入。

《梅花夢》，清張道撰。道號劫海逸叟，錢塘人。光緒甲午刻本，上下卷各十七齣，演馮雲將與小青事。謂小青乃花仙下凡，歷盡苦刧，仍歸天上。所謂苦刧，即嫁與馮雲將爲妾，而不容於大婦之妒，終遭慘死耳。後附雜言十一則。作者自謂十七歲時，曾取小青事演雜劇四折。既悔少作，始改譜此全書。以旦爲主，小青事蹟無多，半以幻筆，相雜成文。正文三十折，首末四折，藉以引照考據耳。

醉鄉記　《醉鄉記》，明孫仁孺（號白雪樓主人）撰。崇禎庚午王克

家序云：上略蘇子瞻遇不偶，志托《睡[1]醉鄉記》以寄牢騷；吾友孫仁孺才未逢知，更譜《醉鄉傳》以寫情事。下略上下卷共四十四齣，齣目相連，則一首四十四句之五律也。

雙星圖　《雙星圖》，宜黄無聲謳者撰，抄本。自序謂：黄姑織女二星之事，乃天上一大歡喜部頭。乃自元以後，曾無譜爲傳奇者？蓋以其非佛非仙，非人非鬼，欲敷其事，得其情，實難耳。閉户月餘，竟成此記。上下卷各十五齣。

百寶箱　《百寶箱》，清梅窗主人撰。乾隆辛丑自序云：小説家傳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故事，其説十娘娼也，贖身從李甲，李窮困京師，得柳生輸金，挾杜歸江南。至揚州，江上有孫富者，艷其色，鬭以千金，李竟委杜歸。十娘方以百寶囊箱，知李迫於嚴命，畏不敢歸，以是爲貲，恣情山水。而孫故迫之，竟致投江而死。其後，柳生至溺所，夜夢杜淩波贈箱，爲前日助金之報。下略上下卷各十六齣。

瘞雲巖　《瘞雲巖》傳奇，清西湖玉泉樵子撰。光緒丁丑，碧聲館刊本。演妓女夏愛雲與洪生農訂盟，而阻於鴇母，不得諧偶，後女竟以挫辱仰藥而死。十二齣，有停雲逸客評語。

風雲會　《風雲會》傳奇，玉泉樵子撰。演《虬髯客傳》而成。上下卷各十六齣，有梅谿逸叟評語。

李卓吾批點西厢　《李卓吾批點西厢記》，書分上下二卷，各十齣，標爲《佛殿奇逢》、《僧房假寓》等等。評語在夾行内，二卷。後附刻《錢塘夢平話》一篇、《會真記》文一篇、《園林午夢》雜劇一篇、《圍棋闖局》雜劇一篇、《西厢摘句骰譜》一篇，譜爲湯顯祖輯，摘王實父、李日華、陸采、董解元諸作中句，而合以骰色，各舉例一則如下。

○○○○○○美恩情團圓到底　　李日華

●●●●●●
●●●●●●便做到十二巫峰　　王實甫

○○○○○●●●●●雙頭好花生扯做片片　　陸天池

---

① 今校："睡"字，據《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》補。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楚天外亂峰千疊　　董解元

補天石　《補天石傳奇》，清周文泉撰，道光庚寅，静遠草堂刊。譚光祜序：謂毛聲山《琵琶記》序中本欲撰一書，名《補天石》，擬一古今憾事待補之目。周氏將目中博浪沙事並入宴金臺，而增出碎金牌，删去南霽雲殺賀蘭、趙德昭勘趙普二事，餘則皆如毛目之舊。凡例中謂時人有《和番記》，曲白鄙俚，關目毫無情理云。《宴金臺》、《太子丹恥雪西秦》六齣，太子丹事。《定中原》、《丞相亮祚綿東漢》四齣，諸葛孔明事。《河梁歸》、《明月胡笳歸漢將》四齣，蘇武事。《琵琶語》、《春風圖畫返明妃》六齣，王昭君事。《紉蘭佩》、《屈大夫魂還汨羅江》六齣，屈原事。《碎金牌》、《岳元戎凱宴黄龍府》六齣，岳飛事。《紞如鼓》、《賢使君重還如意子》四齣，鄧伯道事。《波弋香》、《真情種遠覓返魂香》六齣，荀奉倩事。曲皆明註旁譜板式，齣皆綉像，題吹鐵簫人譚光祜正譜。

紅樓夢散套　《紅樓夢散套》，荆石山民撰，蟾波閣刊本。每套一事，不相聯貫，計十六套：歸省、葬花、警曲、擬題、聽秋、劍會、聯句、癡誄、顰誕、寄情、走魔、禪訂、焚稿、冥昇、訴愁、覺夢。每套後重附本套曲譜，工尺板式悉備。婁東黄兆魁所訂。

雙瑞記　《雙瑞記》，不著作者，疑爲李漁之筆。一名《中庸解》。上下卷，各十八齣。首齣《開場》〔沁園春〕云："周處奇人，忠臣孝子，有覺無空。慨人情世態，徉狂肆侮，不修細行，打盡人踪。忽遇狗屠村落，即爾擕歸見母，激得慈親氣繞虹。逢駿犬，一時率性，解到中庸。難通，時公固執，四十三年錮女紅。安人痛苦，閨房自課，蛾眉共砥，翠柏蒼松。三害俱除①，一身力學，二陸門牆道不窮。皇恩重，建坊啟第，雙瑞紫泥封。"題目云："周子隱性改相亦改，時時謙情化腐亦化，兩貞女天真志亦真，小神童才大命亦大。"

四元記　《四元記》，李漁作。一名《小萊子》。上下卷各十八齣。首齣《開場》〔沁園春〕云："再玉姓宋名再玉才郎，方雲王安石女俠女，姹紫嫣紅。爲連科首薦，東床早訂，不依權貴走如風。妝易翠裙，囊開秘

① 今校：除，原作"陳"，據《古本戲曲叢刊》改。

錦，暫寄皇姑信怎通。呈詩句，相公憤恨，緝補難容。奇逢，寺裏匆匆，男女喬分兩地同。再拆緘函，四方奔走，蒼頭會解，賺得雍雍。賣卜成都，遨遊名勝，巨手經綸羡阿翁。一書生，會元重中，萬古又誰踪?”題目云:“宋之仁再玉父不貪名利，王安石酷聯翁婿，兩俠女一榜同登，小萊子四元及第。”因生中元後作小萊子辭，斑衣舞綵，以娛其親，故又名《小萊子》。

曲海揚波卷五

沈氏四種，清吴縣沈起鳳撰，古香林藏板。吴門獨學老人序云："《紅心詞客傳奇四種》，亡友沈蕢漁先生之所作也。先生名起鳳，字桐威，别號蕢漁。工於詞，故自號紅心詞客。少以名家子博學工文章。乾隆戊子科，舉於鄉，年纔二十有八。累赴春官不第，抑鬱無聊，輒以感憤牢愁之思，寄諸詞曲，所製不下三四十種。當其時風行於大江南北，梨園子弟，登其門而求者，踵相接。歲在庚子甲辰，高廟南巡，凡揚州鹽政、蘇杭織造，所備迎鑾供御大戲，皆出自先生手筆。顧生平著作，不自收拾，晚年以選人客死都門，叢殘遺草，悉化灰燼。予歸田後，追念古觀，訪求數十年，僅得其《紅心詞》一卷，業已壽梓人矣。頃復得此傳奇四種，歡喜無量"云云。四種有樂府解題四則如下。

《報恩緣》，戒負心也。白猿受謝生無心之庇，即一心報德，成就其科名，聯合其婚姻，以視夫世間受恩不報者，真禽獸之不若哉。此劇可與《中山狼傳》對勘。上卷十九齣，下卷十八齣。

《才人福》，慰窮士也。識字如祝希哲，工詩如張幼輿，一沈於卑位，一困於諸生。特著此劇，以爲才人吐氣，若唐時方干等十五人，死後始成進士，奚不可者。上下兩卷，各十六齣。

《文星榜》，懲隱慝也。楊生命本大魁，以淫行被黜。王生士行無玷，又因其父居官嚴酷，幾以冤獄喪身。士大夫觀此，皆當自省。上下卷各十六齣。

《伏虎韜》，警惡俗也。婦人以順爲正，乃有淩虐其夫者，此陰盛陽衰之象，有關世道人心。此劇寓扶陽抑陰之意，亦以明婦人妒得必淫，淫者必悍，丈夫溺愛，甚無謂也，真唤醒癡人不少。上卷十四齣，下卷十五齣。

《續西廂》，清吴縣吴國榛甓勤齋殘稿本，四齣：《旅思》、《死别》、《悼

亡》、《出家》。自記云："余少好音律，讀《會真記》，頗覺張崔不情，而有所憾。繼讀《續西厢》，益覺太俗，蓋所注意者。祇在團圓而已，猶不足爲張生補過也。故填詞四套，刻而傳之，狗尾續貂，自覺慚恧，知我罪我，不遑計耳。光緒甲申秋九月，有山氏吴國榛自記。"四套南北詞各半，每折後自有評語，稱一蘧居士。

《明翠湖亭四韻事》，慈谿裘殷玉(號廢莪子)撰，明本。南江笠叟序云："往余同殷玉至清谿，宿家山人樓時。中略相與論詞。殷玉素好填詞，醉書箴，繡當爐，久嘖嘖人口。自館甥余家，鋭意制舉業，三年不顧曲矣。是夜，得詩中韻事四種，讙甚。相謂曰：此可付傳奇家一大嚼也。"卷前題《玉湖樓第三種傳奇》。《明翠湖亭》，蓋傳奇四種，各取其名之第二字，而得"明翠湖亭"之總名也。

《昆明池》，二折。演唐昭容上官婉兒臨試諸臣，晦日幸昆明池詩，宋之問詩壓卷。楔子四句云："正月晦駕幸昆明，帳殿前綵結樓成。命昭容新翻御製，冠群僚獨步延清。"

《集翠裘》，二折。演武則天以集翠裘賜張宗昌，張奉旨與狄仁傑賭雙陸，張輸，裘爲狄得，而狄耻是張物，與馬奴著之，以嘲張云。

《鑑湖隱》，四折。演李白金龜换酒，夢遊帝居，辭官歸隱西湖事。

《旗亭館》，三折。演妓女雙鬟讀王之焕詩，鍾情，終乃諧偶云。全書有眉評、有折評、有總評。

《山水鄰傳奇六種》，明刻本。

一《黑貂裘》，即《金印合縱記》，西湖高一葦訂證。

二《鳳求凰》，澹慧居士編。演司馬相如事。上下卷各十五齣。首齣《標引》〔滿庭芳〕云："蜀郡文豪，臨邛女俠，才情雅合成雙。幽居作賦，書劍偶遊梁。回馬都亭訪故，逢奇艷獨怨秋孀。瑶琴裏，芳情暗度，邂逅奪孤凰。　窮愁，無計遣，解裘貰酒，四壁淒涼。共當爐滌器，任笑清狂。鳳詔寵徵入侍，酬知遇諫獵長楊。標奇績，通夷定蜀，歸隱茂陵鄉。"

三《四大癡》，題作山水鄰新鐫出像《四大癡傳奇》，武林李逢時九標父作。酒色財氣四癡也。第一癡《酒懂》，五折。正名云："酒魔君消算不義士，鑒察使赦過無情郎。"第二《色癡》，演莊子妻田氏劈棺事。九

折，各標名目，不加齣數。第三癡《一文錢》，演盧至員外事，六折。第四《氣癡》，孟稱舜撰。演黄巢因氣造反，爲唐室所平事。四折，一楔子。

四《花筵賺》，吴儂荀鶴填詞，西湖一葦訂證。題山水鄰新鐫《花筵賺》，上卷十五齣，下卷十四齣。首齣《話柄》〔沁園春〕云："優汝前來，演太真姑女，玉鏡妝臺。更幼輿風月，芳姿巧慧；謝温隨趣，各有心懷。謝假温郎，温妝謝婿，小姐夫人兩不猜。尤堪笑，芳偷團扇，擲過牆來，花朝合卺雙排，鬧起蘭房識破纔。把芳姿提弄，喬才未識；閨房閑逗，郎恰如呆。謝子求妻，温郎索妾，引得詞人笑口歪。殲逆後，團團紈扇，寫付優俳。"題目云："碧玉姐把丫鬟巧瞞夫婿，芳姿婢偷團扇暗打才郎；温太真精油頭仍遭馬扁，謝幼輿癡苓漢乾勒紅妝。"

五《長命縷》，江東勝樂道人編。演單飛英（小字符郎）與邢春娘事。題目云："出將入相的虞雍國，因鸞得鳳的單符郎；救苦拔難的觀大士，還元證本的邢春娘。"上下卷各十五齣。

六《荷花蕩》，題作斐堂戲墨《蓮盟》，一名《荷花蕩》，上黨擷芳主人編。首齣〔沁園春〕云："李素書狂，貞娘情種，蓮盟終結鸞鳳。無心醉觸，西席變東牀。父子金陵奇會，赴秋試兩冠文場。險屈死淫僧毒手，神佑脱災殃。堪笑果非常，師生異致無雙。設巧計紮詐，一命先亡。天使貫盈事敗，報前仇救出嬌娘。榮歸娶芳流翰苑，千載姓名香。"上下卷各十四齣。

《息宰河》，明沈嵊撰。題作且居批評《息宰河傳奇》，唵庵孚中道人填詞，溱水再生流寓點次。上下卷。各十五齣。卷前楔子〔望海潮〕云："客無諱者，聽萇侍御，戇章激怒權奸。時有普酋，破州圍郡，故令出守南滇。交趾又兵連，内無軍無餉，外且無援。單騎招降，勒銘息宰儷燕然。　家遭寇掠堪憐。有十齡奇子，被擄音愆。四載善藏，夜梟賊首，相逢義僕同旋。薛女更貞堅，投渭河守節，姑媳周全。天使舉家，重合聖湖邊。"蓋演萇公孟事也。

《嬌紅記》，明孟稱舜子塞撰。原題《節義鴛鴦種嬌紅記》。馬權奇崇禎戊寅序云："上略嗣後有《花間一笑》之劇，鄉人頗有訾之者。余每曰：使挑人者必唐伯虎，受挑女郎必如知唐伯虎而後可。下略"王業浩序："予少時偶讀《嬌紅傳》而悲之，然阿嬌誓死不二，申生以死繼之，中

略示現鴛鴦脱然存殁之外。中略子塞譜爲傳奇，令嬌申活現，而兒女子之私，頓成斬釘截鐵，正覺正法，爲情史中第一佳案。下略”陳洪綬序：“上略昔時子塞有《古今名劇選》及《桃花》諸曲行於世。下略”自序云：“上略傳中所載王嬌申生事，殆有類狂童淫女所爲。而予題之節義，以兩人皆從一而終，至於没身，而不悔也。下略”上卷二十六齣，下卷二十四齣。首齣《正名》〔滿庭芳〕云：“王女嬌娘，厚卿申子，天生才貌無雙。心期密訂，彼此絜衷腸。笑把梨花擲處，擁爐語生死情長。姻緣好，分爐斷袖，風月兩相將。　爲求，親間阻，天愁地恨，無計成雙。更飛紅暗妬，屢致参商。師子豪華慕色，挾家勢强結鸞鳳。男和女，情同鐵石，並塚配鴛鴦。”題目云：“烈嬌娘心擇多情種，俏飛紅妒阻真歡寵；豪公子强入燕鶯羣，義申郎情合鴛鴦塚。”

《南詞定律》，康熙五十九年主人自序：“上略今操觚之士，各以意見，創爲新詞，傳爲譜曲，自元迄今，不下數千百本矣。若《九宫譜》則有沈伯英、馮猶龍、張心其、蔣惟忠、楊升庵、鈕少雅、譚儒卿，諸家所作不一，大意皆同，而板式正襯字眼，多致舛誤。中略操觚者不屑與梨園共議，而梨園中又無能捉筆成文，遽自著作，是以苟延至今，終不能令人開卷一快。今姑蘇吕子乾，中略同里劉子秀、唐心如，錢塘楊震英，莞江金輔佐，則各有所長，或諳於律，或審於音，皆不易得之才。而翕然彙聚，斟酌成書，亦詞律之幸也。於中或删或補，或增或減，務使前後正犯相同，不致矛盾。又有少年好學，如鄒景僖魯臣、張志麟熙瑞、李芝雲紫芳、周嘉謨昌言等，并力檢校，不數月間，編類集成，名之曰《新編南詞定律》。”

楊緒序云：“憶三十載前，薄遊山左，時隨園胡公爲廉使，聽讞之暇，徵歌選音，遂博採諸家舊譜，斟酌考訂，浹歲而成，書曰《隨園譜》，藏爲秘笈。緒時留連衙署，忝與校閲，因得乞其全稿而歸。後來京師，寢食斯道，每與同儕考索律調，悉以此譜爲準繩，以其較坊刻所行，爲詳且贍也。今庚子歲，諸識音者一時振作，採取諸譜，然亦多取隨園。”

《凡例》略云：句讀相同，板式不異者，即爲一體。至句拍皆不同者，始爲〔又一體〕。今以通行可傳者存之，其體異不行，不足法者，悉皆不録。凡各宫之〔賺〕，諸譜不一，然亦無甚差别，惟句之長短，字之多寡，

少有互異。今仍依其舊，分列各宫。殊不知〔賺〕者，乃掇賺之意，如《拜月亭》之“山徑路幽僻”，係〔中吕·尾犯序〕，四曲唱畢，若即以〔黄鐘·耍鮑老〕“朝廷當時”之曲接唱，非但宫調不同，亦且難按板拍。故善於詞曲者，即用“且與我留人”之一〔賺〕以間之。諸如此類頗多，實作家之巧意，亦歌者之方便門也。切不可因差一二字，拘殢云某宫〔賺〕係幾字，〔不是路〕係幾字，則大乖前人之旨矣。

譜中精忠記〔洞仙歌〕，易名爲〔楚江秋〕；《八義》之〔節節高〕，變爲〔生薑芽〕；又〔滿園春〕、〔鋪地錦〕、〔鵲踏枝〕、〔雪獅子〕，本一曲。有四名。〔步步嬌〕、〔鬧蛾兒〕、〔潘妃曲〕，一曲三名。

全書總目如下：卷一黄鍾，卷二正宫，卷三道宫，卷四仙吕，卷五大石，卷六中吕，卷七小石，卷八南吕，卷九雙調，卷十商調，卷十一般涉，卷十二羽調，卷十三越調。其中〔引子〕共二百二十三體，二百三十二曲；〔過曲〕五百四十七體，一千二百零三曲；犯調五百七十二體，六百五十五曲。共計一千三百四十二體，二千零九十曲。

書中除〔引子〕外，概註旁譜、板式，並註明每曲之句數、板數。卷前題“古吴吕士雄子乾、錢塘楊緒震英、姑蘇劉璜子秀、金閶唐尚信心如編輯”。卷後題“筦江金殿臣輔佐點板，姑蘇鄒景禧等四人同校，徐應龍御天重校”。

《鴛鴦夢》雜劇，明葉小紈蕙綢撰。崇禎丙子，其舅沈君庸序云：“《鴛鴦夢》，余甥蕙綢所作也。中略其俊語韻脚，不讓酸齋、夢符諸君。即其下里，尚猶是周憲王‘金梁橋下’之聲。實可與語此道者，將以陰陽務頭，從來詞家所昧，行與商之。蕙綢即詞隱先生孫婦。全書四折，一楔子，皆北詞。正名云：“三仙子吟賞鳳凰臺，吕真人點破鴛鴦夢。”演子童侍女文琴，上元夫人侍女飛玖，碧霞元君侍女茝香，三人相結，略動凡心，子童遂謫降三人松陵地方，使見人世離合悲歡，有同夢幻，然後使吕純陽下界，指點各歸正道云。

《十二律京腔譜》，茂苑王正祥瑞生纂。此書乃弋陽腔曲譜，不名弋腔譜者，因弋腔久經改變，失其本來。兹載清初之弋腔，而欲推爲曲調之正宗，故以京腔名之。又因崑腔諸譜，如《南曲譜》、《南詞新譜》、《南音三籟》等。皆以九宫類調，實破碎不能自圓其論，特改按月令，以律類

調，故名《十二律京腔譜》也。其序例甚繁，不暇備録。大概此書首列聯套，爲南曲譜中獨有而可貴之事。又嚴計各調正襯，詳加板式，並標識行腔之高低緩急，但不註工尺旁譜。是其津津以爲過人之處耳。序例中駁《南音三籟》、《南曲譜》等書。至嚴，可資參訂。兹録概目如下：王氏又有《音韻大全》一書，自謂切音精切，分合得宜。又有《問奇一覽》一書，乃因張氏某人所著《問奇集》爲藍本，而更爲探討詳明，典故兼備，均附列譜後。但所見之本，無此二書，當係闕漏也。卷一黄鐘律，卷二大吕律，卷三太族律，卷四夾鐘律，無兼用。卷五姑洗律，卷六中吕律，卷七蕤賓律，無兼用。卷八林鐘律，卷九夷則律，無兼用。卷十南吕律，卷十一無射律，卷十二應鐘律，卷十三閏月律，無聯套、兼用、緊詞。卷十四通用，卷十五附録，卷十六犯調。每律曲調，均爲引、聯套、兼用、慢詞、緊詞、尾聲六部。另有一册，前載次序，即各律聯套中諸牌名之次序也，後載目録。卷十四通用者，凡曲腔與前諸律俱不相似，另成一調，而可以通融取用者。卷十五附録者，乃曲腔之字句多拗，另成變體者也。其中有《臥冰記》之〔水車歌〕，散曲之〔金風曲〕、〔漁父第一〕，《江流記》之〔阮郎歸〕，《劉孝女》之〔五團花〕等。此書之參訂者爲平江盧鳴鸞南浦、梁谿施銓均衡，點板者爲荆溪儲國珍君用。王氏另輯《十二律崑腔譜》，體例、卷數、概目，悉與京腔同。惜所見之本，序例已失，不得一讀也。參訂其書之人並同上。

《珊瑚鞭》，桐城胡業宏芑塘撰。（號小新豐山人）乾隆戊戌穿柳亭本。自序謂甲午冬日，徇友人請，改《玉嬌梨》小説。作《珊瑚鞭傳奇》。因有感於才子之生，與知才子之人。下略例言謂原書名《玉嬌梨》，字出杜撰。因思是書之妙，惟賽神仙令失妻人，向蘇友白借珊瑚鞭一事，涉想詭譎，此其奇之可傳也，故易今名。上下卷各二十齣。首齣《提綱》〔漢宫春〕云："西蜀才人，自寄居白下，念切嬋娟。觸怒延陵太史，褫職誰憐。尋仙遇友，和新詩好句連篇。遭奸計，桃僵李代，兩次歎遺賢。

淚灑窮途賣賦，幸鄰家女俠，解贈腰纏。不料春秋獲雋，消息茫然。更人逢狹路，挂冠去再訪前緣。真奇遇，加官得婦，南北慶鞭圓。"天津王嵩齡西園評論。

《揚州夢》，抱犢山農撰，葭秋堂舊刻。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首齣《標

目》〔漢宮春〕云："杜牧樊川，尋故人雪上，水戲喧闐。緑葉誰家麗質，預把紅牽。東都分守，李司從召赴歌筵。題詩句，爲紫雲發付，巧遣信奇緣。　乞刺湖州郡守，了垂鬟舊約，懊惱期愆。輾轉烟花深穽，折挫嬋娟。值參軍牛幕，青樓重會，話及當年。揚州夢，風流薄倖，小杜古今傳。"

《雙報應》，乃抱犢山農難中遺稿。上下卷，各十五齣。首齣《開宗》〔滿庭芳〕云："文學錢生，家貧逋累，經官斥退前程。荆妻周氏，生拆到張庭。秉志堅貞不改，能感動隍社神靈。失銀後，清廉郡守，巧斷合娉婷。　子俊，耽男癖，輕雲生意，背地調情。致妖童入室，醫毒堪驚。神示與東峯兩字，方敗露淫惡遭刑。山賊發，錢生顯策，冠帶顯身榮。"題目云："錢可貴賣婦得重圓，張子俊遭妻生害命；揭城隍暗地顯神通，孫太守明中斷報應。"

《南九宫曲譜》，明沈璟輯，永新龍驤仲房氏校。李維楨序："上略沈光禄伯英，輯陳、白兩家《九宫十三調譜》，以南人度曲小令合者，爲《南曲全譜》。而永新龍太學仲房，稍補綴而版行之。下略"亦稱《南曲全譜》，一稱《南九宫十三調曲譜》，《嘯餘譜》載之，稱《南曲譜》。璟之姪沈自晉伯明，(别號鞠通)删補以後之本，名《南九宫詞譜》，亦稱《南詞新譜》。

《四艷記》，明葉顯祖撰，同社苗蘭居士批評。

一春艷，《夭桃紈扇》，九齣。開場《種桃歌》云："上略任娘(夭桃)一片憐才意，石郎(中英)瞥見諧姻契。賴子空懷妒兩心，劉公巧作移花記。下略"

二夏艷，《碧蓮繡符》，九齣。開場《愛蓮歌》云："上略秦家有個傾城色，翻説蓮花似妾嬌。章郎(名斌)入眼輸魂魄，墮下釵符剛拾得。假托傭工賓主投，臨歧欲挽無良策。恰將陳女贈書生，合巹之宵喜不勝。下略"蓋陳女碧蓮，本秦家之妾，主人死，夫人妒而禁之，後與章合。

三秋艷，《丹桂鈿盒》，九齣。開場《折桂歌》："上略窈窕徐娘(名丹桂。少年失侣。依母同居。)人世上，天香豈使久沈埋。倦遊權子(名次卿)誇才俊，見後留情强親近。向母心歡遇故人，老尼就裏傳芳信。司馬文君史傳奇，於今重見綴新詞。一段姻緣鈿盒裏，千秋幾個有情癡。"

四冬艷,《素梅玉蟾》,九齣。開場《尋梅歌》云:“上略惟有玉人相映白,楊家淑女(名素梅)擅芳姿。好事將成忽驚散,鳳郎(名來儀)背地空悲歎。外家(謂楊寄居外家馮氏)一去不復歸,玉蟾在手凝愁□。別聘佳人卻姓馮,誰知還是舊情悰。下略”

《西堂樂府》,清尤侗撰。六種。

一《讀離騷》,正目云:“湘纍問天呵壁,漁父説客垂綸。巫女朝雲感夢,宋子午日招魂。”

二《弔琵琶》,正目云:“呼韓邪求婚畫障,漢元帝嫁女龍沙。王昭君夢回宫闕,蔡文姬泣弔琵琶。”

三《桃花源》,正目云:“陶處士去官彭澤,王刺史送酒潯陽。白蓮社參禪慧遠,桃花源問渡漁郎。”

四《黑白衛》,正目云:“老尼姑説劍終南地,磨鏡郎喬做東牀壻。劉僕射大戰素紅幡,聶隱娘戲跨黑白衛。”

五《李白登科記》,一名《清平調》。西堂客恒山,居梁宗伯家。遇女伶艷慧,宗伯索新曲,乃作此畀之。以上四種皆四折,此獨一折。

六《鈞天樂》,自記云:“丁酉之秋,薄遊太□。主人謝客,阻兵未得歸。逆旅無聊,追尋往事,忽忽不樂,漫填詞爲傳奇,中略題曰《鈞天樂》。家有梨園,則授使演焉。明年,科場事發,有無名子編爲《萬金記》者。制府以聞,詔命進覽,其人匿弗出也。臬司某,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。適姜侍御還朝,過吴門,亟徵予劇。同人宴之申氏堂中,樂既作,觀者如堵牆,靡不咋舌駭歎。而邏者亦雜其中,疑其事類,馳白臬司。臬司以爲奇貨,即捕優人,拷掠誣服,既得主名,將窮其獄,且徵賄焉。會有從中解之者,而予已入都門,事得寢。下略”上下卷,各十六齣。首齣《立意》〔滿庭芳〕云:“盜賊縱横,文章顛倒,沈郎獨歎孤寒。嬌妻生别好,又凋殘。伏闕上書不遇,趁秋風載月空還。傷心處,送窮哭廟,鬼淚也潸潸。　一朝,登帝榜,鈞天賜宴,共慶彈冠。更繡衣直指,地下人間。王母嫦娥作伐,送花燭雲裏乘鸞。奇絶事,世人不信,且待下回看。”

《雨花臺傳奇》,平水柳崖居士徐昆后山作,蒲坂散人崔桂林燕山評。貯書樓本。乾隆二十七年崔桂林序:“上略徐君后山,至情人也。

中略與余朝夕居，時道盧子清宜之爲人。無何，清宜嘔血歿，徐君哭盡哀。未盡，復借優孟衣冠，補清宜素志，按宮協調，作爲是劇。下略"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首齣《發源》〔沁園春〕云："名士盧生，（名儉）五臺山際，喜見鶯兒。共友人迎駕，狂風作妒；滿腔噴血，一命傾危。才子還魂，佳人盡節，並荷神人相護持。回生路，嘆中華異域，兩地分馳。　還奇，帕上詩詞，果于菟爲媒復別離。幸情人貴顯，册封充使；帕詩重認，得效于飛。更喜春闈，盧生及第，復得鴻光舉案齊。酧神德，向雨花臺畔，共慶清時。"

《環翠堂樂府》，明汪廷納（號無無居士）撰。二種。

一《彩舟記》，上下卷，各十七齣。夏尚忠序："上略海陽汪無如君屬予爲《彩舟記》敘，記後先悉鬚龍事，甚奇。下略"首齣《提綱》〔滿庭芳〕云："江子才華，吴姬窈窕，兩舟風阻淮安。氤氳賜配，月底正酣眠。清曉帆開失父，露踪跡太守應嫌。憐玉貌，翻招爲婿，暫令返鄉園。　中途，遭陷溺，龍王報德，救護生還。更攜丹療病，父母團圓。從此氤氳怒釋，秋闈捷名姓驚傳。登及第，重逢京兆，宦底續前緣。"題目云："鬚龍王棘闈顯聖，氤氳帝彩舫聯姻；狀元郎逢凶化吉，京兆女續舊如新。"

二《投桃記》。上下卷，各十五齣。譜宋潘昉（用中）與黄舜華（旦）事。首齣《提綱》〔水調歌頭〕云："潘氏佳公子，隨任入臨安。黄姝樓對旅邸，聞笛捲簾看。正爾目成心許，更喜行春湖上，車轂接雲鬟。投桃因得報，詩帕兩情傳。　郡衙隔，音問阻，病魔纏。周婆撮合，私從天竺替良緣。奸計任施國舅，親命甘違司馬，寄髮表心堅。禍兮翻作福，天語賜團圓。"題目云："會盼睞佳人才子，惹風情羌笛胡桃；枉勞心當朝權貴，善回天一幅鮫綃。"

《紫霞巾傳奇》，陳東村野客榕西撰。嘉慶辛酉吴斯勃序："上略同鄉東村先生，篤學清修，以名孝廉選邑令，改授德化學博，旋告病歸。向嘗授徒講學，多所成就，幾若文中子之在河汾矣。中略製《紫霞巾傳奇》三十折。中略或云：閩語不諧中州韻，難被管絃，僅填詞而已。余嘗以質諸善謳者，亦謂按譜填詞，自能抗聲合調。下略"上下卷，各十五齣。演陸春英與謝玉娥事。引子〔漢宮春〕云："陸氏才郎，讀玉娥倩句，惹動春腸。誤認東家醜女，錯配鴛鴦。祝生無賴，妒霞巾禍起蕭牆。分飛

去，忽賣身妓館，注目認崔郎。　夫婿天邊折桂，奈貞心見逼，粉頸刲傷。幸遇韓公相救，衙署深藏。美陸郎守誓，徇恩師强續偏房。誰知道，新歡舊恨，一迸絮蘭缸。”題目云：“俊丫鬟忽展科名手，熱青樓偏守女兒身；死魂靈瞥見生慈母，新洞房巧遇舊佳人。”

内府抄本傳奇十三種。一《玉獅記》，十段，每段八齣。演張巡事。二《草木啣恩》，二十四齣。演花精草怪，啣恩獻壽而已。三《聖世壽徵》，十六齣。四《百子呈祥》，八齣。五《豐樂秋登》，十二齣。六《壽叶三朋》，六齣。七《盛世新聲》，六齣。八《永祝長清》，十齣。九《箕疇五福》，八齣。十《壽徵輻輳》，六齣。十一《太平有象》，十二齣。十二《多壽記》，八齣。十三《鬥金瓶》，十本，每本八齣。演唐時李飛熊、常瓊英、劉瑞珠三人，皆天上仙人，動凡謫降劉生秀才家，備歷磨難。幸得九天玄女，命玉女下凡，搭救三人，轉得功成名遂，妻貴夫榮。因白猿盜金母寶瓶，往下界助田節度爲虐。玄女以金瓶與玉女，轉付劉瑞珠，抵敵白猿之瓶，故名。

《諸佛名歌》，永樂皮紙本。原名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》。永樂十五年序略云：“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弘發誓願，濟度群生。凡發善心，稱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號者，即得種種善報。輕薄侮慢，不敬不信者，即得種種惡報。中略間取佛經所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號，編成歌曲，歡喜贊諷，功德弘深，因以鋟梓，流通廣傳。下略”

總目如下：《佛名稱歌曲》，北曲《世尊名稱歌曲》，北曲《如來名稱歌曲》，北曲《菩薩名稱歌曲》，北曲《尊者名稱歌曲》，北曲《佛名稱歌曲》，南曲《如來名稱歌曲》，南曲《菩薩名稱歌曲》，南曲《尊者名稱歌曲》，南曲《普法界之曲》等六種，〔五供養〕等八種。

有後序三篇，第二篇永樂十五年，第三篇永樂十八年御製。又附感應歌曲。永樂十七年御製序云：“上略朕間嘗取佛經所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生神僧名號，編爲歌曲名經，俾人諷誦，歡喜贊歎，功德之大，不可涯涘。乃永樂十七年夏五月，遣人賫歌曲名經，往五臺山散施。以六月十五日至顯通寺，即有祥光焕發，五色絢爛。中略朕統臨天下，夙夜拳拳，以化民爲務，凡有所爲，一出於至誠。是以佛經所至，屢獲感通，

覲於五臺之顯應，尤足徵矣。今特命工繪圖，且復爲歌曲以系之。下略”（以下列《普法界之曲》及《弘利益之曲》各若干）又御製一序，謂以《諸佛名歌》，往大報恩寺散施。又覩天上顯示，如何靈迹，故又命工繪圖，系以歌曲。又序，以名歌往淮安施散，復製圖系曲云云。又序，以名歌往河南、陝西、交趾散施，又得顯應，因復爲歌曲附篇末。

《惺齋五種》，錢塘夏倫惺齋撰，世光堂本。乾隆己巳徐夢元徐村序：“上略先生以名諸生八試棘圍，佹得佹失。值西陲用兵，罄所有得授邑宰，旋阻於壓班，浮沈里門者幾二十年。今上龍飛，詔許開選，先生名在單目首列。扶疾奉檄入都，長途況瘁，興已索。抵部復有意外尼之者，因決志舍去，歸隱湖山。中略今届衰暮，年已七十矣。中略其傳奇定爲五種：曰《無瑕璧》，所以表忠也。曰《杏花村》，所以教孝也。曰《瑞筠圖》、曰《廣寒梯》，所以勸節勸義也。至《南陽樂》一編，顛倒兩大，游戲三昧，爲千古仁人志士補厥缺陷，固忠孝節義之賅而有者也。下略”徐夢元加評。

《無瑕璧》，演明鐵鉉事。明太祖嘗賜以無瑕璧一雙，鐵當危難時，以分授子女。後二人流離困苦，終乃各以璧聘成婚姻，因得散而復合云。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首齣《撮要》〔慶清朝慢〕云：“齊泰謀疎，燕藩變起，鐵公誓守危城。君眖懼淪草莽，預剖瓊瑛。痛忠遭慘戮，有憑屍灑淚是高生。馬千里，郵亭一炬，巧拯寧馨。　欣佳胤，婚初訂，風波起，隻影又飄零。旅邸潛踪被獲，性命幾傾。幸賴攻城救解，生安死慰始休兵。無瑕璧，重歸姐弟，兩遂姻盟。”

《杏花村》，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演王世名事。首齣《括意》〔滿庭芳〕云：“王子堪褒，憐親冤斃，燈前怒氣冲霄。杏花村裏，殺賊奪鋼刀。賢子圖全孝子，赴燕京未遂恩膏。傷佳胤，又逢奸害，一命喪荒郊。　神仙，輕救轉，遣遊山左，仗劍除妖。恰遇張公擇婿，冰玉相遭。祝綱空貽手札，未還家憲澤先叨。團圞處，龍章旌表，金帶更垂腰。”題目云：“烏鳥戀深恩，王秀才舍生取義；豸冠開大綱，汪御史激濁揚清。鶴駕偶乘風，漢鍾離有緣贈藥；鳳雛艱擇配，張總鎮無意聯盟。”

《瑞筠圖》，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表揚明禮部右侍郎章淪（妾所生）之嫡母金氏，未婚守志之貞節。首齣《先聲》〔沁園春〕云：“章母奇貞，未婚

守節，訓子成名。歎英宗北狩，艱難返國；郕王讓位，朝野傷情。請復皇儲，勸敦友愛，節以成忠大難興。雲陽市，于公遲到，險喪非刑。　堪驚，獄底災生，幸早换監房命不傾。際南宫復解，忠良吐氣；恩推壼教，母也蒙旌。淑女投河，良朋綰配，事不全虚莫浪爭。瑞筠圖，數行詩句，彤管流馨。”

《廣寒梯》，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演王蘭芳、解敏中二人功名事。首齣《開端》〔滿庭芳〕云：“浙水王生，吴山問相，逢仙偶洩天機。攀蟾有路，貽贈廣寒梯。恰遇貧儒負債，受官刑夫婦將離。憐危難，傾囊義助，此誼古今稀。　佳人，猶待嫁，陡遭倭亂，被擄悲啼。天遣吴君報德，巧脱樊籬。積善果登黄榜，專弓矢僇盡鯨鯢。珠旋也，華堂晝錦，花燭慶于飛。”題目云：“少見識的閻宏宇，枉積趲死金寶；具肝膽的吴仲達，險拆散活夫妻。有科分的解敏中，偏潦倒文昌廟；没福相的王香谷，及高步廣寒梯。”

《南陽樂》，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演諸葛亮滅吴、魏，一統漢家，重興帝室，而己復樂隱南陽。題目云：“祭七星忠悃格蒼穹，演八陣威名耀青史；滅吴寇英主建新猷，恢漢祚老臣歸故里。”評云：“此本係乾隆己巳重定，視原刻稍異。”

惺齋續編《花萼吟傳奇》，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演姚居仁、姚利仁兄弟事。首齣《大略》〔漢宫春〕云：“天顯休忘，看姚家友愛，名播詞場。兄也攜囊應聘，弟守家鄉。禍生意外，恨奸徒計陷飛贜。謀斃獄，非兄力救，利仁一命幾亡。　雖賴江公鏡審，奈豪門怙恃，又覬紅粧。感得林君仗義，賃屋深藏。旋因寇警，戮權臣天日重光。功名遂，弟兄晝錦，一時花萼齊芳。”

《六如亭》，清湘潭張九鉞撰。（卷中題羅浮花農）道光時刻本。蜨園居士跋云：“《六如亭記》，吾楚張紫峴先生所作也。先生諱九鉞，字度西，以詩古文辭，負海内重望五十年。兼工小令、長調。晚年旅食四方，哀感悵觸，輒作南北宫詞以排悶。曾游惠陽，訪白鶴居六如亭，因取坡公嶺南海外舊聞，及侍妾朝雲誦經、栽茶、偈化、建亭事，復於宋人小志中，得惠陽温女超超、許婿聽吟、殉志遺話，爲三十六齣，總名曰《六如亭記》，以了禪門一段公案。中略先生宰梅嶠時，自署紅梅花長。量移嶺

東，又署羅浮花農。嘗寓吴門，爲歌師製《虎邱四時景》〔新水令〕南北宫詞一套，至今盛傳吴下，附記於此。”

譚光祜序：“上略此曲於坡公及諸賢事蹟，考據詳確，年譜、詩集，信而有徵。中間變化神通，無非爲仙佛生色。即朝雲、超超二女子，必如此曲之忠順俠烈，而其人始高。其人高，而坡公之氣節文章益高出尋常萬萬。先生以夢入羅浮，自號羅浮花農。此曲之末，以梅花仙樂爲坡公壽，或亦有所托而云然與。”同郡雲門山樵評點。

《乞食圖》，一名《後崔張》，演明張靈與崔瑩事。家門〔漢宫春〕云：“不偶張生，有詩才畫筆，難覓傾城。乞食山塘蘇州虎邱游戲，感遇娉婷。强藩指宸濠訪艷，奪姻緣遠獻宫庭。圖形影，仗六如居士，芳訊付良朋。　不道狂儒被斥，爲佳人心許，命委輕萍。正幸兵戈寧息，崔媛尋盟。痛蘭摧蕙折，弔山阿生死堅貞。相思境，點頭舊石，聊與補完成。”署林棲居士，作於菫江官舍。自序又署竹初居士，受業楊夢符序，作於乾隆五十一年。

卷前有考據若干篇，據黄周星《崔張合傳》，略謂張靈狂放，戲爲乞丐，賦詩虎邱，唐寅爲圖《行乞圖》。崔瑩，豫章人，舟泊虎邱，遇張，彼此心許。崔歸，適宸濠選十美進獻，僉人以崔薦。唐寅方在藩幕，知其事，歸以告張，張爲之病死。後藩敗，十美未御遣還。崔至蘇，知張死，亦自縊云。

《全德記》，太原王穉登編。金陵唐氏廣慶堂本，上下卷，各十六齣。原名《竇禹鈞全德記》。題目云：“竇禹鈞施仁樂義，高懷德捨女償金；石守信窮途遇配，趙匡胤舉薦豪英。”

《劍舟記》，秦淮墨客纂輯。同前本。原名《劉伯仁八黑收精劍舟記》。家門〔臨江仙〕云：“昆季留生原佛子，思凡寄迹紅塵。狐諧伉儷贈丹行。包公招作婿，薦舉命提兵。　列陣退妖功績建，榮封鎮守崑崙。兩兒連捷占魁名。武文雙貴顯，警悟佛留心。”題目云：“二留生思凡降世，包丞相雙贅英才；老狐精授丹作護，賢公子文燭斗台。”上卷十六齣，下卷十五齣。

《和戎記》，金陵唐氏富春堂本。原名《王昭君出塞和戎記》。開場〔柳梢青〕云：“昭君宫怨，天賜哀憐，瑶琴降下。帝主親聞，不知奸狡，負

屈啣冤。畫工懷忿，離妻星夜，奔往邊關。胡人遣將，中原難敵，昭君離帝去和番。守節烏江，自奔投江身亡。音書繫雁足，刻時自托夢魂間。賽君重配合，永樂太平年。”題目云：“漢朝元帝立江山，文武群臣挺奏班。西臺御史毛延壽，埋没王嬙不奏君。”上卷十八齣，下卷十七齣。

《青樓記》，金陵三山富春堂本。原名《宋江水滸青樓記》。書分四卷，首卷十一折，二卷十三折，三卷十一折，四卷十四折。家門始末〔勝神仙〕云：罡降山東，宋氏公明，矢心仁衆。七雄蒙救，報謝間，惹出禍彌天重。匆匆竄奔山寨，幸得數賢崇奉。往梁山路傳僞信，返家清訟。欣逢赦宥恩隆，減配江州，遇諸豪勇。誤因題壁，羅死刑，賴有群雄扶從。就中復仇落草，更喜神人護擁。保全家聚居水滸，受降匡宋。”題目云：“鄆城縣英雄首出，清風山賢俊相匡；潯陽江豪俊共濟，水滸寨忠義從王。”

《石巢四種》。第一《雙金榜》。自序有云：“此傳梗概，胎結久矣。一針未透，閣筆八年。偶過鐵心橋一笑有悟，遂坐姑孰，春雨二十日而填成。”第二《燕子箋》。韋佩居士序云：“此石巢先生所填第六種傳奇也。”第三《春燈謎》。自序云：“兹編也，山樵所以娱親而戲爲之也。爲曲凡三十有九，閏一，示餘也，悠也。撰言凡五萬餘，其成之月餘，人爭速之，即撰者亦自謂速也。”第四《牟尼合》。香草垞禪民序云：“上略今歲避署姑孰，十六日而復成《牟尼合》。”

《珊瑚玦》，周稚廉撰。題可笑人，容居堂第一種傳奇也。愚谷老人序有云：“上略周子年弱冠耳，中略所作已有數十種。下略”上下卷，各十四折。家門〔滿庭芳〕云：“卜氏（名青）書生，行宫感夢，訴妻（祁氏）大費旁皇。避晏竿鋒鏑，攜眷赴村莊。路闖悍兵搶擄，珊瑚玦兩下分張。感單母，保全名節，别館鐥貞娘。　懷姙，剛坐草，幸晏竿陣殁，單寀迎降。螟蛉蜾羸，襲職赴戎行。甥舅陰聯指臂，破秦曦爵列侯王。花園内，聯喬附梓，夫婦再成雙。”

《雙忠廟傳奇》，周稚廉撰。瞿天洪序謂：“上略周子冰持，是書之作，所以激人忠義之氣，而去其懼禍畏死之心。下略”上下卷，各十四齣。家門〔金菊對芙蓉〕云：“秀士舒真，諫官國寶，性偏刈惡芟强。恰禍生劉瑾，計就焦芳。謗書斬首雲陽市，痛貞姬解帛懸梁。撫孤王保，救

孤石氏，四民幾止。　雙忠神道慈祥。賜男人乳潰，太監鬚長。俾珍哥得活，廉氏還鄉。寫真得把良緣締，更入宫感動椒房。編成奇傳，死忠死義，分付當場。”題目云：“王義僕男似女，駱太監陰變陽；舒珍哥男出閣，廉小姐女求凰。”

《廣寒香》，蒼山子編。寒水生評。上卷十八齣，下卷十五齣。家門〔沁園春〕云：“米子（名遥）才高，端藩虚左，聘以圖章。值狂徒欺客，儒珍見辱；酒家解事，鴛結相償。夜入豪家，巧逢天眷，締就良緣玉未亡。湘娥黠，暗將身許，奈寇起蕭牆。　文場，醉誤心慌，恰喜更名折桂香。感仙攜入月，續成殘句；應完詩讖，按部淮陽。夙怨方捐，委禽又錯，親女翻將小婢當。裝虚套，誘歸原璧，兩玉永成雙。”題目云：“迷遠思失一得雙，殷天眷盟先嫁後；遂心頭錯配鴛鴦，巧姻緣劫歸蝌蚪。”

《東海記》，太倉王曦季旭撰。道光十一年宛鄰書屋本。一卷，十六折。自序云：“《東海傳奇》，爲西漢孝婦作也。今山東郯城縣，在漢時屬東海郡，爲孝婦故里。城東五里許，遺塚在焉。中略近人有《東海記傳奇》，演孝婦事。周明府以其沿襲舊訛，屬另譜十六齣，根據《漢書》及《搜神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書，略爲潤色，舊記所無者補之，誤者正之，疑者闕之。下略”蓋演青姐許同郡周少君。少君疾病，未獲成禮，求見青以父母爲屬，青許之，俄而周死。青侍姑十餘年。姑勸令更嫁，青不可。姑自經死，以免其累，太守乃論青罪殺之。

《芙蓉樓》，雙溪鳸山撰。叩鉢齋本。序云：“上略鳸山天才雄放，博學周知，而滯於葭莩，不可一世。下略”上卷十六折，下卷十四折。家門〔滿庭芳〕云：“元后題詩，徵求閨和，千秋風韻堪標。山陰羈客，指孟珩詞賦擅鶚鶚。寒夜挑燈逆旅，遇良朋樽酒論交。春遊誤，公堂赴質，文戰壓兒曹。　狂徒懷舊隙，至今誣訴，頓起風濤。鴛鴦牒，冰人錯綰紅綃。天幸恩綸下降，遠偕鄰女上星軺。親臨試，爲鳳求凰，並奪錦宫袍。”題目云：“女學士雙司文柄，皇太后三續鸞膠；謝冰人芙蓉一束，賜及第兄弟聯標。”

《再生緣傳奇》，一名《楚江情》，《槐庭雜俎》之一。上下卷，各十八折。首有《例言》，《槐庭管測》七則。又《自識》云：“《再生緣》院本，乃壬子昔年所作。中略今十餘載，偶爾繙閱，見劇中不無潦草紕繆處，因復

細加更竄。下略”蓋初已有刻本，此其後刻也。家門《花發》〔沁園春〕云：“邗水周生，樂安章子，兩人各遇奇緣。霍女含冤，徐孃傷逝，相逢業鏡臺前。感得冥曹案吏，憐中表巧弄微權。重向鬼門放轉，倩慈航解釋前愆。　陰謀梟獍垂涎，幸知風遠遁，郵亭泣訴淵源。雪浪排空，秋英被溺，天遣中丞獲救援。前因證，碧公棒喝，師生翁婿團圓。”題目云：“周扶九惡冤家變成歡喜，章若楫苦哀求救回倩女；老閣藜施廣長勘破三生，賢宰官做氤氲完成雙美。”卷前有序，註謂槐庭方輯李杜事别爲傳奇云云。

《中州全韻》，昭文周昂少霞撰。此宜閣本，一稱《此宜閣天籟》。周氏自誌云：“辛亥三月十三日，夜夢一偉丈夫，謂余曰：子具神解，於周德清之入聲字作平上去，其音皆得所準乎？余曰：未也。曰：昔潘次耕作《類音》，每於平聲字即將轉入聲之字作切，頗有獨見。今德清之入聲字，子何不本此推之？言訖而寤。思之未會其妙，旦而以音叶之，取入聲本字之平上去，各從其類爲切，宛若天籟。乃知一病五年，臨終得此神授，開數百年未啓之秘，亦有數存其間耶！韻中所列平聲陰陽，遵德清本；去聲陰陽，參崑白本；上聲陰陽，此宜閣定。”

《投筆記》，邱瓊作。二南里人羅懋登註釋，重校本書，分四卷，三十九出，以四字標名。家門〔沁園春〕云：“後漢班超，學通文武，早歲孤窮。爲甘旨無給，傭書朱户；包羞忍耻，頓挫英雄。投筆歸來，得逢相士，指點攜書拜九重。承詔命，獨持漢節，遠使到西戎。　奸謀忌劾超功，老母遭冤病獄中。幸有賢妻割股，大家上疏；妻來京邸，骨肉相逢。柔服外夷，三十六國，定遠元功萬里封。歸故里，一家歡會，旌表勵精忠。”題目云：“鄧二娘力行孝道，徐克振義重交遊；曹大家爲嫂上表，班仲升投筆封侯。”每出後，有羅氏之釋義甚詳，出中亦多音釋。

《蘭桂仙》，龍眠左潢巽轂撰。《凡例》謂是書專爲紀孝而作，以莊重馴雅、纏綿篤摯爲主。據《孝娥傳》中事蹟，逐節譜成，徵實居多。體依《雜劇十二科》中之五曰孝義廉耻，取玉堂正大，江東端謹嚴密之體。韻依德清，而四聲各别。依南曲之法，平聲分陰陽，凡務頭所在，皆審呼吸填之。格遵《大成宫譜》，襯字極省。種種求精，俱載《凡例》中。一篇《凡例》，説盡傳奇訣竅。上下卷，各十齣。《提綱》〔滿庭芳〕云：“淑媛蘭

芳,嬌娥桂萼,托生宫氏名門。椿庭五馬,協贊掃妖氛。剛值黔疆奏凱,愴彌留太守修文。萱堂恙,剥膚刺指,燭淚泠啼痕。　艱憂,傷再遘,慈顔杳隔,弱息酸辛。一夜雙懸羅帕。鎖斷香魂,幸賴中丞方伯,布春風高誼如雲。江南路,孤舟萬里,扶櫬慘歸人。"題目云:"南籠守到死矢丹忱,蘭桂娥捐生投白練;倡寅賻馮方朗福星,合門仙神佛嘉瓊眷。"首齣《仙餞》,謂四季花神中,春秋二神蘭仙、桂仙,赴佛祖龍華大會慾時,兼之前世俱受江南宫氏之恩未報,因譴謫人世宫家,以孝捐軀,仍歸天上云。全書沈起鳳正譜,程秉銓評點。

《宣和譜》,古吴介石逸叟撰。俗名《翻水滸》。楔子云:"王教頭走延安稍加粧點,樂廷玉稱鐵棒正賴鋪張;扈二娘好姻緣偶添佳話,張海州指叔夜真忠義合著當場。"蓋作者因《宣和遺事》,稱淮南盜宋江等,不稍假《水滸》點竄,反失千秋正論,故譜此本,以翻之也。上卷十四折,下卷十三折。家門〔沁園春〕云:"水滸開宗,教頭王進,忠孝家風。更樂君廷玉,孝師鐵棒;扈成飛虎,争顯英雄。踏破梁山,填平水泊,淑女標題意氣同。驚離散,祝家莊上,殉節匆匆。　海州太守張公,幕下多秉忠。恨宋江全夥,抗違王命;齊驅水陸,一戰成功。母子相依,夫妻重會,並慶堂前壽禄榮。宣和譜,翻明本傳,點醒吴儂。"

《冰絲館還魂記》,快雨堂序云:"上略予童子時,愛讀此記,讀之數十年,自恨於其佳處,尚有未能悉者。冰絲館居士,與余同好,取清暉閣原本,編校重刊,務存玉茗舊規,不敢增删隻字。至於愜目賞心,莫能自割,輒於原評之外,略綴數言,另署冰絲館快雨堂之名以別之。下略"

《凡例》云:是編悉依原刻,或有一二字句,似乎失檢之處,則謹遵乾隆四十六年進呈定本。中略又謂是劇改本極多,其師心改竄,自陷於庸妄,如臧晉叔輩,著壇已明斥之矣。近世又有三婦評本,識陋學膚,妄自矜詡,具眼者略能別白。其中校訂字句紕繆處,固多可採。下略

《董西厢》,屠隆刻本。張鳳起萬曆庚子序:"上略赤水屠先生。爲當世博洽君子,亦於《西厢》訂證披閲,蓋不以詞曲苴視之也。然訂證者非一人,張雄飛得董本而較,金在衡得實父本而較,梁少白得日華本而較,余以爲非直餖飣補掇,傳奇中之雅調也。觀者能會作者之意,則庶幾得古人立教之旨矣。此《西厢》合併也。下略"

黄鵠山人張羽雄飛《董解元西厢》序："上略關氏《春秋》，世所故有，余既校而刻之矣。而《董記》號爲最古，尤不可少者，乃廢格無傳，又爲之傷其不遇也。往歲三橋文君。爲余言，西山汪氏有元刻本，嘗借録之，然恨其首尾俱缺，舛謬殊甚，無從校補，每用病焉。柘湖何君，晚得抄本，則南峰楊公所藏。末有題語，因賴以考訂異同，修補遺脱，而董氏之書於是復完。下略"

桐華閣本《西厢記》，吴蘭修自序，謂以六十家本、六幻本、琵琶本、葉氏本、（以上總稱舊本）金聖嘆本重勘之。大抵曲用舊本十之七八，科用金本十之四五，雖非實甫之舊，而首尾略完善矣。序後列附論十則，其中謂金本改曲多謬，而科白簡净，書札尤雅，舊本所不及也。附論後，又列書札三通，其中蘭修謂在揚州，聞黄修存明經云：某氏藏《西厢記》至八十餘種，吴氏所見，僅十之一。又謂在杭州，得《董解元西厢記》二卷，乃楊升庵定本；圖像精好，則唐伯虎所爲也。書札後，又節録《董解元西厢記》若干首。

《詞林逸響》，吴趨仰拙許宇校點，天啓癸亥勾吴愚谷老人鄒彦吉一序，無可紀述。次列魏良輔《曲律》，而標爲《崑腔原始》。次列《曲中聲律》，即舉卷中所標板式字音等記號説明之。次列《凡例》五則。一謂是編遍收覓笥稿，就正名公，稍涉粗鄙，不敢漫收。一謂牌名板眼，悉宗正派，字字考訂，不厭其詳。一謂曲調單合，及平仄陰陽，皆查註明白。一謂《琵琶》爲曲祖，選録最多。一謂間附北曲之最傳者，分《風》、《花》、《雪》、《月》四卷。

《中原全韻》，古吴范善溱昆白纂。辛未袁晉序："上略吾友昆白范君，甫九齡，而即知研參此道。歷三十餘年，而陰陽清濁之奥，已洞然無疑。既證竹肉三昧，彈絃擘阮，尤著聞於世。有憾於周德清之注切未明，字面多疑，陰陽互混，而更著一書，去聲悉别陰陽，翻切毫無歧貳，命曰《中原全韻》。"

《秦樓月》，笠菴傳奇第十五種，吴門朱素臣撰。文喜堂本。上下卷，各十四折。家門〔滿庭芳〕云："吕子（名貫）疎狂，陳姬指素素韶麗，新詞憑弔真娘。中秋邂逅，宛轉逗情腸。堪歎忠言逆耳，書齋鬧密誓難忘。賺佳人，岱山嘯聚，駡賊女睢陽。　烈性，逢艱益著，髮環遺贈，苦

節堪傷。神京赚試，病捷狀元郎。劉岳奪身殺賊，完趙璧重寄黄堂。秦樓月，再題艷句，冠誥拜恩光。”

《題塔記》，松癯道人撰。原名《梁狀元題塔記》。上下卷，各十六折。家門〔寶輪曲第四〕云：“太素梁王，東平才子，生來困不逢時。青衫白髮，屢屢被人嗤。幸有元之同調，片言契，便將弱女，許配佳兒。奈遇神龍譴厄，致才子寫經佛寺，遭際亦參差。　艱支，相知淪喪，所如不合，空餘題塔雄詩。沙君勒仕，生計益無資。又幸希德途遇，同之任，老而彌勵，氣與江齊。八十風雲際會，同伊子後先及第，萬古作佳詞。”題目云：“梁太素題塔不伏老，王元之盃酒締姻好；老龍王夜雨遣魔神，小狀元春宴嘲牛表。”

《金貂記》，作者無考。富春堂本。卷前附《功臣宴敬德不伏老》雜劇，演尉遲恭與李道宗争功被貶，後高麗入犯，尉遲不伏年老，重出領兵，竟擒高麗大將鐵助金牙，復還原爵云。《金貂記》四卷，四十二折，首折《家門》七言古詩云：“平遼仁貴盡臣職，皇叔道宗生妒嫉。守節甘死翠屏女，仗義退休胡敬德。賢臣負屈陷衡陽，遼奴猖獗寇華國。文臣廷諍保賢能，武將陳言舉忠直。天子金雞不易傳，壯士仁心安可得。母子逋逃遇故人，師旅相持困邊城。拗公程咬金擊賊請兵援，丁山仁貴子救父破戎敵。歸朝二姓結姻親，恩寵一門光赫奕。”題目云：“翠屏女矢心盡節，丁山子全孝克戎；尉遲恭歸田仗義，薛仁貴報國精忠。”

《眉山秀》，一笠庵第七種傳奇。上下卷，各十四折。演蘇小妹事。家門〔滿江紅〕云：“天半峨眉，靈秀鍾，三蘇名噪。更有女，戲續兄聯，詩完父草。道人一見心欲折，新郎三難才幾倒。赴郴陽巾幗易衣冠，妝偏巧。　新法創，荆公拗；蓮夢悟，禪師妙。青樓具青眼，總稱同調。才子兩番真作假，佳人幾度歡成惱。遇東坡點醒老婆禪，真堪笑。”題目云：“真少游做得蘇家婿，老東坡參透紅蓮謎；小文娟捱成一笑緣，巧小妹幻成排場戲。”

《拜針樓》，王墅北疇作。研露齋主人楊天祚評點。一題北疇填詞。八折。演後客生豐采蘋旦事。後放蕩不務正業，妻豐勸之，不從，憤激欲以針毁容。後始知悔發奮，一舉成名。感妻之德，欲拜謝之，妻遜讓不受，後乃拜昔日刺面之針，並題作樓額，以誌其事，故名。

《曲波園樂府》二種，若耶野老撰。第一種《杳草吟》。李漁序：“上略詞章之盡善，音節之允諧，與予昔著《閒情偶寄》一書所論填詞意義，鮮不合轍。下略”自序略云：“世傳藥名詩者，惟宋陳郎中亞爲著。又有〔生查子〕《閨情》三闋，迨蘇仇仙游戲翰墨。因有《杜處士傳》，於是藥物爲詩、爲詞、爲文，一聽人之取裁。偶取《本草》一編，暇輒披閲，久而有慨於心。余師其意，得虞山蕭觀瀾《桑寄生傳》，更而演之。”家門〔沁園春〕云：“請奏吴歈，清歌雅調，音徹雲璈。桑寄生親往，蜜佗僧舍；車前邂逅，瞥見多嬌。高誼周盈，孤恓貝母，紅娘子新咏屬螵蛸。寄生者，竊詩求偶，遇友相邀。　寄奴破敵功高，剿木賊援師不憚勞。有將軍杜仲，招婚堅拒；詩箋倡和，盡失無聊。内史真誠，梅香即溜，合巹倉皇第一宵。同相會，聽神僧烟誡，收拾荷包。”題目云：“紅娘子遇車前良緣真妙，劉寄奴斬蚺蛇英雄絶調；蜜佗僧誡金絲苦口休嘲，桑寄生當合歡癡情可笑。”通劇遍用藥名，所演事雖未了了，而觀其齣名，亦非醫（如製酒、鬱滯、望聞問切等）即藥也。（如貫衆、降香、車前、蛇蜕等）上下卷，各十六折。

第二種《載花舲》，上下卷，各十六折。鹿谿居士評閲。家門〔寶輪曲第四〕云：“荀咏風流，朝霞佳麗，名花價重吴趨。因招醜妓，憐愛緑窗虚。偶遇端端攬勝，相調笑，憑將戲語。感動名姝。特向花舲訪覓，設粗糲欣逢知己，飽啖竟無餘。　躊躇，申言嫁娶，堅辭未允，綸音辟召旋都。皮瀛窘逼，潛避僻村居。公子南征遍訪，載花舲，上訴出當初。始得天涯重會，班師日香車簇擁，韻事播姑蘇。”題目云：“識英雄的王朝娘盤餐初聚，煞風景的皮行人腌臢可惡；販新聞的喬大姐彈唱相思，最鍾情的荀公子風流獨步。”

《全福記》，長安女史王筠編。槐慶堂本。一卷二十八折。朱珪序云：“長安女史王筠，余同年南圃王君之女也。生有慧性，於詩書無不淹貫。自恨不爲男子，特撰《繁華夢》一劇，以自發抒。庚寅，南圃訪余晉陽臬署，出以相示。余曰：曲則佳矣，但全劇過於冷寂，使讀者悄然而悲，泫然以泣，此雍門之琴，易水之歌也，奏於華筵綺席，恐非所宜耳。南圃以爲然，歸以告筠，筠唯唯。越次年，而《全福記》又脱稿矣。中略《繁華夢》如風雨淒淒，《全福記》如春光融融。中略《繁華夢》於戊戌春

見賞於吴門觀察張公，爲之捐金授梓。今年夏，甘泉令袁侯見《全福記》而悦之，爰與同人共相佽助，登諸梨棗。中略乾隆四十四年，北平朱珪石君題。”家門〔滿庭芳〕云：“學富（文彦）燃藜，才高飛絮，天生才貌雙妍。喜鰲頭早佔，翰苑羡神仙。沈女才名獨擅，扮男裝金榜名傳。李將軍，昂藏未遇，愁寄酒杯邊。　英雄，出巾幗，山林嘯聚，鳳侶蕭然。更有竇家夫婦，折散迍邅。歸順蒙恩賜女，文與武花燭雙圓。封侯伯，堂名全福，拜舞慶堯天。”

《江梅夢》雜劇，藤花主人撰。自序云：“雜劇《梧桐雨》、院本《綵毫記》，皆演開天遺事，然全以楊太真爲主，不及江妃。惟《長生殿·絮閣》折，偶一出場，亦嘿然不作一語，未免寂寥，中略歎爲缺事也。冬暖漏長，戲成此劇，一取裁於《兩唐書》及唐人所撰《江妃傳》。下略”

《曇花夢雜劇》，藤花主人撰。自序謂毛西河之妾曼殊既死，有托碧虚仙史，作《盎中花雜劇》，曾彙載《西河别集》。兹復取其本事曲折，略爲陶鑄，撰成此劇。情真事當，可免鑿空。主人另有《圓香夢》、《斷緣夢》兩劇。

《表忠記》，丁耀亢野鶴作。原題擬進呈楊忠愍《蚺蛇膽表忠記》。順治己亥郭棻序云：“忠愍大節，如日星河嶽。中略曩如《鳴鳳》諸編，亦足勸忠斥佞，獨是以鄒、林爲主腦，以楊、夏爲鋪張，微失本旨。今上幾務之暇，覽觀興歎，思以正之。中略相國馮公、司農傅公，相顧而語曰：此非丁野鶴不能也。於是札屬。中略兹編成，中略質之二公，會有以《後疏》一折，借黄門口吻，指前代敝政、搢紳陋習，過於直戇，復屬筆竄。中略於是斂稿什襲。下略”上下卷，各十九齣。丁氏七代姪孫丁守存跋，謂丁氏東武人，生明季，以明經老。學問淵雅，著作甚富，尤嫻音律，名著齊魯間。有傳奇十三種，多散佚云。此刻在同治間，湖北崇文書局刻，附《楊忠愍公全集》後。每折後有評語，不知出何人手。家門〔滿庭芳〕云：“報國孤忠，捐生赴義，明朝獨著椒山。嚴嵩首相，父子擅朝權。結佞傾賢蔽主，開馬市黨弁仇鸞。奮簡白，疏陳廷杖，謫尉戍窮邊。
有群賢抱憤，弇州沈鍊，取禍譏彈。至邊防破壞，特起超遷。二疏誅奸十罪，題詩句赴死堪憐。元惡僇，一門封廕，千載祀旌賢。”題目云：“不怕死的楊忠愍揮却蚺蛇膽，極善佞的趙文華争獻長壽丹；世濟惡的嚴世

蕃廣求香唾盂,大吐氣的衆御史誅籍老神奸。"

《魚水緣》,周書字澹廬撰。博文堂本。乾隆庚辰淩竹軒序:"上略澹廬爲寶山名諸生,工詩文,性落拓,不修邊幅。試於有司,弗獲售,遂益放廢。下略"王永熙序:"周君澹廬,曠逸士也。中略君爲淩公世好友。下略"自序云:"上略閱及陽所著《情夢柝》,選詞構局,差可人意,遂取其事,參以鄙見,作傳奇三十二齣。以胡、沈之緣,實於寶魚之换晶珮始,易其名曰《魚水緣》。"上下卷,各十六折。家門〔漢宫春〕云:"胡子(瑋)尋春,遇佳人若素,(姓沈)自鬻朱門。解珮題詩閨閣,暗種情根。金簪巧贈,拷衾兒阿母生嗔。得信息,驚逃縣署,歸途喜遇吴君。　玉鏡詩成婚券,奈長卿遭陷,空議朱陳。遇虎分開朱婢,巧合氤氲。擲簪何烈,悟癡情婢作夫人。登金榜,歡諧魚水,喜團圓共祝長生。"題目云:"悔負心的義無慾一報還報,甘守志的貞衾兒不迷自迷;慣妝喬的癡若素對婿駡婿,善弄巧的頑楚卿(即胡瑋)思妻得妻。"淩竹軒評點。

《康衢新樂府》,毗陵吕星垣叔納撰。嘉慶戊寅師亮采序:"上略歲己卯,恭遇萬壽。中略直隸制府方公,屬贊皇令吕叔納星垣具稿。叔納以其稿郵示於余,自謂儀舌猶存,江花未謝。余讀之,歎爲才子之極思焉。叔納綺歲負異才,即爲名公卿所引重。中年官廣文,中略令贊皇,著循聲。下略"十齣,齣名四字,各以萬字爲冠,如《萬年輯瑞》、《萬壽蟠桃》等。

《元寶媒傳奇》,可笑人撰。范纘序:"上略周郎所著傳奇數十種,如《元寶媒》,尤膾炙人口。中略傳中所載乞兒,其至窮無告,更甚窮士。乃能裒多益寡,援人於草莽之中,濟人於顛危之際。還金而受誣,賑金而受辱,中略卒因此獲高爵,匹佳偶,貲盈巨萬。其一生富貴,賴元寶爲之斡旋,命名《元寶媒》。下略"上卷十五齣,下卷十三齣。家門〔滿庭芳〕云:"博採梨園,廣稽院本,從無叫化銜場。鬣叢另闢,嬉笑盡文章。路救淑珠劉氏,侍羊車寵壓平康。大同府,一封元寶,恩籍藉名娼。　窮孀,被計豪屠詐,盈盈妙質,屈作嬪嬙。陷冤山孽海,隕雪飛霜。文致幾遭不白,達聖聰還土回陽。西宫戚,賜婚賜姓,軼事播笙簧。"

《遊春記雜劇》,明王九思撰。正德己卯渋東漁父序云:"上略予曩遊京師,會見館閣諸書,有元人傳奇幾千百種,而所躬自閱涉者,才二三

十。意雖假借，而詞靡隱遯，蓋咸有所依焉。下略”題目云：“唐肅宗擢用文臣，曲江媼不識詩人。”正名云：“岑評事好奇邀客，杜子美沽酒遊春。”卷端則題《杜子美沽酒遊春記》。

《中山狼雜劇》，康海撰。卷端有崇禎庚辰張宗孟一序。全劇一折，演趙簡子獵狼，狼乞救於東郭生。生縛之，隱置書簏中。趙去狼出，飢甚，轉欲噬生。生窘，與論理，不决，問道旁老杏、老牛，皆云該吃。後遇土地神仙老人，救生，始復縛狼而殺之云。題目正名云：“趙簡子大打圍，東郭生間受苦；土地神報不平，中山狼害恩主。”

《自怡軒樂府》，清許寶善撰。乾隆五十八年杜綱序，謂許未第時，曾爲莊邸書記。書分四卷，一卷八套，二卷六套，三卷七套，四卷八套。每套後有杜綱字草亭批。

《宗北歸音》，清王正祥編。停雲室本。康熙丙寅盧鳴鑾序：“上略自院本開其徑竇，而乃有北曲。見景觸物，定其牌名。所謂行家生活者，良家之唱也。戾家把戲者，教坊之所習也。其宗派始之於隋，乃有康衢戲焉。行之於唐，乃有梨園樂焉。與夫宋之華林戲，元之昇平樂，皆係四闕雜劇，故有煞尾套數、葉兒套數之别。中略歲之春仲，客自江上來者，相與質證古。今偶以北曲之無定譜也，而折衷於余焉。余曰：大抵傳奇以南曲爲主，而以北曲爲賓。全本之中，多則間用北曲四套，少則二三套不等，此則今時劇場之大綱也。客曰：北曲雖非劇場全用，然亦間用之曲也。南曲既經較正，已定爲京、崑二種之十二律矣，盍更以北曲之從未有譜者，而亦定一成書乎？中略因去其宫調之名，載其體格之正，按元視今，重加考核，列其卷次，顔之曰《宗北歸音》。蓋以樂不離乎五音，務使宗之得其可宗，歸之適所宜歸也。下略”按此序則書屬盧氏，而卷端題王氏，甚可怪。

《凡例》謂：上略予今欲定北曲之譜，從何而定乎？予則屏去北曲宫調之名，而以五音爲之條目。其舊時某宫某調之曲，其音彼此彷彿者，合爲一音。舊時雖在一宫一調，其音各有不同者，或分爲二音、三音。夫必欲去宫調之名何也？蓋因未有牌名以前，院本絃索之來派，故有宫調之名，無涉於劇場之詞曲也。况今牌名久定，豈可以院本等類，與當時盛行之傳奇同日而語哉！予今定此譜曰《宗北歸音》，夫曰“宗北”者

何？蓋元人著作，乃北曲源流，自當宗之。予閲及百種諸曲，美不勝録，所以不選詞華，專取其句頭平仄相宜於通行，傳奇之曲可以比對者，録其一曲，摘明元曲襯字小字書之，是爲曲體，存之於前，此不忘本原之意也。即以通行傳奇之曲，連其襯字，俱作正文，點定其板，以副元人著作，是爲曲格，存之於後。此今純從衆之意也，故曰"宗北"也。"歸音"者何？歸於宫角徵商羽之五音也。下略論北曲中罕見之牌名，不能盡載也。予按元人六宫十一調内之曲，計其牌名，共有四百六十一。其所用及套數之中者，止有二百三十四。以此觀之，元人著作如此之富，猶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以故有其名而無其曲者甚多也，今時歌場又安能遍及乎？況余所定者，皆通行必須之牌名，故不載及隱僻罕見之牌名。然而好事者偏見探索，每有用及此等怪誕之牌名者，即如《邯鄲夢傳奇》之有〔絳都春〕，《定天山傳奇》之有〔錦上煞拍〕，以及〔哈累叱〕之類。元人曲本無此等牌名，此曲中之邪魔外道也。

目録爲五音各種聯套次序，宫音四十五調，角音一百二十調，徵音九調，商音十二調，羽音二十三調，附録餘音六調。

書中每調列兩曲，前一曲爲元人曲體，後一曲爲點板曲格，蓋後一曲加紅色套印之板式焉。曲中四聲及鼻音、閉口音，皆註出。王正祥纂曲，盧鳴鑾施銓參訂，儲國珍點板。書面題作《新定宗北歸音京腔譜》。又小行小字云："北曲盛行於元，通行及今，字句混淆，罕有一定。予爲分歸五音，摘清曲體，配合曲格，新點京腔板數，裁成允當，殊堪豁目賞心。"

《黑海潮傳奇》，滌骨撰。刺吸雅片也。一齣，見元年一月十九日《申報》。曲文胡鬧，太不入格。

《好頭顱傳奇》，嘉定二我撰。咏剪辮也。曲亦不入格，且不成套數。

《警民鐸傳奇》，庚青撰。演洪秀全自道失敗原因，以警民初革命諸人。

《皖江雪傳奇》，六合孫雨林撰。譜徐錫麟革命事。

《健兒戲考》云：《五人義》，一名《看了蘇州人》，即崑劇之《倒精忠》。演天啓間顔佩韋五人，求開脱周順昌事。

《長相思傳奇》，嘉定二我撰。無説白事實，絶非傳奇，乃散曲二套。一標"我思彼"，一標"彼思我"，調名新創，録之如後。《我思彼》〔三山怨〕一曲古梁州，摇落滿天星斗。却緣何指間音，不應了絃間手，我只爲往事情多特地愁。〔珠落索〕挩下長亭柳，道鸞膠須續，鴦牒終修。破鏡歸來當不久，到於今紫泥落盡，青鳥誰收，白雲紅葉兩悠悠。〔小河滿子〕空消受，幾個重門清晝；驚回首，又適落花時候。見庭院紅囚，池塘緑皺，一枕淒涼月滿樓。翻來覆去，欲睡還休。〔大河滿子〕夢入五更頭，見伊家模樣還依舊。蛾眉螓首，鳳眼横秋，花明玉媚人如繡。最牽情是一種温柔，嘘蕙吹蘭春透。〔十二紅〕可憐夢裏殷勤覺後休。菱花八角，端的照新愁。龐兒瘦，我這裏思他，知他思我，還如我否？〔尾聲〕多應是兩地相思，一樣在心頭，從今後淚似長江不斷流。《彼思我》〔北越來〕跌枕搥牀，駡負義辜恩薄倖郎。他漫天謊，當初許我破鏡重圓，斷絃再上。今何往，十載音書没半行。〔紫玉簫〕十載音書没半行，我爲他冷淡了多少愁窗。我爲他剔盡了多少銀釭，我爲他課兒錢朝朝問卜，我爲他夢兒裏夜夜恓惶。我爲他斷腸不敢高聲放，我爲他提起東來西便忘，我爲他被旁人閑講。我爲他門兒不出，消減了别後風光。〔五柳令〕呀！只落得冷清清守老蘭房。枕頭兒相傍，心鹿兒來往。鎮日的不梳不洗，不飯不茶湯，那冤家在何方。〔説不盡〕枉教奴闌干憑遍空凝望，再不見走馬銀塘，再不見吹簫湖上。再不見西園撲蝶，花梢兜住紫羅裳。再不見香肩並倚低唱，再不見口接唇朱舌抵當。風簾薄紙，見些斜陽影裏，飛燕雙雙。〔繡鞋蹋〕陡然神往到他旁，問他爲甚麽相忘。他心兒冷，情兒薄，性兒剛，把恩河愛海翻愁浪。扭他同見閻羅地下王，討姻緣簿查出樁樁。看他很模樣，怎的行藏。〔金井轆轤〕細想行藏，料他們不是薄倖輕狂。還記得燈兒下織錦香囊，把奴衣輕輕繫上。道關山遠也，權表相思一寸芳。到如今難道他轉眼便相忘，多應是奴家命裏該磨障，莫怨東風且自傷。〔尾聲〕莫怨東風且自傷，看蒼黄落日牛羊巷，又報西園綻海棠。

《議大禮傳奇》，南徐夢華居士劉鞶堂撰。嘯夢軒藏板。題目："明世宗私親議大禮"，正名："楊狀元進諫謫滇南。"乾隆辛卯方廷熹序："上略劇爲有明楊升菴先生作。中略藹堂先生才氣閎放，既是與其人其事

相副，而又闡究於音律之學。嘗見酒酣興發，按拍長謡。中略世有名優，當亟開演。下略"楔子前題嘯夢軒新演《楊狀元進諫謫滇南》雜劇。楔子後四折，體格極正。三折演昆明池水嬉，有四龍舟，四色劃船唱歌；又四妓同唱〔南吕·梁州新郎〕一曲。末折以復官作結。

《混元盒傳奇》，抄本，無名氏。全書衹存四本，不知完全否？末本有脱頁。兹列齣目於後。頭本十一出：《遥慶》、劉海和合等四仙上場《家門》、張捷《點花》、吕祖《行路》、趙國勝《行智》、張虚《首告》、陸炳《辯明》、徐增壽、張志薛保陸炳《奏事》、張道齡《賜寶》、天師《吞丹》、黑狐狸《聚妖》。金花娘娘。第十一出軼二本十二出：《巡天》、張道齡《嗟嘆》、陳德《設計》、碧石精《遊園》、陳氏《不幸》、《被害》、韓氏《托夢》、韓氏魂《起程》、趙國勝《盜印》、小狐《問卜》、碧石精《求印》、趙國勝《鳴冤》。韓氏魂三本十四出：《誣奏》、《詔取》、《詔使》、《求配》、旦蟒精《洞房》、《辭家》、《染病》、《投菴》、蜈蚣長老《嘆子》、《阻水》、《縛妖》、《訴苦》、《刺蟒》、《叩謝》。四本十三出：《家宴》、劉志賢《鬧廟》、劉紹宗《詳扇》、《問子》、《求畫》、《下畫》、《被責》、《負禮》、《除妖》、《分身》、《□救》、《□牒》、《大戰》。下闋家門乃〔點絳唇〕一套，乃天師張捷，合家慶賞孫兒彌月也，並非全劇關目大要。頭本《奏事》齣，有〔雁兒得勝〕一調，殆即〔雁兒落帶得勝令〕之簡稱也。他如〔沽美太平〕，《吞丹》齣〔畫眉序〕後有〔瓦鍬兒〕四支，《遊園》齣首調爲〔走馬新水令〕，《不幸》齣有〔霜蕉葉〕首調，《被害》齣有〔梨花兒〕首調，《辭家》齣〔十娘子〕後爲〔燕歸梁〕，《家宴》〔黑麻子〕後爲〔錦衣香〕，諸調均足供考訂。

《海天嘯雜劇》，江陰劉鈺步洲撰。一名《大和魂》。光緒三十一年著者序云："中略爰摭拾東瀛史事，不揣謭陋，排演成篇，共得雜劇十六齣，分爲上下二編。本忠義慈孝之風，寫雄武俠烈之概，俾吾國上下社會閲是書者，如覩海邦人物，激發武情。"例言云：是稿原名《日東新曲》，自熱血動物採入《揚子江白話報》，易其名曰《大和魂》，今易名爲《海天嘯》。是稿宗旨，在激發吾國社會志氣，提倡尚武精神，補述日本正史之所遺而不載，或載而不詳者，務爲之一一筆繪其神情，彌縫其疏略。又於每齣之後，附加批評。是稿雖稗官野乘之流，而引用地名、人名，無一杜撰。雖一屋一園，亦必碻有證據。曲本第一齣，必以本書主人翁登

場，所謂正生、正旦也。是稿本係雜劇，故不拘常例。第一齣《追父》管原荊谷姬，第二齣《訣兒》楠木正成，第三齣《訓子》楠夫人，第四齣《授徒》德富蘇峯，第五齣《斥猴》武士妻，第六齣《蹈海》橘媛，第七齣《拒友》西鄉隆盛，第八齣《救俠》望東尼，按一齣一事，不相連續，是雜劇體也。所填之曲，無宮調牌名，多屬詞中小令。十九有换頭而每易新名，但文字則是曲。每首一韻，每齣中往往用數尾聲，不知有無此樂也。玆録其調名如下：〔戀芳春〕、〔杏花春雨〕、〔新四門子〕分前後闋、〔銅琵調〕、〔待燕歸〕、〔雙扇子〕、〔西江月〕與詞調不盡同、〔春光好〕即卜算子、〔續鐃吹〕、〔河梁月〕、〔惜花令〕、〔漁陽撾破〕、〔秋夜蟬〕、〔新阿鵲鹽〕、〔北江梅令〕、〔減字木蘭花〕、〔菩薩蠻〕以作尾聲、〔烏夜啼〕、〔尾聲帶花間令〕、〔玉釵股〕、〔北太平樂〕、〔舞鮑老帶南混江龍〕、〔漁樵合唱滿江紅〕實乃臨江仙調、〔繞地遊〕、〔梁州新樂府〕完全古樂府、〔五更曲〕、〔卸黄袍〕、〔南煞尾帶後庭花〕、〔廷平劍〕、〔逍遥遊〕、〔珊瑚樹〕、〔黄金剪〕、〔踢繡毬〕、〔小皮鞋〕。蓋所用之調，乃雜詞調、南北曲調、小曲、樂府詩，自創長短句，隨意用之，毫無規律。有時又强分南北，真不可解也。

《病玉緣傳奇》，莫等閑齋主人撰。三十齣。演天長宣鼎瘦梅所著麻瘋女邱麗玉事。

《一斛珠傳奇》，程枝撰。枝字時齋，號蒼梧寄客。乾隆五十九年同郡凌廷堪序："上略吾友程君時齋，取曹鄴《梅妃傳》，譜作傳奇。雜取少陵事附之，名曰《一斛珠》。歲在丙申，始屬草焉。中略癸丑冬，余自京師歸，時齋始出定本見示。蓋至是稿凡八易，忽忽幾二十年矣。中略余以爲近時度曲家，未覩東籬、蘭谷之面目，但希青藤、玉茗之矉笑、折腰、齲齒，自以爲工，得時齋此劇以藥之，庶幾其有瘳乎？若以梅妃復幸，少陵登科，僅目之爲梨園補恨事，則淺之乎視時齋矣。"全書上下二卷，各二十齣。發端在第一齣之前〔慶清朝慢〕云："江氏梅妃，開元天子，歡娛同樂春宫。偏遭玉環嬌妒，屏處樓東。漫把黄金買賦，長門無計達宸聰。珍珠賜，寂寥怎慰，詩敘幽衷。　不料范陽賊叛，有花神援救，又得相逢。還嗟少陵才子，次律元戎。戲展宏猷碩畫，匡扶唐室建奇功。都分付紫簫碧管，曲度驚鴻。"又附四句云："唐明皇樓東恨補，江采蘋驚鴻再舞；杜少陵地下登科，一斛珠

舊詞新譜。”首齣〔引子〕後接〔滿江紅〕,〔尾聲〕後又接〔桂枝香〕二枝。次齣〔引子〕前先有一〔紅繡鞋〕,生唱;〔尾聲〕後又一〔紅繡鞋〕,合唱。觀於此,其書之大不合律可知。第卅八齣《舞花》内,有〔哭岐婆〕仙吕入雙調,〔大和佛〕、〔舞霓裳〕皆中吕諸調。

《風洞山傳奇》,長洲呆道人撰。有自序。又例言數條云:是編事實,見瞿錫元所著《庚寅始安事略》。錫元爲式耜後人,所言當有可信。余通本篇目,悉據此以爲排次。是編原始爲汾陽王薇伯所促成,曾刊某報。後以排場近熟,乃改定此本,凡費十二月之久。中略洪昉思敘《長生殿》云,近人動作情詞贈答,數見不鮮,余故力爲更之。拙作亦取此義。凡有礙風化,及前人所已發者,概從删略。九宫舊譜,音律雖精,而字句鄙俚,不堪卒讀。學者按譜填詞,此種文字,容易攔入筆端。余力避其艱澀粗鄙處,一以雅正出之,故通本詞意瀏亮,無吹折嗓子之誚。後有作者,可以爲法。此本脱稿後,劉子子庚,曾爲我點板;黄子慕菴,曾爲我評文,翻新出奇,多有余意所未逮者。什襲藏之,以爲一時佳話。舊本傳奇中之引子,幾於每齣皆有,幽艷如玉茗,亦有此病。不知此種引子,最無道理,既不起板,亦不足動聽,故葉譜盡去引子,良有以也。余填此詞,引子可省者省之,不可省者仍之;或以詩詞代之,面目一新,頗覺可喜。少時與潘子養純承庠論詞曲甚契,養純謂嫻於文字,艱於音律。余曰:然則玉茗、凫公、伯龍、雲亭、昉思,又何説之辭。自是以後,所論各異。今作此本,窮日之力,僅得二三牌。而至艱難之處,如〔雁魚錦〕、〔香柳娘〕、〔巫山十二峰〕、〔九迴腸〕、〔字字錦〕諸闋,往往以一字一音,至午夜而仍未妥者,乃思養純之言不置焉。中略本朝詞曲,可謂大備。顧如趙、蔣諸公,曾不一思瞿起,由此亦詞場一恨事,豈當時有所忌諱,故不敢出之歟?而如史可法則可現諸優孟之間,且入内廷也,此又何説之辭?至嘉道間,瞿菊庭譜有《鶴歸來》一劇,可謂爲舉世所不爲矣。然此君宗旨,以填詞當言傳,昭示子孫,故通本家事咸備,反不足以襯出忠宣之忠藎,余所尤不喜者。其開場、結尾處,以自己登場,以賜謚結穴,不知何所用心,而爲此狡獪伎倆也,適成爲俗籟而已。此作力更其弊,煞費苦心。至文字之純疵,此在讀者之如何。中略《桃花扇》行世後,顧天石爲之删改;《長生殿》行世後,吴舒凫爲之删改:率皆流譽詞

林，傳爲美事。顧此本行世，雅不欲人之塗抹我文字。大雅君子，恕我狂也。全劇上下二卷，廿四齣。前有宣意〔滿江紅〕一調，並題目四句："于紺珠殉烈湘清閣，瞿式耜盡節仙鶴巖；王開宇祝髮華嚴寺，楊碩父修墓風洞山。"

《警黄鐘傳奇》，祈黄樓主人撰。自序云："警黄鐘者，警黄種之鐘也。中略"《例言》謂："動物之中，團體之堅，惟蜂爲最，故以蜂爲喻。黄封者，黄蜂也；胡封者，胡蜂也；元封者，黑蜂也。中略梨園中本有正旦名目，而傳奇則無之。曰旦者，即正旦也。兹編派旦脚過多，因另加正字以别之。曰旦者，即俗稱當家旦是也。又有武旦名目，傳奇亦無有，以無所分别，特加武字，以别於他旦。蓋舍傳奇而從梨園名目，以便於派脚色也。中略"全書十齣，十齣前有提綱四句："俏儲君卓識詷戒心，奸大臣甘言惑主聽；副元帥妙計擒渠魁。新國民熱腸立團體。"繼有宣略〔滿江紅〕一首。第五齣《廷諍》用引子〔霜天曉角〕，後接〔近調・入破〕、〔第二衮〕、〔第三歇拍〕、〔中衮〕、〔第五出破〕等調，不知何説。所填之文，乃一女士奏疏，故評云：女士諫疏，既按曲譜，又合章奏體裁，最難著筆，蓋亦照譜填成者。末齣首調爲〔黄鐘・玉女步端雲〕，亦奇。

《冥鬧雜劇》，蔣鹿山稿，附前傳奇之後。演張獻忠所殺四川纏足女子之兒，在冥中控李後主之首創纏足，蓋勸戒纏足者也。一折。

《歎老雜劇》，南荃外史撰。演有名陳腐，排行老大者，聽説有少年登場，乃勸勉少年，而自傷頹廢一番，亦譏時之作也。文字甚佳。

曲海揚波卷六

鈕少雅南曲九宫正始

順治辛丑松陵馮旭序略云:"桐涇少雅鈕翁,品卓行芳,有古君子風。少時即善音律,凡薦紳先生,高人逸士,蔑不傾心嚮慕之。歷多年而識更精,學愈廣,孜孜焉有正樂之思。博覽奇書,精詳字母,魯魚亥豕之訛,自翁而定之矣。復得一玄宗手製律譜,有律無詞,名爲歌樓格,非臆創也。漢孝武時,有鳥降於庭,身被五綵,戛然長鳴,其音中律。惟滑稽識之曰:此西池鳥也,名十二紅,遂爲之摹聲諧韻焉。唐師其意,因定爲十二紅詞,以月令相比,故此書悉準其傳。厥後漁陽之變,幾至焚遺,幸有黄番綽存之,其苗裔贈焉。蓋世人所目不及接,耳不及聞者,方期釐輯歌章。不意忽逢同志,雲間子室徐君,慕翁而招之。徐君者,宰輔文貞公之曾孫也,風流瀟灑,有志詞壇。爰將大元天曆間《九宫十三調譜》,與明初曲《樂府群珠》一集,與翁朝夕參稽,俾今詞悉協於古調。十餘年業未竣,而徐君逝矣。易簀時,以此書囑翁,翁以故友之托,勿敢忘,又歷寒暑者三,而告厥成。下略"

順治九年武塘吴亮中序略云:"元有童童學士,善度曲,每以不及見董解元爲恨。又薛昂夫詞句瀟灑,自命千古一人,深憂斯道不傳,乃廣求繼己業者,至禱祀天地,遍歷百郡,卒不可得。昂夫之後百年,至明而始有劉東生,頗爲得之。嘗撫膺自歎曰:薛昂夫其在兹矣。中略雲間徐子室先生,殆詞家龍象也。吴門鈕翁少雅,則又律中鼻祖矣。兩人相遭,五音在手,以韻合詞,以詞合調,正使童童恨不見董,而昂夫應禱而得東生。今子室雖赴召玉樓,且以未了之業泣付少雅,少雅復敲商戛徵,更寒暑以成之。不特子室不泯,尚能見董、薛諸家,按板摛詞於一室。下略"

順治辛卯芍溪老人自序略云:"弱冠時,聞婁東有魏良輔者,厭鄙海

鹽、四平等腔，而自製新聲，腔用水磨，拍捱冷板，每度一字，幾盡一刻，飛鳥爲之徘徊，壯士聞之悲泣，雅稱當代。余特往謁之，何期良輔已故矣。計余之生，與彼相去已久。訪聞衣拂之授，則有張氏五雲先生，字銘盤。萬曆丁丑進士，北京都水司郎中，加贈奉政大夫，然今閒居林下。余即具刺奉謁，幸即下榻數旬，且又情投意愜，不意適有河梁恨人促。幸而臨别，以余同里芍溪吴公相薦。芍溪者，乃先生之得意上首也。余歸，即具刺謁之，幸亦無拒。余仍以五雲之禮事之，彼亦以五雲之道教我，彼此相得，先後三年。何意彩雲易散，芍溪驀逝矣。悲哉！越歲餘，不意幸復識小泉任翁、懷仙張老。然此二公，亦皆良輔之派也。賴其晨夕研磨，繼以歲月，雖不能入魏君之室，而亦循循乎登魏君之堂。雖然，余本薄劣鄙夫，何承薦紳先生相愛，時有醉月之邀，不絶登山之約。筐篚載道，奉命奔馳，致遇武陵黄海、荆溪魏塘之招，共延及二十載。至是長卿倦遊，馬齒加衰，思欲掩息窮廬。何其本里，又值鄭、郭、徐三宅相愛，又延及九年。此時年將耳順矣，神疲力倦，致敢苦却杜門，焚香禮佛，日感受業諸公之惠，時窮疑信詞源。雖然，但向來有〔仙吕宫〕之〔渡江雲〕，〔南吕宫〕之〔寄生子〕，又〔中吕宫〕之〔滿庭芳〕，自來無所考訂，且蔣、沈二譜皆然，致諸先師，亦皆久鑠於心。豈意近日天賜其然，今敢試備其源於下。適一日，余訪友東鄉，返棹中途，驀值狂風驟雨，舟人亦爲驚怖，忙即艤舟依岸。遥見竹扉下，待一老翁，古貌皤髯，似乎故識。俟近，即遣僕相邀，余即應命奉揖。即邀至一室，中略余信手於架上檢書一帙。彼曰：此書乃漢武帝及唐玄宗之曲譜也。凡今之詞調，多從上古之樂府來源。然今此書，致多有式無文者，上古名曰骷髏格。至漢，易爲蛤蟆貫。後唐玄宗鄙其不雅，易作歌樓格。又曰《詞輿》，又曰《詞林説統》。今之歌謳腔板，始於滑稽，摩擬十二紅鳥，飛鳴舉動之態，流傳至今者也。余爲將信將疑，堅懇求其展視。幸即啓之，果多有式無文者；或式文俱備者，什之二三也。但幸此〔渡江雲〕，及〔寄生子〕、〔滿庭芳〕、〔漁父第一〕等調，文式俱備，不勝之喜。隨即録此告歸，似乎貧人獲寳也。久懷瓦礫於心，今始釋之。但余戀久，欲以從來疑信之詞，彙成一集，以俟參考。因慮無所博教，故屢欲止之。不意半載後，適有雲間子室徐公相招。徐公者，字子室，諱慶卿，乃嘉靖朝宰輔，文貞公之曾

孫也。風流藴藉,酷好音律。嘗曰:我明三百年,無限文人才士,惜無一人得創先人之藩奥者。且蔣、沈二公,亦多從坊本創成曲譜,致爾後學無所考訂。於是遍訪海内遺書,適遇元人《九宫十三調詞譜》一集,依宫按調,規律嚴明,得意之極,時不釋手。時值天啓乙丑歲也。又越載餘,豈意復得明初選詞一部,名曰《樂府群珠》,亦皆按調依宫,多與元譜相似,意欲輯爲一部,猶恐一人所見有限,欲而復止。與客議之,客即欣然,道余蓍識漢、唐古譜之源。彼即拍案驚羡,隨即扣謁,似乎故知,情投意密,時刻不離,日共搜羅剔抉,刮垢磨光。且復以漢、唐古譜之源,從其體而增入,輯成一部,計歷十二炎霜,易稿七遍,而猶未愜。不意至丙子上巳,昊天不憫,子室遂溘然朝露,不亦痛耶! 當易簀時,以是書泣付余,余亦大慟領之,敢不夙夜皇皇,終其所托。但此時亦七旬外矣,耳目半昏,悲憤猶然。不減垂髫之攻苦,歷至壬午菊月,始得脱稿。中略歷至順治辛卯清和,始得辭筆,計前後共歷二十四年,易稿九次,方始成之,余年八十有八矣,直似風中燭也。嗚呼! 子室之去何其早,古譜之遇何其遲,知音好學何其少,譏人羡己何其多,於是天數然也。悲哉!”

臆論四則。一曰精選。詞曲始於大元,兹選俱集大曆至正間諸名人所著傳奇套數,原文古調,以爲章程,故寧質毋文。間有不足,則取明初者一二以補之。至如近代名劇、名曲,雖極膾炙,不能合律者,未敢濫收。

二曰嚴别。元之《王十朋》,今之《荆釵》也;元之《吕蒙正》,今之《綵樓》也;元之《趙氏孤兒》,今之《八義》也;元之《王仙客》,今之《明珠》也:亟須别白,無彼此混,無新故混。今譜務祈審音而正律,奚辭是古而非今。

三曰定牌名歸宿。大凡題之爲宫爲調,小令不足憑也,必得套數乃確。如一〔吴小四〕,〔南吕調〕固有,九宫〔商調〕亦有,彼此俱可取用,何見而此收彼置乎? 特緣兩處俱是小令,無耑屬耳。豈如一〔望梅花〕,〔仙吕宫〕、〔南吕調〕雖皆有之,而〔南吕調〕乃套數,其前後爲一門數調,夾定逼出,是調不容不隨全套,偕出偕入,他處奚能假借也。何況〔耍鮑老〕之不〔黄鐘〕而〔中吕〕,〔永團圓〕之不〔中吕〕而〔黄鐘〕,有定在而偶他趨,此等自可按籍而稽也。

四曰正字句的當。大凡章句幾何,句字幾何,長短多寡,原有定額,豈容出入。自作者信心信口,而字句厄矣。自優人突趨冥行,而字句益厄矣。試就《琵琶》一記,夫句何可妄增也。〔南吕宫·紅衲襖〕末煞妄增一句,不幾爲同宫之〔青衲襖〕乎?夫句何可妄減也。〔南吕調·擊梧桐〕末煞妄減一句,不幾爲同調之〔芙蓉花〕乎?夫字何可妄增也。〔仙吕宫·解三醒〕第四句下截妄增一字,不幾爲〔南吕宫〕之〔針線箱〕乎?夫字何可妄減也。〔正宫·普天樂〕第一句上截妄減一字,不幾爲〔雙調〕之〔步步嬌〕乎?況乎不當家而戾家,不作者而歌者,越矩矱而亂步趨,此等吾將據律以問也。

凡例十三論。一論備格,格有爲本調者。如〔紅衫兒〕,不備《裴少俊》、《張協》二格,則《琵琶》、《尋親》何由分明?格有爲犯調者。如〔月雲高〕、〔寄生子〕,不訪識《詞林説統》,則《琵琶記》"路逢勞倦,區區一個兒",焉得其實?

二論定韻。有必該韻者,則註"韻"。有或偶失韻者,則註"應韻",或"可韻",或"失"字。有不應韻者偶用韻,則註"不必"二字。

三論審音。有似仄而平者。如《拜月亭》〔排歌〕"叫地不聞天怎應?"能知"應"字平去二音一義,則可不捩聲。有似平而仄者。如《凍蘇秦》之〔猫兒墜〕"教世態炎涼,莫輕寒儒。"能知"輕"字去平二音一義,則不至改字。

四論用字。音雖平仄二途。而上去相隔二淵,如平煞之窮,或以上聲代之;以上聲輕清,與平不甚相遠也。若疑上爲仄音,直换去聲,則不叶甚矣。然平聲亦有必不可以上聲者,此義不可不辨也。

五論增減。一字增減,關係一格。有應增而不增者。如《琵琶記》〔普天樂〕第一句,首有"我"字,今沈譜所無,今據元本增之,庶起頭六字之式。有不當增而增者。如《琵琶記》〔滴溜子〕首句無有"事"字,沈譜所有,今據元本減之,庶起頭二句相對。有應減而不減者。如《拜月亭》〔嘉慶子〕第二句,沈譜存"勢"字,則此詞與〔川撥棹〕何别?今從元本去之。有不當減而減者,如《拜月亭》〔剔銀燈〕末句,沈譜去其"尚"字,則此格與常格同耳。今據元本存之。

六論句讀。有從未之句而句之者。如《拜月亭》〔涼草蟲〕,沈譜以

首二句皆五字，第三句爲六字。今從元本，"勁風寒"句，"四合暮烟"句，"昏慘慘彤雲布"句，"晚風變"句，下皆同。有從未之讀而讀之者。如《琵琶記》〔雁魚錦〕第六、七句，據今時唱，皆從"强"字讀。按古本及元譜，皆"被親强求"讀，"赴選場"句，"被君强官"讀，"爲議郎"句。

七論核實。如〔羅鼓令〕，令乃〔朝元令〕，及〔刮鼓令〕，又〔太平令〕，與〔包子令〕何干？如〔梧桐歌〕，歌乃〔六么歌〕，即〔六么令〕别名也，與〔孝順歌〕何涉？

八論檢訛。有係句法者。如《拜月亭》〔三月海棠〕第八句"一躍龍門變"，查正則五字句依然。有係章法者。如《綵樓記》〔賽紅娘〕，查增第四句"休怨憶"，則本調固在。

九論證正。有腔調從未著明者。如"天長地久"套，〔應時明近〕等曲，今始得著落。有彼此嘗相疑似者。如"霍索起披襟"套，〔馬鞍兒〕、〔皂羅袍〕二調，今始得分明。

十論引證。一調有不知句之幾何者。如《琵琶記》〔紅衲襖〕，有《吕蒙正》七句可證。一句有不知字之幾何者。如《拜月亭》〔豆黄葉〕，除去第三、第七二句之七字，全章皆四字成句者，有咏《朱買臣》曲可證。

十一論尋真。真在善格，務微顯闡幽。如《王十朋》〔黄鶯兒〕末句六字是正體，忽畧至今，致後人但知有五字者，何異於〔簇御林〕。真在善本，務去非從是。如"暗思金屋"套，〔憶多嬌〕全曲，經纂筆沿習至今，但知贋本托以〔江神子〕。

十二論闕疑。有闕所非闕者。如《琵琶記》〔惜奴嬌〕體少變矣，中少二字，原本如是，非闕也。今沈譜空之，唱者不能停腔，閲者不能妄益，此失之太泥。有闕所當闕者。如《琵琶記》底折煞尾，原本原脱一字，今坊本擅加一字，而曰"盡説孝男拜孝女"，固非。至時譜直抹去之，而曰："顯文明開盛治，説孝男并義女"，使學者昧一故格，雜一新格，此又失之太率。

十三論襯字。修補襯字，以便填詞，當正音聲，不拘文理。有未必襯而襯者，襯爲是。如《琵琶記》〔懶畫眉〕第四句，人必襯"在"字，而曰"殺聲絃中見"。此因"在"字去聲，不惟發調，且音律和諧耳。此但取音聲而略文理，余所稱服。有不當襯而襯之者，襯爲非。如《琵琶記》〔古

輪臺换頭〕第二句，必應七字，非若下句可七可六。沈譜取《東坡詩餘》圓缺陰晴、離合悲歡之義，故以“與”字襯之，徒顧文理，而壞格式，今所不敢聞命。但據詞中襯字，實詞家不得已而用之者，原係虚文也。凡今歌者，萬不可以其與正字同列。甚至有於其上用板者，益謬也。按古人舊詞，即如三節之暗襯，亦無沾一於上者。若然，調律、章規、句體皆亂矣。學者切宜慎之。

葉懷庭納書楹曲譜

《納書楹曲譜》内，散套時劇，多採自當時所傳唱，及古選本内。每不知其來歷，兹摘記如下。

〔小石角・歸來樂〕，分五段，載正集卷三之末。目録標作《東坡詞》，未知何説，大概係檃括東坡詞意也。

“兀的不”一套，用〔仙吕・叠字錦〕，〔雌雄畫眉〕，〔灞陵橋〕，〔山東劉衮〕，〔尾聲〕。目録謂《鐵冠圖》借作《夜樂》内用。評云：此套不知來自何處，幽艷蒼涼，得未曾有。惜傳寫錯誤甚多，今略爲訂正，不能完善也。

〔高宫正調〕合套〔柳飛綿〕一套，見《續集》卷四。

〔仙吕雙角〕合套〔新水令〕一套，見《續集》卷四。

外集卷二《思凡》一劇之後，有《小妹子》一劇，無調名，詞極詼詭。

《羅夢》一劇，演羅和做傭工，遇寶做夢事，與《來生債》内所演是一事。

《補遺》卷四，有〔仙吕・八聲甘州〕《咏蝶》一套，首曲末句云：“見十九個粉蝶兒巧筆難裝”，以下用〔混江龍〕、〔醉中天〕、〔後庭花煞〕三調，十九句，各寫一蝶之狀，詞極生動。

又有“咏花”及“紅日”兩題，各用〔仙吕・大紅袍〕一調。

又有〔黄鐘・醉花陰〕“紫甸青郊淑氣發”一套，材料極平常，而詞頗新俊可喜。

又有《小十面》一套，因牌調全然與譜不合，書中遂删去牌名，而專載詞。

時劇中《有來遲》，用〔榴花好〕一套。有《孟姜女》，四段，一尾。有《崔鶯鶯》，用〔山坡羊〕、〔掛枝兒〕二調。有《醉楊妃》〔新水令〕一套，惟

首調之後，各調俱不詳，而末以〔清江引〕作結。有《昭君》，凡七調，長短不一，均無牌名。有《僧尼會》，〔賞宫花〕、〔步步嬌〕各一套。有《拾金》，〔四邊靜〕一套。有《夏得海》，三調，無牌名。有《借靴》，四調無牌名。有《私推》，〔玉芙蓉〕三枝。有《踏繖》，雖無調名，而詞與《幽閨》相仿。有《蘆林》，應係傳奇内之一齣。有《小王昭君》，〔山坡羊〕〔竹馬兒〕二調，而以〔故園煞〕作結。有《金盆撈月》，用〔如夢令〕，與〔二犯朝天子〕、〔滚〕三次，結以〔尾聲〕，韻各不同。

譜前凡例中論板眼，略云：抽板，取其簡便。如首曲、次曲牌名俱同，俱有贈板，則次曲可以抽板矣。有贈板，中唱散板一句者，或贈板中忽唱無贈板者，又或末兩句唱無贈板者，此皆搬演家取便處，今姑從之。浪板，如《活捉》、《思凡》、《羅夢》等曲，必不可少。其他遇欲加浪板處，必須斟酌。

目録後載評語甚多，兹彙録之。元曲元氣淋漓，直與唐詩、宋詞争衡，惜今之傳者絶少。百種係臧晉叔所編，觀其删改四夢，直是一孟浪漢。文律、曲律，皆非所知，不知埋没元人許多佳曲，惜哉！

《五臺》即《昊天塔》依元人舊本改定。《北餞》《蓮花寶筏》中一折氣盛辭雄，的係元人手筆，惜爲俗伶所删。余未見原本，姑爲酌定。

《南西厢》，明李日華作。以北改南，煞費苦心，然未見有點金成石之憾，故置之《續集》中。惟《聽琴》《驚夢》二齣，與北曲文詞相合者多，特採入正集。

《西樓記》名振一時，然佳篇甚少，惟俠試氣魄雄偉，選入正集。

《紅梨記》詞旨亦稱爾雅，嫌其筆力稺弱，每二三曲後，即有捉襟露肘之態。惟《閒情》始終匀稱，選入正集。

《長生殿》詞極綺麗，宫譜亦諧，但性靈遠遜臨川，轉不如"四夢"之不諧宫譜者，使人能别出新意也。《長生殿》依傍《長恨傳》，乃《長恨歌》成篇，於開寶逸事，摭採略遍，故前半篇每多佳製；後半篇則多出稗畦自運，遂難出色，第恐愛歌《長生殿》者，其願未饜。且世少别譜，故正集中不入選者，仍録入續集中。《聞鈴》，俗以"萬里巡行"與"玉輦巡行"，分作兩套，今合之。惟取詞之佳者登譜，不拘二稿三稿之説。《彈詞》，此曲用二稿，欲其與《貨郎旦》相符合也。按此劇在《長生殿》中，是極佳之

曲，及與《貨郎旦》相較，遂判天淵，乃知元人力量之厚。

《北拜》，即《連環記》中曲元曲中之次者，且未録全，故入《續集》。

《漁樵》，照元人舊本改定。

《燕子箋》，阮圓海以尖刻爲能，自謂學玉茗堂，其實全未窺見毫髮，笠翁惡札，從此濫觴矣。

《逼休》、《寄信》亦屬《漁樵記》二本，非元人佳製，加以俗伶竄改，陋劣處甚多，故置之《外集》。

《四夢譜》有王文治序，略云："吾友葉君懷庭，誠哉玉茗之功臣也。《楞嚴經》云：琴瑟箜篌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玉茗《四夢》，不獨詞家之極則，抑亦文律之總持。及被之管絃，又別有一種幽深艷異之致，爲古今諸曲所不能到。俗工依譜諧聲，何能傳其旨趣於萬一？非吾懷庭，有以發之，千載而下，孰知玉茗《四夢》聲音之妙，一至於此哉！懷庭於古今諸曲，皆有訂本。同人欲選其尤著者，刊板以廣其傳，《四夢》皆在首選中。顧束於方幅，不能多載。余欲將《牡丹亭》全本另刊以行，力争乃可。中略顧《牡丹亭》之佳處，雖曰難知，然昔人表彰者多。《紫釵》穠麗精工，佳處易見，然世已罕能知之。至《邯鄲》、《南柯》，囊括古今，出入仙佛，詞義幽深，洵玉茗入聖之筆，又玉茗度世之文。而世人絶無知者，加以刊本弗精，魯魚難辨，且玉茗興到疾書，於宫譜復多隕越。懷庭乃苦心孤詣，以意逆志，順文律之曲折，作曲律之抑揚、頓挫、綿邈，盡玉茗之能事，可謂塵世之仙音，古今之絶業矣。此書成，薄海以内，定有賞音。如或不然，請俟諸五百年以後。"

《四夢譜》有乾隆壬子自序，略云："臨川湯若士先生，天才横逸，出其餘技爲院本，環姿妍骨，斲巧斬新，直奪元人之席。生平撰著甚夥，獨《四夢傳奇》盛行於世。顧其詞句，往往不守宫格，俗伶罕有能協律者。《邯鄲》、《南柯》，遭臧晉叔竄改之厄，已失舊觀。《牡丹亭》雖有鈕譜，未云完善。惟《紫釵》無人點勘，居然和璞耳。余少喜掇拾舊譜，而以己意參訂之。《邯鄲》、《南柯》、《牡丹亭》三種，殫聰傾聽，較銖黍而辨芒杪，積有歲年，幾於似矣。中略三種向有舊本，余故得摭其失而訂之。而《紫釵》之譜，蒙獨創焉。下略"《四夢譜・凡例》有云："南曲之有犯調，其異同得失，最難剖析。而臨川《四夢》爲尤甚。譜中遇犯調諸曲，雖已

細注某曲某句，然如〔雙梧鬥五更〕、〔三節鮑老〕等名，余所創始，未免穿鑿。”

《補遺集》乾隆五十九年自序云：“上自《琵琶》，下至時劇，凡梨園家搬演，而手曾製譜者，悉付剞劂。中附時人散曲，及黄石牧《四才子》等套，蓋余一生手口所涉獵，畢綴諸此。”

譜中考訂曲律、曲文處甚多，玆並綴記於此。

同調合唱之處，謂之“合頭”。正集《琵琶譜》批云：“凡合頭不可更换一字。”

《琵琶・思鄉》〔雁魚錦〕，細犯何曲，古九宫不注出，《南詞定律》注出，殊未盡叶。《荆釵》、《浣紗》諸本，已奉此爲成規矣。《虎囊彈》〔寄生草〕次句：“相辭乞士家”，“乞士”即比丘之華言也，謂内乞法資心，外乞食資身。

〔仙吕・十二紅〕非比〔商調〕中者，可以細注牌名。蓋其所集之曲，互相同異，且以板式律之，率與本曲不合。此套向注〔醉扶歸〕、〔繡帶兒〕等名，今悉删去。歌者如遇〔十二紅〕，即以爲〔仙吕〕之正曲也可。

《牧羊記・牧羊》齣〔黑麻序〕前一調，舊名〔惜奴嬌〕，全不合，今改〔夜行船〕。

《牧羊記・煎粥》齣首調〔一秤金〕，惟此一齣，他不經見。説者謂集十六調，故名。而《南詞定律》、《九宫大成》注有牌名腔板，又各不同。以視近時之譜，大相逕庭。且近時之譜，亦不能劃一，皆難信從。今但取和粹之聲爲腔調，遵古九宫以定板眼，不另注所集何調。

《療妒羹・題曲》齣，長短拍及〔尾聲〕，搬演家所歌宫調太高，殊無韻致。今照散曲“畫樓頻倚”填譜，綿緲清微，情文頗合。而無知俗工，謂余杜撰一格，豈不可笑。

徐興華太古傳宗

莊親王序：“上略茂苑徐興華，古吴朱廷鏐，以詞學知名當世。嘗手出《琵琶調宫譜》，請正於余，題曰：《太古傳宗》。余惟琵琶製自西漢，昔人嘗以筝琶合調。斯譜音節，既與今世所行絃索稍異，則按之於昔，其亦猶有相近者歟？沿流以溯源，固未可疑其標題爲誕也。下略”

朱廷璋序：“上略溯自周陳以上，雅鄭淆雜而無别，隋文帝始分爲二

部。金元院本，蓋根於燕樂之二十八調。至於工尺字譜，未詳起於何時。而《楚辭·大招》，即有四上競氣之句，其從來久矣。間攷《宋史·燕樂書》，以工尺十字書，分配十二律吕，而勾爲低尺，合爲低六，四爲低五，是字雖有十，而音原止於七，究與五聲二變之理相通。况吾夫子删《詩》，其所存者，太史公謂皆絃歌。以合《韶武》之音。循是説也，三百篇而下，曰詞、曰曲，一皆接武風騷。惟管律絃音，生聲取分，有不可比而同者。斯譜六引遞奏，其聲嘽緩而疏越，其調温雅而冲泰，今之樂由古之樂，其信然耶。乃思燕樂者，律吕之支流也；雅樂者，律吕之宿海也。譬如神禹治水，豈有專事疏瀹決排，而井溝成洫，毋庸盡力者乎？兹譜一出，浩浩乎無遠之不集，淵淵乎靡幽之不通矣。下略"

新安朱珩序："上略昔者李謩於天津橋擫笛，自謂以爪畫譜記之，乃知曲之藉譜以度其聲也，由來尚矣。溯元迄今，如馮猶龍之《曲律》，王元美之《曲藻》，並《南音三籟》、《太和正音》諸譜行世，皆各得其説。若夫絃索之譜，古今罕見。吴中湯子彬和、顧子峻德，並鍾期之知音，繼周郎之顧誤，嘗著《太古傳宗》一編，品法精良，卓越恒蹊。按宫商配以合套，加工尺晰其斷續，始於絃索，立諸準繩。喜遇徐、朱二子，復商榷增訂於内廷侍直之暇。中略春秋暇日，敬閲《九宫大成》，其間廣收博採，涵古包今。向之珍馮、王各譜爲隋璧者，兹則其燕石耳。珩又讀《太古傳宗》，向之嗜絃索辨訛等書爲禁臠者，兹則其塵飯耳。下略"

平江孫鵬原序："上略已亥夏日，偶遇湯子彬和，視其人恂恂然，窺其動容言貌，温粹以和，似亦深有得於樂中三昧之益者。語次，袖出一卷，曰《太古傳宗譜》。考其義意，蓋倣古之琴絃，有音無文之樂，而以時尚相傳之散曲，按配宫商，彙成二譜。其説有一板八眼，重以一十六彈，以符一時八刻十五分之義。且云：是書鑽研久矣，嘗訂於顧子式。子式，蘇郡之名師也。意將畢一生之精力，而以公之於天下。惜乎採求未竟，遽云徂謝。譜傳姪孫峻德，繼先人之貽志，復參互而集成之，共分《西厢譜》二卷，《宫詞譜》二卷。下略"

湯斯質原序："粤自倚聲創製，宫譜載興，既詞質而韻嚴，亦聲諧以調穩。手隨心得，志以聲宣。聽江上之琵琶，青衫欲濕；按橋頭之曲譜，玉笛偷傳。王昭儀一卷金陀，恨留隔代；汪水雲三聲石鼓，怨絶當年。

積以流傳，漸多譌誤，遂使金閨麗句，亥豕溷淆；菊部遺音，宫商舛錯。况自絃索調分，僅覩雲中片玉；歌樓格出，尤推吴下千狐。苟不辨其妍媸，豈能定以規式。予不敏，少而從事歌曲，晚益留心宫調。嘗將時下所行元音數曲，核之辨訛諸録，不揣愚狂，逐加考訂，去句字之宂舛，正腔板之乖異，註譜一卷，用以自私。戊戌仲夏，適與顧子峻德。相遇閑窗論次，偶及《西厢》一劇，由來膾炙人口，惜乎爲好奇者删改，殊乖正格正音。近得《絃索辨訛》一書，曷不與《六才子》外書合參，使其字不厭襯，句不犯格，音必求其協律，調不可心溷腔。因復相與參核，譜成全書，彙爲兩帙，將以公諸同好，專祈斧正。非敢自鳴杼軸以矜人，亦不欲爲依樣葫蘆以自誤。庶脱吻傳音，不失秦娥之舊；捧心效病，無增鄰女之羞云爾。時康熙壬寅年，中秋上浣。古吴湯斯質。題於墨香書屋。"

《琵琶調説》云："夫琵琶亦衹絃索中之一器耳，然其創製爲最古。《樂誌》謂出於絃鞉，杜摯以爲興於秦末。而其以指搯擅長者，亦不一其人。若阮咸，若王維，若曹剛，若李龜年、賀懷智輩，班班可紀，兹姑弗具論。論其調之所由名，俾見授受者之非無所自矣。蓋琵琶有撥法，有品法。撥法伊何？厥目有七：曰勾、曰挑、曰輪、曰掃、曰擘、曰拍、曰打。更一板八點，中板倍之，則用一十有六點。慢板再倍之，則用三十有二點。疾徐高下，純乎自然也。品法伊何？字音未出，先冠以工尺一句，勿作腔論，俗所謂亮調是也。按斯譜先止傳工尺板眼，有聲而無詞。如《毛詩》之《南陔白華》，章句咸闕，迨後知音者尋其宫調，繹其牌名。以元、明人之南北曲配合成篇，方始情文備至，絃次昭然，功不在束晳補亡詩下也。間考《北西厢絃索》刊本，雖載工尺，而旁無小眼，恒多舛訛。兹則限其格式，一板八眼，殆取一時八刻之義。其工尺每行定以三十二字，乃合琵琶三十二點之數。有音者則註工尺，無工尺者則以點識之，是即隨上音彈者。他如《奇逢》折内〔點絳唇〕'游藝中原'，'遊'字前先註工尺一句，及〔混江龍〕末句'斷簡殘篇'，每一字皆冠工尺一句者，即品法也。覈之絃索北調，則無此式。絃索《北西厢》容或有之，亦稱爲品，然亦不過一二工尺而已，終不若斯之繁且多也。其餘如《假寓》折内〔醉春風〕引，'惹得心忙'之'忙'字，用兩底板，一在腔上，一作收煞。不察者將謂板式點於無工尺曲文上，不亦誤耶？庸詎知此正跌宕輪音之

處。抑套曲首句,及賺煞尾,用連點以記之,名爲摇腔,即輪掃拍打之謂也。是皆撥法也。蓋此譜爲内庭供奉之樂,世之度曲家,罕有津逮者。或謂自唐季李龜年之遺緒,雖世遠年湮,莫之或考,而緩調平絃,温雅冲泰,亦幾幾乎'此曲衹應天上有'矣。若夫京房之律準,梁武帝之律通,彼時律管未定,借絲音以爲模範者,豈可同日而語哉!"

《凡例》略云:王實甫《北西厢》,諸家翻刻頗多,不能畫一。今從《六幻西厢》定本採訂,至各宫調南北詞,皆從《雍熙樂府》、《北宫詞紀》、《詞林摘艷》、《盛世新聲》,及諸傳奇善本考定。

譜中品法,皆在字句之前,係琵琶中之撥法,俗謂亮調,勿作腔度之。

譜中有一句作兩頓而出全句者。如《西厢記·聯吟》套内〔調笑令〕首句:"我這裹甫能,我這裹甫能、見娉婷"是也。此蓋製調取其抑揚,非曲文體格應爾,閲者審之。譜中工尺等字,有高音、平音、低音,三者之分,高者其聲最清,工尺之旁即加亻旁。平音者即本字之音,低音者其聲最濁,諸舊譜皆以凡工尺之式爲記。但凡用此三字之聲,必以四合在前帶下。且四合二聲,原本濁音,自上而下,一覽便知。是以譜中止用凡工尺三字,不同諸譜標出,示省文也。

譜中凡工尺有急遞之處,則用旁寫,且二字共占一格,以分别之。假如旁註"工尺"二字,其正字應工字出音者,則占上半格寫,緊貼工字之上。應尺字出音者,則占下半格寫,緊貼尺字之上,使閲者一目瞭然,餘仿此。

譜中或曲文應用疾唱者,則將曲文二字,叠寫一格,以便觀覽。如《西厢記·聯吟》套内〔金蕉葉〕末句"比我"二字、"初見"二字是也,餘仿此。

王驥德校注古本西厢記

萬曆癸丑槃花館主人序:"吾友會稽王伯良氏,博雅君子也,於學無所不窺。而至聲律之閑,故屬夙悟,雅爲吾郡詞隱先生所推服,謂契解精密,大江以南一人。中略其書毋論校讎之覈,令魯靈光不改舊觀。而疏語以折蜩螗之喙,考説以破笥槐之疑。鉅苞經史,瑣拾稗官,淺叶康衢,精比黍籥,俾字無可姦之律,證有必信之文,破壁復完,羣吠頓息。

蓋詞隱夙有此志，而見伯良且先着鞭，輒閣筆自廢。下略"

王氏自序云："余既覓得碧筠齋，若朱石津氏兩古本。序碧筠齋者，稱淮干逸史。首署疏注，僅數千言，頗多破的。朱石津不知何許人，視碧筠齋大較相同。關中杜逢霖序，言朱没而其友吴厚丘氏手書以刻者，並屬前元舊文，世不多見。餘刻紛紛，殆數十種，僅毗陵徐士範、秣陵金在衡、錫山顧玄緯三本，稍稱彼善。徐本間詮數語，偶窺一斑。金本時更字句，亦寡中窾。獨顧本類輯他書，似較該洽，恨去取弗精，疵繆間出。然總之，影響俗本，於古文無當也。故師徐文長先生説曲大能解頤，亦嘗訂存别本，口授筆記，積有歲年。中略輒手丹鉛，爲訂其譌者，芟其蕪者，補其闕者，務割正以還故吾。余家藏元人雜劇，可數百種許。間有所會，時疏數語。又雜采他傳記，若諸劇語之足相印證者，漫署上方，久之，遂盈卷帙。既又并微之《本傳》，若王性之氏《辯證》，及顧本所録，諸引篇章，有繫本記者，别爲攷正一卷，附之簡末。中略大抵取碧筠齋古注十之二，取徐師新釋亦十之二。今之詞家，吴郡詞隱先生，實稱指南。復函請參訂，先生謬假賞與，凡再易稿，始克成編。中略抑舊傳是記爲關漢卿氏所作，邇始有歸之實甫者，則涵虚子之《正音譜》，故臚列在也。獨世謂漢卿續成其後，未見確證。然淄澠涇渭之辨，殊自不廢。兩君子他作，實甫以描寫，而漢卿以琱鏤，描寫者遠攝風神，而琱璱者深次骨鎮。持此以當兩君子三尺，思且過半。下略"

《凡例》略云：碧筠齋本，刻嘉靖癸卯。序言係前元舊本，第謂是董解元作，則不知世更有董本耳。朱石津本，刻萬曆戊子，較筠本間有一二字異同，則朱稍以己意更易，然字畫精好。可翫。下略《雍熙樂府》全記，皆散見各套中，然亦今本，不足憑也。

元劇體必四折，此記作五大折，以事實浩繁，故創體爲之，實南戲之祖。舊傳實甫作至《草橋夢》止，直是四折。漢卿之補，自不可缺。然古本止列五大折，今本離爲二十，非復古意。又古本每折漫書，更不割截，另作起止，或以爲稍刺俗眼。今每折從今本，仍析作四套。下略

古本以外扮老夫人，署色止曰夫人。又店小二、法本、杜將軍，皆曰外。本又曰潔，張曰末，鶯鶯曰旦，紅娘曰紅，歡郎曰倈，法聰、孫飛虎、及鄭恒，皆曰净。惠明曰惠。琴童曰僕。

《中原音韻》凡十九韻。記中前四折各套各用一韻，惟第二折第二套〔中吕〕曲，重用庚青一韻，稍稱遺恨。至第五折之重用尤侯、支思、真文三韻，補用魚模一韻，此亦他人續成之一驗也。

上略諸本益以〔絡絲娘〕一尾，語既鄙俚，復入他韻。又竊後折意，提醒爲之，似搊彈説詞家，所謂且聽下回分解等語。又止第二、三、四折有之，首折復闕，明係後人增入，但古本並存。又《太和正音譜》亦收入譜中。中略今從秣陵本删去。下略

明楊慎〔黄鶯兒〕詞："何處閟仙粧，鎖祇園春夜長。垂鬟淺黛情先向，融融粉香，熒熒淚光。遊春夢斷空相望，問伊行爲誰惆悵。憔悴只因郎。"詞隱生云：爲誰惆悵，改作平平仄仄乃叶。按楊慎字用修，中略所作〔黄鶯兒〕八首，悉取前毛滂續〔調笑令〕咏崔徽諸美人詩，以寄今調，命曰〔調笑〕白語詞。首二字各因本詩末語，亦用秦淮海〔調笑令〕例。此詞以咏鶯鶯，載《博南新聲》。

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真詩跋。"徐文長先生諱渭，别號天池，山陰人。余師也。中略往先生居，與予僅隔一垣，就語無虚日。時時及《崔傳》，每舉新解，率出人意表。人有以刻本投者，亦往往隨興，偶疏數語上方，故本各不同，有彼此矛盾，不相印合者。余所見凡數本，惟徐公子爾兼本，較備而確。今爾兼没不傳，世動稱先生注本，實多贋筆，且非全體也。"

白居易撰元微之墓誌銘跋："按微之即傳所稱張君，自董解元益名曰珙，實甫因之，世遂意真有其人。下略"

秦貫撰鄭崔合誌跋："按鄭恒故篤行賢者，配崔氏，亦婉娩可師。董解元以姓氏時代偶同，遂掇入詞中，世猥不察，脱非誌詞，污衊甚矣。下略"

王實甫關漢卿考："按元大梁鍾嗣成《録鬼簿》，載王實甫、關漢卿，皆大都人。漢卿號已齋叟，爲太醫院尹。或言漢卿嘗仕於金，金亡，不肯仕元，爲節甚高。實甫、漢卿，皆字，非名也。《藝苑卮言》謂《西厢》文傳爲關漢卿作，邇乃有以爲王實甫者，且引《太和正音譜》載實甫詞十三本，以《西厢》爲首，漢卿六十本，不載《西厢》爲據。然《正音譜》係國朝寧藩臞仙所輯，實本之《録鬼簿》。二人生同時，居同里，或後先踵成，不

可考。特其詞較然兩手，略見前序及例中。《巵言》又謂或言至《郵亭夢》止，或言至‘碧雲天’止，則不知元劇體必四折，記中明列五大折，折必四套。‘碧雲天’斷屬第四折四套之一無疑。又實甫之記，本始董解元，董詞終鄭恒觸階，而實甫顧闕之，以待漢卿之補，所不可解耳。

劉麗華西厢記題辭跋。“按劉麗華，字桂紅，金陵富樂院妓也。刻有口傳古本《西厢記》，此其題辭。范子虚跋。下略”

詞隱先生手札三通。“頃來兩勤芳訊，僅能一致報柬，何乃又煩先生注念，重以佳集之貺耶？日盥洗莊誦，真使人作天際真人之想，豈直時輩不敢稱小巫，遂令元美先生難爲前矣。所寄《南曲全譜》，鄙意僻好本色，殊恐不稱先生意指，何至慨然辱許敘首簡耶！中略王實甫新釋，頃受教，已有端緒，俟既脱稿，千乞寄示。或有千慮之一得，可備采擇也。下略”

“昨從瑶山丈所，得先生所致手札，并新咏二册，曠若復面，何先生之不吐棄不佞至此也，感思次骨矣。頃辱示《西厢考注》，業精詳矣，更無毫髮遺憾矣，真所謂繭絲牛毛，無微不舉者耶。既承下問，敢不盡其下臆。蓋作北詞者，難於南詞幾倍；而譜北詞，又難於南詞幾十倍。北詞去今益遠，漸失其真，而當時方言及本色語，至今多不可解。即《正音譜》所收，亦或有未確處，誰復正之哉！今先生所正，誠至當矣。又以經史證故實，以元劇證方言，至千古之冤，舊爲群小所竄，若衆喙所訾者，俱引據精博，洗發痛快，自有此傳以來，有此卓識否也，敬服敬服。承諭，依《正音譜》，以襯字作細書，甚善，第更乞詳查每調。既以譜爲主，至於入聲字，更查《中原音韻》。所謂作平、作上、作去者，截然不可易，乃妙。第如‘俗人機’之‘俗’字，生以其作平，難合調，輒妄改作‘世’字。而‘玉石俱焚’之‘石’字，周高安既以爲‘石’叶作平，則此句第二字，用不得平聲。如此之類，須一一注明，不誤後學，乃盡善耳。注中會意處，偶題數語，若肯綮處，偶著丹鉛，亦什中之一，未盡揚厲。至偶有鄙見，願與先生商略之者，悉署片紙上方，未知當否？如他日過焦先生，不識可以鄙人所標，并就其雌黄否也。生去冬幾死，今僅存視息，筆硯久塵，不能爲先生兹刻糠秕，刻成望惠一部。秋深見過之約，山靈實聞此言矣。儻能與吕勤之兄同此行，尤勝事也。近無拙刻，無可爲報，愧且奈

何！鄴架有《魯齋郎》劇，敢借一録，不敢失污也。不具。夏五十有九日。"

"小柬封後，猶有〔越調·小絡絲娘煞尾〕二句體，先生皆已删之矣。然查《正音譜》，亦已收於越調中。且此等語，非實甫不能作。乞仍爲録入於四套後，使成全璧，何如？又言。"

王氏跋語後又注云："吾鄉先達姚江孫比部先生，音律最精，兼工字學，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公者。往以質先生，先生欣然命管，標識滿帙，裨益不淺。是傳之成，微詞隱及比部兩先生雅意良侈，又并識於此。"

評語十六則。

《西厢》，風之遺也。《琵琶》，雅之遺也。《西厢》似李，《琵琶》似杜。二者無大軒輊。然《琵琶》工處可指，《西厢》無所不工。《琵琶》宫調不倫，平仄多舛；《西厢》繩削甚嚴，旗色不亂。《琵琶》之妙，以情以理；《西厢》之妙，以神以韻。《琵琶》以大，《西厢》以化，此二傳之尺。

《西厢》妙處，不當以字句求之，其聯絡顧盼，斐亹映發，如長河之流，率然之蛇，是一部片段好文字，他曲莫及。

《西厢》概言，無所不佳。就中摘其尤者，則"相國行祠"，"風靜簾間"，"晚風寒峭"，"彩筆題詩"，"夜去明來"數曲，窮工極妙，更超越諸曲之上，巧有獨至，即實甫要亦不知所以然而然。

諸曲平仄，較《正音譜》或時有出入，然自不妨諧叶。試錯綜按之，無不皆然，所謂柳下惠則可也。

《中原音韻》所謂字别陰陽，曲中精髓。然以繩《西厢》，亦不能皆合。如〔點絳唇〕首句第四字，合用陰字，而"游藝中原"之"原"，與"相國行祠"之"祠"，皆是陽字。〔寄生草〕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，而"海南水月觀音院"之"觀"，與"玉堂金馬三學士"之"三"，"何時再解香羅帶"之"香"，皆是陰字。以是知求精於律，政自不易。

《西厢》用韻最嚴，終帙不借押一字。其押處雖至窄至險之韻，無一字不俊，亦無一字不妥。若出天造，匪由人巧，抑何神也。

記中諸曲，生旦伯仲間耳。獨紅娘曲，婉麗艷絶，如明霞爛錦，爍人目眥，不可思議。

《西厢》諸曲，其妙處正不易摘。王元美《藝苑卮言》，至類舉數十

語，以爲白眉，殊未得解。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，語自不得不麗。何元朗《四友齋叢説》，至訾爲全帶脂粉，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，唱大江東去，而始可耶？

涵虚子品前元諸詞手，凡八十餘人，未必皆當，獨於實甫謂如"花間美人"，故是確評。

董解元倡爲北詞，初變詩餘，用韻尚間俗詞體，獨以俚俗口語譜入絃索，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。實甫再變，粉飾婉媚，遂掩前人。大抵董質而俊，王雅而艷，千古而後，並稱兩絶。陸生傖父，復譜爲會真，寧直蛇足。故是螳臂，多見其不知量耳。

實甫要是讀書人，曲中使事，不見痕跡，益見爐錘之妙。今人胸中空洞，曾無數百字，便欲摇筆作曲，難矣哉！

元人稱"關、鄭、白、馬"，要非定論。四人漢卿稍殺一等，第之當曰"王、馬、鄭、白"，有幸有不幸耳。

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，而白則付優人填補，故率多俚鄙，至詩句益復可唾。《西厢》諸白，似出實甫一手，然亦不免猥淺。相沿而然，不無遺恨。

今曲以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爲青鳳吉光，而二曲不幸皆遭俗子竄易，又不幸坊本一出，動稱古本云云，實不知古本爲何物。余嘗戲謂時刻一新，是二曲更落一劫。客曰：今寧必無更挾彈于後者耶？余謂，余固不爲此輩設也。

《西厢》，韻士而爲淫詞，第可供騷人俠客，賞心快目，抵掌娱耳之資耳。彼端人不道，腐儒不能道。假道學心賞慕之，而噤其口，不敢道。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，而借以發其端。又比之唐虞揖讓，湯武征誅。變亂是非，顛倒天理，如此豈講道學佛之人哉！異端之尤，不殺身何待。獨云《西厢》化工，《琵琶》畫工，二語似稍得解。又以《拜月》居《西厢》之上，而究謂《琵琶》語盡而詞亦盡，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之以竭，此又竊何元朗殘沫，而大言以欺人者，死晚矣。頃俗子復因《焚書》中有評二傳，及《拜月》、《紅拂》、《玉合》諸語，遂演爲亂道，終帙點污，覓利瞽者。余戲謂客，是此老阿鼻之報，客爲一笑。

天池先生解本不同，亦有任意率書，不必合竅者。有前解未當，别

本更正者。大都先生之解，略以機趣洗發，逆志作者。至聲律故實，未必詳審。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，於徐公子本，采入較多。今暨陽刻本，蓋先生初年厓略之筆，解多未確。又其前題辭，傳寫多訛，觀者類能指摘。至以實甫本爲董解元本，又疑董本有二，此尤未定之論。董解元爲金章宗朝學士，始創爲搊彈院本。實甫循董之緒，更爲演本。由元至今，三百餘年；由董至王，亦一百三數十年，董解元蓋宋光寧兩朝間人。時代久遠，流傳失真，然其本故判然别也。陶宗儀《輟耕録》所稱董解元作，正指搊彈之本而非誤，誤之者自淮干逸史始也。董本人間絶少，余往從友人劉生乞得，以呈先生。先生詫賞甚，評解滿帙，未及取還，爲人竊去。頃歙中及武林已有刻本。碧筠齋本間有存者，余初從廣陵購得一本，爲吾郡司理竟陵陳公取去。後復從武林購得一本，今存齋頭。而朱石津本尤秘，即先生存時，亦未之見。余爲友人方將軍誠甫所貽者。憶徐公子本，先生亦從世人，以〔綿搭絮〕二曲爲落韻。《聽琴》折擬改"幽室燈青"爲"燈紅"，"下一層兒紅紙，幾榥兒疎櫺"，爲"一匙兒糨刷，幾尺兒紗籠"。《問病》折"眉黛遠山"二句，爲"眉黛山尖不翠。眼梢星影横參"等語，皆别本所無。蓋先生實不知此調，故有中數句不韻一體。故余注本，皆棄去不録。暨本出，頗爲先生滋喙。余非故翹其失，特不得不爲先生一洗刷之耳。

吴吴山三婦合評還魂記

三婦者，黄山陳同次令，清溪談則守中，古蕩錢宜在中也。三婦先後適吴人舒鳧。陳先評上卷，談繼評下卷，錢則就全書增評。

吴舒鳧序云："吴人初聘黄山陳氏女同，將昏而没。中略有邵媪者，同之乳媪也，來述中略同病中猶好觀覽書籍，終夜不寢。母憂其茶也，悉索篋書燒之，僅遺枕函一册，媪匿去，爲小女兒夾花樣本，今尚存也。人許一金相購，媪忻然攜至，是同所評點《牡丹亭還魂記》上卷。密行細字，塗改略多，紙光冏冏，若有淚迹。評語亦癡亦黠，亦云亦禪，即其神解，可自爲書，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。惜下卷不存。對之便生於邑，已取清溪談氏女則，雅耽文墨，鏡奩之側，必安書簏。見同所評，愛翫不能釋。人試令背誦，都不差一字。暇日仿同意，補評下卷，其杪芒微會，若出一手，弗辨誰同誰則。中略則既評完，抄寫成帙，不欲以閨閣名聞於

外。間以示其姊之女沈歸陳者，謬言是人所評。沈方延老生徐丈野君譚經，徐丈見之，謂果人評也，作序詒人。於時遠近聞者，轉相傳訪，皆云吴吴山評《牡丹亭》。則又没十餘年，人繼取古蕩錢氏女宜。初僅識《毛詩》字，不大曉文義。人令從昆山素氏妹學，教以《文選》、《古樂苑》、《漢魏六朝詩乘》、《唐詩品彙》、《草堂詩餘》諸書，二年而卒業。啟篋得同、則評本，怡然解會。如則見同本時，夜分燈炧，嘗倚枕把讀。一日，忽忽不懌，請於人曰：'宜昔聞小青者，有《牡丹亭》評跋，後人不得見。見"冷雨幽窗"詩，淒其欲絶。今陳阿姊評已逸其半，談阿姊續之，以夫子故，掩其名久矣。苟不表而傳之，夜台有知，得毋秋水燕泥之感。宜願賣金釧，爲鍥板資。'意甚切也，人不能拂。因序其事。"

陳同題兩則云："坊刻《牡丹亭還魂記》，標'玉茗堂原本'者，予初見四册，皆有譌字；及曲白互異之句，而評語率多俚陋可笑。又見刪本三册，惟山陰王本有序，頗雋永，而無評語。又吕、臧、沈、馮改本四册，則臨川所譏，割蕉加梅，冬則冬矣，非王摩詰冬景也。復從嫂氏趙家得一本，無評點，而字句增損，與俗刻迴殊，斯殆玉茗定本矣。爽然對玩，不能離手，偶有意會，輒濡毫疏注數言。冬釭夏簟，聊遣餘閑，非必求合古人也。"

又曰："《還魂記》賓白，間有集唐詩，其落場詩則無不集唐者。元本不注詩人姓氏，予記憶所及，輒爲註之。至於詩句中多有更易字者，如："莫遣兒童觸瓊粉"，作"紅粉"；"武陵何處訪仙鄉"，作"仙郎"。雖於本詩義剌謬，既義取斷章，兹亦不復批摘也。"

談則題兩則云："右二段，陳阿姊細書臨川序後空格七行内，自述評註之意，共二百四十字。碎金斷玉，對之黯然。談則書。"

又云："向見《牡丹亭》諸刻本，《詰病》一折，無落場詩，獨陳阿姊評本有之。而他折字句，亦多異同，靡不工者，洵屬善本。每以下卷闕佚，無從購求，爲怏怏。適夫子遊苕霅間，攜歸一本，與阿姊評本，出一板所摹。予素不能飲酒，是日喜極，連傾八九瓷杯，不覺大醉，自晡時睡至次日，日射帳鈎，猶未醒。鬬花賭茗，夫子嘗舉此爲笑噱。於時南樓多暇，仿阿姊意，評注一二，悉綴貼小籤，弗敢自信矣。積之累月，紙墨遂多。夫子過泥予，廷許可與姊評等埒，因合抄入苕溪所得本内，重加裝潢。

循環展覽，笑與忭會，率爾題此。談則又書。”

吴人記一則云：“同語二段，則手抄之，復自題二段於後。後以評本示女甥，去此二頁，摺疊他書中，予弗知也。没後檢點不得，思之輒增悵惘。今七夕曬書，忽從《庾子山集》第三本翻出，楮墨猶新，呹然獨笑。又念同孤冢埋香，奄冉十三寒暑；而則戢身女手之卷，亦已三度秋期矣。悵望星河，臨風重讀，不禁淚潸潸下也。吴山人記。”

錢宜題兩則云：“此夫子丁巳七月所題，計予是時，十七齡耳。今相距十五稔，二姊墓樹成圍，不審泉路相思，光陰何似。若夫青草春悲，白楊秋恨，人間離别，無古無今。兹晨風雨淒然，墻角緑萼梅一株，昨日始花，不禁憐惜。因向花前酹酒，呼陳姊、談姊魂魄，亦能識梅邊錢某，同是斷腸人否也？細雨積花蕊上，點滴如淚，既落復生，盈盈照眼，感而書此。壬申晦日，錢宜記。”

又云：“夫子嘗以《牡丹亭》引證風雅，人多傳誦。談姊抄本采入，不復標明，今加“吴曰”别之。予偶有質疑，間注數語，亦稱“錢曰”，不欲蕭艾云云，亂二姊之蕙心蘭語也。若序首所注，則毋庸識别焉。宜又書。”

卷後有附録還魂事蹟考證，又或問吴山十七條，又紀事及題跋，兹摘録之。

或曰：曲有格，字之多寡，聲之陰陽去上限之。或文義弗暢，衍爲襯字。限正字大書，襯字細書，俾觀者了然，而歌者有所循。坊刻《牡丹亭》，往往如此。今於襯字，何概用大字書也。曰：元人北曲多襯字，概用大書，南曲何獨不然？襯字細書，自吴江沈伯英輩，始斤斤然，古人不爾也。予嘗聞歌《牡丹亭》者，“裊晴絲吹來閑庭院”，格本七字，而歌者以“吹來”二字作襯，僅唱六字，具足情致，神明之道，在乎其人。況玉茗原本，皆大書，無細書襯字也。

或問中略曰：予嘗論評曲家，以西河大可氏《西厢》爲最。或問曰：有明一代之曲，有工於《牡丹亭》者乎？曰：明之工南，猶元之工北也。元曲傳者無不工，而獨推《西厢記》爲第一。明曲有工有不工，《牡丹亭》自在無雙之目矣。

或曰：子論《牡丹亭》之工，可得聞乎？吴山曰：爲曲者有四類：深入情思，文質互見，上也；審音協律，雅而本色，次也；吞剥方言讕語；專事

雕章逸辭。案頭場上，交相爲識，下此無足觀矣。《牡丹亭》之工，不可以是四者名之，其妙在神情之際。試觀記中佳句，非唐詩即宋詞，非宋詞即元曲，然皆若若士之自造，不得指之爲唐、爲宋、爲元也。宋人作詞，以運化唐詩爲難。元人作曲，亦然。“商女後庭”，出之牧之；“曉風殘月”，本於柳七。故凡爲文者，有佳句可指，皆非工於文者也。

黄丕烈陽春白雪題跋

蕘圃藏書題字，載此書四種，一乃元刻十卷本，跋三段；二乃元抄十卷本，跋四段；三乃殘元刻二卷本，跋二段；四乃舊殘抄六卷本，跋三段。

(元刻十卷本)元刻《陽春白雪》，爲錢塘何夢華藏書，矜貴之至，因其是惠香閣物也。惠香閣，初不知爲誰所居。夢華云：是柳如是之居。玆卷中有牧翁印，有錢受之印，有女史印，其爲柳如是所藏無疑。“惜玉憐香”一印，殆亦東澗所鈐者。卷中又有墨筆校勘，筆姿秀媚，識者指爲柳書，余未敢定也。要之，書經名人所藏，圖章手跡，倍覺古香，宜夢華之視爲珍寶矣。先是曾影抄一本，與余易書，但重其爲元刻，而其餘爲古書生色者莫得而知。今展讀一過，實饜我欲，雖多金又奚惜耶！書僅五十一番，相易之價，亦合五十一番。惜書之癖，毋乃太過；命工重裝，并誌緣起。嘉慶十有四年己巳，正月二十有八日，雨窗誌。復翁。

余所見《陽春白雪》共有三本，一爲影元鈔本，即從此出。已有失真者，或因印本模糊，以致傳録錯誤；或因閲者校勘，遂使面目兩歧。一爲殘元刻本，僅存二卷，多寡分合，又與此本不同。一爲舊抄本，似從殘元刻出，而稍有脱落。今擬以此刻爲主，而以殘元刻、舊抄，參補未備，則《陽春白雪》，粲然可觀矣。然觀此刻原校，似當有殘元刻、舊抄所未備者，是不知又何本也。古書難得，本子不同，爲之浩歎，當博訪之。復翁又識。

越歲，辛未中春，廿有二日，錢塘陳曼生，偕其第雲伯，同過余齋，出此相示。因雲伯去年曾攝常熟邑篆，有修柳如是墓一事，於河東君手迹，亦有見者。玆以校字證之，雲伯以爲然，當不謬也。復翁記。

(元抄十卷本)惠香閣藏元人舊抄本《陽春白雪》十卷，依元刊本校録一過，分注於下。丙子二月花朝。牧翁。

元人舊本《陽春白雪》，刻與抄異。其元刻亦牧老手校，有惠香閣女

史題字，在遵王處。此本亦惠香閨中物也。余得之句曲，廿餘年矣。康熙十年之春，樸學老人記。

予昔年得惠香閣所藏元刻《陽春白雪》十卷，初不知惠香閣爲何人，錢唐何夢華謂爲柳如是齋名。原本有錢受之、東澗二印，“惜玉憐香”一印，無柳如是印。今獲此本，字作趙松雪體書，雅秀可愛。卷中校字，與元本中筆蹟，的出一手，古秀嫵媚，風韻尤絶。中有柳如是小印，惠香閣印。卷尾有牧翁印，並題字一行，知元刻與此。同出一源。予所藏《陽春白雪》共三本，年來已爲他人之物。乃垂老之年，復獲覩此秘本，非厚幸耶！惜元板二本久去，不得爲雙美之合。書魔之故智，能勿爲之惘惘乎！甲申二月復見。心翁記。

予齋藏宋元刊詞頗寥寥，昔得蕘翁舊藏《東坡樂府》、《山谷詞》、《辛稼軒長短句》，皆元精槧。而辛詞爲信州九行本，字作松雪翁筆意。此本抄手極舊，字蹟古秀，於信州本爲近。元人佳抄，殊不易覯，且重以惠香名蹟，尤足珍愛。惟是集多寡不同，分卷亦異，惜未得蕘翁元刻，一爲校勘耳。壬戌十月既望，密娛軒識。有牧翁錢受之印，惠香閣印，惜玉憐香、遵王藏書、樸學齋、復翁、百宋一廛諸印。

（殘元刻二卷本）楊朝英《陽春白雪》前後十卷，見諸《也是園藏書目》。余向從錢塘何夢華得影抄元本，却十卷，分前後集，謂是足本，什襲藏之矣。頃書友攜一殘元刻本，取對影抄者，殘不同，止二卷，適當前集之五，然文較多於影抄者，想當時傳本有二也。而陸其清《佳趣堂書目》云：樂府新編《陽春白雪》，前集四卷，後集五卷，楊朝英選，貫酸齋序。又不知是何本。兹因参校元刻、影元鈔本，復借得周丈香巖藏舊抄本，卷數與陸目合。但以元刻本勘之，卷一自《湘妃怨》起，知所脱乃元刻一卷之首，影元抄二卷之前幾葉也。至卷中文字删削，段數不全，惟殘元刻爲最備。蓋就此二卷，已多妙處，矧全本乎？余因全本不可得見，得見殘本，斯可矣，出重價購此，并不惜裝潢之費，職是故耳。原書闕損幾番，照影元抄本字體描補，異於不知而妄作。倘後來獲見此元刻之全本，審定卷數分合之所由來，鈔補後集文句之所未備，不更怡然涣然乎！書此以俟，并以告藏書家，雖殘本，苟舊刻，寧取毋棄焉。嘉慶戊辰十月二十有二日，裝成識。復翁黄丕烈。

統計姓氏一葉，卷一十三葉，卷二十二葉，共二十六番。卷一一字，卷二二字，有改補之痕者，原遭俗子寫作卷上卷下，兹仍更正也。蕘圃。

（舊殘抄六卷本）錢塘何夢華，向年以元人抄本《陽春白雪》歸余，其時余姻家袁壽階，亦有藏本，較何本多外集一卷。今來武林，訪何君夢華，上吴山，翫遇賞樓書肆，見插架有此殘帙，遂購歸，可據所藏元人抄本補完，亦抱守老人之幸也。庚辰小春，望後一日，書於松木場舟次。復翁。

道光壬午四月廿有五日，夢華從琴川返棹，過余，向余問及此書，因有人托抄副本也。余曰：此書除元抄本外，尚有一殘抄本，却亦得諸武林，尚未抄全。君如應友人托抄，何不就君所藏副本上録其半，即以此下半册合之，豈不成兩美乎！此議未决，而余却思倩人抄全，俾成完璧，以了宿願，遂先校其所有者。此殘本似從元抄本出，於紙損及字跡未明晰處，皆缺而不書，或書之不全，即此可見。唯八卷中八葉後，有欠葉三葉，計元抄本七十九行，或抄後失落。而此十二葉第十三行，至十五葉第八行止，增〔木蘭花慢〕十首，爲周草窗繼張成子作。〔蘇隄春曉〕十題，元抄本卻未之有，未知其何自寫入。即檢殘抄本八卷目，亦無此，可見書不校對，雖同出一源，而同異有如是者，亦無由知之。甚哉！古書之難言也。廿有六日午後，校畢識。蕘夫。俱在卷前

余生平喜購書，於片紙隻字，皆爲之收藏，非好奇也，蓋惜字耳。往謂古人慧命，全在文字。如遇不全本而棄之，從此無完日矣。故余於殘缺者，尤加意焉，戲自號曰抱守老人。不謂數年來，完璧之書，大半散去，即斷珪亦時有割愛贈人者。宋元舊本，非得本子相同，無從補全。且工費浩繁，近年力絀，何能辦此？幸有大力者負之而趨，不惜多金鈔補，此亦書之幸，未爲余之不幸也。如此種小品，因有元抄本可補，故收之。向但知所缺在一至四卷，卻未知八卷中缺三番。昔之藏是書者，似亦知其缺，故留空格三葉在卷尾，以待後人抄補。今余適補之，如其葉數。據元抄計羨一行，而余寫此，適於第九葉誤落一行，省後續填，故十一葉格子盡，而文亦完，亦事之巧者。元抄本字體行草，非案文理求之，幾不可辨，故余自寫之，久未握管，腕力不能端楷，但取文理之無訛，不計字體之多拙也。廿有七日晨起，至午畢工，因記。

六十老人。此則在卷末

東城旅客聞歌記太平樂府序

余澹心宴内祖所，有《聞歌記》云："吴門徐生君見，以度曲名聞四方。與余善，著《南曲譜》，索予序。余之序有曰：南曲蓋始於昆山魏良輔云。良輔初習北音，絀於北人王友山，退而縷心南曲，足跡不下樓十年。當是時，南曲率平直無意致，良輔轉喉押調，度爲新規，疾徐高下清濁之數，一依本宫。取字齒唇間，跌换巧掇，恒以深邈，助其淒唳。吴中老曲師，如袁髯、尤駝者，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。良輔之言曰：'學曲者移宫换吕，此熟後事也。初戒雜，無務多，迎頭拍字，徹板隨腔，無或先後之。長宜圓勁，短宜遒，然無剽五音，依於四聲，無或矯也，無艷。'又曰：'開口難，出字難，過腔難，高不難，低難，有腔不難，無腔難。'又曰：'歇難，閣難。'此不傳之秘也，良輔盡泄之。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，海虞人周夢山，競相附和。惟梁溪人潘荆南，獨精其技，至今雲仍不絶於梁溪矣。合曲必用簫管，而吴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，以簫從曲。毗陵人則有謝林泉，工擫管，以管從曲。皆與良輔遊。而梁溪人陳夢萱、顧渭濱、吕起渭輩，并以簫管擅名。蓋度曲之工，始於玉峰，盛於梁溪者，殆將百年矣。此道不絶如綫，而徐生蹶起吴門，奪魏赤幟易漢幟。恨良輔不見徐生，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。徐生年六十餘，而喉若雛鶯静女，松間石上，按拍一歌，縹緲遲迴，吐納瀏亮，飛鳥遏音，游魚出聽，文人騷客，爲之惝怳，爲之神傷，妙哉技至此乎！一日，徐生語予曰：'吾老矣，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。得吾之傳者，乃在梁溪，以新秦公。有子五，而孫廿五人，人分一宅，夾河列第，曾玄幾及三百。爲今太史留仙尊人，所蓄歌姬歌兒，各五六人是也。君倘遊九龍二泉間，不可不見此人，聞此曲。'余心識之久矣。庚戌九日，道經梁溪，適潁州劉考功公勇，擁大航西門外，留余方舟，同遊惠山。吴明府伯成觴之，留仙則挾歌者，乘畫舫，抱樂器，凌波而至，會於寄暢之園。於時天際秋冬，木葉微脱，循長廊而觀止水，倚峭壁以聽響泉。六七人者，衣青紵衣，躡五絲履，或綽約若處子，或恂恂如書生，列坐文石，或彈或吹。須臾，歌喉乍轉，纍纍如貫珠，行雲不留，萬籟俱寂。余乃狂叫曰：'徐生、徐生，豈欺我哉！'以其斂袖低眉，傾一座客也。分韻賦詩，三更乃罷。次日，復宴集太史家，又

各奏技。余作歌貽之，俾知徐生之言之謬。良輔之道終盛於梁溪，而留仙父子，風流跌宕，照映九龍二泉間者，與山俱高，與水俱清也。今録《太平樂府》，恨不得知音識曲，風流跌宕如諸先輩者一序之。東城旅客書於西園之西樓。”

南曲之弊雙雄記序　　龍子猶

詞家於今日，僉謂南音盛，而北音衰，蓋時尚則然。余獨以爲不不。北音幸而衰，南音不幸而盛也。夫北詞暢於金元雜劇，本勾欄之戲，後稍推廣爲傳奇，而南詞代興，天下便之。《荆》、《劉》、《蔡》、《殺》而後，坊本彗出，日益濫觴。高者濃染牡丹之色，遺却精神；卑者學畫葫蘆之樣，不尋根本。甚至村學究手摭一二椿故事，思漫筆以消閒。老優施腹爛數十種傳奇，亦效顰而奏技。中州韻不問，但取口内連羅；九宫譜何知，只用本頭活套。作者逾亂，歌者逾輕。調罔别乎宫商，惟憑口授；音不分乎清濁，只取耳盈。或因句長而板妄增，如《荆釵記》“小梅香”之類。或認調差而腔并失。如《琵琶記》“把土泥獨抱”之類。弄聲隨意，平上去入之不精；如讀“忿”爲上聲，“癖”爲去聲之類。識字未真，唇舌齒喉之無辨。如“孃你”爲舌尖音，宜北不宜南，又不可以中州韻爲據也。語云：“童而習之，白首不解”，南詞之謂與？而世多耳食，謬爲南詞易，北詞難。嗚呼！南詞豈獨易哉。時尚在南，而爲南者多；時尚不在北，而爲北者少。爲南者多則易之，爲北者少則難之。易南而南之法已壞，難北而北之體猶存。由此言之，南非盛，北非衰也。孰幸孰不幸，亦可知也已。説者又謂北調入於絃索，南調便於簫管。吴人賤絃索而貴簫管，以故南詞最盛。是又不然。吴人直不知絃索耳，寧賤之耶？若簫管是何足貴。夫填詞之法，謂先有其音而以字肖之，故聲與音戾，謂之不協。不協者絀今簫管之曲，反以歌者之字爲主，而以音肖之，隨聲作響，共曲傳訛，雖曰無簫管可也。然則簫管之在今日，是又南詞之一大不幸矣。余發憤此道良久，思有以正時尚之訛，因搜戲曲中情節可觀，而不甚奸律者，稍爲竄正。年來積數十種，將次第行之，以授知音。他不及格者，悉罷去，庶南詞其有幸乎！

與人論曲書見無近名齋文稿卷二　　彭　翊

前承下問，以新曲見示。僕不自知其紕繆，敬效一得之愚。於原作

不合處,妄爲乙出。僕爲此於舉世不爲之日,雖巴人下里之詞,而寥寥寡和,不啻陽春白雪,深幸足下之有同志,將來可以倡予和汝也。來示畏其法繁而苛,且謂僕勞心於小道,無所師承,安知其是與否。此足下淺涉之言也,敢爲足下陳之。自詩降而詞,詞降而曲,皆有自然之節奏,天籟與人籟,參焉者也。皆本乎性情,而假物以鳴,各得其性之所近,所以一往而深。近於詩則詩,近於詞則詞,近於曲則曲,豈有異理哉！大匠必以規矩,而射必以彀。何事不然,乃獨於曲而難之。足下特以詩分平仄,而此則陰陽平上去人,不可混淆。詞限字數,此則宫調有南有北,牌名有犯有攤破,拍板有頭有腰有底,不得其綱領,則紛然雜亂,觸手皆錯,宜其一步不可行也。能於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,則某某處一定而不可易,某某處可以變化從心,而後知此中有樂境,非特因難見巧而已。欲於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,無他,在乎多讀舊曲,自可神而明之。僕少好弄,自負天姿不劣,於醫卜、星算、陰陽、禽遁諸書,頗多涉獵。旋即棄去,獨於此道,歷久不厭,已十數年矣。所見不下三四百種,臨川、粲花,不徒賞其穠麗;《荆釵》、《殺狗》,亦勿厭其鄙俚。醞釀久之,而後知於詩詞中爲佶屈聱牙處,皆曲中一定之節奏,而斷不可易者也。所謂變化從心者,則在乎襯字。視板之疏密,爲襯之多寡,製曲靈妙,全在乎此,非獨使曲文條暢也。又在乎分宫製調。分宫則情景求無乖戾,製調則變换不失自然,若者宜疾,若者宜緩,若者宜板,若者宜絃,工夫至此,自有文成法立之妙,尚何繁苛之足畏乎！昔臨川自言,"不顧拗盡天下人嗓子"。今其詞具在,宫調頗雜,腔板頗亂,藉非後人曲爲遷就,幾幾乎不可唱矣。然與爲笠翁之油滥,無寧臨川之生澀。僕於二者,知所趨避,雖無師承,而謹守前人矩矱,頗可自信也。至於詞藻,則取詩詞中最新最艷者,否則取人人意中所有者,而翻案用之。旁面着筆,反面着筆,不如對面着筆,更能新艷。無他巧妙也,然其佳處,全在白描。白描能手,其輕倩處,不著一字,盡得風流;其渾厚處,沈鬱蒼涼,淋漓歌泣。是非寢饋於元人者不能。初學填曲,且勿深求詞藻,取其新艷,而筆墨務求娟潔。若填北曲,於入聲字加意考覈焉,可矣。芻蕘之獻,不覺言之娓娓者,深喜足下出筆娟秀,無擁腫拳曲之病,稍加學力,納之規矩之中,自無有斷鶴續鳧之誚,幸勿畏難而中止也。某再拜。

西崑片羽　　蔗畊道人

戲劇一道，自傀儡之制，遞嬗而爲人演。其喬飾劇中人物，登場表演者，統名之曰角色。以崑曲論，角色名目繁多，然大别之，曰末、曰浄、曰生、曰旦、曰丑。而末有副末，浄有副浄，生有老生、官生、巾生、二生，旦有老旦、正旦、搽旦、小旦、貼旦，而丑則一耳。然細究此種名目，何所取義，以及昉自何時，而談者輒數典忘祖。問一二黠者，故作滑稽遁辭，藉以塞人詰質之門。其言曰：劇中角色之名目，其取義適皆相反。末角爲第一上場之人，（按明人院本，例於演劇中本事之前，有末角上場，説明所演何種傳奇，那朝故事云云。）乃不曰首，而反曰末。浄須搽臉，面目穢黵，乃不曰污，而反曰浄。生須挂鬚，乃不曰老年，而反曰後生。惟醜取正義，蓋醜也。此等註釋，絶無根據。識者固早知命名之初，決無如此譾陋，分明不學無術之徒，乘雅樂之淪亡，故作無稽之言，藉以欺世耳。

不才以讀書獵涉所得，詮釋各種角色名目之訓詁，或較諸上述無稽之言，稍爲有當。按宋元當日開演戲劇時，往往以各種雜劇競技，及魚龍曼衍之舞，相間并作。在演劇之先，必有競舞，備作各種邊塞胡人、珍禽奇獸，怪誕謔浪舞態。迨及舞罷，則繼以演劇，而於舞末劇前，例有一種人物，喬裝出場，説明演劇旨趣。此種角色，名之曰舞末，或稱末泥，又稱末尼。故末者，舞末也。换言之，即劇頭也。蓋藉此角色，引起以下演劇情節之謂也。明人因之，故作長篇傳奇院本時，開頭必有末角上場，説明演那朝故事，那本傳奇。其所以如此者，蓋藉以表明所演情節，係取古人實事而譜之，并非憑空杜撰也。

浄字爲參軍二字之别音。或曰：二人相争之謂也，故字應從二，從争。按古時有參軍戲，又稱“弄參軍”，其戲始於唐代。當時有漢館陶令石耽，有贓犯，應議罪，然和帝惜其才，欲免之，每届宴樂，令耽衣白衣，命優人侮弄以辱之，期年乃釋。後耽授參軍職，故稱是戲爲“弄參軍”。而後世每逢此等之謔浪游戲，而劇中人喬裝假官，做作痴呆，以受人侮弄，而取悦觀者之劇，統名之曰參軍戲。而參軍之對手脚色，則爲蒼鶻，其義蓋爲官吏之從人，即蒼頭也。演劇時，參軍主裝呆，蒼鶻主打諢，猶後世副浄與小丑，配搭而成趣劇也。故浄之一字，詮定爲參軍之促音，

即二字促呼成音，反切而成一字之謂。迨及後世，因蒼鶻爲參軍之副，故稱副净。一説謂由二人相争論，引出打諢發笑之語，以娱觀者。然非貫通前説，則後説仍難使人索解也。生爲劇中正派男子之通稱，而以年齡之長幼爲別。然在元人當時雜劇中，角色衹有孤，而無生。蓋孤者，裝孤之簡稱，其意蓋表明帝王卿相自況之語，往往稱孤道寡。而裝孤者，由伶人喬裝帝王卿相，以出演於場上耳。久而久之，漸知孤字之稱謂，殊不足以包括諸種男角，而以生字代之。蓋士人由求學而至入仕，而位列三臺卿相，無不出於科舉一途。即武人亦有武科，故推究劇中人之本分，凡正派男子，其出身無非生也。漸至帝王，亦以生角充之，因是“裝孤”二字，遂不復見於今日矣。

［General Information］
书名＝新曲苑　　下
作者＝任中敏编著；许建中，陈文和点校；王小盾，陈文主主编
丛书名＝任中敏文集
页数＝827
SS号＝13670090
出版日期＝2014.09
出版社＝南京：凤凰出版社
ISBN号＝978-7-5506-2041-4
中图法分类号＝I207.3-53
原书定价＝100.00（全二册）
主题词＝戏剧文学-文学研究-中国-文集
参考文献格式＝任中敏编著；许建中，陈文和点校；王小盾，陈文主主编．新曲苑　　下．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14．09．